

教育學院叢書之一

爾雅學

上冊

陳晉著

楊蘭階題

爾雅學敘

訓詁之學爾雅最古為治經者必讀之書蓋學者讀經必先認字認字不真經義何解晚近來國學淪亡憂時之士未嘗不力思保存然求學而

不知讀書讀書而不知識字
者比比皆是深可懼也泰興
陳君少康博學多識肆力古
學幽所著爾雅學一書示余
卒讀一過傷激博引搜羅宏
富其主張本音韻及科學方

法治爾雅洵爲獨具特識而
釋天釋艸木蟲魚鳥獸諸篇
根據最近學說尤足引起學
者興趣前由教育學院院長
吾鄉郭允林學兄鑒定今且
刊爲學院叢書之一余信茲

編既出已讀經者得所貫通
未讀經者知所權輿國學昌
明庶以此為發軔乎爰綴數
語以誌簡端
歲在闕逢閏茂孟陬之月晉
城君圖馬駿敘

爾雅學目錄

緒言	第一
釋詁	第二
釋言	第三
釋訓	第四
釋親	第五
釋宮	第六
釋器	第七
釋樂	第八
釋天	

爾雅學
目錄

MG
H/21.2
4
=1



3 2168 5633 0

爾雅學目錄

釋地 第九

釋土 第十

釋山 第十一

釋水 第十二

釋艸 第十三

釋木 第十四

釋蟲 第十五

釋魚 第十六

釋鳥 第十七

釋獸 第十八

釋畜 第十九

爾雅學

泰興陳 晉夕康著

緒言

第一章 爾雅學之命名

斯賓塞曰：「有言語、然後有文字、」誠以文字者、所以代表言語、言語必先文字而起、而文字乃濟言語之窮。吾國言語學之書、莫先於方言、文字學之書、莫先於爾雅說文。其名爲爾雅者、義何取乎、張晏漢書註云：「爾、近也、雅、正也、」此解本於釋名。爾雅之爾即邇字、爾邇古通用、大雅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即以爾爲邇；陸德明音義云、「爾字本作邇、可證。雅者、文選長門賦注引七略云：「雅之言正也、」詩鼓鐘箋云：「雅、正也。」雅訓正、故正言稱雅言、正聲稱雅聲。然則爾雅云者、即邇於雅正之謂也。

所謂邇於雅正者、何所指乎、謂名也、謂文字也。論語論爲政、以「正名」爲先

、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此所謂名、即指文字、所謂言、即指言語。禮云：「二名不偏諱」、二名謂二字、鄭康成注爾雅論語、皆謂「古者謂之名、今世謂之字。」是爾雅命名、取義近正者、即論語所謂「正名」而已。爾雅一書、取正名之義、是以劉熙撰書、與爾雅同體、即徑稱之曰釋名矣。

第二章 爾雅之著作者

著爾雅者究爲何許人、衆說紛紜、茫然莫辨。古籍如靈樞、素問、詩序、儀禮、周官、關冠子、玉泉子、洞脾算經、皆不著作者姓氏、即漢魏碑碣、亦多不識爲何人之筆、不獨爾雅爲然。考西人米格安治、生於西曆一千四百七十五年、以一人之身、兼有詩家畫家建築雕刻家之長。嘗在普氏丁畫壁上、自題其名曰「雕刻家某」、此與近代著述署名之事略同。然十三世紀峨特式建築之盛行也、美術家研究自然之美、遠在今人上。而峨特式之建築雕刻、皆不記作者姓名。然則古之文學家、美術家、有所撰著、不自署名、不論中外、如出一轍。意者習慣爲之歟、今就昔人所有諸說、略列於後。

(一) 周公作爾雅說 張揖上廣雅表有云：「昔在周公、制禮作樂、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於後學」。邵晉涵爾雅正義云：「周公所作法解、其訓釋字義與爾雅同。」此皆主周公作爾雅之說也。案春秋元命包云：「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作也。」史佚與周公同時、見古今人表。是周公作爾雅、亦屢見諸載籍矣。

邵氏論爾雅篇第云：「漢書藝文志作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本、止十九篇。陸德明經典序錄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案張揖謂『周公著爾雅一篇、今所傳三篇、後爲人增補、』是張揖所謂篇、即後人所謂卷、猶云、周公所作祇一卷、後人增補、迺有三卷耳。陸氏乃以張揖所謂篇、即班固所謂篇、遂以周公所作者、爲二十篇之一、殆考之不審、以致誤。其實諸篇之目、皆周公所定、七十子之徒、每篇皆有增益也。」此爾雅作於周公之說也。

(二) 孔子門人作爾雅說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立之聞也、爾雅者、孔

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劉勰統字篇亦云：「爾雅者、孔徒之所纂、此爾雅作於孔子門人之說也。」

(三) 孔子子夏增益爾雅說 張揖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邵氏據象傳卦傳之辭、多符爾雅：儀禮喪服傳親屬稱謂、與釋親相同之理；以爲張說亦有證。此孔子與子夏增益爾雅之說也。

(四) 叔孫通梁文補益爾雅說 張揖又云：「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邵氏云：「爾雅之文、間有漢儒增補、如釋地八陵云：「雁門」、是也、釋獸云：「秦人謂之小驢」、疑皆漢初傳爾雅者所附益。後儒遽以此爲爾雅作自漢儒、則非也。」此漢人附益爾雅則有之、非爾雅即爲漢人所作之說也。

右說不一、晉謂爾雅作於孔子門人、爲古今大儒鄭康成之說、尙足信。何以言之、西京雜記引揚雄之言、云：「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此與鄭說亦同。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大雅、「告之話言、」此訓話之稱、見於孔子以前者也。孔子序易卦之辭、如「蒙者蒙也、師者衆也、頤者養

也、「皆假借轉注之義、且多與爾疋義同。」陳澧云：「史記采尚書、以訓詁代正字。如方鳩作旁聚、鳩、聚也、見釋詁。以訓詁代正字、自孔子贊揚而已然矣。」如乾象傳當云天行乾、而曰天行健。」然則以時代論之、孔子既以六經授其門人、其門人撰作訓詁之書、以爲治六藝羣籍之津塗、亦事理之應有者。如子夏之著喪服傳、門人之記論語、即其例也。

既爲孔子門人所作、何以有三百篇成句、及秦漢人語、闢入書中乎。此則後人爲之。後人於古書、有有心作之者、如東晉晚出之僞古文書、是也。有無心作之者、如治經者之箋注、後世以爲經文。王引之云：「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舉墨子及史記刺客傳爲證、是也。此在書中爲數必少。讀書者、猶如酷吏折獄、深文周内、致併全書而疑之、其極將至於無書可讀。

是故爾雅一書、其始必爲孔子門人所作。歷年既久、治經者之箋注、後人有闕入經文者、如釋地篇之千藪、孫星衍以爲傳、實勝於郝氏殷制之說也。釋訓有先引他書成語、然後加以訓釋者、晉以謂所引經語、亦爲箋注。至明爲後人增益

者、則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陳澧云：「必是古
人一篇文字、而取入爾雅也」。其說皆可信。若此者、亦止可視為狐裘之羔袖而
已、如必謂魯以雁往、則大失之。

第三章 爾雅之詮釋者

註爾雅者、郭璞以前有五家、一、韃爲文學、或作韃爲舍人、二、劉歆、三、
樊光、四、李巡、五、孫炎。或以爲有鄭康成注、戴震已辨其非。郭氏爾雅序
云：「雖註者十餘」、是不僅五家。但書既散逸、不知其爲誰氏矣。在郭氏後者
、有沈旋爾雅集註、謝嶠爾雅濟、五代時孫炎爾雅疏、亦多散失。郭璞爾雅註、
邢昺稱「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
最爲稱首。」蓋郭氏去古未遠、又錯綜孫樊、博關羣言、故其註爲學者所宗。爲
音義者、有陸德明。錢大昭有爾雅釋文補三卷、足補陸氏所未備。邢氏與杜鎬孫
輿等、奉敕撰爾雅疏、一以郭註爲主、於詁訓甚通。此外鄭樵有爾雅註三卷、於
爾雅義理、可通者通之、不可通者無所穿鑿。清儒謂「於說爾雅家爲善本。」羅

願有爾雅翼、分草木鳥獸蟲魚六類、依據確當、其音釋、爲洪焘祖所作。

清室漢學、超越前古、各家小學書籍、尤爲歷代所未有。爾雅漢注、臧庸輯、爾雅古義、黃奭輯、一切古說、賴之以存。周春爾雅補注四卷、翟灝爾雅補郭二卷、錢坫爾雅釋義十卷、釋地以下四篇注四卷、並有獨到之地。戴震爾雅文字考、孫星衍正俗字考、考據精覈。邵晉涵爾雅正義、多審定經文、引證尤博、視諸書爲詳備。有學海堂本、亦有通行本。郝懿行爾雅義疏、於郭注邪疏、並多匡正；又通於音韻；博考精密、更在邵氏正義之上。此外陳玉樹有爾雅釋例、此爾雅言例之書。王國維有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其始本釋以聲爲義之例、其後於聲無涉者、亦一并釋之。書既成、又爲文二篇、有所刪訂、視初稿益精密。

第四章 爾雅爲訓詁書

前章謂爾雅以訓詁爲主、何故。王充論衡是應篇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劉勰宗經篇曰「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蓋爾雅十九篇、每篇皆用「釋」字以名之、自經傳異辭、五方殊音、以及典禮制度山

川草木鳥獸，無不爲之辨別同異，揭其指歸，此其所以爲訓詁書也。與說文之闡明文字本義、方言之講求言語、各不同耳。

歐人彼脫拉者、爲近世言情詩之鼻祖。素爲大旅行家。足跡所到、必收羅典籍、以註釋古文。有費西納、爲斯伯拉圖派、曾將柏氏全集、譯爲拉丁文、加以詳博之註釋。日爾曼當古學發達時代、北派中有負隆盛之譽、勢力澎湃於全歐者、曰愛拉司姆、曾爲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之教授、其畢生事業、即在註釋希臘拉丁之書、是訓釋考據之學、在歐洲亦代不乏人；正與吾國之士人相同。至西人辭書之畢備、尤爲吾國所不及。一國之文化、常與其辭書相比例、是以西人有專門辭書、普通辭書、而吾國則瞠乎後矣。或謂爾雅即今之辭書、此說大非。辭書今古並收；爾雅則爲考古之用。辭書依字以分部、以部首之字以隸事屬辭；爾雅則據義理以分類、歷舉某類之名物、而承之以相同之訓詁；性質迥別。必謂爾雅爲辭書、則張行孚建類一足之誥、又將不免矣。

第五章 爾雅與羣經之關係

郭璞云：「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總絕代之離辭、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譚奧、摘翰者之華苑也。」戴震亦云：「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誠以爾雅爲訓詁書、舍爾雅即無以博通羣籍。今試就其與羣書之關繫、分別言之。

第一節 與詩之關繫

漢儒傳經、各守專門、最重師法。詩自毛亨作訓詁傳、遂有毛詩之稱。傳其學者、爲毛萇劉德貫長卿解延年徐敖陳俠、相繼不絕。鄭玄初學韓詩、後治毛詩、其箋詩也、自云：「注詩宗毛爲主；毛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便可識別也。」其尊毛如此。然毛之訓詁傳、實據爾雅而作；孔穎達云：「毛以爾雅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可爲明證。即鄭氏作箋、其補益之辭、亦多取之雅義。然則欲治毛詩、而不讀爾雅、雖謂之昧目而道黑白、可也。

爾雅云：「關關雎雎、音聲和也、」又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此雖

見於風雅、然爲普通副詞形容詞、非爲詩而作也。至釋草釋木詳述植物、釋鳥釋獸釋畜詳說動物、古稱贍博。其後三百篇用之、離鑑用之、說文用之、此則稽古之士、所皆知者。至山川地域之名、尤更僕難數。是爾雅與詩之關係大矣。

第二節 與易之關係

爾雅正義云：「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彖傳云：『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遯、遇也。』序卦云：『師者、衆也、履者、禮也、頤者、養也、震者、動也。』聖義闡敷、式昭雅訓。』易辭之用爾雅者、邵氏考之審矣。漢之易學、田何開其始；三傳而至孟喜京房；而孟喜京房之易傳、皆用雅義。是易之經傳、根據爾雅以立言者、爲不少矣。

六書有假借、爾雅之訓釋字義、用假借處極多。（說詳後各篇）、焦循著易詁及易通釋發明易之用字、多取同聲同假借。如「豹同聲、借豹爲豹、羊祥同聲、借羊爲祥、」即其書中之例。又考法人拉克伯里釋離卦之辭、謂「離之一字、有多數之意義。」其釋卦之辭「黃離、」云、「黃鳥之名、」此以「鸛」訓離也

；釋「突如」云、「不意之遭殃」此以「權」訓離也；釋「其來如」云、「附也、來歸也」此以「麗」訓離也；釋「有嘉」云、「婚姻之結合」此以「伉儷」之儷訓離也。拉氏所釋、如離之訓麗、即「反訓」例；嘉之訓儷、即左傳：「嘉耦曰妃」之義、據近人所考見、且多本之爾雅、則彼此之關係、不可不謂深也。

美人威爾巽歷史哲學云：「埃及國語、蓋如墨西哥語、全藉圖解。由圖解一變而爲字號；再變而爲音聲。」據威氏言、知西國文字、實發軔於圖畫。吾國象形字、猶是圖畫而已；前引鬪冠子所云：「有圖而有名」之語、即謂此也。劉師培云：「大約易經六十四卦、爲文字祖、」然則易之卦畫、亦即吾國文字之權歟、治訓詁者而不通易、豈非數典而忘祖。

第三節 與尙書之關繫

尙書古稱難通；周禮嚴盤、詰備聾牙、尤不易讀。邵氏正義云：「太史公受尙書於孔安國、其爲本紀世家、徵引尙書者、以訓詁之字、闡釋經義、悉依於爾

「禮」。邵氏但就禮典一篇考之、已有數十義。邵氏並云、其餘讀禮、莫不皆然。至於馬融之書註、亦多用爾雅之言。然則尚書雖自古難讀、但使通爾雅、諳訓故、殊不虞其古奧也。

第四節 與儀禮禮記大戴禮記周禮之關係

禮緣習俗而起、欲考當時社會之狀況、而知其典禮制度、莫加於禮。以禮記爲集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者、爲康有爲；謂周禮爲劉歆竄造者、始於方苞、而康氏力主其說、且有「實行周官之制、則終歲從事於祭、且猶不給、」之語；此皆謂古書之未可信也。然日本織田萬嘗云：「各國法律、最初皆惟有刑法、其後乃逐漸分析；行政法典、成立尤晚。惟中國早有之、周禮是也、周禮固未必周公所制、然亦必有此理想者所成。則中國當戰國時、已有編纂行政法典之思想。」周禮爲周公所作、織氏固不信此言；但當戰國時、能有此思想、有此著作、在織氏亦以爲大可貴之物矣。奈何吾國人於古之典籍、稍有可疑、即妄加詆謫、不可謂非學人之一大蔽也。

儀禮爲禮經、高堂生所傳之禮、即係此書。喪服記一篇、子夏爲之作傳、其親屬稱呼、與爾雅同、已如前章所云矣。今之禮記、爲小戴所刪纂、如文王世子篇、可藉以考古代之學制刑法；中庸篇、爲孔門最高之哲學；皆有用之書。馬融注禮記、即皆用爾雅解說之。大戴禮記、篇次本繁、史繩祖謂宋之時、嘗以此書與小戴並列、稱十四經、誠無愧色。今所存者、如夏小正確爲古書、可據以考歲時、與爾雅相表裏。本命推究萬物之本源、以數說之、亦爲古代哲學也。周禮之可貴、織氏已有前說、且其制度詳密、敘述極有統系、故杜子春鄭衆鄭興皆治禮、並爲之註、且銓釋經義、皆采諸爾雅。呂思勉謂「今日治禮、當以言義理者爲正宗、而其言節文者、則轉視爲注脚。」欲明義理、則爾雅自爲禮書之關鍵矣。

總之、禮之爲用、如冠昏喪祭、足徵典制；親族關係、可明倫理學及家庭制度。下至宮室舟車衣服器具、皆切於民生日用之事。而爾雅書中、如釋親釋天釋宮釋器諸篇、皆有古訓、可以考證。所以爾雅學、實爲治禮者所宜究心也。

第五節 與春秋之關繫

春秋傳之記事、以左氏爲詳。然先儒論義理、則必取之公羊；穀梁體例、與公羊爲近。昔人不明春秋之用者、至毀之爲「斷爛朝報」、梁啓超謂「春秋孔子所自作、所以明改定制度之書。黃黎洲明夷待訪錄、黃氏之改制也；孔子作春秋、亦猶是耳。西人果魯士西亞虎哥、皆以布衣而著萬國公法；孔子之春秋、乃萬世公法。」梁氏改制之說、本於康有爲。考之春秋、有貶天子譏世卿之事；論語有孔子答顏淵問爲邦之言；齊太史以孔子爲素王；則康梁之論、於古有徵矣。春秋之爲用大矣哉。

梁氏又云：「孔子之學、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春秋謂之三世。微言之學、孟子傳之。江都繁露衍微言大義之傳、可爲西漢學統之代表。太史公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公羊傳屢引子司馬子、仁和夏曾佑以爲「必史公。」據梁氏言、漢之治春秋者、如江都龍門二子、蔑以加矣。司馬氏之用爾雅訓詁

、改易尚書字、前於第三節內已言之、則其釋公羊傳、亦必爾耳。邵氏謂「賈董之書、訓釋經義、悉符爾雅、」又謂「賈逵服虔之註左傳、俱稟承爾雅、訓釋經言。」然則學春秋三傳者、爾雅其先河矣。

第六章 爾雅與古今方言說文之關繫

第一節 方言

爾雅非言語學書也、然古未有言語書、有之自揚雄始；其他皆混言文而一之。陸氏普義云：「釋詁以下三篇、皆釋古今之語、方俗之言。」劉氏釋名、所以翼雅、其第十四篇、即釋言語、亦屬此意。不過爾雅書中、不僅首三篇關於方言、如宮樂山水草木鳥獸諸篇、皆有雅名、有俗名、有時俗名且多於雅名。所謂俗名、即方言也。是故釋方言者、每取義於爾雅、釋爾雅者亦取義於方言。郭氏註爾雅、又註方言、正以二書關係之深切也。

揚氏方言之作、在爾雅後、其去爾雅時代、尙不甚遠。即居今日而欲討論言語學、亦非依據爾雅不可。新方言第一篇云：「爾雅釋言『孔、甚也、』釋詁『

肉培好、謂之璧、郭璞云、「好、孔、」是借好爲孔也、今人謂甚曰好、如甚大曰好大、甚快曰好快、與古言孔正同。」第二篇云、「爾雅、洋、多也、」匡謬正俗曰、「山東呼衆曰洋、」今淮南吳越偉大其物、則稱曰洋。」凡若此者不堪悉數。是以新方言自序即云：「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敷衍如祈符之復合、斯爲貴也。」

於此又可以見吾國之言語文字、相生相襲、以流播於今日。雖經數千年之變遷、徵之已往、而不相悖、即行之各省區、遐邇無不一致。西方學者謂吾國之文字、爲東方之愛司倍崙讀、固有自耳。

第二節 說文

說文以形體爲主、故段玉裁稱爲形書；爾雅以訓詁爲主、不言形聲、體例各別、說文解文字之本義、亦多見於爾雅、至轉注假借、則爾雅獨詳。然欲討案假借、而不根據說文、則不知本義之所從出、不知音韻之所從生矣。是爾雅說文相爲表裏者也。劉歆作七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而六藝略中、以爾雅、小爾雅、

古今字、與孝經同列、稱孝經家；以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別字、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爲小學家。段玉裁云：「不當分合舛繆、一至於斯也。一而二之、致令學者膠柱鼓瑟、謂小學專爲字形、六書爲六樣字形、而爾雅之學、乃別爲一事；晦盲沈痼、莫能鍼其膏肓、起其廢疾。」其訾之也深矣。然以爾雅與說文分裂爲二家、自有可議者在焉。

第七章 爾雅與歷史諸子及小說之關繫

郭氏爾雅序：「夫爾雅者、所以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此謂欲研覈史傳、討索諸子、以及博物多識、實非爾雅無以通曉也。序又云：「錯綜樊孫、博關羣言、」郝疏：「羣言、謂子史及小說。」蓋子史小說、有採摭爾雅之訓詁名物者極夥、故郭氏爲注、必援引其詞以釋之。子史不律言矣。山海經、小說家書。郭注爾雅、亦注山經、郝疏爾雅、亦疏山經；正以二書相關、尤非他書所可及也。四庫全書總目云：「其書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

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其於爾雅之作、可謂持正之論、無所偏倚矣。

戴震曰：「曩閱莊周書、『已而爲知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曰：『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爾雅之可貴如此也。王引之曰：「語詞之釋、肇於爾雅。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尙雅訓、凡實義所在、旣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即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不明。」此經傳釋詞自序之言。今就此書十卷細察之、所謂語詞者、在文法書中、爲轉接詞、介詞、感歎詞、助詞四種。此四種詞、何書蔑有；爲一二字之解說不明、致其大意亦不得而通曉、好學之士、恒引爲憾事。旣明雅訓、則比例而知、觸類而長、自渙然而冰釋。如戴王諸氏之論、爾雅訓詁之用、固不以某經某傳而限耳。

第八章 爾雅發明轉注

說文轉注之義、歧說紛紜。以轉注爲互訓者、倡於戴震、而段玉裁主其說。

是以釋詁之「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轉注也、君子所謂一音也」、「肩、堪、勝也、勝、肩、克也。勤、勞也、勞、勤也。」皆轉注也。所謂展轉相注也。此主義轉說。

其主形轉者。說文身躬互訓、而釋詁云：「躬、身也、」此以身字轉注於躬、故小徐以「邊旁加訓」、「釋轉注、許宗彥孫詒讓均從之、此一轉注也。蓋轉注者、依類依首以造之、義形聲皆有轉注字、而轉注字、不必義形聲皆備也。是故互訓之說、論者雖嘗爲濫、然必求字字不離乎聲、則又失之隘。此形轉之說、所以亦爲轉注之一種也。

章氏於轉注之義、素主聲轉、其弟子朱宗萊輩、均從其說。即以聲論、爾雅之以聲轉者、亦甚夥矣。如釋詁「時、寔、是也、」是爲禪母、時寔與是爲同母之字、此雙聲轉注之例也。又「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于、羽俱切、爰、羽元切、粵于伐切、此亦雙聲轉注例也。是以治說文者、欲於轉注之字、旁搜博考、舍爾雅其奚屬矣。

第九章 爾雅發明假借

說文釋假借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段氏注云：「爾雅方言、所以發明轉注假借、清儒漢學大家、如戴王諸氏、亦有此言。說文本無其字之假借、爲始初造字之假借。如爾雅所言、無字之假借亦多矣。」

鄭康成駁羣經異文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鄭所言、乃後起有字之假借、見於爾雅者甚夥。略舉爾雅字以分釋之。

(一)無字假借 說文：「初从刀衣、裁衣之始、爾雅：「初、始也、」初本爲裁衣之始、引伸之爲凡始之稱。始字亦然、說文云：「始、女之初也、从女、台聲、」爾雅用爲凡始之字、亦繫引伸言之。此皆說文爲本義、而爾雅爲假借義、乃無字之假借也。餘如「樂也」「長也」二節亦爲無字之假借。

(二)有字假借 說文：「璫、玉器也、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淑、」淑即璫之假借、今爾雅作琫、錢氏謂「即淑之譌、」此其一。說文：

珣一曰玉器、讀若宣、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宣、」宣乃珣之假借、此其二。釋詁云：「契、絕也、」郭注謂：「今江東呼刻斷物爲斷契、」考說文「契、刻也、」段謂「古經多作契假借字、」此其三。其餘聲假之字頗多。此說文所謂「依聲託事、」不出聲近聲同之用也。

第十章 爾雅用音韻例

治說文者、六書以象形爲先。豈知有形即有聲、聲在文字、實爲最早。爾雅之用音韻有二類、一以聲韻爲文、二以聲韻爲訓。

其以聲韻爲文者、例如：

- (一) 釋天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
- (二) 釋天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
- (三) 釋宮櫛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
- (四) 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唐塗謂之陳。

右一例、明英、十二庚、陽唐、十陽十一唐。二例、生、十二庚、贏成、

十四清、寧、十五青。三例、拱閣、雙聲字、亦韻也。錢大昕云：「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既俛、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依、柴、韻也；調、同、爲雙聲、而相韻。思濟造與士韻、張行孚云：「造與士爲雙聲、故造可讀爲是、而與士韻也。」此古以雙聲字爲韻之證。四例、唐陳、不同韻、並不同母；然亦韻也。錢氏謂：「古讀陳如田、」既讀陳如田、則田唐皆爲定母、可相韻矣。且於詩亦有證、小雅「維禹甸之、」「曾孫田之、」相韻。鄭於甸字切繩證、而於周禮稍人注、引詩作「維禹隰之。」隰可韻田；故隰可韻唐、其例一也。

其以音韻爲訓者、又有二種焉。一、則所謂之字、與其訓有雙聲疊韻關係者、此其常也。例如：

- (一) 釋詁丁、嘗也。
- (二) 釋草解屑、莢光。
- (三) 釋草莪、藪。

(四)釋鳩倉庚、商庚。

二、則所訓之字、自二字以至數十字之多；此多數字之中、各有聲韻之關係亦常也。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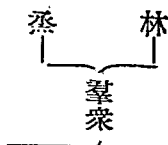
(一)釋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倣、落、權、與、始也。

右例、考之段氏聲表譜、始爲一部、哉胎亦一部、故與始爲同部。始首同爲密母、故首與始爲雙聲。始、六止；基七之、在一部；故基與始爲同部疊韻。此與上一種例同、人所易知耳。例中十一字、初倣雙聲；哉祖雙聲。初與、同部疊韻；哉胎、同部疊韻；元權同部疊韻。首倣同部；基與哉胎亦同部；祖落與初與亦同部。此外惟一聲字、與音無涉。所訓同類之字十有二、而有音韻關係者十有一；是居什之九矣。此爲音訓之又一種、乃人所易忽者也。音著說文研究法列有二圖一表、可一覽而知之。至本爲一字、而緩呼之即爲二字者、此多爲推論造字之本源；本爲二字、緩呼之即爲三字者、持論者亦止爲揣測之詞、在爾雅中尙未成例；皆於後第十三章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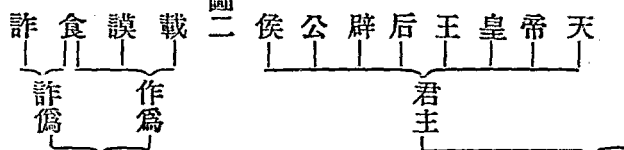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異義字同條解釋例

他書之釋字也、所釋者不過一字；而釋之之字、或多或少、其詞不一。即有所釋不止於一字者、其義則無不同；而釋此數字之字之義、亦無不同也。爾雅釋詁數篇、其例不盡如此。其字、自一至於數十、皆於一條內釋之、其字之義皆同、而釋之之字、其義亦同。此常例也。然亦有所釋之字、其字不同、其義亦不盡同；而釋之之字、雖爲一字、然非一義；而皆於一條釋之。此變例也。其例爲爾雅所創作、他書所無。王念孫謂張揖撰廣雅、猶用此例。今舉釋詁篇「君也」及「僞也」二條、各爲一圖、列後；觀此二圖、其他可以隅反。

圖一



圖二



君也

君有二義、一為羣衆之羣；一為君主之君。林蒸、羣也；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主也；而皆為君義。

偽也

偽有二義、一為作為；一為詐偽。載謨、作為也；詐、詐偽也；食訓作為、亦訓詐偽；並為偽義。

第十二章 草木鳥獸蟲魚例

草木鳥獸蟲魚六篇、物各有名、名各有類、分而讀之、若風馬牛不相及。而比類以觀之、皆有通例。以一例而貫之諸名、皆不能越乎例之外。於此可以見古人著書、體例縝密、殊非後人所可及也。今但就其大者、分列數則於左。有時不備六篇有其例、推之他篇亦有之。且不僅灑雅有其例、推之他書亦有之。是在讀書者有以會其通焉。

第一節 物類異類同名例

凡異類之物、則亦異其名、其常也。然物之異類而同名者、更僕難數；而多有義例可尋。其例：

(一)釋草、果蠹之實、栝樓。釋蟲、果蠹、蒲盧。

(二)釋草、葎、蚰蛸。釋蟲、蚰蛸、大蠃。

(三)釋草、蘄薺、龍蕪。又、綿鳥、羊齒。釋木、木鬣、柔荑。釋蟲、蠃、蟻、蠃。

釋天、小雨謂之霡霖。

(四)釋草、籠、天籥。釋鳥、鷓、鷓天。

王國維釋(一)例云：「果羸果羸者、圓而下垂之意、即易雜卦傳之果臝。凡在樹之果、與在地之臝、其實無不圓而垂者。故物之圓而下垂者、皆以果臝名之。栝樓、亦果羸之轉語。蜂之細腰者、其腹亦下垂如果臝、故謂之果臝矣。」其釋(二)例云：「蠟之大者色紫黑；筱之花亦紫、故以蚺蛭名之。」案筱、即錦葵、其花爲淡紫色。其釋(三)例云：「薜蘿綿馬以下、皆有小意。郭注云：『薜蘿、葉小如翼狀。綿馬草、細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是二者皆小草。草之小者曰薜蘿、曰綿馬、木之柔者曰木鬘、虫之小者曰蠨蛸、鳥之小者亦曰綿蠻、(毛傳綿蠻小鳥貌)殆皆微字之音轉。震澤、亦同語之轉也。」由此可以知異類同名、各有其故存焉。或以義同、或以色同、或以聲同、然後其名同耳。第四例未詳。

第二節 物名上冠字以別大小例

凡物名別其大小、用字之例相同。鳥獸蟲魚皆然而草木尤多。凡稱大物、其物名上所冠之字、則曰荏、亦曰戎、曰王、曰牛、曰馬、曰虎、曰鹿。稱小者、

則曰叔、曰女、曰婦、亦曰負、曰羊、曰狗、曰麇、曰鼠、曰雀。此皆例之常者也。

第三節 物名上下用無意義字例

上節物名所冠之字、非苟爲之、均有意義；故不僅爾雅用之、經典用之、其義並同。有時物名之上冠一字、物名之下薦一字、皆無深意。其冠於名上者、如釋虫：「不蠲、王岐、」又云：「不過、蟠蟻。」其薦於名下者、如釋虫：「蠶與父、守瓜、」釋獸：「麝父、麇足。」或用不字、或用父字、皆無意義。此在爾雅他篇、亦有用之者、當爲變例。

第四節 取物聲爲名例

爾雅物名、有取諸物之聲、以爲物之名者。此亦不獨爾雅爲然。張氏云：「古人造字之始、旣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聲。至於字音不甚與物聲相似者、則字音展轉讀別耳。若夫形聲會意之字、雖字形不象物形、而字音亦有象物之聲者。此等字音、爲天地之元音、無論何時何地、皆一成不易。管子言『五

聲必以牛羊雉豕馬之聲况譬之、誠以文字之音易變、而五物之聲不移故也。」此可爲洞達本源之論矣。造字之始、既依音而造；爾雅安得無以聲爲名之物乎。釋鴻篇云：「鳩鳩、鵠鵠、」又：「行扈、喑喑、」此以聲爲名之例也。

第十三章 用音韻以治爾雅

阮元云：「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又與郝懿行書云：「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予亟取之。」然則欲治爾雅、不可不通聲韻之學明矣。釋詁「逐、迎也。」邢氏釋此語、不引湫官訝士之訝、及鷓鴣之御、而引左傳杜注之駘、不識雙聲也。

郝氏云：「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陳澧云：「此但言雙聲、即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語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唇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郝氏所謂聲近聲轉、即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三字、雙聲、介假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丕二字雙聲、訝慄二字雙聲、呷廢二字雙聲、奕宇淫三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墳字、今

輕唇音、古讀重唇音、則與販雙聲。『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即詹讀如儺、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一意；意之所發、而音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不同者、蓋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成雙聲也。如上說、則爾雅訓釋之字、有求之義而不得者、苟知其爲雙聲、則瞭然矣。惟疊韻易知、雙聲難知、研究爾雅、不可不知此也。今復就一字一音、一字數音之理、分述於後。

爾雅釋詁篇疊字、其始本爲一音。劉師培云：「古代形容之詞、雖多重語、然單舉其文、亦與重言無異。如釋詁『明明、察也』、單舉明字、亦爲察也；『肅肅、敬也』、單舉肅字、亦爲敬義。則知所謂重語者、亦僅發音時延長之語耳；短言之則爲一字、長言之則爲重語、此可知一字一名之爲正例矣。」

此不獨形容詞爲然。章氏云：「中夏文字、一字一音；亦有一字二音者、出於常軌者也。說文虫部有悉蠃、蠃、本字也；悉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蟬、則知蠃字本有二音者也。」如上說、則爾雅之蟋蟀、乃俗作；字本爲蠃、長言之爲悉

韻也。音論引宋沈括云：「古人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匡、何不爲盍；」此例在爾雅中，如蒺藜爲茨、不律爲筆、皆是也。要之、以一字而易爲二字、或由二字而易爲一字、無非聲音有長短遲速之所致；鄭樵所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也。

此不獨二字之駢聯者爲然也；其有三字四字者亦如此。劉又云：「一物僅有一字之名；其有二字三字之名者、則音讀疾遲長短之不同故耳。後世象音而造字、實則有音無義之字也。爾雅所記歲陽歲名諸字、大抵皆然。」案章氏引淮南子術訓高注云：「鷓鴣、讀曰私鉗頭。」以此爲二字三音；然則釋天之名稱、其私鉗頭之比歟。

爾雅所以發明轉注假借、前章所言轉注假借關於雙聲疊韻者不少矣。如本節所述、則凡爾雅中訓詁名物、幾無不有聲音關係。是以章云：「古音不明、雖窮形盡以治爾雅、猶不能條理。唐韻正、古韻標準、本非爲訓詁作、然餘波所及遠矣」。

第十四章 用科學方法以治爾雅

梁起超云：「清室漢學諸家，能以科學方法，研究學術，所以能冠絕古今。當清之世，未有所謂科學方法也；而諸儒之治學，實陰與科學方法相符，故梁胡諸君極稱道之。今據科學方法之步趨，及清儒治學之緒論，以明爾雅之研究法如左。

第一步觀察 凡研究經史，其本身之真偽臧否，首須鑒別，段玉裁所謂「定底本之是非」也。爾雅之錯簡脫誤本多，經清儒校勘之後，讀者皎若發矇，其省精力之地，已不少矣。心理學之觀察法，重在客觀方面，吾人讀爾雅，於其一字一句，不欲輕易放過，他人視爲尋常者，我必注意以觀察之。然人讀書有得，常在無意之接觸，所以確切之結果，必須以多數之觀察爲憑，且以人之多數不同之觀察爲憑。但自來沿襲之傳說，先入爲主，偏於主觀，必不可取，今人每以妻之兄弟爲舅，如據以解釋親屬稱謂，永無通理。

第二步比較討論 前所觀察之義理，果得有疑點矣。於是就客觀方面臚列

諸家訓詁之資料、於其同異之地、比較討論之。科學家對於繁複之事物、加以實地試驗、即在此時期。後之所以能得有假定說者、全基於斯時之比較有方也。

第三步設假定說 前之討論、得一義理、姑作假定說。此時非可即下論斷、不過以之爲指導、可藉以繼續研究耳、故祇可謂之假定。王引之治經義、恒有此經過。俞樾於所討索之事、常自云：「須分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所謂未至十分之見者、即假定說之理也。如用此假定之說、訓釋一名、一物、不能圓滿、例得別尋途徑、在科學家且甚多、此之謂「新假定。」

第四步證實 依前所有假定之義理、更進而尋求證據。孤證不足憑；古義最有力。如季巡燮光孫炎之註、雖已散逸、然搜集引用、一鱗一爪、皆可寶貴。排列衆說、分類析條、舉例以相證、其始不論相同相異之論、皆引以相較、其終必求相同之義、而無不可通。胡適謂「王氏的經傳釋詞、全用歸納的方法、舉出無數的例子、分類排比起來、看出相同的性質、然後下一斷案。」及觀

經義述聞及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無不如此。可以悟搜集證據之方法矣。英之達爾文得亨士羅之保薦，乘璧克兒船，遊行海外，五年而還，將南亞美利加、大利亞洲等地，所搜集之材料，加以整齊、悉心考覈，得此實驗之智識，所以能成博物學大家。科學家所以注重實驗也。

第五步綜合判斷 經過前度之會集證佐，凡同類之例，無不一一符合，至此乃爲不易之論，是可綜合而下判斷矣。此之謂斷案。先有從前之臆說爲因，而後得今日之定理爲果，科學家所謂因果律者即屬此。治經不貴武斷，然墨守亦爲大忌。清代漢學家，分戴惠二派。惠派遵漢，而戴派亦重古義。但於古人之錯誤，至審查確定時，雖經文亦可改也。釋冰云：「以衣涉水爲厲，絲膝以下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王引之謂「絲膝以下爲揭六字，爲唐以前學者所增，非爾雅原文，」此即改易經文者。至阮元所撰爾雅校勘記，改經字處尤多，皆最後判斷之定案。然其前，必經過幾番綿密之觀察、確切之考證，乃敢下此判斷耳。

凡治訓話、必循右列步驟、從事研究。捐除主觀之見、注重客觀法；屢次之經過、必用歸納法；如此則所得之義理、必可確實。梁氏謂清之大儒治漢學、蓋不外此。

胡適有杜威論思想一文、理極深邃、篇幅亦長、文內有數處、可借爲研究訓話之用、特摘錄於後。

杜威論思想、分作五步說：（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地方。（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够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點、是一種疑難的境地。譬如看中國白話小說的人、看到正高興的時候、忽然碰着極難懂的話、自然發生一種疑難……這些疑問、便是思想的起點。

（二）指定疑難之點、究在何處。有些疑難、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些疑

問、一時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點是疑難的真問題。我且舉一個例：墨子少微篇有一句話：「辟（譬）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讀的時候、我們覺得「舉也物」三個字不可解、是一種疑難。畢沅註墨子、徑說這個「也」字是衍文、王念孫讀到這裏、覺得畢沅看錯疑難的所在了。因為這句話裏真疑難、不在「也」字的多少、乃在研究這個地方、既然跑出一個「也」字來、究竟這個字、可以有解說沒有解說。（看下文）如果先斷定這個「也」字是衍文、就近於武斷、不是科學的思想了。這一步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略過去、杜威以為這一步是很重要的。

(三) 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如上文所說「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畢說「也物」的「也」字是衍文、這是第一個解決。王念孫說「也」字曾作「他」字解、「舉也物、」即是「舉他物、」這是第二個解決。

(四) 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有時候、一個疑難的問題、能引起好幾個假設的解決法、應該把每種假設所涵的意義、一一的演出來。如果某

種假設、比較起來、最能解決困難、我們便可採用這種解決。例如「舉也物」一句、如用畢沅的假設、有兩層結果：第一、刪去這個「也」字、雖勉強講得通、但是牽強得很；第二、校勘學的方法、最忌「無故衍字」、「凡衍一個字、必須問當初何以多寫、雖可以說鈔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字、所以無心中多寫了一個、但「也」字是繁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這個字來；是畢沅的假設、總不能充分滿意。再看王念孫的解說、也有兩層結果：第一、舉他物來說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義；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寫像也字、故容易互混、再看墨子書中、如備城門篇、如小取篇的「無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寫作也字、是這個解決的涵義、果然能解決本文的疑難、所以應該採用這個假設。

(五)證明。已證實的假設、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例如王念孫能尋出「無也故焉。」和許多同類的例、來證明「他」字常寫作「也」字、這個假設、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

杜威一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看上文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這第三步的種種假設、以下第四第五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法、這第三步假設、是承上起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

研究治學之方法極難、本章開始、雖分步陳述、仍恐不易明瞭、胡適所述、將墨子「辟也者」一語之研究法、分隸於五步之中、更有統系、故錄之以爲研究訓詁之標準。

第十五章 近世諸儒研究學術之言論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蓋古人以訓詁代正字，故班氏有此語。陳澧云：「史記采尙書、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故近人呂思勉云：「爾雅乃訓詁書、專治小學者宜熟讀之；」蓋不熟讀、則凡以訓詁代正字者、不可得而盡曉也。

呂思勉云：「大抵時代相近，則思想相同，前人之言即與後人同出揣度，亦恒較後人爲確，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入。」此言豈矣。唯皮錫瑞之論則曰：「漢注古奧，唐疏繁複，先看注疏，人必畏難，當以近人之說先之，無論今古文、專學通學，諸儒莫不著有成說，津逮後人，以視前人之茫然無途逕者，實爲事半功倍，蓋以瞭然於心目，則擇從甚易，不至費日力而增葛藤。」誠以近代著作，其爲專治爾雅而撰者，多能指示門路，以爲向導，其考據精詳；先觀此類書籍，可以得研究之方便法門。其他有與爾雅有關繫亦足爲治爾雅者之欵助。所以呂氏雖有「從漢入」之論，而所舉「治學之書」，探諸清代及近世者仍不少，則仍不越皮氏之旨趣也。

梁任公論「學問之價值有三，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獲」，此語極得治經之要領。何故、「非完全，則寧無」，柏拉圖之意志哲學，以此爲信條，即力求真實之意。科學之研究，即以真實爲指歸，蓋不臻於真實之地，則定理不見故也。是故研究訓詁，貴能澈底，模糊影響，不合於科學之研究。此所謂求真也。爾雅

爲數千年來之古籍、治爾雅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居今日而治斯學、似無從置喙、此殊不然、近人動輒有死文學之誥、果如上言、是文學洵不能復活矣。西人謂「意之彼脫拉、討究文學、能以新意解古書；」杜威論思想、亦謂「要尋出新事物或新智識來解決疑惑困難、此所謂創獲也。然此二者、何所始乎、始於能疑而已、清儒治經、於疑處必加以思考、此所謂善疑也。」

第十六章 爾雅文字及篇節之異同得失

爾雅當漢世、已有數本。說文衣部引爾雅「積積」、潛夫論則作潰潰、是許所見與王所見本各異。釋訓「條條、智也、洗洗、武也；」釋文則云：「舍人本作攸攸、舍人本作橫、」是郭本與舍人本又異。其本異、故文字亦隨之而不同。莊述祖云：「論語尙多古字、孝經孟子爾雅、大抵爲後人妄改。」觀說文衣部云：「爾雅曰：『鸛如人、被髮、』一名梟陽、」今爾雅作狝狝、俗作也。說文弟部云：「周人謂兄爲壽、」釋親作壽、阮元謂「俗字。」此爾雅之所以多俗字也。胡適論讀古書之法、第一爲校勘、清儒治經、蓋亦以校勘爲要務也。

邢疏云：「其諸篇所次、舊無明解。或以爲有親必須宮室；宮室既備、事資器用；今謂不然。何則、造物之始、莫先兩儀、而樂器居沃壤之先、豈天地乃樂器所資乎。蓋以先作者居前；增益者處後；作非一時、故題次無定例也。」此謂文字不作於一時、不作於一人、故篇次亦隨之而異；豈獨此哉。其篇次、有宜分而合者、如旌旗之隸於釋天、是也；有宜合而分者、如詒訓之分爲三篇、獸畜之分爲二篇、是也。其節次、則一木之異名、而前後錯出；釋天「素錦鞞杠」以下二十一字、與後「有鈴曰旂」四字、本爲一節、而錯分爲二節；此皆失次也。「密、靜也、」兩見釋詁；「桑扈竊脂、」兩見釋鳥；「此衍文之宜刪者也。」說文所引積穢、西京賦薛綜注引「熊虎曰旗、」今釋訓釋天並無之；此逸文之宜補者也。爾雅篇節之異同得失、大略如此。

第十七章 本書大旨

今編此書、篇第概依舊貫。節次、如上章所云曰「旂」一節、晉所反覆考明者、用爲更正、以從其朔。其餘則於各節之下、說明錯誤。衍文逸文並同、未加增

減。釐定文字、良非易事。如上述重出之「桑扈羈脂」四字、邵氏書留前句、刪後句、依尋常例、固應若是；但以上下文句法推之、宜刪前句而留後句。文字、有所更正者、多依據邵郝二書；仍用原文者尙不少也。

訓釋字義、以全書論之。屬假借者、必明言之。屬音訓者、雖明言之、尙多未盡。異義同條者、分述於各條之下。名物之例、於其先見者言之。凡易了者、依郭注例、闕而不論；論而不詳。若夫撫拾羣書、反復討論、在求例證充實、義無隱滯。其要、不外以說文爲根據、以郝氏及王氏父子之說爲依歸。以各篇論之、釋天篇、有最近天文學家之學說經驗、必援引參稽。如日珥、則西紀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塔奇尼教授所見之一日珥、以八大行星一一疊之、猶不敵其高。如彗星、則一千八百四十三年所見一星、尾之長達二萬英里。他如彗星所行速度、所測重量、所最易見之月日、皆詳考而分述之。此皆古籍所未道；雖西方亦以爲新說也。釋草釋木二篇、依植物學中隱花顯花二類、又細分條目。虫魚鳥獸畜五篇依動物學所立八類、如脊椎動物、海綿動物等、別其種類。至動植諸物、名稱各

別、究竟何物屬於何科、其形態如何、其組織如何、其生理如何、尤爲經典所未言、言者亦多未可信。今皆於各物之下、分別言之、吾人披覽古書、庶可以得真確之知識焉。近日科命比亞大學一博士云：「黃鶯發音、有七個母音、十七個子音、每日味爽、必有一次相同之語言、經過十四秒鐘而止。」此尤爲最新最有趣味之發明、西人靡不爭相傳播者矣。其義詳述於釋鳥一篇。釋鳥篇、於今日各省所有方言、所用俗稱、亦兼及之、所以求適於社會實用。

爾雅學緒言

四四

爾雅學

泰興陳晉夕康著

釋詁第一

詁者、故也、陸德明引樊光李巡本、釋詁皆作釋故。詩有釋故、賈氏爲左氏傳訓故、故即詁也。釋者、說文云：「解也、从采、」本篇多用今言解釋古語、故名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此釋始之義也。許書首一篆、爾雅先釋始、其義同。始者、說文云：「女之初、」此始之本義、引伸之、爲凡始之稱。凡訓始之字、多用引伸義。

初、說文云：「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此與裁同意、裁爲制衣、从衣、戠聲、故初裁皆引伸爲始義、惟初爲會義、裁則兼諧聲耳。

哉者、才之假借。晉書謝混傳云：「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說文云：

「才、艸木之初也、」故引伸義爲始。財裁載从才、而皆有始義。尙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汝諧、」哉生魄、晉書夏侯湛傳作「才生魄、」張碑夏侯傳用本字、尙書及爾雅用假借字也。哉才胎疊韻。始哉同部。

首訓始、與鼻同意、方言云：「鼻、始也、豎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古以人物之初生者爲首鼻、故首鼻二字皆訓始。

基、說文云：「牆始也、」故引伸爲凡始之稱。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十二字連讀、本王引之。)言周公始作新洛邑也、周語云：「后稷始基靖民、」言后稷始靖萬民也、二基字皆應訓始、此基爲始之證也。始基同部疊韻。

肇者廡之假借字、說文云：「廡、始開也、从戶聿、」聿爲發語詞、有始義、故廡从聿、而訓爲戶之始開。爾雅訓始、玉篇同、此引伸義。自經典假用肇、而廡之本字遂廢。郝懿行謂「兆通廡。」

祖、說文云：「始廟也、」段註云：「釋詁曰：『祖、始也、』毛詩傳曰

：「祖、爲也、」皆引伸之義。」裁祖雙聲。

元者、說文云：「始也、从一、兀聲、」段氏于一篆下引漢書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一爲數之始、元从一、故有始義。

胎、說文云：「婦孕三月、」訓爲始者、與首之爲始同義。郝氏云：「胎通作殆、詩『殆及公子同歸、』傳『殆、始也、』釋文『殆作迨、始也、』爾雅釋文『胎、孫炎大才反、本或作台、』是台迨殆、俱胎之假音。」始胎並从台聲同部。

椒、訓始、聘禮鄭注同。郝氏引說文以釋爾雅、其實說文椒字本訓善、惟新方言云：「說文椒椒皆云『一曰始也』」此乃假借、椒椒音皆近頭、傷寒論曰「初頭鞭、後必瀉、」今猶謂始爲頭。周世言椒、漢以來言頭、猶周世言未、漢以來言豆矣。」此謂椒之訓始、由聲近也。初椒爲雙聲。

落爲始、詩訪落傳同。左傳云：「願與諸侯落之、」落亦始也、故杜云：「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說文云：「艸曰零、木曰落、」零落字而訓始者、猶

之終轉爲始、老艾字轉爲少艾之義也。祖落同部。

權輿、孫星衍謂「即釋草之其萌蘗渝、亦即說文之夢灌渝、」蓋說文灌渝爲本字、爾雅作權輿蘗渝者、牟廷相方雅以爲同聲假借。大戴禮詰志云：「孟春百草權輿、」是權輿者草木初生之義也、釋草稱荏葦之萌爲蘗渝、說文以灌渝訓夢、字雖微異、而義足相證。其始則草木之初生者爲權輿、其後凡言始者、皆得用之、逸周書云：「是謂日月權輿、」詩云：「不承權輿、」皆其義也。王引之云：「單言之亦曰權、故江東呼蘆筍爲蘗也、」江東句郭註語。俞樾亦謂權輿不必相連爲文、引方言「蘗、始也、」爲證、以爲蘗即權字、是權輿自古單用矣。元權疊韻。初輿疊韻。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此舉訓君之字、分類以釋其義也。說文於一字而有數義者、先釋本義、次用「一曰」或「某以爲」以兼存之；爾雅於一義而有數字者、則類列其字、而總釋其義。本節林烝爲一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爲一類、皆以君字解之；下文

之戰譎食詐爲二類、而皆以僞字解之、即其例也。義不同而合釋之者、王引之
所云「古人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六書之用、廣於假借、故二義不嫌同條、爾
雅所以爲訓詁之會通」者、是也。說文「君、尊也、从尹口、口以發號；」白
虎通「君、羣也、羣下所歸心。」故王氏謂「君有二義、一爲君上之君、一爲
羣衆之羣。」

林、烝、爲君者、取羣衆之義。白虎通又云：「林、衆也；」周語韋昭注云
：「林、衆也、言萬物衆盛。」本篇下文云：「烝、衆也、」大雅烝字、韓詩
訓美、美即美盛。是林烝有美衆之義、與羣義同。古人取衆盛美大之字、以稱
贊其君、故林烝皆訓爲君。小雅「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大雅「文王烝哉、
」皇王烝哉、」邵晉涵引平都相蔣君碑云：「於穆林烝、實乾所生、」此林
烝之見經典者。

天、帝、用爲君稱者、說文「天、至高無上、从一大。」舜典「肆類于
帝、」帝亦天也。穀梁傳云：「爲天下主者天也；」說文云：「帝、諦也、王

天下之號、皆用爲君稱。蓋遠古人心、鑒於人力之薄弱、不足以抵抗宇宙自然現象；而敬天畏命之思想、因之以起。其時掌握治權者、利用民族之心理、建立尊號、於是視君如天、而呼之爲天；視君如帝、而呼之爲帝。以役於萬民之公僕、而天之帝之、其來久矣。

皇者、說文云：「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是皇本大君之稱、因之凡大者皆爲皇、乃引伸義也。王者、說文云：「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而參通之者王。」王往疊韻。通天地人、其德至矣、故爲君稱也。

后者、說文云：「繼體君、」段云：「后之言後也。」經典多假后爲後、以后後聲同、而相訓、故曰繼體之君。但渾言之、亦無別也。

辟者、本篇云：「法也、」稱君爲辟、謂爲人民所取法也。公者、白虎通云：「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詩羔裘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人臣稱君、必用美大之詞、烝侯訓美、皇訓大、皆以君德爲君稱、其義一也。林烝

爲一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乃直稱君主之名、爲一類、故爾雅連類釋之。

弘、廓、宏、溥、介、純、夏、懋、厯、墳、塹、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訃、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蒟、販、至、將、業、蕭、大也。

此舉訓大之字而釋其義也。大者、說文云：「天大、地大、人亦大、象人形。」段以爲「首手足皆具、可以參天地、是爲大。」本節多用假借字。

弘、說文本訓弓聲、與弦環爲一字、經傳假爲宏、故有大義。易曰：「含弘光大、」法言曰：「其中弘深、」即訓大之證。

廓訓大、見於詩傳及方言、其實廓者俗字也。古城郭字、說文作壘、郭者國名、本作鞞、自後世以郭爲城郭字、而羶遂廢。說文鼓篆下曰：「萬物郭皮甲而出、」其字即城壘字、其義爲廓大義、許作郭者假用也。公羊文十五年傳云：「恢、郭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與許書同爲假借字。自俗用之廓字既行、而郭乃專用於城郭、而恢大之義亦遂廢矣。

宏、說文「屋窳也、」（依段本）深則廣、故有大義。月令云：「其器圓以閎、」史記同馬相如傳云：「崇論閎議、」閎皆宏之假字。詩執競篇之「嘒、」徐邈音宏、宏皇聲轉、皇亦大也。

溥、說文「大也、」又旁篆下云：「旁、溥也、」旁、廣雅亦訓大、旁、旁薄、皆大也。溥通普、詩「溥天之下、」左傳孟子皆作普天。又通敷、通鋪、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釋文云：「溥、本亦作敷、」詩「溥敦淮墳、」釋文引韓詩作敷、云：「大也、」郝氏云：「溥、鋪、敷、俱从甫聲、凡聲同者字亦通也。」

介、爾雅古本應作奔、後人因經典借用介、遂并爾雅而改之。說文云：「奔、大也、讀若盡、」方言第一篇云：「奔、大也、」又云：「東齊海岱之間謂之奔、」是揚子猶用古字、爾雅不應作介。介乃疆界字、說文八部曰：「介、畫也、从人从八、」畫部曰：「畫、介也、」介畫互訓、可明其義。自後世疆界字、棄介而用界、而訓太乏義、亦遂棄奔而用介矣。以是言之、則易言之。

「受茲介福、」大福也、左傳之「貴介弟、」大弟也、注訓介爲太、未誤、以其用奢之義、而假介爲之也。至於孟子「不以三公易其介、」離騷「彼堯舜之耿介、」注仍訓大、則失之矣。段於許書「从人从八」句注云：「人各守其所分、」是不易其介者、謂不易其所守之分、耿介亦守其分之謂、湯繫辭云：「憂悔吝者存乎介、」傳謂介爲「辯別之端、」說最明通。蓋許訓介爲畫、畫有分別之意、有分定之意、凡關於言操守言開別之介、皆畫之引伸義、段以禮之措介、左傳之介人之寵爲引伸、與此同意。

純、商頌毛傳周語韋注於訓大。左傳純孝純臣、孔疏以爲即大孝大臣、皆用雅訓也。說文「奄、大也、」郝氏以純爲奄之假借。

夏、訓大、此夏之本義。說文云：「夔、中國之人也、从文、从頁、从臼、臼兩手、文兩足、」許釋夏篆、其義與大同、其例與焦僮東夷同。天地大矣、而人以首與手足皆具、可以參天地、此人之所以爲大也、中國人以首與兩手兩足皆具、能踐其形、此中國人之所以稱夏也、故曰、其義與大同。說文羌篆

云：「焦僥从人、頗有順理之性、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此說焦僥與夷之字形、而兼說焦僥人與東夷人之性質也。夏篆云：「从文从頁从白」者、所以說夏之字形、而先云「中國之人」者、謂五方之人、獨中國人形骸具而性質善、視他族人爲大、故惟中國可稱夏、此亦兼言中夏人之性質也。故曰其例與焦僥東夷同。左傳云：「此夏聲也、能夏則大、」此謂秦由戎俗進而爲夏聲、即大之象、其語亦足爲夏訓大之證。

幟、說文訓覆、段氏以爾雅之訓大、爲覆載義之引伸、蓋覆冒者必大故也。詩傳釋「亂如此幟、」用釋詁文。儀禮公食大夫禮及周禮饗人之幟、尚書「庶草繁廡」之廡、皆幟之假借。

廡、說文云：「石大也、」引伸爲凡大之稱。左傳「民生敦廡、」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廡、」皆其義。字說「彪姑敦𡗗字、與馭鐘𡗗姬、皆从大。說文廡、當即从厂从𡗗之字、彪加厂爲廡、或从龍作廡、當即一字」。吳說極是、故金石甲骨文字、實足補許氏說文之闕。爾雅之廡、亦當作廡。

墳、京、冢、爲同類字。檀弓云：「古者墓而不墳、」蓋昔之塋域、平者爲墓、高者爲墳；墳之訓大、即墳墓字之引伸；左傳「地墳、」杜訓大、用其義也。段玉裁謂「凡賁聲字多訓大、」京、說文云：「人所爲絕高、丘、」釋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是京者丘之高大者也、故左公獻三傳、皆以京爲大。冢、說文訓爲高墳、故其義爲大、凡冢子、冢宰、冢祀、皆大義也。然則墳京冢之訓大、皆爲引伸之義。

假假二字古通。說文云：「假、大遠也、」此假之本字本義。郝氏云：「假通作假、詩『假假無言、』左氏傳作『假假無言、』士冠禮及禮運釋文、並云：『假本或作假、』」是假爲假之通借字。

丕、說文訓大。古多借不爲丕、毛鄭詩考正云：「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王引之本其義以說經、引證尤多、自有此丕不通借之說、凡經典中難通之丕字、蓋無不可通矣。

奕、說文「大也、从大、亦聲、」大雅「奕奕梁山、」毛傳訓大。詩「亦

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皆云「大」者，此假亦爲奕也。

洪、說文「涿水，」是形容水之大也、後因以爲凡大之義。故史記「洪範九疇，」集解引鄭注解爲大道、用濶訓也。書之洪範洪水、漢書均作鴻、是洪鴻古通用。惟大誥之「洪惟我幼冲人，」多方之「洪惟圖天之命，」不訓大、王引之以爲發聲。

誕者，如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傳云：「誕、大也，」詩「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毛傳云：「誕、闕也，」是其證。至詩「誕彌厥月，」毛亦訓誕爲大、則失之、王引之云：「誕、發語詞，」詩皇矣曰：「誕先登于岸，」生民曰：「誕彌厥月，」誕置之隘巷，」誕我祀如何，」諸誕字、皆發語詞。

戎、詩民勞傳亦訓大。方言云：「戎、大也，宋魯陳衛之間謂之蝦、或曰戎。」

駿、說文「馬之良材者，」引伸之爲凡大之稱、詩文王釐禮傳、皆用釋

義。駿與峻浚俊、皆從夬聲、古多通用、詩「駿命不易」、「駿極於天」、「禮記中庸及孔子閑居、並引作峻、書之「浚明有家」夏小正之「時有俊風」、「皆大之義。

碩、說文云：「頭大也、从頁、石聲、」引伸之、凡大者皆爲碩。碩與石互相借、匈奴傳「石畫之臣甚衆、」漢書律歷志云：「石者大也、」此其證。新方言謂「湖北嘉魚驚偉其大、曰好碩。」

濯者、大濯「王公伊濯」傳用雜義釋之。方言亦訓大。

訃、方言云：「大也、中齊西楚之間曰訃。」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訃、」段據爾雅方言謂「信當作大、」是也。訃通芋、詩云：「君子攸芋、」傳亦訓大；郝氏云：「凡从于之字多訓大、于亦訓大、故方言云：「于、大也、」字亦从于、與訃同。」

宇、說文「屋邊也、从宀、亏聲、」段云：「引伸之、凡邊謂之宇、如「輪人爲蓋、上欲尊、而宇欲卑、」左傳云：「在君之宇下、」皆是。宇者言其

邊、故引伸之義又爲大、文子及三倉云：「上下四方謂之宇、」上下四方者、大之所際也。」

穹、通作空、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穹谷、」毛詩作空谷、傳云：「空、大也、」釋天稱穹蒼爲天、其爲大之義益明。

壬者、詩云：「有壬有林、」傳訓大。壬又通任、詩之「仲氏任只、」傳亦訓大。

路、說文云：「道也、」釋詁訓大者、乃道之引伸義、經典凡言路寢路馬、皆大之謂也。通作輅、輅車輅馬、與稱路同。

淫者、左傳之淫雨、詩之淫威、皆大也。

甫、爾雅匡名云：「當作誦、說文云：「誦、大也、从言、甫聲、讀若誦。」嚴說是也、爾雅闡明假借、當先求其本字本義；王引之謂「改本字讀之、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者、此類是也。蓋誦爲本字、甫爲聲假、故訓大。

廢者、說文葬之假借字、說文云：「葬、大也、」故假廢爲之、亦訓大、
列子楊朱篇、「廢虛之主、」張湛注云：「廢、大也、」用雅訓也。又通佛、
詩「佛時仔肩、」傳訓佛爲大。

壯將二字聲義同。說文云：「壯、大也、」禮記射義云：「幼壯孝弟、」
鄭注「壯或爲將、」此字通也。詩「鮮我方將、」傳云：「將、壯也、」此義
通也。將又通樊、釋言「樊、駟也、」孫樊二本並作「將、且也、」蓋說文訓
樊爲駟犬、字从大壯會意、亦有壯大之義、故樊將二字通。

簡者、論語「可也簡、」孔注以爲大、淮南說山篇「簡圭、」高注以爲大
圭、是其義也。

葑、各本作葑、邵氏改从艸、今从之。說文云：「葑、草大也、」(亦本
邵氏、)故引伸爲凡大之義。毛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葑彼甫田、」郝氏
云：「倬葑音義同。」

嘏、說文「大也、」詩「土宇嘏章、」傳亦訓大。詩又云：「威儀反反」

釋文引韓詩作「𠵽𠵽」、「𠵽𠵽」云：「板、𠵽也、𠵽𠵽、平廣貌、」是𠵽與反板亦通用。

至、郭注云：「至極亦爲大。」王引之曰：「釋文『𠵽、舊音之日反、本又作至、又作𠵽。』家大人曰：『作至者是也、作𠵽者涉上文𠵽字从日而誤、說文無𠵽字、其作𠵽者、又𠵽之誤也、（說文𠵽與大意無涉、）郭曰：『至極亦爲大、』則郭本作至、明矣、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並云：『至、大也、』即用爾雅之訓。」釋文既謂本又作至、王氏自注語中、窺知郭本亦必作至、其說自不可易、今故改作至。

業、說文「大版、」釋器亦云：「大版謂之業、」此訓業爲大者、乃引伸之義。

席、說文訓廣多、毛傳釋緇衣、用釋詁文。又與席通、漢書賈誼傳「豫席之、」注訓席爲大。

𦉳、有也。

幪者、郭注引詩曰：「遂幪大東、」詩疏以爲當在濟濟韓詩、今詩作「遂荒大東、」傳訓荒爲有、是幪荒相通。文王世子「君士其終撫諸、」郭注云：「撫、有也、」是幪又通作撫。

脰、乃龍之假借字、說卦傳「震爲龍、」鄭衆讀龍爲脰、是脰龍音義通。

說文云：「龍、兼有也、从有、龍聲、」廣雅訓龍爲有、玉篇訓脰爲有、即本於爾雅說文。周頌云：「我龍受之、」傳於龍字解爲和、即兼包并有也。今人稱兼有一切、曰「龍統、」實爲古音古義、俗人不察、寫龍爲權、失之遠矣。迄、臻、極、到、赴、來、弔、綴、格、戾、懷、搥、詹、至也。

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引伸之爲凡至之稱。又爲懇至極至。通作砥、見聘禮注。

迄者、訖之假借字。說文「訖、止也、」止亦至也、書「聲教訖于四海、」即至四海也。詩「迄用有成、」迄用康年、皆用迄。民勞篇「迄可小康」之迄、與迄訖別、詳後「讖、迄也」下。

極、說文訓棟、與棟訓極爲互訓、是古本名棟爲極；引伸之爲窮極之義。
詩「峻極於天、」即至於天也。又見後綴字解。

赴、說文「趨也、」釋名云：「趨、赴也、」儀禮注云：「赴、走告也。
趨走皆至之義。計告字、春秋傳作赴、聘禮既夕記注、並云「今文赴作計、」
是今人用計、非俗字、今文禮經如此作也。

來、說文「周所受瑞麥來麩也、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此許以行來
之來爲引伸義也。朱駿聲曰：「往來之來、正字是麥、菽麥之麥、正字是來、
三代以還、承用互易。」

弔者、說文云：「遙、至也、」聲近假爲弔、詩「神之弔矣、」左傳「率
群不弔之人、」毛傳杜注皆訓至。

綴、說文云：「船著沙不行也。」（从冫本）又屈篆下云：「屈、行不便
也、一曰極也。」著其地即爲至、故方言云：「綴、至也、」此用雅訓。極其
所之、亦爲至、故經典用屈、其義爲至。綴屈之訓至、要皆假借義也。以綴屈

義近、故多誤鑿爲屈、而鑿之字遂廢。

格者、說文「假、至也、」經典借假格爲之。商頌之「四海來假、」祭統之「假於太廟、」假之借用假也。堯典之「不格姦、」舜典之「歸格於藝祖、」假之借用格也。假格皆爲假之借字、故說文引虞書「假于上帝、」今尙書作「格于上帝、」要皆以假爲本字也。爾雅釋文又云：「格字或作徭、」考說文無徭字、惟方言有云：「徭、至也、」郭注謂「徭、古格字。」

懷者、方言以懷摧詹辰爲楚語、鑿爲宋語。

摧訓至、已見前所引之方言；大雅雲漢傳、文選東京賦注、並用其義。說文「摧、擠也、」抵篆亦云：「抵、擠也、」小學答問曰：「今人謂至曰抵、昔人謂至曰摧、其指則同、凡相擠迫者、必至其處、故摧擠同爲至。」

詹者、小雅采芣云：「六日不詹、」傳以詹爲至、用釋詁文也。

如、適、之、嫁、徂、逝、往也。

說文「往、之也、从彳、望聲、進、古文从彳、」彳、小步也、故往从之

。選亦省作廷、左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即其字。

如、說文云：「從隨也、」證以熒篆訓隨從之義、則如者乃錄錄無能之言、其訓爲似、訓爲往者、段以爲引伸。

適嫁同訓往者、說文云：「適、之也、」列子云：「子列子將嫁於衛、」此適嫁二字所以皆訓往也。用於女子、則嫁於大夫以上曰嫁、適士庶曰適、見喪服注；但渾言之、則不分尊卑。

之、說文作出、云「出也、象艸過中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龜甲文作、止从止。

徂、說文作退、訓往。詩或借且爲徂、「士曰既且」、即既往也。

逝、訓往、說文同。方言云：「逝、秦晉語；徂、齊語；適、宋魯語；往、凡語也。」逝又通作遯、見易大有釋文。

賚、賁、錫、畀、予、貺、賜也。

說文「賜、予也、」此施予之通稱、不分貴賤。

賚、說文毛傳同訓賜、省爲來、少牢饋食禮云：「來汝孝孫、」是。借爲釐、詩「釐爾女士、」釐爾圭瓚、」是。

貢、釋文云：「字或作贛、」作贛、是也。說文云：「贛、賜也、」贛訓賜、故端木氏名賜、字子贛。說文貢爲獻功、與賜義無涉、段謂「贛之古音與貢不同、貢爲音之轉。」

錫者、禹貢「九江納錫大龜、」此自下予上之詞。古用脗、不分尊卑、用錫賜字、不分上下、其時居民平等、可以想見。脗之專用於君、錫賜之專用於自上予下、皆起於專制時代也。禹貢之「錫土姓、」史記作「賜土姓、」公羊傳「錫者賜也、」段玉裁謂「經典多借錫爲賜字、凡言錫予者、即賜之假借。」

昇者、祭統云：「昇之爲言與也、」爲賜予之義。

予、說文「推予也、」此本之爾雅。案說文之與、音義同於予、至攬與之與、則从昇、取共舉之義也、而後世乃以與代与、而与之本字於是乎廢矣。

况、釋文云：「本或作况。」案說文無况、作况者是也。澹語「况使臣以大禮、」晉語「嘉其况、」韋注竝云：「况、賜也、」此必爾雅原文。郝氏云：「况从兄聲、古止作况、兄即况也、詩常棣出車篇作况、而桑柔召旻篇作况、傳箋云：「茲也、滋也、」茲滋皆訓益、益與賜義近、故經典古作况、通作况、今作况。」

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緝、穀、攻、穀、介、徽、善也。
說文「善、吉也、从誥羊、此與義美同意。」案羊、說文訓祥、考工記鄭注則訓善、故从羊之字、皆有美善之意。

儀、非威儀字、說文「儀、度也、」段云：「毛傳曰：『儀、善也、』儀、宜也、其義相引伸、是爾雅之儀乃今所用義之本字。訓爲善者、乃法度之訓之假借也。詩云：「無非無儀、」儀刑文王、逸周書寶典篇云：「是謂四儀、」王子晉篇云：「各得其所、是謂之儀、」此皆用儀之本字、可爲爾雅之證。今所謂威儀字、古本作義、是以說文云：「義、己之威義也、」其

說本自鄭司農周禮注發之。文王傳云：「義、善也。」段玉裁以爲與釋詁「儀、善也」、「正同、意謂義爲儀之假借字也。然則孟子云：「義者宜也、」其字作義者、亦儀之假借也。

若、釋言訓順、故有善義。注傳云：「不逢不若、」即不善也。

祥者、李巡云：「福之善、」說文訓福。古通作羊。古之鐘鼎款識、吉祥字多作吉羊。

淑者、椒之假借字、說文云：「椒、善也、」故淑亦訓善。

鮮爲齷之假借字、亦見緒言。方言云：「鮮、好也、」詩之「蘧蔭不鮮、」鄭箋訓爲善、皆假借也。爾雅釋文又云：「鮮、又或作誓。」

省訓善、詩「帝省其山、」禮「省於其君、」毛鄭皆用爾雅義。

令爲靈之假借字、詩「靈雨旣零、」箋訓靈爲善。省爲齷、亦爲善。

類、說文云：「種類相偁、唯犬爲甚、」此言犬之相類也。又類下云：「穎、難曉也、」此泛言事物之相類也。爾雅之類應作穎、自後世用類而穎乃廢

。爾雅以類爲善者、段玉裁云：「猶釋不肖爲不善、說最明確。呂氏春秋重言篇引高宗之言曰：「予恐言之不類也、」高注云：「類善也、」即用雅訓也。類又假作戾類、經典有用戾類字爲善之義者、皆類之假音。

緝攻皆治也、此爲緝治之義。詩鄘風序箋曰：「緝之言善也、」夏官緝人注亦同、廣韻以緝釋緝、故緝爲善。詩「可以攻玉、」攻亦緝也、詩「我車既攻、」傳即以善訓攻、故攻亦爲善。此緝攻二字、所以皆取緝治之義而訓善也。詩「工祝致告、」傳云：「善其事曰工、」其義一也。

穀者、弓滿也、滿而後發、爲射之法。朱兆錫爾雅注疏參義云：「穀爲圓滿之義、故得爲善。」穀訓善、屢見經傳、禮「於內自稱曰不穀、」謂不善也、典稱「穀圭、」謂善圭也。錢坫云：「穀、射之善也、魯公子彊、字子臧、彊穀同物同音、是其義與从穀之字皆爲善。如穀、善也、因之通乎穀、老子「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河上云：「本作穀、」是穀亦有善義也、」如錢氏說、是穀穀同从穀、故皆訓善也。

介爲价之假字、說文：「价、善也、」詩：「价人維藩、」傳用釋詁義解之、此介之本字。

徽者、尙書「慎徽五典、」馬融注云：「徽、善也。」小雅云：「君子有徽猷、」大雅「太姒嗣徽音、」傳箋並解爲美、美亦善也。

舒、業、順、敍也。舒、業、順、敍、緒也。

敍、說文「次第也、」經典多通作序。舒者、釋言舒訓緩、毛傳訓徐、緩徐義近敍；考上記注、釋序爲舒可證。業者、說文云：「業、大版、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捷業、所以形容其次第排列之貌、故其字从艸、而義爲敍、濟語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用、王引之謂「次序用之」也。順爲敍者、說文釋敍爲理、循理必有次敍。此舒業順所以訓敍也。

緒、說文「絲耑也、从糸、从者；」引伸爲凡事之耑緒解。敍緒聲義同、故通用。事之有次敍者、自有耑緒可尋、故敍業順敍、皆訓緒。

怡、懌、悅、欣、衍、喜、愉、豫、愷、康、姤、般、樂也。

說文有禮樂之樂；樂之引伸，爲哀樂之樂。

怡懌悅三字、古作台釋說。說文云：「台、說也。」史記自序「虞舜不台、」索隱云：「台、音怡、悅也。」是爾雅所釋、必爲台字、今作怡者、郝氏以爲音假。說文怡字訓懌、謂樂音調懌、與台字義殊；各本說文懌作和、更誤、和者唱和字也。懌訓樂者、陳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懌、意解之樂也。」證以說文「釋、解也、」之語、義正相符；唯其字當從說文作釋。詩「辭之懌矣、」說苑善說篇引作釋、史記用懌、字多作醴、邵氏謂「釋爲本字、醴爲或體、懌爲別體、」郝氏以爲懌通釋。悅、說文作說、云：「說、說釋也、」易說卦傳云：「兌、說也、」是兌字本有說義、故許本易義以釋之。邵氏云：「經傳通作說、孟子本作悅、後世隸體字也。」

欣、說文有此字、釋之曰：「欣、笑喜也。」但說文又有訢字、解爲喜、與爾雅訓樂之義、皆不相背。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云：「訢、訢慎曰、古欣字、」據晉說、是訢欣又爲一字矣。

衍、說文云：「喜貌。」衍通侃、論語「侃侃如也」、孔注謂「和樂貌」。

喜者、說文僖喜二字、皆訓樂。郝氏云：「喜通熹」、史記漢書「喜多作熹、又通作僖熙」。

愉、說文訓薄、段以爲應作薄樂；蓋及有甚樂之嬉、故有薄樂之愉也。愉通僉、又通愉。

豫、說文云：「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於物、』从象、予聲、」段云：「引伸之、凡大皆稱豫、故史記云：『市不豫價、』寬大則樂、故釋詁曰：『豫、樂也、』侍中說豫、象雖不害於物、故寬大舒緩之義取此字、」如段說、則豫訓樂、乃引伸義。豫借爲舒、亦爲與。作預者俗字。

愷者、經傳之愷、多借用豈歌之豈、詩毛傳禮鄭注皆訓爲樂。其作凱者段以爲俗字。康之爲樂、如詩蟋蟀云：「無以太康、」書云：「無傲從康、」逸周諡法篇曰：「康、安也、」又曰：「豐年好樂曰康、令民安樂曰康、」皆與

爾雅義同；疑康字自古即有安樂之義。說文豈部「愷、康也。」在前，心部「愷、樂也。」在後，段以爲「心部之愷、後人增竄，」字雖有所增益，而愷之爲樂義、自不可易，愷旣爲樂、而豈部以康釋愷、則康有樂義、於說文又得一證矣。郝氏以說文之愷爲康、衡以許書所列篆書次第、殆不然。

孰當作熾、說文云：「熾、樂也，」可證。方言作湛、又作耽、陳涉世家作沈、皆假借、作孰者俗字也。古注家多訓樂、獨韓詩云：「樂之甚，」鄭或云：「非禮之樂」者、說文熾从甚、云「尤安樂也，」是熾字本取甚義、故韓鄭如此云。

般者昇之假借、說文云：「昇、喜樂貌、从日、弁聲，」此本字本義。周頌有般篇鄭箋訓樂、孟子云：「般樂怠傲，」亦樂也。詩之小弁、乃昇之省；考般作槃、亦借用。盤庚之盤、乃槃之俗字。說文有般、非樂義。

悅、懌、愉、愉、釋、賓、賓、協、服也。

郭注云：「皆謂喜而服從。」賓者、說文云：「所敬也、从貝、宀聲。」

所敬之人曰賓、因之見敬而生悅服之心亦爲賓、老子云：「萬物將自賓、」樂記云：「諸侯賓服、」皆其義也。協者、說文云：「同衆之蘇、」古文作叶、亦同衆之義、故爲服。

適、遵、率、循、由、從、自也。適、遵、率、循也。

此言自循二義之相貫也。說文云：「自、鼻也、」鼻有始義、故用自爲首。此達彼之字者、引伸義也。循者、說文云：「行順也。」凡有所自者必循之以行、循而行者亦必有所自、故訓爲自循二字者、其義皆通。

適遵率三字、皆有自循二義者、釋言云：「不適不蹟、」小雅河水傳云：「不蹟、不循道、」是適有循義矣。適通聿、詩「聿來胥宇、」鄉箋訓聿爲自、所適之所以有自義也。遵、說文及證法解均云：「循也。」循既有自義、則遵亦有自義、明矣。率者、夏小正以爲循；而小雅「率土之濱」訓自；即用濼義也。

由從二字、經典訓自者甚多。攷之說文、則皆有循義。說文由、作繇、云

：「隨從也；」從、作从、云：「隨行也；」蓋繇從系、有所系而隨之、故曰隨從、从从、因相聽而隨之、故曰隨行、是由從二字亦有循義矣。濟風「並驅從兩肩兮、」毛傳訓從爲逐、逐即循也、而本篇「從、自也、」之義。段玉裁反以爲引伸、以此知訓自之義、類由循義引而伸之也。

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

左傳云：「咨難爲謀、」說文之「慮難曰謀、」即本左氏。

靖者、說文云：「靖、細也、」細从凶；方言云：「靖、思也；」皆有謀意。是以詩「靖共爾位、」「日靖四方、」毛傳並訓謀。靖通靜、堯典「靜言、」傳以謀訓靖、正義以爲釋詁文。

惟、方言云：「凡思也、」說文同。惟通作維、亦爲謀。但「人惟求舊、」之惟、王引之作語詞解。

謨者、說文云：「謨、議謀也。」「漠亦借爲謨、詩巧言「聖人莫之、」溥訓莫爲謀、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是莫漠皆謨之假字、

圖、說文云：「計畫雜也。」

詢度咨諏同訓謀者、左傳云：「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毛傳訓曰：「親戚之謀爲詢、」曰「咨禮義所宜爲度、」曰「訪問於善爲咨、」曰「咨事爲諏、」穆叔之語、本皇華、毛傳又本於左氏。但經典亦用於汎謀之義。

究、釋言云：「窮也、」詩「爰究爰度、」傳箋並詢謀。

如者、邵氏云：「如通作茹、臣江『來咨來茹、』柏舟『不可以茹、』欒箋俱云『度也。』」郝氏云：「釋言云：『茹、度也、』度亦謀也、茹亦如也、如與猷同意、故猷訓爲謀、亦訓爲若、如訓爲謀、亦訓爲若、猷通作猶、如通作茹、其意正同。」邵郝二氏、皆以如通茹、故訓謀也。

猷者、嚴元照謂「猷爲猶之別體、」詩「王猶允塞、」毛傳云：「猶、謀也、」此猶訓謀之證。說文「猶、獾屬、」段云：「猶豫、遲疑之貌、釋詁曰：『猷、謀也、』釋言曰：『猷、圖也、』召南傳曰：『猶、若也、』說文

圖者、畫也、計難也、謀者、慮難也。『圖謀必酷肖其事而後有濟、故圖也謀也若也爲一義、皆從遲疑鄭重之意引伸之。』如段嚴所考、則爾雅之猷、應作猶；作猶故有圖謀之義。

肇者、大雅云：「肇敏戎公、」毛傳云：「肇、謀也。」

基者、孔子閒居「夙夜基命宥密、」鄭注云：「基、謀也。」王引之云；

「基通基、左傳『管蔡啓商、基間王室、』謂謀間王室也。」

訪者、說文云：「汛謀曰訪。」

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夏、職、秩、常也。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

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是灋以三字會意。古者人尺曰尋、倍尋曰常、是常爲度量。刑法度量、類一成而不變、故古人之常守而不變者謂之法、亦謂之常、經傳稱綱常倫常經常、左傳曰：「周有常刑、」明常法爲常守之事物、此釋詁所以舉常法二字並釋之

、而又以常訓法也。

典者、證法云：「典、常也、」與爾雅立義相同。說文云：「數、主也、」段謂「凡典法典守字、皆當作數。」

彝、說文訓「宗廟之常器、」故引伸爲常、詩「民之秉彝、」傳云：「常也。」經典多借夷爲之、書之「是彝是訓、」宋世家作是夷是訓、是。

則訓常又訓法者、說文云：「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是則爲動詞、依條理以分畫之、是之謂則。借動詞爲名詞、於是用爲法則字、乃分畫已定之物也。分畫既定、必常守之、管子七法篇云：「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此常之義也。

刑、範、矩、爲同類字。刑爲型之假字；範爲范之假字。說文云：「型、鑄器之灑、范、法也。」立應謂「以土曰型、以金曰鑄、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矩、說文云：「巨、規巨也、」作矩者、古文槩之省。型、范、矩此常用之法、故訓法、亦訓常也。王引之曰：「多方曰：『厥民刑用勸、』言民常用勸也、」

此刑訓常之證。

庸恆同訓常者、易乾卦云：「庸德之言、庸言之謹。」雜卦傳曰：「恆、久也、」說文「恆、常也。」此平常常久之義、故爾雅兼釋之。

律者、漢書律歷志云：「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方言云：「類、法也、」類即律之假字、故亦訓法。律訓法而有常義、與法訓常同意。

戛者、書「不率大戛、」正義曰：「戛猶楷也、」此謂戛爲楷字之假借、邵郝二氏皆用其說。小學答問云：「考工記云：「車戣常、」戛與常同度、故訓常。」案說文云：「戛、戣也、」又云：「戛有枝兵、彌禮戣長丈六尺、」段引彌禮「車戣常、」以注彌禮句。是戛者戣也、故其字从戈百會意。戛常同長、故爾雅以常訓戛。章說用戛之本義、不必以假義釋之。

職者、本篇云：「職、主也、」主與常義相成。故坤象辭「先迷後得主、」傳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詩「職思其居、」毛亦訓職爲常。經義述聞云：「小雅『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也。伍子胥傳

云：「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言此乃常道也。」

秩者、天官宮正云：「行其秩序、鄭注訓秩爲常。」

柯者、考工記車人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橧、一橧有半謂之柯、是柯與矩同爲法則、可據以造物者也、故曰、柯、法也。」

憲者、詩經高箋云：「憲、表也、舉法典而表示之爲憲、其後所表示者即爲憲、故憲訓法。」

辟、說文云：「法也；从卪辛、節制其臯也、从口、用法者也。」小雅「辟言不信、大雅「無自立辟、傳皆訓法。」

辜、辟、戾、臯也。

說文云：「臯、犯法也；从辛自、言臯人威臯苦辛之意。秦目臯伯臯字、改爲罪。」案罪爲捕魚竹網、經典多用罪爲臯、非古也。

辜者、說文云：「辜也、从辛、古聲。」辜之从辛、與臯同義。爾雅舊注以辜爲禮義之臯、析言之、或有此區別。史記索隱謂「漢書辜作故、蓋音之

假。

辟、嚴元照以爲通辟、說文辟訓臯、即爾雅之辟。

戾者、左傳云：「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即臯戾也。

黃髮、齟齬、鮪背、壽、老、壽也。

壽、說文作壽、云：「久也、从老省、壽聲。」隸變作壽。

黃髮、齟齬、鮪背、皆壽之徵。齟齬、說文謂爲「老人兒齒、」乃齒落而更生者、故閭宮即作兒齒。鮪背者、說文以鮪爲海魚、詩作「台背、」鄭箋謂

「人老則背有鮪文。」郝氏云：「鮪魚背有黑文、登萊海上人、呼此魚正如臺、無音夷者。」黃齟鮪、單舉亦成義。

耆老者、俞樾云：「說文老部『耆、从老省、句聲；』句部『句、曲也；

』疒部『痾、曲脊也。』耆老之耆、蓋即痾之異義、以疾言則宜从疒；以壽言、則宜从老。玉部玖篆下云：『讀若人句脊之句、』然則句脊字本作句、从疒

从老、皆其孳乳浸多者矣。」是俞氏自句字求得老之義也。老者、說文云：「

考也、七十曰老、从毛匕（依段本）言髮鬚變白也、老訓考、與考下「老也」、爲轉注。此壽考之所以爲壽也。

允、孚、亶、展、誾、誠、亮、詢、信也。展、誾、允、慎、亶、誠也。

說文「誠、信也；信、誠也；」二字互訓。故訓信之字、亦可訓誠。

允、說文云：「信也、」書「允釐百工、」即信釐百工。書之「允釐鰥寡

漢書濯坊進傳作「誠動鰥寡、」是允又有誠之義矣。

孚者、說文云：「孚、卵孚也、从爪子、一曰信也。」廣雅訓孚爲生、鷄

卵因伏而生、爲孚。凡鳥類之孚卵無不如其期。故引伸之義爲信、雜卦傳云：

「中孚、信也、」即其義。

亶展二字聲近、故義同。詩「亶其然乎、」傳訓信。亶通單、天保「俾爾

單厚、」傳亦訓信。方言云：「展、信也、吳、淮、汭之謂曰展。」此亶展爲信也。

。車攻「展也大戒、」傳云：「展、誠也、」士冠禮鄭注同。賈公彥曰：「展

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是亶展又爲誠之義矣。

諛者、方言云：「信也、」謙通作慙、故說文訓慙爲誠、詩毛傳訓忱爲倍、是謹慙忱、皆有誠信之義也。

亮爲諒之假借。說文「諒、信也；」方言謂「衆信曰諒。」詩河人斯栢舟、禮內則皆作諒。詩桑柔篇又借用涼字。

詢爲恂之假借。方言云：「恂、信也；」說文云：「恂、信心也；」皆本爾雅爲義。毛詩之「洵美且仁」、「洵有情兮」、「則又以洵爲恂之假字也。

慎、訓誠者、禮器云：「有所竭情盡慎、」即誠之義。故詩「予慎無罪、」慎爾言也、毛鄭均訓誠。

諛浪笑敖、戲諛也。

諛浪笑敖、詩終風篇文、毛傳釋詩云：「戲諛不敬、」此本爾雅以立義。說文云：「諛、戲也、詩曰：善戲謔兮、」郝氏據之、以爲「爾雅以戲諛相屬、」是也。邵氏謂「四字分言之、亦各爲義。」禮運「是謂君臣相諛。」詩釋文引韓詩「浪、起也。」大雅「勿以爲笑、」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笑、喜弄

也。」左傳「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敖即傲之假音、故經典敖傲通用。此諺浪笑敖四字分用之證也。

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

此爾雅釋虛字之義。曰于爲聲轉、有曰義者即有于義、故連類釋之。

曰者、吹之借字、說文云：「吹、詮辭也、从欠曰、曰亦聲、詩曰：吹求厥寧、」此爲本字。經典有借聿爲之者、漢書叙傳「吹中飭爲庶幾兮、文選吹作聿、詩「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是也。有借適爲之者、說文所引詩之吹字、大雅作適、詩之「適觀厥成、」適追來孝、毛鄭詩考正皆以爲聿之假借、是也。其借曰爲之者、則爾雅是、漢書叙傳師古注「吹、古聿字、聿、曰也、」此即爾雅之義也。王引之云：「曰讀若聿、字本作吹、或作聿、或作曰、其義一也。詩中多借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曰嬪于京、」曰止日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皆當爲「歲聿其莫、」之聿、故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

聿、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離騷注引作聿。鄭箋于曰止日時、予曰有疏附四句、皆讀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此皆是明爾雅之曰、爲咏之假借也。

粵訓爲曰者、漢書揚雄傳「越不可載也」、集注云：「越、曰也、」粵通作越、集注以曰釋越、卽爾雅「粵、曰也、」之義、蓋粵曰疊韻、其聲同也。左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王引之曰：「越、猶惟也、」詩云：「惟予小子、」而大誥則曰：「越予小子、」金縢「惟予沖人弗及知」、而大誥曰：「越予沖人、」蓋曰通聿、聿訓惟、粵通越、越亦訓惟、是其義又同矣。此粵之所以訓爲曰也。本節及下節、又以于於二字訓粵者、說文云：「粵、于也、」王引之曰：「夏小正『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于、猶今人言於是也、東門之枌曰、『穀且于逝、越以饋邁、』越亦于也、互文耳。此粵之所以又訓于於也。

于訓爲曰者、王引之云：「曰、古讀若聿。聿于一聲之轉、于以采繫、

「聿以采繫也、聿於亦一聲之轉、故溥曰：『于、於也、』」
「箋訓于爲往、則下文『于以用之、』及采蘋之『于以盛之、于以湘之、』皆不可通、至澤鼓之『于以求之、』則鄭亦訓爲於矣。」「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箋曰：『王曰令汝出征獵狁、』是以『于、曰也、』爲『子曰』之曰、失其指矣。」「于疆于理、」「聿疆聿理也、猶縣之『迺疆迺理』也、箋訓于爲往、亦失之。」「然則聿于爲聲轉、古讀曰爲聿、故本節云：『于、曰也、』聿於亦爲聲轉、故下節云：『于、於也。』」

爰訓爲曰者、王引之曰：「聿曰古字通、聿爰一聲之轉、『爰有寒泉、』與爰伐琴瑟、』『爰得我所、』『爰方啓行、』『爰衆爰有、』爰、聿也、鄼箋皆用灋雅『爰、曰也、』之訓、是也。而多釋爲諭語『子曰』之曰、則失其指。灋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日時、』曰亦爰也、互文耳。」
詩旣用爰爲聿、又以爰曰互用、此灋雅所以訓爰爲曰也。然本節及下節、又隸于於訓爰者何故、王氏云：「于與於同義、詩擊鼓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于、亦爰也、互文耳。張衡思玄賦舊注曰：「爰、于是也、」
澠汗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公劉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
言、于時語語、」爰、即于時也、于時、即於是也。或訓爲于、或訓爲於、或
訓爲曰、或訓爲于是、其義一也。胡適謂王氏之解釋助詞、多用歸納法、觀
本節所引各條、可以見矣。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於字、介詞也、亦稱前置詞、王引之謂「於者語詞、非歎詞」者是也。于
於古今字、前節舉曰于、本節復舉於字者、說文亦古今字互訓。許書之例、必
本於爾雅也。爰粵于之爲於、已見上節、茲祇釋那都繇三字。

那訓於者、越語「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云：「那、於也、」
是其義。左傳「棄甲則那、」不作此解、王氏說如此。

都訓於者、邵晉涵云：「孟子引逸書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趙岐注
云：『都、於也。』蓋都諸古通。鄉射禮注云：『諸、於也、』故都亦訓於。

繇、俗體也、字當作繇。小學家謂古繇由一字、說文有繇而無由、繇篆下云：「隨從也、从系、壽聲、」从系者有所繫屬之意、於之介詞之性質、必下繫於名代之詞以示義、故繇訓於、此即段氏所謂「引之而往、」郝氏所謂「相連相及、」之義也。邵晉涵謂「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云：『由、於也。』」王引之云：「康誥曰：『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繇亦通作猷、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猷、於也、謂大誥於爾多邦也。」然則繇雅之文、當作猷於也。

敵、郟、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仇、讎、敵、妃、知、儀、匹也。妃、合、會、對也。妃、媼也。

此言合匹對媼之義之相通也。說文云：「合、△口也、」離騷注云：「合、匹也。」匹者、公羊宣三年傳何注云：「匹、合也、」白虎通云：「匹、偶

也。詩大明皇矣傳箋、合訓爲配、對亦訓配、而「天立厥配」、「傳云：「配、媾也。」是合匹對媾、輾轉相訓、其義皆貫、故爾雅類列而釋之。而又以合訓匹、以對訓合也。

敝郃皆訓合者、說文「敝、合會也」、「許即用爾雅之義。郃爲合之假字、說文云：「合者合也、」此正字、詩「在洽之陽」、「說文引作在郃之陽者、與爾雅同用假借字也。洽亦合之假、故「在洽之陽」、「洽比其鄰」、「傳並云：「洽、合也。」王制「祿洽」之洽、鄭注訓合、豐年釋文謂「洽本或作洽、」是借洽爲合也。蓋洽郃洽洽、皆从合聲、故相借用。

盍、說文作盍、云：「覆也、」隸變作盍、凡被覆蓋者必相合、故引伸爲合。易「朋盍簪」、「虞翻注云：「盍、合也、」是其義。序卦之「嗜者合也、」莊子天地篇之「天子闔行邪、」借嗜闔爲盍也。

翁者、夏小正云：「翁也者、合也。」詩用翁字、傳皆以釋詰文訓之。仇者、述之假借、說文云：「怨匹曰逑、」此即今本左傳「怨耦曰仇」之

語、詩正義引孫炎云：「遂、相求之匹、」是詩所見左傳、孫所見爾雅、仇皆作遂、可知矣。詩曰：「君子好逑、」又曰：「妻子好合、」好逑即好合、爾雅傳遂訓匹、即爾雅曰：「仇、合也、匹也、」之義。

偶爲耦之假借、衆經音義引字林云：「偶、合也、」呂覽季冬紀注：「耦、合也、」凡奇偶配耦相遇之偶、皆有合義。

妃者、左氏昭九年傳云：「妃以五成、」杜訓合、是妃合義同。說文訓妃爲匹、白虎通云：「妃匹者何、謂相與爲偶、」是匹妃義同。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妃即配對之義。說文云：「媼、妃也、」與爾雅爲互訓。此爾雅所以云：「妃、合也、匹也、對也、媼也。」

會者、說文云：「會、合也、从亼、曾省、曾、蓋也。」故會有合意。說文「亼讀若集、」凡相集者皆相對、與合之訓對同意。秦策「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韓子合並作對、此會之所以又有對義也。

讎訓匹者、衆經音義引三蒼云：「讎、對也、」對即匹之義。故齊語「人

與人相疇、楚辭「眇疇」、王逸章昭注、即徑訓疇爲匹、以疇爲疇之假字也。

敵、方言亦訓匹、左傳「若以匹敵」、二字連用成文。

知訓匹者、詩「樂子之無知」、鄭箋用雅義釋之。墨子經上篇「知、接也」。

莊子庚桑楚篇同、接亦兩相匹偶之義。

儀者、益、履「鳳凰來儀」、鄭云：「儀、匹也」、言其來相乘匹、鄘風「

實爲我儀」、即實爲我匹也。

紹、胤、嗣、續、纂、緌、續、武、係、繼也。

繼、說文作繼、(依段本)云：「續也、从糸繼、」此會意字。繼从糸繼

者、謂以糸聯其斷絕也。

胤、說文云：「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象其長也、𠂇亦象重繫也、

段注云：「八、分也、骨肉所傳、支分辰別、傳之無窮。」案說文「八、別

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梁啓超云：「八字發音與別與背同、一聽而即可察其

義、」是人、有別義、亦有別音。

纂者、續之假字。說文云：「續、繼也、」七月大明傳、皆訓續爲繼、正義謂「續繼、釋詁文、」是爾雅本作續、明矣。續借爲纂；又借爲踐、中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作續、」是也。

綏、說文云：「系冠纓悉者。」（從段）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爲綏。是綏爲繼纒之物、故有繼義。淮南假綏爲綏。

績者、左傳「子盍亦遠績禹功、」杜訓績爲纂、纂即繼也。

武訓繼、下武傳即用此義。郝氏以武作步武解。

係者、系之假借、班固東都賦李注引爾雅云：「系、繼也、」知爾雅舊本必作系。說文云：「系、繫也、」即聯繫之義。

諷、諡、溢、蟄、慎、貉、謚、顛、頤、密、寧、靜也。

說文云：「靜、亭安也、靜、審也、」靜靜異字異義。爾雅之靜、乃靜之假借字。靜者、安靖也、故急蟄貉謚顛頤密寧八字、皆用假字訓靜。

讒者、邵氏云：「說文作癡、云：『靜也。』」

溢者、值之假字、說文云：「值、靜也、」詩「閔宮有值、」傳訓清埒、

故溢有靜義。諡者、郝云：「詩釋文『溢、徐邈音諡、』是諡溢音同。然則爾

雅訓諡爲靜、以諡溢二字、古音通故也。

蟄當爲熱之假字。莊子田子方「熱然似非人、」司馬注云：「熱、不動貌

、」此與貉之訓靜同意、見後貉字注。

讒、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義與爾雅同。堯典「惟刑之恤哉

、」今本尙書作讒、史記作靜、蓋恤洫爲值之假借、值與諡古音同部、故通用

貉者、下文云：「定也、」此復云靜者、即說文亭安爲埒之義。詩「貉其

德音、」傳云：「貉、靜也、」貉貉通、故詩用貉。貉又通莫、通漠、荀子「

莫莫然、」楊倞注云：「莫讀爲貉、貉、靜也、不言之貌、」此通用之證。不

言之靜爲貉、不動之靜爲蟄、意正同。

顛、澼文「謹莊貌、」與靜義同。邵謂「本或作𦣻、」引澼文「𦣻、靜也、」以釋之、倉頡篇𦣻訓安、與澼文亭安爲𦣻之義同。玉篇亦云：「顛、靜也」。

。、

頤、澼文云：「頭閑習也、」故引伸爲凡閑習之義。

隕、碩、湮、下、降、墜、標、譚、落也。

澼文云：「凡艸曰零、木曰落、」此析言之；渾言則無別。譚爲零之假借。

隕、碩訓落者、澼文云：「隕、從高下也、」姤九二云：「有隕自天、」七

月云：「十月隕穰、」皆落也。碩、澼文云：「落也、」引春秋傳「碩石于宋

五、」爲證、是隕碩古通。

湮、澼文「沈沒也。」周語「湮替隸圍、」湮替、猶云淪落耳。邵氏引證

澼文之埋未是；埋者塞也、非落義。

墜者、隊之或體。澼文「隊、從高隊也、」此爲本字。經典多借墜隊爲隊

、用隊者少矣。

標、說文作受、受爲正字。毛詩作標、孟子趙注引作率、漢書注引作率、或作藥者、皆借字也。

命、令、禱、診、祈、請、謁、諱、誥、告也。

告者、用于上下、用于人神之通稱。

命、鄭注士冠禮少宰饋食禮、並云：「告也。」

禱、診、祈、皆告鬼神之詞。徐鍇本說文云：「禱、禮告也。」診者、眡之假字；禮記「眡於鬼神」、「玉篇引張揖埤蒼云、「眡、告也」、「皆爾雅診之本字。祈、說文「求福也」、「玉篇廣韻並云：「祈、告也」、「蓋告神求福之謂也。錢氏云：「禱與診祈連文；禱爲禮告、診爲致告、祈爲求告、皆告神之名」。

諱、後漢書注引爾雅亦云：「諱、告也。」今本作訊者、戴震云：「訊、問也、爾無正四章：「莫肯用訊」、「訊乃諱字轉寫之譌；諱告訊問、聲義不相

假借。」是爾雅作訊、亦譌字也。邵氏歷引離騷莊子墨子諸諱字、尤足爲證。

誥、說文云：「告也。」亦通作告。又或作崙。

永、悠、迴、遠、遐、邈、闊、遠也。永、悠、迴、遠、遐也。

此以遠遐轉相訓也。說文以遠訓遠、詩汝墳樸械傳並以遠訓遐、是遠遐義同。呂覽知接篇云：「遠、猶疏也；」此節遠字、亦兼遠近疏遠二義。遐又通瑕、詩二子乘舟「不瑕有害、」傳以瑕爲遐。又通作假。

悠、訪落傳訓遠：衆經音義引舍人云：「悠、行之遠也。」此等悠字、皆當作攸。說文攸篆云：「攸、行水也、」行水二字、唐本說文作「行水攸攸；」史記載會稽石文曰：「德惠脩長、」張徽所錄會稽始皇碑文、脩作攸；是悠久悠遠之悠、皆攸字也。攸一作沝、見說文。凡小雅大雅脩字訓長者、假脩爲攸也；見說文段注。

迴、說文亦云：「遠也。」詩「河酌彼行潦、」于嗟洵兮、之洵、韓詩作覓、穀梁傳「覓入千乘之國、」河覓皆訓遠、乃迴之假借。

遠、說文訓離；詩谷風傳同；左傳「天威不遠顔咫尺」、「遠顔、離顔也；相離即相遠、故以遠訓遠。永、悠、迴、遠、同有遠意、故又訓遐。

遐、說文云：「遠也、古文作𨔵；」經典二字通用。遐、或作狄、史記「母曰簡狄」、「即古今人表之簡遐。或作易；或作翟；皆同聲相假。

關、說文云：「疏也、」此即疏遠義。

虧、壞、圯、塤、毀也。

說文云：「毀、缺也；」缺者、器之破、引伸爲凡破壞之義。

虧塤者、說文「虧、氣損也；塤、毀垣也。」引伸之、凡有所損、有所毀、皆曰虧曰塤。壞、說文「敗也、」籀文作𦉳、自壞人壞之義、皆同。圯、說文亦訓毀。

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

說文云：「𨔵、列也；」陳者、𨔵之假借；古之陳列軍陣字皆作𨔵。其後省爲𨔵、素問注云：「𨔵、古陳字、」是也。自後借陳爲陳列、作陣爲軍陣、

而隰廢矣。

矢雉訓陳者、書序云：「皋陶矢厥謨、」春秋云：「公矢魚于棠、」皆陳列義。或作戾、乃矢之異文。郝氏云：「雉从矢聲、與矢義同。」

引劉訓陳者、牛鼻繩、漢人呼雉、周禮作縶、說文作紉、云：「牛系也、从引聲、讀若啖、」是雉引古音近矣。劉與擗聲近義同、說文「擗、引也、」是劉擗又皆引之義矣。故引劉皆訓陳、此馬瑞辰說。王引之曰：「王制內則並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陳敘其齒也、逸周書繳曰：『謹典以匡內、作劉法、』劉法、陳法也。」

延、說文「从延、厂聲；」延从廾止、引而復止、義近於陳。又詳本節釋字及後「延、長也」節下。

順者、邵氏引君陳篇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洪頤煊引士冠禮云：「洗有篚在西、南順；」諸順字、皆陳也。

薦者、荐之假借。說文云：薦、蓆也、段易薦爲蓆、是矣；但薦亦當爲

荐。蓋荐爲承藉之物、故引伸之而有「陳也」、「進也」、「之義」。左傳云：「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二字並用；此薦字亦荐之假借。

釋、說文云：「抽絲也」、「與引延同意；故詩「會同有繹」、「敷時繹思」、「傳並訓陳、王引之謂「引、延、繹、皆一聲之轉；皆長之陳。」

尸、說文「陳也、象臥之形。」左傳「荆尸」、「杜訓尸爲陳。」

旅者、左傳「庭實旅百」、「即陳也。旅、通作臚；周禮同儀「皆旅擯」、「鄉注云：「旅讀爲鴻臚之臚。」又通魯；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周紀作魯、是也。」

尸、職、主也。尸、察也。察、寮、寮、官也。

此言主、寮、官、皆爲司其事者之詞、故並釋之。

主者、之假借字。段謂「主人主意字、當作、；」然王守字、亦當作、。職二字、可合釋之。說文云：「、有所絕止、而識之；職、記數也。識也、記也、二而已。」識之者、職之也、「謂職守其事、廣雅云：「主、

守也、可證。「記數」者、職微也、謂職主纖微之事、凋禮職方、亦作識方、可證。主義爲守、故君主之爲主也、卿大夫之爲主也、皆謂有所職守、其字皆當作「」；段謂君主、賓主、由鑑中火主之字、引伸假借者、非也。職義爲主、故變之「職思其居」、「凋禮之「職方職金」、「毛鄭皆訓主、即用濼義也。尸、訓主、又訓冢者、王引之云：「冢之言宰也、鄭注凋官大宰曰：「宰、主也、」宰冢聲相近、故謂宰爲冢。」「尸、職、主也；尸、冢也；」其義上下相承。漢書揚雄傳：「胥靡爲宰、寂莫爲尸、」尸也、宰也、皆主也。」

冢寮爲官者、冢、宰也、公羊傳曰：「宰、官也。」冢或作采、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馮注亦曰：「采、官也。」此冢之所以訓官也。寮、與僚同、左傳「同官爲僚」、「大雅「及爾同僚、」皆謂官也。

績緒、采、業、服、宜、貫、公、事也。

事、說文云：「職也；」樂記注云：「爲也。」

績者、堯典「庶績咸熙、」國語「軍無敗績、」績、即事也。業者、湯

文信云：「君子進德修業、」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業、即事也。公爲功之借字；河澗云：「國功曰功、」穀梁傳云：「功、事也。」借爲公、則如詩之「夙夜在公、」「瞻睪奏公、」傳皆訓爲事。述聞云：「功、績、業、皆事之已成者、故績業公爲事。」

緒、上文訓業、是與績業同意；天官宮正云：「稽其功緒、」詩云：「績禹之緒、」亦已成之事也。

采者、書云：「載采采、」史記夏紀作「始事事」；逸周書克殷篇云：「召公奭贊采、」孔晁注亦云：「采、事也。」

服者、詩「亦服爾耕、」鄭箋訓事、此動詞也。祭統「纂乃祖服、」鄭注云：「服、事也、」此名詞。

宜者、述聞云：「月令『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宜者事也。淮南本經篇云：『包裹風俗、酌斟萬殊、旁薄衆宜、』衆宜、謂衆事也。」

貫者、職方氏「使同貫利」、鄭注云：「貫、事也。」郝氏云：「貫通作
宦、詩『三歲貫女』、漢石經詩作『宦女』、宦蓋與官同、官貫聲又通矣。」
下文云：「貫、習也、」習、亦事也。

永、羨、引、延、融、駿、長也。

說文云：「長、久遠也、」此長字之本義。引伸爲滋長長幼及盈餘之義、
皆假借也。說文敍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永、羨、說文並云：「水長也、」引伸爲凡長之稱。前以永爲遠、此云長
、其義同。羨通養、夏小正云：「時有養日、時有養夜、」養即羨也。文選注
引韓詩作漾、乃羨之譌字。

引、說文云：「開弓也、从弓丨、」从丨者段謂「引而上行之丨也。」延
、說文云：「長行也、从延、厂聲、」厂者、拙引之形。是引延二字、皆有引
長之義、故皆訓長。延从延、延者、說文云：「安步延延也、从廾止、」引而
復止、是陳列意、故前節訓延爲陳。

融、說文云：「炊氣上出，焮扇、蟲省聲。」訓長者、段以爲引伸義。洎澆通訓融爲續、續亦長也。又見下文駿字下。

駿、前節訓大、大長義近。方言云：「駿、融、延、長也。宋衛荆吳之間曰融。延、年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長。」

梁啓超云：「訓詁信三篇、所訓亦多用聲轉之字。如『永、羨、引、延、融、駿、長也、』除駿字外、餘盡雙聲。他如怡、懌、悅、愉、豫、之訓樂；展、謹、允、慎、寬、之訓誠；粵、于、爰、之訓曰；爰、粵、于、繇、之訓於；貉、謐、密、之訓靜；永、悠、遠、之訓遐；大抵皆同一發音、而語尾有若干之變化而已。」梁氏於說文轉注、亦主「聲轉。」其說曰：「以吾所臆斷、所謂『建類一首、』非形之類形之首、而聲之類聲之首也。建立一類之聲、以爲發音之首一母；凡衍此一首之聲者、雖收音有變異、然皆同意而相受；是謂轉注。例如建『𦏧』聲爲首、而綫、錢、錢、等、皆同意相受。建『八』類之聲爲一首、而分、平、北、別、辨、等、皆同意相受。然則凡諸聲之字、十

有九兼轉注矣。」其說聲轉既如此，故解釋爾雅多從音原以求字原。

喬、嵩、崇、高也。崇、充也。

說文云：「高、崇也、充、長也、高也。」是高崇義相貫，故並釋之。

喬、說文「高而曲也」；釋林云：「上句曰喬。」蓋喬从夭、夭者屈也。

故有曲義；然曰高而曲、曰上句、則皆曲之高者也，故訓爲高。釋山之嶠、左溥之喬如、皆喬之假字。

崇者、說文云：「山大而高、」故爾雅訓高、又訓爲充也。樂記鄭注云：

「崇、充也、」即用此訓。大雅「福祿來崇、」溥云：「崇、重也；」鄉風「

崇朝其雨、」溥曰：「崇、終也；」此皆音近假借。大雅「嶷高維嶷、」孔子

闕居引詩、嶷作嵩；韋注國語云：「古通用崇字；」獨段氏云：「嶷嵩皆崇之

異體、作嶷者、體之小異耳。」如段言、則爾雅之嵩、必爲淺人所增。孫星衍

謂爾雅多俗字、此殆爲俗字之一也。

犯、奢、裸、毅、剋、捷、功、肩、堪、勝也。

〔說文〕云：「勝、任也；」〔段注〕云：「凡能舉之、能克之、皆曰勝。」爾雅之勝、兼此二義。王引之謂「勝敗之勝、與勝任之勝、古皆讀若升。」

犯者、管子修靡篇云：「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不可勝、即不可犯也。是以漸九五「終莫之勝、」虞注訓勝爲陵、陵亦犯也。

奢者、西京賦「麗美奢乎許史、」薛綜注云：「被服過此二家、」呂覽高誘注云：「過、勝也；」故奢訓勝。

慄毅者、慄亦作果、左傳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果毅皆以剛勇之氣勝人、故訓勝。

勉、或作勉；然皆勉之譌寫。段氏謂以力制勝爲勉。捷者、說文云：「獵也；軍獲得也；」左氏傳之告捷獻捷、皆勝獲之義、故捷訓勝。功者、「以勞定國」也；鄭注大司馬「若師不功、」云「功、勝也、」此假名詞爲動詞之用。勉、捷、功、之爲勝、皆勝敗之勝。

肩者、有所負荷、力能勝之。左傳「鄭子駟請息肩於晉、」即息任也；詩

「佛時仔肩、」箋云：「仔肩、任也。」堪者、亦勝任之謂。左傳云：「君將不堪、」周語云：「下能堪其任、」堪即勝也。肩堪之爲勝、皆勝任之勝。

勝、肩、戡、劉、殺、克也。

上節云勝、本節言克、克即勝也；故郭注云：「轉相訓。」克字亦兼勝敗勝任二義。故左傳云：「鄭伯克段于鄆、」謂勝段于鄆、此勝敗之克。說文云：「克、肩也、」釋言亦云：「克、能也、」此勝任之義之克也。

克兼勝敗勝任二義、故勝肩俱訓克。內經眞言論「所謂得四時之勝者、」王疏注云：「四時皆所以剋殺而爲勝也、」此剋字當作克、謂制克也。前引詩「佛時仔肩、」鄭訓仔肩爲任；然說文云：「仔、克也、」是仔、肩、二字可連舉、亦可單用；皆勝任之義也。

戡者、上節訓堪爲勝、段氏謂「訓勝之字、以堪爲正；戡、殘、龕、皆假音爲之、」是爾雅之戡、乃堪之假字也。墨子非攻篇「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列子仲尼篇「堪秋蟬之翼、」堪者、勝也、克也。說文云：「戡、刺也

；戕、殺也」二字古通用、其本義爲刺殺；假用作堪、則爲勝爲克。逸周書際公解云：「維武王申大命、戕厥敵、」書有西伯戕黎、說文引書亦作戕、此皆克之義也。

劉殺爲克者、謂克而殺之也。郭引公羊傳云：「克之者何、殺之也；」穀梁傳亦云：「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鄭注書云：「克、殺也；」是克有殺之訓矣。劉、說文作鏹、云：「殺也、」君奭云：「咸劉厥敵；」謂克而殺之也。劉、漢書亦作賸。

劉、獮、斬、刺、殺也。

說文云：「殺、戮也；」大司寇及士冠禮釋文並云：「殺本作弑；」此殺戮之通稱。

劉義已見前。書之「無盡劉」、詩之「勝殷遏劉」、皆殺也。南人稱殺人爲戮、但寫作砍。北人稱殺人爲劉、猶用古義古字；俗用潛、則誤矣。

獮者、釋天云：「秋獵爲獮。」說文作獮、亦云「秋田」也。

斬、說文「斸也、从車斤、斬法、車裂也。」古用車裂、後用斧鉞。

刺、說文「直傷也。」郝謂「刺殺通名、亦猶殺弑古通用、」是也。許謂「君殺大夫刺；」公羊傳云：「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因以刺爲當其罪者、經典殊不爾。

臺、說文「孟、敦、劬、釗、茂、勗、勗也。」

說文云：「勉、勗也；」（從段）勗者、迫也；故爲勸勉義。俛、本俯字也、亦音免、故借爲勉；表記云：「俛焉日有孳孳、」是。

臺、阮元讀爲「臆鬱在臺」之臺、蓋臺勉一聲之轉。撲滅「勉勉我王、」滯子及韓詩外傳均引作「臺臺我王；」禮器鄭注國語章注並云：「臺臺、即勉也；」是字義俱通。

臆沒者、臆勉之假借。臆爲臆字、引伸之爲臆勉之義；此爲正字。攢雅作臆沒者、臆臆一聲之轉。字亦作臆；勉沒、亦聲轉也。詩云：「臆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論語云：「文莫吾猶人也、」樂摩論語駁曰

：「燕齊謂勉強爲文莫；」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交、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密勿也、文莫也、侔莫也、均勉勉之假字。郝氏云：「是皆古今方俗之語、音轉字變、而其義俱通」者、是也。

孟者、錢大昕云：「洛誥『汝乃是不饗』、釋文引馬融注『饗、勉也』」

孟讀爲養、故爲勉。經義述聞云：「明字亦讀若芒；盤庚曰：『明聽朕言、』

顧論曰：『爾尙明時朕言、』皆訓勉。有勳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謂勉勉也。養、明、孟、古並同聲、故其義亦同。」

敦、本或作惇；繼云：「敦善行而不怠、即勉也。」

勛訓勉、說文詩箋皆同。阮元謂「勛从冒聲、讀與目同。」

釗、方言云：「薄、勉也；秦晉曰釗、或曰薄、齊魯曰勛。」

茂、釋文云：「本或作懋。蓋茂乃懋之假借；」說文「懋、勉也、」文選

東京賦注引爾雅作「懋、勉也；」知古文爾雅必作懋、不作茂。懋亦省作忝。

勛者、說文「勉也、讀若舜繫韶。」

勗者、恹之假借；說文「恹、勉也。」
驚、務、昏、警、強也。

說文云：「彊、弓有力」引伸爲剛彊字；又云：「聘、迫也。」即勉聘字，今通用強；爾雅兼用二義。

驚者、救之假借。說文云：「救、彊也；爾雅訓驚爲強、乃剛彊之義。務、說文云：「趣也。」段注云：「趣者疾走、務者言其促疾於事。」曰促疾於事、即有勉意、故許書務篆、與聘勗同列；爾雅訓務爲強、此勉強之強也。

昏者、書盤庚「不昏作勞、孔疏引孫炎云：「昏、夙夜之勉、」此勉強之義也。段氏謂「昏字之氏、乃从氏省、」既从氏省、則不从民矣。文選泗水賦「何必昏於作勞、薛綜注云：「昏、勉也、」此一昏字昏、皆之譌。盤庚鄭注云：「昏讀爲散、散、勉也；」又釋文云：「昏、本或作散、音敏；」鄭訓散爲勉、陸音爲敏、音義是也。惟字作散、亦譌寫、宜作散、詳後散字解

。昏之本義、非勉强也；聲轉則義異。孫之訓強、鄭之訓勉、皆用雅訓也。

敢之爲強、亦勉强之義也。惟其字、宜从說文作𢇛。說文云：「𢇛、從段本；後同。」冒也；从支、昏聲；周書曰：「𢇛不畏死。」晉案許所云冒、即勛；說文用假字以釋篆文、嚮有此例。說文勛篆訓爲勉、今以勛說譬、則𢇛爲勛勉義無疑矣。許所引周書「𢇛不畏死」、孟子引作「閔不畏死」、傳云：「閔、勉也；」此亦可見爾雅之「敢、強也」、爲勉强之義之證。書立政篇云：「其在受德敢；」而說文恣篆下又云：「恣、強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德受恣、』讀若旻；」說文作恣者、段氏謂「所據古文不同、」是也。然則爾雅之敢、即說文之𢇛、𢇛爲正字、敢爲別體；或作閔、又作惑者、乃音假；作恣、以音義同、故通用也。說文又有敢、云：「彊也；」此剛強義之字、與訓勛勉之𢇛、異字異音。

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朕、余、躬、身也。台、朕、賚、界、卜、陽、予也。

此言我、身、予三字、義相貫通；而予又有付與之義也。

印者、大雅注云：「印盛于豆、」毛用釋詰文訓我。郭璞云：「印、猶媵、」說文云：「媵、女人自我也、」今山東北平農婦皆自稱老媵們；山西陽曲自稱俺們、俺媵聲近；此古語之猶存者歟。台爲我、多見于尚書。但如湯誓之「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是也。朕字、古爲尊卑通稱；秦以後始專用于君主。說文云：「替、曾也、」古稱朕、實替之假借；北方自呼、俗稱僭們、僭即替字也。甫余爲我者、禮注云：「余、予、古今字；」左傳疏引舍人云：「余、卑謙之身也、」因屬卑賤之詞、故用爲自稱。江淹禮「伯某甫、」鄭云：「甫、男子之美稱、」邵氏引之以爲已稱之證。此蓋已之稱甫在前、美稱之區別在後；亦猶「童牙」之轉爲吾、（雀鷗說）管子言吾子皆幼少之名、後世乃以吾子爲親愛之稱也。言者、邵氏云：「言爲發聲之詞、故即以爲自謂之稱、」以發聲爲已稱、及親暱之稱者、如自稱曰阿陽、稱昆弟之昆曰兄、亦其例也。郝氏云：「言與台、余、俱聲相轉、故其義同。」

朕、余、躬、又訓爲身者；郭注云：「今人亦自呼爲身、」是身爲自稱、自昔有之。左氏傳「小白余、」杜注云：「余、身也。」躬、說文作躬、與身字爲互訓。

台、朕、賚、昇、卜、陽、爲予者、台、朕、卜、陽、爲予我之予；賚、是付予之予；而昇兼二義；故合釋之。台朕本訓我、予即我也、故訓予。卜陽者、乃僕養之假字。檀弓「卜人師扶右、」鄭注曰：「卜當爲僕、」是古恒假卜爲僕也；養亦卑稱、宣十二年公羊傳云：「廝役扈養、」何休注謂爲炊烹之人；爾雅卜陽並舉、必皆爲古人之謙稱。俞樾說如此。賚、昇、訓予、郭注解爲賜予者、本篇上文云：「賚、昇、賜也、」是郭義所本。然昇亦有予義。晉案說文云：「自、鼻也、」許以鼻訓自、爾雅訓昇爲予、其義正同。昇鼻疊韻、故得通借。左氏襄二十三年經云：「邾昇我、」公羊及春秋繁露俱作「鼻我、」可證。爾雅之昇、即說文鼻之借字也。古人每用「鼻我」、「昇我」、「予我」爲名字；故公羊傳有「邾鼻我」、左氏傳有「邾昇我」、楚昭王之妹季

幸、字「畀我、」見注定四年傳；孔子弟子宰予、字「子我；」此皆歷歷可舉者。邠畀我楚畀我之稱畀我、猶之宰予之稱我；畀亦我也。然則爾雅之訓畀爲予、乃兼予我之予、非止賜予之予、明矣。

吾訓我者、趙惠四書箋義「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爲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俞樾推廣其義、亦云：』『越予沖人、不叩自恤。』『予、即我也；叩、即吾也；其語似複而實非複。』此言吾我予叩四字字義之不同也。胡適云：「如『吾我』二字、在論語檀弓時代、區別的很嚴。『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領格、但決不用在受格。『我』字專用在受格、但有時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都是例外。這種研究法、叫做『歷史的研究法。』清康熙皇帝遊江南時、有一天、他改了裝、獨自出門遊玩。他走到一條港口、看見一個小孩子、眼望着牆上寫的『此路不通』四個字。皇帝問他道：『你認得這幾個字嗎？』那小孩子答道：『第二個是『子路』的路字；第三個是『不亦

說乎」的不字；第四個是「天下之通喪」的通字；只有頭一個字、是我不會讀過。」問他讀過什麼書？他說讀過論語。皇帝心裏奇怪、回到行宮、翻開論語細看、果然沒有一個「此」字。其實何止這個「此」字、語言文字是時時變易的、時時演化的。故我們不可說「吾我」兩字用法、完全相同。只可說「吾我」兩字用法、在論語檀弓時代、是很有區別的；後來這種區別、在語言裏、漸漸消滅、故在文字裏、也往往隨便亂用了。」胡氏用「歷史的研究法」去研究「吾我」二字、其區別有時在用法、不在字義、異於諸說矣。日知錄云：「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一、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語言輕重之間、世代之別、從可知矣。」顧氏之言、亦係從歷史方面觀察。以是知研究文字、歷史之關係、必不可忽也。

肅、延、誘、薦、餞、普、賓、蓋、進也。羞、餞、迪、烝、進也。

說文云：「進、登也。」亦訓爲引也。前也。

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鄭注訓肅客爲進客。經典每借用宿速二字爲肅。

誘者、妄之或體；說文云：「妄、進善也。」經典誘義兼善惡言、故召南傳訓誘爲道；樂記鄭注訓引。誘與肅通用。

薦者、薦也、見上文「薦、陳也、」節。羞者、說文「羞、進獻也；从羊丑、羊、所進也、丑亦聲。」是薦爲進、乃進席進羊之引伸義也。庖人鄭注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此析言之耳；渾言則亦通用。

餽、爾雅舊注云：「甘之進也。」小雅巧言云：「亂是用餽。」晉者、易序卦云：「晉者進也。」

寅、詩六月訓進。釋名釋爲演、亦引進之義。通作賁、玉篇云：「賁、進也；」賁緣干進、即取義於此。

盞者、詩「上之盞臣、」逸周書：「朕盞臣大明爾德、」毛傳孔晁注並云：「盞、進也。」

：餞、說文「送去食也」；詩崧高云：「王餞于郾」亦進食物之義；此與薦羞之訓進、同意。

迪、說文「道也」，道兼道路引道二義；訓進者、道之引伸。詩「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或謂軸迪並從由聲、故義相通。

烝、說文「火氣上行」。詩「是烝是享」，「烝我鬻士」，傳並訓進、蓋取上升之意。書馬融注訓烝爲升、亦此意也。

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勸也。亮、介、尙、右也。左、右、亮也。

此就引導輔助之義之字、反覆互訓以明之也。導者、說文「導引也」；論語「道之以德」、鐵論作「教之以德」、是導教義通。勸者、說文「勸、助也」。勸爲勸之省、導引即所以輔助也、故導勸義相成；而導亦訓勸。右者、古佑字。古之ナ又爲人手、左右爲輔助之義；俗以左右爲ナ又字、故又造作佐佑以爲左右字矣。爾雅之左右、仍用本字也。易曰：「以左右民」、謂佐佑人

民也、此與爾雅同用本字也。亮者、書「惟時亮大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亮者相也；與勳右義同。詩「涼彼武王」、傳訓涼爲佐、釋文云：「涼、本作諒、」是涼諒與亮同聲、故義亦通。

詔、說文云：「告也、」玉篇云：「告也、教也、導也、」故郝氏謂「經典詔皆訓告。」制詔之名、獨斷云：「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之。」

亮者、邵氏云：「鄉飲酒禮『主人一相、』少宰饋食禮『以相從入、』皆言相導也。」相旣爲導矣、亮訓相、故亦爲導。

詔相訓勳者、郝氏云：「詔从召、口之助也；相从目、目之助也。」

左右訓勳者、說文「左、大相左也；」口部云：「右、助也、」又澗云：「右、手口相助也；」故皆訓勳。後世左作佐、右作佑、或作祐、侑、皆勳之義。導勳義相成、故曰：「左右、導也。」

介尙訓右者、詩言「介壽、」「介福、」之類、正義引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詩「肆皇天弗尙、」言不佑助也。左傳「不尙取之、」言不輔佑

而取之也。爾雅單言右者、郝氏云：「舉右以包左。」

左右訓亮者、邵氏云：「尚書大傳曰：『舜爲左右、』書序云：『周公爲

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亮訓爲相、故左右爲亮也。」

緝、熙、烈、顯、昭、暗、頰、光也。

說文云：「光、明也、从火在人上、」此光明義也。詩敬之傳光訓廣、皇

矣傳訓大者、說文光之古文作；廣从黃聲、黃从茨聲；庶亦从茨；左傳云：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故光又爲廣大也。光通梳。又與橫通、書「光被四

表、」漢王莽傳、後漢雀翹傳、皆作橫被。

緝熙者、詩「於緝熙、」國語引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熙

从火、光廣同音、左傳釋光、有光遠意、故國語亦以廣釋熙。文王纘云：「緝

熙、光明也；」敬之箋與纘同。

顯者、蟲之假借、說文「蠡、从日中視絲、」乃明察微妙之意。

昭暗者、說文「昭、日明也、暗、日出兒、」皆光明之義。郝云：「昭通

作炤、照；暗、通作昊顛。「皓作暗者、嚴氏以爲俗字。

頰、說文「火光。」頰通炯耿。

勑、鞏、堅、篤、篤、擊、虔、膠、固也。

說文云：「固、四塞也。」通作故、禮哀公問注云：「固、猶故也；」論

語「固天縱之、」王充論衡引作故。又通錮、見文選求通親親表注李善說。

勑者、碯之假音。說文「碯、石堅也；」故引伸爲凡堅固之義。本篇云：

「勑、固也、」釋言云：「碯、鞏也；」此用借字、彼用本字也。

鞏、說文「以韋束也、」引伸義爲鞏固。革初九云：「鞏用黃牛之吉、」

王弼注以鞏爲固、此與卦名相反而義相成。平準書「欲擅管山海之貨、」注以

管訓固；蓋固、管、鞏、一聲之轉。

擊、說文「王剛也、从毌土、」引伸之爲固。擊、說文云：「固也、从手

敬聲、」以手持之固也。二字皆从毌、而皆訓固。下文云：「擊、厚也、」厚

、固、義相成、與篤同意。俗用慳吝字、本當作績。或借擊爲鞏、史記「肉袒

擊羊、堅即左傳之牽羊也。公羊定十四年經「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釋文「堅本作擊」此以義同、故通用。

篤者、管之假借字。說文「管、聃也、讀若篤」段謂「管、篤古今字。」又竺、象下云：「竺、聃也；」竺與管音義同、故經典亦通用。自篤之假借字行、而管、竺皆廢。凡厚者必固、故篤訓固。

虔者、詩「虔共爾位、」有虔秉鉞、傳立用雅訓。

膠、說文「呢也。」凡親昵者其情必固、故訓固。詩「德音孔膠、」即謂德義孔固也。

疇、孰、誰也。

疇、說文「口部云：「疇、誰也；疇、古文疇。」（用段說。）田部疇篆云：「疇、疇或省。」是古疇誰字、本作疇；田疇字、作疇、亦作疇矣。經典每借訓、諱、黷、爲疇誰之疇。

崑崙、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禕、懿、樂、美也。

說文云：「美、甘也；从羊大；美與善同意。」周禮大司徒作「媡」、詩作「媡」。

媡、他經多未見。泮冰「蒸蒸皇皇」、箋云：「皇皇、當作媡媡、媡媡猶往往也；」禮少儀「祭祀之美、濟濟皇皇」、鄭注云：「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經典所用皇皇、即爾雅之媡媡、媡媡爲正字、皇皇爲假借。泮冰之皇皇、毛訓美、少儀又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是皇皇爲美矣。皇皇爲美、媡媡亦爲美也。說文「媡、光美也」、白虎通云：「皇者、美也、大也、」是媡皇單舉、亦美也。媡借用媡、皇借用黃、義亦爲美；廣韻云：「旺、美光、」呂覽功名篇「黃、美也」、是其證。

貌、說文作媡、云：「美也。」重言之、亦美也。詩「旣成藐藐」、傳云：「藐藐、美也。」傳云：「藐藐、美也。」郝氏云：「藐通作眇、又轉爲岬。」

：穆穆、少儀以爲言語之美；詩「穆穆厥聲」、箋亦云：「美也。」郝氏云：

：「穆義與茂同；穆茂、一聲之轉。」

禕者、舍人以爲心之美。文選東京賦「侯其而禕」、薛注訓美。嚴元熙以爲禕乃禕之譌、禕即徽字、故訓美也。

鑠者、方言「好目爲之順；黷瞳之子、宋衛韓鄭之間曰鑠。」郝氏因謂「鑠者目之美、目好流光鑠鑠也。」然周頌云：「於鑠王師」、李斯傳云：「鑠金百鎰」、毛傳索隱皆訓鑠爲美、則非目美之專稱也。鑠通樂。

諧、輯、協、和也。關關、嘒嘒、音聲和也。颯、變、和也。

此言和協之義、兼明音聲之和也。說文云：「味、相應也、从口、禾聲。蘇、調也、从侖、和聲、讀與豚同。盃、調味也、从皿、禾聲。」許以唱和爲味、聲調曰蘇、味調曰盃；經典用和字、兼該衆義、而蘇盃都廢。淮南說山之高、文選覽古詩之瑤、各注以爲卽和字。

諧、說文作鱗、云：「樂鱗也。」此本字。輯、說文「車輿也」、爾雅訓和、段氏以爲引伸義。晉案說文以協爲同衆之和。輯既爲車輿、輿之引伸義爲

衆、則輯亦爲同衆之和。輯通揖、緝、戠、集、習。

關關雉鳴、鵲鵲鳴雁、皆鳥聲之和。但囉囉亦泛用、不盡屬鳥。囉囉、本鳥名；說文作雝、隸變爲雍。

臨、說文「同思之繇也、从荔思。」蓋荔爲同力、故協从荔十、臨从荔思會意。

從、申、神、加、禰、崇、重也。

說文云：「重、厚也；緼、增益也；」重緼本爲二字。自借重爲緼、而緼乃廢。爾雅之重、兼厚重增益二義。玉篇「重、不輕、」廣雅云：「重、再也。」此本爾雅之義分釋之也。

從、說文「隨行也、」隨行爲追陪之義、玉篇訓重爲陪、故從爲重。此增益之重也。

申、古引伸字。引伸有增益意、故「福祿申之、」「自天申之、」「溥皆訓重。神者、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又云：「申、神也。」許以引訓

神、以神訓申、是神申同義；故風俗通義亦曰：「神者、申也。」此申神皆爲增益之重也。

彌、說文「輔也。」彌从弔、說文「弔、彊也、鍾也、」段注云：「重弓者彊之意也、鍾疊之意也。」左傳云：「輔車相依、」詩云：「交韞二弓、」皆有重疊之義。故爾雅訓彌爲重、乃增益之重也。

崇、上文云：「高也、充也、」高而充大、亦重之意。故詩「福祿來崇、」
「維王其崇之、」傳箋皆訓厚。此厚重之厚也。

穀、悉、泯、忽、滅、罄、空、畢、讎、殲、拔、殄、盡也。

說文云：「盡、器中空也；」引伸爲虛空、窮盡、盡然之義。

穀、史記李斯列傳「不穀於此、」索隱訓盡；或借用穀穀爲穀。

泯者、李巡云：「沒之盡。」詩「靡國不泯、」左傳「是大泯曹也、」皆滅沒意。郝氏云：「泯、滅、沒、俱一聲之轉。」

忽者、大雅云：「是絕是忽、」傳訓忽爲滅。郝氏云：「左傳「其亡也忽焉

、』不祀忽諸、』是忽爲猝暴之盡也。」

罄罄者、說文云：「罄、器中空也；罄、器中盡也。」孫炎云：「罄、竭之盡；」郭引江東方語呼厭極爲罄。罄磬古多相假通用。罄作罄者誤。

畢爲戰之假借、說文「戰、盡也。」經典多承用畢。

殲殄者、說文云：「殲、微盡也；殄、盡也。」許謂殲爲微盡者、即纖細而盡之、與舍人所云：「衆之盡、」其意正同。殲、公羊傳作殲、音假也。殄或作填殄。

拔者、晉案拔即撥字。詩蕩「本實先撥、」鄧箋云：「撥、猶絕也、」廣雅釋詁云：「撥、絕也、除也、」除絕即盡之義。此與泯爲沒之盡同意。說文云：「城、一城土、从土、戠聲；」考工記云：「二耜之土爲伐；」周語云：「王耕一撥。」其文雖互異、然段注茂象則云：「撥即考工記之伐、國語之撥、說文土部之城、實一字。」是從發聲戠聲之字、古本相通也。

苞、蕪、茂、豐也。

說文云：「豐、豆之豐滿也。」引伸爲凡大之義。

苞者、孫炎以爲物叢生曰苞；生民箋云：「豐苞、亦茂也；」是苞爲叢生之茂。說文訓苞爲草、字通苞。

蕪者、蕪之假音、說文「蕪、豐也、从林爽、商書曰：庶草繁蕪、」此本字。隸變爲無、乃借爲有無字。蕃蕪、今本尙書作蕃廡、蕪、廡、皆借用字。

茂、說文「草豐盛。」郝氏云：「苞、茂、疊韻；茂與蕪亦一聲之轉。茂通作戊、戰國策有甘茂、說苑雜言篇作甘戊。」

萃、歛、屈、收、戢、蒐、蒐、蒐、鳩、樓、聚也。

說文云：「聚、會也、」方言云：「萃、雜集也、東齊曰聚、」是聚爲集會之義。易萃卦釋文云：「聚、荀本作取；」鄭注樂記云：「聚或爲最、」說文云：「叢、聚也；」其字義相通者、郝氏云：「聚、最、叢、並取聲、三字俱聲轉義同也。」

鞞、即鞞字。鞞訓聚者、漢書律歷志云：「秋、鞞也、物鞞歛乃成熟；」

說文據之以釋羣彘云：「羣、收束也、讀若酉、或从秋手；」鄭氏據之以釋鄉飲酒禮云：「羣、歛也。」曰收束、曰歛、皆聚之義也。羣通道、說文引詩「百祿是羣」、商頌作道、或借愁爲羣；亦通會。

屈收者、詩「屈此羣醜」、毛韓並云：「屈、收也；」「我其收之」、毛傳云：「收、聚也；」是屈收皆爲聚之義。

戢、說文「藏兵也。」藏亦聚歛之意、故黨鑑箋訓戢爲歛、桑扈傳訓爲聚。通作輯、集、揖。

蒐者、郝氏云：「接之假借。」說文云：「接、衆意也、一曰求也、詩、東矢其接。」今隸作搜。郝氏謂「度、接、蒐、古俱通用；以聲義求之、則蒐狩之蒐、接爲正體、度蒐爲假音。」接又通作獲、見禮祭義。

衷者、釋文「衷、古字作褻、古侯反、字、本或作掙。」案作掙是也。玉篇引說文云：「掙、引聚也；」說文引詩「原隰掙矣」、傳訓聚；毛許皆用攤義、其字皆作掙也。作褻者、郝氏云：「掙褻一聲之轉。」今本爾雅及毛詩作

衷、據陸氏說、則爲褻之今字耳。揅又或作抱、見說文。亦作摶、見玉篇所引易語。

鳩者、句之假借；說文云：「句、聚也。」左傳「五鳩鳩民」、杜訓聚；「敢使魯無鳩乎」、杜訓集、集亦聚也。

摶、說文云：「曳聚也、」曳聚爲摶、與引聚爲揅同義。玉篇引詩「弗曳弗摶」、摶即曳也、互文耳。孟子「摶諸侯以伐諸侯」、王引之以爲即聚諸侯。郭璞云：「摶、猶今言拘摶、聚也、」者、郝氏云：「當時方言以拘摶爲聚、猶今俗語以牢摶爲聚也。後漢書董卓傳云：『剽虜資物、謂之搜牢、』案搜牢、今語轉爲牢摶；牢摶猶摶蒐、皆歛聚之意。方言「摶、略、求也；就室曰摶；於道曰略。略、取強也。』然則方言之摶略、即漢書之搜牢、又即爾雅之蒐摶矣。摶、牢、略、俱一聲之轉。」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蹇、駿、肅、亟、遄、速也。

此明疾速之義之相貫也。

肅者、淮南本經訓云：「肅而不悖、」高注「肅、急也。」小星「肅肅宵征、」傳云：「肅肅、疾貌、」肅通夙、夙亦疾意。又通速、見特牲饋食禮注。

齊者、齋之借字。說文「齋、炊舖疾也；」引申爲疾速義。離騷「反信讒而齋怒、」王逸云：「疾也、」此用本字。大戴禮五帝德云：「幼而慧齊、」左傳衛太叔疾、字齊、皆假借字也。說苑敬慎篇借資爲之。

亟、說文「敏疾也、」詩「亟其乘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皆疾速也。少儀「亟見曰朝夕、」鄭注訓亟爲數、數亦疾意。詩多假棘爲亟；檀弓則假革爲之。作極者、段氏以爲誤字。

屨爲婁之俗字、釋言「婁、亟也、」此爲本字。荀子儒效云：「未能僂指也、」楊倞注訓僂爲疾、此又借僂爲婁也。

寔訓速者、說文「寔、居之速也；」舍人以爲「意之速、」乃引伸義。釋文云：「寔、本或作寔、同；」案說文寔篆云：「寔、疾也；」寔、寔、聲義同、

故通用。易「朋盍簪」、「王肅以簪爲筵」。

駁爲遂之假借。說文「遂、復也」、「復篆下以往復訓復；往復即屢數也，故遂有疾速之義。禮大傳、「遂奔走」、「鄭注云：「遂、疾也，」此即依據爾雅以立義。

壑、隄、隄、徵、隄、溝、虛也。

古空虛、丘墟字皆作虛；後世乃增土爲墟。爾雅之虛、乃空虛義、非丘墟也。

壑、釋文「本作獻、同；」說文「獻、溝也、壑、或从土、」是壑爲獻之或體。溝壑爲空虛之地、故引伸爲虛義。

隄、隄、學用、不見經典、鄭樵謂衍一字。說文以隄訓壑、則壑亦溝壑也。莊子天運篇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坑者、隄之俗體。史記孫臏傳云：「批亢擣虛、」亢即隄、乃空虛之地也、故訓虛。

滕者、易咸云：「滕口說也、」釋文「達也。」達與虛義相成、挾成見者

不可以口說達也。故鄭樵云：「咸以虛受。」

徵者、澂之假借字。易損「徵忿」、段氏以徵爲澂之假字。案說文云：「澂、清也。淪、澂曰：『河水清而淪漪。』一曰沒也。」是古清淪字亦訓爲沒。詩之「曷其沒矣」、魯論之「沒階」、毛傳孔疏均以沒爲盡；盡則虛矣。此爾雅所以訓徵爲虛也。鄭氏易注云：「徵、清也、」蓋亦讀爲澂矣。

隍、說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衆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隍、城下坑。」是隍與壑旣、同爲空虛之所也。

濂者、說文「濂、水之虛也；」故引伸爲凡虛之義。續之初筮云：「酌彼康爵、」箋訓康爲虛、乃濂之省文也。

黎、庶、烝、多、醜、師、旅、眾也。洋、觀、衷、眾、那、多也。

眾文云：「眾、多也、从叀目、眾意。多、纏也、从纏夕、夕者、相繹也。」是眾多義同、故二字互訓。國語云：「人三爲眾；」易雜卦云：「大有、眾也；」亦足證眾多之義相同也。輯氏謂眾通終；終亦眾也。

黎庶爲眾者、民之眾也。周稱黎民、秦稱黔首、說文以黎訓黔。郝氏云：「黎民起於堯典、非起於周、民不皆黑色。」詩云：「民靡有黎、」毛傳云：「黎、齊也、」是黎民者、齊民之謂、即漢書如淳注所謂「等、」說文段注所謂「不齊而齊、」皆眾意也。古碑黎字、或借用荔、犁。俗作黎。庶、說文「屋下眾也、从广艹。」艹、乃古文光字、光者廣也、故有眾意。

烝者、詩云：「天生烝民、」即眾民也。深經音義引爾雅作蒸。

醜者、儔也、類也。類有眾義、與齊等之爲眾、同意。郝氏云：「通作媿。」

師旅爲眾者、人之眾也。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巾、从自、自四巾、眾意也。」師之从自、與官之从自同意；一謂人眾、一謂事眾也。說文「旅、軍之五百人、从夊、从从、从、俱也。」俱亦眾也。

洋者、匡謬正俗云：「山東俗謂眾爲洋、」即其義。郝氏云：「頤人傳『洋洋、盛大也、』衡門傳『洋洋、廣大也、』廣、盛、大、俱與多義近。」晉

案今長江南北、謂辭之夸大者、曰洋語；亦多之義也。洋轉爲蠅；又轉爲油。

觀者、郭氏引詩「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

稟、當作掙。前訓聚、聚則必多。

那者、郝氏云：「詩『受福不那』、『猗與那與』、傳並云：『那、多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即音那、阿難即阿那；俗加女旁作婀娜矣。」

難難那古皆通用。廣雅云：「芻、多也、芻、蓋那之或體。」案說文無芻字

、爾雅釋文云：「那、本或作芻。」

流、差、東、擇也。

流、本篇訓擇、釋言訓求、蓋擇而求之；郝氏所謂「二義相成」者是也。

詩「左右流之」、「左右芼之」、傳訓流爲求、訓芼爲擇、其義同。

差者、詩之「穀旦于差」、「既差我焉」、傳箋並訓擇。

東、說文「分別簡之也、从東、八、八、分別也。」與雅訓同。凡經傳簡練

、簡擇、揀選字、均東之假借。

戰、慄、震、驚、慙、竦、恐、懼、懼也。

懼字、兼惶駭、敬畏二義。

戰慄者、廣雅訓戰爲憚；法言李軌注訓悸。戰通顛、廣韻云：「顛、四支寒動、」故戰爲懼也。慄爲栗之俗寫、栗本木名、假爲戰栗字。說文引徐邈說云：「木至西方戰栗。」戰栗二字多連用。

震驚者、雷之疾者爲霆爲震、馬駭爲驚。引伸之、凡動謂之震、凡駭謂之驚、故皆爲懼。湯之震卦、大雅江漢、震驚二字亦連言。

慙竦爲懼者、敬畏之懼也。說文「慙、敬也、从心、難聲；竦、敬也、从立从束、自申束也；」皆敬慎義也。唯詩長發云：「不慙不竦、」傳訓慙爲恐；後漢書張綱傳「京師震竦、」震竦並用、則二字亦假用爲驚恐之義矣。

懼、說文「懼也、从心、習聲、讀若疊。」錢大昕謂「漢人言讀若者、不但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周頌時邁云：「莫不震疊、」震疊、即震懼、此錢氏所謂字通也。

名。

劬勞訓病者、鄭注禮內則云：「劬、勞也、」是二字義同。淮南精神篇「好憎者使入之心勞、」高注「勞、病也；」詩凱風及鴻雁傳並云：「劬勞、疾苦也。」

咎者、鹽鐵論云：「猶食毒肉、揄飽而罹其咎也、」即爲罹其病。說文「咎、災也；」古人多以病爲災、公羊傳云：「大災者何、大瘠也、」即其義。郝氏謂「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

頽、說文「頽頽也。」許書無頽篆而有醺、大徐增頽、段以爲非。錢大昕謂「醺當是正字、」然則玉篇引楚辭云：「顏色醺頽、」皆本字矣。左傳有蕉萃、楚辭漁父作憔悴、或作焦萃。

瘧、說文亦云：「病也。」釋文謂「瘧亦作勳；」勳、即勩也、楚語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勩民以自封也、」王引之以爲「勩民、即病民。」瘵者、詩「胡俾我瘵、」「交相爲瘵、」傳並用雅義、訓爲病。說文「瘵

、病瘳；」與爾雅異者、段氏云：「渾言之、謂瘳而尙病、許則析言之、謂雖病而瘳也。」凡訓勝、訓賢之愈、皆引伸爲瘳、愈即瘳字。

鏢、經典多作矜。漢書和帝紀「朕瘳寤恫矜」、李賢注「矜、病也。」又作瘳、書「厥終智藏矜在」、正義引鄭注亦訓瘳爲病。郝氏謂「瘳字、字書所無；玉篇讀韻有瘳字、疑瘳瘳形近而譌。」

戮者、郭注「戮辱、亦可恥病也。」邵氏引秋官鄭注「戮、猶辱也、」左傳「國君不可戮也、」以申其說、是也。

瘳者、鼠之假借。小雅雨無正「鼠思泣血、」箋訓鼠爲憂；憂即病也。淮南說山篇「狸頭愈鼠、」中山經「脫扈之山、有草名植楮、可以已鼠、」郝氏以爲即鼠創病。

癱者、攀之俗字；釋文謂「郭作拘攀、」案經音義引爾雅亦作攀。素問痿論云：「筋急拘攀、發爲筋痿、」是其義。

瘳者、下節「惺、憂也、」之惺之俗體。說文「惺、一曰病也、」詩「悠

悠我里、傳訓里爲病、乃假里爲悞也。

痒、說文「瘍也。」鄭注周禮云：「身傷曰痒。」今以痒爲癢、段云：「非也、癢之正字爲蚌。」

疵、孫炎云：「滯之病也。」說文「病不翅也；詩無將大車白澤傳皆云：「疵、病也。」小雅「俾我祇也、易云：「元祇悔、則借祇爲疵也。」

疵、說文亦云：「病也。」大誥「知我國有疵、禮運「是爲疵國、皆爲病。檀弓作訾、漢書作訾、假訾爲疵也。說文有痒字、訓瑕、義近疵、故通用。

閱者、儒行鄭注用爾雅文訓病。或作慙、潛、愔、瘖、瘖。俗作憫。

逐者、疔之假借。玉篇「疔、心腹疾也；說文以疔爲小腹疾、小乃心之誤字。小雅「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毛傳以擣爲心疾；釋文「擣、韓詩作疔、義同；此疔爲心疾之證。王引之云：「疔、曹憲音胃、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音胃、文選西都賦「六師發逐、班固傳逐作胃、是逐字古有

宵音、故與疢通。」王說是也。俞樾引頤六四、「其欲逐逐、」虞翻注曰：「逐逐、心煩貌。」疢假爲逐、疢爲心疾、故逐逐爲心煩、其義相通也。

疚者、交之俗字。詩雲漢釋文「疚、本或作交；」說文「交、貧病也、」引詩箋在交。是詩之「勞勞在疚、」憂心恐疚、皆宜作交。

瘳者、詩「使我心瘳、」亦孔之瘳；傳並訓病；鄭箋以爲困病。晉案爾雅釋文云：「瘳、音昧、一音晦；」今揚通人稱病爲災瘳、正讀晦音。詩十月之交釋文云：「瘳、本又作悔、」郝謂「瘳、有悔音、故亦通悔。」

瘳者、左傳昭十九年孔疏引賈逵云：「小瘳曰瘳；」廣韻作瘳、亦云：「小瘳病、」詩毛傳、國語韋注用雅訓、乃渾言也。

痲、說文「風病也；」靈樞「痲之爲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此即許所謂風病。詩「百卉俱腓、」腓即痲。

瘰者、說文瘰之或體。大雅「下民卒瘵、」傳訓瘵爲病；禮緇衣「章善瘵惡、」鄭注亦訓瘵爲病。素問瘵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名曰瘵瘵、」王疏

注「瘰者、熱也、」此爲瘰之本訓。素問舉痛云：「熱留於小腸、腸中痛、瘰熱消渴、」亦以瘰爲熱也。瘰與疽異字異義、郝氏混而一之、未審；但亦不自郝始、自郭注山海經、顏注漢書、已不了了。

瘰、癩、郭注「今江東呼病曰瘰、東齊曰癩。」說文「瘰瘰瘰瘰字、並云：「病也。」

瘰者、玉藻云：「親瘰、色容不盛、」鄭注訓瘰爲病。臧氏琳曰：「公羊傳莊二十年云：『大災者何、大瘠也、』釋文云：『瘠本或作瘰、』本作漬、」是瘰與瘠、漬通矣；說文瘠訓臍、漬訓漚、而無瘰、究以何字爲正字、不可知也。

恙、寫、惺、盱、絲、慘、恤、懼、憂也。

憂、應作寫。說文云：「寫、愁也、从心頁、寫心形於顏面、故从頁。」

恙、說文亦訓憂。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問之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即以恙爲憂也。詩亦用養爲恙。

寫者、獠之假字。方言「獠、驚也。宋衛南楚凡相驚、曰獠、」驚即憂矣。說文「南楚謂相驚曰獠、讀若憇；」履九四云：「憇憇終吉、」釋文引子夏傳曰：「憇憇、恐懼貌；」此九足爲獠訓憂懼之證。俞樾說如此。邵氏引方言「凡言相憇愛謂之噴、或謂之無寫、」謂「無寫、猶言無恙；」馬瑞辰引管子白心篇「臥名利者寫生危、」謂「寫當訓憂；」此寫之徑訓爲憂也。

憇者、里之譌；里盱者、憇慙之假借也。說文云：「憇、楚穎之間謂憇曰憇。慙、慙也、讀若盱。」說文用本文、爾雅用假字、其義皆同。詩「云如何里、」鄭箋訓憂、此假里爲憇也。卷耳「云何盱矣、」傳訓盱爲憂、何人斯云：「云何其盱、」此假盱爲慙也。說文憇、慙、二字相次、必其字本有憂憇之義。爾雅亦以里盱二字連舉、是必不與上節「瘡、病也、」之意相涉。邵、二氏以「瘡、病也、」、「慙、憂也、」二句混釋之、未是。

憇者、憇之假借；釋訓篇作憇、是本字。搖亦借爲憇。

慘者、慙之譌字、詩北山釋文「慘亦作慙、」可證。說文「慙、愁不安也

、从心、彙聲、詩曰：念子操操。」許所引詩、小雅白華文、今詩亦如此作。
詩正月之「憂心慘慘」、「北山之」或慘慘劬勞、「抑之」我心慘慘、「毛鄭詩考正」以為皆操操之譌。然則本篇之「慘」及釋訓之「慘慘、慍也」、「並應易為操。」
植者、孫炎云：「救之憂也。」說文植亦訓憂。又有郵、音義同、古多通用。

罹者、詩「逢此百罹」、「無父母貽罹」、「傳箋皆訓憂。又通離。
倫、勤、邛、救、勤、愉、庸、痺、勞也。

此與下「勤也」節、皆述勤勞之義也。周公諡法解云：「勞、勩也、勤、勞也、」勩者、用力甚而勞苦也。由勞苦義、引伸為慰勞功勞之勞。勞字兼此三義。許以勞訓勤、此為勤苦之義、段云：「慰其勤亦曰勤；」是勤亦兼二義。
。濼詰「周公咸勤」、「傳云：「周公皆勞勉五服人、」此慰其勤之勤也。勞苦、勤苦、為勞動二字之本義；慰勞、功勞、之勞、慰其勤之勤、則為勞動二字之假借義、爾雅二節、皆分釋之。

倫者、述聞云：「倫與熏通、淮南精神篇曰：『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是熏爲勞苦之勞也。倫又與勳通、祭統曰：『周公勳勞於天下、』是勳爲功勞之勞也。」王氏以倫與熏勳、聲近通用、故訓勞。

勤、說文「勞也」、孫炎云：「習事之勞也。」段氏謂「凡物久用而勞敝曰勤；蘇州謂衣久著曰勤著。」邵氏謂勤通肄、郝氏謂通肆。

邛者、禮緇衣云：「維王之邛、」鄭注訓勞、與爾雅同。小旻傳訓邛爲病者、郝謂「與劬同意、劬訓爲勞、劬勞又訓病、」是也。

敕、當爲勑字、述聞云：「經傳中約敕之敕、通作勑、故勞勑之勑、誤作敕、」是也。衆經音義十二引爾雅云：「來、勞也、」今本爾雅無此語。說文「勑、勞勑也、从力、來聲；」是勞苦之來、本如說文作勑、故王氏以爲「勑誤作敕；」經典用勑、多借用來、故釋氏所引、即作「來、勞也；」此皎然可辨者也。又見下「來、勤也、」節。

愉者、窟之譌字。郭注云：「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窟、同。」衆經音

儀引爾雅云：「窳、勞也。」凡七見，則古本爾雅作窳、可明證也。窳者、史記貨殖列傳「皆窳偷生」、「枚乘七發」手足惰窳、「此皆惰窳之意、以勞苦者、必惰窳也。」說文「窳、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以弱本而負多瓜、其勞甚矣。窳之从窳、亦有勞意：故爾雅曰：「窳、勞也。」郝氏以上文云：「瘵瘵、病也、」此云：「瘵瘵、勞也、」以爲「病勞二義相涉、俱通；」王引之更併疇勤瘵瘵四字、而皆如此解。不知瘵字本訓病、而瘵字則訓病瘵、其有病之義者、由病瘵之義引伸而得之；故瘵可訓病、亦可訓勞、而瘵則祇可以訓爲病、不可訓爲勞也。然則郝謂瘵爲瘵之假音、王謂瘵之言瘵者、皆不必然矣。

庸爲勞者、詩「我生之初尙無庸、」鄭訓庸爲勞。晉語「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注云：「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是勤兼勞苦慰勞之義、倫庸二字、皆兼勞苦功勞二義。

瘵、前訓病、茲復訓勞者、此與劬勞字訓病同意。邵氏引詩「單厥心、」

謂輝通單。郝氏據詩「哀我憚人」、「我心憚暑」、「傳並訓憚爲勞、以爲輝通憚。是勸、邛、窳、輝之爲勞、皆勞苦之勞也。

勞、來、強、事、謂、翦、蟻、勤也。

勞、來、訓勤者、勤有勞苦、慰勉二義；勞來二字、亦兼此二義。勞苦義已見上節；又如江漢「來句來宣」、鄭箋云：「來、勤也、」亦來爲勞苦之義。添文公篇「勞之來之」、漢書宣帝紀「勞來不怠」、汪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力來勸勉之、」此勞來爲慰勉之勤之義也。

強、應作勞、勉、即勤之義也。郝氏云：「勸勉之者、所以作其勤、考工記辭人云：「強飲強食、」此強訓勤之意。」

事訓勤者、邵氏云：「淮南子云：「事而身勿伐、」事、猶勞也。」郝氏云：「儒行「先勞而後祿、」鄉注云：「勞、猶事也；」勞訓事、則事亦訓勤矣。」然則事爲勤者、乃事其事之勤也、故王引之云：「強、事、謂、皆勤勞之勤。」晉案小爾雅云：「事、力也；」漢書河馬遷傳「力誦聖德、」顏師古

注云：「力、勤也。」書之「服田力穡」、「勤於穡也」、漢書之「孝弟力田」、「勤於田也。力既訓勤、孔氏以力訓事、則事亦爲勤矣。」

謂訓勤、郭氏引「迨其謂之」、「此標有梅文。邵氏引濕綵「遐不謂矣」、「郝氏引北門「謂之何哉」、「鄭箋並訓謂爲勤、此皆本之爾雅也。述聞引呂氏春秋開春篇「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以爲「即諸侯皆來勤周、」是謂之爲勤、亦勤勞之勤也。」

翦者、錢大昕云：「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邵氏據玉藻鄭注：「踐當爲翦、」及史記集解引服虔說：「踐、翦也、」以爲踐翦通用之證；左氏文元年傳「踐修舊好」、「士相見禮「不足以踐禮、」此皆言勤也。案曲禮「疑而筮之、則勿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踐、亦勤也。禮注云：「踐讀曰善、」正義因謂「卜得吉而行事必善、」失其義。

簪爲勤者、錢大昕云：「古文簪从習、習有勤義。」案月令「鷹乃學習；」說文「習、數飛也、」數飛者、勤之義也、故錢氏如此云。簪之爲勤、取義

於習、與勤之爲勞同意；詩「莫知我勤」、左氏昭十六年傳作肄、正義引李巡云：「肄、習事之勞。」肄爲習事之勞、則藝爲習事之勤也。

悠、傷、憂、思也。

說文云：「慮、睿也、从心从囟。」古之作字、囟从囟、細以囟爲聲、慮从思、以腦爲智慮之所從出也。派要精微論曰：「頭者精明之府、」五藏別論曰：「腦、名曰奇恒之府、」所以著其別於百體也。囟从心者、瀕會曰：「自囟至心、如絲相貫不絕。」此思之本義也。本節思字、釋文云：「司嗣反；」郭云：「皆感思也。」王引之引爾雅無正「鼠思泣血、」樂記「亡國之音哀以思、」以謂「皆是思字。」

悠傷訓思者、說文「悠、憂也。」故小雅「悠悠我思、」傳訓憂；釋訓亦云：「悠悠、洋洋、思也。」傷爲撫之假借、說文「撫、憂也。」經典以傷代撫。

懷、惟、慮、願、念、怒、思也。

此思念之思。方言云：「懷、怒、惟、慮、願、念、思也。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欲思也；念、常思也；」說文與方言略同。怒、說文「一曰憂也；」詩如墳傳箋皆訓思。說文協黎云：「憊、憂貌、讀與怒同；」是怒與憊通用。

祿、祉、履、戩、祓、禴、祐、福也。

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案福備雙聲、故說文亦云：「福、備也。」

祿爲福、詩傳皆用其義。段氏以爲：「此古義、鄭既醉箋始爲分別之辭。」履者、詩樛木「福履綏之」、傳訓履爲祿。祿、即福也。

戩者、詩天保「俾爾戩穀」、毛傳訓福。方言云：「福祿謂之祓戩。」

祓者、說文「除惡祭也；」玉篇云：「除災求福也；」除惡即以求福、二義相成。故詩正義引孫炎曰：「祓、除之福也。」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卷阿云：「弗祓爾康矣」、箋訓弗爲福、此假弗爲祓也。

禴、上文云：「告也、」今又云：「福也」者、此與祊之爲福同意、蓋告神而受之福也。郭注云：「禴禴、書傳不見。」玉引之引莊子讓王篇云：「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穆天子傳「祭祀則禴、田獵則獲；」謂「喜、禴、與禴同、」是也。說文「釐、家福也、从里、聲、」里者、居也、故許云：「家福；釐與禴、異字異義。」漢書文選紀師古注云：「釐、本字作禴、」段玉裁不取此說。

禴爲福、說文亦取以爲訓。邵氏引張衡東京賦「祈禴禴災、」思玄賦「蒙禴禴以拯民、」李善注皆以雅義釋之。

禴、祀、祠、蒸、嘗、禴、祭也。

說文「祭、祭祀也、从示、目手持肉、」此會意字。澠梁桓八年范注云：「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

禴者、書正義引孫炎云：「繫敬之祭也。」大宗伯灋注云：「禴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亦繫意。惟禴作湮者誤。

祀、說文「祭無已也。」舍人以爲地祭、非是。

祠、酌、嘗、蒸、見釋天篇、彼爲四時之名。今以祠、蒸、嘗、禴爲祭者、以此爲凡祭之稱、不專屬四時也。小宗伯云：「禴祠於上下神示、」鄭注云：「求福曰禴、得求曰祠；」公羊傳稱「祠兵；」此祠之非時祭名也。蒸與禴通、洛誥「王在新邑蒸、」大宗伯疏引鄭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是鄭以洛誥之蒸、爲非時而特祭也。月令季秋「大饗帝嘗、」鄭注云：「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是嘗爲祭名之嘗也。周易萃六二、升九二並云：「孚乃利用禴、」干寶注皆云：「非時而祭曰禴、」此禴之非時祭名也。前三義、郝氏說；後一義、俞樾說。嘗亦作常；禴、說文作禴。

儼、恪、祗、翼、謹、恭、欽、寅、懃、敬也。

說文「敬、肅也、从支苟。」釋名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儼者、詩毛傳、曲禮鄭注、並云：「矜莊貌。」通作嚴。

格、說文作𡗗、云：「敬也。」徐鉉云：「俗作恪；」孔子廟碑作愷。

祗、說文云：「敬也。」鄭注內則云：「祗或作振。」

翼者、書「厥考翼」、詩「有嚴有翼」、皆敬也。

謹、說文無此字。大雅注民云：「克禋克祀、」傳訓敬；左氏桓六年傳「以致其禋祀、」杜註云：「禋、絜敬也；」是謹者、即上文「禋、祭也、」之禋也。

寅、乃夤之假借。說文「夤、敬惕也；夤、敬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李注引爾雅、寅作夤、是爾雅本作夤。小雅「我孔熯矣、」傳亦訓敬、與爾雅同用假字也。前訓夤爲懼者、懼爲敬之引伸義也。

朝、旦、夙、晨、曉、早也。

說文日部云：「早、晨也、从日在甲上、」謂味爽時也。老子河上注云：「早、先也、」齊策高注云：「早、速也、」是早有速意。字通蚤。

朝者、說文「朝、旦也、从朝、舟聲；」朝者「日始出、其光朝朝然也、

「故日出地上爲朝。」毛傳每假調轉爲朝。說文讀、讀若朝、故漢書朝龜通用、文通晁。

且、說文旦部云：「明也、从目見一上、一、地也。」昏从日氏省、爲日冥、故日在地上之且爲明、爲早。風衛「信誓旦旦」、「傳亦訓爲明明。」

夙晨者、夙晨之隸體。說文「夙、早敬也、从夙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夙、早味爽也、从白辰；辰、時也；辰亦聲。夙夕爲夙、白辰爲晨、皆同意。」手有所持爲夙、又手爲白。是晨訓味爽、謂朝而事事；夙之持事、有未及明朝之意也。觀說文夙爲古文夙；而宿字从夙、即未至明朝之謂；故爾雅以早釋夙晨也。

駿、鄭注云：「亦明也。」錢大昕據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作「蚤夜翊明有家」、「謂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明義；駿即浚之異文。」

頤、竣、晉、戾、底、止、徯、待也。

此明待之別爲二義也。《說文》云：「頤、竣、徯、爲竣待之待；普、戾、底、止、爲止待之待；而止又爲竣待之待。」待通作時，《大雅·緜》篇云：「日止曰時。」王氏謂「時與止同義。」今人謂待爲等，郝氏以爲即待聲之轉。

頤、竣、徯、徯，《說文》並訓待。頤與需音義皆同，故經典多通用；又或假須爲頤。竣、俟、異義，今通用俟者，假借也。又或作庇。徯之爲待，《說文》云：「今河北人語亦然；」郝氏云：「今東齊人亦曰徯待。」

普、戾、底、下文並云：「止也。」此云待者，謂止立而待也。止者、禮也。《吉事雖止不怠》、《鄭注》云：「止、立俟事時也。」《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左氏襄二十三年傳》「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王念孫謂「止之、猶言待之；」是止待義同。此普、戾、底、止、之爲止待義也。普、《說文》如此作、或作替、隸作替。

嘯、幾、裁、殆、危也。

《說文》「危、在高而懼也；从厃、人在厃上、自厃止之。」（從段）从厃者

、徐云：「孝經『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故从卩。』引伸之、凡可畏懼皆曰危。

噓、說文亦云：「危也。」爾雅舊注云：「事之危也。」

幾、說文絜部云：「微也、殆也、从絜、从成、成、兵守也、絜而兵守者危也。」大雅瞻卬「惟其幾矣」、「荀子舜問篇」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幾皆危也。」

裁、說文作𦵑、訓害。說文又有災、訓天火、或體作災、籀文作災、古文作秋、亦引伸爲凡害之稱。

𦵑、汽也。

詩泂撈疏引孫炎云：「蒸、近也。」說文謂汽爲水湫；郝氏云：「水湫盡則近於地、故訓近。」詩「汽可小康」、「鄭箋云：「汽、幾也」、「井豫辭云：「汽至、亦未編井」、「孔疏亦訓汽爲幾；爾雅下文云：「幾、近也。」

𦵑訓汽者、說文云：「𦵑、𦵑也。」徐鍇謂說文無𦵑字、郝氏謂「當爲汽

、是也。譏爲幾之假借。

治、隸、古、故也。

楚辭招魂篇云：「故、舊也；」魏梁囊九年傳注云：「故、猶先也；」先、舊、意同、此一義也。周髀經注云：「故者、申事之辭、」此又一義也。以文法論、前一義爲副詞、後一義爲接續詞。馬氏文通云：「馮唐列傳云：『臣父故爲代相、』故字解如本字、故得爲本者、故舊也。左氏隱三年傳：『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故字、承上文而申言之也。曲禮云：『故君子式黃髮、』鄭注以爲發句言故者、明衆篇之雜辭也；蓋此句文義、與上不屬、故以爲發語詞。禮經中起句言故言是故者、所在而有。」馬氏所引前一故字、爲副詞、後二故字、皆接續詞；爾雅故字兼此二義。

治古爲故者、皆先、舊之義之故、副詞也。治讀若始、皋陶謨「在治忽、」史記夏本紀治作始；萬章篇「始條理也、」孫氏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是治、始、二字、古通用矣。爾雅假治爲始、所以訓治爲故也。古、說文

云：「故也」、「詩」古訓是式、「傳亦云：「古、故也；」廣雅云：「古、始也；」始即治之本字、是古又與治同義矣、此爾雅所以訓古爲故也。

肆爲故、爲申事之辭之故、接讀詞也。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撫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縣云：「肆不殄厥愠」、「抑云：「肆皇天弗尙」、「諸肆字、皆故也。傳箋釋詩、並云：「肆、故今也、」王引之謂「字各爲義、不當以故今二字連讀。」

肆、故、今也。

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从尸；尸、古文及。」許以是時釋今字、在文法上、今字爲記時之副詞。馬氏文通引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謂「記時之字置於句首、亦爲狀字、」者是也。至「今也」「今者」之稱、則附也者字以成之、亦副詞也。

肆訓今者、王引之引康誥曰：「嗚呼、肆汝小子封、」多士曰：「肆爾多士、」梓材曰：「肆王、」召誥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君奭曰：「君肆其

監於茲、」諸隸字、謂「皆訓爲今。」

故訓今者、王引之云：「檀弓曰：『故謂夫子貞惠文字、』言今謂夫子貞惠文字也。袁公問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與故同、言今臣敢無辭以對乎。是故訓爲今也。」「隸、故、既訓今、與今字同爲副詞。」

惇、亶、祐、篤、篤、擊、仍、臚、埤、竺、腹、厚也。

說文厚薄字作旱、从反高。厚者、山林之厚也、自經典借厚爲旱、而旱遂廢。从反高、何以爲旱、段云：「不奉人而自奉、旱之意也。」古文旱作屋、从后土、所謂坤學載物也。或作后、郝氏以爲「屋字之省。」厚又通後。

惇、說文作惇、云：「厚也。」書之「惇德、」史記五帝紀作「厚德。」

詩「王事敦我、」樂記「敦樂而無憂、」毛鄭均訓敦爲厚、是惇通作敦也。

亶、說文「多穀也、从亶、且聲；」訓厚者、穀多之引伸義也。上文云：

「亶、信也、誠也；」信誠、亦敦厚之意。郝氏謂「亶通單輝、」詩「單厥心

、傳訓單爲厚、呂覽重已篇「衣不燁熱」、高誘注云：「燁讀曰重」、是相通也。

祐、上文曰：「福也」、此又云厚者、爾雅舊注云：「祐謂福厚也。」福厚與賈子所云：「祐、大福、」同義。

篤擊二字、俱見上固也節。竺與篤義同、亦詳前節。經典每假篤爲竺、故竺字罕用。楚辭天問云：「帝何竺之、」平輿令薛君碑云：「邁此竺闕、」此本字之僅見者。

仍者、小爾雅云：「再也、」廣雅云：「重也、」漢書注云：「頻也、」再重類數、皆增多之意、故爾雅訓厚。此與竺同義、說文「竺、厚也、从二、竹聲、」段釋从二、謂爲「加厚之意、」仍亦加厚之義也。

毗埤訓厚、皆增益之厚也。毗者、釋文「毗、音毗、本或作脾、同、」釋名「脾、裨也。」埤者、說文「埤、增也、」廣雅「埤、益也、」觀禮「侯氏裨冕、」鄭注云：「神之爲言埤也。」是毗埤皆裨益之義、皆以增益爲厚。毛

詩「福祿臚之」、「釋文引韓詩作耻、二家皆訓厚；鄕風云：「政事一埤益我、
三毛亦訓埤爲厚；要皆本之爾雅也。」

腹爲厚、說文同。月令「水澤腹堅」、注亦云：「腹、厚也。」呂覽引月令腹作復；月令釋文謂腹本作復；是腹與復復字義俱通。

載、謨、倉、詐、僞也。

僞有二義。說文「僞、詐也。」此其一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楊倞注云：「僞、爲也、」爾雅亦云：「僞、爲也。」此其一也。錢大昕說如此。邵氏因之、以載謨爲作爲之義；王引之則謂倉亦作爲之義；按僞字既兼二義、則倉亦有二義也。

載、下文云：「行也。」溟陶謨次宗伯注皆云：「載、爲也、」邵氏引溟陶謨「乃賡載歌、」史記作「乃更爲歌。」是載者行爲之僞也。

謨、上文云：「謀也；」逸周書祭公解「無以小謀敗大作、」言無以小爲

害大作也。小雅巧言云：「奕奕寢朝、聖人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釋文謂「莫作謨、」聖人莫之者、言聖人爲之也。是謨之爲僞、乃作爲之僞也。

會之爲僞、兼二義言之。郝氏引逸周書皇門篇云：「媚夫有邇無遠、乃會蓋善夫、」言詐蓋善人之美。此詐僞義也。左氏哀元年傳「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會已、」王氏謂「不可會、不可爲也。」此會之爲作爲義也。鄭注引「朕不會言、」解會字、非也；左傳亦云：「是會言多矣、能無肥乎、」此皆飲會義也。

詐者、說文「欺也。」荀子修身篇云：「匿行爲詐；」淮南椒真篇云：「巧言爲詐。」是詐之爲僞、乃欺詐之僞也。

話、猷、載、行、訛、言也。

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郝氏謂「言語二字、對文則別、散則通也。」

話訛訓言、一屬善、一屬惡。話、說文作諧；云：「會合善言也；」左氏

攷六年傳云：「著之話言；」詩淑及抑傳並云：「話、善言也；」是善言爲話也。訛者、譌字之假借、說文「譌、譌言也；」小雅正月「民之訛言、」箋云：「訛、僞也；」是惡言爲訛也。訛通吡、郭氏引廣雅云：「吡、言也。」

猷者、上文云：「猷、謀也、」晉書刑法志云：「二人對議謂之謀。」而說文云：「議、語也、」廣雅「議、言也、」然則謀議二字皆爲言語、猷亦言也。又案書大誥云：「猷大誥爾多邦、」正義云：「鄭本猷在誥字下、此本在大字上、」猷在誥下、則爲「大誥猷爾多邦、」矣。大誥猷爾多邦者、即語爾多邦也。誥猷者、告語之謂、論語「吾語汝；」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話者、注云：「告也；」誥猷之猷、與語汝之語、話民之話、同爲動詞用法。此爾雅所以訓猷爲言也。

載者、周禮春官云：「作盟詛之載辭、」秋官云：「掌其盟約之載、」鄭注、「載、盟辭也。」邵氏引左傳所引逸詩云：「無載爾僞、」載亦言也。

行訓言、與釋言篇「履、禮也、」同例。履、非禮也、然祭義云：「禮者

、履此者也、故曰：「履、禮也；」行、非言也、然中庸云：「言顧行、是言者、行此者也、故曰：「行、言也。」此皆明其意、非釋其義。爾雅釋言、故有此例。

遘、逢、遇也。遘、逢、遇、遯也。遘、逢、遇、遯、見也。

此言遇、逢、遯之義、相貫通也。

遇、說文「逢也。」遘逢爲遇、說文亦同。易灘卦傳云：「遘、遇也、」

姤卦之姤、亦當作遘。郝氏云：「逢有逢音、今人謂相遇曰逢、讀去聲。」

遯、釋文「字又作迕、同。」楚辭九章云：「重華不可遯兮、」王逸注「遯、逢也。」郝氏謂「遯、通遯、又通晤；」玉篇云：「遯、遇也、」詩毛傳云：「晤、遇也、」遯爲逢遇、則遘亦爲遯矣。

見、郭注云：「行而相值、即見。」遘、遇、逢、爲見、與上二句同。惟遯之爲見、兼有相悟之意。爾雅舊注云：「心不欲見而見曰遯、」說文「遯、相遇驚也、」莊子達生篇「醉者遯物而不懼、」此皆相悟之義。

顯、昭、覲、釗、覲、見也。監、瞻、臨、洫、覲、相、視也。

說文「見、視也；視、瞻也；」此見視二字之本義。郝氏云：「見有二音；視有二義、亦有二音。」曲禮「幼子常視母誑」、「小雅「視民不眇」、「其字爲視、其義則示、示、其引伸義也。用示爲視、始於漢、士昏禮注曰：「示、今之視字、」小雅箋云：「視、古示字、」可證。爾雅訓見諸字、兼有示義；訓視之字、則皆瞻視之義也。郝氏謂「視通、眇、眇、眇、眇、俱古文視字。」
顯昭爲見、皆表示之見也。詩「天維顯思」、「傳云：「顯、見也；」吳語「不敢顯然布幣行禮」、「韋注云：「顯、猶公露也；」皆表著之意。上文云：「顯、昭、光也、」見與光義相成。

覲覲爲見、皆相見之見也。古之朝聘稱覲覲、如大宗伯「秋見曰覲」、「曲禮「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聘禮有「賓覲」、「左氏傳稱「宗婦覲用幣；」是也。然左傳云：「王覲爲可、」又云：「宣子私覲於子產；」湯云：「三歲不覲；」是覲覲者、亦爲相見之通稱、不以貴賤分也。

劍、上文云：「勉也；」見義爲他經所無。郭注引逸書：「劍我周王、」以釋之；孟子引此語、作「紹我周王、」趙注以爲願見周王。郝氏云：「爾雅古本疑作紹、郭本作劍、或係聲借之字。」

監、爲矚之假借；說文「矚、視也。」魯語注云：「監、觀也；」方言「監、察也；」觀、察、亦視也。故詩「何用不監、」呂覽達鬱篇「王使衛巫監謗者、」毛傳及高注並訓視。

瞻訓視、詩傳幾多用其義。字通篇、又通覘。

臨者、方言「照也；」易繫辭「如臨父母、」虞注云：「臨、見也、」說文「臨、監臨也；」照、見、監、臨、皆爾雅視之義。故雜記「臨者入門左、」鄭注亦云：「臨、視也。」

洎、說文作漦、云：「臨也；」周禮河汜及大宗伯注鄭衆並云：「洎、視也。」洎、通作莅、作位、亦作立；郝氏云：「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葢洎莅从立从位、故假借俱通矣。」

覲者、說文「諸侯三年大相聘曰覲、覲、視也、」許用雅義也。覲、說文以爲儉仰字；考工記鄭注、齊語韋注、並以瀨爲視者、借瀨爲覲也。思亥賦注引爾雅作眺。

相、說文「省視也、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此釋从木之義也。詩「相鼠有皮、」溥用雅義釋爲視。大司徒注以相爲占視、考工記矢人注訓爲擇、郝氏云：「擇與占、亦察視之意。」

鞠、訓、溢、盈也。

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从皿乃；」乃者、攴部云：「秦人目市買多得爲乃、」是盈者、貯滿之謂也。盈、贏、聲同義近。盈與逞、古通。

鞠者、郭引詩「降此鞠訓、」此小雅節南山文、傳云：「鞠、盈也。」齊風「曷又鞠止、」箋亦訓鞠爲盈。

訓者、小旻鄭箋云：「謀事者衆訓滿庭。」邵氏引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曹人兇懼、」謂「兇兇、衆多之聲也。」

溢者、說文「器滿也。」喪服傳云：「朝一溢米、」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是溢者、盈滿之詞。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

郭注「孔、穴、延、延、魄、虛、無、皆有閒隙。」案說文「閒、隙也、」是閒者、居中之地也、虛無之地也。爾雅所釋諸字、有就其地而言、有就文字而言者。

孔者、說文「通也、」通猶達也。老子「孔德之容、」王廌注云：「孔、空也、」淮南精神篇曰：「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考工記函人云：「牴其鑽空、」賈公彥以空爲孔。其實空爲穴；孔則借用字。

魄者、釋名「魄、月始生魄然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疏云：「謂月之輪廓無光之處名魄也、」是魄者、乃月光之閒隙也。說文魄、作霸。

延者、郝氏引左傳杜注云：「隧、延道也；」延道者、孔道也。此言道路之閒也。

虛無爲閒者、史記「批亢擣虛、」謂排擊其閒隙也。老子「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謂補其無室之閒隙也。故郝氏云：「虛者實之閒、無者有之閒」也。素問調經論曰：「無者爲虛、」玉篇云：「无、虛无也、」是虛無古義相通、乃閒隙之閒也。

哉者、說文「哉、言之閒也。」段注云：「有兩而後有閒、凡言哉、多起下文之詞；或無下文、亦語於此少歇；故云言之閒也。」段氏前義、在文法爲感歎詞、其後義、爲疑問助詞。今蘇州語尾字、恆用哉字、以歇其語。之爲閒、邵氏引臣工、「惟暮之春、」解之、此在文法爲介詞、郝氏引灋策「南之威、」是與左氏燭之武之用法同。要皆在句中、故云閒。言爲閒、邵氏引有客篇：「薄言追之、」解之。是哉、之、言、皆文字之閒也、故類別之。

蹇、幽、隱、匿、蔽、竄、微也。

說文「微、隱行也。」許以隱訓微、故郭注云：「微、謂逃藏也、」引左傳哀十六年「其徒微之、」爲訓。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注云：

微、隱匿也、《晉語》「設微薄而觀之」、《津注》云：「微、蔽也；」隱、匿、蔽、亦皆用雅義以釋之。郝氏云：「微有幽微曖昧之意、故言之隱者、曰微言、行之隱者、曰微行、衣服之隱者、曰微服、其義皆一也。」

蹙、釋言「幽也；」《說文》「幽、穉也；」皆隱匿意、故訓微。

幽、《說文》絃部云：「隱也；从山、攸；攸亦聲。」攸者、微也、微則隱、故从攸；从山者、遮蔽之意。《小雅》「其棄有幽、」《傳》云：「幽、黑色；」《箋》云：「幽讀如黝。」幽無黑色之義、毛不易字、故云黑色、鄭易字以解之、義長於毛。是幽者、幽隱也、幽暗也、幽微也。

隱者、《說文》肩部云：「蔽也、从肩、彙聲；」从肩者、與幽之从山同意、有所蔽之義也。又「」部云：「」、匿也、讀若隱；」《玉篇》以為「即古文隱字。《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春秋推見至隱、」《索隱》李奇訓隱為微、即用推訓也。郝氏云：「隱通殷、詩「如有隱憂、」《韓詩》作「如有殷憂、」《劉熊碑》云：「勤恤民殷、」殷即隱也。又通作依；《說文》云：「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

隱也；『書無逸』云：『則知小人之依，』謂知小人之隱也。衣、殷、古同聲，隱之通爲依、猶隱之通爲殷也。此義馬瑞辰說。

覆者、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舍人云：『匿、藏之微也。』

蔽、廣雅云：『障也、隱也。』論語包咸注「蔽、猶當也；」郝氏謂「今人謂遮蔽爲遮當、讀當聲如黨矣。」今長江南北、猶單稱當。

竄、說文「匿也、从鼠在穴中。」前引服注訓微爲匿、故竄、匿、亦爲微也。

訖、微、妥、懷、安、接、替、戾、底、底、尼、定、曷、遏、止也。

說文無趾、借止以爲趾；士昏禮「北止、」注云：「止、足也、古文止爲趾、」段謂「許同鄭、故不錄趾字。」詩相鼠傳云：「止、所止息也、」玉篇云：「止、住也、」詩抑及泂水傳云：「止、至也、」此皆由足之義引伸而出也。

訖、說文亦訓止。祭統「訖其耆欲、」鄭注：「訖、猶止也。」穀梁傳九

年傳；「毋訟羅、」即止羅也。郝謂「通作迄。」

徽者、述澗云：「楚辭離騷『忽緯繡其難遷、』廣韻作徽繡、徽繡者、止而不遷之謂。（繡之言畫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畫、止也。』）汪注『緯繡、乖戾也、』義亦相近；凡物止則不行、相乖戾亦不行、故乖謂之戾、止亦謂之戾。」

安者、士相見禮云：「古文安爲綏、」漢書孟康注亦云：「安、古綏字；」據爾雅釋文云：「安、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是郭之讀安、正與綏同音。齊語「以勸綏諂言、」津注云：「綏、止也、」此即用爾雅「安、止也、」之義。

懷、上文云：「至也；」今又訓止者、段氏所謂「至則止、其義一」者也。

安者、秦策云：「而安其兵、」高注云：「安、止也、」此即用爾雅之義。襄七年左氏傳「吾子其少安、」謂少止也、荀子勸學篇注「安、或作案、」是安案古通用。又王制篇云：「偃然案兵無動、」禮玉藻「口容止、」注「不

妄動；「兵不動爲案、口不妄動爲止、是案者止之謂也。」

按者、注云：「按抑、普廢、皆止住也；」說文「按、下也；」抑之下之、皆止之意。是以大雅「皇矣」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遏徂旅」、遏、即止也。史記平準書「按天下物、名曰平準」、後漢明帝紀「章奏若有過稱、尙書宜按而不省」、皆止之謂也。按通案；聲轉爲遏。

普者、上文云：「普、戾、底、止、待也、」是普、止、同義、即止待也。釋言「普、廢也、」廢者、廢止之謂。郭注謂「普廢、止住也。」其注方言云：「逗、即今住字、」說文「逗、止也、」是普、住、亦同義。

戾、上文訓至；至、止、義相成。詩「亦是戾矣、」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乃猶可以戾、」鄉箋杜注俱云：「戾、止也。」

底、底、皆訓止者、說文「底、至也、」段云：「底之言抵也；」底、底、皆从氏聲、氏訓至、故底底訓止；此與戾爲止同意。故晉語「戾久將底、」津注云：「底、止也。」詩「靡所底止」傳云：「底、至也。」

厄者、郭引孟子曰：「行或厄之、」今作「止或厄之」、趙注云：「厄、止也。」字通楫、姤初六「繫於金柅」、釋文引廣雅云：「柅、止也。」

定者、節南山云：「亂靡有定、」傳以定爲止。

曷遏者、易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湯誓「夏王率遏衆力」、史記作「

夏王率止衆力」、是遏、者止也。長發「則莫我敢曷」、漢書引作「則莫我敢

遏」、曷遏古通、是曷亦遏也。遏又通闕謁。

豫、射、厭也。

說文甘部「厭、飽也、足也、从甘厭、」厭者、大肉也、此會意字。澹「

萬年厭于乃德」、馬融注、「厭、飫也、」飫飽、滿足、爲厭之本義、引伸之

而有厭倦厭憎終止之意。詩還釋文云：「厭、止也、」後漢書注云：「厭、倦

也、」此與爾雅所釋、皆引伸義。段云：「厭、厭、古今字、厭、饜、饜、正俗字

。」

豫者、雜卦傳云：「豫、意也、」是豫之爲厭、乃厭倦之厭。段氏云：「

豫者、古以爲舒字、安也、亦緩也。」

射者、數之假字。文選月賦注引爾雅作「數、厭也」；說文「數、獸也、」此許用古本爾雅也。書「服之無數、」文選注引韓詩云：「在此無射、」是毛用數、韓乃用射耳。射之爲厭、乃厭憎之厭也。說文數篆下云：「一曰終也、」此與詩遠釋文訓厭爲止同義、蓋終止之厭也。

烈、績、業也。績、勳、功也。

釋名「業、捷也、事捷乃有功業也；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郝氏云：「詩『維禹之績、』傳訓績爲業；箋訓績爲功；功之與業、其名異、其實同。」其說是也。功業二字、其義本同。本節功業並舉、與上文我予、勤勞、疾速並舉同例、非有二義。

烈者、禮法解云：「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孟子功烈字連舉；詩毛傳禮鄭注皆云：「烈、業也。」

績、上文云：「事也；」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楊倞注云：「積

與績同、功業也；「書云：『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書言績者、史記俱作功』；此績所以訓爲功業也。衆經音義引聲類云：『勤、功也、』
「郝以勤爲績之別體。」

勳者、夏官司勳云：『王功曰勳；』說文「勳、能成王功也。勳、古文勳。」與釋詁同。郝謂「勳、通作勳薰、」見袁良碑及夏承碑。

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

說文「成、就也。」考詩節南山縣傳云：「成、平也；」外司徒注云：「成、猶定也；」詩倚嘒箋云：「成、猶、備也；」司書注云：「成、猶畢也；」平、定、畢、備、皆不出就之義、故爾雅以成訓就、說文以就訓成。

功、績、訓成者、夏官稟人「乃入功於司弓矢、」鄭注云：「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謂修身成材；此功之所以訓成也。邵氏引澁梁成五年傳云：「伯尊其無績乎；」王氏引楚典之「三載考績、」謂爲「考成；」此績所以訓成也。功績二字之訓成、多係假名詞爲動詞；王氏所釋績之爲成

則又假動詞爲名詞也。

質者、郭注引詩「質爾人民」、此大雅抑篇文。曲禮「疑事毋質」、鄭注亦云：「質、成也。」

登者、郭引曲禮曰：「年穀不登、登即成也。漢書食貨志云：「進業曰登、再登曰平、皆五穀爲登之證。」

平者、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見宣四年及十五年昭七年傳。」

明者、邵氏引易隨九四云：「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明功者、成功也。王念孫云：「周頌臣工篇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者、成也；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云將受厥成。」王引之云：「周語曰：「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令德已成也。」晉案詩楚茨云：「祝祭于枋、祀事孔明、箋云：「明、猶備也、鄭於猗嗟「儀既成兮、云：「成、猶備也、是明成之義同矣。」

考者、諡法解云：「考、成也、春秋隱五年經「考仲子之宮、穀梁

溥亦云：「考者、成之也。」考、通攷、故周禮太宰「設其攷」、鄭注訓攷爲成。

就、下文云：「終也；」以終爲就、與前引司書注以畢訓成、同意。故鄭注天官典絲云：「采色一成曰就；」何休注公羊昭二十五年溥云：「未就、未成也。」

楛、梗、較、頤、庭、道、直也。：

說文「直、正見也。」有剛直正直曲直之分。

楛者、釋文「楛、古決反、郭音鹵。」禮灋衣引詩「有楛德行」、鄭注云：「楛、大也、直也。」此本爾雅以立義也。今大雅抑篇作「有覺德行」、溥云：「覺、直也；」是楛與覺通。濱之初筵釋文云：「鶉者、覺也、直也、」禮謝義注云：「鶉之言楛也；」蓋楛、鶉同以告爲聲、故又借鶉爲楛。梗者、方言「梗、覺也、」郭於彼注、即用直義釋之。楚辭橘頌篇：「梗、真有理兮、」王引之云：「謂橘榦之直而有理也。」

較者、尚書大傳「覺兮較兮、」鄭注云：「較兮、謂直道者也」、周禮司裘注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云：「夫子覺者也、」杜注云：「覺、較也；」是較有直義矣。王引之又引祭統「夫人薦豆執校、」鄭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謂「校、較、聲近義同。」

庭與廷同、頌从廷得聲；庭、頌、皆訓直。詩「陟降庭止、」漢書匡衡傳作「陟降廷止；」經典廷庭本多通用、故韓奕閔子小子傳、國語韋注並云：「庭、直也。」眾經音義十三云：「倓、古文作頌；」又引通俗文云：「平直曰倓；」是頌爲平直義也。又考左氏襄五年傳引詩云：「周道挺挺、」杜注云：「挺挺、正直也；」曲禮「鮮魚曰脰祭、」鄭注云：「脰、直也；」隋書引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笏曰珽、挺直無所屈也；」挺、珽、脰、皆廷聲也、故皆爲直義。梁啓超說雅義、每從音原以求字原。今以廷爲音原、廷者、直也；於是庭也、頌也、倓也、挺也、脰也、珽也、皆可因廷之音、以得直之義矣。

道訓直者、王引之云：「直、道、一聲之轉。說苑修文篇『樂之動於內、

使人易道而良好、』易道、即易直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是也。文子自然篇『行道者而被刑、』淮南主術篇、道作直、是道與直同義。或曰：道、古音字也；郊特牲曰：『首也者、直也。』古聲道與首相近、故字亦相通。史記秦始皇紀會稽石刻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道之訓直、經傳罕見、王氏所引、實遠勝舊注。

密、康、靜也。

密、靜也、已見上文、此處不宜再釋、是衍文。康義、見下「安也」節。

豫、盪、緩、康、柔、安也。

說文心部云：「安、靜也。」各本說文靜作靜、靜者、亭安也、段謂「與此爲轉注、」故改爲靜。上文以安爲止；下文以安爲定；止也、定也、皆安停之意。

豫、康、上文訓樂、與安樂義略同。王引之云：「金縢曰：『王有疾弗豫

、」謂弗安也。字通作譽、小雅、蒙、瀟及漢、漢者、華並曰：「是以有譽處兮、」譽處、謂安處也。」

寧者、說文「寧、安也；从宀、心在皿上；皿、人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爲三字會意也。

綏、周公諡法解亦云：「安也。」說文「綏、車中輕也、从糸、妥聲。」

（從段。）是綏本以妥會意、故爾雅訓安。郭璞注子虛賦云：「綏所執以登車、」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是綏之爲用、所以安人也、故引伸爲凡安之義。安綏乃二字、見下文「坐也」節。康、上文云：「樂也、靜也、」靜爲靜之假借、亭安也、故本節訓安。郝氏謂「經典內康訓安者非一、」酒伯澆黎云：「不有康食、」史記作安食。

柔者、詩「懷柔百神、」書「柔遠能邇、」皆安也。

平、均、夷、弟、易也。

說文八部去：「傷、輕也、一曰：交傷；」郝以易爲傷之假字。蓋由傷侮之義、引伸爲簡易爲和易之稱也。論語鄭注「易、簡也；」包咸注「易、和易也；」詩何人斯傳「易、說也、」說與和易義同。孟子「易其田疇、」易者、治也、是又易有治平之義也。

平均爲易者、說文「平、語平舒也；」平之爲易、乃和易之易也。書堯典云：「平秩東作；」地官土均注云：「主平土地之政令。」是平也、均也、又皆有治之義矣。

夷、郝氏謂「徼之假音、」是也；說文「徼、行平易也、」故訓易。文選封禪文「故軌邇夷易、易遵也；」夷易、即徼易也、故李善注云：「夷、易、皆平。」周頌有客「降福孔夷、」傳云：「夷、易也；」節南山天作傳、皆訓夷爲易、與爾雅同用假字也。

弟、即孟子悌字、趙岐注云：「悌、順也、」順者、和易之謂。大雅泂泂云：「豈弟君子、」毛傳以樂易解之、樂易者、和易也。易「匪夷所思、」釋文

云：「夷、荷作弟，」然則夷弟古通用。

矢、弛也。弛、易也。

此節上句、應作「矢、施也。」施、如字。下句應從顧謝本、作「施、易也。」施、易、皆以鼓切。以施、弛、古通、故假用弛。

矢者、上文云：「陳也。」郝云：「說文：『設施陳也、』設與陳義近、知弛當爲施。詩：『矢其文德、』傳：『矢、施也、』據此則知爾雅之弛、亦當讀如施。經典弛施二字多通用；詩卷阿箋漢泮水釋文並云：「施、本又作弛；」泮禮小宰禮記曲禮左氏襄十八年釋文並云：「弛、本又作施。」

下句、鄭注云：「相延易。」郝氏云：「詩：『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延也、』」此鄭注所本。又孔子澗居「施於孫子、」注「施、易也；」論語「君子不施其親、」孔注亦云：「施、易也；」潛子儒效篇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俱與此合。是知爾雅之弛易、即施易也。然易亦移之假借、詩「施于中谷、」傳「施、移也、」知爾雅之施易、即施移；注「相延易、」亦即

延移矣。施旣訓延、亦通作延、故詩「施于條枚」、呂覽知分篇作「延于條枚」、延施一聲之轉；然則延移、即施移矣。又作旒施、說文旒部云：「旗、旒施也、又作旒施、木部云：「、旒木旒施。」「又作倚移、考工記弓人注鄭眾云：「、迪、讀爲倚移從風之移。」「又作旒旒、史記司馬相如傳作「旒旒從風、」漢書作「旒旒從風。」「廣韻作「猗猗從風兒。」「是皆施移二字之展轉相通也。」「施、弛、古通之說、創於臧琳之經義雜記、郝氏又推廣其義、而古書假借之例益明矣。

希、寡、鮮、罕也。鮮、寡也。

說文寡訓少；罕字本爲網罟名、借爲寡少之用。

希、寡、鮮、爲罕；鮮、爲寡；皆義之常行者。鮮之本字作𦵏。

酬、酢、侑、報也。

玉篇「報、酬也、荅也、」淮南天文篇「報、復也、」穆天子傳注云：「報、猶反也、」是酬、荅、反、復、皆報也。飲食用之；尋常報荅亦用之。

酬酢者、說文「酬、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醕、客酌主人也。」續韻引倉頡篇云：「主者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郝氏以爲「倉頡多古字、古文作酢。」侑者、特性饋食禮鄭注云：「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是酬、酢、侑者、乃主賓飲食之禮相報答也。詩彭亨云：「一朝醕之、」傳云：「醕、報也；」楚茨云：「萬壽攸酢；」公食大夫禮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此則不專主飲食、乃泛言報答也。酬、亦作酬、見眾經音義所引倉頡篇。酢、河汜筵及同尊彝俱作昨、注云：「昨、讀曰酢。」侑、說文作媮、其或體作侑；儀禮注謂：「古文侑、皆作者。」

毗劉、彙樂也。

釋文「暴、本又作爆；樂、本又作爍、」詩桑柔疏引灋雅、即作爆爍。疏又引舍人云：「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爍；」郝云：「猶剝落也。」

毗、釋文云：「如字。」劉者、詩「捋采其劉、」傳云：「劉、爆爍而希

也、淺云：「採之、則葉燦燦而疏。」釋文云：「燦、音剝；燦、或作落、同、音洛。」

覲髮、弗離也。

郭注「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弗離、即彌離；彌離、猶蒙龍耳。孫叔然字

別爲義、失矣。」邵氏云：「彌離、又轉作訛離、王風中谷有雜云：『有女訛

離。』蒙龍、又轉作彤茸、左氏僖五年傳云：『狐裘彤茸。』後世彌離轉作迷

離、又轉作靡麗；蒙茸轉作蒙戎、又轉作葱龍；皆語之遞轉、郭氏舉類以曉人也。」

覲髮、釋文「覲、郭亡革反、又莫經反。髮、音蒙。」郝云：「覲、髮、

雙聲；弗、離、疊韻；亦古方俗之語、取其聲不論其字者。孫炎字別爲義、郭

所以譏其失矣。」

蠶、詔、貳、疑也。

說文子部云：「疑、惑也。」此疑之本義。邵、郝二氏引說文均誤。

蠱者、左氏宣八年傳「晉背克有蠱疾、」昭元年傳「於文皿蠱爲蠱、谷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晉語韋注云：「蠱、化也；」故左氏傳蓋謂化者、必生疑似之態、故郝云：「變化與疑惑義相近。」

諛者、郭引左傳云：「天命不諛、」此哀十七年文、杜注云：「諛、疑也。」諛、通滑、見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又通滑、見文選西京賦。

貳者、大雅大明云：「無貳爾心、」左氏閔元年傳云：「開携貳、」晉語云：「不可以貳、貳無成命、」皆謂疑也。

榦、翰、儀、榦也。

左氏宣十一年傳云：「平板榦、」是榦者夾於牆兩邊之木板也。說文乃云：「榦、築牆耑木也、」此解疑誤。易「榦父之蠱、」虞翻注云：「榦、正也、」此板榦之引伸義。又引伸爲木榦、說文云：「榦、一曰本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枝不得大於榦、」眾經音義引三倉云：「榦、枝榦也、」此皆本榦

之義。郭注所云體榦、即本榦也。

榦者、書費誓「時乃榦榦、」馬融注「榦、榦、皆築具、榦在前、榦在兩旁。」大傳云：「題曰榦、旁曰榦；」正義云：「題、謂當牆兩端者也、旁、謂在牆兩邊者也。」又引舍人曰：「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是榦爲立牆兩端之木、與夾牆兩旁之板榦、本爲二物。以渾言則無分、故爾雅以榦訓榦；而詩「維周之榦、」傳亦云：「榦、榦也。」榦訓正、與榦之爲正同。

榦者、詩桑扈文王有聲傳並云：「榦也。」漢書郊祀志注云：「榦、或作榦、」是榦之訓榦、乃讀榦爲榦、而以榦之義爲其義、故費誓正義引舍人曰：「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舍人所言、亦即榦之義也。

儀、當作儀。說文沐部云：「儀、榦也、从木、義聲。」史記項羽紀云：「烏江亭長橫船待；」文選蜀都賦云：「儀輕舟；」各書皆作儀。是段謂「詩所據爾雅作儀者、」可信矣。史記集解應劭曰：「儀、正也；」劉逵文選注云：「南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爲儀；」是儀之爲用、亦取於正、與榦之訓正同意、

故曰禡、榦也。經傳假儀爲之、述引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文六年左傳曰：「引之表儀；」荀子脩道篇「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以上諸儀字、皆榦之義也。

彌、棐、輔、比、備也。

說文人部云：「備、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此謂人之有備、猶軍之有輔也。自後世通用輔、而備乃廢。

彌者、輔弓之稱。詩云：「竹閉緼屨、」即輔弓之具；引伸之爲凡輔彌之義也。上文云：「彌、重也、」今訓備者、備則必重、其義相成。說文引書云：「邶成五服、」爾雅云：「佛時仔肩、」彌之通作邶、佛也。玉篇以邶爲古文彌字。彌又通拂、大戴禮保傳篇云：「彌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賈子作「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荀子臣道篇注云：「拂讀曰彌、」是借拂爲彌也。越語韋注云：「相道爲輔、矯過爲彌；」漢書注云：「彌、戾也；」凡相輔彌者不皆阿順也、自必有拂戾之地、故又訓戾。其實輔彌義之中、固已兼該之矣。

棐、說文木部云：「輔也、從木、非聲。」段云：「蓋弓檠之類。」棐從木、既爲弓檠、乃竹閱之用木者也。弼爲輔弓之稱；棐、輔弓之具、故均訓備。尚書多用棐、康誥「天威棐忱」、洛誥「公功棐迪篤」、皆謂輔也。書之棐忱、漢書翟方進傳俱作輔誠、是棐輔古通。棐、又通腓、配。

輔者、縛於輻之兩旁、所以輔車之木也。沙雅江月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上句之棄輔、謂輔之不可棄也。故下文復云：「無棄爾輔」耳。僖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者、其虞虢之謂乎；」呂覽權勳篇云：「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此皆謂車之不可無輔。詩正義謂「輔是可解脫之物、」實誤。說文輔字云：「從車、甫聲、」是輔爲車輔之本字。爾雅以輔本爲輔輻之用、故曰：「輔、備也。」說文面部云：「頤、頰也、從面、甫聲、」此頤頤之本字。左傳之輔車相依、許引之以釋輔、是也、而杜注左傳則云：「輔、頰輔、」是混輔頤而一之矣。郝氏引臧卦釋文云：「輔、虞作頤、」可爲輔頤通借之證；但左傳之輔車、終不可解爲頤

頰。此說文輔篆下頰車之字、段氏所以斥爲後人妄增也。

比者、易云：「比、輔也。」詩「胡不比焉」、鄭箋亦用此義。說文「比、密也」、郭氏謂：「比者、親之備、」即本於許。

疆、界、邊、衛、圍、垂也。

說文「垂、遠邊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坐不垂堂」、索隱云：「垂、邊也。」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釋文亦云：「垂、邊也。」通作郵。

疆界者、說文畺部云：「畺、界也、從畺、三、其界畫也。」田部云：「界、竟也、從田、介聲；」七月「萬壽無疆」、溥云：「疆、竟也；」是疆界義同。界從田、畺从二田；界以介爲聲而兼會意、畺又爲界畫之意、而皆訓境；則皆邊垂之義也。畺之或體爲疆、亦作墜；又通疆。界、介、古今字。

邊者、說文「行垂崖也；」段云：「行於垂崖曰邊；因而垂崖謂之邊。」左傳昭十一年云：「五大不在邊、」此即邊垂之邊、名詞也；史記高祖紀云：

「齊邊楚、」此假名詞為動詞也。漢地理誌引禹貢云：「海瀕廣斥、」而漢書成帝紀則云：「瀕河之郡、」邊之由名詞假借為動詞、正與瀕同例。郝氏據史記集解文穎注訓邊為近、遂謂邊有遠近之義、失之支離。

衛者、周禮大司馬九畿、有衛畿、巾車「以封四衛、」鄭注云：「四衛、四方也。」史記五帝紀云：「黃帝始制營衛、」營衛稱衛者、郝云：「軍兵列營為守衛、亦存邊陲。」

圍、說文亦本爾雅訓垂。郝氏云：「圍猶宇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倉頡篇云：「宇、邊也、」詩七月釋文「屋四垂為宇、」然則宇、圍、聲義同。」

昌、敵、彊、應、丁、當也。

說文「當、田相植也。从田、尙聲。」田相植為當、於是凡相抵相應皆曰當。晉語韋注云：「當、值也、」呂覽高注云：「當、應也、」公羊莊十三年傳云：「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何注云：「當、猶敵也、」義皆通。史記張繹之傳「廷尉奏當、」此言罪法相應也；後漢虞翻傳「虞所賚賞、典當胡夷、」

、瓚復抄奪之、」此言幣物相當也；注者於此類當字、每音丁浪反、段氏以爲「無事自擾。」

昌訓當、郭注引書「禹拜昌言。」述淵云：「昌言者、當理之言、孔傳曰：『以是陶言爲當。』」趙注孟子公孫丑篇引書「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讜言、」管子霸形篇曰：「仲父盜不當言、」當言、即昌言也；昌、讜、黨、當、並聲近而義同。」此說與雅訓最合。說文以昌言爲美言、李登聲類以讜言爲善言。

敵者、上文云：「匹也；」相匹、即相當也。案左傳云：「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敵楚即當楚。

彊者、述淵引秦策曰：「東以彊齊燕、中以陵三晉、」謂「強者、當也、言秦兵之彊、東可以當燕齊也。」晉案彊之爲當、與敵之爲當同意。韓詩外傳云：「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無敵於天下者、謂天下無當也、天下莫強者、謂天下莫當也。此彊字仍爲彊弱之彊、彊爲當

、則弱爲不當、左傳「韻遇王子弱焉、」謂韻遇王子而不當也。王氏所以謂敵、疆、爲相當之當也。

應、說文亦云：「當也。」周頌云：「我應受之、」淮南原道篇云：「事無不應、」毛傳高注並訓應爲當。爾雅釋文云：「應、本或作膺、同、」是膺古通。

丁爲當者、大雅云：「寧丁我躬、」後漢書岑彭傳與人誦云：「我喜我生、獨丁斯時、」邵氏云：「丁當雙聲、義存乎聲。」述聞云：「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當年者、丁年也；丁年者、壯年也。淮南齊俗篇曰：『大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葵度篇曰：『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即丁壯也。然則昌、疆、丁、壯、又皆有盛壯之義。」

淳、肩、搖、動、蠢、迪、椒、厲、作也。

釋言云：「作、爲也、」此作爲之作也。說文云：「作、起也、」文選兩都賦

淳注云：「作、興也、」荀子解蔽篇注云：「作、動也、」興、起、皆動之義、此動作之作也。

淳者、注云：「淳然興作貌、」孟子「則苗淳然興之矣、」此郭所本也。

說文云：「一曰地之起者曰郭、」起即作也。玉篇云：「郭、卒也、」左傳莊十一年云：「其興也悖焉、」釋文云：「悖、一作勃、」荀子非十二子篇「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楊倞注云：「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是興作之淳、不一其字。郝氏云：「郭爲正體；勃、悖、俱假借；淳蓋或體；勃又俗體矣。」

肩、上文云：「勝也、克也、」又訓作者、邵氏引盤庚云：「朕不肩好貨、」以爲與勝義相成。

搖、動者、說文動訓作、搖訓動。動通董、見周禮大祝注。

蠢、下文云：「動也、」動亦作、故本節注云：「蠢、動作。」說文「蠢、亂也、」引左氏昭二十四年傳云：「王室日蠢蠢焉、」今左傳作蠢、是蠢蠢

古通。

迪者、邵氏引微子云：「詔王子出迪、」謂「迪訓爲行、行即作也。」潛之迪字、多訓作。皋陶謨云：「允迪厥德、」作迪也、與「作德心逸日休」同義。秦誓云：「其尙迪果毅、」爾雅補郭云：「迪宜訓作。」微子謂「王子出迪、」出迪者、作也、此與論語「作者七人」之作同義。禮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而尙書大傳云：「春、出也、」是蠢、出、同解矣；故鄭注考工記辛人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然則「詔王子出迪」者、即詔王子起行也。王引之因下文有妯字、以爲妯迪古通。

倝者、詩嵩高「有倝其城、」傳云：「倝、作也。」上文謂「倝、始也、」此又訓作者、詩駒傳云：「作、始也、」是作亦有始義；蓋倝爲作、始之作也。易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即始作之義。

厲訓作、有二義。方言云：「厲、爲也。」逸周書大武篇「戰有六厲、」孔晁注云：「厲、爲也、」皋陶謨「庶明厲翼、」鄭注云：「厲、作也、以聚

賢明作輔翼之臣。」以上厲字之訓爲訓作者、皆作爲之義也。郝氏引文選高唐賦李善注云：「厲、起也。」漢書揚雄傳注云：「厲、奮也。」王引之引樂記云：「發揚蹈厲之已蚤。」謂「蹈厲、騰躍也。」又引周語「厲六師、」謂「厲六師、作士氣；」奮、起、皆爲作；是以上諸厲字、皆動作之義。故王氏云：「傲厲爲作爲之作、又爲動作之作。」
茲、斯、咨、𪔐、已、此也。

說文「此、止也；」止者、段云：「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誓也。」
老子河上注云：「此、今也。」爾雅疏云：「此者、彼之對。」

咨者、邵氏引魏孔羨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千載之師表者、」此以咨爲此也。

𪔐訓此者、王念孫云：「些、即𪔐字之譌也、草書𪔐字作𪔐、隸書因變而爲些矣。爾雅釋文曰：「𪔐、字爾反、或子移反、郭音些。」玉篇「些、息計切、此也、辭也、又息箇切。」廣韻去聲十二霽：「些、蘇計切、此也、辭也

楚音蘇箇切。『集韻十二霽：』些、思計切、語辭、或作些；『三十八箇：』些、四箇切、語辭也、見楚詞、或作些。『據爾雅釋文云：』些、郭音些、是些字兼有些音也。『玉篇廣韻並云：』些、此也、即爾雅些字之訓。而集韻又云：』些、或作些、故知些即些之譌。些字以此爲聲、當以息計爲正音；息箇爲變音矣。『晉案郝氏引聚經音義二及六並云：』些、古文些歟二形、是些本非二字、與集韻所云『些或作些』之語、正同；然爾雅有些無些、說文有些、而些爲新附字；然則些必爲正字、王氏之說爲可信矣。

已訓此、戴震所引莊子語、已見緒言、郭氏又引淮南道應篇云：『已雖無所、除其患害、』已、此也、謂此雖無所除患害也。『經傳釋詞云：』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以、此也、承上文而言、辟、君也、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射義引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亦言凡此庶士也。『鄭注檀弓云：』以與已字本同、故王念孫說如此。

嗟、咨嗟也。

羣經平議云：「釋文曰：『蹉、本或作𨔵，字林云：蹉、𨔵、皆古蹉字，』是蹉之與蹉、古今字耳。若以蹉釋蹉、義不可通、此經當以蹉字爲句、咨蹉也三字爲句。咨蹉、即咨蹉、蓋以咨蹉釋蹉字、謂若尙書王曰蹉之類、皆是爲咨蹉之聲、以發語端也。詩序『故蹉歎之、』釋文曰：『蹉、咨蹉也；』漢書賈誼傳『蹉若先生、』師古注曰：『蹉、咨蹉也；』皆本爾雅文。是古讀固以咨蹉連文矣。此云咨蹉、亦猶樂苑離類之耳。」晋案上文云：「于、於也、」下文云：「迺、乃也、」于於、迺乃、皆古今字；古今字相訓、本有此例。唯俞所引咨蹉運用之文、是爲此節句讀之證、故用其說。蹉、說文作𨔵、玉篇作𨔵；又通差。咨通作資。

閑、狎、串、貫、習也。

說文習部「習、數飛也、從羽、白聲；」月令云：「鷹乃學習；」此本訓也。引伸爲習熟之義。呂覽審己篇「習、學也；」漢書注「習、狎也；」皆習熟之謂也。字通襲。

閑者、鄉射禮注引尚書大傳云：「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古多用嫻雅字作閑。史記屈原傳云：「屈原嫻於辭令、」是也。閑亦通閒。

狎者、曲禮「賢者狎而敬之；」周語「未狎君政；」鄭韋二氏注竝云：「狎、習也。」

串、郝氏謂爲「患之省、」是也。詩皇矣、「串夷載路、」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正義亦云：「串、詩本爲患、」是爾雅之串、亦必爲患矣。深經音義兩引舍人云：「串、心之習也、」此釋患字之義。知爾雅必作患也。

貫者、還與攢之假借。說文遺、攢、竝云「習也。」攢篆下引左傳曰：「攢潰鬼神、」今本左傳貫、杜注云：「習也、」是借貫爲攢也。貫、一作慣、見爾雅釋文。又通宦、見漢石經所引詩句。作慣者俗字。

蕤、塵、佇、淹、醜、久也。

汪篇「久、遠也、長也；」孟子注「久、醜也、」文選歸田賦注「久、滯也；」郝氏云：「久之言也；久舊亦通；」是久者、有久遠、久長、滯醜、故

舊、之義。

囊、列子黃帝篇張湛注云：「咎也；」此時之久、舊、之義也。

塵者、陳之假借。史記韋昭注「陳、久也。」陳通塵、故文選思玄賦舊注云：「塵、久也。」書「失於政、陳于茲、」傳訓陳爲久；正義引「塵、久也」以釋之、並云：「古者塵陳同。」大雅桑柔云：「倉兄填兮、」傳云：「填、久也；」東山鄭箋云：「古者聲填塵同。」是陳、填、塵、之爲久、皆以聲爲義也。郝氏云：「今登萊間人謂時之久者、或曰鎮日、或曰塵日、謂年久亦曰鎮年塵年、」故塵亦時之久也。

佇者、宁之俗字。鄉風「宁立以泣、」傳云：「宁立、久立也。」宁爲久者、說文宁部「宁、辨積物也；」貝部「貯、積也；」是宁貯皆積聚之義。積聚而訓久、與留之訓久同意、段氏所謂「積物之義之引伸」者、是也。周禮宁作箝、文選幽通賦作埳、亦俗。訓宁爲立者、非也。釋宮云：「門屏之間曰宁、」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此以門屏之間爲宁立之地、故稱宁也。齊風

假著爲字。

淹、畱者、郭云：「佇企、淹滯、皆稽久。」左傳「詰姦慝、舉淹滯；」西京雜記云：「枚舉文章捷疾、相如製作淹遲；」是淹者、遲滯之謂。前引文選注謂「久、滯也；」故淹滯亦爲久。說文「畱、止也；」楚辭王逸注云：「畱、待也；」逸周書武順篇注云：「畱、遲也；」是畱者、畱止之謂。淹滯、畱止之爲久、其意同；魏文燕歌行云：「何爲淹畱寄他方、」所以並用爲副詞也。淹同奄。

逮、及、暨、與也。

說文鼻部云：「暨、黨髡也、从鼻与。𠂔、古文暨。」與從鼻者、取共舉之意也。檀弓鄭注云：「與、及也；」漢書注云：「與、偕也；」皆共同之義。

逮、及者、說文辵部「逮、唐逮、及也；」隶部云：「隶、及也、」又云：「及、逮也、」是逮、及、義同；隶、逮、音義俱同。經典逮及多同訓。公羊

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唐逮、漢時方言、今南人言與、每言逮、但多寫作帶。

暨者、泉之假借。說文从部云：「泉、眾與暨也、从厶、自聲；」段云：「眾與者、多與也、所與非一人也。」堯典「暨皋陶、」許引作泉、書之「淮夷蠙珠暨魚、」朔南暨、史記漢書每引作泉。泉又通洎、鄭詩譜稱無逸云：「爰洎小人」是。又通作暨。

鷖、假、格、陟、躋、登、升也。

易有升卦；小雅云：「如日之升；」郝謂「經典俱作升。」

鷖者、洪範「惟天陰鷖下民、」釋文引馬融注曰：「鷖、升也。」郝氏云：「鷖者、牡馬之名、見於釋畜、牡馬善騰；騰、乘也；乘亦升也。」方言云：「郵、格、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曰躋、魯衛曰郵、梁益之間曰格。」爾雅注引作「魯衛之間曰鷖、梁益曰格、」郵即鷖、古通用。

假、格、皆假之假借字也。假格二字、經廣多通用、堯典「格于上下、」

說文引作假于上下、蓋尙書古文作格、今文作假、許引今文故作假。詩書格字、史記漢書作假字者、不一而足、是通用之證也。然假格皆假之借用字、此說本之段玉裁、已詳於上文「格、至也」節下。上文云：「假、大也、」彼假字、是假之借用字、與本節無涉。上文既訓格爲至、此又訓假格爲升者、說文行部云：「假、至也、」郝氏云：「升、至、義近、」故借假爲假而訓升、借格爲假而亦訓升、蓋至之上者也。是故漢書王莽傳注云：「假、至也、升也、」淮南齊俗篇云：「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高注云：「假、上也、」上即升也。釋訓云：「格格、舉也、」舉亦升也。此假、格、所以同訓至、而亦同訓爲升之義也。方言云：「假、裕、至也、」郝氏以爲「格者、裕之假音。」

陟、說文「登也、」玉篇「陟、高也、升也、」登高皆升之義。陟通躋。躋者、說文亦云：「登也、」詩彙假斯干傳並云：「躋、升也。」顧命云：「由賓階躋、」春秋文二年經云：「躋僖公、」大宗伯注作躋；借躋爲躋也。詩

「聖敬日躋；」孔子閒居作齊、樂記鄭注云：「齊、讀爲躋、升也；」又借齊爲躋也。

登、說文「上車也；」引伸之、凡上升皆爲登。周禮羊人、「登其首、」鄭注「登、升也；」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服注亦訓登爲升。晉語「不哀年之不登、」律注云：「登、高也、」此登字不過假借動詞爲形容詞、不必別立一義。月令云：「農乃登麥、農乃登黍、」登者、升也、謂升於場；故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即五穀不登也。曲禮「年穀不登、」不登、亦謂不升耳、鄭注訓登爲成、失之。周禮小司徒「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注云：「登、成也、成猶定也、」此則本於釋詁篇上文「登、成也」之義、與本節異解。

揮、盞、歇、涸、竭也。

釋文「渴、音竭、本或作竭、」是陸氏所見爾雅本作渴。作渴者本字、竭乃音假。說文冰部云：「渴、盡也、」廣韻云：「渴、水盡也。」

揮者、說文「奮也；」曲禮「飲玉爵者弗揮；」釋文引何承天云：「振去餘酒曰揮；」齊策高注「揮、振也；」易王肅注「揮、散也；」是揮者、振蕩而盡去之之謂也。左傳「懷處奉匱沃盥、旣而揮之、」即振而去之、是竭盡之義也。

盞者、廣韻「盞、去水也、竭也、或作澹、」是古假盞爲澹矣。說文「澹、澹也；」月令「毋竭川澤、毋澹陂池；」然則澹亦竭也、乃澹而竭之也。方言有澹、訓澹；廣雅訓盡；郝氏云：「澹與澹同、說文澹即澹之重文、盞即澹之省文。」

歇者、左傳宣十二年云：「憂未歇也、」杜注「歇、盡也。」說文「歇、息也；」郝氏云：「人倦極則休息。聲轉爲戲泄、故方言云：『戲泄、歇也、』又轉爲歇泄、廣雅云：『歇、泄也、』今俗語亦謂歇息爲歇泄。泄、說文作灑、云『除去也、』除去即竭盡之義。」如郝說、是歇之爲竭、與揮同意。

涸、說文水部云：「渴也。」渴即竭、故佩鑑曰：「字林渴、音其列切、」

淮南注術篇云：「不涸澤而漁，」本經篇云：「竭澤而漁，」是涸即竭也。
拒、拭、刷、清也。

說文水部云：「清、脹也、澗水之皃，」脹者、明也。又云：「瀦、無垢
藪也，」瀦、靜、古今字。古書清、瀦、多通借。亦借靖靜爲之。

拒者、士喪禮「乃沐櫛拒用巾，」鄭注云：「拒、啼也、清也、古文拒皆
作振；」其注曲禮云：「振、去塵也；」是拒即振字、拭塵之義也。爾雅郭注
云：「振訊、所以爲潔清；」七月傳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此郭氏所本
。

拭者、飾之俗字。說文「飾、厭也，」是飾者、按拭之謂；其引伸義爲妝
飾耳。聘禮「賈人北面坐拭圭，」鄭注云：「拭、清也，」此與爾雅同用拭、
然段氏以爲俗改。周官司尊彝「搯酌，」大鄭云：「搯、拭勺而酌也；」釋文
拭作飾，此足爲拭本作飾之證。唯釋名云：「飾、拭也，」此拭字、當是搯之
誤、說文有搯、段氏以爲「今拂拭字，」故劉氏以搯訓飾也。郝氏以搯爲飾之

假音、失之。

刷者、厥之假字。說文又邵云：「厥、飾也、从又持巾在尸下、」按拭必以手以巾、故飾从巾、厥从又从手也。爾雅借刷爲厥、故周禮凌人有「秋刷、」說文稱「禮有刷巾、」文選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洲、」皆借刷爲厥矣。

鴻、昏、於、顯、閒、代也。

說文「代、更也、」士喪禮注云：「更、改也。」故彼此相易謂之代；次第相易謂之遞代；相閒隔者、爲以此代彼、亦謂之代也。

鴻者、邵氏云：「康誥『乃洪大誥治、』鄭本洪作鴻、孔疏引鄭注以鴻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也。」

昏者、邵氏云：「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序、猶代也。』」

於者、俞樾云：「說文口部『哉、言之閒也、』是古人用語詞、本多相閒

也。」

之義。上文『哉』與『之言』並訓『閒』，邵氏曰：『皆謂詞之閒』，然則『於』亦詞之閒也。凡言『於』者，皆自此之彼之詞，故爾雅不與『哉』之、言』並訓『閒』，而與『閒』並訓『代』，義可互明矣。』于於在文法爲介詞，故俞氏如此云。孟子萬章篇引逸書云：『女其于予治』，趙注訓于爲助；邵氏云：『于於字通用，言汝其代予治也。』此以於爲動詞也。

顯者、邵氏引左氏昭十三年傳『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云：『言盟以更著其明也。』

閒者、邵氏引周禮『新不閒舊』，漳注云：『閒、代也。』郝氏引詩『皇以閒之』，鄉飲酒禮『乃閒歌魚麗』，毛鄭並云：『閒、代也。』此皆相閒之代。爾雅釋文云：『閒、古寬反、注同、』是郭陸皆讀閒爲相閒之音也。溢灑正義引孫炎曰：『閒、廁之代也、』廁之代、謂有隙而廁之代也。此閒字是動詞用法、就其地而閒之之謂閒；因其地之迭相更易之謂代；此閒之所以爲代也。

饗、饋、饋也。

釋文「饋、本或作餽、同。」說文云：「饋、餉也。」潤禮注府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此經典通用之義。古亦假歸為饋、陽貨篇云：「歸孔子蒸豚、」歸、即饋也。「詠而歸、」釋文謂「鄭本作饋、」論衡明雩篇亦作「詠而饋、」是以歸為饋也。

餼、說文「餉田也；」詩注義孫炎亦云：「餼、野之饋也。」詩「餼彼南畝、」左傳「其妻餼之、」此為許孫所本。

餽者、說文「周人謂餉曰餽。」漢書食貨志及後漢書漳滏注並云：「餽、古餉字。」是餽餉古今字。詩正義引舍人曰：「餽、自家之野也。」

遷、進、徙也。

說文「徙、遂也、從辵止。徙、徙或從彳。遂、遷徙也、从辵、多聲。」

段氏云：「从辵止會意者、彳行彳止而竟止、則移其所矣。」郝氏云：「徙、徙、遂、移、並聲義同。」

運、說文「登也；舛、古文運、从手西。」通作運；又通作僂。

運、說文「逡徙也。」淮南天文篇注云：「運、旋也。」

秉、拱、執也。

說文「執、捕虜人也、」此執之本義。左氏成九年傳「南冠而縶者誰也、」

杜注「繫、拘執；」老子「無所繫繫、」釋文「繫一作執；」是執繫聲義俱備。引伸之則爲操持之義。

秉、說文又部云：「禾束也、从又持禾、」其本義爲名詞。小雅「彼有遺

秉、」溥云：「秉、把也；」聘禮記「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

之秉；」皆與許義同。鄭風「方秉蘭兮、」吳語「挾經秉抱、」則名詞假爲動

詞也。段氏謂經典多假秉爲柄字、左氏哀十七年傳云：「國子實執齊秉、」管

子小匡篇云：「治國不失秉、」皆假柄爲秉也。

拱、注云：「兩手持爲拱、」此與說文所云「拱、歛手、」之義同。左傳

「爾墓之木拱矣、」孟子「拱把之桐梓、」皆謂合兩手以抱之。拱通作共、詩

「克共明刑」、「虔共爾位」、「溥竝云：「共、執也、」即用雅訓也。

廠、熙、興也。

說文界部云：「興、起也、从昇同；同、同力也。」其音爲虛陵切。女部云：「嫻、說也、从女、艸聲；」其音爲許應切。二字音義皆殊。自後廢嫻而專用興、讀興爲平去二音、而其義乃混。本節云：「廠、熙、興也；」此許書興起之興、與喜說之嫻無涉。

廠者、周禮笙師云：「廠其樂器、」中車云：「廠革車、」鄭注皆以廠爲興、即興作之義也。是以鄭注亦云：「廠見潤宿。」

熙者、郭注引書云：「庶績咸熙、」此堯典文；史記五帝紀即作「眾功皆興、」是熙者、興也。上文云：「熙、光也、」熙者、廣也；光亦廣也；左傳云：「廣哉熙熙乎、」即廣之義。今又訓興者、蓋廣大之興作也。

衛、蹶、假、嘉也。

上文云：「嘉、善也；美也。」嘉與加、古通用。

衛者、邵氏云：「衛、通作偉。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向秀云：『偉、美也。淮南精神訓高注云：『偉哉、猶美哉。』』」匡名云：「錢少詹曰：『衛、當作偉。偉與嘉同訓美、故偉亦有嘉義。』」元照案衛偉、皆从韋、故通借；正文當作微。」此皆以假字釋之。

蹶、居月切、廣韻十月云：「蹶、嘉也。」亦作廢。

假者、詩「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君子」、是假有嘉義。詩溥假字多訓嘉。上文云：「假、大也；」此訓嘉者、蓋大之美也。凡大義字多有嘉美之義。皇、說文訓大、而大雅「思皇多士」、則爲嘉美、故白虎通義云：「皇、大也、美也。」詩「亦孔之將」、溥訓將爲大；而王引之據下文「亦孔之嘉」、亦孔之休、「二句、以爲「將、嘉、休、皆美也。」此其例。詩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誥、云「誥、嘉善也」、郝氏謂「誥與假、音轉義同」。今俗聞人有善、嘉美之曰誥、與說文引詩合。「假又通暇、瑕、遐。

廢、稅、赦、舍也。

爾雅音義引本節、舍作捨。郝氏云：「舍有二義、亦有二音。詩夜切者、周禮司戈盾注『舍、止也』、詩羔裘箋『舍、猶處也』、是皆以止息爲義也。其音書治切者、舍即捨之假借、說文『捨、釋也』、舍釋雙聲、古字通用、爾雅酒禮及大射儀注並云：『古文釋爲舍』、是皆以捨釋爲義也。爾雅亦兼二音二義。」

廢、說文「屋頓也」；屋傾頓則爲廢物、人所共棄、故訓舍。爾雅釋文云：「廢字亦作廢」；說文云：「廢、固病也」；郝氏云：「病頓義近、是廢廢通。」經典用廢、多爲廢棄之義、唯邵氏所引左氏文二年傳「廢六關」、當訓立、謂立關也。廢訓立、反訓例也。廢發古字同。

稅有止息、捨釋二義；其言皆通。召南甘棠「召伯所說」、傳云：「說、舍也」、爾雅郭注引作召伯所稅；螭蟠箋云：「說、猶舍息也」；此止息義也。說文「稅、解稅也」、他括切、此本字。借稅爲稅者、如文玉世子云：「不稅冠帶」；沙廣云：「車則稅綬」；是。借說爲稅者、如禮記禮運鄭眾注云：

「說、猶舍車也。」玉藻云：「無說勞。」是。此捨釋義也。詩書說字、經典多作厥；郝氏云：「凡說稅字通者、每多與脫同音；釋文亦兼始銳他活二反。」

」

赦、說文云：「置也。」置、即舍也。郝氏云：「赦與舍音義同；說與赦音相轉；凡音同音轉之字、古人多以爲訓、即六書中轉注假借之所由生。故詩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傳云：「說、赦也；」赦即舍、說即稅、稅亦舍矣。」

棲、遲、憩、休、苦、馭、駮、咽、息也。

息、鼻息也。析言之、則急曰喘、緩曰息；故說文云：「喘、疾息也。」渾言之、則不分緩急；故說文云：「息、喘也。」說文息「从心自、」自者、鼻也。鼻从自、與息之从囟同意、是也；息从心、與息之从心同意、此古於呼吸循環分系之理、未能辨別所致、鈞之非也。鼻息爲息之本義；休息之息、生息之息、皆引伸義也。爾雅息字、兼氣息止息二義。棲憩遲休苦、皆止息之息

手敵黷罔、皆氣息之息也。

棲、許慎謂爲西之或字、其本字作西。說文西部云：「𪔐、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𪔐方而鳥𪔐、故因目爲東𪔐之𪔐。」曰「鳥在巢上」者、說𪔐之字義也。曰「目爲東𪔐之𪔐」者、說假借也。段氏謂西、「古音讀如僊、如西施亦作先施。」漢書曰：「西、遷也；」詩賓之初筵釋文云：「棲、著也；」皆以棲爲止息之義也。

遲與棲疊韻。郭注云：「棲遲、遊息也；」詩正義引舍人云：「棲遲、行步之息也；」皆休息之意。說文訓遲爲徐行、徐行與休息義近。

憩、釋文「憩本或作惕、同。」泯滂正義云：「惕、息、釋詁文、」是爾雅本作「惕、息也、」可知矣。說文心部云：「惕、息也、从心、曷聲；」惕从心、是心之息也。因引伸爲凡休息之稱、故詩「召伯所憩；」「訖可小惕；」皆用其義。

苦、王引之謂「爲王事靡盬之盬、靡盬者、靡息也。苦與盬、古字通。」

王氏之說、蓋本周禮、人杜子春、鄭眾注；是苦、非勞苦義也。

𦣻、釋文「𦣻、字林以爲嚼、孫本作嚼。」說文「嚼、太息也、或从貴、作𦣻、」是爾雅之息、太息也。說文雖無𦣻、然姚文田云：「耳部嚼、或作𦣻、知嚼𦣻同字。」案草部云：「藪、草也、从艸、𦣻聲；」是古早有𦣻字矣。

𦣻、說文「臥息也、讀若𦣻、」玉篇「𦣻、鼻息也。」大雅假樂「民之攸、𦣻、」傳云：「𦣻、息也；」正義云：「釋詁云：『𦣻、息也、』某氏曰：『𦣻云：『民之攸、𦣻、』是𦣻與𦣻通也。」

供、峙、共、具也。

說文「具、供置也、从卪、具省、古以具爲貨。」从卪者、取竦其兩手、以有所奉承也；从具者、指所奉承之物；具之本義如此。士相見禮及特牲饋食禮注並云：「具、猶辯也；」廣韻「具、辨也；」辯者、治也、辨即辯之俗體。左傳「具餼饋、」史記「孔子曰：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此治備之義也。詩節南山傳云：「具、俱也、」行葦楚茨箋並云：「具、皆也、」說文

湘部云：「菑、具也。」方言云：「備、威也；」其義與上異。詩曰：「則具是遠。」又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二具字、與俱同解、此俱皆之義也。治、備、之具爲動詞；俱、皆、之具爲副詞；義既各別、在文法上之性質、亦不同也。爾雅之具、兼此二義。郭注云：「皆謂備具；」辨別未明。

供者、左氏僖四年傳「共其資糧屏屨」、郝氏謂「共與供通、」是也。說文「供、設也、」一曰供給、」段氏謂「設與給二義相足；」意謂施設亦求贍給、供給即所以施設也。是故諡法孔晁注云：「供、奉也、」廣雅「供、進也、」周語韋注用爾雅義云：「供、具也。」此皆治辨之具之義也。

詩者、備之假借字。說文「備、待也；」又云：「儲、備也；」郝氏謂「備亦儲也、謂儲貝以待人用、」是也。詩臣江云：「疇乃錢鍾；」書費誓云：「疇乃糗糧；」借疇時爲備也。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郭舍人爾雅注云：「共、具物也；備、具奉也。」郭氏據此、以爲「舍人本詩作備。」詩之爲具、亦治備之具也。

共、說文共部云：「同也。」汪瀟同。油禮云：「父之讐不與共戴天。」
玉潤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共者、同也。前引詩箋訓具爲皆、而廣韻
亦云：「共、皆也。」是共具同義。故共之爲具、乃咸、皆、之義之具也。經
傳供給供奉字、皆借共字爲之、於是釋爾雅者、乃供、共、同訓、未審。

憐、憐、惠、愛也。

說文心部云：「恣、惠也。」又云：「惠、仁也。」今經典相承、以訓行
。完之愛代恣。愛又訓奮、諡法云：「奮於賜與曰愛。」通作哀、樂紀鄭注云：
「愛、或爲哀。」呂覽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云：「哀、愛也、
」郝氏謂「愛、哀、聲義同、哀憐亦慈愛之意、」是也。

憐者、說文「憐、憐也、讀若侮。憐、恣也、韓鄭曰憐。」

憐、說文「哀也。」方言「愛也。」矜哀即愛意、故辭異而義實同。方言

又云：「憐職、愛也、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郝氏云：「職蓋語
詞、」晉案郝說是也、今姑蘇方言、尙好用哉字爲語助詞、憐職、當是憐哉之

悞。

惠者、濫法亦云：「惠、愛也。」惠又訓賜訓施、皆仁愛之引伸義。

娠、蠢、震、懃、妯、騷、感、叱、蹶、動也。

上文云：「動、作也。」動作有奮發、生動、行動、變動、搖動、移動、之義。動亦借爲董、見周禮大祝。

娠、震、皆从辰；許氏訓辰爲震、故凡从辰之字、皆有動意。說文女部云：「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一曰官婢女隸謂之娠。」案左氏昭三年傳云：「辱使董振擇之、」牟廷相謂「董督女廝使選擇之、」方言云：「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官婢女廝謂之娠、」此皆許所本、振即娠之借用字也。詩「太任有身、」漢書高帝紀云：「已而有娠、」有身、即有娠也；漢史於可用身字者、多用娠、或據此以爲身娠一字、非也。震、說文「劈歷震物者、」是震者、疾雷也；以其震物故曰震。引伸之、凡動謂之震、故曰震動也。恐懼者必振顛、故上文云：「震、懼也。」左氏昭元年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借震爲

娠。

蠢者、說文艸部云：「蠹、蟲動也；」引伸爲凡動之義、故本節訓動。上文訓作。考工記假春爲蠢。壁中古文尙書、蠢作載。

慙、上文云：「懼也；」今訓動者、即惶駭、敬畏之動也、與震同意；詳懼也節。

妯、說文亦訓動。小雅「憂心且妯、」傳云：「動也；」許引作「憂心且妯、」借妯爲妯也。方言「妯、攪也、人不靜曰妯、齊宋曰妯、」攪與不靜、亦妯也。爾雅釋文「妯、徒歷反；顧依詩勑畱反。」徒歷、與說文同、即方言郭注所云：「妯、音迪」也。勑畱、則與廣韻「丑鳩切」同、蓋妯之音也。

騷、說文「摩馬也。」段氏云：「人曰搔、馬曰騷、其義一也。摩馬如今人之刷馬；引伸之義爲騷動。」晉案內則「疾痛苛癢敬抑騷之、」注云：「騷、摩也、」是摩亦騷也。就馬言謂之騷、亦謂之刷、文選魏都賦云：「刷馬江湖、」是也。騷刷、即騷除也。史記李斯傳云：「箠上騷除、」又懸布傳云：

「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是也。然則許所言摩馬者、刷馬也、騷除馬也、此皆騷之正義。引伸之、則大雅常武「徐方繹騷、」傳云：「騷、動也、」此毛之本于釋詁也。張衡思玄賦「寒風淒其永至兮、拂雲岫之騷騷、」文選注云：「騷騷、風動貌、」是用爲副詞、亦動之義也、邵郝二氏皆以騷爲騷、是強爾雅以就說文、強說文之騷以爲騷也。

感、說文「動人心也。」「左氏宣二年成二年傳釋文云：「感、本作憾。」「郝氏云：「憾、俗字也、古止作感；亦猶撼俗字也、古止作撼、」此說是也。

吡、舊作訛、訛者、吡之誤字。說文「吡、動也、」詩曰：「尙寐無吡、」許所引見王風。小雅「或寢或吡、」傳云：「吡、動也、」各本作「或訛、」段氏以爲非；然則爾雅之訛亦非矣。訛即譌字、故改爲吡。

蹶、說文「僵也；一曰跳也；」廣韻「蹶、走也、」僵、跳、走、義亦爲動。故大雅「文王蹶厥生、」傳、文選風賦注、並云：「蹶、動也。」
覆、察、副、審也。

說文采部云：「采，悉也，知衆諦也。篆文作審。」

覆、說文而部云：「覆，覆也。覆者，反覆也。左氏定四年傳云：『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漢書盧綰傳云：『上乃令人覆按，』皆言審也。

副者、副風「副笄六珈」為王后首飾。釋名「副，覆也。」是副覆音義

同，故並訓審。匡謬正俗云：「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為精字，从衣，音聲

。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廣韻四十九宥，以副為福之今字。

契、滅、殄、絕也。

說文以絕為斷絲，見前所引。廣雅「絕，斷也。」

契為契之假借，見緒言。說文以契為刻，郭注爾雅謂「今江東呼刻斷物為

契斷，」刻斷，即絕也。左氏定九年傳云：「盡魯邑人之車，鏖其軸，」文選

封禪文云：「挈三神之歡，」此文借鏖、挈、為契也。

郡、臻、仍、迺、侯、乃也。

說文乃部云：「乃，曳冪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也。」段云：「曳其言而轉

之、若而、若乃、皆是也；乃則其與之難者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晉案公羊》云乃難乎而者、以音言之、郝所謂「而、乃、語有輕重」者、是也。乃字、篆作𠄎、係曲折形、古文乃作𠄎、比篆文曲折尤多；然則許所謂象氣之出難也。乃、然、而、汝、若、五字一聲之轉、故乃、然、而、同爲轉接詞；乃、而、汝、若、又同用爲人代名詞也。

郡爲乃者、邵氏云：「郡、通作窘、小雅正月云：『又窘陰雨、』鄭箋『窘、仍也。』」述聞引法言孝至篇云：「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謂「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晉語注）數也、（周語注）言數勞二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是王氏用邵說。

臻者、邵氏云：「易釋文引京房易曰：『水臻至、』臻亦仍也、故廣雅云：『仍、再也、』郡、臻、二字、俱從仍取義也。」述聞廣其說曰：「遷子尙同篇曰：『飄風苦雨、薦臻而至、』節南山傳云：『薦、重也、』重亦仍也、

是薦臻並與仍同義。」案釋文云：「仍饑爲荐、」釋詁云：「臻、薦也；」是臻爲薦、即爲仍、在爾雅亦有明言之。

仍、說文从乃聲、是仍乃聲同。春官同凡筮注云：「乃讀爲仍；」沃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義謂「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此仍乃通用之證。聲同通用、郝氏所謂義存乎聲也。

迺、廣韻及列子釋文、並以爲古文乃字、非也。說文云：「或曰往也、讀若仍、」玄應書引滄頡篇云：「迺、往也、」是迺迺一字；作乃者、嚴氏云：「隸變、」是也。齒、讀若仍；仍、乃、同聲、即讀若乃；而齒乃亦同聲矣。故廣韻云：「乃、往也、」即以乃爲迺也；漢書乃字、則多作迺；經典迺乃通用者、亦不勝數；此爾雅所以訓迺爲乃也。

侯者、郝氏云：「下武云：『應侯順德、』侯訓乃、乃者、汝也；與左傳『應乃懿德、』句同。」述聞云：「侯于周服、」當訓乃。

迪、絲、訓、道也。

說文注部云：「道、所行道也。」此言道爲道里也。引伸之而有行走、由從、通達、引導、道理之義。謝義及喪服傳注云：「道、猶行也。」史記袁盎龜錯傳集解引臣瓚云：「道、由也。」法言云：「道也者、通也。」釋名云：「道、導也。」此皆引伸之義。要不過借道路之名詞、爲動詞之用耳。不可謂別爲一義。左傳「請君釋憾於宗、敝邑爲道」、道者、道也、道其道路也。史記「道正陽開行」、道者、由也、由其道路也、左傳又云：「不如小決使道、」道者、通也、通其道路也。此皆假借之例、要不外就道路之名詞、轉爲動詞、非別一義也。

迪、說文注部亦云：「道也。」溢纓云：「迪朕德、」史記夏紀作「道吾德」、是迪爲引導之道也。上文訓迪爲進者、郝氏云：「迪爲進之道也。」

繇、即說文繇字、已見上「由、從也」節。上林賦云：「則仁者不繇也、」鄭注云：「繇、道也、」道者、由也、謂仁者不由也。

訓者、郝氏云：「言之道也。」說文「訓、教也、」教亦道也、故伊訓、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傳云：「作訓以教導太甲，」此教導之義。大雅「古訓是式，」傳云：「訓、道也，」此道理之義也。訓與訓、順、古通用。

僉、咸、胥、皆也。

說文「皆、俱詞也，」詩「緜傳云：「皆、俱也。」豐年傳訓徧、小爾雅訓同、其義一也。皆通借、書「予及女皆亡，」孟子引作借。

僉、說文亦云：「皆也。」堯典「僉曰、於、繇哉，」史記作「皆曰繇可，」是其義同。方言訓僉爲夥、夥亦皆也。小爾雅訓同、與皆一義。

咸、說文與爾雅同訓。魯語「小賜不咸，」韋注云：「咸、徧也；」方言云：「徧、該、咸也；」徧、備、該、均與皆義同。

胥者、方言云：「僉、胥、皆也；自山而東五國之郊曰僉、東齊曰胥。」

持傳繼亦訓胥爲皆。郝氏曰：「今文登人或言都、其它秀邑人謂都爲兜、兜都聲轉、都胥聲近、語有輕重耳。」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

郝氏云：「玉篇」長、直良切、久也；又知兩切、主也；「爾雅兼」二義、而讀唯一音。「二義者、以長久訓耆艾、以長養尊長訓育孟正伯也。」

育者、鄒注云：「育養亦爲長。」下文云：「育、養也。」鄉風「既生既育、」鄉箋亦云：「育、謂長也。」書「教胄子、」馬融注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說文及周禮大司樂注、皆引作「教育子、」郝氏云：「胄、从由聲、由育音轉、故古字通。」育或作毓、見說文。

孟、說文亦云：「長也。」邵氏引康誥云：「王若曰孟侯；」管子任法篇伊注云：「孟、大也、」大亦長也。

耆者、曲禮「六十曰耆、」故說文云：「耆、老也。」然老即長也、故爾雅訓長、玉篇亦云：「耆、長也。」耆通作黎、見西伯戡黎釋文、郝氏云：「長老之稱、或曰黎老、或曰耆老、其義通。」

艾者、釋名「五十曰艾、艾、乂也；乂、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

也。」是艾者、長老也、故說文云「保民耆艾曰胡、」與耆字同用爲長老之稱矣。劉訓艾爲治者、說文「艾从乂聲、」曲禮釋文謂「艾、一音刈、」是艾之古音爲乂矣。說文又訓芟草、艾卽治；漢郊祀志云：「天下艾安、」艾安卽治安也。老者有治事之經驗、故用艾爲長老之稱也。

正、伯、爲長者、鄒注云：「正伯皆官長、」周禮天官之屬、有宮正、宮伯、鄒注訓正伯爲長、此鄒所本。郝氏云：「正長一聲之轉。」伯者、迫也、白虎通云：「伯者子最長、迫近父、」年長之稱、當先於官長之稱。正通政。伯可借用霸柏字。

艾、歷也。

說文「歷、過也。」漢書注「歷、經也；」小爾雅「歷、久也。」經卽過、經過者必久、其義同。

艾者、周頌訪落云：「朕未有艾、」孔疏以艾爲歷、「夜未艾、」溥云：「艾、久也；」亦經歷之義。唯臺經平議云：「古本與下文合爲一條、其文曰

：「艾歷厯祕算、數也。」故詩「朕未有艾」、鄭箋以艾爲數、即本此文。若如今本、鄭何以不訓爲歷乎。歷厯並訓數、亦猶「申神」說文「重」、任玉並訓「佞」。郭所據本、沿一也字、非其舊矣。下文「艾、歷、覲、胥、相也」、亦以「艾歷」二字冠首、與此正同。俞氏此說、有詩箋爲證、以歷訓艾、亦不見他經；或二節即爲一條歟。

厯、祕、算、數也。

釋文云：「數、色具反、謝色主反、」是數有二音。大禹謨云：「天之厯數在汝躬、」後漢律厯志云：「隸首作數、」此名詞、色具切、說文云：「數、計也、」曲禮云：「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此動詞、色主切。爾雅兼此二義、實一義耳。

祕者、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祕。」他書亦有異說、要爲數之總稱耳。此名詞也。

算、郭引論語憲問曰：「何足算也、」鄭注云：「算、數也、」此動詞、

故盤庚正義引舍人云：「釋數之曰算。」說文云：「筭長六寸，所以計厯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數也、从竹具、讀若筭。」算从竹者、謂計數必用筭、从具者、謂其數必備也。是許以筭爲算器；算爲計算明矣。詩車攻序云：「因田獵而選車徒、」選訓數、古假選爲算也。大司馬云：「羣吏擇車徒、」鄭讀撰爲算、古借撰爲算也。然則算之訓數、動詞之數也。惟動詞借爲名詞、亦謂之算、特牲饋食禮「爵皆無算、」鄭注云：「算、數也、」此又名詞之算與數矣。

歷、傳也。

說文云：「傳、相也。」大雅云：「王命傳御、遷其私人、」箋云：「傳御者、武王治事、謂冢宰。」

歷者、下文云：「艾歷、相也。」方言「裔歷、相也、」邵氏謂「裔、艾、聲之轉、」是方言之裔歷、即爾雅之艾歷也。案周語「耆艾修之、」韋昭注云：「耆艾、師傅也、」是艾爲師傅、古有明證。艾旣爲師傅、則歷亦爲師傅矣。

艾、歷、錫、膏、相也。

說文訓相爲「省視」。視、相視也、故引伸之而有「相與」之義、廣韻云：「相、共也；」即其訓也。又引伸之而爲「輔相」之義、輔相亦相與之意、實無別。爾雅上文云：「相、導也、勸也、」皆輔相也。又云：「相、視也、」即說文省視之義之所本。相字息良切、此古音也；後乃有息亮切之音；本節相字、兼用二音之義。

艾與艾通、洪範云：「艾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作艾；經傳通用者甚多。

王引之云：「艾爲輔相之相、君彙曰：『用艾厥辟、』謂用相厥辟也。多方云：『爾曷不夾介艾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艾、皆輔相之義也。」

歷、上文云：「傳也；」今訓相者、左傳云：「鄭伯傳王、」注「傳、相也；」蓋師傳亦相人者、故曰「歷、相也。」然歷又有閱歷之義。邵氏引郊特牲云：「簡其車徒而歷其卒伍、」此謂閱視卒伍也、王引之云：「晉語曰：『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謂相時而發之也。」是歷訓相、兼輔

相、省視二義。

覲、覲文云：「表視也；」周語云：「古者太史順時覲王、」津注云：「覲、視也。」是覲之訓相、爲省視之義之相也。廣韻引覲文云：「賑、目邪視也、」覲與賑聲義均同。郝氏謂「古詩『賑賑不得語、』今作賑賑、爲譌俗。今人尋覲字、古書不見、蓋覲字之譌。」

胥之訓相有三義。公羊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云：「胥之爲言猶相也、」此常語也。然胥又爲輔助之義、方言「胥、由、輔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郭注「胥、相也；由、正、皆謂輔持也。」廣雅云：「由、胥、輔助也、」此皆輔相之相也。胥又有視之義、大雅濞濞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箋云：「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公劉篇「于胥斯原、」箋云：「相此原地以居民、」此皆視之相也。說本王引之。

又、亂、靖、神、弗、滌、治也。

喪服傳鄭注云：「治、猶理也。」治亦通作理、見季氏篇釋文。郝又云：

「通殆。」

又、說文刀部云：「义、芟艸也、从刀、乂相交。刈、义或从刀。」是义爲本字、刈爲或體；艾、剛假借字。义之本義爲芟艸、引伸之義訓治。其本義訓治者存變字、說文辟部云：「𠄎、治也、从辟、艾聲、虞書曰：有能俾𠄎。」此爲訓治之變、許所舉爲古文經、故作變。今則义訓治、而芟艸之義廢；孔安國以今字讀尙書、而變之字亦廢矣。爾雅釋文云：「义字又作𠄎、」是古之爾雅、疑有兩本。韻法云：「义、治也、」其義與爾雅符。

亂者、說文「不治也、从心、亂、乙治之也、」(依段本)段氏云：「乙以治之、謂誦者達之也。」是亂本訓不治、今訓治者、乃反訓例。說文受鄉有亂字、亦訓不治、諸書所引多謬。

靖、上文云：「謀也、」今訓治者、詩「俾予靖之、」傳訓治、日靖四方、箋亦訓治。

神訓治者、洪頤煊云：「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子『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神農皆謂治農。王引之云：「盡心篤夫君子所
勦者化、所存者神、神、治也、言所在之地則民治也。王制篇曰：故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養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
夫是之謂大神、大神、亦謂大治也。」此皆經典中訓神爲治之證也。至神字
所以有治義之故、亦宜知之。郝氏云：「神者、引之治也。神訓引、引伸與治
義近、廣雅云：『伸、理也、理即治也。』此解本於說文。俞樾云：「此文神
訓治、猶申訓治也。說文伸部『申、神也、七月雲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
持也、』自申束、即有治義。廣雅釋詁『伸、理也、』伸與申通、理即治也。
下文又曰：『神、慎也、』亦即申束之義。釋詁神字凡三見、惟首條訓重者、
申神並列、至下二條、則有神無申、知神則申矣。郭氏不達假借之理、故多未
詳。晉案凡訓治理之字、其義雖一、亦各以類相別。弗者、蒞也、蒞、蒞厥
豐草、漢云：「除治也。」又之本義旣爲芟草、亦除治也。是又與蒞爲一類
。說文云：「蒞、釋理也、从又寸、分理之也。」蒞爲治水、淪之排之、其法

用導、所以分治之。神爲引、即引伸也、神之爲治、亦分治之。是漚與神爲一類。各就其類以求、則神之訓治、可比例而得之矣。

弗者、前引詩「蕝厥豐草、」傳訓治。韓詩作拂、拂者、拂拭也、曲禮云：「進几杖者拂之、」亦鄭箋所謂除治意也。文選顏延年應詔燕曲水詩注云：「拂亦作弗、」是弗、拂、拂、古字通。

漚者、魯頌泮水云：「屈此羣醜、」鄭箋「屈、治也、」正義云：「釋詁文。」但漚之本字爲汨、說文云：「汨、治水也、」引伸之爲凡治理之義。作漚屈者皆音假。洪範云：「汨陳其五行、」注「汨、亂也、」此與亂之訓治同例。

頤、艾、育、養也。

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从會、羊聲。」邵氏本節注云：「皆言長養也。」詩傳箋訓將爲養；淮南原道篇云：「聖人將養其神；」今俗言將養本此。頤、說文臣部云：「臣、頤也、象形；頤、篆文臣。」頤者、合車輔口以

成；以其爲養人之物也，故訓養、序卦傳云：「頤者、養也。」方言「台、胎、養也。」晉衛燕魏曰台、汝穎梁宋之閒曰胎、或曰艾。「台即頤之音假。惟胎則不同、胎之爲言始也、故爾雅舊注云：「胎、始養也、」與頤音同而義異。

艾、上文云：「長也、」長亦有養義、故又訓養。小雅鴛鴦云：「福祿艾之、」傳以艾爲養、益稷「萬邦作乂、」鄭亦以乂爲養。

育者、說文古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从宀、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毓、育或从每。」凡事之不順而出者爲宀；故古即湯突如之突、說文謂到子也。法人拉克伯里解離之突如云：「離、權也、不意之遭殃、」此以同聲相假也。育與鬻粥通用、幽風云：「鬻子之閔斯；」夏小正云：「粥也者養也；」皆育之假借也。上文訓育爲長、長與養一也。

泆、渾、隕、墜也。

上文墜與隕並訓落、此又推廣其義也。

泆、釋文云：「願徒蓋反、」阮元乃作泆；邵郝二氏皆謂「宜作泆。」泆

者、說文「沃、浙瀨也、从水、大聲。」凡被沃者、必洗墜、故沃訓墜。

渾、釋文「胡本反、」說文「渾、一曰滂下兒、」郝氏云：「滂下、亦沈

墜之義也。」

際、接、裂、捷也。

郭注「捷、謂相接續、」上文云：「捷、勝也、」今以聲爲義、故云接續

。莊子釋文云：「捷、引續也、」與郭同意。本節捷字、又兼疾速之義。

際、小爾雅云：「接也、」孟子萬章篇趙注、淮南本經篇高注、皆同。古

人借齋爲際、見小雅冠卯箋。

接、說文「交也。」易「晝日三接、」內則「接以太牢、」鄭並讀接爲捷

、本之雅義也。淮南本經篇注又云：「接、疾也、」捷接一字既同用、捷有疾

義、故接亦有疾義也。

捷、說文「捷也、飛之疾也。」是捷訓捷、乃疾速之捷。郝氏云：「俗語

云：「一霎時、」亦捷疾之義也。」

恣、神、溢、慎也。

《說文》心部云：「慎，謹也。」凡謹者必誠實而肅靜，故上文云：「慎，誠也，靜也。」

恣、《說文》比部云：「慎也、从比、必聲、」詩訓比爲密，故此爲慎。《太雅》云：「爲謀爲恣、」傳訓恣爲慎、謂慎密也。

神訓慎者、夫神有祕密之義焉。《說文》云：「祕、神也；」詩闕章之闕、即許書祕之假借字。《用段說》大誥傳「鑒、慎也；」閟宮箋「闕、神也；」是神即慎矣。徐氏云：「祕之言閉、祕不可宣也；」廣雅云：「祕、密也、藏也；」然則神者、神祕也、慎密也。夫神、又有尊敬之義焉。郝氏云：「蒲子非相篇云：『貴之神之、』楊倞注『神之、謂不敢慢也；』不敢慢、即慎矣。」此說是也。《小明》之四章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其卒章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言有位君子、結納正直、尊之聽之、則國家自與之福祿也。《伐木》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言苟求友生、尊之聽之、終致和平之效也。鄭箋以鬼神釋神字、施之小朋、尙可耳；用之伐木、必不可通、推之衛風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天、亦神也、言胡然而尊之、胡然而貴之也。故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尊敬、皆慎之義也。然則神之爲慎祕之慎、（郝語）尊敬之慎也。上文云：「神、重也、治也」者、能自治與自持、斯其所以爲慎也。

溢者、諡之假借字。說文解云：「諡、行之迹也；」說文同。爾雅訓慎者、詩正義引舍人云：「溢、行之慎也。」詩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傳云：「溢、慎也、」釋文云：「溢、音逸、徐云：毛音諡、」是詩之用溢、與爾雅同爲假字、故毛讀溢爲諡也。上文云：「溢、靜也、」靜義雖同慎、惟彼節溢爲恤之假字、本節之溢則爲諡之假字、詩文王釋文云：「諡、音示、慎也、」此諡溢之音也。溢、諡、諡、恤、恤、恤、恤、音相近、古亦通用、見上「靜也」節。

鬱、陶、繇、喜也。

上文云：「喜、樂也。」此復廣其義。

鬱陶者、孟子「鬱陶思君爾」、「檀弓」人喜則斯陶、鄭注云：「陶、鬱陶；」是鬱陶者、思也、喜也、方言「鬱悠、思也；」鄭注云：「鬱悠、猶鬱陶；」此亦以鬱陶爲思。其有喜義者、蓋思之喜也。上文「思也」、「凡二節、其一節爲哀思、有哀思、即有喜思矣。

繇者、僮之假借。說文人部云：「僮、喜也。」詩「君子陶陶」、「傳云：和樂貌、」箋云：「陶陶、猶陽陽也；」釋文云：「陶、音遙、陶陶者、即僮僮也。」鄭謂陶陶猶陽陽、則陽陽亦即僮僮之音轉耳。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鄭注云：「猶、當爲搖、秦人猶、搖、聲相近。」鄭所謂搖、段以爲「身之動搖、」郭以之解繇、失之。

誠、穡、獲也。

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从犬、夔聲。」引伸之爲凡得之稱。郝氏

云：「魯人展獲字禽；」但此禽字、非飛禽、白虎通云：「禽、鳥獸總名、」是仍與許說同義。楚辭「釋管晏而任藏獲兮、」王逸注云：「獲、爲人所係得也、」此獲之屬人言者也。逸周書大開武云：「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郝氏以爲「獲與穫通；」然此不過爲農夫所獲耳、不必改獲爲穫也。爾雅獲字、兼人物而言。

馘者、說文職之或體。皇矣傳云：「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是馘之爲獲、俘獲也、郭所云「今以獲賊耳爲馘」也。

縛者、說文云：「縛、獲刈也；穫、刈穀也。」是縛亦獲也。詩大田云：「此有不斂穧、」斂穧同稱、即取穫之義、故郭云：「獲禾爲穧。」

隄、艱、難也。

莊子說劍篇釋文云：「難、如字、艱難也；」左氏哀十二年傳「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周禮占夢注「杜子春難、讀爲難問之難；」是難字古有二音。但郝氏云：「實則二音理自通。」

阻、說文「險也」；詩雄雉谷風傳、並云：「阻、難也。」左氏閔二年傳云：「狂夫阻之。」杜訓爲疑；正義引服虔注訓止；郝云：「止疑皆畏憚之意、義亦爲難。」

剡、契、利也。

說文云：「利、銛也、刀和然後利、从刀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依段本）許謂刀和然後利者、小雅「執其鸞刀」、傳云：「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是刀之利、不取銳利、取其和而合義而已。和利亦通用、見荀子楊注。

呂覽高注訓廉爲利、郝氏云：「廉利雙聲、今人作事敏速、亦稱廉利。」

剡、注引詩曰：「以我剡耜、」此齊魯韓三家詩。今毛詩作覃、傳云：「覃、利也、」此剡之假借字。說文亦云：「剡、銳利也。」

契、說文作剡、籀文作契、周頌作略。段氏謂「契者古字、剡者今字、剡者正字、略者假借字。」說文以契爲刀劍刃、是訓利者、引伸義也；故周頌

「有略其耜、」傳亦云：「略、利也。」匡謬正俗稱「略刃、」言礪刀使利也。
。礪、古亦作礪、見張揖古今字詁。
允、任、壬、佞也。

說文女部云：「佞、巧黷高材也、从女、从信省。」案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詔也；」左氏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服虔注云：「佞、才也；」並與許義合。佞从女从信省者、徐鉉以爲「女子之信近於佞、」是似信而非信也。

允、上文云：「信也、誠也；」又訓佞者、逸周書寶典篇云：「展允于信、」此似信非信之允、乃佞之允也、故允訓佞。

任者、地官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史記季布樂布傳注引如淳曰：「相與信爲任、」是任爲親信之義。今訓佞者、舜典正義引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舜典云：「而難任人、」史記五帝紀作「遠佞人。」

王者、泉陶諫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作「何畏乎巧言令色佞

入、」是壬爲佞也。蓋任从壬、任壬古通、賓之初筵箋云：「壬、任也；」後漢書鄧曄傳云：「孔任不行、」孔任、即書之孔壬；故王亦訓佞。

俾、拏、拌、使也。俾、拏、拌、使、從也。

說文「使、伶也；」玉篇云：「伶、使也；」秦風釋文引韓詩、令作伶；是古使令字本作伶。說文又云：「從、隨行也；」廣雅云：「從、使也、」漢書外戚傳「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謂不從也。使與從其義相通、故連舉以釋之。

俾者、大禹謨「俾予從欲以治、」魯頌「俾爾熾而昌、」皆使之義。廣韻云：「俾、使也、從也、」此俾之兼隨從義也。俾通卑、見詩「俾予靖之」釋文。郝謂俾亦通繇。

拏者、餽之假借。大雅桑柔篇云：「拏云不逮、」傳云：「拏、使也；」釋文云：「拏、本或作拏、」是拏即拏矣。說文彳部云：「餽、使也；律、使也。」周頌云：「莫予拏蜂、」蜂、本又作拏、傳云：「拏、拏、瘳也；」釋文

語「其父攘羊」釋之、作攘、注云：「因來而盜曰攘、書鄭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漢書五行志亦云：「攘、因也。」蓋攘从襄得聲、故攘亦有因義也。說文雖無儻字、然詞凡注引爾雅亦作儻；故施氏讀儻爲襄、此儻所以訓因也。

仍、說文亦云：「因也。」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鄭注訓仍爲因。晉案乃字本有因義、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乃者、因也、言因命羲和也。又襄七年左傳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言今而後因知有卜筮也。乃有因義、故仍从乃而訓因；說文云：「仍、因也、」仍亦从乃而訓因；其義皆通。詞凡注云：「故書仍爲乃、」是古仍乃通因之證。史記淮南衡山傳贊云：「淮南衡山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仍者、因也、謂父子因再亡其國也。又洵奴傳「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仍者、因也、謂因再出定襄也。此兩仍字、師古皆訓頻、洵不詞也。仍者、「厚也、乃也、」義已見前。

董、督、正也。

說文止部云：「正，是也。」周禮宰夫注「正，猶定也；」文選凍涼賦注「正，中也；」定中並與是義通。上文云：「正，長也。」本節正字，兼此數義。說文又云：「政、正也，」故正、政、古通用。

董者、嚴元照以爲「說文無董字、當作董；後漢俗書从重。」左氏文六年傳云：「董通逃、」杜注「董、督也。」桓六年傳杜注、楚辭涉江篇王逸注、並用釋詁文、以董爲正。

督、說文「察也；」方言云：「理也；」察理並動詞正字之義。莊子養生主篇李頤注云：「督、中也、」此與正之訓中同。左傳昭二十二年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督、篤、古通用。

享、孝也。

段玉裁云：「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饗燕用饗字；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周禮既用享爲祭享字、本節「享、孝也、

必屬祭言。毛氏釋詩、多本爾雅、毛詩既用高爲獻神之字、則本節字義、屬祭祀言、益無疑矣。釋訓謂「善父母爲孝」、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是孝者養之謂也、此生前之孝也。死後亦謂之養、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此歿後之孝也。論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是即爾雅之義也。

享、說文作高。廣雅曰：「高、養也、」孝爲養、故爾雅訓享爲孝也。王引之曰：「享訓爲孝、故享祀爲孝祀、小雅楚茨曰：『荔芬孝祀、』魯頌曰：『享祀不忒、』是也。分言之則曰孝、曰享、周頌曰：『以孝以享、』是也。合言之則曰孝享、小雅天保曰：『是用孝享、』是也。」

珍、享、獻也。

汪瀛「獻、奉也、進也、上也、奏也。」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

珍者、上文云：「美也。」文選羽獵賦注引捷爲舍人云：「獻珍物曰珍、」

獻食物曰享；然汪澂云：「八十常珍，」是獻食物亦稱珍矣。俞樾云：「珍與珍通、釋言曰：『珍、致也、』即此經珍字；珍爲致、故珍爲獻、文異而義通。上文云：『珍、告也、』告與致、義亦相近、禮記少儀篇曰：『致膳於君子；』又曰：『凡膳、告於君子；』告、即致也、致、告、並即獻也。」

享、說文高部云：「獻也、从高省、象孰物形、」是許以獻熟食爲享也。各書用享、有與饗殊訓者、如上文「享、孝也」節所引是；有獨用享以概饗義者、如左傳之祭享、饗燕皆作享、是也。易云：「亨於西山、」劉熊碑之「子孫亨之、」郝謂「儋亨爲享；」或以爲隸書。

縱、縮、亂也。

亂義見上文「亂、治也」節、此仍爲治亂之亂。

縱者、述聞云：「賈子傳職篇曰：『雜綵從美不以章、』大戴記保傅篇作「縱美雜采不以章、」從與縱同、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是縱爲亂也。」

縮、說文「亂也、一曰蹶也。」晉案縮之言蹶也、儀禮古文縮作蹶、聲近相借。故治絲蹶之則亂、引之則治。故易林蹶之蹶曰：「縮緒亂絲。」縮之訓亂、乃蹶之亂也。上文云：「神、治也、神者、引也、有引伸之治、故有蹶縮之亂。縮、古通楮、見詩巷伯釋文及深經音義二十。

探、纂、俘、取也。

說文又部云：「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許所引、見大同馮、取訓捕取、猶執之訓捕罪人也。

探、郭注「摸取也；」說文「遠取之也。」易繫傳曰：「探賾索隱、虞翻注用雜義訓取。」

纂、郭注「奪取也、」說文「竝而奪取曰纂；」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纂；」義皆通。邵氏云：「今人謂計數取物曰纂。」

俘、說文「軍所獲也、」此不分人物而言。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云：「示之俘馘；」書序云：「俘厥寶玉；」人與物古皆言俘矣。後漢書注引郭璞注爾雅

曰：「掠、奪取也。」是古本爾雅宜有掠字。

徂、在、存也。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从子在省。」恤問爲存之本義，月令云：「存諸孤。」漢文帝致南粵王書云：「已使人存問。」並恤問爲存之證也。公羊隱三年傳何休注云：「存、在也；」玉篇云：「存、有也；」有亦在也。今人但知存爲存亡義矣。

徂、郝氏謂「且之假音」是也。段謂「且、古音徂」故假同音之徂以爲之。鄭風出其東門云：「匪我思且。」箋云：「猶匪我思存也。」釋文且、音徂、爾雅云：「存也。」此詩用且之本字，而鄭用雅訓以釋之也。

在、說文土部云：「在、存也，从土、才聲。」段謂「在之義、古訓爲存問。」晉案許解存字爲在省、存爲存問、則在之本義爲存問、自無疑矣。聘禮記「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在、存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存往者、在來者。」盧辯注「在、猶存也；」此皆訓在爲存問之義也。

枉、掃、省、士、察也。

上文云：「察、審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警、古察字。」

在、郭注引書「在璫璣玉衡」在即察也。漢典正義引舍人曰：「在、見

物之察也。」詩「在帝左右」禮文王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箋注並云：

「在、察也。」段氏云：「虞夏書在訓察、謂在與伺音同、即存問之義也。」

存者、王引之云：「孟子離婁篇『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亦謂察人之

術、莫善於觀眸子也。」邵引禮運鄭注但云：「存、察也；」郝謂「存者、恤

問、是問之察、」其義反隘矣。

省、說文「視也；」郝謂「是視之察。」省、古通管、見潤禮大宗伯釋文。

士、說文仕部云：「事也、」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是士之本訓爲任事、士子者後起之稱謂也。士訓事而又訓察者、郝云：「是事

之察也。」釋典云：「汝作士、」正義引鄭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此士所以訓察也。詩「弗問弗仕、」箋云：「仕、察也；」曲禮云：「前

有士師、鄉注「士或爲社」、此借任爲士。大雅云：「武王豈不仕、傳云：「仕、事也、」事義借用仕、故察義亦借用仕矣。

烈、栞、餘也。

說文「餘、饒也。」周禮委人史記屈原賈生傳、借余爲餘。

烈、方言云：「餘也。」說文烈訓火猛；方言訓餘者、段云：「盛則必盡、盡則必有所餘也。」邵氏引雲漢詩序：「宣王承厲王之烈、」鄭箋亦云：「烈、餘也。」是烈字本有餘義、故爾雅訓烈爲餘。王引之云：「大雅宣王篇、脩之平之、其灌其栒、」栒讀爲烈、謂伐木之餘也。此栒之爲餘也。說文衣部云：「裂、繒餘也、」王念孫曰：「左氏春秋紀裂鑄、字子帛、裂與烈、皆餘也。」此裂之爲餘也。然則烈者火之餘也；栒者木之餘也；裂者帛之餘也；同爲餘也、而義各有所屬。詩云：「垂帶而厲、」下文又云：「帶則有餘、」箋謂「厲字當作裂、」是也；此則借厲爲裂也。

栞者、櫛之或體；木之斬伐而復生者；故曰「栞、餘也。」說文木部云：

「櫛、伐木之餘也。從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櫛。』櫛、櫛或於木、辭聲。丕、古文櫛。从木無頭。梓、亦古文櫛。如許說，是二字而有。『櫛、櫛本梓。四體；益之以枅而有五體矣。許所引『粵櫛』，今盤庚作『由櫛』；字體雖多，而經典則類用櫛。周南傳云：『櫛、餘也。斬而復生曰櫛。』櫛又櫛之假借字也。方言云：『烈、枅、餘也。陳鄭之閒曰枅、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櫛、或曰烈。』此古語之至漢而猶有存者也。

訝、迎也。

說文「迎、逢也。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訝者、段注說文音部云：「訝、相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牙聲。徐鉉本有逆、段以爲俗字、出於許後、故刪。許所引秋官掌訝文、鄭注云：「訝、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傳訓御爲迎、此借御爲訝也。經傳訝用逆者、段以爲皆後人所改。陳澧云：「逆迎是雙聲。」

元、良、首現。

首之本義已見上文「首、始也」節。呂覽高注又云：「首、上也。」此引伸義。

元者、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云：「狄人歸其元、」滕文篇「勇士不遑喪其元、」皆以元爲首。詩「建爾元子、」傳云：「元、首也。」上文云：「元、始也；」玉篇引韓詩云：「元、長也；」此皆引伸義。王制注云：「元、善也；」郝以訓首爲「善之首」者、易云：「元者、善之長也、」此郝義所本。古又連稱元首、益稷云：「元首明哉；」廣雅云：「元首、君也；」蓋元爲首、元首亦爲首；古稱君爲元后、故元首亦爲君稱、此二字連用之義。

良、古無訓首之義。說文云：「良、善也；」少儀「良綏、」鄉注以爲「君綏、」君者、尊長之詞；良之訓首、其以此歟。元良二字連用、亦無訓首之義。文王世子「一有元良、」鄉注「元、大也、良、善也、」太甲下作「一人元良、」孔傳以爲「天子有大善、」亦不以元良爲首。益稷正義引釋詁云：「元首、首也；」逸周書武順篇云：「元首曰末、」孔晁注「元首、頭也。」郝氏據

此、以爲「爾雅元良、即元首之譌」；然則郭所據本、或不足信。
薦、擊、臻也。

上文云：「臻、至也；」又云：「臻、乃也、」乃即仍也。本節臻字、兼至也仍也二義。

薦者、頻也。飲象傳云：「水滂至、」釋文引干寶本作「水薦至、」京房本作「水臻至、」是薦滂字通、薦臻義同。薦至、臻至、皆頻仍之義也。

擊者、擊之假借字。說文汝渚云：「擊、至也。」引書西伯戡黎「大命不擊；」今書作擊；史記殷紀作「大命胡不至；」是擊者、至也、故訓臻。釋典鄭注：「贊之言至、所以自致、」許引書亦作擊、是贊亦擊之假借、其義亦臻也。

廣、揚、續也。

上文云：「續、繼也。」說文糸渚云：「續、連也、从糸、賣聲。廣、古文續、从庚貝；」是許以續廣爲一字矣。

庚與續同字、爾雅以續訓庚者、說文云：「歸、雛也、」歸爲古文、雛爲今字、此即以今字釋古字之例也。小雅大東云：「西有長庚、」傳「庚、續也、」是庚者、更續也；庚从庚貝、爲會意字、段云：「庚貝者貝更迭相聯屬、」是也。或謂庚从貝、庚聲、段已斥其非矣。益稷云：「乃庚載歌；」潛子澗蓄篇：「愚者有不庚本之事、」尹知章注「庚、猶償也、」償與續義相貫；郝謂「經典庚字止此一見。」庚與庚、更、雛通、仍爲續字。

揚者、邵云：「益稷『皋陶拜手稽首臚言、』史記作『揚言、』是臚即揚也；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王引之引離語「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謂續前人之業也。俞樾云：「揚者、易之假字、說文勿部『易、一曰長也、』字亦通作暢、詩『文茵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凡物續之則長、長與續、義相近、皆由易之爲長引申之。』諸家立說雖殊、皆有續義。

禴、禴、祖也。

上文云：「祖、始也、」乃說文「始廟」之引伸義；王父爲祖、亦引伸義；

祖之本義實爲廟。俞樾云：「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言、祖社猶廟社也。續弓篇『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小祖大祖、即小廟大廟也。」然則本節之祖、亦謂廟也。

祔祖爲祖、當據本節注及徐鍇說文繫傳所引鄧注釋之。蓋祔者、附也；禴者、毀也；附新廟、毀舊廟也。俞樾云：「說文以『禴祖』三篆相次、正本此經之文；蓋有新附之廟、有已毀之廟、故必兼禴而言、然後廟制乃備。吾鄉許氏宗彥廟祧考曰：『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由遷而毀。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此經禴祖、即兼廟祧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蓋五廟二祧、并稱七廟也。」是故祔者、謂附祭新鬼之廟；但以孫禴祖、取昭穆相同、非如郝氏所云「必祔於毀祖」也。親盡則廟毀、禴者、毀廟也；然謂之毀者、亦祇遷其主而已、又不可如鄧注所云「毀其主」也。

即、尼也。

鄭注云：「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王引之曰：「高宗
彤日曰：『典禮無豐于尼、』傳曰：『尼、近也；』今本尼作昵、乃衛包所改
、古文尙書撰異以辯之。」

即者、方言「尼、就也；」邵引衛風氓云：「來即我謀、」俞樾引左氏僖
二十四年傳云：「即盤從昧、」亦皆就近之義。王引之引宣元年公羊傳云：「
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何注云：「即、近也、」是與尼同義。

尼、定也。

上文云：「尼、定、止也。」止、即定也。

尼、邲疏引舍人云：「尼者、私之定也。」

邇、幾、暱、近也。

說文「近、附也；迫、近也。」萃巖經音義引顧野王云：「近、所以爲親
也；」是近者、逼近也、親昵也。

幾者、詩「維其幾矣」、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楚不幾十年」、皆言近也。郝引大司馬「九幾」注云：「故書幾爲近；」史記孝武紀索隱云：「冀、漢書作幾；」是幾與幾、冀、古俱通。上文訓幾爲危。

暱、說文「日近也。或作昵。」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疏引舍人云：「暱、戚之近也。」文選注引爾雅「昵、近也」、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昵、親近也、」此即本節「暱、近也、」之經注文。

安、安、坐也。

說文土部云：「𡩇、止也、从𡩇省、从土、土、所止也。坐、古文𡩇。」上文云：「安、安、止也；」本節云：「安、安、坐也；」坐即止、故許訓坐爲止。王引之引逸周書曰：「安、予告女；」孟子曰：「坐、我明語子；」是坐者安也、止與坐、皆安也。釋名云：「坐、挫也、骨節挫屈也；」又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隕也；」是跪即坐、以體危、故亦稱危坐也。郝氏：「坐有二義、危坐者、跪也；安坐者、亦兩體隱地而體不危隕；」此說是也。

郝云所云安坐、疑其來已久、是以楚茨傳及士相見禮士虞禮注並云：「安、安坐也；」毛鄭之用安坐、自用安坐之詞、非必割爾雅之安字、與坐字聯讀也。

安、大小徐本說文皆失此字、而偏旁用之、故段氏於女部、補安篆、解之曰：「安、安也。」上文訓安爲止、廣韻及燕刺王旦傳集注訓安、爾雅本節訓坐、毛鄭訓安坐、其義一也。前引儀禮漢書注以安綏古今字、蓋不足據也。

安與坐同義、已見前所引王氏說。說文人部云：「倝、安也；从人、坐聲；」王氏並謂「倝與坐、聲近而義同。」

貉、縮、綸也。

郭注云：「綸者、繩也。」說文云：「綸、青絲綬、」綬亦繩也、故詩云：「言綸之繩。」

貉縮者、郭云：「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郝云：「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即詩『縮版以載』也。貉、讀爲『貉其德音』之貉；貉縮、謂以縮牽連絲絡之也。聲轉爲莫縮、檀弓云：『今日而三斬板、』鄭注『斬板

、謂斷莫縮也；「莫縮即貉縮、謂斬斷束板之繩耳。」淮南俶真篇云：「以摸蘇牽連物之微眇、」高誘注：「摸蘇、猶摸索、」邵謂：「是貉轉爲摸、縮轉爲蘇、皆言連引之勢。」今人見作事遲滯者、稱曰莫索、殆亦謂其爲事之牽縛耳。貉、嗅、安、定也。

上文云：「安、定、止也、」止、即定也、故以止訓定。

貉通貉、故上文云：「靜也；」靜定義通。貉又通作莫、詩「求民之莫、」傳並云：「莫、定也。」

嗅者、說文口部云：「嗅、啾嗅也；」段注云：「少部寂慕、義略同。」

又宀部云：「宗、無人聲也、誥、宗或从言；」少部云：「慕、死宗慕也；」段注云：「宗慕、猶啾嗅也。」如上說、則啾嗅與宗慕義同。許謂宗爲無人聲；呂覽首時篇高注云：「嗅然、無聲也；」然則啾嗅者、無聲之謂也。無聲則靜、故方言云：「家、靜也；」玉篇亦云：「嗅、靜也；」宗與嗅皆訓靜矣。凡訓靜之字、皆有定義、貉、上文訓靜、安、說文訓靜、而貉、安、同有定義；嗅、前

引玉篇訓靜、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亦云：「莫、靜也。」則嘆自亦必有定義矣。是以廣雅云：「嘆、安也、定也。」乃爾雅訓定之證也。爾雅釋文云：「嘆、音莫、本亦作莫、」是不獨貉借用莫、嘆亦借莫爲之。

伊、維也。伊、維、疾也。

玉篇離騷王逸注、文選羽獵賦注均云：「惟、辭也；」維乃惟之音假。上文云：「侯、乃也；」史記樂書索隱云：「疾、語詞也。」是維與疾、皆接續詞也。惟維之用於句首者、如皋陶謨云：「惟帝其難之、」詩「維天之命、」是。用於句中者、如解六五云：「君子維有解、」大誥云：「予惟小子、」是。惟字、或作唯。王念孫云：「亦作雖。」文十七年左傳云：「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言惟敝邑之事君也；昭九年云：「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惟戎狄、於余一人何有也。」是借雖爲惟也。大抵虛字之用、不取字義、但取其聲而已。下武云：「應疾順德、」疾亦維也。

伊訓維者、士冠禮云：「嘉薦伊脯、」鄭注「伊、維也、」言嘉薦維脯也。

楚辭悼亂篇云：「伊余兮念茲，」王逸注云：「伊、惟也，」言維余念之也。伊、或作繫、隱元年左傳云：「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言維我獨無也。伊又訓侯者、詩正月云：「伊誰云憎，」與六月「侯誰在矣，」用法相同、是其證。

維訓侯者、詩「侯文王孫子，」溥云：「侯、維也，」四月蕩蕩並同。漢書禮樂志云：「蕩侯休德，」服虔注云：「侯、惟也，」是維、侯、義同。時、寔、是也。

胡適之君嘗謂：「研究文字、須用歷史的研究法，」本節時寔訓爲是者、卽以後人習用之是字、解釋古人常用之時寔字、乃時代之關係也。廣雅云：「是、此也；」王引之云：「是、猶於是也。」在文法爲代名詞。時訓是者、書之「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威若時，」夏紀作「皆若是，」時日曷喪，「殷紀作「是日何時喪；」皆其證也。大抵自虞夏以至周初多用時、自周以後時是並用；自漢至今則用是不用時；此則時代之不同耳。

寔訓是、亦關於時代、即古用寔、後世用實用是也。春秋桓六年「寔來、
公羊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
」此謂古之寔、即是之義也。大雅濞濞云：「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
；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鄭即謂古字作寔、其義爲是、其聲異實
、後世以實代之也。此亦古今用字之不同。

卒、馱、假、輟、已也。

鄭注禮記曰：「已、止也；」玉篇云：「已、畢也；」此形容詞也。顏師
古注漢書曰：「已、語終之辭也、」此助詞也。已、又爲感歎詞、莊子庚桑楚篇
曰：「已我安逃此而可、」是也。又爲副詞、鄭注考工記曰：「已、太也、甚
也、」文五年左傳云：「羸曰、以剛、」以剛、謂已剛、是也。上文謂「已、
此也、」則又代名詞矣。

卒、上文云：「盡也；」下文云：「終也；」釋言云：「既也；」眾經音
義引李巡曰：「卒、事之已也。」義皆通。襄十九年左傳云：「其爲未卒事於

齊故也乎、已此動詞用法也。亦有用爲副詞者。

獸者、邵氏云：「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又春秋文六年云：『猶朝于廟』、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猶獸古通用。」考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猶三望、亦非禮也、』杜注「猶者、可止之辭、」然則春秋經傳屢用猶字、其用法同、各家解釋亦略相同、知猶字古有已止之義。是以王引之引小雅鼓鍾篇「其德不猶、」亦云：「其德不已也。猶獸古通、故獸亦訓已也。」

假者、瑕之假借。大雅思齊云：「烈假不瑕、」鄭箋「瑕、已也、」孔疏謂爲釋詁文、是爾雅本作「瑕、已也、」可知矣。借假爲瑕、仍訓已、曲禮「天王登假、」鄭注云：「假、已也、」是其證。述聞云：「假又與遐通、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亦終也、古人自有複語、終與已同義。」王氏所引遐字、當仍爲瑕之借字。

輟、曲禮「輟朝而願、」微子篇「輟而不輟、」鄭或云：「止也。」

求、酋、枉、卒、就、終也。

釋名「終、盡也；」**爾雅**「終、卒也；」**廣雅**「終、極也；」義皆同。**說文**糸部終篆、訓練絲；次部冬篆下云：「四時盡也、从夂、从丹；丹、古文終字。」是終古作丹、有丹而後有冬、故丹有盡也極也之義。冬字以之會意、而爲四時之盡。自用終爲丹、而丹之本字廢；而終之本義亦廢矣。

求者、**地官**牛人「共其享牛求牛、」**注**云：「求、終也、終事也；」**大雅****文王有聲**「通求厥寧、」**箋**云：「求、終也；」求本索求之義、此訓終者、**郝**云：「索之終也。」

酋、**大雅**卷阿「似先公酋矣、」**傳**云：「似、嗣也；酋、終也。」

枉者、**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將何以枉、」**哀**二十七年云：「多陵人者皆不枉、」皆以枉爲終。上文云：「枉、察也、」此訓終者、**郝**謂「察之終也。」

卒、**說文**作𠄎。**眾經音義**引孫炎云：「卒、病之終也。」**曲禮**「大夫曰卒」

、小雅蓼莪「我獨不卒」、注箋並云：「卒、終也。」

就者、王引之云：「越語『先人就世、不穀即位、』漳注『就、終也、』就與即一聲之轉、故終世謂之就世、亦謂之即世；成十三年左傳曰：『無祿獻公即世、』是也。」爾雅釋文云：「就又作殯、」玉篇云：「殯、于六切、殄也；」殯、皆俗體、惟其義可以相證。

崩、藁、無祿、卒、殂落、殢、歺也。

說文歺部云：「歺、漸也、人所離也、从卣人。」歺、漸疊韻、方言云：

漸、盡也、故訓歺爲漸；从卣人者、卣爲骨肉分離之意、人歺則肉朽而離骨、故曰人所離也、从卣人。禮記謂「君子曰終、小人曰歺；」凋禮注謂「少者曰歺、老者曰終；」此分析言之。渾言無別。爾雅注曰：「古者歺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歺。」

崩、藁、無祿、卒、爲歺者、釋名云：「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諸侯曰藁、藁、壞聲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大戴禮

曲禮曰：虎通與之互有異同。惟證以禮雜記及漢儒諸說，則無祿也、卒也、又皆爲上下之通稱，不必專屬之士大夫也。

殂落、見孟子。說文曰：「殂、往歿也。」引虞書曰：「勛乃殂；」師古注汪莽傳引書作「放勳乃殂」，是殂落二字，亦可分用。爾雅釋文云：「殂，本又作徂；」案玉篇亦云：「殂、今作徂，」以徂爲殂、乃後人之假借。

殯者、釋名、殯、翳也、就隱翳也。「小雅毛傳云：「壹發而歿爲殯；」說文「殯、从宀、壹聲，」段氏所以謂形聲包會意也。郝氏云：「殯爲歿之通稱。」

爾雅學

釋言第一

說文云：「直言曰言、」**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此謂言爲言語之言也。言語而必釋之者、世界言語三大系、一爲獨立語、二爲粘著語、三爲詰屈語。獨立語、一音多義、中國語言屬之。既一音而多義、非加解釋、其義將晦、此釋言之所由作。是故釋詰者、以今字解古義也；釋言者、取常行之言、而以異義解之也。古以一字爲一言、**戰國策**云：「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是也。然一語亦爲一言、**論語**云：「有一言而可興邦者乎、」是也。殷、齊、中也。

說文入部云：「中、內也；从口、丨、下上通也。」然則中者、別於外之謂也、別於偏之謂也。別於外、故喪服小記注云：「中、猶閒也。」別於偏、故孔門講哲學、而有中庸之作。**說文**入部云：「內者、入也、」中訓內、亦爲

入、故有去聲之義。首篇開章釋始字、釋言承上篇、故首章釋中。

殷者、禹貢「九江孔殷」、史記夏本紀作「九江甚中」、是殷即中也。廣雅云：「殷、正也；」中、正、義同；故堯典「以殷仲秋」、史記五帝紀作「以正仲秋。」殷又通隱。

齊者、釋地云：「睢齊州以南、」郭注云：「齊、中也。」齊州爲中州、故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里」、張湛注云：「齊、中也、」周穆王篇云：「四海之齊、」即謂四海之中也。管子世篇云：「治莫貴於得齊、」正謂得中也。斯、謬、離也。

說文離、本離黃名；借用爲分離字。玉篇「離、判也、」曲禮「離坐離立、」鄉注「離、兩也、」判兩、皆分離也。

斯、說文斤部云：「析也、詩曰：『斧以斯之。』」此斯之本義；假借訓爲此耳。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趙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胸、曰、斯食之、」注云：「斯、析也。」方言云：「斯、離也、齊陳曰斯。」蓋斯析、斯離、

皆疊韻字、故取以相訓。法人拉克伯里說離卦、論者謂與焦循易通釋、可以互相發明；劉師培竝用其法、以解坤屯；皆援同聲假借之例、以爲訓釋也。

諺、說文言部云：「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徐鍇曰：「諺臺、猶別館也。」梁、儋四年傳云：「於直哆然外齊侯也、」邵謂「哆然、離散之貌、」王引之謂「哆諺音義同。」爾雅郭注「諺見詩、」段云：「今毛詩未見諺字、疑『析薪柶矣、』容有作諺者。」是諺哆柶、音皆同。

謏、與、起也。

說文「起、能立也；」段氏云：「起本發步之稱、引伸之、訓爲立；又引伸之、爲凡始事凡興作之稱。」

謏者、玉篇「起兒；」郊特牲「尸謏、」鄭注云：「謏、起也。」邵氏引列子黃帝篇云：「則未嘗見舟而謏操之者也、」張湛注同鄭。士虞禮注云：「古文謏、或作休。」

遠、復、返也。

說文「返、還也。」引春秋傳作「返」。儀禮注云：「反、還也；」詩「瞻瞻」云：「反、復也；」是返通作反、仍爲還復之義。

宣、徇、徧也。

說文「徧、市也。」廣雅「辨、徧也；」樂記注云：「辯、徧也；」是徧與辨辯義並通。書「徧于羣神、」史記作「辯；」鄉飲酒禮注云：「今文辯、皆作徧；」此字通也。

宣者、大雅文王云：「宣昭義問、」淮南時則訓云：「必宣以明、」皆徧也。諡法解云：「聖善周聞曰宣、」亦周徧之義。

徇者、旬之假借。說文「旬、徧也。」大雅江漢「來旬來宣、」傳訓旬爲徧、正義以爲釋言文；是爾雅徇、本作旬、故毛許據之以立訓也。史記五帝本紀「幼而徇齊、」索隱云：「幼而才智周徧且辯給也。」爾雅釋文云：「徇、本作徇；樊本作徇；郭音巡、張揖字詁云：徇、今巡、」其字各異者、案說文云：「巡、視行也；循、行也；徇、行示也。」段玉裁謂「古用循巡字、漢用徇

字；嚴元照謂「漢魏人俗書彳偏旁相亂，故徇又爲徇。」然則循也、巡也、徇也、漢以前常用之字也；徇者、漢人常用之字也；用徇者、音義近而通借也；用徇者、蓋漢魏之隸體也。古人用字、皆各有一時所常用者、此則時代爲之也。

駟、遽、傳也。

說文人部云：「傳、遽也；」經典單稱傳者、如成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是也。傳遽聯言者、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是也。行夫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玉藻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是傳有車馬可知矣。傳遽、渾言則無別、析言之則各異。詩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是也。孟子云：「速於置郵而傳命、」時傳亦稱郵、即後世所稱驛站耳。站必有舍、故古稱傳舍。傳命用文書、司關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是文書亦稱傳矣。反覆相訓、則曰傳注、曰流傳、皆引伸義。

駟、說文馮部云：「傳也、从馬、日聲。」文十六年左傳云：「楚子乘駟、」襄二十一年傳云：「乘駟而見宣子。」皆傳之言駟者也。左傳杜注瀕語章注並云：「駟、傳也；」呂覽注云：「駟、傳車也；」駟之爲車、說不可易。駟與驛異義、後人每多互譌。段玉裁云：「左傳文十六年傳注駟字、皆譌驛、成五年『以傳召伯宗、』注曰：『傳、驛也、』驛亦駟之譌、」此說是也。駟與遠亦異字、說文「遠、近也、」爾雅釋文引郭音義云：「駟、本或作遠；」又引聲類云：「亦駟字、同；」爾雅一本作遠者、蓋假借、不得混爲一字也。遠者、前引詩釋文、謂「以馬曰遠、」此與駟之爲車有別。邵氏云：「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使遽告於鄭、』昭二年傳：『乘遽而至、』列子說符云：『使遽人來謁之、』皆言驛也。」驛者、說文馮部云：「置騎也、」言騎則非車矣。故駟爲車、遠與驛、皆爲馬；此亦分析言之也。至說文又云：「遽、傳也、」此以傳爲傳遽之總名、故舉而釋遽、非謂遽爲傳車也。以傳釋遽、亦遽篆之本義。與「傳、遽也、」爲互訓。引伸之乃有急遽之義耳。

蒙、荒、奄也。

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申、申、展也。」仲展爲大、故能奄覆、此會意字。詩內奄字、傳或訓大、或訓同、箋皆訓覆。與下文「弁、蓋也」之弁相通。郝謂又通揜掩。

蒙者、冡之借用字。說文冡部云：「冡、覆也、」凡蒙蓋、童蒙字、本應作冡、今皆用蒙。方言「蒙、覆也、」與奄同義。

荒、說文「艸掩地也；」故引伸爲奄蓋之義。奄與荒、並訓大、亦同爲覆。是以幪字、釋詁訓大、說文訓覆、毛詩之「遂荒大東、」三家詩即作「遂幪大東、」荒、幪、通用、其例正同。

告、謁、請也。

請、謁、告也、已見釋詁；告謁又爲請者、轉相訓也。

蕭、嗥、聲也。

郭引周頌有聲云：「蕭嗥和鳴、」此單文爲聲也。疊語亦同。小雅鴻雁云

：「肅其肅羽、」傳云：「肅肅、羽聲也、」鄉風匏有苦葉云：「誰誰鳴雁、」傳云：「誰誰、雁聲和也、」誰與擘同。

格、懷、來也。

來、格、懷、至也、已見釋詁；此又轉相訓也。

格爲假之假借、詩「神保是格、」中庸「神之格思、」緇衣云：「則民有格心、」傳注並云：「格、來也。」

懷者、齊風南山云：「曷又懷止、」學記云：「遠者懷之、」傳注並云：「懷、來也。」夏官之屬懷方氏、鄭注云：「主來四方之民。」釋詁又訓懷爲止。

咍、底、致也。

說文文部「致、送詣也、从文从至。」郝云：「致、至、聲同、字亦通也。」引伸爲召致、爲精緻之義。

釋詁「咍、告也、」以本節咍訓致、故以致告釋告。曲禮云：「咍於鬼神

、鄭注云：「疹、致也。」郝謂「疹亦作疹」，考玉篇云：「疹、告也。」
與釋詁篇之疹同義、此疹所以通歟。

底、釋詁云：「止也、止有至義、故訓致。」禹貢底字、史記夏紀俱作致。
周頌武云：「耆定爾功、耨耆、致也、」釋文「耆、毛音指、」左傳宣
十二年云：「耆、味也、」杜注「耆、致也、致討於味；」此借耆爲底也。

侈、枯、恃也。

說文「恃、賴也。」小雅蓼莪釋文引韓詩云：「恃、負也。」

侈、說文土部作侈、云「恃也、」廣韻云：「侈、恃土地也、」玉篇云：「侈、治土地名；」治土地義、不見他書、恃土地之義最完、段云：「恃土地者、恃其土地之多也。」廣韻引爾雅一云：「侈事曰侈、」郝謂「爾雅舊注、」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侈然、」楊倞注：「恃尊長之貌、」此恃土地之引伸義也。爾雅郭注云：「今江東呼母爲侈、音是、」郝謂「注內侈字、蓋傳寫之譌、」非也。方言云：「南楚潯淮之間、謂婦妣曰母侈、」注云：「音多、」

「郭注所引江東人之母稱、是用侈義、然其音不讀多而讀侈、故郭又加「音是」二字。阮元校勘記郭注有音是二字、並云：「雪牕本同、今注疏本刪此二字、」反失郭意。

怙、諛法解亦云：「恃也。」詩楊羽傳、說文、均用其義。韓詩訓賴、與恃義亦同。左氏定四年傳云：「無怙富、無恃寵。」

律、遙、述也。

述字用法有二、一爲動詞、一爲接續詞。經典假借用之者、段玉裁云：「述、或假借術爲之、」如詩「報我不述、」本作術、是也。古文多假借遙爲之、如書「祇遙乃文考、」詩「遙駿有聲、」遙追來孝、釋言毛傳皆曰：「遙、述也、」是也。孫炎曰：「遙、古述字、」蓋古文多以遙爲述、故孫云爾。謂今人用述、古人用遙也。凡言古今字者視此。「此言述爲本字、術、遙、皆爲假借也。說文云：「述、循也、」述循疊韻、故相訓、邶風日月云：「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此動詞之述也。段氏前引之「遙駿有聲、」「

遙追來孝、傳皆云：「遙、述也、」此接續詞之述也。爾雅述字、兼此二義。唯段以遙爲述之假借、而戴震又以聿遙爲日之假借、爲不同耳。詩疏引爾雅本節文、作「聿、日、述也。」

律、前謂詩疏引作聿者、蓋律从聿聲、故律聿得通用。詩「聿修厥德、」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作「述修厥德、」是聿爲述也。此接續詞也。中庸云：「上律天時、」鄭注云：「律、述也、」周禮典同注云：「律、述氣者也、」廣雅云：「律、率也、」率者、率循也、此動詞之律也。

遙字、亦分二義。毛鄭詩考正云：「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日、遙、」三字互用；爾雅「遙、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遙；」七月篇「日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箋於「聿來胥字、」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遙求厥寧、遙觀厥成、」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詞；而爲述、

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𠵽」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日、曰、亦聲、」引詩「𠵽求厥寧、」然則𠵽蓋本文、省作「日」、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戴以聿日適三字爲詮詞是矣、至鄭箋之用雅義訓適爲述、乃接續詞之述、亦所謂詮辭耳、不可以爲非。薛所稱辭、杜所稱惟、戴所稱詮詞、皆文法之接續詞、此接續詞之適也。王引之駁戴說曰：「適訓爲述、又訓爲循、（見釋詁）自是古義如此、非爾雅之緣詞生訓也。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馬注『適、述也、』釋詁云：『不適、不蹟也、』不適、即邠風之『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凡若此者、固皆不得以詮詞釋之、王所引諸適字、皆動詞；其說之勝於戴者、即在辨別字義之真確耳。此動詞之適、而亦訓以動詞之述也。邵郝二氏於通借之字、引證甚多、特未分曉耳。

俞、會、然也。

說文「𠵽、語聲也；𠵽、𠵽也、𠵽、然也、」廣雅云：「然、𠵽也、」是

然、即噤之假借、唉、謔、亦然也。禮大傳注云：「然、如是也；」祭儀注云：「然、猶而也；」而與邇通、而、即如是也。方言云：「歛、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歛、或曰醫、」郝謂「今順天人謂然爲唉。」唉與歛音同、今長江北、然諾時亦曰唉也。

俞、內則鄭注云：「然也。」凡書作「日俞」者、史記五帝紀俱作然、郝云：「然、俞、聲相轉。」

倉、釋文云：「古蒼字、一本作蒼。」鄉射禮注及郊特牲注並云：「蒼、對也；」廣雅云：「對、蒼也；」對蒼古通用。

豫、臚、敘也。

敘、說文「次第也。」釋詁「敘、緒也；」晉語注云：「敘、述也；」皆有次第意。敘與序古通、書用敘字、史記俱作序。

豫、邠疏云：「事豫備者、亦有敘也、」此謂豫者、即有次第也、與敘義合、故訓敘。易既濟云：「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中庸云：「凡事豫則立、」

皆謂有次第也。故豫者序也；古與序亦通。釋地釋文引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鄉射禮注云：「今文豫爲序、」是也。

臚者、陳敍也。玉篇「臚、陳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同。

周禮「象胥、」千寶注云：「今鴻臚；」漢書蘇林注云：「上傳語告下曰臚、」

韋昭注「臚、陳敍也；」此謂鴻臚爲通言之官也。釋詁「旅、陳也、」借旅

爲臚、旅乃有陳義、見「陳也」節下所引周禮鄭注。

庶、幾、尙也。

說文「尙、庶幾也、」此本爾雅以立訓。詩陟岵「上慎旃哉、」漢石經作尙、是尙上通、言庶幾慎之也。

庶幾爲尙者、論語「回也其庶乎、」集注「庶、近也、」釋詁「幾、近也、」是庶幾者、相近也。家語終記篇王肅注云：「尙、庶也、」詩小弁箋曰：

「尙、猶也、」小星傳曰：「猶、若也、」王引之謂「猶爲若是之若、」是尙、亦近也。故爾雅曰：「庶幾、尙也。」詩「尙可載也、」檀弓云：「尙行夫

子之志乎哉、」箋注並云：「尙、庶幾也、」然則孟子云：「王庶幾改之、」言王尙改之也。庶幾分舉、亦尙之義。

觀、指、示也。

此示人之示、古本作視、見釋詁「見也」節。

觀者、郝云：「見之示也。」郭注引周語曰：「且觀之兵、」即示之兵也。

考工記云：「以觀四國、」莊子大宗師曰：「以觀衆人之耳目、」釋文並云：「觀、示也。」

指者、郝云：「手之示也。」仲尼燕居云：「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中

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指即示也。

若、惠、順也。

釋名曰：「順、循也、循其理也；」釋詁以順爲敘、亦循理之意。大射儀鄭注云：「今文順爲循、」禮器釋文「順亦作慎、」是順古通循、通慎。

若者、堯典「欽若順天、」史記作「敬順昊天；」詩烝民傳、禮曾子問注

、竝訓若爲順。宿司徹注云：「今文若爲如、」是如若字、古相通。

惠者、詩「惠然肯來、」「終溫且惠、」傳竝訓順。表記鄭注云：「惠、猶善也、」善與順義通、釋詁「若、善也、」本篇則訓若爲順；與惠同意。

敖、慙、傲也。

說文人部云：「傲、倨也；倨、不遜也。」女部又有嫫字云：「侮傷也、」義亦相近。

敖、本敖游字、說文敖部云：「敖、出游也、从出放、」此取放浪之意；後人借爲倨傲字。小雅桑扈云：「彼交匪敖、」漢書五行志作匪傲、是詩用假借字也。書「無若丹朱傲、」漢書劉向傳作敖；說文引書作畀；是敖畀二字、皆借用爲傲也。

慙、唐石經如此作。禮投壺云：「毋慙毋敖、」鄭注云：「慙、敖慢也、」或引作慙、作撫者、阮氏校勘記以爲皆非。釋詁「慙、大也、」大與傲相因。秦鸞顧氏說：「秦者、大之極也、」而論語「今拜乎上、泰也、」則泰又以

爲驕矜矣。荒、大也、而謚法云：「好樂怠政曰荒、」則荒又爲荒怠矣；此豳足爲鞠字訓做之例。

幼、鞠、穉也。

說文禾部云：「穉、幼禾也；」引伸爲凡幼之稱。方言「穉、年小也；」郭注「穉、古稚字、」故稚爲管子所用字。魯頌毛傳謂「先種曰穉、後種曰穉；」釋名云：「青徐人謂長婦曰穉長；」年幼者稱穉、故年長者稱穉也。

幼、說文「少也。」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喪服傳注云：「子幼、謂年十五以下、」是未壯者、皆稱幼子、故幼爲穉也。

鞠者、詩鷓鴣正義引爾雅作「鞠、稚也；」「鬻子之闕斯、」傳云：「鬻、稚也；」是爾雅古本鞠、或作鬻、毛訓爲稚、正用雅義也。邶風谷風箋云：「昔育、育稚也。」文選洞簫賦注云：「鬻、育、古字同；」是鬻即育、謂育稚也、由育稚之義、乃引伸爲稚。是以說文毓同育、而廣雅則云：「毓、稚也、」亦即毓之引伸義也。鬻亦作鞠、省文也；鷓鴣止義又引郭璞云：「鞠一作

毓；「知鞠、育、毓、鬻、粥、古皆通字也。

逸、鬻、過也。

《說文》辵部云：「過、度也。」玉篇「過、越也；」由度越引伸爲失誤之義。故古讀過、不分平去。

逸、《說文》「失也」、「失兼縱放、逃亾、遺失、過誤、逾越諸義、故爾雅訓過。《周語》引盤庚云：「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章注云：「逸、過也」、「此過誤義也。逸與佚、軼、泆、竝通、深經音義云：「逸、古文軼、同、」是逸軼古今字也。《說文》佚民、《論語》作逸民；書釋文云：「泆、又作逸、」是通佚泆也。

譽、《說文》心部云：「愆、過也；譽、或从寒省；譽、籀文。」籀文作譽者、段云：「過在多言、故从言也。」詩「不愆於儀、」緇衣作「不譽、」禮與爾雅同用籀文字也。左氏哀十年傳云：「失所爲愆、」故譽訓過。禮法云：「譽、過也、」此用愆之或體、與爾雅義同。

菑、休、戾也。

釋詁「戾、止也；」詩傳多云：「戾、定也；」蓋止定義相成。故節南山「亂靡有定、」傳亦訓定爲止、休、說文訓止、民勞傳訓定也。

菑、說義七部云：「菑、从匕、吳聲、吳、古文矢字。」其字當釋之曰：「菑、定也、」今說文作「未定、」段云：「未、衍字、」是也。大雅桑柔「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箋云：「無有止息時。」大雅經傳之疑、必與爾雅之「菑、戾也、」同作菑、不作疑。既作菑、是本字也、故爾雅之鄉注陸氏釋文、及詩之傳箋、皆直釋其義、不釋音讀；其故固不難知也。然則今本爾雅之作疑、大雅之作疑、皆後人所改、郭陸所見之爾雅、毛鄭所見之大雅、尙未誤也。儀禮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云：「疑止、」一逗。郝云止、今作正、誤。立、自定之貌、鄉飲酒禮注云：「疑、讀如仡然從於趙孟之仡、疑止、立、自定之貌、」儀禮釋文並云：「疑、魚乙反、」儀禮經注、今分字形字義字音以說之。段玉裁云：「疑字、古音在一部、其字非失聲；菑、从

矢聲、古音在十五部。是疑𦉳二字之音、遠不相涉、無假借通用之理；儀禮經文之疑、必本作𦉳、不作疑；但至鄭時、則已譌寫爲疑、鄭知其非疑、故改讀爲𦉳、𦉳即𦉳之音讀。說文段注歷引毛詩儀禮之文、而說之曰：「已上疑字、即說文之𦉳字、非說文訓惑之疑、學者識疑不識𦉳、於是經典無𦉳、」是段亦不以詩禮之疑爲正文矣。此字形之宜辨者也。鄭於士昏禮鄉飲酒禮注、疑止二字聯讀、於鄉射禮云：「疑、止也、」止者、即爾雅辰之訓也。此字義之當知者也。𦉳、大徐語期切、段氏以爲誤、而取魚乙切、是儀禮釋文之音可信矣。此字音之宜知者也。

疾、齊、壯也。

郭注云：「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是郭以壯爲疾速。郝云：「莊子釋文引李頌注云：『壯、猶疾也、』故益法云：『兵甲亟作曰壯。』」述聞云：「齊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文選求自試表注、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並作壯犬；」是壯爲疾速也。壯與莊古通、衛太史柳莊、漢書古

令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云：「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字義皆通矣。又見後齊字解。

齊、釋詁：疾也。今訓壯、猶訓疾也。王念孫引荀子修身篇曰：「齊給

便利。」史記五帝紀曰：「幼而徇齊。」集解：「齊、速也。」索隱引尚書大

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此皆與壯同義。大雅云：「

魯齊大任。」傳云：「齊、莊也。」疏以為釋言文。王氏云：「齊、又為齊莊

之齊、莊與壯字通、故一本作莊、大雅正義所引是也。」

誠、福、急也。

說文心部云：「恣、福也、从心、及聲。」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

逮及也。」如劉說、則急之訓福、蓋兼會意。

誠、釋文云：「本或作極、又作卒、同、紀力反、或音戒。」段玉裁云：

「極、正極之誤。」案說文心部云：「極、恣性也。」極與急雙聲、故爾雅以

急訓極、而許君本之以立訓也。極、本字也；淮南覽冥訓云：「安之不極。」

高注「愷、急也。」此用本字也。爾雅作愷者、假借字也。滄風云：「棘人樂樂兮、」崔靈恩集注作愷人、本之爾雅也。詩「我是用急、」鹽鐵論作「我是用戒、」郝謂戒爲愷之省、以釋文愷音戒爲非、其說是也。詩之「經始勿亟、」棘人樂樂、」檀弓之「病革、」箋注並訓急、段皆以爲愷之假借；惟亟之本義、亦爲敏捷、愷所借用之字、亦有時爲亟所借也。

褊、說文「衣小也；」引伸爲凡小之稱。左傳「以敝邑褊小、」謂狹隘也。詩「維是褊心、」謂急狹也。郝引賈子道術篇云：「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

賢、買、市也。

說文「市、買賣所之也。」用爲動詞兼二義、論語「市脯不食、」此以買爲市也。越語云：「又身與之市、」此以賣爲市也。

賈者、說文俱部云：「易財也。」郭引詩曰：「抱布賈市。」

賈者、鄭注地官司市云：「通物曰南、居賣物曰賈；」白虎通同。但渾言

之、亦爲居買行商之通稱。古無價字、買即價也。漢石經論語云：「求善買而賈諸、」善買、即善價、價乃俗作之字、古祇作買耳。賈諸、今論語作沽諸者、沽爲買之假借也。

扉、陋、隱也。

釋詁「隱、微也、」微者、謂幽蔽隱藏也。

扉者、儀禮士虞禮有司徹俱云：「扉用席、」鄭注「扉、隱也、于扉隱之處、從其幽闇；」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段玉裁云：「室西北隅曰屋漏、扉者、又西北隱蔽之處也。」爾雅釋文云：「扉字又作階、同；」屈原賦云：「隱思君兮階側、」王逸注「階、陋也、」是階與扉同。有司徹注云：「古文扉作弗、」郝氏云：「弗訓蔽、與隱同義、弗、扉、又一聲之轉。」

陋、說文「阨陝也、」阨陝者、狹隘之地、引伸爲卑小之義。郭注引書「揚側陋、」此處與文、側陋、謂幽隱之人也。詩「尙不愧於屋漏、」箋云：「

「楛、櫛也。」正義云：「釋言文。」是爾雅陋、一本作漏。
過、漉、瀝也。

說文逮隶字、已於釋詁篇「逮、與也」節說其義、說文並有隸、篆亦訓及、詩曰：「迨天之未陰雨、」許引作隸、是隶、隸、逮、殆、音義皆同；惟迨則爲隸之俗字耳。爾雅本節逮字、未必即爲及之義。釋詁訓逮爲與、與亦不曾訓及。王引之云：「與、語助也。禮二十二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舊語曰：『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孟子滕文公篇曰：『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與字皆是語助、無意義也。」加王說、與字爲語助、則逮字亦必有語助之用法、非虛爲及之義也。

過者、邛云：「過、本作曷、小雅四月云：『曷云能穀、』毛傳『曷、逮也。』此曷字訓逮、爲不詞、故鄭箋云：『曷之言何也、』訓何爲得。舊案四月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害者、曷之假借、此語詞、無意義、詩意謂

民莫不善、我獨何也。然則嘉訓逮者、即語詞之逮也。詩葛藟曰：「害辭害否、一害即曷、與四月篇之害、同爲假借字。小雅漸漸之石一章云：「山川悠遠、維其勞矣。」二章云：「山川悠遠、嗇其殺矣。」曷、亦維也、維葛並用、互文耳、雜葛皆語詞。

逮者、逝之假借。鄭風日月云：「逝不古處、」毛傳云：「逝、逮也、」
唐風有棘之杜云：「曠肯適我、」毛傳云：「曠、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逝及也、」邵氏引此云：「曠、本作逝、今作逮、或體字也。」王引之曰：「逝、發聲也。字或作曠。詩日月曰：「乃如之入兮、逝不古處、」言不古處也。頌風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將去女也。有棘之杜曰：「彼君子兮、曠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桑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逝、皆發聲、不爲義也。傳箋或訓爲逮、或訓爲往、或訓爲去、皆於義未安。

征、邁、行也。

說文行部云：「行、人之步趨也、从彳、彳者、小步也、彳者、步止也、故合之爲疾徐之通稱。疾徐之別見釋宮。」

征、說文作廷、征爲或體。顏師古云：「延亦征字。」

邁、說文「遠行也。」往亦爲邁。

圯、敗、覆也。

說文酉部云：「覆、覆也、」覆亦覆、謂反覆也。易鼎云：「鼎折足、覆公餗、」謂傾覆也。說文又云：「一曰蓋也、」段云：「古本與上義同一音、南音乃別此義爲敷救切。」

圯、釋詁「毀也；」毀覆義同。故周禮梓族氏注云：「覆、猶毀也。」

葦、原、再也。

說文葦部云：「再、一舉而二也、从一、葦省、」玉篇「再、兩也、仍也。」

葦者、說文艸部云：「葦、薦席也。」薦席、謂薦艸席。段云：「薦席爲

承藉與所藉者爲一、故釋言云：「荐、再也；」如且爲俎几、故亦爲加增之詞。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不虞荐至」、「杜注云：「荐、仍也；」國語「荐處、」津注云：「荐、聚也；」此皆本再之義以立訓也。至釋詁之「薦、臻也、」詩之「饑饉薦臻；」易之「水洊至；」則借薦洊爲荐、宜知荐爲本字也。

原者、文王世子云：「末有原、」鄭注「原、再也。」案夏官馬賈云：「禁原蠶者、」淮南泰族篇云：「原蠶一歲再收、」高注亦云：「原、再也。」
撫、救、撫也。

說文手部云：「撫、安也、一曰揜也；」又云：「拊、揜也；揜、摩也；」後世所稱撫循、即昔所稱拊揜；段謂此爲古今字。以手按物謂之拊揜、慰悅人亦謂之拊揜、益稷云：「予擊石拊石、」詩「拊我畜我、」左傳宣十二年云：「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是也。撫循、即拊揜也、其義亦同、曲禮「君撫僕之手、」儀禮鄉射禮「左右撫矢而乘之、」書「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左氏文十二年傳「鎮撫其社稷、」是也。說文訓撫爲安、與揜實不分二義、蓋相

拊搶即安、故廣韻云：「搶、手相安慰也。」經典撫拊通用、亦以此也。

撫、說文「愛也；」方言「哀也；」哀之即愛之之所由生、其義一也。愛

與撫循義亦近、故撫訓撫。

救、說文「撫也、」並引洛誥「亦未克救公功」釋之。周禮沙祝及男巫注

並云：「救、安也、」洛誥注亦訓救為安、是與撫之訓安同義。

臞、臞、瘠也。

說文肉部云：「臞、瘠也；从肉、晉聲；」臞、即瘠字。人少肉則青露、

故字从春。大雅「串夷載路、」箋云：「路、瘠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

文王則侵伐混夷以瘠之、」段云：「此讀路為露也、瘠者露骨。」說文又云：

「臞、古文臞、从疒、束、」束者、木芒也；木芒形瘠、故取其義。

臞、說文肉部云：「少肉也；」文選注引爾雅舊注云：「臞、肉之瘠也。

爾雅釋文「臞字又作癯、同。」

臞、說文肉部云：「齊人謂臞、臞也、从肉、求聲、讀若休止。」玉篇

「光、充也、」不誤。」如段說、是概爲本字、橫、光、皆概之假借也。戴震釋「光被四表」一語、遽謂「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其後錢大昕姚鼐段玉裁等、各爲之尋出數證。胡適對此極稱道之、謂「戴震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以漢學家的訓話、有科學的價值。」

頰、釋詁「光也、」光旣訓充、則頰亦有充義矣。俞樾云：「方言『擷、竟也、』廣雅釋詁同、小爾雅廣詁『充、竟也。』擷訓竟、充亦訓竟、是擷充同義。此經頰字、即方言擷字、疑擷从頰、亦或从頰、古文又省手耳。」俞氏易學解經、意義較顯、爲竝存其義。

婁、暄、亟也。

亟義已見釋詁「亟、疾也」節。亟爲疾也、頰也、方言云：「亟、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亟；」廣雅云：「亟、敬也、」王引之曰：「亟、或作愷、廣雅『愷、愛也；』」是亟又爲親愛之義也。爾雅兼此二義。

婁、釋文「本又作婁、同、」是陸所見本作婁、乃本字、故改從陸本。詩

續之初筵博巧言箋云：「婁、數也；」恒箋云：「屢、亟也；」義皆同。惟屢爲俗體字。

曙者、郭注「親曙者亦數」、「左氏傳「宋公子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是數者即曙近也、故曙訓亟。深經音義引爾雅曙作昵。王引之曰：「婁爲亟數之亟、曙爲相親愛之亟」、「說九道。

靡、罔、無也。

說文亾部云：「森、亾也、从亾、森聲。」段云：「此有無字之正體；而俗作無、無乃森之隸變。森之訓豐也、與無義正相反、然則隸變之時、昧於亾爲其義、森爲其聲、有聲無義、殊爲乖繆。」考漢隸有無字、多作森、是作森者、皆譌體也。古多假亾爲無、如詩「何有何亾」、「論語「亾而爲有」、「是亾之本義爲逃、用爲無、雙聲相借也。易用無爲無、此古文奇字、水經注謂「燕人謂無爲毛」、「今江都泰興有此語、乃聲轉。

靡者、詩「靡日不思」、「之夙矢靡他」、「傳箋皆云：「靡、無也。」蓋

方言云：「靡、滅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張揖注：「靡、細也；」滅沒微末、故義爲無。

罔爲無、亦義之常行者。郝云：「罔、古讀如莽；無、古讀如模；靡、罔、無、俱一聲之轉。小爾雅曰：『勿、蔑、微、曼、末、沒、無也；』今人言無有曰沒、或曰未有、亦曰靡有、皆一義也。蔑以加、言無以加也；微管仲、言無管仲也；微、古讀如肩；勿、古讀如沒；是勿微曼末、亦靡罔之聲轉也。」

爽、差也。爽、忒也。

易豫卦傳云：「四時不忒；」鄭注「忒、差也；」廣韻云：「忒、差也；」說文左部云：「差、責也；」沁部云：「愆、失常也；」段云：「責者、愆之假借字、愆與忒、蓋一字；」或从忒訓差、或以差訓忒、差與忒義相通矣。月令「毋或差貸；」呂覽作「差忒；」詩大雅「昊天不忒；」箋云：「不差忒也；」是差忒且聯用矣。知差忒非有二義也。

爽、說文「明也」、段云：「明之至而差生焉。」是故呂覽君守篇注：「差、過也、」方言亦云：「爽、過也、」詩「女也不爽、」其德不爽、毛溥注云：「爽、差也、」是爽爲差之證也。貳亦差也、故爽又爲貳、漢書賈誼傳注云：「爽、貳也、」老子云：「常德不貳、」釋文引顧云：「貳、爽也、」是爽爲貳之證也。

俾、貳也。

說文貝部云：「貳、副也、益也、从貝、式聲。」貳爲副者、說文云：「副、判也、」大雅云：「不圻不副、」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此副之本義也。凡物副之則分爲二、稱此分離者謂之副；又由分而合、稱此合并者亦謂之副；此訓詁之例也。鄭司農注周禮小宰云：「貳、副也、」段謂「周人言貳、漢人言副」也。道僕掌貳車、注制七十有副膳、孟子館甥於貳室、此古之言貳者也、史記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漢書曰：「臧諸宗廟、副在有司、」此後世之言副者也、貳之所以謂爲副者以此也。

侷、說文人部云：「飲也、从人、耳聲。」飲即次、詩「決拾既飲」、周禮膳人注作次。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云：「僕又侷之齋室、」注引如淳曰：「侷、次也、若人相次也。」鄭注特牲饋食禮云：「次、猶貳也；」是猶云副貳之以齋室也；故侷訓貳。

劑、翦、齊也。

說文刀部云：「劑、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徐鍇曰：「生而齊者、莫如禾麥。」劑即齊、是齊本爲禾穗之齊、引伸爲凡齊平之義。同部又有夨、篆云：「等也、」今齊行而夨亦不廢。

劑、說文刀部云：「齊也、」此用雜義也。天官小宰「聽買賣以質劑；」

大鄭曰：「質劑、謂市中平價、若今時月平、是也；」鄭曰：「長券曰質、短券曰劑；」是券之稱劑、正取其爲齊平之義而稱之也。

翦與前義相通。說文刀部云：「前、齊斷也、从刀、壽聲、」此俗所謂剪字之本文。前、本爲刀名、因以爲斷物之名；物斷則齊、又以爲凡齊等之稱。

古多假翦爲前、周禮序官翦氏注：「翦、斷滅之言也；」詩「勿翦勿伐、」傳云：「翦、去也；」又「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此皆借翦爲前也。邵郝皆用前字以釋翦、前固有齊之義矣。然翦亦有齊義、實不必易字以解經。說文羽部云：「翦、羽生也；从羽、前聲、」羽生之義而从前者、段云：「羽初生、如前齊也；」徐謂：「生而齊者、莫如禾麥、」其實生而齊者、尤莫如羽毛、齊與翦、皆引伸爲凡齊平之義、蓋同一例也。俞樾亦云：「周官司裘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曰：「毳、理也、毛更生整理；」然則翦之爲齊、猶毳之爲理矣。」此堯典「鳥獸毛毳」之注、以羽毛同類字爲證、尤不可易。蓋俞氏以爲「此經訓翦爲齊、非訓齊爲翦、自當以齊字之義爲主、不當訓齊爲齊截、以求合於翦翦二字、」此俞氏解釋齊翦二字、所以與邵郝皆微異也。、釶、稔也。

釋文「稔字又作鉶、同、」鉶同鉶、詩洞酌釋文引爾雅、正作鉶。穀熟爲稔；說文倉部云：「鉶、大熟也、」特牲禮注云：「鉶、熟也；」稔鉶義同、

故通用。飪之古文作𩚑，故稔亦作𩚑，見楚茨釋文。

饌，饌者、洞酌釋文引孫炎云：「蒸之曰饌、均之曰饌、」是也。饌之爲言分也、釋名「饌、分也、粟粒各自分也、」此指初蒸之時而言；故釋文引字林云：「一蒸米、」玉篇云：「半蒸飯、」其義皆通。饌之爲言流也、說文倉部云：「饌、飯气流也、」流謂四流、即孫所云「均之曰饌、」其義亦相通也。蒸之即所以熟之、故饌訓稔；饌則飯大熟矣、其爲稔、宜也。饌、說文作饌、或體作饌、古語稱饌飯、說文段注欲以再蒸爲饌、未審。邵氏據詩疏補正郭注爲：「饌均熟爲饌、」詞義甚明、郝氏去均字、失之矣。

𩚑、將、送也。

說文辵部云：「𩚑、遣也、从辵、𩚑省；𩚑、𩚑文不省。」送今作送。漢書食貨志云：「送、致也。」

𩚑、古作𩚑。說文云：「𩚑、送也、呂不韋曰：有侏氏以伊尹佚女、周易虞注、燕禮鄭注、九歌王注、雙云：「𩚑、送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孫炎

曰：「送女曰媵，」古說不同。郝謂「本解以送女爲媵，經典凡送亦通曰媵；」案媵之从女、乃後世之字、則送女之義、非本義也。方言「寄物爲媵、媵、寄也；」又云：「媵、託也；」是揚子亦不以媵爲致女也。段玉裁云：「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婦送女、乃其一端、」故媵之失其本義也久矣。

將、詩敬之正義引孫炎曰：「行之送也。」詩「百兩將之、」調禮沙率「裸將之事、」溥注並云：「將、送也。」文子符言篇云：「來者不迎、去者不將、」將與迎對言、將即送也。鴻禮記注云：「將、猶致也、」致亦爲送。作、造、爲也。

說文爪部云：「爲、母猴也。」魯公子爲、檀弓作公叔禺人、禺者母猴屬也、故公子名爲字禺。猴性敏捷、多變化、故假借爲作爲字。朋者古文鳳、鳳之飛也、羣鳥集焉、遂借以爲朋黨之朋；能者熊屬之物、能之爲獸也、堅中而彊、遂借以爲賢能之能；作爲字之借爲、亦猶是也。

作造、玉篇引爾雅作「造作、」謂「今本誤倒。」

饗、餼、會也。

說文會部云：「會，人米也。」段云：「集粟米而成會；引伸之，人用供口腹亦謂之會。」故本部又曰：「飯、會也。」

饗者、方言「饗、食也、陳楚之內、相謂而食麥饗謂之饗。」饗者、糜也、左傳云：「饗於是、粥於是、以餽余口。」說文饗義、與此不同。

餼、說文會部云：「乾食也、」小徐曰：「今人謂飯乾爲餼。」案小雅「或負其餼、」大雅「乃裹餼糧、」是餼者行道之人所用也。行道者宜用乾食、小雅云：「乾餼以憲、」是餼爲乾食無疑。

鞠、究、窮也。

說文宀部云：「窮、極也；」小爾雅「窮、竟也；」其義同。

鞠者、窳之假借也。說文宀部云：「窳、窮也；」又李部曰：「鞠、窮治卑人也、」故窳从窳聲、而亦訓窮；窳者、籀之或體也。詩谷風傳及雲漢瞻卬箋、並云：「鞠、窮也、」公劉傳云：「鞠、究也、」究亦窮也。以上諸鞠字

、皆歎之音假也。至南山小弁作鞠、溥云：「鞠、窮也、」此則鞠之誤字耳。

究、說文穴部云：「窮也、从穴、九聲。」詩鴻雁傳節南山箋云：「究、窮也、」此皆釋言文。小雅常棣傳云：「究、深也、」深與窮、義同。釋詁「究、謀也、」皇矣傳用其訓、段氏以爲「皆窮義之引伸也。」

滴、矜、鹹、苦也。

釋名「苦、吐也、人所吐也。」書「炎上作苦；」周禮鹽人云：「祭祀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鹽、鹽者、苦鹽也、是火作苦、鹽亦作苦也。

滴、郭注云：「苦地也、」玉篇同。說文滴作鹵、云「西方鹹地；」釋名「地不生物曰鹵；」然則鹵滴古通、滴爲苦地、故訓苦。

矜者、兪樾云：「通作鏐、王澗篇、『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是也。釋詁曰：『鏐、病也、』鏐訓病、故矜訓苦；廣雅釋詁云：『病、苦也、』是病與苦義通也。『經典鏐寡字多作矜、以鏐訓苦、義最確。』

鹹者、郭注云：「苦即大鹹、」淮南墜形訓云：「鍊苦生鹹、」與郭義相

合。說文云：「鹹、北方味也。」鹹訓苦、與鹽之訓苦同意。

干、流、求也。

穀梁定元年傳云：「求者、請也；」玉篇「求、索也。」

干者、公羊定四年傳云：「以干闔廬、」河注「不待禮見曰干、」孟子公

孫丑篇「則是干澤也、」皆以干爲求也。

流者、詩關雎「左右流之、」傳「流、求也、」流求聲韻、故用以爲訓。

「流、擇也、」已見釋詁、擇求義相成。

流、覃也。覃、延也。

覃、說文覃部作𦉳、云「長味也；」故引伸爲凡長之義。大雅云：「實覃

實吁、」傳云：「覃、長也。」流爲覃者、樂記云：「流而不息、」是流有衍

長之義、故訓覃。爾雅釋文云：「覃、本又作尋字、孫叔炎曰：「古覃字同。

尋即尋字、方言云：「尋、長也、」是覃尋皆爲長義、故假尋爲覃也。郝云

：「古讀覃尋聲近。」

覃又訓延者、鄭注云：「皆謂蔓延相被及。」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正義引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是覃者、延蔓之謂也。釋詁「延、長也、」廣雅「蔓、長也、」然則覃也、延蔓也、皆有長義、故覃訓延也。

佻、儉也。

左傳正義引孫炎曰：「儉、苟且也；」表記「安肆曰儉、」鄭注亦云：「儉、苟且也。」周禮「則民不儉、」鄭注「儉謂朝不謀夕、」此謂苟且儉生、即儉之義也。釋詁「儉、樂也；」段以此爲儉之本義。鄭注周禮之儉、爲儉之引伸義、並云：「淺人別製儉字、从人、訓爲儉薄、訓爲苟且、訓爲儉盜、絕非古字。」然則詩汕有樞、鄭箋云：「儉、讀曰儉；儉、取也；」此爲本無其字之假借矣。

佻者、玉篇引爾雅云：「佻、儉也；」小雅鹿鳴「視民不佻、」傳云：「佻、儉也、」經傳亦皆作佻。然說文人部云：「佻、儉也、」引小雅則作佻、

蓋所據本與爾雅同故也。左傳昭十年傳正義引李巡、亦作佻。佻者、苟且也。苟且者必輕、故離騷注曰：「佻、輕也。」左傳云：「楚師輕窶、」段謂「窶爲佻之假借字。」然則偷之爲苟且、又爲澆薄、爲偷竊者、其義亦一也；蓋苟且者必澆薄、而盜則澆薄之至（段語）者也。

潛、滾也。潛、滾、測也。

玉篇「滾、遠也。」考工記梓人注云：「滾、猶藏也。」潛者、後漢書班彪傳注云：「潛、滾也。」說文云：「潛、藏也、」方言云：「潛、沈也、」沈、藏、與滾義同。

潛滾又訓測者、此數字轉注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蠶測海、」淮南原道篇注云：「度滾曰測、」是測與潛滾異義。王念孫云：「莊子田子方篇曰：『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是潛爲測也。商子濬使篇曰：『滾淵者知千仞之滾、縣繩之數也、』滾淵、測淵也；列子黃帝篇曰：『彼將處乎不滾之度、而幾乎無端之紀、』不滾、不測也；是滾亦爲測也。」晉案說文水部云：「測、藏所至

也。」「玉篇」廣濶曰測、「段」云：「呂覽高注云：『測、盡也。』此本義也。」「然則測字之本義，謂濶也；後世測度之義，乃引伸義耳。測爲濶義，是形容詞，作測度解，爲動詞。此亦不過假借形容詞爲動詞而已。測爲濶，而有測度之解；濶、濶、皆濶也，故引伸之而亦有測度之解，其例一也。」

穀、鞠、生也。

說文生爲部首，云「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許書出訓進，故生亦爲進、取象形也。測禮太宰注云：「生猶養也。」

穀者、詩「穀則異室」、「自何能穀」、「傳箋皆云：「穀、生也。」小弁蒙莪四月皆云：「民莫不穀」、「箋云：「穀、養也」、「養者、養生也。穀與穀、古多通用，郝謂「穀、蓋穀之假借。」說文云：「穀、續也」、「續亦生生不已之意。」

鞠、方言云：「養也，陳楚韓鄭之閒曰鞠。」小雅蒙莪云：「母兮鞠我，」傳亦謂「鞠、養也。」鞠之本義，說文訓蹋鞠；廣韻云：「今通謂之毬子；

「故翰毳爲古今字。上文云：「翰、緝也、」本文云：「翰、生也、」此蓋育之假借字、緝養生長並同義。又見上「緝也」節。

啜、茹也。

說文艸部云：「茹、飢馬也、」玉篇「飯牛也、」此以食食物也。詩「柔則茹之、」禮運云：「茹其毛、」方言云：「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此以茹爲食物之通義也。

啜、說文「嘗也。」檀弓「啜菽飲水、」左氏定四年正義引舍人曰：「啜、茹食也、」是啜爲食物之通稱。郝謂「閩粵人謂喫爲啜、登萊人謂喫爲撮、撮與啜、俱啜聲之轉。」

茹、虞、度也。

釋詁云：「度、謀也。」度本文尺之名；故引伸爲量測之義。郝云：「詩『予忖度之、』忖即寸、寸度、言若以尺寸量度之也。」證法云：「心能制義曰度、」謂裁度也。

茹與如通、如與度、釋詁並云「謀也」；凡有所謀度者、必求其相肖、故如爲度。詩云：「儼猶匪茹」、茹、即度也。又見釋詁如猷二字下。

虞者、書大禹謨云：「敝戒無虞」、左氏桓十七年傳云：「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皆以虞爲度。西伯戡黎云：「不虞天性」、史記集解引鄭注作「不度天性」、是虞度義同。晉語云：「衛文公有邢翟之虞」、注云：「虞、備也」；備亦圖度也。

試、式、用也。

說文用爲部首、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中。」是會義字。潔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用、以也」；方言曰：「用、行也」；此皆常語。說文云：「庸、用也」、書「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作「五刑五庸哉」、是庸、用、字義並通。

試者、莊字齊物論云：「嘗試用之」、廣雅云：「試、嘗也」、故沈宏之「无妄之藥不可試也」、釋典之「明試以功」、皆嘗試也。說文云：「試、用

也。此用釋言文。嘗試而爲用者、用之義乃卜而後行也、卜亦嘗試之意、故試爲用。論語曰：「吾不試、」注「試、用也。」

式者、說文江部云：「法也、」書「百官承式、」天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皆法式義也。引伸之則式爲用、郝云：「法制人所用、故「法、」

庸、」釋詁並訓「常、」言常用也。「商頌長發云：「帝命式于九圍、」秦檠云：「式於政、不式於勇、」鄭箋高注並訓用。

誥、誓、謹也。

說文言部云：「謹、慎也、」此常義也。爾雅謹字有自謹謹人之別耳。王念孫引韓子十過篇云：「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約謹、謂戒敕也。俞樾引穀梁桓三年傳云：「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退、」謹言者、亦謂約敕也。故爾雅本節鄭注云：「皆所以約謹戒衆。」

誥誓者、荀子大略篇云：「誥誓不及五帝、」楊倞注「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誠約、即謹誠也。王念孫引鹽鐵論世務篇引詩云：「誥爾民人、謹爾

侯度、誥、謹、對舉、誥亦謹也。王引之引楚語云：「近臣諫、遠臣誘、與人誦、以自誥也。」謂「自誥、自戒敕也。」是鹽鐵之誥、謹人也；楚語之誥、自謹也。說文云：「誓、約束也；」文王世子曰：「曲藝者皆誓之、」鄉注「誓、謹也；」約束、即謹也。然則謹也、約謹也、誥也、誓也、戒敕也、約束也、其義一而已。故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三曰誡、四曰象、五曰箴、六曰象、七曰象、八曰象、九曰象、十曰象、十一曰象、十二曰象、十三曰象、十四曰象、十五曰象、十六曰象、十七曰象、十八曰象、十九曰象、二十曰象、二十一曰象、二十二曰象、二十三曰象、二十四曰象、二十五曰象、二十六曰象、二十七曰象、二十八曰象、二十九曰象、三十曰象、三十一曰象、三十二曰象、三十三曰象、三十四曰象、三十五曰象、三十六曰象、三十七曰象、三十八曰象、三十九曰象、四十曰象、四十一曰象、四十二曰象、四十三曰象、四十四曰象、四十五曰象、四十六曰象、四十七曰象、四十八曰象、四十九曰象、五十曰象、五十一曰象、五十二曰象、五十三曰象、五十四曰象、五十五曰象、五十六曰象、五十七曰象、五十八曰象、五十九曰象、六十曰象、六十一曰象、六十二曰象、六十三曰象、六十四曰象、六十五曰象、六十六曰象、六十七曰象、六十八曰象、六十九曰象、七十曰象、七十一曰象、七十二曰象、七十三曰象、七十四曰象、七十五曰象、七十六曰象、七十七曰象、七十八曰象、七十九曰象、八十曰象、八十一曰象、八十二曰象、八十三曰象、八十四曰象、八十五曰象、八十六曰象、八十七曰象、八十八曰象、八十九曰象、九十曰象、九十一曰象、九十二曰象、九十三曰象、九十四曰象、九十五曰象、九十六曰象、九十七曰象、九十八曰象、九十九曰象、一百曰象。」明乎誥誓之皆爲戒矣。

競、逐、彊也。

說文彊、訓弓有力、引伸爲彊弱之義。聘訓迫、即勉強之強。今皆用強。釋文云：「彊、巨丈反、」是爾雅之彊、兼說文聘迫之義矣。

競、說文請部云：「彊語也、从請二人、一曰逐也。」請爲競言、競从請、故義爲彊語；段謂「競、古音讀如彊、」是競、彊、亦爲疊韻；故訓競爲彊也。彊語之義、引伸爲凡彊之詞、故詩桑柔烈文傳並云：「競、彊也。」許以競爲逐、商頌「不競不綵、」淮南原道注亦云：「競、逐也。」廣韻「爭、

競也、故競亦爭也、逸周書史記篇云：「竟進爭權、竟進、即競進、竟、競、通用也。」

逐、說文「追也、」追逐、與強迫同義，故訓彊。此勉強之義。昭元年左傳杜注云：「逐、猶競也、」是逐義又近競，故漢書五行志晉灼注云：「競走曰逐；」後漢書馮異傳注云：「逐、爭也；」競走也、爭也、皆競之義矣。

禦、圉、禁也。

玉籥「禁、止也；銅也；」淮南汜論注云：「禁、戒也。」

禦者、敵之假借字。說文支部云：「敵、禁也；」敵者樂器、木爲之、形如虎、所以止樂、故許云：「敵、禁也。」禦敵同音、故經典借禦爲之。玉籥「禦、禁也、當也、」小爾雅「禦、抗也、」皆借禦爲敵也。爾雅釋文「禦、本作御、」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此亦借御爲敵也。郝引周禮釋文云：「衛、本又作御、」石門頌云：「綏億衛彊、」北海相景君碑云：「強衛改節、」謂「禦、通作衛、」不知諸衛字、亦御之假借字也。

圍與敲亦同聲字、故古又借圍爲敲。《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圍、上引注云：「圍、禦也、能禦亂也；」《墨子辭過篇》云：「邊足以圍風雨；」《深經》義引舍人云：「禦圍未有而預防之也、」此皆禁之義也。《詩》「孔棘我圍、」《鄭箋》云：「圍、當作禦、」不知禦、圍、皆敲之假借也。《郝引樂記注》云：「謂柷圍也、」釋文云：「圍、本作敲、」此可爲借圍爲敲之證。

窳、蕞、塞也。

《說文》蓋部云：「窳、窳也、」其隸體作窳、此填塞字之本字。《心部》云：「窳、實也、」與窳聲同義近。《土部》塞、訓隔、遍塞其本義也。今則以塞兼二義、而窳字皆廢矣。《既夕記》鄭注云：「塞、充塞、」《詩》定之方中箋云：「塞、充滿也、」此皆借塞爲窳也。

窳、《說文》穴部云：「窳也。」《幽風》七月箋、《東山傳》、並云：「窳、塞也。」《廣雅》云：「窳、滿也、」滿與充塞同義。《深經音義》云：「窳、古文憤、同。」《橫訓》止、凡有所障者、必有所止、故止亦窳也。

繡、黻、彰也。
繡、說文卿部云：「瘞也、从草、隹聲。」
周禮借隹爲繡也。今作埋、乃俗字。繡瘞、即充塞其處也。

說文彡部云：「彰、彰彰也、从彡章、章亦聲、」此會意字。許書文字、爲逡造之畫、即俗所作紋之正字、見文部。章者、樂竟爲一章、故从音十、見音部。今用文章字、皆當作彰彰；作文章者、假借也。毛所賦畫之文謂之彡、彰彰字皆从彡會意、故說文彰部云：「彰、穢也、」呂覽注、淮南注、廣雅註云：「彰、明也、」皆彰彰之本字本義也。考工記畫績之事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周語云：「其飾彌章、」則借章爲彰也。

黻者、說文黻部云：「黻、白黑與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此引考工記文也。鄉注考工記云：「黻、白黑與相次文；」注皋陶謨云：「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是黻者之繡采也。爾雅郭注云：「黻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漢書淳實傳集注云：「版畫爲亞文、」阮元亦云：「自古畫黻作亞形、明

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於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耶、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案有虞之世、衣裳之文采、凡十二章；至周之時、以日月星辰畫旂、冕服爲九章、視虞制少有增損；要皆不外取形於物、且各以相從、不應於黻之一事、獨取已字之形。阮說是也。

膺、身、親也。

祭義鄭注云：「親、謂身親；」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注云：「親、躬親也。」

「觀詩云：『弗躬弗親、』則身操其事之謂親、其義古矣。說文見部云：「親、至也、」六部云：「親、至也；」是親、親、音義並同。至者、親密無間之謂也。

膺、說文「膺也、」郝云：「膺與躬身義近、故並訓親。」少儀云：「執箕膺搢、」鄭注「膺、親也。」疏「當持箕舌、自鄉膺前。」

身、說文云：「躬也、」呂覽孟春紀注、「躬、親也；」是身亦親也。玉藻云：「弗身踐也、」言不親踐也。

愷、梯、發也。

郭注云：「發、發行也，」詩「履我發兮，」遂視既發，「傳箋云：「發、行也，」但爾雅本節發字、不如此解。釋名云：「發、撥也，」廣雅云：「發、開也，」撥也、開也、皆明之義，故詩長箋釋文云：「撥、韓詩作發、發、明也，」論語「亦足以發，」不悌不發，「俱訓發爲明。

愷梯者、闔闔之假借字。愷、或作豈；梯、或作弟、涕、作驛；亦假借也。說文云：「闔、開也，」此與發之訓開正同，是以廣雅云：「闔、明也。」書洪範云：「曰驛，」史記宋世家作「曰涕，」驛者誤字、涕者假字。唯譌文引書作「曰團，」是爲正字、乃古文尙書文。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團者、色澤光明也，」此團字之正義，然則團者亦明也。齊風載驅云：「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爲闔、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團、團、明也，」如鄭說、是詩之豈弟、當爲闔團、則爾雅之愷梯、亦當爲闔團矣。鄭云「發夕」者、郝謂「發夕、猶旦夕、且亦明也。」故詩箋之義、可爲爾雅之證。

齊風正義引舍人李巡孫炎郭璞之說、皆云：「闡明發行、其以闡明訓愷悌、是也；既以闡明訓愷悌、而又以行訓發、是令爾雅之文詞、上下不屬矣、此其失也。」

髦士、官也。

說文自部云：「官、吏事君也、从宀、官、猶衆也、此與師同意。」玉篇云：「官、宦也。」

髦士者、釋文云：「髦音毛。毛中之長毫曰髦；士之俊傑者借譬爲名、是髦士、爲俊傑之士也。大雅泂泂云：「髦士攸宜、」傳「髦、俊也、」箋「士、卿士也、」周禮宰夫云：「掌小官之戒令、」鄭注「小官、士也、」是士亦稱官矣。晉案古者政教不分、求祿即以求學、故官、士、一而已矣。曲禮「宦學事師、」說文「仕、學也、」可爲明證。檢論上云：「古不仕則無所授書、自老聃寫書徵臧、以詒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書布天下；功在仲尼。」即其說也。

峻、農夫也。

詩七月正義引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王引之云：「率人曰夫、凡經傳言牧夫、言膳夫、言宰夫、皆率人之義。故郊特牲曰：『夫也者、扶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農夫、又稱農大夫、農率農正、周語「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夏小正「農率均田；」周語又云：「農正再之；」是也。有單稱農者、郊特牲云：「饗農、」是也。

峻、王引之云：「長也。」爾雅謂爲農夫、即田官也。亦稱曰峻、稱田大夫稱田、詩「田峻至喜、」傳云：「田峻、田大夫、」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云：「田謂田峻、主農之官、」是也。爾雅郭注謂「今之齋夫」者、詩甫田箋云：「田峻司齋、今之齋夫、」此郭義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鄉有齋夫、職聽訟、收賦稅、」晉書百官志「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齋夫一人、」此齋夫之制也。其名已見於觀禮、鄉注謂「齋夫、蓋司空之屬。」

蓋、割、裂也。

說文刃部云：「剝、分解也，从刀、夔聲。」裂、爲列之假借字。分解者、列之本義；引伸之爲行列之稱。內則云：「衣裳綻裂。」釋文「裂、本又作列、」此列裂通借之證。莊子天下篇云：「道術將爲天下裂、」廣雅「裂、分也、」此皆列之假借也。

蓋者、釋文云：「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是蓋與害、聲相近、古通用。

郝云：「呂刑云：『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孟子『謨蓋都君、』兼言井廩、亦當訓害也。」王引之同。釋名云：「害、割也、如割削物也、」蓋通害、害爲割、是與列之分解義同、故曰：「蓋、裂也。」

割者、說文刃部：「剝也、」說文「剝从刀、彖、刻也、」即破裂之意、與列之訓分解正同。王引之曰：「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方、旁也、徧也、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割、馬本作害；』害與割亦相通。」禮緇衣鄭注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是割與蓋又通矣。故王氏云：「害、割、蓋、三字、聲義俱相近、故並得訓爲

裂。」

邕、支、載也。

說文車部云：「載、乘也；」引伸爲凡載物之義。釋名云：「載、戴也、戴在其上也。」郝云：「載、通作戴。」

邕者、釋文云：「邕、字又作擁。」邢疏云：「謝氏云：『邕、字又作擁、釋云：擁者、護之載。』」邢云：「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擁社、』謂載社主也。」

支者、邵云：「王煦曰：『淮南齊物訓云：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此即謂有所載也。王念孫云：「道藏本淮南支作枝、載通作戴、支之言鼓閣也；淮南說林篇『冠則戴鼓之、』文子上德篇鼓作枝；此云：『支、載也、』廣雅云：『鼓、閣載也。』其義一而已矣。」是支亦作枝鼓；載亦作戴。

謚、諉、累也。

釋文「累、本又作纍、字又作綦、同。」說文糸部云：「纍、增也；」隸變作纍；纍者大索也、與纍別。增益爲纍之本義；引伸而有屬纍之稱。

譴諉者、釋文引孫炎云：「楚人曰譴、秦人曰諉；」郭注云：「以事相屬累爲譴諉。」案說文言部云：「譴、譴諉、纍也；諉、譴諉也；」說文繫傳云：「譴諉、謂不能自決而以屬累於人也。」累與屬累、皆今世所云相託。玉篇云：「譴、託也、漢書注蔡謨曰：「諉者、託也、」是其義也。

漢、察、清也。

清義已見釋詁「清也」節。湯象上溥虞注云：「清、猶明也；」文選思玄賦注云：「清、靜也。」

漢、釋文「音莫、樊光云漠然清貌、」說文云：「漢、清也。」莊子知北遊篇云：「漢而清乎、」即以漢爲清也。漢書賈誼傳注又云：「漢、靜也。」釋詁云：「貉、靜也、」貉通漢、故義同。

察、釋詁「審也、」故郝云：「察者、審之清也。」禮器注：「察、猶明

也、玉藻「視容清明、鄒注「察於事也、」是察與清明、互相訓矣。邵引大戴禮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王念孫引呂刑「明清于單辭、」後漢書明帝紀則云：「明察單辭、」此經史用察爲清之證也。

庇、麻、廕也。

釋文「廕、字亦作蔭、」作蔭者本字；廕、陰、皆其假借也。說文艸部云：「蔭、艸陰地、」引伸爲凡庇蔭之義。

庇、說文「蔭也。」左氏傳文十七年正義引舍人云：「庇、蔽也；」方言「庇、寄也；」考工記輪人注云：「庇、覆也；」皆蔭之義。郝謂「庇、通菑、又通庇。」

麻、釋文「字又作休；」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麻、休或从麻。」段據釋詁「休、戾也、」及本篇「麻、廕也、」之文、謂「可證休、麻、同字。」

穀、屨、祿也。屨、禮也。

釋詁「祿、福也、」廣雅「祿、善也、」周禮天府注云：「祿之言穀也、」孝經注云：「倉廩爲祿、」爾雅祿字、兼福善與祿養二義。

穀、上文云：「生也、」孟子云：「穀祿不平、」趙岐注：「穀、所以爲祿也、」祿與生養義通。釋詁云：「穀、善也、」此與祿之訓善同意。

履、釋詁與祿同訓福；詩「福履綏之、」傳云「履、祿也。」

履又訓禮者、郭注云：「禮可以履行。」徐鉉曰：「五禮莫重於祭、故从示、豐者、其器也、」禮履韻疊、故說文云：「禮、履也、」即與爾雅爲互訓。又見釋詁「言、行也」解。

隱、占也。

漢書陳遵傳云：「遵召善書吏於前、治私書、馮几口占書吏、」集注「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又敍傳云：「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集注「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然則占者計度之詞也。

隱者、亦計度之義。左氏昭十年經云：「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意者

、意度也、與隱同義、故隱、意、聲轉通用。文選鄒有道碑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少儀云：「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故隱與占義同。

逆、迎也。

迎義已見釋詁。逆、考工記鄭注訓卻、齊策高注訓拒、今訓迎者、郝云：「逆對順言、故有拒意；逆以迎言、故有逢迎之意；訓詁有相反而相同者、此類是也。」

慳、曾也。

曾有二音二義、一音增、乃也、則也；一音曆、曾經之曾也。說文八部云：「曾、詞之舒也；」淮南務修篇高注云：「曾、則也；」論語爲政篇釋文云：「曾、音增。」是故詩云：「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莫聽、」曾是者、乃是也。論語「曾是以爲孝乎」者、乃是以爲孝乎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者、乃由與求之間也。會爲乃、故「何會」者、亦何乃也；公孫丑篇曰：「爾何會比予於管仲」者、謂爾何乃比予於管仲也；趙注云：「何會、何乃也、是其義。此音增之會之義也。昭十二年左傳注「昆吾會居許地、」釋文云：「會、一本作管、」此音曆之會之義也。王引之云：「玉篇會、子登切、則也；」又「才登切、經也。」廣韻同。是訓爲則者、乃會是會謂之會 音子登切；訓爲經者、乃曾經之會、音才登切。說文會、當讀如增、而徐鉉音昨稜切、則誤讀如曆矣。」王以徐音爲誤、說文段注亦云：「昨稜切、昨、當爲作。」然則會之音、古多誤讀、不可不知辨別也。

增音慘、此替之假借字。說文曰郢云：「替、會也；」詩民勞節南山十月之交傳箋同、此音增之會。爾雅訓替爲會、鄒注云：「發語詞；」故王引之云：「會、替、皆詞也、其字並从日、或言會、或言替、語之轉耳。」替、或作慘、又或作疇、見詩及詩釋文、皆音假。

增、益也。

說文皿部云：「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此會意也。

增、說文土部云：「益也、」此即釋言文。又會部會篆下云：「會、从厶

曾省、曾、益也、」此假曾爲增之字、如曾祖曾孫之曾、皆增之假借也。

婁、貧也。

說文貝部云：「貧、財分少也、从貝分、分亦聲。𠄎、古文从宀分。」是

貧者、財不備之謂也。婁者、詩北門傳「無禮也、」說文云：「無禮居也。」

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婁、」是貧、婁、有別、爾雅婁訓貧、渾

言也。

夔、隱也。

釋詁「隱、微也；」玉篇云：「不見也、匿也。」

夔者、夔之隸體。說文竹部云：「夔、蔽不見也；」从竹者、段注「竹善

蔽、」是也。大雅「愛莫助之、」溥云：「愛、隱也、」此正用雅訓、唯愛

爲夔之假借字耳。說文人部云：「優、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優而不見

。仿佛與蔽不見之義相近，故夔優通用。許所引詩，是鄉風文、毛詩作愛。郭注方言引作「夔而不見」，釋之曰：「夔而，即夔然。」此二字通用之證。

優、啍也。

漢書成帝紀贊云：「言之可爲於邑、」集注「於邑、短氣貌。」文選與備公注書云：「良增邑邑、」李善注「邑邑、不樂也。」啍卽邑、故爾雅郭注云：「鳴啍、短氣」也。荀子禮論篇云：「憚詭啍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楊倞注「啍優、氣不舒憤鬱之貌、」郝謂「啍優、卽優啍也。」大雅桑柔云：「如彼邇風、亦孔之優、」溥云：「優、啍也、」箋云：「使人啍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此皆本之雅訓。

優、非啍也、何以訓啍、說文无部段注云：「无爲正字、優爲假借字；以優从夔聲、夔从忝聲、忝从无聲、可得其同音假借之理。或問：『釋言毛詩傳啍字、當作何字、』曰：此卽无字也。『優、无也、』此卽『壺、瓠也』之例、

謂壹即瓠之假借也。」案說文无篆云：「歛食勞氣不得息曰无。」段讀於未切、其義與爾雅及詩傳箋之優字相同；而優之得聲、又輾轉之於无；故以无爲優之正字也。其說與前微異、因並存之。

基、經也。基、設也。

〔注〕昭二十五年傳「以經二物」、〔注〕云：「各治其物、」是經者治也、理也、邵引大雅公劉云：「上基迺理、」基亦理也；謂不理營造而理耕作也、故基有經義。賈誼書禮容篇云：「基者、經也、」此用雅義也。邵引康誥「周公初基」以釋經、此基字亦始初之義、不可作經營解、詳見釋詁「基、始也」節。基又爲設者、郭注云：「亦爲造設、」此謂創造也。古訓始之字、多兼造作之義、作、爲也、而詩邶傳則云：「作、始也、」此始字有創作之義也。釋詁云：「基、始也；」此云：「基、設也；」其例正同。大誥云：「予有後、弗棄基、」基、兼作室蓄田言、謂弗棄父考所創設也。

祺、祥也。祺、吉也。

郭注云：「祥、謂徵祥。」左傳昭十八年疏云：「祥者、善惡之徵；」徐
錯亦云：「祥、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也。」祺者
、士冠禮云：「壽考維祺、」鄭注「祺、祥也。」說文又云：「禎、祥也、」
與祺同義、經典因有改祺爲禎者、實誤。

祺旣訓祥、又訓吉者、郝云：「祥之一字、本兼吉凶二義、故申釋之、」
是祺之爲吉、別乎凶徵之稱也。逸周書武順篇云：「禮義順祥曰吉；」文選陳
涼賦注云：「吉、福也；」說文云：「吉、善也；」然則吉之爲福、賢者之福
也。

兆、域也。

說文淺部云：「或、邦也、从口、戈目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
。邑部邦訓國、是「或邦也」者、猶云：「或、國也。蓋或國在周時爲古今
字、後加口而爲國、又加土而爲域、此所謂孳乳相生之義、段說如此。自邦或
之義廢、而域字行、域乃用爲界畔之義。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

九州之地域、莊子秋水篇云：「汎汎乎若四方之無窮、無所畛域、」是也。

上地之界畔爲域、於是塋地之界畔亦爲域、春官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詩「藪蔓于域、」傳云：「域、塋也」是也。爾雅之域、謂塋域也。

兆、說文土部作兆、云「畔也、爲四畔界祭其中、从土、兆聲。」畔者、

田界、兆者、分也、即四圍積土以爲界畔也。周禮沙宗「兆五帝於四郊、」

鄭云：「兆爲壇之塋域、」亦其義。古亦假肇爲兆、大雅「以歸肇祀、」滴頌

「肇域彼四海、」即假肇爲域也。

肇、敏也。

說文「敏、疾也。」爾雅釋詁引酒誥云：「肇牽車牛、」肇、亦敏也、故

訓敏。釋詁「肇、始也、」又訓敏者、俞樾云：「始、猶先也、呂氏春秋辯土

篇「其生也必先、」高注云：「先、猶速也、」是肇始之中、即有敏速之意矣

。」

挾、藏也。

說文艸部藏、是新附字、徐鉉云：「漢書通用藏字、」是後世加艸爲藏也。
說文衣部云：「襄、一曰臧也、」學記鄭注云：「藏、謂懷抱之。」

挾、說文手部云：「俾持也；」段云：「俾持、謂藏匿之持。」廣韻「挾、藏也、持也；」漢書惠帝紀應劭注云：「挾、藏也；」是挾藏同義。
泱、徹也。

說文「徹、通也；」小爾雅「徹、達也；」達亦通也。泱者、錢大昕云：「說文無泱字、當作挾；」惟作挾、亦非正字、其音爲子協切。郝謂「唯滯子書泱俱作挾、與詩及周禮合。」段謂「古文禮挾、皆作接、」大雅大明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達、即徹也。周禮太宰「挾日而斂之、」干本作市日；左傳作泱；泱、亦市、周市、即通達。故淮南原道篇高注云：「泱、通也、」漢書禮樂志云：「泱、徹也。」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禮論篇云：「方皇周挾、」楊倞注云：「挾讀爲泱；」是挾洽、即泱洽也、周挾、即周泱也。其以接爲泱者、義亦通、小爾雅云：「接、達也、」廣雅云

：「接、徧也；」是接亦通達周洽之義矣。

替、廢也。替、滅也。

廢、釋詁云：「舍也。」替者、深經音義九引李巡云：「去之廢也。」鄒

引左氏僖二十四年傳云：「王替隗氏、」言廢隗氏也。故大雅召閔傳離騷王逸

注、並云：「替、廢也；」釋詁謂「替、止也、」止亦廢之義。

替又訓滅者、釋詁云：「滅、盡也、絕也。」王引之引魯語「令德替矣、」

「晉語：「君之家嗣其替乎、」章注並云：「替、滅也、」是替有滅義也。

速、徵也。徵、召也。

徵者、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呂覽達鬱篇注、史記貨殖傳注

並云：「徵、求也。」速爲徵者、郭引易曰：「不速之客、」郭引鄉飲酒禮云

：「主人速賓、」速者皆徵也。郝云：「速者、疾之徵也。」

徵又訓召者、楚辭招魂序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故說文云：「召

、誥也、」呂覽分職篇：「召、請也。」左氏宣九年傳云：「王使來徵聘、」

綱語云：「雖官是徵，」皆徵召也。說文又云：「徵、召也，」鄭注周官司市典記並同，皆用權訓。

璜、寶也。

說文六部云：「寶、珍也；从玉貝，缶聲。璜、古文寶省貝。」此會意兼諧聲字。史記珍寶字皆作葆；廣韻謂「古文作璜」；又通保。璜、鄭疏引舍人云：「美寶曰璜，」鄭注引魯頌泂水云：「來獻其璜，」傳「璜、寶也。」說文無璜字。

撿、試也。

鄭注云：「刺撿、嘗試。」嘗試義見前「試、用也」節。郝云：「刺撿、猶伺撿、故軍中閒諜、用以撿取軍情、謂之撿子。」釋詁謂「撿、取也，」伺撿則必先伺視之而後取、故撿又爲試。

髦、選也。髦、俊也。

選俊皆才德兼人之稱。白虎通引禮別名記云：「十人曰選、百人曰俊；」

繁露爵國篇云：「千人者曰俊；」說文及書馬鄭並同；鷩冠子云：「德萬人者謂之俊。」陳立謂「選、俊、皆才德出眾之美稱、亦無定名、故說各不同。」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孔疏「此升於大學者、曰選俊之人、」

髦爲選者、前引陸氏說：「毛中之長豪曰髦、」爵國篇又以十人爲豪、然則選士者、豪士也、亦即髦士矣。俊爲選士之尤者、故泛言之亦稱髦也。

俾、職也。

周禮掌固云：「民皆有職焉、」鄉注「職、謂守與任。」任者、任其事也、職任爲職、任其事亦爲職、責任爲任、任其事亦爲任也。

俾、釋詁「從也。」從與任、意相成、詩「黽勉從事、」禮「任事、然後爵之、」從事、即任事也。論語「可使從政也與、」從政、亦任政也。漢官制有從事、從事史、周禮有職金、職方氏、同爲任事之稱也。爾雅俾與職皆動詞、皆任事之義也。

紕、飾也。

郭注云：「謂緣飾。」

紕者、玉篇「冠緣邊飾也」、玉藻「縞冠素紕」、鄭注云：「紕、緣邊飾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是紕之言埤也、埤益於冠緣之飾也。既夕記注云：「飾裳在幅曰縹、」縹即紕也。是衣裳之緣亦謂之紕。

凌、慄也。

郭注云：「凌、慄戰慄。」釋文云：「凌、案郭注意當作慄。埤蒼云：「慄、慄也；」樊注作「凌、冰凜也。」「慄、音栗；慄、舊音遠、亦謂戰栗也。」「錢大昕云：「此當從樊光義、慄當爲漂。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漂灑、漂灑者、冰寒也。」「據樊注及錢說、則爾雅本文、應作「凌、漂也。」「漂者、說文欠部云：「漂、漂冽、寒兒、」幽風七月傳云：「漂冽、寒氣也、」春秋繁露謂煖寒爲漂漂；五經文字欠部亦有漂字。凌者、幽風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傳云：「凌陰、冰室也。」「毛以冰訓凌、以室訓陰也；（本段玉裁）是以天

有凌人、謂冰人也；（鄭注、凌、冰室也、誤。）變注謂凌爲冰凍、凜者、寒也。然則凜與凌皆从久。凜爲寒、凌亦爲寒、故爾雅曰凌、凜也。

凜、感也。

凜感者、栗蹙之假借也。玉引之云：「感與蹙古聲相近、小雅小雅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爲韻、故感通作蹙。禮器『不然則已蹙、』釋文『蹙、又作感、』是其證也。凜與栗通、孟子引書『夔夔齊栗、』趙注『敬慎戰懼也、』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杜注曰：『栗、謹敬也；』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鄭注曰：『蹴然、敬貌；』是栗與蹙、皆敬謹之義也。（蹙與蹙同）漢書楊惲傳『不寒而栗、』顏師古注曰：『栗、竦縮也、』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云：『蹙蹙、縮小之貌、』又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是栗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鄭注曰：『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訓栗爲蹙、正用爾雅之文。郭注解經、用憂戚義、未是。

蠲、明也。茅、明也。明、朗也。

說文云：「明、照也。」周語注「明、顯也。」祭義注「明、猶潔也。」蠲者、除也、潔也。方言郭注云：「蠲亦除也。」周禮宮人云：「除其不蠲、」鄭注「蠲、猶潔也。」爾雅鄒疏引樊光云：「蠲除垢穢、使令清明、」是樊以除穢爲明潔矣。故書禹謨注左氏襄十四年傳杜注尊云：「蠲、明也。」說文虫部蠲篆下引「腐艸爲蠲、」今月令作「腐草爲螢；」淮南高注亦云：「一曰發火、」是蠲本爲蟲名、爲有明光之蟲也。蠲之古音如圭、故韓詩借蠲爲圭字。

茅爲明者、詩靜女箋云：「茅、潔白之物也、」以茅爲潔白之物、故有明義、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俞樾以爲「此經之塏證。」左氏宣十二年傳「前茅、」杜注云：「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以茅爲識、亦所以昭其明也。觀縮茅、前茅之制、則茅之爲明、必爲古義。郝謂「古讀明若芒、茅明並雙聲、」此亦茅明相訓之所由來也。

明又爲朗者、左傳昭五年正義引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詩既醉傳云：「朗、明也；」淮南高注同、故明爲朗也。

猷、圖也。猷、若也。

圖、若、猷、之義、已見釋詁「猷、謀也」節。圖、釋詁云：「謀也；」猷者、猶之別體、宜作猶、小雅白華云：「之子不猶、」鄭箋「猶、圖也；」此圖謀之義也。周禮小宰鄭注云：「圖、地圖也；」又春官「以猶鬼神示之居、」言畫寫其居、此圖寫之義也。圖字古兼此二義、故謀事稱圖、規事稱畫、而圖寫亦稱圖畫；猶字亦兼此二義、故曰：「猶、圖也。」

猷爲若者、論語「聽訟吾猶人也、」即謂若人也。詩小星「寔命不猶、」傳云：「猶、若也、」鄭注引詩作猷。

稱、舉也。

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从手、與聲。」此與昇同意。雜記「舉君之諱、」鄭注「舉、猶言也。」

稱者、說文人部云：「稱、揚也、从人、再聲、此稱舉、稱謂之字。今通用稱、故文選注引爾雅、即作稱矣。書攷誓曰：「稱爾戈、」爾雅鄭注引作稱、左傳云：「禹稱善人、」玉篇引作稱、古字之尙存者也。檀弓云：「言在不稱徵、」鄭注云：「稱、舉也、」此稱謂之稱、亦訓舉也。

稱、好也。

釋文云：「稱、尺證反；好、呼報反、又如字；」是陸於好字兼二音。說文云：「好、美也、」玉篇云：「好、美也；」又云：「愛好也、」今好字亦兼此二義。稱爲好者、王引之引論衡逢遇篇云：「形佳骨嫻、皮媚色稱、」定齋篇云：「骨體嫻麗、面色稱媚、」以爲「稱、皆謂好也。」郝引考工記輪人云：「欲其肉稱也、」鄭注「肉稱、弘殺好也、」此稱之爲好也。

坎、律、銓也。

銓者、說文金部云：「稱也、（依段本）从金、全聲；」沃部云：「稱、銓也、从禾、再聲；」二字爲轉注。廣韻云：「銓、量也、次也、度也、」吳

繼云：「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此假名詞爲動詞之用法。然則銓者、權衡之總名、又爲計其多寡輕重長短高下之詞也。

坎者、科之假借字。俞樾云：「離淒瀟」盈科而後進，「澗注以爲「盈滿科坎，」蓋科坎一聲之轉。說文沫部云：「科、程也、从斗；斗者、量也。」

科字正有銓量之義。廣雅釋水曰科坑也，「科即坎之假字；此經曰：「坎、銓也，」坎即科之假字，「晉案科者、說文云：「程也，」廣雅云：「科、程也、條也、品也，」孟子「盈科，」段玉裁以爲「盈等。」程者、荀卿曰：「程者、物之準也，」漢書如淳注曰：「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然則科程者、科條也、準則也、等級也、其動詞用法、漢書「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是也。故科與銓量義相同、亦所以計夫事物之輕重高下也。爾雅所以云「科、銓也。」

律者、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進地進律，」注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古者國家之法令、亦謂之律、管子云：「律

者，所以定分止爭也；此與科條、程法同義。是律者亦關於等級之高下、分
義之輕重者也，故曰律，終也。南史齊東昏傳紀云：「請刪省律科。」是律與
科本同類，可並稱，故爾雅連類釋之。

矢、誓也。

湯潛傳虞翻注云：「矢，古誓字。」此與釋詁「于、於也」、「同例。瀾風
之死矢靡他。」潛出矢言，論語「夫子矢之」，皆用古字也。

舩、舟也。

說文舟部：「舩，船也。」部首云：「舟，船也。」爾雅謂舩爲舟者，漢
言船，古言舟也。釋名云：「船又曰舟，言周流也。」舟又通作周，考江紀總
目鄉注云：「故書舟作周，是也。」郝云：「古讀方若周，此文讀若周，周行
也，書方行天下，即周行也。」舟爲周，周訓周徧，與方訓周行，其義又
同矣。郝以舩爲方之假音，段云：「其字不誤。」

泳、游也。

游者、汙之假借字。說文水部云：「汙、浮行水上也、洄、汙或从因聲、」此本字也。經典多借游爲汙、禮緇衣云：「故大人不倡游言、」鄭注「游、猶浮也、」即以游爲浮也。

泳者、釋水云：「潛行爲泳、」說文水部亦云：「泳、潛行水中也、」今訓泳爲游者、郝云：「方本訓游、亦舟之類、故即云：『方、舟也、』泳本訓潛、亦游之類、故即云：『泳、游也、』此皆爾雅釋言之意。」說文汙篆下又云：「古文或目汙爲没字、」段云：「此古文小篆之別、」是游亦有潛水之義矣；方言云：「潛、沈也；潛、又游也、」泳本爲潛水、泳可訓游、故潛亦可訓游、其義一也。

迨、及也。

下文云：「逮、及也；」釋詁及、逮、俱訓與；說文隶、隸、俱言及、方言云：「迨、及也、東齊曰迨、」說文引詩「隸天之未陰雨、」今詩皆作迨、段氏以爲俗體。

冥、窳也。

小雅斯干傳云：「冥、幼也。」釋文云：「本或作窳。」正義引孫炎云：「冥、濼間之窳也。」是孫本爾雅幼作窳、毛傳亦作窳、可知矣。說文云：「窳、濼遠也。」又云：「冥、幽也。」蓋幽窳雙音、故以聲爲義。老子云：「窳兮冥兮。」莊子在清篇「至道之精、窳窳冥冥。」史記項籍紀「窳冥晝晦。」皆用爾雅冥窳之文也。

降、下也。

下、降、釋詁並云：「落也。」穀梁莊三十二年傳云：「降、猶下也。」郝云：「降、古戶紅反；下、戶古反、降下一聲之轉。」

傭、均也。

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平徧者、平而周市、謂無所不平也。古多假句鈞爲均。

傭者、說文云：「均也、（依段本）直也。」玉篇同。詩「昊天不傭、」

傳「備、均也；」釋文云：「備、韓詩作庸、」庸者、易也、亦讀平易也；釋

詁云：「均、易也、」其義正同。

強、暴也。

說文本部云：「暴、疾有所趨也、」其義爲疾。

強者、蒼頡篇云：「強、健也；」詩蕩傳云：「彊梁、」郝云：「健捷、

與猝暴義近、彊梁、即彊暴、」故訓強爲暴也。

窳、肆也。

說文「肆、極陳也、」玉篇「肆、放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注「肆、展

放也。」梓材「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傳云：「能遠拓其界壤、則于先王之

道遂大、」是肆又爲寬大矣。

窳者、說文穴部云：「窳、濼肆極也、从穴、兆聲、讀若挑、」濼肆極

者、謂濼遠寬大達於極至也。王念孫云：「窳肆者、皆謂濼之極也、淮南兵略

篇「山高尋雲霓、谿濼肆無景、」高注「肆、極也、」極谿之濼不見景、是極

濳爲肆也。」段玉裁則云：「窳與窳、爲反對之辭。淮南兵略訓云：『入小而
不偏、處大而不窳、』墨子尚賢中『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
困、』荀卿子曰：『充盈大宇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凡此皆可證窳之訓寬
肆。左傳曰：『楚師輕窳、』此窳義之引伸、寬然無患謂之輕窳。」如段說、
是窳者、即寬肆之謂、此爾雅所以訓窳爲肆也。

肆、力也。

王引之云：「肆與肆同、鄉風谷風篇『既語我肆、』毛傳曰：『肆、勞也
、』字本作勤、小雅爾雅正篇『莫知我勤、』釋詁及毛傳並曰：『勤、勞也。
』此訓爲力者、力亦勞也；淮南注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
』大雅蒸民箋曰：『力、猶勤也、』勤、亦勞也。」是肆者、肆之假借字、故
訓肆爲力也。

俅、戴也。

郭注引周頌絲衣云：「戴弁俅俅、」毛詩戴作載、鄭箋云：「載、戴也、」

釋名「戴、載也，載之於頭也。」經典載戴多通用。

條者，說文人部云：「條，冠飾兒。」與雅義合。

瘞、幽也。

郭注云「幽、亦瘞也。」又見釋詁「瘞、幽微也」節。

毳、屬也。

郭本作釐、屬也；釋文「釐、李本作毳」；郝云：「釐者、毳之譌文；釐、說文以爲犛牛尾、非可作屬」；故據以訂正。

屬者、縹之假借字。說文糸部云：「縹、西胡毳毛也、从糸、屬聲。」此爲本字本義。周禮司服注引鄭眾云：「毳、屬衣也。」與許義通。詩七月疏云：「屬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氈氈、」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冉駝夷、其人能作旄氈斑屬、」是屬爲毛褥之類、斑屬爲屬之有文者也。眾經音義引三蒼云：「毳、羊細毛也、」此與馮煊正義所引舍人云：「釐、謂毛毳也、胡人續羊毛作衣、」相同、必爲舍人所本；唯舍人注之釐字、爲後人所改竄耳。

煇、燎也。

說文火部云：「燹、崇祭天也。」引伸爲燒義。燎篆云：「放火也。」此爲火田字；經典相承皆用燎。又烘篆云：「烘、燹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叩烘於煇。」正義引舍人云：「烘、以火燎也。」

煇、焜也。

焜者，白澤正義云：「無釜之竈，若今之火爐。」故說文稱行竈。郝云：「蓋如今燒炭所用。」說文火部云：「焜、焜也。」段云：「或假誼爲之，椿、焜、朝也。」焜傳神誼字、知誼即焜字也。」

俞樾云：「陪者、部之假字。凡偏旁從邑者，隸變作𠂔，與從阜者相混，而古人又往往不拘，李翕、術、里、橋、瀨、瀨、王念孫謂「鄰」，即廣雅補，表也之隸；然則部之爲陪、亦猶是矣。朝廷之位，各有部署，文選西涼賦薛綜注曰：「署、位也。」部訓朝、猶署訓位矣。」鄰本字也，而隸變作隣，俞以陪爲部

、亦其例也。

康、苛也。

俞樾云：「康苛、當作抗荷、皆同音假借字也。後漢書班彪傳、尊無與抗

、李善注曰：「抗、讀曰康、」然則康亦可讀為抗矣；灋明堂位、崇岳康圭

、鄭注曰：「康、讀為兀龍之兀、」即其例也。苛與荷、古字通、晏子春秋諫

上篇、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漢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彼荷字即是苛、

知此苛字、即是荷矣、詩玄鳥篇、百祿是荷、何、何、即負荷之本字、釋文云：

「本亦作苛、」是古字通也。抗舉與負荷、其義相近、故曰抗、荷也。晉書外

雅云：「大侯執抗、禮文王世子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者、舉也

；漢書鄧食其傳師古注云：「荷、與苛同、亦苛荷通用之證。俞氏求義於聲

、親諸說為長。

樊、藩也。

說文艸部云：「藩、屏也；」又部云：「樊、藩也、从爻林。」梁經音義

引澹頴篇「藩、蔽也。」屏亦蔽也。澹疏引孫炎云：「樊、圃之藩也。」許書審訓「艸茂」，樊訓「驚不行」；古用蕃、樊者，皆音假也。樊、藩、古亦通借。

賦、量也。

說文「量、稱輕重也。」周禮序官量人注「量、猶度也。」郝云：「說文賦、斂也；」呂覽注「賦、予也；」是賦兼取予、其義則皆量也；故魯語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然則賦斂賦稅、即爲量入、賦布賦予、即爲量出。郝意蓋以賦之爲量、乃量之賦也。

糗、糧也。

糧者、乾食之名、亦爲總名。大雅崧高云：「以峙其糗。」王制云：「五十異糧。」箋注並云：「糗、糧也。」唯糗爲說文新附字、故邵氏以爲「糧之別體字。」

庶、侈也。庶、幸也。

說文「侈、奢也、」玉篇「泰也、」郝云：「泰、即大、侈泰、即侈大。通作移、延移與侈大義近、又俱从多聲也。」

庶者、釋詁「眾也、」眾與侈大義相近。詩「爲豆孔庶、」箋云：「庶、侈也、」正義引舍人曰：「庶、眾也；侈、多也、」是古爾雅侈本或作侈；但說文無侈。

幸、說文天部作倝、云「吉而免凶也、」隸變作幸。小爾雅云：「非分而得之謂之幸、」邵氏引襄十九年傳云：「小國幸於大國、」是其義也。庶爲幸者、上文云：「庶幾、尙也、」說文「尙、庶幾也、」是庶亦尙之義矣。詩箋云：「我生之初尙無爲、」箋云：「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無爲者、庶無爲也、亦幸無爲也。又云：「我生之初、尙無庸、」箋云：「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無庸者、庶無庸也、亦幸無庸也、即說文所謂「吉而免凶」也。是尙即庶、庶即幸、故爾雅曰：「庶、幸也。」詩疏引是說、亦云：「庶、幸也、」正與爾雅同。

筑、拾也。

說文「拾、撥也；撥、拾取也。」書金縢「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釋文「築、本亦作筑。」疏引鄭註云：「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是筑爲拾也。

樊、駟也。

郭註云：「今江東呼大爲駟、駟、猶蠶也。」釋文云：「樊、徂朗反、秦晉謂大爲樊；駟、在魯反、又子朗反、孫樊二本、並作將且、而無樊駟。」是郭本爾雅作樊駟、樊孫本作將且矣。說文馬部云：「駟、牡也、牡、譌字也、徐養原謂「戴侗引唐本作樊；」大部云：「樊、駟大也、从大壯、壯亦聲、」是許書與郭本同。將且二字、經典常用、邶風「方將萬舞、」箋云：「將、且也；」小雅谷風「將恐將懼、」箋亦云：「將、且也。」將訓且、則且亦訓將、秦策、呂覽音律篇、高註竝云：「且、將也、」是也。郝云：「將、且、皆未定之詞、古讀且、七余切、將且聲轉、故同義同訓、」是將且與樊駟、立義

亦同；唯音與說文釋文有別耳。

集、會也。

釋詁「會、合也、」義已見前。集者、說文灋部云：「彙、羣鳥在本上也、从隹木。集、彙或省。」此集之本義；引伸爲凡聚集之稱、故與會同義。詩小雅箋云：「集、會也、」用雅義也。

方、泝也。

淵南「不可方思、」鄒風「方之舟之、」博雅云：「方、泝也、」毛用釋言文訓持也。泝者、釋冰云：「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泝、」公羊傳注同。說文水部云：「泝、編木目渡也、从水、付聲。」方言「泝謂之籓、籓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廣韻云：「大曰籓、曰筏、小曰泝、」是泝者、籓筏之古稱、竹木蘆葦、皆可爲之。今江蘇概呼爲籓。方者、說文方部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此即大夫方舟之訓也。然則併船爲方、編竹木亦爲方；以方之字形爲連兩舟、故許以併船釋之、用其本義也；方爲泝、其引伸

義也。論語「乘桴浮于海」，假桴爲泝也；亦假泝爲之。方、今本作舫、段以爲俗人所改、故據以易之。釋文曰：「舫；樊本作坊；泝、樊本作舫；」郝云：「坊、蓋舫字之誤、舫與舫同；附即舫字之誤。」

洵、均也。洵、龠也。

均義已見上「均也」節。洵爲均、借洵爲旬也。說文「旬、徧也」、「澣」來旬來宣、「澣同、鄭注地官均人云：「旬、均也；」故澣澣正義引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旬與均古並通用。

洵又爲龠者、洵龠、爲洵堪之假借字也。洵者、方言云：「信也、」澣「洵美且仁、」借洵爲洵、洵亦信也、堪者、任也、錢大昕云：「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是洵堪皆信也、故曰：「洵、堪也。」邵引逸周書祭公解云：「周克龠紹成康之業、」言周信堪繼先業也。

逯、逯也。

逯、鄭注云：「今荆楚人皆云逯、音逯；」說文云：「逯、迨也、」廣韻

逌、訓行相及；方言云：「逌、及也、關之東西曰逌、或曰及；」是逌、逌、皆及也、逌、逌、聲又相轉、故逌訓逌。

是、則也。

王引之云：「是、猶則也。大戴禮注言篇云：『教定是正矣、』家語作『正教定則本正矣、』鄭語曰：『若更君至周訓之、是易取也、』韋註云：『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今案禹貢云：『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謂桑土既蠶、則降邱宅土也；詩葛覃云：『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謂維葉莫莫、則刈則濩也；此皆是訓則之證、故曰：「是、則也。」釋經者以說文從篆下引灋文、以灋文之是爲從、然從則二字相訓、穿鑿傅會、終不可通。蓋古本灋文作從者、不過假從爲是、許引之者、段所謂「此稱灋說假借、」是也。觀今本爾雅釋文、於是字無音讀、則陸氏讀是字爲如字、可知矣。

畫、形也。

形者、說文云：「象形也、」畫者、說文畫部云：「畫、介也、从聿、(依

段本增。象田四介，聿所目畫之。此畫之本義；引伸爲繪畫字。說文畫，胡麥切；爾雅釋文胡卦反；然其義一也。郝云：「繪畫之事，起於古之畫井經田、古者山川、域地、皆有圖畫、周禮一書、言圖非一、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鄭注『形、謂制分界也。』然則田有界畫、以觀縣鄙之形體；地有圖畫、以寫天下之形勢；物有圖畫、以盡萬物之形容、此皆畫訓形之義也。」如郝說、是繪畫也、分畫也、皆爲形之義而無別也。賑、富也。

富者、說文「備也。」賑、郭注云：「隱賑、」魏都賦云：「邑居隱賑、」劉達注「隱、盛也、賑、富也。」隱賑又即殷賑、西京賦云：「鄉邑殷賑、」薛綜注「殷賑、謂富饒也、」是也。

局、分也。

說文八刀部云：「分、別也、從八刀、刀目分別物也。」梁啓超擬改之、作「分、別也、从八从刀、八亦聲。」蓋許於分字祇說會意、梁則以爲分亦从八、

得聲。故其言曰：「中國之字、什之九屬於聲系、例如『八』字、說文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八字發音、與別與背同、於是凡從人之字、非徒衍八字形也、亦衍八字聲。錢大昕發明『古無輕唇音』之例；知『分』字古讀如『奔』、『采』字古讀如『班』、『平』字古讀如『兵』、皆用『B』母發音、與『八』字正同、由是知凡衍『分聲』之字、一面既從『八』字衍形、一面又從『八』字衍聲、形聲合而其義益著。其從分字衍出者、如平均分配爲頒、亦爲玦、文質相半爲份、論語孔注（財分而少爲貧、說文）研米使分散爲粉、釋名（目黑白分爲盼、說文）草初生其香分布爲芬、說文）分而不理爲芬爲紛、此亦蒙『八形』『八聲』而衍其義者也。事物交互錯雜、而其語原皆同出於一。」此舉分字以明聲系也。爾雅分字、釋文云：「符問反；」既以一聲衍爲數字、則分字不必有數音矣。淮南高注「分、猶界也、」樂記注「分、猶部曲也。」

局者、曲禮「左右有局、」鄭注云：「局、部分也；」左氏成十六年傳云

：「離局、姦也。」離局、謂遠其部局。軍中之行列、六卿之官次、皆有分別、與分定者無殊、故曰：「局、分也。」

癢、怒也。

說文云：「怒、恚也。」癢者、郭注引大雅板云：「天之方癢、」傳云：「癢、怒也。」說文無癢；有齠字、云「炊舖疾、」釋詁「齊、疾也、」即齠之假借。詩釋文云：「癢、疾怒也、」似亦以癢爲齠之音假也。

僛、聲也。

說文人部云：「僛、聲也；从人、悉聲、讀若屑。」玉篇「僛、小聲也；」段玉裁所謂「動作屑屑聲」者是也。許謂僛讀若屑、則字亦通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屑即僛也。爾雅釋文云：「僛、動草聲也、字又作僛。」廣韻云：「鷺鳥之聲、」又云：「僛僛、呻吟也。」

葵、揆也。揆、度也。

葵、揆、以聲爲義；此以正字釋假借字也。沙彌深藏云：「天子葵之、」

大雅板云：「則莫我敢葵。」傳箋並云：「葵、揆也。」

揆爲度者、說文手部云：「揆、度也。」段注云：「度者、法制也、因

以爲揆度之度。釋詁云：「度、謀也。」深經音義引孫炎曰：「揆、商度也。」

逮、及也。

怒、飢也。

說文沁部云：「怒、飢餓也、一曰憊也；」段云：「餓字當作意。」義疏

云：「怒、釋詁云：『思也、』又訓飢者、蓋憂思之意、迫切如飢耳。詩汝墳

箋云：『怒、思也；』詩有二怒、『怒焉如擣、』毛亦訓思、可知飢非怒之本

義。案方言亦云：「怒、涇、憂也。」汝墳傳云：「怒、飢意也；」是怒之本

義、必爲憂思、段郝之言是也。爾雅不言飢意、渾言之耳。

眡、重也。

眡者、說文「目有所恨而止也、」段謂「許語、蓋古左傳說。」左傳隱三

年云：「憾而能眡者鮮矣、」杜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是眡者止也、

重亦止也。

獵、虐也。

郭注云：「淺獵暴虐。」王念孫云：「吳語曰：『今大夫國子與其眾庶

、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獵、虐也；」襄十八年左傳曰：「陵虐神主、

」楚辭九歌云：「淺余陳兮躡余行、」（躡與獵通）淺獵、猶淺虐也；故郭云

：「淺獵暴虐。」邵云：「古者以殺爲虐、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遷子尙

同篇引作五殺。左氏宣十五年傳云：「虐我伯姬、」獵訓爲虐、與釋詁「獵、

殺也、」義同。」今案說文疋部云：「虐、殘也、从虍爪人、虍足反爪人也、

」虐既爲殘、則兼暴虐殺虐之義、二說實一義也。

土、田也。

說文田部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口十、阡陌之制也。」段云

：「田、古音陳、以疊韻爲訓、」錢大昕嘗謂「古讀舌上音、皆爲舌頭音、」古

讀陳如田、即所舉一例、胡適謂「此係錢氏之一大發明。」

土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一、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土生萬物、田以植穀、故訓土爲田；郝云：「土、田、對文則別、截則通也。」

戍、遏也。

釋話「遏、止也；」蒼頡篇云：「遏、遮也。」戍者、說文戍部云：「戍、守邊也；从人持戈。」王風揚之水傳云：「戍、守也。」戍守與遮蔽義同、故戍訓遏。

師、人也。

釋話「師、眾也。」人者、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云：「其稱人何、眾立之辭也；」穀梁傳云：「衛人者、眾辭也；」是人亦眾也。王引之云：「荀子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謂塗之眾百姓也；又王制汪濞議兵三篇、並曰：『下之人百姓、』亦謂下之眾百姓也。」

皓、皚也。

注疏本碯作碯、釋文云：「碯、苦角反、」邢昺云：「碯當從告。」如鄒說、是碯爲誤字、當作碯矣。段玉裁說文石部碯注云：「據陸氏反語、則知作碯不作碯。廣韻玉篇皆曰：『碯、苦角切；碯、恪八切。』集韻類篇克角一切內、亦有碯無碯、皆可證。而釋文注疏唐石經、皆譌作碯、則與陸氏苦角之音不合矣。」今考廣韻四覺苦角切下云：「碯、固也；」陸氏既云「苦角切、」自是用四覺之碯、若用碯、則入駭韻矣。廣韻既訓碯爲固、固即鞏也。王引之並引集韻云：「碯、鞏也；」是各書碯之字義、正與爾雅相合。棄、愔也。

說文云：「愔、不識也、棄、捐也、」捐棄與遺愔義通。邵引周南汝墳云：「不我遐棄、」秦風晨風云：「愔我實多；」郝引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謂「亦以棄爲忘也。」

闕、閑也。

郝云：「閑者、閒之假借；闕閑一聲之轉。」說文訓闕爲聲；玉篇訓闕；

今訓閑者、孟子云：「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注「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無欲而自得、即閑暇義也。

謀、心也。

管子心術篇云：「心者、智之舍也。」謀爲心者、王引之云：「心者、思也、楚辭九章曰：『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徐廣史記五帝紀音義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心慮即思慮、是心與思同義。釋詁曰：『惟、慮、謀也、』又曰：『惟、慮、思也、』是思與謀亦同義。爾雅訓謀爲心、心即思也。」王以心字解爲思慮、故與謀義同。

獻、聖也。

白虎通云：「萬傑曰聖；」詩凱風傳云：「聖、叡也。」獻者、莊子大宗師篇釋文引向秀注云：「獻、善也、」凱風云：「母氏聖善；」益法曰：「聰明睿哲曰獻、」是獻者、聖也。

里、邑也。

《周禮注疏》注云：「邑、猶里也；」《大雅韓奕傳》云：「里、邑也；」《左氏襄九年傳正義引李巡》云：「里、居之邑也。」《周禮論語之邑、或云三十家、或云十室；其數皆不同、故邑里爲通稱也。

襄、除也。

除者、曲禮注云：「治也；」《周禮典祀注》云：「修除芟埽之。」襄者、說文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鄘風牆有茨》云：「不可襄也、」《毛傳》「襄、除也。」襄與攘通、《小雅出車》云：「獫狁于襄、」《史記龜策傳》「西攘大宛、」攘即襄也、《放集解徐廣》云：「攘、一作襄。」

振、古也。

《鄘注引詩》「振古如茲、」此《周頌載芟》文。《毛傳》云：「振、自也；」《鄘箋》云：「振、亦古也。」王引之云：「《爾雅》本作『振、自也、』自字古文作𠄎、形與古相似、因譌爲古。詩『振古如茲、』《毛傳》云：『振、自也、』即本於《爾雅》、韋昭注《晉語》、如淳注《漢書高紀》、並云『振、起也、』凡事之所起、即事之所自

、故振又訓爲自、振古如茲、猶甫田之「自古有年」也。鄭所見爾雅本、自字始譌作古、故據之以釋易傳。王用傳義、訓振古爲自古、比鄭義爲長。詩疏謂「毛義與鄭不殊、殊不爾。故爾雅之古字、亦自之譌也。」

懣、怨也。

說文云：「怨、悲也；」穀梁莊三十一年傳云：「力盡則懣、」范注「懣、悲恨也；」是懣怨同義。

繡、介也。

郭注云：「介、猶闕、」左思吳都賦「寒暑隔闕於蓬宇；」說文云：「介、畫也。」隔闕者、別之也、介畫、分別隔之也、繡者、說文云：「以絲介屨、」郝云：「介字義本爾雅、」謂以絲分畫於屨以爲飾也。是繡亦分別之義、故訓繡爲介。爾雅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繡、羅也、介、別也、」與郭本異；臧琳謂「字書無繡字。」

號、諱也。

說文音部云：「譟、誥也；（從段）誥、召也。」此召呼之義、即古呼字；今通用呼以代之。又口部云：「噓、號也。」此號噓字、周禮籛人云：「夜噓且以詔百官、」此用古字也。爾雅之譟、乃噓之音假。詩蕩云：「式號式呼、」崔本作譟、正與爾雅同用假借字。

號、說文音部云：「噓也、」與「噓、號也」爲轉注。段云：「號噓者、如今云『高叫也、』引伸爲名號、爲號令。」又房篆云：「痛聲也、」此噓字；故古噓房與噓號、字義均別；今字用號、而房廢矣。

凶、咎也。

說文云：「凶、惡也；咎、災也；」災、惡、義同、咎怨字、許作愆。苞、纘也。

詩鶴羽正義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纘。」詩「鬢髮如雲、」髮之密者稱鬢、草木之密者稱纘、其義一也。考工記云：「纘理而堅、」鄭注「纘、致也；」聘義云：「纘密以栗、」纘者、纘之假借、此與稠同例。禾木

多爲稠、引伸之、凡多者皆得稱稠；草木密爲穰、於是他物之密緻者、亦稱穰也。釋詁「苞、豐也、」草木叢密則豐矣。

遑、寤也。

釋文「孫本遑字作午；」臧琳云：「寤者、寤之段借；」郝云：「遑、當作午。」案說文云：「午、寤也、」依諸家說、則爾雅之遑寤、本作午寤、與說文同矣。寤者、說文云：「逆也、」是午亦逆也。邵引荀子富國篇云：「午其軍、」楊倞注「午讀爲逆、」深經音義引釋頰云：「逆、逆不遇也、」逆爲逆、則午亦爲逆矣。爾雅借寤爲寤、左傳史記亦同。釋義雜記又引史記鄭世家以爲「寤生者、謂寤逆難生、久不得下、故驚武姜、」是証以左傳及史記、則寤者即寤逆之義也。

定、題也。

今本定作頰、釋文云：「頰、字又作定、」郝云：「作定爲正。」案周南麟趾云：「麟之定、」傳「定、題也、」詩正義云：「定、題、釋言文、」又

說文無頤、故改作定。題者、說文「頤也。」詩傳「定、題也。」一本作「頤也。」段云：「亦與爾雅無不合、蓋禽獸橫生、以頤爲頂。」題之本義爲頤；引伸爲凡居前之詞。定者、頂之假借字。定題古雙聲。猷、賁、可也。

說文云：「可、盲也。」郝云：「可、兼意盡、未盡二義。」

猷與猶通、詩「猶來無止、」之子不猶、溥並云：「猶、可也。」

盲、郭注云：「今通言。」唐風杜「曠盲適我、」箋云：「盲、可也、

此與說文爲互訓。春秋宣四年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盲、」謂不可也。

務、侮也。

玉篇云：「侮、慢也。」方言「秦晉之間、罵奴婢曰侮。」務者、郭注引

小雅常棣云：「外禦其務、」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引詩、作「外禦其侮、」周語

引此詩亦作侮。郝云：「務者、侮之段音、」常棣箋本爾雅云：「務、侮也、」

明務即侮字、非以侮訓務也。爾雅此例如「甲狎、幕幕」之類皆是。

詒、遺也。

嚴元照云：「左傳正義引作詒；詒、說文新附字、故改正。遺者、說文訓區；古借用爲饋遺字。說文言部云：「詒、一曰遺也。」詩雄雉沃保傳及浴風小明恩文有黷箋、並云：「詒、遺也。」周頌之「貽我來牟、乃別字也。古或借台爲詒。」

賈、買也。

賄、財也。

說文云：「財、人所寶也；玉篇「納財、謂食穀也、貨也、賂也；大宰「以九賦斂財賄、」鄭注「財、泉穀也、」是財者、各物之通稱。賄、說文「財也、」與爾雅同、此名詞；聘禮注云：「賄、予人財之言也、」此借爲動詞之用也。假借者在用法之別、仍爲一義；不必如郝所云「兼財贈二義」也。

甲、狎也。

郭注云：「謂習狎、」釋詁云：「狎、習也。」甲者、衛風芄蘭傳云：

甲、狎也；」釋文「甲、擗詩作狎；」郝云：「傳言甲即狎字、是韓用本字、

毛用假借也。」書多方「甲于內亂、」釋文引鄭王、皆以甲爲狎。

葵、騅也。葵、藟也。

郭注云：「詩曰：『毳衣如葵、』葵、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釋文云

：「葵、字又作藟、他敢反。騅、如騅鳥色也。」說文艸部云：「藟、鞞之初

生、一曰藟、一曰騅；葵、藟或从炎。」蓋炎者、鞞也；已秀爲鞞、未秀爲葵

爲藟爲騅、皆今人所謂荻也。爾雅之葵騅、則言其色。郭所引詩、乃王風大車

文、其傳云：「葵、騅也。」箋云：「葵、藟也、毳衣之屬、衣纒而裳繡、皆

有五色、其青者如騅。」鄭言如騅者、謂如騅鳥之青色。騅、詩傳箋作騅。

葵又訓藟者、鄭志卷上答張逸云：「騅鳥青、非草色；藟亦青、故其青者

如騅。」鄭意如此。段云：「藟、言其形細莖積。」臧琳云：「葵、藟也、

係釋草文。詩傳「莢、雖也；」箋「莢、藟也。」正義曰：「莢、雖、釋言文；莢、藟、釋草文。」分析最明。鄭注云云，亦係莢、雖之注、釋文藟字之音、或係後人竄入。「臧據詩疏及爾雅注以爲說也、今釋草篇有「莢、藟」二字。

粲、餐也。

此謂粲爲餐之假借字也。說文食部云：「餐、吞也；」段云：「引伸之爲人食之；又引伸之爲人所食。」鄭風「使我不能餐兮、」魏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皆引伸義、即義之假借也。鄭風「還予授子之粲兮、」此字之假借也。故爾雅云：「粲、餐也。」膾與餐、音義皆殊、餐作膾者非。

渝、變也。

說文云：「變、更也。渝、變汚也。」鄭風毛傳、湯漢注、左傳杜注、並云：「渝、變也。」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是渝輸古通。

宜、肴也。

說文肉部云：「肴、啖也、」郝謂：「啖下脫肉字、」是也。俎實爲肴、見

玉篇：豆實爲肴、見毛傳；凡非穀而食曰肴、見鄭箋。肴或作殺、非古也。宜者、鄭注引詩汝曰鷄鳴云：「與子宜之、」毛傳「宜、肴也。」詩正義引李巡云：「宜、飲酒之肴也、」

夷、悅也。
詩「云胡不夷、既夷既憺、亦不夷憺、」傳箋並云：「夷、悅也、」夷字、古亦訓平、郝云：「和平、亦悅憺也。」

顛、頂也。

說文云：「顛、頂也；頂、顛也。」顛頂雙聲、亦互訓。顛引伸爲凡物之頂、秦風「有馬白顛、」傳曰：「白顛、的顛也、」馬以顛爲頂也。唐風「甫陽之顛、」又以山頂爲顛也。段云：「顛爲最上、倒之則爲最下、故大雅傳曰：『顛、仆也；』論語馮注曰：『顛沛、僵仆也；』廣雅曰：『顛、末也。』」
蓋、老也。

說文老部云：「老、考也。」蓋、老部作蓋、云「年八十曰蓋、从老省、

至聲：「段謂『今人或不省、非也。』」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耄、九十曰耄、
邵謂『今本脫曰耄二字；』」毛傳亦云：「八十曰耄。」古稱亦不盡同。
輶、輕也。

說文車部輕輶二篆、並云「輕車也、」故輶訓輕。周禮「輕車之萃、」鄭
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輕本車名；引伸之為輕重之輕。大雅
「德輶如毛、」箋云：「輶、輕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云：「輶德、德
輕而易行、」此輶之引伸義。秦風騶鐵云：「輶車鑿鏢、」傳「輶、輕也、」
此乃本義也。

淺、淺也。

淺、說文水部云：「不淺也。」考工記借淺為淺。淺者、詩小雅云：「小
戎淺收、」傳箋云：「淺、淺也。」小戎釋文又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
淺駟、」管子參患篇尹注云：「淺、單也、」是單薄亦謂之淺。郝云：「淺、
通作踐、又通翦。」

綯、絞也。

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幽風七月「宵爾索綯」、正義引李巡云：「綯、繩之絞也、」郭注方言云：「綯亦繩名、」是絞與綯皆繩也。王引之亦云：「絞綯、即是繩索。」絞、說文入交部、云「縊也、」段謂「古曰絞曰縊者、謂兩繩相交、非獨謂經死；」其說是也。論語「直而無禮則絞、」「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鄭注云：「絞、急也；」蓋繩與繩相交、則易急切；無禮不學之直、即急切之直；亦即繩索之引伸義也。

吡、化也。

幽風破斧「四國是訛、」釋文云：「又作吡、」正義曰：「本作吡；」詩傳「吡、化也、」正義曰：「釋言文；」是爾雅固作吡矣、故改從吡。吡爲化者、破斧傳既訓吡爲化、小雅節南山云：「式吡爾心、以畜萬邦、」箋云：「吡、化；畜、養也、」方言亦云：「譌、化也、」譌亦吡之誤字也。釋詁云：「吡、動也、」郝云：「動作與變化義近、」故又訓化。

跋、躡也。蹇、踏也。

釋文云：「跋、郭音貝、」跋者、蹠之假借、故郭音貝。躡者、獵之假借也。此臧琳說。說文足部云：「蹠、步行獵跋也、」獵、今之躡字、踐也、不誤；跋、亦當作蹠、此與「獵、跋也」之跋、同爲假借字。詩「狼跋其胡、」即踐其胡也。郝云：「狼跋、即狼蹠、俗作狼狼、誤矣。」

蹇者、躡之假借；踏者、釋文云：「郭音甲。」說文足部云：「躡、踏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躡其尾、」是許所據三家詩作躡、乃本字也。爾雅釋文云：「蹇與躡同、」非也。

烝、塵也。

釋詁云：「塵、久也、」烝、亦久也。詩桑柔正義引孫炎云：「烝、物久之塵、」此孫氏釋爾雅釋言之文；故王念孫曰：「其意蓋謂此塵字、非塵埃之塵、乃物久之塵也。」爾雅東山云：「烝在桑野、」烝以爲久處桑野；小雅滯濼云：「烝也無戎、」烝亦以爲久；義疏所以謂「烝、塵、亦語聲轉、二字以

聲爲義、不須訓詁也。」郝又云：「登萊人謂時之久者，或曰烝日、或曰鎮日、或曰塵日；謂年亦曰烝年、鎮年、塵年、皆古音也；」今蘇地亦有此語。

郭注本節云：「人眾所以生塵埃，」是以烝爲眾、以塵爲塵埃也、大誤。

王氏云：「盤庚『失于政、陳于茲、』征義曰：『釋詁云：『塵、久也、』孫炎曰：『塵、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塵爲久之義。』自久則生塵以下、皆孔氏申明上文之詞、非孫注原文；孔爲鄭注所惑、故有久則生塵之說、非孫義也。邵氏誤以『久則生塵矣』五字爲孫注、遂謂景純之注、本於叔炎、何讀古之不審也。』邵氏之失、郝疏亦同、潛言謂研究訓詁、第一步在觀察、王念孫於觀察方面即已不苟、誠不可及也。

戎、相也。

釋詁：「相、勳也、」勳者、輔助也。戎者、小雅常棣云：「烝也無戎、」傳云：「戎、相也、」鄭箋亦以戎爲相助。郝云：「爾雅釋文『戎、本或作戎、顧如勇反、』是戎與擁、音義同、擁有望戴之義、與相義亦近。」

飫、私也。

私者、說文引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私、」是私爲本字、經典相承用私。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者對公而言也。

飫者、醕之假借字。說文酒部云：「醕、宴人飲也、（依段本）从酉、區聲。」宴與燕同、小雅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云：「宴而盡其私恩、」是醕者私宴也、故爾雅云：「飫、私也、」郝氏引馬瑞辰云：「飫有二義、周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饋烝、』此立飫之飫、與燕異禮者也。爾雅云：『飫、私也、』說文『餼、燕食也、』韓詩作饋、此飫私之飫、與燕異名同實者也。」馬說分別立飫與飫私、饗矣；段玉裁鍾篆下言之尤詳、段云：「宴私之飲謂之醕、見韓詩、魏都賦張載注云：『韓詩曰：賓爾饋豆、飲酒之醕、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徐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曰：『跳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醕、』韓數典獨詳。」又引詩湛露傳及周語而釋之曰：「飫之禮大於宴醕。故飫主於敬、宴醕主於和；

飫必立成、宴醕必坐、飫在晝、宴在夜、飫必歷而升堂、宴醕必跣；飫公之至者、不得云私、宴醕主飲酒以親親、故曰宴私。」段說所云宴醕、皆馬所謂飫私、但飫字爲假借耳。馬所引說文飫字之訓；段所不取、詩角弓傳云：「饁、飽也、」段云：「饁即飫、此飫之本義、」意以爲此飫字、非周語立成之飫、及詩飫私之飫、亦非爾雅之飫也。

孺、屬也。

說文尾郤部云：「屬、連也、」史記信陵君傳云：「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聯屬也；地官「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邦灋、」注「屬、猶相聚也、」合聚亦聯屬也。孺者、小雅常棣云：「和樂且孺、」傳云：「孺、屬也；」正義引李巡云：「孺、骨肉相親屬也。」鄭注曲禮「大夫曰孺人、」云「孺之言屬、」此皆雅義也。

暮、暮也。

暮、邵郝皆以爲當作莫。說文黼部云：「暮、日且冥也、从日在黼中、黼

、亦聲。引伸爲莫無廣莫之義。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狄之廣莫。」小爾雅云：「莫、大也。」宋咸注「莫府、言大也。」幕者、說文巾部云：「帷在上曰幕、」故方言云：「幕、覆也。」幕、亦稱幕絡、釋名云：「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幕絡、漸序雜事作莫絡、是莫、幕、聲義俱同、詩「維葉莫莫、」郝云：「莫莫、猶幕幕、」其說是也。

煽、熾也。熾、盛也。
說文云：「煽、熾盛也；熾、盛也。」煽者、煽之或體；省作扇；魯詩作閻、煽之假借也。

柢，本也。

說文木部云：「柢、木下曰柢；从木从丁；」此於形得義也。後人皆作本。又云：「柢、木根也；从木、氏聲；」此根柢字之本文。士喪禮、士虞禮、鄒注並云：「柢、本也。」儀禮今文之胙、周禮之抵、邸、詩及周語之氏、皆柢之音假。說文氏部云：「氏、至也、」小徐本又有「本也」二字、其實至爲氏

之本義也。

窳、閒也。

邵引瀾雖云：「窳窳淑女、」毛傳「窳窳、幽閒、」郝云：「毛蓋以窳爲幽、窳爲閒、皆本瀾、」此幽閒之間也。王引之云：「窳爲幽閒之間、又爲閒暇之間、司馬法嚴位篇云：「凡戰之道、力欲窳、氣欲閒、」又云：「擊其倦勞、避其閒窳、」此閒暇之間也。郝云：「窳者、上文云：「肆、」是滾肆之間也。」晉按楚辭招魂篇王逸注云：「空寬曰閒、」以寬釋閒、最確；幽閒、閒暇、滾肆、皆寬之義。

淪、率也。

率者、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云：「猶類也；」亦稱大率。淪者、詩雨無正云：「淪胥以鋪、」傳用爾雅文釋之。淪、漢書敘傳注晉灼云：「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帥即率也。郝云：「淪率雙聲；淪薰疊韻。」

罹、毒也。

釋詁云：「懼、憂也；」廣雅云：「毒、痛也、苦也、」其義相類。
檢、同也。

錢大昕云：「檢、當爲僉、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僞爲檢。」

郵、過也。

說文「誑、罪也」引周書呂刑曰：「報以庶誑；」今書誑作尤。戴鼐釋文云：「尤、本亦作誑、」是誑、尤、古通用。文選弔屈原文注引鼐爲舍人爾雅注云：「尤、怨人也、」列子楊朱篇釋文引爾雅、作「尤、過也、」是古本爾雅郵本作尤、蓋可證矣。左傳云：「尤而效之、」晉語則云：「郵而效之、」注「郵、過也、」郵尤古亦通用、故爾雅假郵爲尤耳。小雅賓之初筵云：「不知其郵、」箋云：「郵、過也、」即用爾雅之字也。

遜、遯也。

鄭注云：「謂逃去、」說文「遜、遯也；遯、逃也。」是遜遯同義。豳風

浪跋「公孫碩膚」，箋云：「孫當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
孫爲遜之省文。鄭氏易注云：「遜者，逃去之名。」郝云：「遜，又通作遂。」
。o. 1
斃、踣也。僨，僵也。

說文犬部云：「斃，頓仆也，从犬，敝聲。斃，斃或从死。」段云：「謂前覆也。」踣者，左氏隱元年傳正義引孫炎云：「前覆曰踣，」是與斃同義，故爾雅郭注云「前覆。」踣、仆、古通用，定八年左氏傳疏引釋言云：「斃、仆也，」孫炎云：「前覆曰仆，」是爾雅古本亦作仆。仆者，說文人部云：「仆、頓也，」段云：「頓者，下首也，以首叩地，謂之頓首，引伸爲前覆之詞。」

僨，說文人部云：「偃也，」與同部「偃，僵也」互訓。段云：「玄應引『偃，却偃也，仆，前覆也。』案僨謂仰倒。」僨者，左氏隱三年傳「鄭伯之車僨于濟，」疏引舍人曰：「背踣意也，」背踣，亦仰倒也，與僨同義，故爾

灑灑注云「卻僂」也。

僂、踣、仆、頓之爲前覆也、僂、僂、僂之爲仰倒也、各說類如此解；獨灑灑籍、越二字、又皆訓僂、自亂其例、左傳注或亦如此、未知何故。段云：「散文則通、」是或然歟。

診、殄也。

邵云：「診訓殄、皆假借字也。」王念孫云：「珍、殄、聲相近、蓋即珍之借字、殄、腆、聲相近、即腆之借字也。釋詁曰：『珍、美也、』儒行『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注曰：『珍、善也。』士昏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並曰：『腆、善也、』廣雅云：『腆、美也。』是珍、腆、同訓爲善、又同訓爲美。而珍與腆、古聲亦相近、說苑修文篇曰：『使某奉不珍之琮、』不珍、即不腆、故曰：『珍、腆也。』鄉風漸臺篇『籩餘不殄、』箋曰：『殄、當作腆、』燕禮注云：『古文腆皆作殄、』是腆殄古字通。」郭注依原字爲訓、多迂曲、故主用假借字釋之。

曷、盍也。

郝云：『盍者、廣雅云：『何也』。玉篇云：『何不也。』通作盍、檀弓云：『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鄭注『蓋、皆當爲盍。』今按蓋从盍聲、古字通用、故秦策云：『蓋可忽乎哉、』蓋即盍也。又通作闔、管子小稱篇云：『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天地篇云：『夫子闔行邪、』釋文『闔、本亦作盍、』闔亦从盍得聲也。曷者、說文云：『何也、』詩內盍字、箋並訓何。經典多以害爲曷。廣雅云：『害、曷、盍、何也、』害、曷、盍、俱一聲之轉。案郝訓曷爲何、然亦訓何不、詩有秋之杜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書湯誓曰：『時日曷喪、』曷字皆訓何不、不宜訓何。王念孫曰：『曷爲何、而又爲何不；盍爲何不、而又爲何；聲盡而義通也。』是以爾雅之曷、盍、蓋、皆兼何與何不二義。

虹、潰也。

虹者、訏之借字。大雅召旻「蠹賊內訏、」溥云：『訏、潰也；』柳溥又云

：「虹、潰也；」是虹即訏矣。說文云：「訏、譎也、譎、中止也、」中止、亦潰之意、故司馬法云：「師多則人譎、」即潰亂也。

陪、闇也。

玉篇「闇、幽也、」廣韻「闇、冥也、」是幽冥爲闇。陪、錢大昕云：「說文無之、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音旁。』如錢說、是爾雅蓋用音字、音爲陰之借字、後人加音爲陪字也。

翻、膠也。

釋詁「膠、固也、」說文「膠、昵也、」昵近與固箸義近。說文黍部云：「翻、黏也、春秋傳曰：『不義不翻、』翻、翻或从刃、」方言云：「翻、黏也、齊魯青徐自關而東、或曰翻、」是翻者、黏也。許所引春秋傳、今左傳作「不義不昵、」邵云：「言不義者不能堅固、」是與膠固義同矣。故曰：「翻、膠也。」

孔、甚也。

厥、其也。

宴、禮也。

郭注云：「謂常禮。」釋詁、「宴、常也」、「宴訓禮者、邵引天官大宰注云：「禮經常所秉、禮法常所守也。」

關、臺也。

郭注云「城門臺」者、鄭風云：「出其闐闐、」傳云：「闐、曲城、關、城臺也、」此郭所本。說文門部云：「闐、闐闐、城曲重門也。」城曲、即曲城、許合言之、毛分釋之也。

囚、拘也。

說文口部云：「囚、繫也、从人在口中。」句部云：「拘、止也、从手句、句亦聲。」郝謂「止讀如晉人止公」之止、是止與繫同義、即拘與囚同義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乃拘宛春於衛、」史記晉世家作「乃囚宛春於衛」。

、是囚、拘、古並通用。

攸、所也。

〔梁〕經濟義引三云：「所、處也、〔公〕洋文十三年傳注云：「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此常用之所。〔文〕選在都臥病詩「良辰竟何許、」李善注云：「許、猶所也、」留侯世家「父去里所、復還、」此以所爲許字之用也。〔成〕二年左傳云：「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王引之以此等所字爲語助、無解；然亦代名詞也。

攸、經典俱訓爲所、多爲代名詞所字之用法。漢書之攸、多借用道字、如〔五行志〕「彝倫進敘、」乃攸字也。

展、適也。

〔王引之〕云：「〔周官肆師〕「展犧牲、」〔鄭注〕云：「展、省闕也、」〔檀弓〕「展墓而入、」〔鄭注〕曰：「展、省視之、」是省視謂之展也。〔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適、展也、適饌、猶言視具、內則曰：「佐長者視具、」是也；適與

省同義、故鄭注曰：「親視其所有；」是省視謂之展、亦謂之適也。」他說多迂曲。

鬱、氣也。

說文氣作气。鬱者、郝云：「與鬱同、鬱本香草、以爲鬱鬯、其氣芬芳、故以氣言之、」郝說本春官鬱人。深經音義引李巡云：「鬱、盛氣也、」此爾雅注。左氏定二年傳云：「鬱攸從之、」杜云：「鬱攸、火氣也。」宅、居也。

居、說文尸部踞踞字；九部云：「屍、處也、」此居處之古字。自後世作踞、遂以居爲居處字、而屍廢矣。爾雅以宅爲居、許書於家屋字、並訓爲居也。宅、說文云：「所託也、」玉篇云：「人所居舍曰宅。」郝云：「說文訓託者、託、宅、俱从毛聲、故士相見禮注『今文宅或爲託、』是託宅通。」宅、度、古同聲、故宅又通度。

休、慶也。

說文心部云：「慶、行賀人也；从心夂，从鹿省；古禮以鹿皮爲學，故从鹿省。」祭統注云：「慶、善也。」休者，釋詁云：「美也。」廣雅云：「休、善也。」然與休同，是休、慶、同爲美善之義。

祈、叫也。

祈，釋詁云：「告也；」叫，說文口部云：「嘑也，」嘑與告、義近。故梁經音義引孫炎云：「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辭也。」郝引周禮大祝注云：「祈、嘑也，」嘑即叫字。

濬、幽、濬也。

玉篇云：「濬、遠也，遠也。」

濬者，說文谷部云：「濬、濬通川也。」古文作濬。濬通川者，濬而通之也。鄭氏易初六云：「濬恆，」象曰：「始求濬也。」

幽者，小雅伐木云：「出自幽谷，」傳云：「幽、濬也。」

啓、智也。

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哲者、舜典正義引舍人云：「大智也；」方言云：「哲、知也、齊宋之間謂之哲；」大雅瞻卬箋云：「哲、多謀慮也；」多謀慮、亦智也。

弄、玩也。

玉篇云：「玩、戲也、」襄四年左氏傳云：「愚弄其民、」愚弄、即玩戲也。

尹、正也。皇、匡、正也

釋詁「正、長也、」廣雅「正、君也；」說文「正、是也。」君長義同。是字兼方正、方直之義。

尹爲正者、郭注云：「謂官正、」官正、猶官長也。皋陶謨「庶尹允諧、」左傳「楚令尹、」方城外之縣尹、皆官正也。說文云：「尹、治也、」治者、正之之謂。左氏定四年傳云：「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正天下也。故小雅都人士傳、書益稷鄭注、竝云：「尹、正也。」

皇、釋詁云：「美也。」與尹之訓善同意。皇、亦君也、左氏傳「君氏卒」、灑梁作尹氏、以君尹義同、故通用；君與皇、皆尹正天下者也、故君訓尹、皇訓正。

匡者、左氏襄十四年傳云：「過則匡之、」周禮大司馬之屬有「匡人」、皆正之謂、幽風破斧「四國是皇、」齊詩作匡、匡、皇、皆正也。

服、整也。

服爲整者、疏云：「謂整治也。」邢引周南葛藟「服之無斃、」邢引魏風葛屨「好人服之、」箋疏云：「服、整也。」王引之云：「爾雅何以訓服爲整乎、服者、良之借字、說文曰：『良、治也、』經傳通作服。治、亦整治也、故葛覃葛屨箋、並云整治。」良字見說文攸部、王說是矣。惟舟部緹字、「从舟、良聲、」緹卽服、亦兼會意、故服有良義也。

聘、問也。

說文云：「問、訊也、」聘、作媿、云「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

日問、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穀梁隱九年傳云：「天王使南季來聘、」是聘者、古者天子諸侯之通問也。

愧、慙也。

疑、誅也。

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从言寸、」段注「寸、法也、」曲禮注云：「誅、罰也、」是依法令以討罰其罪謂之誅。左傳莊八年云：「誅屢於徒入費、」襄三十二年云：「誅求無厭、」此即太宰注所云：「誅、責讓也、」與誅、討義亦同。易雜卦云：「明夷、誅也、」秦策云：「誅韓非、」郝氏以此爲殺戮。

殛者、說文步部云：「殛、殊也、」又云：「殊、死也、」段注云：「凡漢詔云殊死者、皆謂死罪、死罪者、身首分離、故曰殊死；引伸爲殊異。」是殛者、殺戮之謂也；與誅字異解。段以爲爾雅之殛、當作極、非殊殺之義。魯頌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

野；「正義云：『屈、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傳云：『極、至也、』箋「極、誅也；」正義云：『極、至、釋言文；極、誅、釋言文。』據此則爾雅作「極、誅也、」有明證矣。是以堯典「殛鯀、」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楚辭王注云：『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此殛鯀之解也。段說如此。然則殛者極之借字、極者、罰也、多方云：『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云：『殛、本又作極、』罰、極、同義聯用、故爾雅云：『極、誅也、』謂誅罰也。

克、能也。

翌、明也。

說文日部云：『翌、日明也、从日、立聲。』段云：『太玄曰：『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注云：『昱、明也、』日無日不明、故自今日言、下一

日謂之明日、亦謂之曀日。『翌者、曀之假借也。爾雅郭注引書金縢云：「翌日乃瘳、」今書則翼、同音相假也。漢書武帝紀「翌日、親登嵩高、」應劭注云：「翌、明也、」即釋言文。王引之以爲翊亦與翌同。

詗、訟也。

訟者、說文「爭也。」湯詒釋文云：「訟、言之於公也、」史記呂后紀云：「未敢訟言誅之、」郝謂「訟言、猶公言也。」詗、說文作詢、或省作詗、云「訟也。」詩「降此鞠詗、不告於詗、」毛鄭並云：「詗、訟也。」詗、或作詗、郝云：「通作詢、兗；兗、詢即詗、詢之省。」

晦、冥也。

上文云：「冥、窈也、」說文云：「冥、幽也、」湯詒釋文引馬云：「冥、昧也。」晦者、說文又云：「月盡也、」詩洞酌傳云：「晦、昧也、」風雨溥云：「晦、昏也；」月盡、亦昏昧之義。公穀傳十五年傳並以晦爲冥。奔、走也。

說文忝部云：「忝、趨也、从天止、天者、屈也；」沃部云：「奔、忝也、从天、并聲、與忝同意、俱从天。」凡人行疾、則足屈亦疾、故走从天止、奔亦從天也。釋名云：「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釋宮奔、走、亦異解。爾雅訓奔爲走、許用其義、渾言之也。湊湫言出奔者、皆謂出走。

逡、退也。

說文彳部云：「復、卻也、从彳日次。退、古文从辵。」其步小、日次文然以行、是退卻也、爲會意。逡、文選注引爾雅作踈、踈逡古通用、玉篇云：「逡、巡也、退也、卻也、」用雅義也。逡巡或作逡遁、逡循、皆字之假借。

蹇、仆也。

上文云：「蹇、踣也；」此言躓訓仆、仆踣義同。

亞、次也。

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亞、說文引賈待中說以爲次第也。左

氏文六年傳云：「爲亞卿焉。」言次卿也。郝云：「亞、通作惡、」引易繫辭云：「而不可惡也、」釋文「惡、於嫁反、荀作亞、亞、次也。」

諗、念也、

說文言部云：「諗、滾諫也、」引春秋左氏傳「辛伯諗周桓公、」此諗之本義。郝謂「說文諗从念聲、是念古音奴枕切、與諗聲近。」諗又訓念者、段云：「謂諗爲念之同音假借也。」小雅「將母來諗、」傳云：「諗、念也、」魯語云：「使吾無忘諗、」謂念而不忘也。

屆、極也。

屆、說文亦訓極、極者、釋詁云：「至也、」是極之義同；故詩內屆字、傳箋或訓極、或訓至。釋詁云：「綴、至也、」綴與屆爲二字、義見釋詁。

弁、同也。弁、蓋也。

說文巾部云：「弁、蓋也、从井、合聲、」弁訓同者、段云：「古奄弁同用、」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凋頌絜絜云：「奄有四方、」

溥云：「奄、同也。」是奄有同意，故奔通奄而亦訓同也。

奄訓蓋，此爲奄之本義，許故用之以立訓。奄以大申二字會意；說文謂「申、展也」，故奄爲覆蓋之義。前引執競詩統引孫炎云：「奄、覆也。」覆蓋義同。蓋、郝云：「說文作益、云『覆也。』」

恫、痛也。

說文「痛、病也；恫、痛也，一曰呻吟也。」匡謬正俗云：「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吟、關中俗謂之呻吟、太原俗謂恫喚、云通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大雅思齊傳用爾雅訓。

握、具也。

詩溥箋云：「屋、具也。」正義云：「釋言文、」是爾雅本作屋；各本作握、蓋譌寫。周禮巾車有握、幕人有幄、段以爲皆誤字也。說文木部云：「楹、木帳也。」釋名云：「幄、屋也、以帛衣服施之、形如屋、」此許所以云木帳也。然則爾雅本字當作楹；或作屋者、亦假借也。木帳又訓具者、釋名云

：「帳、張也。」郝謂「張施陳設、與供具義近。」是也。爾雅釋文云：「握、李本作幄。」許書無幄、段既以周禮之幄爲誤、則爾雅作幄者亦誤矣。振、訊也。

訊者、迅之假字、郭注「振者奮迅、」即以訊爲迅也。振、說文云：「奮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同。廣雅云：「奮、振也；奮、訊也。」樂記注云：「奮、迅也。」是振、奮、迅、竝同義。振迅同義、故古亦聯用、王念孫引爾雅「六月莎雞振羽、」傳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莊八年公羊傳注云：「振訊士眾、」皆是。振訊又作「振信、」管子勢篇云：「大周之先、可以振信、」郝云：「信、亦訊也。」

閱、很也。

玉篇「很、戾也、諍、訟也、」深經音義引爾雅注云：「很、違也、」違戾爲很、故釋文引孫炎云：「相很戾也。」諍訟爲很、故小雅常棣正義云：「很者、忿爭之名也。」閱者、說文云：「恆訟也、詩曰：『兄弟閱于牆、』从

門兒、兒、善訟者也。」閱與很義同、故訓閱爲很也。爾雅本節釋文云：「恨、孫炎作很；」小雅常棣傳云：「閱、很也、」曲禮注云：「很、閱也、」是孫本爾雅作很、不作恨、毛鄭所據亦作很、可知矣。左氏僖二十四年正義云：「釋言云：「閱、很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是今爾雅作恨者、乃沿襲李郭之誤也。錢大昕以恨爲誤字、邵亦取用很屣義、故據以訂正越、揚也。

郭注「謂發揚。」說文「揚、飛舉也。」

越者、說文走部云：「度也、从走、戌聲；」此與辵部訓踰之「越」、音義俱同。聘義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注「越、猶揚也；」晉語「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韋注云：「越、揚也。」古多借越爲粵、尙書之粵、盡作越。郝云：「鉞字、古止作戔、與越通用。」

對、遂也。

說文彙部遂篆云：「亡也、」與逋亡、遺亡之「逋」「遺」字並列。廣韻云：「遂、達也、進也、從志也、」段謂「皆引伸之義。」文選開居賦注引聲類云：「遂、從意也；」穀梁傳云：「遂、繼事也；」郝謂「與當對之義近。」對者、大雅蕩云：「流言以對、」祭統云：「對揚以辟之、」毛傳鄭注並云：「對、遂也。」郝謂「對、遂、古音相近、以聲爲義也。」燬、火也。

詩汝墳正義引李巡云：「燬、一名火；」孫炎云：「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此以音爲訓也。郝云：「火者古讀如喜、左氏襄三十年傳『或叫於宋太廟曰：講講出出、鳥鳴於辜社、如曰講講、』講講、即火火之聲；詩『七月流火、』與『九月授衣』韻、是皆火讀如喜之證。又讀如毀、說文燬火互訓、明其聲同；詩『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是皆火讀如毀之證。二讀實一聲之轉。今音又轉爲呼果切、故詩汝墳釋文引郭璞燬又音貨、是今音矣。」懈、怠也。

說文云：「怠、慢也。」釋名云：「懈、解也、骨節解緩也。」蓋懈、解、古通、易序卦云：「解者、緩也、」續雅「懈、緩也、」商頌殷武云：「稼穡匪解、」即匪懈也。匡謬正俗云：「懈怠之字、通有苔音、」郝云：「懈怠與賣苔聲近、今登萊人謂懈惰爲賣苔。」

宣、緩也。

郭注「謂寬緩、」說文「緩、綽也、」是緩者、寬綽也。古詩云：「衣帶日以緩、」謂衣帶之寬也。宣者、上文云：「徧也、」詩之宣字、多用此義、徧者、周徧也、周徧、亦寬大之意。

遇、偶也。

郭注「偶爾相值遇。」釋詁「遇、見也、」說文「遇、逢也、」今又云偶者、謂不期之逢見也。穀梁隱八年傳云：「不期而會曰遇、」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古有此義矣。大宗伯注云：「遇、偶也、」與爾雅同。惟文選注兩引爾雅、均云：「偶、遇也、」深經潛義二亦引作「偶、遇也、」

是古本爾雅、或與郭本異。

曩、曩也。

說文曰：曩、不久也。春秋傳曰：曩役之三月。又云：曩、曩也。玉篇：曩、少時也。與許說同。釋詁訓曩爲久；此節訓曩爲曩、知曩又有不久之義矣、故兩釋之。此與釋詁之「肆、故也、肆、故、今也、」同例。郝氏謂「其義皆爲曩、」尙未分曉。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云：「曩者志入而已、」檀弓云：「曩者爾心或開予、」邵云：「皆言不久也、」文選北征賦云：「豈曩秦之所圖、」郝云：「曩爲久詞；」皆是也。郝又云：「趙策『秦乃者過柱山、』曩、乃、聲轉義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迺、往也、』往、曩、曩、俱字之聲韻。曩、或作鄉、向；今人言一响、半响者、段玉裁謂「皆鄉之俗。」

隄、暇也。

說文云：「暇、閑也、」閑與閒同。左氏襄八年正義引舍人云：「閒暇無

事也。古或借「夏」「假」為暇、見詩皇矣箋、釋文、正義。

儻、本作皇；通作遑、作儻者、郝以為儻變作遑、省作儻、邵以儻為別體

。左氏襄二十九年正義引李巡云：「遑、閒暇也。」即本之濼訓也。書云：

則皇自敬德、表紀引詩云：「皇恤我後。」左氏昭七年傳云：「社稷之不皇

、皇者、暇也。

宵、夜也。

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又云：「宵、夜也。」爾雅釋文及堯典

正義均引舍人云：「宵、陽氣消也。」

澳、斲也。

說文「斲、食也、春秋傳曰：『斲歲而斲日。』」；玉篇云：「斲、食也、

愛也。」許所引溥、左氏昭元年傳文、今本作「斲歲而斲日」；易繫辭「所樂

而玩者、釋文云：「馬云：『玩、食也、』鄭作斲；」玩、斲、皆斲之音假

。澳、玉篇云：「食也、」是與斲義同、故爾雅訓澳為斲。

渴、食也。

說文「食、欲物也」；釋名「食、探也、探取入他分也。」渴、釋文云：「苦蓋反。」玉篇云：「渴、食羨也。」昭元年左氏傳「渴日、」注亦訓渴爲食。許引左傳「渴日」作「漱日」、漱者、說文云：「欲飲也。」是渴本作漱、其本義爲欲飲、引伸之爲凡食欲之義也。

楮、柱也。

郭注「相楮柱、」謂相支持也。說文「楮、柱氏、古氏木、今日石、」又云：「柱、楹也、」此楮柱之本義。皆名詞也。假借爲動詞、則楮爲支持、柱爲撐柱、義皆同。調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寔注云：「支、柱也、」支即楮之假字；韓愈注適漢銘云：「鼎也不可以柱、」不可柱、即謂不可支；此即郭所謂「相楮柱、」乃動詞用法也。續韻引續雅、亦作楮柱；莊子齊物論釋文作枝柱、假借字也；作楮柱者誤。

裁、節也。

釋名「節、有限節也。」裁與財同。論語「不知所以裁之、」易泰象傳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鄭注「財、節也、」裁之、財成、皆有減損之意、亦有限制之義也。

竝、併也。

說文併竝二字互訓。鄭注儀禮云：「今文竝、皆爲併、」是併與竝義通、字亦通矣。禮運鄭注云：「竝、併也、」秦風車鄰云：「竝坐鼓瑟、」竝坐、即併坐也。

率、旣也。

公穀桓三年傳竝云：「旣、盡也、」詩汝墳傳云：「旣、已也。」率者、釋詁云：「已也、終也、」是率與旣同義、故鄉飲禮酒注云：「旣、率也。」槽、慮也。

郭注「謂謀慮也、」此與釋詁慮字義同。槽者、說文「慮也、」玉篇「槽、謀也、慮也、」皆雅義也。釋文云：「槽、音囚、字書作棕、」郝謂「棕、

情、字異、音義同。說文則二字異。」

將、齋也。

將、上文云：

「送也。」

「資者、郝云：

「齋之段音、」

是也。

周禮外府注

鄭眾云：「齋或謂資、」

典臬注云：「故書齋爲資、」

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

「今文資作齋、」

是資與齋、古通用矣。莊子德充符篇釋文引李云：「資、送

也、」與將義同。

齋、緇也。

說文糸部云：

「緇、縫也、

目鍼緇衣也。」

二字爲轉注。廣雅「緇、

納也、」

急就篇注云：

「納刺謂之緇、」

郝云：「今時亦呼縫緇爲納也。」

齋、說文部首云：「銅縷所緇衣也；」

又衣部云：

「襜、緇衣也；」

二義相同。

段引方言注「緇、縫納敝故之名、」

謂「緇即襜字、

齋爲鍼刺、襜爲縫敝衣、

分襜襜爲二義。然玉篇云：

「齋、或作襜、」

是二字通用矣。周禮司服、

希冕、

鄭注引書「希繡、」

又云：「希讀爲齋、」

是鄭本書經不作希繡、

爲字之誤也。說文多云希聲、而無希篆、段云：「希者、古文齋也、从巾、上象繡形。」

遞、迭也。

說文「迭、更迭也；遞、更易也。」義本爾雅。說卦傳云：「迭用剛柔；」
呂氏春秋湯兵篇云：「遞與遞廢；」益稷正義引李巡云：「遞者更迭；」故迭遞同義。郝云：「遞、迭、雙聲、亦兼疊韻。」迭通佚。

矧、況也。

郝云：「況者、兄之假音也。詩『倉兄填兮、』傳『兄、滋也、』『職兄斯引、』傳『兄、茲也、』常棣出津傳箋又云：『況、滋也、』是況、兄、滋、茲、俱音義同、古字通用。況訓爲滋、滋訓爲益；既已知是、況又如是、即爲滋益之詞。又爲譬況者、凡譬況之詞、皆於此詞之外、有所增益故也。古讀兄爲荒、與況同音、詩常棣釋文『況或作兄、』桑柔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陸德明既知兄本作況、而於常棣況或作兄、又以爲非、蓋不知毛詩古文

沉、俱作兄、常棣出軍二詩作沉、由人妄改、陸氏習其讀而忘其義也。」晉案
郝氏以沉爲增益之義、譬沉之沉、亦增益義、其言是矣。以此知沉字、古本作兄、說文云：「兄、長也、」長者、不短之謂也、生長之謂也；不短也、生長也、皆增益之意、此兄之本義也。後人易兄爲沉、與易茲爲滋同、蓋由不明乎兄與茲之字、皆有滋長之義所致耳。其說又詳見釋經篇「男子先生爲兄」節。
說文冰部沉字、義別。

矧者、說文「矧、沉詞也、从矢、引省聲；」經典相承作矧、不省。晉案
廣雅云：「矧、長也、」「方言」矧、長也、」此與說文兄訓長同意、亦爲滋長之義。矧、兄、義同、故爾雅云：「矧、沉也。」

廩、鮮也。

釋文引孫炎云：「廩、藏穀鮮絮也、」又引舍人云：「廩、少鮮也；」「二義雖殊、皆用鮮字、是爾雅必作鮮、不作廩也。廩者、說文云：「廩、穀所振入、宗廟黍盛、蒼黃而取之、故謂之廩。或从广禾。」「經典皆用或體廩。廩

訓鮮者、即舍人鮮少之義也。公羊傳、羣公廡、何注云：「廡者、連新於陳土、財令半相連爾。」疏云：「廡者、希少之名；」郝云：「釋名云：『廡、矜也、』矜惜亦少之義；」是廡本有鮮少之義也。廡與濂通、易坤卦鄭注引公羊作「羣公濂」、王引之云：「濂之言廉也；廉亦約少之名、」鄭引公羊、不作廡、而作濂、則爾雅作鮮、其義爲少、亦其證也。王氏又云：「作廡者、因廡字而誤加广、廣雅訓廡爲倉、即因此而誤。若爾雅以廡爲倉、當在釋宮、不當在釋言矣。」此說是也。

道、逃也。

郭注「見禮記、」繼衣引太甲云：「自作孽、不可道、」此郭所本。書疏引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道、」即行不相遇也。說文「逃、亡也；道、逃也；」即用釋言文。

訊、言也。

說文「訊、問也；」經典訊字多訓問、爾雅訊訓言、言亦問也、故郭注云

：「相問訊。」詩出車箋及冰河經河刺注並云：「訊、言也。」亦謂問也、廣雅「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禮注」云：「言、謂有故所問也」、「史記倉公傳」云：「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是君言、即君問、言王、即問王也。王引之云：「言與問同義、故或謂之言問。漢書賈誼傳曰：『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周官嫁人注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皆以言問二字連文。」此動詞複用之例也。

閒、覘也。

說文人部云：「覘、一曰閒見。」段云：「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爾雅無見字、容爾雅原文、今有倒奪。」晉案閒者、不常也、覘者、不常見也、覘有閒之義、而閒無見之義、故爾雅當云：「覘、閒見；」或云：「覘、閒也、」其詞始備。段說未嘗不是、但不可因大雅有「覘天之妹」之語、以爲覘當在閒上也。

沔、沔也。

說文云：「沆、滂沱、大水也。」深經音義七引通俗文云：「水廣大謂之滂沱。」「沆者、楚辭九思云：「流水兮沆沆、」王逸注「沆沆、沸流、」亦水大貌。故說文云：「沆、轉流也。」

干、扞也。

說文支部云：「戢、止也、从支、旱聲。」段云：「戢、扞、古今字。」

許云止者、玉篇云：「扞、衛也、」止與衛義相成。干者、說文戈部云：「戢、盾也、」此干戈之本字、後世皆假干爲之。說文云：「盾、所以扞身蔽目、」書正義及詩釋文並引孫炎曰：「干楯所以自蔽扞、」左氏成十二年傳引澶澶、公侯干城、而釋之曰：「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此皆以干爲扞、故爾雅曰：「干、扞也。」詩澶澶深苞傳並用澶訓以釋詩、而段乃云：「干爲扞之假借字、」恐未必然。

趾、足也。

說文止部云：「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曰止爲足、」段云：「止

滑禮北止、注「止是也、古文止爲趾、許从今文、故不錄趾字、」是趾爲古文止字、趾之爲足、乃由艸木之足、引伸爲人足、蓋假借義也。詩麟之趾傳云：「趾、足也、」即釋言文。引伸之、則趾足二字、皆有止住之義、釋云：「趾、止也、曲禮「清衽何趾、」乃問趾之所止也。廣雅云「足、滿也、止也、」老子上河上公注云：「足、止也、」老子下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止、對用、此皆足之有止義也。

躄、則也。

說文「躄、跛也。跛、斷足也；躄、跛或从兀。」是躄、跛、爲本字。經典俱以荆爲躄、以刑爲跛、呂刑云：「荆罰五百、」正義引李巡云：「斷足曰刑。」

蹇、駕也。

說文「駕、馬在軌中。」引伸之爲駕陵之義、玉篇云：「駕、止也；」廣雅云：「駕、蹇也；」左氏昭元年傳云：「猶詐音而駕焉、」杜注「駕、猶陵

也；皆其義也。襄者、驥之假字、文選琴賦云：「參辰極而高驥、」李善注：「驥與襄同、」是驥襄古通用。說文：「驥、馬之低仰也、」玉篇：「驥、駕也、超也、」借襄爲之、其義同。故爾雅郭注引堯典云：「懷山襄陵、」襄陵者、超陵也。

忝、辱也。

堯典「否德忝帝位、」小雅小宛「毋忝爾所生、」皆辱也。

煖、煖也。

說文火部云：「煖、盪也、从火、爰聲、」又云：「煖、盪也、从火、與聲、」煖、泥衰切；煖、乃管切；今人讀煖與煖音同。煖者、說文「熱在中也、从火、與聲。」「段云：「以與會意、此舉聲以見意也。」「蓋說文與、鳥到切、故因聲見義、其意爲熱在中也。煖義得於與、故亦得假與爲煖、小雅小明云：「日月方與、」博「與、煖也、」洪範「煖若、」史記宋世家作「與若、」皆其證。玉篇「煖、煖、同、煖、煖、同、」不知煖與煖異音、煖、煖、則煖、煖

、之或體也。

塊、塤也。

塊、阮氏校勘記云：「唐石經單疏本、雪隱本同。」徐鉉本說文土部云：

「由、璞也、塊、或从鬼、」是塊爲由之或體也。釋文引說文云：「塊、俗由

字、」不足信；儀禮喪服篇云：「寢苦枕塊、」鄭注「塊、塤也、塊、本又作

由、」不謂爲俗體也。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云：「野人與之塊、」莊子大宗師云

：「大塊載我以形；」此經子之用塊、可爲證明者也。塤者、說文「由也、」

儀禮既夕記疏引孫炎云：「土塊也。」說文又有璞篆、亦訓塊、吳語「枕王以

璞、」爾雅鄭注引作塤。

將、齊也。

郭注云：「謂分齊也。」釋文云：「齊、才細反。」小雅楚茨云：「或肆

或將、」傳云：「將、齊也；」正義引王肅云：「分齊其肉所常用也；」此郭

義所本。齊即劑之假借字、郝氏謂「劑兼調劑分劑二義、」是也。周禮食饗

凡食齊、晷春時、羹齊、晷夏時、此調劑之齊也；文選長笛賦注云：「齊、分限也、」此分劑之齊也。將之爲齊、即分劑之義。

餈、饘也。

說文食部云：「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饘。」（從段）
內則釋文云：「饘、厚粥也、」正考父鼎銘曰：「饘於是、粥於是、以餈余口。」

餈者、玉篇「饘、或作糊、」糊、即餈之或體。說文糲部云：「饘、饘也、从糲、古聲、」饘者、饘之或體、又饘篆云：「饘、饘也、」然則餈者粥也。餈爲饘、爲厚粥、均之粥也、故爾雅云：「餈、饘也。」前引說文「宋謂之饘、」饘亦饘之或體。

啓、跪也。

說文足部云：「跪、所以拜（從段）也；」段云：「係於拜曰跪、」故云所以拜也。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隱也。」

啓者、左氏襄八年及二十九年正義、並引李巡曰：「啓、小跪也；」釋名釋言語云：「起、啓也、啓、一舉體也、」一舉體、即小跪也。詩四牡采薇傳箋、並用釋言云：「啓、跪也、」此渾言之耳。小跪亦稱跪、釋名云：「跪、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跪、亦稱長跪、說文云：「跪、長跪（從段）也、」段云：「人安坐則形弛、敬則小跪尊體、若加長焉、故曰長跪、」郝則謂啓者跪之段音。

瞞、密也。

密、說文「緘密也。」瞞、說文目部云：「目旁薄緻𠃉𠃉也、从目、瞞聲。」薄緻者、南人稱目旁肉厚者爲肉胞眼、故以肉薄而腠理緻密者爲目好。段云：「瞞、𠃉、𠃉、𠃉、微密之貌、瞞、蓋即方言之顯、引伸爲凡密之稱。」郝云：「𠃉、𠃉、猶絲絲、文選洛神賦注『絲絲、密意也。』是絲密即瞞密、俱雙聲字。」

開、關也。

闕、或省作辟、禮運云：「辟於其義、」鄭注「辟、開也。」袍、襜也。

說文衣部云：「袍、襜也、」秦風傳同、此皆釋言文、乃渾言也。說文襜篆云：「目絮曰襜、目纒曰袍、」段注云：「許纒謂緋；緋、亂帛也、亂帛即亂麻。」此袍與襜析言也。郝云：「古人以袍爲裏衣、故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禪、』鄭注『袍、裏衣、』詩『與子同袍、』與『與子同澤、』對、襪亦云：『澤、裏衣、』然則袍襪俱私裏之服。」今人以袍爲外衣之稱、蓋起於漢、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是劉熙時已有此稱矣。

障、眡也。

眡者、說文「井田開陌也。」周頌載凌云：「徂隰徂眡；」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眡、」是界田爲眡、界水亦爲眡、故文選東京賦注引宋衷注云：「眡、界也。」障者、說文「隔也；」釋文云：「界也、」是界隔

爲障。晉按爾雅原文、當爲「眡、障也、」此以障訓眡、不當以眡訓障也。

眡、媾也。

王念孫曰：「今人以眡爲面慙貌、非也。說文『眡、人面皃也；（今本譌作面見、案舍人曰：『眡、面貌也；』孫李亦曰：『眡、人面媾然也；』是眡爲人面貌也。）媾、面靦也、』即孫李所云人面媾然也。（爾雅訓靦爲媾、說文訓媾爲面靦、其義一也。今本靦面、誤作面靦、何人斯箋曰：『媾然有面目、』則媾非面靦。）然則靦與媾、皆人面之貌、而非面慙貌、明矣。小雅何人斯傳曰：『靦、媾也、』越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爲人面之貌、故對禽獸言之。又案方言『媾、慙也、』此與『有靦面目』之靦異義、而左思魏都賦、玉篇、則皆誤以靦爲媾矣。又案方言『媾、猶也、』郭彼注曰：『言媾媾也、』方言媾字、自是媾媾之義、非爾雅『靦、媾也』之媾。』是王不以靦媾二字爲媾媾、而以人面之克釋之也。

鬻、糜也。

糜者、釋名云：「糞米使糜爛也。」段本說文米部云：「糜、糝糜也。」

注謂「專用米粒爲之、謂之糝糜。」鬻者、釋文「鬻、字淋亦作粥、云『淖糜也、』淖、字淋云：『濡甚也；』」昭七年左傳釋文亦引孫炎云：「鬻、淖糜也。」釋名鬻作粥、云「粥淖於糜、粥粥然也。」郝云：「稠者曰糜、淖者曰鬻、」是糜鬻同類、故云：「鬻、糜也。」

舒、緩也。

邵云：「舒、本作紓、」說文「紓、緩也。」小雅采芣傳同、釋文云：「紓、音舒。」紓、通作舒、郝云：「釋詁舒兼敘緒二義；詩傳舒兼徐遲二訓；實則其義俱爲緩也。」

翾、蠹也。蠹、翳也。

宋本爾雅翾、作翾。玉篇云：「翾、蠹也。」王風君子揚揚釋文云：「蠹、俗作蠹、」說文云：「蠹、翳也、所以舞也、詩曰：『左執蠹、』」今王風

作「左執翽」，是翽翽皆同字。經典多用翽，故今用翽。蠶爲蠶之俗字，故不用蠶而用蠶。翽爲蠶者，汪風正義引李巡云：「翽，舞者所持蠶也；」孫炎亦云：「蠶，舞者所持羽也。」

蠶訓翽者，鄧注云：「舞者所持以自蔽翽；」段注說文云：「翽之言蔽也，引伸爲凡蔽之稱；」此古者樂官之所持也。射則用翽旌，喪則執翽御，見周禮鄉師注，雜記作執羽葆。

隍、壑也。

釋詁云：「壑、隍、虛也；」此後申言其名之同也。大雅韓奕正義引舍人云：「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云：「隍，城池壑也。」

莛、莛也。

莛、莛，本字作錫，擗。釋文「郭音義云：『本又作毛莛。』」毛詩關雎云：「左右莛之；」毛、莛，皆錫之假借。關雎正義引孔氏曰：「莛，猶拔也；」方言云：「擗，取也，南楚曰擗；」淮南兵略訓「擗巨旗」，注云：「擗，卷取

也；「蹇、蹇、擻、擻、皆擻之假借。說文手部云：「擻、拔取也。」此擻之本義、故孔訓擻爲拔、揚訓擻爲取、高訓擻爲卷取也。說文見部云：「覲、擇也、讀若苗。」擇者、取之擇也；故廣雅云：「莒、擻取也；擻、拔也。」典、經也。

典者、說文支部云：「𡗗、主也。」經傳多借用典冊字。釋詁「典、常也、」許訓主者、謂典常爲人所主守也。

經者、說文糸部云：「經、織從絲也、（從段）从糸、至聲、」織以從絲爲主、與典意相貫、故云：「典、經也。」說文云：「慎徽五典、」中庸則曰：「天下之大經、」典經二字義多通。故廣韻云：「典、主也、常也、法也、經也。」

威、則也。

則、釋詁「法也。」威者、釋名「畏也、可畏懼也。」邵引左氏襄三十二年傳云：「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是威者人所則也、故周頌有客傳亦云：

「威、則也。」郝云：「古讀君若威，君、人所畏而法則也。」

苛、齧也。

齧者、齧之假借字。說文齒部云：「齧、齒相切也。」切齒者、怒也、使記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所以切齒厲心也。」玉篇云：「齧齧者、切齒怒也。」皆其證。爾雅借齧爲齧、以齧訓苛、則苛亦怒也；故方言曰：「齧、苛、怒也、小怒曰齧、陳謂之苛。」齧又借疥爲之、內則鄭注云：「苛、疥也、」鄭用疥者、釋名「疥、齧也、」是疥本有齧義、故用之、邵謂「鄉所見爾雅、本與郭異、」亦或然也。郭據說文妒義訓始、未是。

芾、小也。

鄭注云：「芾者、小貌。」考易禮釋文引子夏傳云：「芾、小也。」召南「蔽芾甘棠、」傳云：「蔽芾、小貌、」皆用雅義也。邵謂「芾、又通作芾、」大雅卷阿傳云：「芾、小也、」是也。

迷、惑也。

狃、復也。

狃者、說文犬部云：「狃、犬性狃也、（從段）从犬、丑聲。」狃者、習也；國語注亦云：「狃、狃也、」與說文義同。又狃篆前押字云：「犬可習也、」是狃、狃、同爲犬性之狃習、而皆引伸爲凡狃習之稱也。鄭風太叔於田傳云：「狃、習也、」箋云：「狃、復也、」魯語「夕而習復、」是狃訓習訓復、習復二字、且聯舉以用之、故鄭風正義引李巡云「狃狃、前事復爲也。」郝謂「狃爲係之假借、」說文彳部、復係二篆竝列、係下云：「復也、」玉篇云：「係、習也、狃也、」廣韻云：「係、習也；」音義與狃同。逼、迫也。

說文辵部云：「迫、近也。」逼、或作偪、小爾雅「逼、近也、」左氏隱十一年傳云：「實偪此處、」段云：「許無逼偪字、蓋祇用偪。」

般、還也。

釋文「般、郭音班、一音蒲安反。還、音旋、或音環。」還、反也、已見

上文、說文定部亦云：「還、復也。」環繞字、古經傳多用還、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是也。還、又與旋同、玉藻「周還中規、折旋中矩、」禮運「還相爲本也、」是也。爾雅之「般、還也、」段謂「還者、今之環字、旋也、」蓋以環亦旋之義故也。

般者、說文舟部云：「般、辟也、象舟之旋。」段云：「論語包氏注「足履如、盤辟貌也、」盤、當作般、般辟、漢人語、謂退縮旋轉之貌；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逡遁不敢當盛、」荀爽注易曰：「盤桓者、動而退也、」般之本義如是。薄官切。」是般者退旋也。邵云：「般班古通用、」是也。左氏襄十八年傳云：「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鄭注爾雅引作「般馬之聲、」般者、還歸之聲也。易「乘馬班如、」鄭氏易作「般如、」亦退而不進之義。杜注左傳、訓班爲別、失之。郝據說文「般象舟旋」之義、謂「周旋本此。齊華周、字還、亦作華舟、可證。易「盤桓、」即般還也。」是班、盤、與般；旋、桓、與還、皆通。

班、賦也。

賦者、上文「賦、量也」節下、謂賦兼取予二義、本節之賦、予之賦也。班者、廣雅云：「班、賦布也。」釋文正義引孫炎云：「班、謂布與也。」此皆本釋言。故調語章注亦云：「班、賦也。」說文汪鄒云：「班、分瑞玉、从珩刀；」堯典云：「班瑞於羣后、」即許所謂分瑞玉也。班有分義、故古从刀會意、刀者、所以分之之具也。然則班者、賦瑞玉於人之義、故引伸爲凡賦予之稱。深經管義引李巡云：「班、徧、賦與也、」徧者、賦予之徧及也。深經管義十二與十七、兩引此節、作「賦、班也。」

濟、渡也。

詩隨有泂、溲、溲及漕、汙注、並云：「濟、渡也。」說文「渡、濟也。」文選注十二引爾雅渡、作度、度爲渡之省、故古多借度爲渡。

濟、成也。濟、益也。

濟訓成者、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鄭注「濟、成也、」左氏

僖二十年傳云：「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濟，即成也。濟又訓益者，法氏桓十一年傳云：「益請濟師於王，」濟師，益師也。郝氏引詩旱麓傳云：「濟濟，眾多也，」亦增益意。盛也，益也，皆濟渡義之引伸。

緡、綸也。

綸、緡、皆釣者所用繩。釋詁「綸也」節，郭注云：「綸者、繩也；」沙雅深線云：「言綸之繩，」鄭注「綸、釣繳也，」說文云：「緡、釣魚繫也；」是綸緡一物也。史記平準書言「緡錢，」酷吏傳言「告緡，」郝氏云：「皆錢貫之名。」

辟、厖也。

王引之云：「辟與驛同，歷與厖同。說文「驛、治也，从辟井，周書曰：我之不驛，」今書金縢作「我之弗辟，」爾雅「辟、法也。」說文荆字注引湯曰：「井者、法也，」法所以治也。故驛從辟井，而訓爲治。文六年左傳曰：「正法罪，辟獄刑，」杜注「辟、猶理也，」理，亦治也。說文又曰：「厖、

治也、」是辟、厓、皆治也。作辟歷者、借字耳。」案說文辟部變、許亦云：「治也、从辟、又聲。」則變變二字、皆从辟而皆訓治、疑辟字本義訓法、其引仲義即爲治矣。故爾雅曰：「辟、厓也。」

滌、盞也。

說文水部云：「滌、順流也、」順流者、順下之流。盞、即滌字、已見釋詁「盞、竭也」節、考工記亦作盞。說文又云：「滌、一曰水下兒也、」段云：「後世言瀟酒、是此義。」然則瀟者、瀟瀟而下也；與滌之順流而下、義正同。又國語史記「龍滌、」韋昭云：「龍所吐沫、」郭注爾雅盞字亦云：「瀟瀟出涎沫；」蓋龍之吐涎沫、亦如順流之水、漉漉而下、故龍沫稱滌、郭竝據之以釋盞字也。

寬、綽也。

說文「寬、屋寬大也、」引伸爲凡寬大之義、郭疏引孫炎云：「性之裕者、」是也。說文又云「綽、緩也；」玉篇「寬、緩也、」衛風淇澳云：「寬兮

綽兮，」是寬綽義同。

袞、黻也。

黻者、黻之假借字；謂黻服也。說文市部云：「市、鞞也。鞞、篆文市、从韋从友。」是市爲古文、鞞爲小篆。明堂位注曰：「鞞、或作黻、」彌雍之黻、正與明堂位同爲假借、非黻黻字也。詩作芾、湯作沛、周易乾鑿度作紱、白虎通作紱、又或作芾、皆假用字。小雅采芣云：「赤芾在股、」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芾即鞞字、如鄭說、是鞞爲古之膝衣、鞞、鞞、爲一物、其稱鞞者、玉藻「赤鞞」注所謂「尊祭服、異其名」也。古稱鞞服、白虎通卷十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紱服、爲百王不易也；」此古者鞞服之稱也。陳氏疏證云：「書鈔引要義云：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鳥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始備、故復制之。」然則鞞服爲古者所同尊、爲有虞氏改革冕服之所同起、故白虎通稱紱冕稱紱服、紱即彌雍之鞞也。

衮者、衮衣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司農云：「衮、卷龍服也；」鄭康成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此衮衣之制、即衮冕也。衮訓爲韍者、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侯氏山、殷火、周龍章。」韍者、韍冕也、龍章者、衮冕也、是周之衮、即有虞氏之韍、故爾雅曰：「衮、韍也。」韍與衮皆爲人之服、故皆用以代人君之稱、詩曰：「衮職有闕、」衮職、君職也。然周之前則稱韍、段說文注引乾鑿度曰：「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於赤紱、』至於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紱、亦君象也、困於赤紱者、困於疾位也、朱紱方來者、王位將至也。此不敢直言君王、而以衮韍字代之。其用法同、則其字義亦通矣。釋天云：「韍、歲也、商曰歲、周曰年、唐虞曰載、」唐虞之載、而以殷之歲釋之、周之衮冕、而以虞之韍冕釋之、其例一也。邵郝二氏因黼黻字解經、宜其不可通也。羣、皇也。

注疏本作「皇、華也。」邵氏據石經及釋文改正、今從之。郝云：「皇者、葦之段音、釋草釋文『葦、本亦作皇、』是也、」此言皇字本作葦也。郭疏云：「草木之華、一名皇、樊光引詩云：『皇皇者華、』孫炎云：『皇皇、猶煌煌也、』」如諸說、是凡言草木之華者、皆曰皇也。

昆、後也。

昆者、乃釋親篇昆孫之昆、宜讀爲貫、釋名云：「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相貫故有後義。俞樾云：「晉語漳注曰：『昆、後也、裔、末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注云：『元孫之後爲裔、』是昆裔並以子孫言。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淵林注云：『昆裔、皆後世也、』得其義矣。」俞所引、洵爲訓後之昆之證。郝引昆弟字解之、反穿鑿、詳見釋親篇。

彌、終也。

郭注云：「終、竟也。」彌者、說文長部云：「彌、久長也、从長、爾聲、」久長、與終義相成、故又訓終。隸變彌作彌。大雅生民「誕彌厥月、」淮南

爾雅學 釋義篇

二六六

原道訓

「橫之而彌於四海」

毛傳高注云：

「彌、終也。」

爾雅學

釋訓編 第三

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詩關雎正義云：「訓者、遺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詁言訓三篇、皆所以通古今之義、方俗之言、唯釋訓則或陳其義、或述其意、故稱釋訓。其字多重疊、其性多形容詞、副詞、或集成名詞、此與前二篇不同之地也。

明明、斤斤、察也。

釋話「察、審也、」釋言「察、清也、」皆明察之意。故賈誼書道術篇云：「綴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眊。」

明明者、釋文引舍人云：「言其明甚；」詩常武正義引孫炎云：「明明、性理之察也；」此皆爾雅古注。大雅常武「赫赫明明、」傳云：「明明然、察也。」斤斤者、釋文引舍人云：「斤斤、物精詳之察；」孫云：「斤斤、重慎

之察也；「其義皆同。詩執競，「斤斤其明、傳云：「斤斤、明察也。」單字亦訓明、漢書律厯志云：「斤者、明也、」是。

條條、秩秩、智也。

釋言「哲、智也、」是智哲同義。故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條條者、本節鄭注云：「皆智思深長。」釋文謂「條條、舍人本作攸攸、」

案說文游部云：「旄、攸攸而長也、」段注「古悠長字、皆作攸、」然則舍人本作攸攸、實爲本字、條條、乃借字也。秩秩者、秦風小戎傳云：「秩秩、有知也、」賓之初筵箋云：「秩秩、知也。」

穆穆、肅肅、敬也。

敬義已見釋詁。賈誼書云：「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嫚。」

穆者、蓼之假借字。說文彡部：「蓼、細文也；」引伸爲美好敬謹之貌。

故釋詁云：「穆穆、美也；」本篇「穆穆、敬也；」郭注云：「容儀謹敬。」

經典借穆爲蓼、又借睦爲穆。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穆穆。」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睦、敬；」說文曰：「睦、敬和。」即用雅訓也。肅肅者、說文「肅、持事振敬也；」樂記云：「肅肅、敬也。」諸諸、便便、辯也。

辯、應作辨、廣韻「辨、別也。」周禮「朝士判書、」故書判爲辨、是辨判別三字義同。說文「刃部」云：「辨、判也。」段云：「辨、从刀；俗作辨、爲辨別字、別作辦、爲幹辦字；古辨別幹辦無二義、亦無二形二音也。」如段說、是辨別之辨、其本字作辦、是也。又案說文「辨部」云：「辨、治也。」段云：「治者、理也、俗多與辨不別、辨者、判也、」是辯辨異字異義、明矣。唯鄭注「士師」云：「故書別爲辯、」別者、辨也、則辨辯有通用之時、此爾雅所以借辯爲辨歟。諸諸爲辨者、說文「言部」云：「諸、辯也。」段云：「辯、當作辨、辨下奪言字。」白部云：「者、別事畧也、」諸與者、音義皆同、郊特牲「或諸遠人乎、」亦作「或者遠人乎。」凡舉其一、則其餘謂之諸以別之、因之訓諸爲眾。」是諸者、辨別之詞；重言之、義亦同；故曰：「諸諸、辨也。」便便爲辨者、謂

言辭之辨別也。論語鄉黨篇「便便言」，鄭注云：「言辯貌。」辯、亦當作辨、謂辨別之貌也。季氏篇「友便佞」，義同、凡佞人之言、皆巧於辨別、故曰：「便便、辨也。」辯、辨、平、古音近通用。小雅采芣云：「平歪左右、亦是率從、」韓詩平作便便；便便左右者、猶云秩秩左右也。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可以互證、便便、秩秩、皆謂秩然有序、可辨別也。

肅肅、翼翼、恭也。

肅肅、翼翼、恭也。

賈誼書云：「剛柔得道爲和，反和爲乖。」

離、說文以爲辟離字。離離訓和者、段云：「案說文「豈、四方有水自豈成池者；離、離騷也；離、天子饗飲辟離也。」離、隸變爲雍、借爲雍和、雍塞、辟雍、而辟離本字、亦借爲和義者、是也。堯典「於變時雍、」傳云：「雍、和也、」正義云：「雍和、傳訓文、」爾雅音義引作「豈豈、優優、和」

也。此皆字之通借。

優、當作憂。說文「憂、和之行也。詩曰：『布政憂憂。』憂憂者、和也。○滴頌渠發云：『敷政優優、』注傳用繡維、注抵成二年傳引詩作「布政優優」、姓注云：『成湯布政優和、』亦本於維義也。優、詩氏訓饒、自經典以憂代優、故不得以優代憂矣。

兢兢、繩繩、戒也。

說文力部云：「莽、警也、从艸戈、持戈以戒不虞。」

兢者、說文「競也、一曰兢、敬也。」敬、釋名訓警、與戒同義。冰雅冰

變「戰戰兢兢、」傳云：「兢兢、戒也。」詩讀兢若矜、故古亦借矜爲兢。

繩、釋文云：「本或作撻、」然說文無撻。洞淵論云：「宜爾子孫、繩

繩兮、」傳云：「繩繩、戒慎也。」郝引淮南繆稱篇云：「末世繩繩乎、惟恐

失仁義、」亦戒慎義也。

戰戰、踴踴、動也。

戰者、釋詁「懼也；」小旻毛傳云：「戰戰、恐也。」郝云：「戰、蓋顛之良音、說文云：『顛、頭不正也、』玉篇云：『顛、動也、』廣韻云：『四支寒動、』是戰當作顛、經典假借作戰耳。」

踰、說文「動也、」詩猗嗟傳云：「踰、巧趨貌；」故邵云：「踰踰、行動也。」曲禮「士踰踰、」郝云：「謂趨走行動之貌也。」踰、通作鷓、又作鷓、見禮釋文。鷓、又作鷓、見荀子所引逸詩。

晏晏、溫溫、柔也。

釋詁「柔、安也、」故有溫和、濡臚之義。

晏之言安也。段玉裁云：「古晏安通用。故今文堯典晏晏、古文作安安；左傳安儒子、古今人表作晏儒子；」是其證。晏訓安、故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是晏晏者、安和之義也。說文汝鄗云：「晏、安也、从女日；」日部晏字、但云：「晏、天清也、从日、安聲、」不訓安。然許所云天清、即天晴、天晴即有溫和之意、故訓柔。後漢書注引爾雅云：「

晏晏、溫也和。」邵云：「疑舊注有溫和也之訓，故章懷引入正文；」郝引詩傳云：「晏晏、和柔也。」

溫、當作盥，說文皿部云：「盥、仁也，从皿，目食囚也。」段謂「凡云溫、和、溫柔、溫煖者，皆當作此字，」是爾雅之溫，亦必爲此盥字。詩小宛傳云：「溫溫、和柔貌。」

業業、翹翹、危也。

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釋名「危、阨也。」

業業者，大雅雲漢云：「兢兢業業，」傳「業業、危也。」釋詁業訓大、業業爲危者，郝云：「物高大則近危。」

翹翹者，廣雅「舉也、眾也，」高舉、眾盛、皆足生危，故詩鵲鳴「予室翹翹，」傳云：「翹翹、危也。」

惴惴、兢兢、懼也。

惴惴者，小雅小宛云：「惴惴小心：」說文「惴惴、憂懼也。」

燒、釋文云：「本文作曉，」作曉、是也；說文「曉懼也、詩曰：『唯予音之曉曉，』」今鷓鴣亦作曉曉。說文無燒。

番番、矯矯、勇也。

證法云：「勝敵壯志曰勇；」釋名「勇、踊也。」說文勇作勳。

番、郝云：「番字之省也；番本老人白、以其老而猶健、因為勇貌。」大

雅崧高「中伯番番、」傳云：「勇武貌。」廣韻顏顛、即番番。

矯矯、釋文引舍人云：「得勝之勇也。」魯頌泂水「矯矯虎臣、」箋云：

「矯矯、武貌。」郝謂「矯、道躄、」詩「躄躄王之造、」傳云：「躄躄、武

貌。」

桓桓、烈烈、威也。

證法云：「猛以彊果曰威；」釋名「威、畏也、可畏懼也。」

桓、郝以為「桓之畏儻。」說文犬部云：「桓、犬行也、从犬、巨聲、洞

書曰：『尙狙狙；』玉篇云：「狙、武貌也。」經典狙作桓、許所引即牧誓

文、今亦作桓桓；淵頌桓云：「桓桓武王、」箋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

烈者、左氏昭二十年傳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滴頌長發「相土烈烈、」溥云：「烈烈、威也。」桓、長發溥訓大；烈、釋詁訓業；而又訓威者、郝云：「業又訓大、與桓訓大近、釋詁大與君同義、君與威同音、故訓威之字亦訓大。」

澆澆、趯趯、武也。

鎡法云：「剛強理直曰武、克定禍亂曰武。」

澆、釋文云：「舍人本作橫；」大雅江漢「武夫澆澆、」溥云：「澆澆、武貌；」緜鐵輪緜役瀟、引詩作澆澆；玉篇云：「趯趯、作力貌；武貌；」郝云：「澆、古無正體、玉篇近之。按澆之言橫也、橫有武義、故樂記云：『橫以立武。』橫、古音與尅同、其字亦通黃、从茨聲、茨、古尅字也、故从黃之字、或變从尅；澆文兕璘、俗作兕觥、釋言梳充、亦作橫充、皆其證矣。」案橫字、澆文所無。鄉風浴風云：「有澆有潰、」溥「澆澆、武也、」澆文澆篆

下引此詩語、段以毛之訓武、乃引伸義；是爾雅作流、當爲正字也。

越越者、周南兔置「越越武夫、」傳云：「武貌、」廣韻亦云：「越越、武也。」說文「越、輕勁有才力也、」義亦同。後漢書桓榮傳注引詩作糾糾、郝謂「段借字。」

譏譏、濟濟、止也。

郭注云：「皆賢士盛多之容止、」是郭以止爲容止。郝云：「止有二義、詩云：『人而無止、』毛傳以爲止息；鄭箋以爲容止；二義俱通。」

譏者、玉篇云：「瞻譏、樹繁茂貌。」是譏者、衆多之貌、故以譏譏形容多士。大雅卷阿「譏譏土多吉士、」傳云：「譏譏、猶濟濟也；」濟濟、多威儀之謂也、故以譏譏爲容止。

濟濟爲止者、大雅文王「濟濟多士、」傳云：「濟濟、多威儀也；」詩疏引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凡曲禮云：「大夫濟濟、」荀子大略篇云：「朝廷之美、濟濟鎗鎗；」皆言容止、故祭義云：「濟濟者容也。」濟字

多用有止息義、釋天云：「雨濟謂之霽、」雨濟、雨止也；郝引詩載颯傳云：「濟、止也；」此皆止息之止。

悠悠、洋洋、思也。

釋詁篇「思也、」有二節、此篇思字、陸氏不注音、是與彼篇第二節思字同音。

悠悠者、詩渭陽「悠悠我思、」毛無傳、段以謂與釋訓同解。

洋洋者、郝疏引鄒風二子乘舟云：「中心養養、」洋養音義同、養養、猶洋洋也。邵引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鄭注云：「人想思其僂優之貌。」

蹶蹶、躒躒、敏也。

說文「敏、疾也、」故本節郝注云：「皆便速敏捷。」釋名云：「敏、閔也、進敏無否滯之言也、故汝頴言敏如閔。」郝云：「言敏如閔、今音則然、古讀敏如每也。」

蹶者、釋詁云：「動也；」曲禮「足毋蹶、」鄭注云：「蹶、行遽貌。」

今云敏者、即行動之敏也。是以唐風蟋蟀「良士蹶蹶」、傳云：「蹶蹶、動而敏于事。」

踏踏者、小雅楚茨、「執爨踏踏」、傳云：「言爨竈有容也；」說文足部「踏、長脛行也；」廣韻「屋云：「跋踏、行而謹敬；」是踏踏有行動意、有敬事之意矣。敬於事、即敏也。

薨薨、增增、眾也

薨薨者、周南螽斯「螽斯羽、薨薨兮」、傳云：「眾多也。」爾雅本節釋文云：「顧舍人本作雄雄。」

增增者、魯頌閟宮「烝徒增增」、傳云：「眾也。」郝云：「聲轉爲溱、無羊傳云：「溱溱、眾也。」按詩「溱與洧」、說文作潛與洧、即增溱聲轉字通之證。」

烝烝、遂遂、作也。

烝烝者、釋詁「烝、進也；」魯頌泂水「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

進進也；」是烝烝爲興作之義。

遂遂、邵引祭義云：「陶陶遂遂、」鄭注「相隨行之貌；」賈誼書容經云：「祭祀之容遂遂然；」是遂遂者、行動之貌也。

委委、佗佗、美也。

委委佗佗者、皆形容德之美也。郭注云：「皆佳麗美豔之貌；」釋文云：

「委、諸儒本並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心之美；」」鄒風君子偕老

疏引李巡云：「委委佗佗、寬（用郝說）容之美也；」孫炎云：「委委、行之

美、佗佗、長之美；」此皆爾雅舊說。郭李孫主貌言；舍人主德言；舍人說是

也。鄒風「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蹤

、各本作縱、均誤。）佗佗者、德平易也；」釋文引韓詩云：「德之美貌；」

毛韓皆言德美、是也。又案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之委蛇

、即爾雅之委委佗佗也。羔羊傳云：「委蛇、行可從（從、即縱字、史記聶

政傳「重自刑以絕從、」漢書張湯傳「從迹安起、」皆其證也。（迹也；」箋

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行，釋文「下孟反、」是毛鄭亦皆以德言之也。
• 佗佗、猶委委也、析言則殊、渾言則同、故鄒風傳分釋其義、羔羊傳則合言之矣。

委佗字體、各本不一。釋文謂諸本委作禕；據匡名所引華嚴經晉義、則郭本亦有作禕者。釋文又云：「佗、本或作它、」它、即羔羊委蛇之蛇之正體；蛇、爲它之或體也。羔羊釋文引韓詩、委蛇作透迪；郝引隸釋人所載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則佗又作隋矣。郝以禕佗、禕隋、透迪、皆聲借、禕字並當爲釋詁「禕、美也」之禕；嚴以「委禕古今字、毛詩古文作委、三家詩今文作禕、」故以委它爲本字。毛鄭均解委爲曲；郝謂「它有曲長之義、故毛傳以委爲曲、孫炎以佗爲長；」此皆因字以立訓、故知其本文爲委它二字也。

恹恹、惕惕、愛也。

恹恹者、釋文云：「李余之反、恹恹、和適之愛也；」說文「恹、恚也、从氏聲；」玉篇同；是恹恹亦爲愛也。錢大昕云：「古書恹與疹通、漢書敘傳

『姶姶公主、酒女鳥孫、』孟康云：『姶、音題、姶姶、楊楊、愛也、』是孟
所見爾雅本作姶姶矣。說文『姶、愛也；』又云：『姶、美女也、或作姶；』
則姶爲正字、姶姶皆假借字。』

楊楊者、俞樾云：『楊楊、即施施也、楊與施、古音相近、尙書盤庚篇』
不楊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其證也。孟子離婁篇『施
施從外來、』趙注曰：『施施、猶扁扁善悅之貌、』然則韓以楊楊爲悅人、猶
趙注以施施爲喜悅貌、聲近而義同矣。』
稱稱、格格、舉也。

稱、釋言『舉也、』重言之亦爲舉、與登同意、釋詁云：『登、陞也、』
而詩蘇云：『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即古詩所謂『舉築諧汝
聲』也。說文稱訓揚、揚亦舉也。

格、釋詁『陞也。』格格爲舉者、邵云：『周禮注引詩云：『約之格格、』
言縮板之舉也。』

秦藜、擘擘、戴也。

說文「分物得增益曰戴；」廣韻云：「戴、荷戴也。」釋名載、戴、互訓、故古二字通用。

秦藜者、周南桃夭「其葉秦藜、」傳云：「秦藜、至盛貌；」至盛而云戴者、言其荷戴於桃枝也。

擘者、深經音義二十引作「擘、載也、」以載、戴、古通用也。衛風碩人云：「庶姜擘擘、」傳云：「擘擘、盛飾；」釋文引韓詩作軼、說文云：「軼、戴高貌；」飾之盛者、即戴而高者也、與雅訓皆合。郝謂軼爲正體。

歷歷、焜焜、安也。

歷歷者、說文「安也、」引詩「歷歷夜飲、」今小雅淇露省作厭厭。秦風小戎云：「厭厭良人、」傳云：「厭厭、安靜也、」淇露釋文引韓詩作愔愔、云「和悅之貌；」皆本於爾雅也。

焜、說文「諦也、」魏風葛屨「好人提提、」傳云：「提提、安諦貌。」提者

、媯之假借、淮南說林訓高注亦云：「提提、安也。」荀子修身篇、媯又作提。
祁祁、遲遲、徐也。

郭注云：「安徐；」說文「徐、安行也。」

祁祁者、召南采芣「被之祁祁」、傳云：「祁祁、舒緩也。」

遲、籀文从屮、見說文。詩七月傳云：「遲遲、舒緩也。」商頌長發「昭

假遲遲」、孔子問居「威儀遲遲」、邵謂「皆安徐也。」

丕丕、簡簡、大也。

釋詁「丕、簡、大也；」疊言之、亦爲大。邵引立政云：「以竝受此丕丕基

；」周頌執競「降福簡簡」、詩疏引李巡云：「簡簡、降福之大也；」即其義也。

存存、萌萌、在也。

存與在、義同、釋詁云：「在、存也、」是也。邵引易繫辭傳云：「成性

存存；」後漢書杜篤傳云：「不若近而存存也；」皆在也。

前者、釋文「萌、郭武耕反、施叵朋反、字或作臚；」邵以爲「萌萌、當

作蘭蕕；「郝以爲「萌者、簡之譌。」案說文心部云「蘭、簡、蕕、在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原作「簡、蕕、存也、」今從段本。許義即用爾雅。是爾雅原文、本作存存、簡、蕕、在也。今本簡蕕作前萌；玉篇廣韻引爾雅作蘭蕕；邵氏仍用蘭蕕、雙云：「省作蘭蕕；」均之非也。郝說與段氏相同最確。郝訂云：「書『迪簡在王庭、』論語『簡在帝心、』皆借簡爲蕕、」蓋說文竹部簡篆云：「牒也；」故簡爲竹簡字、非蕕在義也。

懋、悞、勉也。

懋、釋文云：「古茂字；」郝云：「非也、釋詁『茂、勉也、』茂乃懋之假借、非古今字。」釋詁云：「懋、勉也；」說文同。

悞、釋文「亦作慕、」郝云：「段借也。」王引之云：「悞、音慕、又音莫、方言『侷莫、強也；』淮南繆稱篇『猶禾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重言之則曰莫莫、小雅楚茨說祭祀之事曰：『君婦莫莫、』莫莫、與悞悞同、猶言勉勉也。毛傳未免迂回。」

庸庸、惛惛、勞也。

庸、勞也、已見釋詁。邵引荀子大略篇「庸庸勞勞」、「庸庸、亦勞勞也」、此王引之所謂古人之複語也。

惛、說文「動也」；陳風月出云：「勞心惛兮」、「惛即勞之副詞也。邶疏引小雅巷伯云：「勞人草草」、「傳「草草、勞心也。」郝云：「草草、即惛惛、惛有草音、故爾雅釋文云：「惛、郭騷、草、蕭、三音。」」

赫赫、躍躍、迅也。

大雅常武「赫赫明明」、傳云：「赫赫然盛也」；疏引孫炎云：「赫赫、顯著之迅。」爾雅釋文「赫、郭音釋、舍人本作奭、失石反」；說文云：「奭、盛也」；是赫、奭、音義同、古通用。

躍者、說文「躍、迅也、从翟聲。」小雅「躍躍毚兔」、釋文「他麻反、」疏云：「跳疾也、」郝用此音義。爾雅釋文云：「躍、樊本作濯、引詩釋云：「濯濯厥靈」；「樊光蓋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同出滴頌殷武、故爾雅

連及其字也。

綽綽、爰爰、緩也。

綽、說文與緩互訓。衛風淇澳「寬兮綽兮」傳亦云：「綽、緩也。」小

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

爰爰者、王風兔爰「有兔爰爰」傳云：「爰爰、緩意。」郝云：「釋詁

爰、兼曰、于、於、三義、皆引聲之緩也。」

坎坎、墮墮、喜也。

釋詁云：「喜、樂也。諭、喜也。」

坎坎爲喜者、小雅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己。」此爾雅坎坎爲喜之義也。坎坎、說文引作鞞鞞、郝謂「坎者、鞞之假音、」是也。郝云：「說文云：「鞞、諭也、舞也、」引詩「鞞鞞舞我；」玉篇云：「鞞、和悅之響也。」按詩之坎坎、並主聲音、伐木篇坎坎言鼓、蹲蹲言舞、分晰甚明、說文二舞字俱誤。其云「鞞諭

蓋本釋結以餘爲言，是說文「鞞絲」即爾雅「坎喜」；玉篇本此，故云：「鞞、和悅之響、和悅即喜、響即鼓聲。」說文之「鞞鞞舞我」，段已易爲「鼓我」，不誤矣。說文之「餘也、舞也」，段欲易爲「晉舞也」三字，謂歌且舞也，此說尙未是。晉案「餘也、舞也」，應改爲「餘也、鼓也」四字，「餘者、乃人部儻之假借字、人部云：「儻、喜也。」段注云：「儻、即餘；」鼓者、即鼓之舞之之鼓、亦動詞也。然則「餘也」二字，乃本於爾雅「喜也」之義；鼓也二字，乃本於詩「鞞鞞鼓我」之義；前釋其義、後舉其例也。如此訓釋、則爾雅說文、兩無疑義矣。

樽、詩伐木作蹕蹕，然釋文云：「本或作樽、」故郝以蹕爲段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樽、舞貌、」其字其義皆是也。段本說文云：「樽、士舞也、從士、尊聲、詩曰：「樽樽舞我；」」謂之士舞者、段注云：「周禮大胥以學士各舞、小胥巡學士舞列、故其字从士。」伐木釋文引說文、與段正同；郝引舊本說文、作「樽、舞也、」未審。

矍矍、休休、儉也。

矍矍者、郝云：「驚顧貌。」唐風蟋蟀「好樂無荒、良士矍矍」、傳云：「矍矍然顧禮義也。」此兼釋義、非止言字義。

休者、止也、蟋蟀云：「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正義引李巡云：「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郝云：「止節甘樂爲儉。」

旭旭、蹻蹻、擢也。

玉篇「擢、逸也；蹻、恣也。」經典擢、通作驕。

旭者、郝云：「蓋慵之段音。」鄉風北風「不我能慵」、箋云：「驕也、

卽本於爾雅。漢書揚雄傳云：「嘻嘻旭旭」、集注「旭旭、自得之貌、自得與擢義近。爾雅釋文云：「旭旭、郭呼老反、謝許玉反、呼老爲好字音。小

雅巷伯「驕人好好」、箋云：「好好、喜譏言之人也。」

蹻、說文「舉足行高也；此卽左氏傳所云：「舉趾高、心不固」也。大雅板云：「小子蹻蹻」、傳「蹻蹻、驕貌；疏引孫炎云：「謂驕慢之貌。」

夢夢、誦誦、亂也。

鄭注云：「闇亂；」郝云：「釋名『亂、渾也、』謂渾渾無分別。」

夢者、澁文云：「不明也。」沈雅抑「視天夢夢、」傳用爾雅；疏引孫炎

云：「夢夢、昏昏之亂也。」王念孫云：「莊子肱濮篇曰：『故天下每每大亂

、』李頤曰：『每每、猶昏昏；』案每每、即夢夢、夢之爲每、猶蕩之爲每矣

。然則夢夢之爲亂、不外爾雅釋文所引顧舍人云：「夢夢、誦誦、煩懣亂也

。」

誦者、玉篇言部「誦、亂也、」此與爾雅之誦、字義均同。荀子哀公篇云

：「繆繆肺肺、其事不可循、楊棕注云「肺與誦同；誦、雜亂之貌、爾雅云：

「誦誦、亂也、」誦、之旬反；」是誦又作肺。邵謂「肺、肺、誦、諄、音義

同、」今考玉篇云：「肺、獨也、亂也、」邵所引楚詞「中閔瞽之肺肺、」實

讀書洗醒篇「肺肺然猶醉也、」皆爲闕亂義之肺、與誦當同義而異字。澁文無

誦有諄、然諄非誦字也。

燥燥、遯遯、悶也。

郭注云：「皆煩悶。」說文云：「悶、慙也、慙、煩也。」

慙、釋文「本又作譽、蒲卓反、說文云：大呼也、自寃也、」邵引顏師古

漢書注云：「謂痛切而叫呼也。」郝云：「慙者、譽之或體、東方朔傳云：「

舍人不勝痛呼譽、」集注「譽、自寃痛之聲也、」玉篇始收燥字、云「煩悶也

、」蓋本郭注爲說耳。」

遯、說文是部新附字、郝以爲貌之或體。大雅「聽我藐藐、」傳「藐藐然

不入也、」箋「藐藐然忽略。」疏引舍人云：「憂悶也。」

僂僂、洄洄、惛也。

說文「惛、不憺也。」憺者、慧也、是惛爲不慧。

僂、釋文云：「字或作僂、孫亾崩、亾冰二反。」說文人部無僂；心部有

僂、云「不明也。」然郝以僂爲僂之或體；說文人部云：「僂、惛也、从人、

莫聲、」呼肱切；段亦謂「釋訓僂、當作僂、與「夢夢、亂也、」義別。」

洄者、釋文「洄、沈音回、郭音韋、音義云：『本或作櫛、音韋、』案字淋、櫛、重衣貌、于同反。』」案說文衣部云：「櫛、重衣兒、从衣、團聲、爾雅曰：『櫛、櫛、櫛、』」此與釋文所引音義字淋字義均同、是爾雅本作櫛、憎也；今作洄洄者、聲借字也。玉篇又云：「何、憎也、」郝謂「何亦或」。

說文引爾雅有「櫛、櫛、櫛、」潛夫論激邊篇云：「洄洄潰潰、當何終極；錢大昕據之、以爲釋訓僂僂、必潰潰之譌。郝氏則云：『櫛、櫛、即憤憤之聲借、說文及蒼頡篇並云：『憤、亂也、』亂亦憎也；通作潰、詩召旻傳『潰潰、亂也、』據說文所引、則知爾雅當有潰潰二字、今脫去之。」

版版、盪盪、僻也。

說文法部云：「僻、辟也、」辟者、法也、引伸之爲邪僻之義。左氏昭六年傳云：「楚辟我衷、」注藻云：「非辟之心、無自入焉、」皆是也、故許以辟訓僻。詩板「民之多僻、」釋文「僻、邪也、」左氏哀七年傳注云：「僻、

陋也；後漢書班彪傳注云：「僻、遠也。」

版、釋文云：「詩作板、李云版版者、失道之僻也。」大雅板云：「上帝

板板、傳「板板、反也、賈子道術篇「反道爲僻、」即毛義也。」

盪、釋文作蕩、引李巡云：「蕩蕩者、弗思之僻也；」大雅蕩序云「天下

蕩蕩、」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燼燼、炎炎、熏也。

釋文云：「熏、本亦作燼、或作薰；」燼、說文新附字、爲俗體、薰爲假借字、熏爲正字。說文云：「熏、火烟上出也；」大雅雲漢傳云：「熏、灼也。」

燻者、蟲之俗體、然蟲亦假借、其本字作融、此段說也。大雅雲漢云：「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降隆而雷、蟲蟲而熟、」釋文「蟲、韓詩作

炯。」案說文清部云：「融、炊气上出也、從鬲、蟲省聲。譌、籀文融不省。

」毛以融從蟲得聲、故假蟲爲融。融爲炊气、熏爲煙出、其義正同。故爾雅云

：「融融、熏也。」

炎者、說文炎部云：「炎、火光上也、从重火、」熏亦火煙上出、故曰：「炎炎、熏也。」雲漢「赫赫炎炎、」傳云：「炎炎、熱氣也；」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皆熏之義也。

居居、究究、惡也。

居居者、唐風羔裘「自我人居居、」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正義引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蓋詩釋文「居、又音據、」郝以爲「即倨字音、」故不相親習、即倨態也。

究、釋言云：「窮也。」究究者、羔裘「自我人究究、」傳云：「究究、猶居居也；」疏引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郝謂「本釋言爲說」者、是也。是故居居、究究、皆相憎惡之義。羔裘爲唐風、居居究究、爲唐之方言、據合河方言云：「今謂不相親比、猶曰居居、曰究究；」康氏爲忻人、必能辨其鄉音、是數千年前之方言、至今未歇矣。

仇仇、敖敖、傲也。

說文人部云：「傲、倨也；倨、不遜也。」爾雅釋文「傲、本或作傲、同、舍人本傲作毀。」傲字、亦有毀義、左傳「王欲傲叔向、以其不知而不能、」傲叔向、即毀叔向；又云：「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此爲豫叔毀臧氏而言、則傲亦毀矣。

仇仇者、釋文「仇仇、無倫理之貌、」案詩正月傳云：「仇仇、猶齜齜也、」不省人言爲齜、（詳後）則所謂無倫理者、亦謂不省人言也。廣雅云：「仇、惡也；」左傳云：「怨偶曰仇、」上節言「居居、惡也、」居即倨傲之倨；此亦可爲仇有傲義之證。

傲、釋文云：「本又作齜、又作囂、同；」齜、正字也、囂、假借字。說文言部云：「齜、不省人言也；」次雅淑云：「聽我囂囂；」亦不省人言之義；聽而不省、即傲也。小雅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齜齜、」齜亦假借；爾雅釋文又引舍人云：「齜齜、衆口毀人之貌、」則又謂齜齜爲讒毀矣。是齜齜者、兼讒言、不聽言二義。

𪗇、瑣瑣、小也。

𪗇、釋文引舍人云：「形容小貌。」小雅正月云：「𪗇𪗇彼有屋。」傳用爾雅文。說文人部云：「𪗇、小貌，詩曰：『𪗇𪗇彼有屋。』」許所見𪗇，作𪗇也。詩釋文云：「𪗇、音徒。」爾雅釋文云：「𪗇、願音此、郭音徒、謝音紫；」郝謂「徒、古音、此紫皆今音。」

瑣瑣者、小雅「瑣瑣姻亞」、毛傳云：「瑣瑣、小貌；」疏引舍人云：「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亦小也。爾雅釋文云：「瑣、亦作瑣。」
悄悄、慘慘、慍也。

說文心部云：「慍、怨也。」

悄、說文心部云：「慍也。」小雅出車云「憂心悄悄」、邶風柏舟傳云：「悄悄、憂貌；」郝謂「憂慍義相成。」

慘慘者、懔懔之譌。說文心部云：「懔、愁不安也、从心、彖聲。」愁慍義相近。詩中慘慘、戴震謂「皆懔懔之譌、」已見於釋詁「慘、憂也」節中：

故本篇慘慘、亦宜作操操，詩注用傳云：「操操、猶戚戚也。」與雅訓正相通。

瘡瘡、瘰癧、病也。

瘡、說文作瘡、云「憂也」、「憂病義近。小雅四牡「四牡瘡瘡」、傳云：

「瘡瘡、罷貌；」大雅抑「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也。」郝以謂

管爲聲借、瘡爲或體。釋詁「瘡、鰥病也；」此本字也。

瘰、釋文「本作瘰；」然瘰瘰愈、當俱爲瘰之借用字。小雅正月「憂心愈

愈」、傳云：「愈愈、憂懼也；」郝引漢書宣帝紀「瘰死獄中」、蘇林注云：

「瘰、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瘰；」是瘰瘰又作瘰、或作愈愈也。

慙慙、惇惇、忉忉、漻漻、欽欽、京京、忡忡、惓惓、炳炳、奕奕、憂也。

憂、是說文憂字。

慙、釋文云：「樊光於謹反、本作殷、」慙爲本字、殷爲省文、又借用隱

。說文云：「慙、痛也。」詩北門「憂心殷殷；」正月「憂心慙慙；」詩「如

有隱憂、傳云：「隱、憂痛也；」痛即憂、皆一義也。

惓者、惓之變體、其本字作惓、或體作惓。又與恂、斃、嫫、景、通。說文部云：「惓、驚喜也、从忄、旬聲。惓、或从心。」蓋兮者、語所稽也、其詞少有稽留、故爲驚詞。驚亦憂也。周頌閔予小子「嫫嫫在疚、」釋文云：「本或作斃、」唐風杜杜「獨行景景、」釋文云：「本亦作斃。」是其字皆通用也。

忉忉、惓惓、義同。齊風甫田「勞心忉忉、」檜風素冠「勞心惓惓、」傳並云：「憂勞也。」說文無忉惓二字。郝云：「詩甫田傳云：「惓惓、猶忉忉也、」忉惓聲轉義同。惓惓、蓋惓惓之別體、文選思玄賦云：「志惓惓以應懸夸、」這憂思惓聚也。

欽欽者、秦風晨風「憂心欽欽、」傳云：「思望之心中欽欽然。」

京京者、詩正月「憂心京京、」傳云：「京京、憂不去也。」

忉忉惓惓者、召南草蟲「憂心忉忉、」又云：「憂心惓惓、」傳云：「忉忉

冲、猶衝也、撥撥、憂也。」按說文水部云：「冲、涌絲也、涌絲、謂衝涌搖動、與冲義略同。」

恹恹者、說文「恹、憂也；」小疋類弁「憂心恹恹、」傳云：「恹恹、憂盛滿也。」段云：「恹、讀如恹、與彭彭音義同、故云憂盛滿。」

奕奕者、類弁「憂心奕奕、」傳云：「奕奕然無所薄也。」案釋詁「奕、大也、」故云無所薄。無所薄之憂、猶無所聊之意。

酌酌、田也。

田、動詞、易治也。齊風甫田「無田甫田、」釋文「無田、音佃。」

酌酌者、釋文云：「酌、郭音巡、沈居賓反。」字林云：「均均、田也。」均均者、釋詁「均、易也、」夏小正「農率均田、」即易田也。均爲本字、酌酌與鄆注地官均人所引之營營、皆假借字。小雅信南山云：「酌酌原隰、」溥云：「酌酌、壑辟貌、」即易治之義也。

憂憂、耜也。

耜、說文作耜、云「耜也」、鄒注月令云：「耜者、耒之金也。」

耨者、鄒注云：「言嚴利；」說文云：「治稼耨耨進也。」凋頌浪耨「耨
良耨」、傳云：「耨耨、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蓋耨既良利、
故能測測然以入地也。

郝郝、耕也。

鄒注云：「言土解。」疏云：「謂耕地、其土解散郝郝然也。凋頌載
其耕澤澤、」箋云：「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郝郝澤澤、並音
釋；其義亦同。」

繹繹、生也。

繹繹者、載、驛驛其達、」箋云：「達、出地也。」疏引舍人云：「穀
皆生之貌。」釋繹古通用。繹者、說文云：「抽絲也；」釋詁「延、繹、陳也
、」王引之謂「皆長之陳；」然則繹繹之爲生、乃引繹而生之謂也。
繹繹、苗也。

苗者、說文艸部云：「艸生於田者、从艸田。」段云：「苗之故訓禾也、春秋經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麥苗、即麥禾；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倉頡篇曰：「苗者、禾之未秀者也」、明禾與苗同物；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爲凡艸木初生之名、說文立文、當云「苗、禾也、嘉穀也。」是苗者、穀之初生未秀之名。因而凡草木之初生者、亦謂之苗也。

穡者、說文「穡、禾采之貌、詩曰：『禾穎穡穡；』」許所引、大雅生民詩、毛作「禾役穡穡」、溥云：「穡穡、苗好美也。」役、溥云：「列也、」云：「粟之假借。」

縣縣、穡也、

說文禾部云：「穡、耨鈕田也、从禾、屬聲、」此段氏據周頌釋文改正之義。周頌載芟「縣縣其廩」、溥云：「廩、耘也、」廩、即穡之假借。許稱耨鈕田者、段云：「耨、藝器也、鈕、立藝術也、藝者、披田艸也。或耨其田、

或鉏其田、皆曰穡。今吳下俗語、說用鉏曰暴、即此字也。」又或用報、郝云：「今登萊人謂鉏田爲報、報、即穡字之音。」

縣縣者、周頌疏引孫炎云：「縣縣、言詳密也；」引鄭注云：「芸不息也；」二義相成。詩釋文引薄詩、縣縣作「民民」、謂爲「眾貌」、未是。拵拵、穡也。

說文禾部云：「穡、刈穀也、」穀熟而刈也。

拵拵者、說文手部云：「拵、穡禾聲也；」周頌良耜「穡之拵拵」、傳云：「拵拵、穡聲也；」詩疏引孫炎與毛義同。說文金部云：「銜、穡禾短鎌也、从金、至聲、」此名詞、釋名云：「銜銜、斷禾穗聲也。」此假名詞爲形容詞；故訓穡聲之字、不必皆用拵。

粟粟、眾也。

粟粟者、周頌良耜「積之粟粟」、傳云：「粟粟、衆多也；」疏引李巡云：「粟粟、積聚之眾也；」此皆本之雅義。說文禾部云：「秩秩、積克、詩曰

：「穊之秩秩、」是粟者、秩之假借字。郝引公羊二年傳：「戰于栗、」

釋文云：「栗、一本作秩、」是粟秩古通用。

澹澹、淝也、

說文云：「汰米也、」故爾雅本節鄒注云：「汰米聲。」淝、大雅生民作釋、聲近通用。

澹者、澨之假借。說文云：「澨、浸沃也、」麥、隸變作叟、故澹又作洩。生民「釋之叟叟、」傳云：「釋、澹米也、叟叟、聲也、」疏引孫炎云：「澹澹、澹米聲。」郝云：「洩之爲言澹也、澹、米泔也、米泔水謂之澹、澹米聲謂之洩、二字聲轉義近、」其義亦通。

焯焯、烝也。

說文火部云：「烝、火氣上行也。」經典通用蒸。

焯焯者、說文「烝也、」詩曰：「烝之焯焯、」今詩作「蒸之浮浮。」浮、焯、音義同、故借用浮。詩傳云：「浮浮、氣也、」疏引孫炎曰：「焯焯、

炊之氣、皆烝之義也。

倅倅、服也。

郭注云：「戴弁服、服、即戴也。釋詁「倅、戴也；」故倅倅爲服。」

周頌綠衣「戴弁倅倅、倅倅當以容貌言、明甚。說文以倅倅爲冠飾貌、六書故云：「詩人特以倅倅狀戴弁之容、非冠飾、」此說是也。

峨峨、祭也。

峨峨者、大雅濮棫「奉璋峨峨、」溥云：「峨峨、盛壯也；」疏引舍人云：「峨峨、奉璋之貌；」此義是也。奉璋所以承祭祀、故云祭。

鐘鐘、樂也。

鐘、說文云：「鐘聲也、詩云：『鐘鼓鏗鏘、』」許所引乃周頌執競文。

詩溥云：「嗶嗶、和也、」疏引舍人云：「嗶嗶、鐘鼓之樂也。」詩作嗶、陸本爾雅作韻、皆假借；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引詩、皆作鐘。

穰穰、福也。

穰者、說文禾部云：「穰、黍稷已治者。」引伸爲眾多義、故玉篇云：「穰、黍稷也、豐也、眾多也。」爾雅執競「降福穰穰」、傳云：「穰穰、眾也」；此謂福之眾多。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釋詁云：「引、長也。」小雅楚茨「子子孫孫」、疏引舍人云：「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邵云：「古彝鼎銘、多作『子子孫孫永寶用』、皆欲其昌盛無窮也。」此等詞、多專釋詩之成語、疑係後人竄入。

顛顛、叩叩、君之德也。

此徑釋與喻之義、即篇首所謂述其意者也。

卷阿「顛顛叩叩、如圭如璋」、箋云：「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叩叩然高朗；」疏引孫炎云：「顛顛、體貌溫順也、叩叩、志氣高遠也。」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郭注云：「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郝云：「切者、說文云：『

剗也；」直者、曲禮注「正也。」伐木鳥鳴、音聲互答、皆有朋友相切正之義、故以爲喻。」小雅伐木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嗷嗷、喑喑、民協服也。

大雅卷阿云：「萋萋萋萋、嗷嗷喑喑、」萋萋萋萋、承上文「梧桐生矣」

句來、嗷嗷喑喑、承上「鳳凰鳴矣」句來。爾雅以爲此皆譬況之詞、詩箋云：

「萋萋萋萋、喻君德盛也；嗷嗷喑喑、喻民臣和協；」此即本之爾雅以立義也。藹藹、亦卷阿文、上「藹藹、止也」節內已引之、說文云：「藹藹、臣盡力之美、」與萋萋同意、故並舉以釋之。

佻佻、契契、遐愆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

小雅大東云：「佻佻公子、」契契寤歎、」粲粲衣服、」其序云：「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故爾雅鄭注云：「賢人憂歎、遠益切急；」北山云：「或燕燕居息、」序云：「役使不均、」邵云：「釋詁：遐、遠也、昵、近也、」尼、通作昵、言居近者急切、處近者優閒、見政

役之不均也。」經文本作愈遐急、遐與尼、相對立義、今據俞樾說、易置遐字於愈字上。

僂僂者、大東傳云：「獨行貌；」又釋文引韓詩作「僂僂、往來貌、」郝謂「僂、僂、音義同、从兆从翟之字、古多通用；」爾雅釋文云：「僂、僂、獨行歎息也、」此義深得詩意。契契、毛傳云：「憂苦也；」邵引論語云：「有心哉、」何宴注「有心、謂契契然也。」

宴宴、埭本如此作、郝用宋本字、今從之。宴爲本字；燕爲假借字。毛傳「燕燕、安息貌、」說文：「部云：「宴、安也。」粲粲、毛傳云：「鮮盛貌；」鄭箋云：「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文賦：「鷦鷯賦注引韓詩作「采采衣服、」薛君章句云：「采采、盛貌、」義亦同；采粲聲相轉。此言勞役不均、處近者獨盛飾而安閑、故爾雅云：「宴宴粲粲、居尼息也。」

哀哀、悽悽、懷報德也。

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

之苦、」故云懷報德也。

悽、釋文云：「郭本或作凄。」蓋詩無悽悽字；邵云：「小雅淑杜云：『其葉萋萋、』」下云：「憂我父母、」興喻之義、與蓼莪同、故皆爲懷報德也。

儻、嘒嘒、罹禍毒也。

釋言「罹、毒也；」

條者、釋文云：「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我里、』」今小雅十月之交云：「悠悠我里、亦孔之瘳、」傳云：「悠悠、憂也、」詩意乃憂「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爾雅言罹禍毒也。攸者、悠之省；儻者、說文黑部云：「从黑、攸聲、」故爾雅聲相借。爾雅釋文又云：「儻、郭徒的反、樊舒育反、」邵引小雅淑杜「跋跋周道、翰爲茂草、」以爲儻儻即跋跋也。

嘒嘒者、小弁云：「鳴蜩嘒嘒、」又云：「民莫不穀、我獨于罹、」舊說謂「太子宜白被廢而作此詩。」故云：「嘒嘒、罹禍毒也。」

晏晏、且且、悔爽忒也。

釋詁云：「爽、差也、忒也。」大雅「其儀不忒」、箋云：「不差忒、是忒亦差也。」

衛風氓、今人所謂戀愛詩也。其末章云：「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宴、誓年燕處、謂初戀時；反、反復、謂離婚時。晏晏、溥云：「和柔也。」且且、箋云：「言其懇惻欺誠。」爾雅釋文云：「且、本或作愆、」此即說文心部愆字。悔爽忒、悔昔之耽士也。

皋皋、瑯瑯、刺素食也

素食者、素餐也。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皋皋者、大雅召晏云：「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疏引某氏云：「無德而空食祿、」故云刺素食。皋、或作浩、古通用。

珥瑀者、小雅大東「鞞鞞佩璫、不以其長、」傳云：「鞞鞞、玉貌、」謂有佩玉之美、而無德也。爾雅釋文「鞞、音與瑀同。」

懽懽、懽懽、憂無告也。

大雅板云：「老夫灌灌、」傳「灌灌、猶款款也、」箋「老夫諫女款款然、」爾雅釋文云：「灌、本或作懽、」郝云：「宋本作懽、」灌爲假借、懽本字也。說文心部云：「懽、喜款也、爾雅曰：「懽懽、懽懽、憂無告也、」許訓懽爲喜款、而爾雅以爲憂者、段云：「懽者款款然之誠、亦與喜樂之款款、同其誠切、許說其本義、爾雅說其引伸之義也。」

懽者、釋文云：「懽、本又作懽、樊本作遙、又作桃。」汪風黍離云：「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愬。」釋詁云：「絲、憂也；」絲、懽、音義同。

憲憲、洩洩、制法則也。

郝云：「憲憲、洩洩、俱聲借之字、」蓋皆無正體也。大雅板云：「天之

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此爾雅所以云「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詩疏引孫炎曰：「厲王方虐、詔臣並爲制作法令、」是當時所作、必爲苛法、故詩人惡之耳。洩、詩作泄、說文引詩亦作咄、誰、皆云「多言也。」其字各異者、段云：「蓋四家之別。」又曰：「鄭云：『沓、語多沓沓也。』」

諛諛、諛諛、崇譏、崇譏也。

郭注云：「樂禍助虐、增譖惡也。」大雅板云：「天之方虐、母然諛諛、」又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毛傳「諛諛然喜樂；熇熇然熾盛也、」鄭箋「女無諛諛然、以譏惡助之；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此傳箋之解釋詩義也。此詩與憲憲洩洩同爲厲王時事。郝云：「諛當作熇。」熇又通作熇、見易家人釋文。

翁翁、詭詭、莫供職也。

小雅小旻云：「淪淪誦誦、亦孔之哀、」翁翁者、毛傳云：「翁翁然患其上；」釋詁云：「翁、合也；」爾雅郭注云：「姦黨熾；」是翁翁者、謂姦黨結合、不利於上也。誦誦者、毛傳云：「誦誦然思不稱乎上；」正義引李巡云：「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君旻傳亦云：「誦誦、慮不供事也。」是誦誦者、憤竄之貌也。翁翁、又作歛歛、喻喻；誦誦、又作咎咎；義並同。

速速、蹙蹙、惟速翰也，

釋詁云：「惟、思也。」速者、釋文云：「郭云迫也、」王引之云：「速與扈同、說文『扈、迫也、』廣韻同。」翰、釋言云：「窮也。」郭注云：「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

速速者、小雅正月「拙拙彼有屋、蔭蔭方有穀、」傳云：「拙拙、小也、蔭蔭、陋也；」箋云「穀、祿也、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毛鄭義甚明、郭云：「陋人專祿、」即本之以立訓也。那疏謂速、蔭、音義同。後漢書蔡邕傳引毛詩、作速速方穀。

蹙蹙者、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郭以國侵削爲蹙、即本箋意。大雅「今也日蹙國百里」、亦指國土言也。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

大雅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抑抑者、箋云：「威儀致密；」抑詩正義引舍人云：「威儀靜密也。」秩秩者、假樂箋云：「教令清明；」郝云：「書」汝作秩宗、」下云：「直哉惟清、」是秩有清義也。「本篇上文云：「秩秩、智也、」清與智相成。

粵牽、掣曳也。

說文手部云：「牽、引縱曰牽、」段云：「引縱者、謂宜遠而引之使近、宜近而縱之使遠、皆爲牽掣也。」申部云：「曳、曳也、从申、厂聲、」此形聲兼會意字、厂、象其批引之形也。段云：「牽、俗作掣。」郝云：「牽、通作掣。」

粵峯者、嚮鋒之省。說文彳部「嚮、使也。」段以爲使上當有嚮鋒二字；又云：「鋒、使、讀若蠶；」使者、猶云左右之也。周頌小毖「莫予弄蜂、」傳云：「弄蜂、瘳曳也；」疏引孫炎云：「謂相掣曳入於惡也、」錢坫云：「山海經曰：『鑿鑿鉅山有獸、左右有首、曰屏蓬、』經以是獸左右有首、取於屏蓬；然則莫予弄蜂者、莫予左右之意也。」粵峯、又或作併蠶。

朔、北方也。

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朔者、說文月部云：「朔、月一日始蘇也。」是北方者物之終、朔者物之始、其義懸殊。今訓朔爲北方者、郝云：「萬物終於北方、而亦始於北方。故堯典正義引李巡云：『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案堯典「宅朔方、」史記五帝紀作「居北方、」是朔即北也。朔爲始蘇、引伸爲凡始之稱、儀禮大射儀「朔肇、」注「朔、始也、」禮禮運「皆從其朔、」注「朔、亦初也。」不俟、不來也。

俟、說文作𦉰、來部云：「𦉰、詩曰：『不𦉰不來、』從來、矣聲。俟、𦉰或从𠂔。」許所引、今詩無此語。小雅采芣有云：「我行不來、」與說文有異。郝引馬瑞辰云：「說文引詩𦉰字、從來、矣聲、疑詩古本作『我行不𦉰、』𦉰與俟通、故爾雅作不俟、而以不來釋之。今詩作『我行不來』者、𦉰字脫其半耳。爾雅釋經、俱經字在上、此以『不來』釋『不俟、』非以『不俟』釋『不來』也。」馬說是也。說文段注云：「江有汜之『不我以、』古作『不我𦉰、』𦉰者、來之也、不我𦉰者、不來我也。許蓋兼稱詩爾雅、當云：『詩曰不我𦉰、不來也；』轉寫譌奪、不可讀耳。」如段言、則爾雅之「不俟、」必本作「不𦉰、」且所釋者、蓋兼江有汜采芣二章之詞也。不遜、不蹟也。不徹、不道也。

「不遜、不蹟也」者、郭云：「言不循軌迹也；」郝引馬說亦云：「此釋詩『報我不術、』非釋詩『念彼不蹟』也。」「不徹」者、郭云：「徹、亦道也。」諸家以經文有二也字、故作二句解之。王引之引陳奐之說曰：「不遜者、

即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遜」也。古毛詩當作「報我不遜」，孫炎曰：「遜、古述字。」毛傳曰：「述、循也。」即釋詁之「遜、循也。」不蹟者，即小雅水篇之「念彼不蹟」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不徹者，即十月之「天命不徹」也。傳曰：「徹、道也。」不遜、不蹟、不徹、並見於詩，故爾雅統釋之曰「不道也。」毛公傳義、悉本爾雅、今本爾雅不遜不蹟下、衍一「也」字、遂失其指。「王氏又云：「陳說是也、詩「報我不述」、釋文「本又作術」、術與遜通、故爾雅曰：「不遜、不道也。」鄭注樂記云：「術、道也、楚辭天問「昏微遠迹」、王注曰：「迹、道也、」迹與蹟同、故爾雅曰：「不蹟、不道也。」」此皆以爾雅九字爲一句、其說不可易矣。

勿念、勿愾也。

鄭注云：「勿念、念也。」邵引大雅文王「無念爾祖」、傳云：「無念、念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無念、無愾也。」案經傳釋詞云：「勿、語助也。詩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勿罔、罔也、言弗問而察之、則

下民欺罔其上矣。僖十五年左傳曰：「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勿從、從也、言雖從史蘇之言、亦無益也。」然則勿念爲念者、以勿爲語助詞故也。無念之爲念、與勿念同、孟康注漢書貨殖傳云：「無、發聲助也。」王氏云：「詩抑曰：『無競維人、』執競曰：『無競維烈、』傳或曰：『無競、競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盪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注曰：『母孳、甯也；』以上皆發聲。」玉篇云：「不、詞也；」故經傳中如不、如丕、多爲語助。如書西伯戡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有、有也；逸周書大匡篇曰：「二三子不尙助不穀、」孔注云：「不尙、尙也；」孟子公孫丑篇曰：「雖禍寬博、吾不憚焉、」不憚、憚也；此不之爲助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丕顯休命、顯休命也；昭三年左傳云：「昧且丕顯、」丕顯、顯也；人皆知丕訓大、而未知古丕不通用、故丕亦爲語詞也。

夔、諛、忘也。

說文艸部云：「蠶、令人忘憂之艸也；从艸、蠶聲；詩曰：『安得蠶艸。』

『蕤、或从煖。萱、或从宣。』今衛風伯兮云：『焉得諛草、』毛傳「諛草令人忘憂、」然則許所引者、蓋三家詩也。淇澳「終不可諛兮、」傳用爾雅釋之。考樂云：『永矢弗諛、』箋同；是諛者、忘也。蕤者、蕤之省文、諛者、蕤之假借。段云：『蕤本忘憂之草、引伸之、凡忘皆曰蕤；作諛、假借也。』每有、雖也。

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此小雅常棣文。邵引莊子庚桑楚云：「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云：「每、雖也；」郝引小雅皇皇者華「每懷靡及、」傳云：「每、雖。」王引之引陳奐云：「爾雅訓每爲雖、非訓有爲雖也、每下不得有有字、蓋因注而衍。皇皇者華傳云：『每、雖、』即本爾雅。」王又云：「陳說是也。唯相臺岳氏本無有字、校勘記云：『無有字者爲是。』玉篇廣韻並云：『每、雖也、』是其證。」如陳阮王諸說、是爾雅有字、爲後人誤增。

饋、酒食也。

鄭注云：「猶今云饅饅、皆一語而兼通。」釋文引字林云：「饅、熟食也；」士虞禮注云：「炊黍稷曰饅；」然說文云：「饅、酒食也、」邇風七月箋、小雅天保傳、竝同；仍以爾雅爲正。小雅甫田云：「田峻至喜、」箋云：「喜讀爲饅；」爾雅釋文云：「饅、舍人本作喜、」此假借字。舞號、零也。

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零者何、旱祭也。」說文雨部云：「零、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疋聲。零、零或从羽、零舞羽也。」舞號者、周禮樂師有羽舞、此即許說所本；月令鄭注云：「零、吁嗟求雨之祭也。」公羊桓五年傳注云：「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零、故謂之零；」吁嗟也、呼也、所謂舞號也。

暨、及也。

本作「暨、不及也、」郝引文選赭馬白馬賦注及文賦注引爾雅、竝云：「暨、及也、」即引本節之文、故據之以刪不字。王引之云：「傳注皆訓暨爲及、

、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蠢、不遜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也；』是皆轉相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於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郭注云：『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郭所據者、公羊傳而已；但使公羊之義明、郭之說破、則爾雅不字之爲衍文、可瞭然矣。晉案公羊隱元年經云：『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云：『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曰『會、及、暨、皆與也、』則及、暨、同義、暨、亦及也。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者、言經書及者、出於魯之意；書暨者、非魯之意、不得已而及也。傳意甚易明、不必強爲之解。是故公羊昭七年經云、『暨齊平、』暨齊平者、及齊平也、書暨者、必爲魯所不欲、不得已而與之平也。如郭說、則『暨齊平』者、是不及平矣、此又不待藻辨、而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更以穀梁傳證之、隱元年傳云：『及者何、

內爲志焉爾、內爲志者、即公羊所云「及、我欲之也。」昭七年傳云：「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既云「以外及內曰暨、」則暨爲及、不得云不及、又彰彰矣。此王氏所以云：「加一不字、義不可通」也。

蠢、不遜也。

遜、郝謂「遜之段偯、」說文沁渚云：「遜、順也、」經典相承用遜。外雅深造云：「蠢爾蠻荆、」楚詞惜賢篇注云：「蠢蠢、無禮義貌、」是不遜也。釋詁云：「蠢、動也、」不遜、則爲妄之動矣。

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僴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邵云：「此釋衛風淇澳之詩、禮記大學引之。孔疏云：『記者引爾雅以釋之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

修。孔疏云：「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切瑳琢磨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瑳、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詩云：「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毛傳「瑟、矜莊貌。僖、寬大也。赫、

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咺、詩疏引韓詩作宣、云「顯也。」

說文心部愷下引詩作愷、愷爲本字、宣爲省文、喧、咺、皆假借也。愷慄者、禮鄭注「愷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慄也。」

詩云：「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傳云：「匪、文章貌。」釋文引韓詩匪作鄰、云「美貌、」匪鄰、皆斐之假借字。

既微且尪、胥湯爲微：腫足爲尪。

小雅巧言「既微且尪、爾雅宜本無此句。上文「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及「抑抑密密也、秩秩清也、」皆不引詩、可證。此旁注之句、後世混入正文耳。

斨者、說文「斨、斨也。斨、脰也。」釋名云：「脰、莖也、直而長、似

物莖也。」是以高誘淮南注云：「髀、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郝云：「微本脛創之名，論衡言毒篇云：『微者、疾謂之邊、』是微一名邊。」腫足爲腫者、說文「腫、脛氣足腫、腫、癰也。」釋名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然則足與脛併異名。微字書作癰、俗字。腫、鐘文癰字。

是艾是鑊、鑊、灸之也。

周南葛覃云：「是刈是漙、」此亦治爾雅者旁注之句；凡引詩者可以類推。

艾、鑊、皆本字；刈爲或體、艾、漙、皆假借字。艾、鑊、名詞也；葛覃所用、則假借爲動詞矣。說文又字之義、已見釋詁「艾、治也」節。艾爲艾艸之器。鑊、說文曰：「鑊也、」淮南說山篇注云：「無足曰鑊、」蓋鼎之屬、烹煮之器也。詩釋文引韓詩曰：「刈、取也、漙、漙也；」疏引舍人云：「是刈、刈取之、是漙、灸治之；」此訓刈、漙爲動詞也、其義甚明。陸本作「是艾

、故從之。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大雅〕生民云：「履帝武敏。」箋云：「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爾雅釋文引舍人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二說微異。爾雅釋文云：「敏、舍人本作畝。」郝謂「臧氏爾雅漢注、疑舍人是拇作畝、恐非、」其實舍人自以拇作畝、非以敏作畝也。爾雅〔名〕云：「畝與母通、尚書序『異畝同穎、』史記魯世家作異母；」晉按易臧釋文、解釋文並云：「拇、苟作母；」是拇通母、母又通畝、故舍人以畝釋拇也。

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張仲孝友、小雅六月文。疏引李巡云：「張姓、仲字；」邵引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儀禮注引爾雅、與此同、善字下無事字。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爾雅》有客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爾雅當止有宿宿信信四字。

郝云：「宿者，久也，信者，申也。」左氏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爲

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信宿同類之稱也。

美女爲媛，美士爲彥。

美、說文作媯，云「色好也。」媛者，說文云：「美女也，人所援也；」

《鄘風》君子偕老云：「邦之媛也。」釋文引韓詩作援；疏引孫炎曰：「君子之援助；」是媛者，援也。

彥者，說文云：「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言彥疊韻，故《鄘風》羔裘「邦之

彥兮。」疏引舍人亦云：「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鄘風》北風云：「其虛其邪。」鄭箋「邪，讀如徐，言威儀虛徐寬仁者；」

疏引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是邪爲徐之假借，故爾雅作徐，詩作邪

。郝云：「虛徐，猶舒徐，」是也。

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猗嗟名兮、齊風猗嗟文。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素問云：「明堂者、鼻也；」目爲明、故目之間爲明堂。邵引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眺、喪子失名、」與爾雅齊風同；郝引玉篇引詩「猗嗟顯兮；」此借名顯爲明也。小徵蒼潤云：「字當爲矚、說文「矚、目旁薄致也、」目旁與目上得通名。」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式微式微、邶風式微文。箋云：「式、發聲也。」邵云：「孫子『微乎微、微至於無形、』猶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
之子者、是子也。

之、是、均代名詞、詩桃夭漢廣凍山白率皆言之子、各隨其人以代之而已。方言「慮、子也、湘沅間凡言是子、謂之慮；」郝云：「今膠萊間人謂慮子爲幸子、即此子之聲轉。」

徒御不驚、輦者也。

《小雅·車攻》云：「徒御不驚，」徒御義異。《黍苗》「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又云：「我徒我御，」《傳》云：「徒行者、御車者；」是輦與徒御皆異。《邵引周禮·鄉師》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河馬》注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古所謂輦、說文所謂「輓車」之義也。《郝》云：「爾雅輦專釋徒、不釋御，」是也。是以《車攻》《毛傳》、亦云：「徒、輦也。」

檀裼、肉袒也。

《鄭風·太叔于田》「檀裼暴虎，」《疏》引李巡云：「檀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此說是也；故《爾雅·鄭注》亦用其義。《詩釋文》「檀、本又作袒，」然袒亦假借字也。《說文·人部》云：「但、裼也；」又《依部》云：「裼、但也；」是許以但爲袒裼之正字矣。

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

小雅采芣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觀鄭風及秦九二，則暴虎馮河四字，乃常語也。

郝云：「搏、暴、古音相近，匡謬正俗云：『暴有薄音，』是也。」

馮者，郝云：「湖之段音，說文『湖，無舟渡河也。』」

籛籛、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鄉風新臺云：「燕婉之求，籛籛不鮮。」又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詩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詩意謂衛伋之妻、本求燕婉之人，而反得此籛籛戚施不良之人；即指求伋而反得宣公也。」

籛籛戚施者，詩傳云：「籛籛、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案晉語云：「籛籛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淮南修務訓云：「籛籛戚施、雖粉白黛綠、弗能爲美；」廣雅八疾有規孺、籛籛。是籛籛戚施、皆謂醜惡之狀、與傳義正合、詩所以與燕婉相對成文也。而爾雅以爲口柔面柔者、此蓋言其意；非

言其字義也。口柔者、論語季氏篇云：「友善柔、損矣。」卽爾雅釋文引舍人所謂「巧言」也。面柔者、郝云：「蓋喻醜惡之人、見人慙俛、有如含垢蒙羞、故曰面柔」也。然則爾雅之意、卽謂籛籛而仰者、見人輒張其口、若不勝其媚、故爲口柔；感施而俯者、見人輒匿其面、若不勝其羞、故曰面柔；此皆喻其意、非字義如此解也。廣雅疏證云：「籛籛、病也、故物之粗醜者、亦謂之籛籛、方言云：『籛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籛籛、』是也。」

夸毗、體柔也。

大雅板云：「無爲夸毗、」箋云：「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爾雅釋文引舍人曰：「卑身屈己也。」夸者、深經音義引埤蒼曰：「胛、腰骨也、」夸、卽胛骨；毗者、郝云：「臍也；」卑屈者必折腰、故舉夸毗以形容之。

婆娑、舞也。

婆、說文作𡗗、徐鉉云：「俗作婆、非是。」陳風東門之汾云：「婆娑其下、」疏引李巡云：「婆娑、盤辟舞也。」文選神女賦注云：「婆娑、猶婆娑」

也、」郝云：「嬾、猶般旋也；」浙方言云：「今謂遊戲爲頑耍、耍即嬾之譌字。嬾字作嬾、遂譌作耍；本當作嬾、亦即娑婆。」

辟、拊心也。

說文「擗、兩手擊也、」辟爲擗之反音。大記云：「徒跳扱拊心、」問喪云：「發胸擊心、」是拊心即擊心。故問喪「辟踊哭泣、」注用爾雅文；邶風柏舟傳同。辟或作擗。

矜憐、撫掩之也。

小雅鴻雁傳云：「矜、憐也。」匡名引唐君頌東海廟碑等、矜均作矜。郝云：「撫掩、當作撫掩。方言云：『撫掩、憐愛也；』又云：『亟憐、撫掩、愛也、』又云：『撫矜、憐哀也。』是亟憐、即矜憐、聲相轉。矜憐、撫掩、方言俱本爾雅。撫掩作撫掩、乃古字通借。」

緘、羔裘之縫也。

緘、說文作緘、用雅義釋之。玉篇有鞬；緘、鞬、皆緘之或體。召南羔羊

溥云：「絨、縫也；」釋文引孫炎云：「絨、縫之界域。」
殿屎、呻也。

說文口部云：「唵、唵伊、呻也；从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唵伊。』」
又云：「呀、唵伊也、从口、伊省聲。」又云：「呻、吟也。」許所引詩、沃
雅淑文、今作殿屎、與爾雅同。爾雅疏引孫炎云：「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疇、謂之帳。

說文「帳、張也。幬、櫛帳也。」釋名云：「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召南小星「抱衾與裯、」箋云：「裯、牀帳也。」是幬即帳也。幬、借作裯
；又作幬。
俯張、誑也。

說文人部云：「俯、有靡蔽也、詩曰：『雖俯予美、』」許引陳風防有鶴
渠文。毛傳云：「俯張、誑也；」雍蔽、亦誑也。爾雅注引書無逸「或無俯張
爲幻、」是郭以書義與爾雅同。段氏謂「他書或作侏張、或作鞠張、皆無正字

、以雙聲爲形容語。」

誰咎、咎也。

陳風墓門「誰昔然矣、」傳云：「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

爾雅注「誰、發語辭、」邵云：「詩言誰昔、猶檀弓云：「疇昔之夜也、」釋

詁云「疇、誰也、」其說是也。郝謂「疇誰出訓詁、各有意義、非比郝妻於

越、祇爲發聲之詞。」然經傳釋詞云：「禮記檀弓注「疇、發聲也、」宣二年

左傳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誰一聲之轉、故疇昔轉爲誰昔、」王說正

與邵同；郝說非也。說文白部云：「疇、喜也、虞書曰：「帝曰疇咨、」此

疇字與疇昔之疇乃古今字、亦發聲詞也。說文口部尙有疇字、釋見經傳釋詞。

不辰、不時也。

大雅桑柔「我辰安在、」小雅小弁「我生不辰、」辰者、時也。

凡曲者爲疇。

小雅魚麗「魚麗于疇、」傳云：「疇、曲梁也。」孔疏云：「曲、薄也。」

郝云：「曲者、薄也、以曲薄爲魚梁、故曰曲梁。」詳見釋器。
鬼之爲言歸也。

文選注引尸子云：「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列子天瑞篇云：「古者謂死人爲歸人、一故左氏昭七年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古人因以生爲寄、以死爲歸也。

邵云：「此篇所釋、始乎明、終乎幽也。」

教育學院叢書之一

爾雅學

下冊

陳晉著

楊蘭階題

爾雅學

釋親第四

左傳「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此以父兄子弟爲親也、周禮「議親之辟」、「賈疏以族屬及外親之有服制者當之、此以異姓爲親也、說文云：「親、至也」、「釋文引滄頡篇云：「親、愛也。」爾雅以同姓異姓之相近者、恩愛無不篤至、故於宗族母黨妻黨婚姻之屬、皆稱爲親。

第一章 宗族

人類之有羣性、與生俱來者也。由漫漶之生活、進而爲有統系之團結、而後有家庭。其始由母之血緣相傳、其家庭爲母系制。傳之既久、而由父之血統相傳、其家庭乃爲父系制。埃及至紀元前第三世、如訴訟人對法官、不稱父某而稱某母之子、即爲用母系制度之證。章氏云：「中國雖雅化、古者母系未廢。契之子姓、自亥訖名；禹之似姓、自翬以名；亦猶草昧之緒風也。夏后興、



母系始絕、往往以官字諡邑爲氏；而因生賜姓者寡。自是女子稱姓、男子稱氏。
此中國之有母系制也。自母系廢而父系立、而後父子相承、父爲獨尊、財產之權、亦由父司之。中外家庭成立之經過、靡不若是。惟由父系之家庭、進前爲有情誼有組織之宗族制度、則爲吾國所獨有。章氏謂「三代代起、宗法立長、萌芽夏商間、達周始定」者、此之謂也。

所謂宗族者何說乎。詩毛傳云：「宗、尊也。」說文「族、束之族族也、」段注云：「族族、聚貌、毛傳云：『五十矢爲一束；』引伸之爲凡族類之稱。」白虎通云：「族者何、聚也、聚也。」此宗族之字義也。

禮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者、古諸侯之子、承國祚者爲適子；適子之弟、不論正庶、皆稱別子、以其別於適子也。繼別者、謂別子之適子、繼別子之後者也。繼禰者、禰謂別子之庶子、（兼適子之母弟言、）不繼別子之後者、其子廟祀而繼之、謂之繼禰也。別子爲祖者、謂別子之後世、以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謂繼別之適子、爲庶子之所尊

稱之爲宗、所謂大宗也。繼嗣爲小宗者、繼嗣之適子、爲其庶弟所宗、而稱爲小宗也。其餘可推類而得之。經每言九族、眾說不一。鄭康成則主同姓說、九族以外、凡一姓相傳、皆爲族人。宗族之制度、夫略如此。

《禮自珍有農宗篇》、謂「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天下之天分、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率神其說於天。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古者、禮不下庶人、《禮氏之說頗新、並有至理、故附見於此。

父爲考、母爲妣。

此言父母有異稱也。父者、《說文》云：「巨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舉杖、取年老意、父下袞袞云：「老也。」父袞二字聯舉、可證。母、《說文》：「養也、从女、象翼子形。」父訓巨、母訓牧、皆以聲韻爲訓。《釋詁》云：「考、成也、」《左傳》「考仲子之宮、」考、亦成也。《廣雅》云：「妣、母也、」《曲禮》鄭注云：「考、成也、言德行之成；妣之言媼也、媼於考也。」郭注歷引諸書、

證明考妣二字、非死後之稱。曲禮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說文亦云：「妣、歿母；」是漢世已分別稱之。今人父母既亾、通稱考妣、殆沿用漢俗乎。

今人稱父母、每隨俗而異、然亦各有所本。新方言云：「廣雅『爸、爹、父也、』今通謂父爲爸。古無輕唇、魚模轉麻、故父爲爸、或謂之爹。」山西呼父即呼爸、但有讀爲去聲者、蓋依廣韻四十禡陟駕切之音也。長江以北、呼父每呼爹、音陟邪切。章氏又云：「山西汾州謂母爲姐、說文『蜀人謂母爲姐、淮南謂之社。』尋淮南說山訓云：『社何愛速死、』高誘注『江淮謂母爲社、』然則呼母爲社、即與姐同。」案忻縣康基田合河方言云：「今太原附近、亦有呼母爲姐者、」是不獨汾人爲然。王念孫廣雅疏證、於釋親篇母之稱呼下、補媽字、釋之曰：「玉篇云：『媽、莫補切、母也、』」今考南北呼母爲媽者頗多、但誤讀爲平聲。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

禮王父之妻、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此自父母以上、推言三代之稱謂也。說文「皇、大也」、「祖父稱王父者、祖父大於父、稱王父、大之也、故王父亦稱太父。祭法有皇祖考之稱、皆尊大之義。王母同。祖、說文「始廟也」、「此祖之本義；釋詁「祖、始也」、「此引伸義；緒言謂爾雅發明假借、此類是也。父之考爲祖者、謂祖爲父之所始也。曾、說文「益也」、「即增字之義。釋名云：「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言曾祖之尊太、視王父有加、故稱曾祖王父。高、說文「崇也」、「曾祖之考、視曾祖之尊大、又有加矣、稱高祖王父、崇之也。由父母以上、仍用父母字者、邵氏云：「以親由父母起、故還從父母稱之也。今世簡稱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媼、說文云：「母老僂」、「廣雅「媼、媼、母也。今人多稱祖母爲媼媼；新方言云：「山西平陽呼祖母曰媼。」

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此言父之伯父叔父及兄弟之稱謂也。從祖祖父母之稱、喪服經同。賈疏云：「從祖祖父、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言從祖而別也。」舅、釋文云：「本亦作昆」、「說文」周人謂兄曰舅、「阮元云：「昆者、同音假借字；舅者、俗字、變作舅、直以昆字上半、舅字下半、合成一字。」阮氏蓋以舅爲本字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段云：「父子相繼曰世、引伸之義。曳長之、謂末筆也；末筆曳長、即爲十二篇之「」、从反尸、亦是引伸之義。世合卅卍會意。」然則本篇稱世父、經典稱世子者、皆取父子相承之意也。叔、說文訓拾、段云：「釋名『叔、少也、』於其雙聲疊韻假借之。」此即緒言所謂聲音假借之類也。釋名「父之兄曰世父、又曰伯父、父之弟曰仲父、仲父之弟曰叔父、叔父之弟曰季父。」郝氏謂「爾雅不言仲父季父者、略之；」晉謂不然。爾雅之意、蓋謂長於父者均爲世父；少於父者均爲叔父耳。今人於父之昆弟、稱伯父叔父。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

此言兄弟姊妹及姑之稱謂也。《說文》：「兄、長也。」《段》云：「古長、不分明。上。長短、滋長、長幼、皆無二義。《小雅》：『兄也永歎、』《傳》曰：『兄、茲也、』《大雅》《傳》云：『兄、滋也、』《茲》益乃兄之本義。《矢部》《駘》下云：『兄、詞也、』謂加益之詞；《國語》韋昭注云：『沉、益也；』皆兄訓益之證。引伸之、則爾雅曰：『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先生之年、自多於後生者、故以兄名之；猶弟本義爲韋束之次弟、以之名男子後生者也。」兄爲名詞、沉駘均轉接詞；如《段》言、則皆爲增長之義。先生爲兄、取其年齒之長大、後生爲弟、取其次弟而生之義也。

又考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段》氏云：「兄、今音許聲切、古韻讀如荒、轉爲去聲、今人呼兄爲沉老、乃古語也。」章氏亦云：「兄況古韻同、朱駿聲說『杭州呼兄爲阿沉、亦曰沉老；』徽州黟縣稱兄爲沉漢。」各方稱謂雖略殊、而古之兄況、音義俱同、蓋至今日猶可考見矣。章氏又云：「羌人殺首子、越東有輦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

之宜弟。（墨子）何者、婦初來也、疑挾他姓遺腹子以至、故生子則棄長而畜穉。（姜嫄先生后稷、棄之、齒堯學何以不見棄、蓋姜嫄行其國俗、姜、即羌也。）至今蒙古猶然、名少子則增言幹亦斤、幹赤斤、譯言竈、謂其世守父竈。然則先生者爲兄爲姊、其成於父系家庭制度鞏固之日乎。

姑者、舍人云：「姑之言古；」白虎通云：「姑者、故也；」皆謂尊老之人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見左傳；「梁之節姑姑、入火而救其子、」見於列女傳；是古人於父之姊妹、有姑姑姊妹之稱矣。爾雅但云姑、今人亦稱爲姑。郝氏云：「今人省文、故單稱姑；爾雅不言者、亦略之也。」

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

此言從父族父及遠近昆弟之稱謂也。父之從父昆弟者、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馬融云：「從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郝氏云：「是即父之世父叔父之子、當爲從父；而言從祖父者、言從祖而別、亦猶

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之例。晉時亦稱從伯從叔。此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之義也。喪服「從祖昆弟、」鄭注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賈疏云：「從祖父之子。」通典引馬融云：「謂曾祖孫、於己爲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陳銓云：「從祖之子、同出曾祖也。」父之從祖昆弟者、緦麻三月章云：「族父母、」賈疏云：「族父者、己之父從祖昆弟也。」依爾雅例、本節族父、應云族祖父、但云族父者、是省稱。此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之義也。族昆弟者、喪服賈疏云：「己之三從兄弟也。」親同姓者、郭云：「同姓之親無服屬。」從父昆弟者、郭云：「從父而別、」喪服大功傳鄭注云：「世父叔父之子、」是也。

從祖父母、今稱堂伯叔父母。族父母、後世稱族伯叔父母、今稱從堂伯叔父母。族昆弟、後世稱族兄弟、今稱三從堂兄弟。從父昆弟、今稱堂兄弟。堂兄弟者、凡同祖之親曰堂、從父昆弟、是兄弟之同祖者、此爲同堂兄弟。六朝人猶稱同堂；至唐時乃省稱堂、舊唐書「中宗以堂兄千里爲成紀郡王、」是其

事。凡稱堂者義皆同。

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晁孫；晁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

此言子孫之稱謂也。子、說文云：「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人目爲稱、象形。」段云：「子本陽氣動萬物滋之稱；萬物莫靈於人、故用段借以爲人之稱。」孫、說文「子之子曰孫、從系子、系、續也。」曾孫者、涓頌「曾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此與曾祖之曾、取增益義相同。玄孫者、郭注云：「玄者、言親屬微昧、」說文云：「玄、幽遠也、」此爲郭氏所本。來孫者、郭云：「言有往來之親。」晁孫者、釋名「昆、貫也、以禮貫連之、」說詳後。仍孫者、郭注云：「仍亦重也。」仍孫亦稱耳孫、漢書顏師古注云：「仍、耳、聲相近、」是。雲孫者、釋名「言去已遠、如浮雲。」孫之稱雖分晰言之、然如孫也、曾孫也、昆孫也、亦用於孫之通稱。昆孫見於左傳、孫星衍謂末三句、後人所增、恐未必然。

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

此言姑之稱謂有別也。王姑者、從王父而得之尊稱、即父之姑；爲歸孫者稱爲王姑。今稱祖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從曾祖高祖而得之尊稱。今稱曾祖姑高祖姑。從祖姑者、言從祖而別也；亦可稱從姑。今稱堂姑。族祖姑者、言從族祖而別也；以前族父之稱推之、亦可徑稱爲族姑。今稱從堂姑。

父之從父舅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舅弟之母、爲族祖王母。

此殆言族祖父族祖母之稱謂也。下句父之從祖昆弟之母、即族父之母；稱族祖王母者、從族祖而得之尊稱也。上句「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與前之「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句、實相重；「從祖王母、」與「從祖祖母」之稱何異、似無庸再舉。族祖王母、見於下句；而族祖王父、不見本篇。俞樾說經、雖有舉此以見彼之例、但如世父世母、族曾王父、族曾王母等、或散見、或連稱、要皆有兩人稱謂。是就本章成例察之、不應獨缺族祖王父、而

以族祖王母概之也。竊疑上句殆有錯誤，當作「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與下句對舉成文。果如此作，既無駢拇、亦無缺稱；博考證實、俟之知者。族祖王父、族祖王母、亦稱族祖父、族祖母。今稱堂伯叔祖父母。

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此言伯母叔母之稱謂也。世母叔母、喪服傳同。今稱世母爲伯母、已見於雜記；古既有伯母之稱、則世父之稱伯父、自古已然。案觀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伯父叔父之稱、必先行於家庭、而後天子用於同姓之臣。涇陽稱「我送舅氏、」而左傳王謂管仲、亦曰：「舅氏、余嘉乃勳。」以此知異姓稱謂、亦如此也。叔母、今人多稱爲嬭母、新方言云：「叔審雙聲、故通語謂叔母爲嬭；此雖鄙言俗字、然音不相越也。」

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

此言從昆族母之稱謂也。上云「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故其妻爲從祖

母；言自祖而別也。亦稱從母。上云：「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即族祖父；故其妻爲族祖母、言自族祖而別也。亦可稱族母。

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

此言族曾祖父母之稱謂也。喪服「族曾祖父、」鄭注云：「曾祖昆弟之親、」賈疏云：「己之曾祖親兄弟。」邵氏云：「族曾王父、高祖之子、己之從曾祖。」今稱曾伯叔祖父母。

父之妾爲庶母。

此言庶母之稱謂也。妾、釋名云：「接也。」庶、郝氏云：「眾也；庶母、猶言諸母。」新方言云：「漢書文帝紀：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今之謂妾曰姬娘、音正如怡、世皆誤作姨、姨諸妻之姊妹、非姬妾字也。」

祖、王父也。舅、兄也。

此就上文稱謂復釋之。舅字義已見前。俞樾亦云：「此篇舅字凡十六見、

釋文「本亦作昆、」疑唐初瀚濞、凡舅弟、孫字、皆作昆、實古本也。惟昆孫、昆弟、字同而義異。昆弟之昆、麴之假字。昆孫之昆、疑當讀爲貫、昆貫一聲之轉；說文「琨、或作瓊、」是其證。此篇舅字、皆改作昆、則古字古義俱得矣。」其說與阮氏略同。

第二章 母黨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

郭注云：「異姓、故言外。」今稱外祖父母、外曾祖父母。

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舅弟爲從舅。

舅、亦稱舅氏。詩疏引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母之從父昆弟、郝氏云：「開元禮謂之堂舅。」今稱舅爲舅父、稱舅之妻爲舅母、其來已久。史記孝文紀云：「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晉書「武帝楊后母早卒、依舅家、舅母仁愛親乳之；」皆合稱所本。

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舅弟；其女子子從母姊妹。

母之姊妹稱從母、喪服篇同。義疏云：「從母者、言從母而得尊稱也。」

從母昆弟、從母姊妹、義疏云：「以從母有母名、故子亦有昆弟姊妹之稱也。」

「從母、周時已稱姨母、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注云：「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使其時從母不稱姨母、則從母之子、安得稱姨子乎。蓋姨之稱、爾雅所本有、非起於後世。下章云：「妻之姊妹爲姨、」是父與母之姊妹、稱爲姨也明矣。父謂之爲姨者、子謂之姨母、理固宜然；此即郝氏所謂：「緣父呼姨、故子呼曰姨母」者也。晉時蔡謨徐邈等議禮、有姨兄弟姨姊妹之稱、非無本也。

第三章 妻黨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婦稱夫之父母曰舅曰姑；夫婦敵體、故稱婦之父母、亦曰舅姑、加外字、所以別之也。

妻之父、漢時亦稱婦公、後漢第五倫傳云：「光武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翁婦公、有之耶、」是其事。漸方言云：「方言『南楚瀑淮之間、謂婦妣曰母娣、稱婦考曰父娣、』娣、可讀陟駕切。今人稱丈人丈母、名實乖謬、其言丈、本是音譌。山西稱婦考曰娣人、婦妣曰娣母、音正作陟駕切、里巷殊言、猶存古訓。」如所考是山西娣人娣母之稱、實爲古音古義。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

本篇下文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九字、疑爾雅原本、列在本節「姑之子爲甥」四句之前。以彼一句發其凡、以此句舉其事、經文乃明。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者、猶云「凡稱其人爲舅者、則其人即稱之爲甥也。」是以姑之子、苟謂其人爲舅、則其人即謂爲甥矣；舅之子、苟謂其人爲舅、則其人即謂爲甥矣；妻之昆弟、苟謂其人爲舅、則其人即謂妻之昆弟爲甥矣；姊妹之夫、苟謂其人爲舅、則其人即謂姊妹之夫爲甥矣。經文殆如此解、以先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句在前、故連稱四事、得省詞以說之。即

段玉裁所云：「爾雅立文如此。從其便」者也。

以上係合五句爲一節、以揭經文之大意也。今更詳言其義、所謂「姑之子」者、外兄弟也；「舅之子」者、內兄弟也。（本儀禮鄭注）姑之子、謂其母之兄弟爲舅、則其母之兄弟得而甥之也；（即段氏所謂姑之子、吾父母得而甥之、）舅之子、謂其母之兄弟爲舅、則其母之兄弟得而甥之也。所謂「妻之昆弟」者、婚兄弟也；「姊妹之夫」者、姻兄弟也。（本邵氏正義）妻之昆弟、謂其妻之父爲舅、則其妻之父得而甥之也；姊妹之夫、謂其妻之父爲舅、則其妻之父得而甥之也。（即段氏所謂姊妹之夫、吾父母得而甥之、）前二句之甥、母黨之甥也、後二句之甥、妻黨之甥也。經文依其類而列之、其秩序釐然不紊如此。然使四句獨成一節、則不可通矣。

經典向有省文之句、試舉例以證之：如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下二句、主詞賓詞皆無、但有說明詞、比年三年、則副詞也。其句法必云：「比年、諸侯一小聘於天子；三年、諸侯一大聘於天子」

、始爲完句、乃因諸侯天子字、已見於上句、故皆省去不用。爾雅之「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句、與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句正同、乃「姑之子」四句之前提也。雜記云：「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即「君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夫人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小君不祿」也。然使無上句、則下句「夫人曰寡小君不祿、」豈非已死之夫人、自稱曰寡小君不祿乎、不詞甚矣；此明明爲「夫人」二字之下、省去上文「計於他國之君」六字也。觀雜記之下句、即知爾雅「姑之子爲甥」四句、乃承上文而省言之句矣。俞氏古書疑義舉例、有「簡冊錯亂例」；「苟有錯簡、必不附會從同也。」

本節郭注云：「四人體敵、更相爲甥、」邵氏但云：「未聞、」郝云：「古來有此稱、」然亦祇據釋名及郭注爲證耳。惟段玉裁云：「是四者皆舅吾父者也、尊卑異等、其立文如此者、從其便也。自來不得其解、則謂平等相甥、吾姊妹之夫、吾父既甥之矣、吾又呼之爲甥、豈正名之義乎。釋名『妻之昆弟

曰外甥」一條、最爲無理。」是段氏不以敵體爲甥也。晉謂敵體之不得爲甥、不必求其義於甥、可求其義於舅；蓋舅之稱既定、則甥之稱亦定矣。考爾雅本篇母黨章云：「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妻黨章云：「妻之父爲外舅。」婚姻章云：「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以上稱舅者凡七、皆爲尊長之稱、非敵體也。夫舅既爲尊稱、則甥之爲卑稱、自不待言。是以爾雅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者、此不啻云、加我以尊稱者、我報之以卑稱耳。是依爾雅稱舅之義、以釋爾雅之稱甥、知甥非敵體之稱、必無疑義、此段氏所以不從劉郭之說也。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姨者、妻之姊妹各嫁一夫者之稱也。謂之姨者何、姨言之夷也、平也、言妻之姊妹同等也。說文夷訓平、詩節南山召旻傳均同。僕、說文云：「行平易也、」僕、从夷得聲、訓平易；姨從女、夷聲、此諸聲兼會意字、亦訓平；其義一也。詩碩人云：「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刑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詩以衛之莊姜爲邢侯之姨、則所謂姨者、非妻之姊妹同嫁一門可知也。
左傳云：「蔡哀侯取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傳以息嬀爲蔡侯之姨、其非同嫁一門又可知矣。是以經證經、可以知爾雅之姨、必爲妻之姊妹各嫁一夫者之稱也。」

本文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下文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郭於下文注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彼注是矣。但於此節云：「謂俱已嫁、」其詞不明、均之同出二字、同字異訓、亦非也。昔人以本節之姨、與下文妯娌之稱無異、此說大誤。凡古之與妻同嫁者、非妹則姪、不聞有姊、俞樾知其不可通、乃云：「因妹而連言姊、」亦未是、其說見下文女子同出節。竊謂本節同出二字、必係衍文；爾雅原本、應作「妻之姊妹爲姨。」何以證之、頤人傳云：「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毛之釋詩、皆用雅訓、而姊妹句即無同出二字。不特此也；杜預左傳注云：「妻之姊妹曰姨；」釋名亦同。此皆足明爾雅「同出」二字、爲衍文之證。前引新

方言云：「媯爲妻之姊妹、非姬妾字、」是章氏亦不取共事一夫爲媯之說也。

說文云：「妻之女弟同出爲媯、」此語亦必有誤。何也、爾雅本篇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古稱也、故段本說文直用其文；而各本則作「姪、兄之女也、」此必非許語。又姪姊之姊、段本作同夫之女弟、是也；而大徐本作女弟、小徐本作夫之女弟、又豈許語乎。又妹字下、小徐竟作「夫之女弟也、」其乖謬不益甚乎。據此三字、知說文女部之字、其不足信者夥矣。竊疑說文媯字下之同出二字、亦係衍文。何也、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吾妻之媯也、」注云：「妻之女弟爲媯、」與說文詞同、而獨無「同出」二字、可爲確證。蓋昔人治爾雅、必有以爲本節之媯、與下文女子同出一節之媯、無異義者、故於本節加同出二字。而治說文者不審、又沿襲爾雅之誤而加之。此同出二字之所由衍也。

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

私者、上節下引頌人云：「譚公維私、」釋名亦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

、言兩夫開有恩私也。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出者、釋名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左氏成十三年傳云：「康公、我之自出。」謂秦之康公、爲我君姊妹之所生也。何休以出爲外孫、實誤。

姪、說文云：「从女、至聲。」段云：「从至者、謂雖適人、而於母家情繫、形聲中有會意。」昆弟之子、實不專指女言；邵郝二氏據喪服左傳考之、皆兼兄弟之男子女子言之。公羊傳云：「二國往媵、以姪娣從、」義與此不相悖也。今人稱兄弟之子皆稱姪、顏氏家訓云：「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爲姪、」是南北朝時已有此稱。禮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朱熹云：「兄弟之子稱從子。」

離孫者、釋名云：「言遠離已也。」郝氏云：「離孫亦曰彌甥、左傳云：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彌、遠也。』又謂之從孫甥、哀二十五年傳云：『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注『姊妹之孫謂從孫甥。』疏云：『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今人省略從孫甥、直曰孫甥。』

歸孫者、釋名云：『婦人謂嫁者曰歸。』郝氏云：『鄭駁五經異義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歸有二義、以服制推之。鄭義爲長。』

女子之子、喪服亦稱外孫。春秋僖五年云：『杞伯姬來朝其子。』何注云：『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稱外者、郝氏曰：『與外舅外姑義同。』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媯、後生爲娣。

此言女子同事一夫者之稱謂也。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是出謂同嫁也。媯、兼遠近之姪與妹言之、詩『諸娣從之。』公羊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媯之、以姪媯從；娣者何、弟也。』是也。媯者、嚴元照云：『說文無媯字、當作以。說文『偁、象也、从人、目聲。』隸變、移人

傍於右、娣姒謂長姒曰姒、釋名曰：「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說文所云象者、法象之謂也、後來以字代目、而別造似字代以、似即俗以字也。娣者、說文云：「同夫之女弟、」（依段本）是娣取義於弟也。凡女子同出者、渾言之皆稱娣、上所引詩語、是也、析言之則長者以姒、少者爲娣、爾雅所言、是也。至適妻所稱則異是、湯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釋名云：「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是女君爲妻之稱。

凡女子同事一夫者、有妹而無娣、故上文云：「妻之娣妹同來爲媵、」實不可通。然則說文云：「妻之女弟同出爲媵、」得其義矣、不知同出者不獨女弟也、尙有姪焉、何得但云「女弟。」俞氏知爾雅上文娣妹字、於事不符、乃云「因妹而連言娣、」經文雖有此例、然舍同出之姪不言、而反言不同出之娣、爾雅爲正名之書、治絲而棼、恐不然也。是以欲舉同出之人、非如本節所云：「女子同出」不可。爾雅稱娣妹同出、固非；說文稱女弟同出、亦必有誤耳。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

嫂、唐石經亦如此作。說文云：「嫂、兄妻也。」稱嫂者、禮喪服鄭注云「嫂、猶妻也；妻、老人之稱也。」婦、本子婦之稱。鄭注云：「猶今言新婦是也。」則晉時稱弟之妻爲新婦矣。蓋兄長於己、故稱其妻曰嫂、嫂者尊稱也；弟少於己、故稱其妻曰婦、婦者卑稱也。古之爲嫂者、亦用新婦之稱。晉書謝道韞曰：「新婦欲與小郎解圍；」世說稱王夷甫妻郭氏曰：「昔夫人以小郎屬新婦、」此並非本稱、乃謙稱也。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少婦爲稚婦娣婦、長婦爲姒婦者、郝氏云：「稚者、幼禾也、稚婦名以此。然則幼者爲稚婦、長者當爲種婦、故釋名云：『青徐人謂長婦曰種、長禾苗、先生者曰種、取名於此也。』是種稚對言、此稚長對言者、互相明也。娣姒加婦者、別於女子同出之稱也。喪服『娣姒婦、』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知娣是弟、姒是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

。』此稱媯婦、娣婦、稚婦之義也。

其少長之辨、屬於夫、不屬於婦。成十一年左傳正義、以爲止言婦之長稚、不計夫之大小。儀禮賈疏、與胤疏同；釋名又以來夫家之先後言；皆非也。邵氏正義云：「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媯耳、不知古之稱娣媯者、猶今人稱妯娌、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稱兄妻亦曰妯娌、蓋析言之、則兄妻爲媯、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媯；急言之、則但稱爲媯。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幼、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孔氏謂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邵說如此、俞樾亦云：「遷子明鬼篇曰：『若然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媯也、』以父母兄媯對言、則媯爲兄妻明矣。下文云：『長婦爲嫡婦、眾婦爲庶婦、』是長婦以夫之長幼言、經有明文、豈得曲爲之說乎。是故娣媯、猶婚姻也、下文『婿之父爲媯、婦之父爲婚、』此析言之；又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此合而言之也。左傳『江、黃、道、柏、皆媯姻、』『公有姻喪、』『王有姻喪、』諸言姻者、豈必皆婿氏乎、則當時已通

稱姻矣。今世相沿婿與婦家、並以姻稱、無以婚稱者。得俞氏之塙證、則邵說益不可易矣。

邵所言妯娌、亦作築娌、方言曰：「築娌、匹也。」媼婦媼、古又稱先後、見史記漢書、其字本讀去聲。浙方言云：「今山西太原以南、兄弟婦稱先後。」

第四章 婚姻

婚姻字單稱者、如詩「宴爾新婚」、及前章俞氏所引左傳文皆是。小雅「婚姻之故」、左傳「修婚姻」、則二字並舉。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

舅姑之義已見前。稱舅姑冠以君字者、尊之之詞也。士婚禮云：「敢奠嘉菜於皇舅某氏、敬告於皇姑某氏。」鄭注云：「皇、君也、」是稱君姑者、猶皇姑之稱皇、存歿異詞而已。先姑之稱、見於魯語。魯語又云：「吾聞之先子

、律注云：「先子、先舅。」孟子云：「吾先子之所畏。」注又以爲祖父之稱。

說文云：「姑、夫母也、威姑也、漢律曰：「婦告威姑、」君與威古聲相近。

庶母稱少姑者、與姑有別也。

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女妹。

俞樾云：「此本作夫之兄爲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叔。女妹爲女叔之誤、邵氏阮氏已具倫之、惟兄公之兄爲衍文、則未有見及者、釋名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此即本爾雅之文而釋其義。禮奔喪篇正義引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此亦可證古本爾雅之無兄字。」禮奔喪篇注、有兄公之語、俞氏以爲漢世俗稱。漢俗謂舅曰章曰公、謂夫之兄曰兄章曰兄公、皆見釋名。俞氏云：「因舅有此稱、故於夫兄之正稱、轉加兄字以別於舅也。」如俞說、則爾雅之兄公、衍一兄

字無疑。女叔所以誤爲女妹者，郝氏云：「叔字俗書作叔，或變作婦，與草書妹字形近，因而致譌。」

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眾婦爲庶婦。

白虎通云：「嫡，正也。庶，眾也。」內則謂之家婦介婦。說文之嫡，非嫡庶義，嫡庶字古作適。今人通稱子婦爲媳婦，戰國策云：「老臣賤息，舒祺最少，」是子爲息。息婦者，子婦也，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所云，則宋時已有此稱，但書作媳，即誤。

女子子之夫爲壻。

夫，說文云：「丈夫也，从大，一，目象夫。」古二十而冠，冠而後死；許訓夫爲丈夫者，意謂成年有德慧之人。規字从夫見，段云：「會意，丈夫所見也。」公甫文伯之母云：「女智莫如婦，男智莫如夫，」此可以見夫之真義焉。壻，說文云：「夫也，从士，胥。」徐鍇云：「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壻爲有才智之士，故古人稱壻亦曰倩，方言云：「東齊之閒，壻謂之倩。」

、」是也。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

白虎通云：「婚姻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鄮

注士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此婚姻分稱之義。

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

此節兄弟、與宗族對舉、所謂兄弟者、婚姻之謂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

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鄮注「兄弟、婚姻嫁娶也。」禮記「壻之伯父、致

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言不得嗣爲婚姻也。此皆稱

婚姻爲兄弟之證。考古之平輩稱謂、若析言之、則同姓稱昆弟、異姓稱兄弟。

渾言之、則同姓有時亦稱兄弟、異姓有時亦稱昆弟。兄弟字、又有時婚姻之用

。以上諸義、臧庸解釋最詳。

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婿父爲姻、婦父爲婚、前已言之、今又言婚姻者、蓋謂婚姻字、可以分稱

、亦可連舉爲兩家之通稱也。

今世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親家。分言之、則男爲親家翁、亦曰親翁、女曰親家母。親讀去聲。案廣韻二十一震：「親、親家、七邊切、」是去聲音。親家字之見於後漢書及攔斷者、爲戚屬之泛稱、見於唐書蕭嵩傳及盧綸詩者、與今人所用義同。盧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是漢唐之世、已有此稱、非俗語也、

兩婿相謂爲亞。

亞者、釋名云：「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郭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亦曰友婿、言相親友也。廣雅又有同門婿。

今兩婿相謂爲連襟、非俗稱、嬾真子曰：「江北人呼僚婿曰連袂、又呼連襟。」范仲淹與李公弼爲連袂、見能改齋漫錄、由來久矣。

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

前云：「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故婦黨爲婚兄弟、婿黨爲姻兄弟。

今不論婦黨婿黨及異姓親屬稍遠者、通稱爲姻。

今人有表兄弟之稱；父之姊妹之子、母之兄弟姊妹之子、稱爲表兄弟、亦稱中表兄弟。如以中表分別言之、則父之姊妹之子爲表兄弟、母之兄弟姊妹之子爲內兄弟。此即儀禮鄭注所云：「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也。」後漢書云：「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此中表所始。舊唐書「崔湜表兄周利貞、」蘇軾有上表兄弟程德嚮生日詩、此唐宋時表兄弟之稱也。有中表兄弟、故有中表姊妹、王羲之的方帖有表妹、此晉時表妹之稱也。表兄弟之子爲表姪、表姊妹之子爲表甥。舊唐書楊慎矜傳「慎矜與銜父璿、中外兄弟、銜即表姪；」（銜謂王銜）唐詩紀事「皇甫松、丞相奇章公表甥。」此表姪表甥之稱也。朱熹祭劉共父文、自稱從表弟、祭汪尙書文、自稱從表姪。蓋中表兄弟之子、相謂爲從表兄弟；如祖之姊妹之孫、祖母之兄弟姊妹之孫、皆用此稱。劉與朱爲從表兄弟之親、故朱自稱從表弟；汪與朱之父爲從表兄弟、故朱自稱從表姪。此從表兄弟從表姪之稱也。

嬪、婦也。

詩大明傳、周禮九嬪注、並用爾雅文。說文嬪婦皆訓服、太宰注云：「嬪、婦人之美稱。」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甥、說文云：「从男、生聲、」此兼會意、是以釋名云：「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此句應在妻黨章「姑之子爲甥」四句之前、說詳姑之子節下。

爾雅學釋義篇

爾雅學

釋宮第五

釋文云：「世本云：『禹作宮室。』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唯王者所居稱宮焉。」此篇所釋、釋古今宮室之名稱及其制度也。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說文宮部云：「宮、室也、从宀、躬省聲；」宀部云：「室、實也、从宀、至聲；」宮室渾言無別。

牖戶之間謂之辰。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

牖戶間者、郭注云：「窗東戶西也。」辰者、明堂泣注云：「斧辰、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詩「旣登乃依、」箋云：「公劉旣登堂、負依而立；」是辰即屏風、爲人所依立處。家、說文云：「尻也。从宀、豶省聲。」

東西牆、書顧命引爾雅作東西廂；故舍人注云：「殿東西堂、序別內外。」

「說文云：「序、東西牆也。」

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窳。

奧者、論語皇侃疏云：「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廂、廂內隱奧無事、恆尊者所居之處也。」

屋漏者、乃輕陋之假借字。釋名云：「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釋言云：「扉、廂、隱也。」故詩抑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宦者、說文內鄉云：「宦、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

窳者、說文穴部云：「窳、盲窳、窳也。」

扶謂之闕。棖謂之榦。楹謂之梁。樞謂之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扈。

闕者、說文云：「門楣也；楹、限也。」經典楹通作扶、亦作切。

棖者、郭注云：「門兩旁木；」論語皇疏云：「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

扈者、觸也、楔者、柱也。

櫨、鄭注云：「門戶上橫梁；」說文作楹。

樞者、戶所以轉動開閉之物。謂之樞者、郝云：「樞之言偃、言爲戶之所依蔽也。」落時、郝云：「戶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扃、釋文「本或作扃、同。」

堦謂之坳。牆謂之墉。

坳者、說文：「屏也；」段云：「以土爲之、高可屏蔽。」論語「反坳、所以反爵；」朔堂位「崇坳、」所以奠玉；均指此。墉、釋文「本又作度、同。」玉籥「度、置也、」即閣置之義。內則云：「大夫七十而有閣、」閣即坳、故曰：「墉謂之坳。」

鏤謂之朽、榭謂之榭、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朽者、說文沐部云：「朽、所目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榭；榭、朽也。」段云：「疑朽榭、古字；銛鏤、今字也。」金部有鏤篆、云「鏤或从木。」

樞者、郭云：「斫木橫也。」榱即虔、詩「方斲是虔」、「箋用雅義。」黝聖者、郭以「黑飾地」爲黝；「白飾牆」爲聖。

楹謂之式。在牆者謂之樞、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楨、長者謂之闕。

弋者、說文戶部云：「弋、廕也、象折木表銳者（依段作者）形、戶、象物挂之也。」說文之弋爲本字；後世皆誤爲杙。晋案此節「楹謂之式」、「必本作弋」不作杙。下文云：「雞棲於弋」、「弋即楹也」；御覽三百三十七引韓滉云：「楨、大弋也、」此即用爾雅「大者謂之楨」之義；以二語證之、知此節之必不作杙也。樞者、郭引禮記云：「不敢懸於夫之樞籬」；禮正義云：「植曰樞、橫曰籬。」臬者、非門槩、說文以爲射準的、是也。闕者、即下文「所以止扉」之闕、此門槩也。

闕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闕者、詩出其東門釋文引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榭者、書秦誓正義引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榭本作謝。

雞棲於_レ_レ爲_レ楨；鑿垣而棲爲_レ墉。

楨、郝云：「當作桀；」_レ式即楨也。墉者、詩君子于役云：「雞棲於墉。」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

植者、郭注云：「戶持鎖植也；」_レ眾經音義引_レ三蒼云：「戶旁柱曰植。」

傳者、轉也、言其可以移轉；突者、謂戶植之突立也。

杗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楹。闕謂之楹、楹謂之梁。棟謂之椽；楹直而遂謂之闕、直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楹。

梁者、凡作屋、南向、則南北之兩大木謂之梁。杗廡者、段云：「杗之言
网、廡者、中庭、架兩大梁、而後可定中庭、」故杗廡謂之梁。楹者、說文云
：「柱也。」楹、郭云：「侏儒柱；」李巡云：「梁上短柱也。」楹、一作楹。

闕者、說文門部云：「門構楹也。」闕一名杗、蒼頡篇云：「杗、屋上方

木也、」是闕者謂門柱上之方木也。楨、汪瀾云：「桱也、」桱即杆之譌；楨亦爲杆、故云闕謂之楨。窳、說文云：「楹、構楹也、」是與闕同物。唯榑、說文云：「屋桁上標也；」然則闕爲門柱上之小方木、而榑又爲闕上之小方木、與爾雅少異。

棟、說文與極篆互訓；釋名云：「棟、中也、居室之中；」此東西最高之一木也。

桴者、郝云：「桴之言浮、浮、高出在上之言也。」

楸者、說文云：「楸、椽也、椽方曰楸；椽、椽也。」（依段）段云：

楸之言棱角也；椽之言差次也。」闕交者、郝云：「別椽長短之名。椽之長而直達於檐者名闕、闕、歷也、言歷於檐前也；其短而不直達於檐者名交、交、接也、言接於棟上也。」

檐脊、釋名云：「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檣、郭云「屋栝。」

容謂之防。

郝云：「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云：『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是容與屨同、屨爲屏風、容唯小曲爲異。」

連謂之筵。

郭云：「堂樓閣邊小屋。」逸周書作維篇孔注云：「承屋曰移。」

屋上濶謂之筵。

郭云：「屋簷；」筵者、釋名云：「竿、筵也、編竹相連、迫筵也。」

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宇、屏謂之樹。

此釋朝時所在之地。兩階、東西階、郭云：「人君南鄉當階間。」

位者、郝云：「治朝外朝無庭、所謂位者必內朝。」

宇者、郭云：「人君視朝所宇立處。」金鸞云：「應門內有屏、故宇在門

屏之閒、門、即應門也。」但釋名以宇屬臣、黃元同師云：「中庭之左右謂之

位、金郝並謂無朝之位、是矣、竊謂兩階間謂之鄉、亦燕朝人君南鄉之位、若

治朝、則立于宇、是宇、指治朝言。

屏者、郭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

廟門謂之祔。正門謂之應門。觀謂之闕。

首句、各本作闕謂之門、誤。禮器正義引釋宮云：「廟門謂之祔、今據禮疏及郝說訂正。左氏襄二十四年正義引李巡云：「祔、故廟門名也。」

正門者、考「記匠人鄭注云：「正門謂之應門、爲朝門也。」戴震云：「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應門居三門之中。」

闕者、詩子衿正義引孫炎云：「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郝云：「城闕無觀、宮闕有觀。」

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閤、小闔謂之閤。衙門謂之閤。

闔者、說文云：「宮中之門也；」哀十四年正義引孫炎云：「宮中相通小門也。」

闔閤者、說文云：「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有似圭；閤、門旁戶也。」

漢書公孫宏傳「東闔、集注云：「閤者、小門也。」

術、說文作黼、云「里中道。」

門側之堂謂之塾。

郭云：「夾門堂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尊卑皆有之。夾門而立、顧命稱左右塾、士冠禮稱東西塾、因亦謂之東堂西堂、又稱內外塾。

闑謂之闑。闑謂之扉。所以止扉謂之闑。

闑者、玉藻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冠禮鄭注云：「闑、楨也。」

闑者、說文云：「門扉也。」左氏襄十七年傳云：「以枚數闑。」

闑者、郭云：「門辟旁長楸、左傳曰：『高其闑闑、』闑、長杙、即門楸也。」

甗甗謂之甗。

郭云：「甗甗也。」陳風「中唐有甗、」即此。說文云、「甗、令適也；

爾雅作甗甗、俗體。許書於未燒者名甗、已燒者稱甗、稱專。

宮中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

壺、說文口部云：「爵、宮中道。」詩巷伯傳云：「壺、廣也。」

唐者、詩防有鸛巢傳云：「堂、途也；」正義引李巡云：「唐、廟中路名

。唐訓大言；引仲爲大；故道路、階階、皆稱唐。堂途、郭云：「堂下至門徑也。」陳、取陳列意。

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

途者、釋名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路者、釋名云：「露也。」旅者、郊特牲注云：「道也；」釋詁訓旅爲陳、旅之爲途、與陳爲堂途同意。

場、說文：「祭神道也；」詩「町疃鹿場、」鹿、所踐之路也。猷、說文作遼、訓「行遼徑、」當云「行徑、」猷、通繇、釋詁「繇、道也。」由、釋詁亦訓道、行露傳同。

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

一達者、無歧出之路、故郭云：「長道。」釋名「道、蹈也。」歧者、釋名「物兩爲歧；」郝云：「猶枝也、木別生爲枝、道別生爲歧。」

L

劇旁者、郭云：「今南陽冠軍樂鄉敷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衢者、郭云：「交道四出。」凡道路四達以上、亦通謂之衢。

康者、孫炎云：「樂也。」郭引史記云：「開第康莊之衢。」

莊者、左傳「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郝云：「莊之言壯、壯、大也。」劇驂、郭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然則驂之言三也。劇、甚也。

崇期者、郭云：「四道交出。」孫炎云：「崇、多也、多道會期於此。」

達者、郭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韓詩章句云：「中衢爲九交之道、」

、」說文「衢、九達道也、从九首。達、衢或从辵。衢、高也、故从辵。」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時、玉篇引作時、時、止也、時「日止曰時、」時、亦止也。

行步者、說文「步、行也、」釋名「徐行曰步、」散文言之、俱通。

趨走奔者、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

此對言之、與爾雅義合。說文「走、趨也；奔、走也；」則散文之也。

隄謂之梁。石杠謂之橋。

梁、說文云：「水橋也。」郝云：「隄、本積土防水之名、梁亦爲隄以偃水、」故隄爲梁、此木橋也。鄭注云：「或曰、石絕水者爲梁、」此以石爲之也。僑者、說文「舉脛有渡也、」引伸之、遂以僑爲橋名。即石橋也。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四方面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

廟者、說文「廟、尊先祖貌也、」釋名「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廂、當作箱。郝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

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公食大夫禮注「箱、侯事之處。」

寢者、廟之寢也。月令鄭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孔疏云：「寢、衣冠所藏之處。」有室者、郭云：「但有大室、」邵云：「當有夾室。」

榭者、月令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宣十六年左傳「宣榭、」杜注「爲屋歇前；」孔疏「歇前者、無壁、如今廳事。」

臺、說文「觀四方而高者。」如天子靈臺、諸侯囿臺皆是。

樓、說文「重屋也、」釋名「樓言戶牖之間、諸射孔婁婁然也。」

爾雅 釋名

一四

釋宮篇終

爾雅學

釋器第六

說文木部云：「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皆物之總名。

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

豆、禮器也。說文豆部云：「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椹、木豆謂之椹、从木豆。」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

籩者、郭云：「亦禮器、」說文「竹豆也。」

登、假借字。說文豆部「筭、禮器也、从冫持肉在豆上。」郭注謂「登、即膏登」者、郝云：「今北方瓦登、獨存禮器遺象。」

盞謂之缶。甌、斝謂之甌。康瓠謂之甌。

缶者、說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誦。」陳風宛邱云：「坎其擊缶、」此缶之用也。

甗者、孫炎云：「瓦器、受斗六升、」玉篇云：「小甗也。」甗甗者、說文云：「甗、小盆也；甗、甗也；甗、甗也；甗、甗也。」

康瓠者、郭云：「瓠、壺也。」李巡云：「康瓠、大瓠」是也；但此乃瓦器。說文云：「康瓠、破甗、」郝引廣雅云：「甗、裂也、」此甗之本義。

斲斷謂之定；斲謂之鏞。斲謂之鑿。

音義云：「定、或作錠；」李云：「鋤別名。」鏞、字又作檣；郭云：「

鑿也；」字林云：「大鋤也。」是定爲鋤；鏞爲大鋤也。說文「斲斷、斲也；

又云：「檣、斲也、齊謂之鑿其。」檣、即斲斷、許渾言之耳。郝云：「定、樞藝所用、柄短；檣、立藝所用、柄長。」

斲、郭云：「古鈇鑄字。」說文「斲、利也；」釋名「鑄、插也、插地

起土也。」

緩、謂之九戩；九戩、魚罔也。緩婦之笄謂之鬻。鬻謂之油。簞謂之罩。椽謂之澆。

九罭者、豳風傳云：「九罭、纓罭、小魚之網也。」孔疏引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邵云：「言其細密、即數罭也。」

罭者、郭云：「毛詩傳曰：「罭、曲梁也。」謂以薄爲魚笱。」蔘婦之笱者、郝云：「寡婦二字、合聲爲笱；蔘婦二字、合聲爲罭；」此以音釋之。

罭者、郭云：「今之揀罭。」詩南有嘉魚傳、罭、作樸。

罭者、郭云：「捕魚籠也。」籀、說文籀或體。

蔘者、釋文云：「蔘、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芻作。泚、詩作潛字。」御

覽引舍人云：「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泚也。」

鳥罭謂之羅；兔罭謂之置、麋罭謂之罟；兔罭謂之羅；魚罭謂之罟。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

罟者、田漁所用網罟總名。羅之言離也；說文云：「以絲罟鳥也。」置、

郭云：「猶遮也。」周南「蕭蕭旆置。」罟者、旨也；郭云：「旨其頭。」羅

之言罟也、郝云：「罟其足；」字與罟異。罟者、郭云：「最大罟；」說文「

魚罟也。」

覆車、一物五名、方言以聲轉而異。孫炎云：「兩轆綱、兼綱鳥獸。」

綯謂之救。

鄭注玉藻云：「綯、履頭飾也；」注士冠禮云：「綯之言拘也、以爲行戒。」

爾雅郭注引或說、以綯爲冑名。

律謂之分。

郭云：「律管可以分氣。」郝據王紹蘭說、以爲「此與上句皆冑名。律、

率、古字通、說文「率、捕鳥畢也。」分、蓋紛之省文。」

大版謂之業。繩謂之縮。

詩靈臺有誓傳竝云：「業、大版也。」詩正義引孫炎云：「業、所以飾楹

、刻版捷業如鋸齒、」是孫注爾雅、實本於毛、以業爲樂器之飾也。

繩縮下本各有之字、實誤；詩錄正義引作「繩謂之縮；」今正。郝引汪中

知新說云：「古人謂縮爲直、禮記「古者冠纁縫、」孟子書「自反而縮、」是也

。繩所以爲直、故謂之繡。」

彝、卣、壺、器也。小壺謂之坎。

器者、宗廟之常器。彝、卣、壺、皆祭時盛酒之樽。左傳疏引孫炎云：「尊彝爲上、壺爲下、卣居中也。」小壺名坎者、郝云：「取中空爲義。」

衣衽謂之袂。黼領謂之襮。緣謂之純。袂謂之袂。衣皆謂之襟。袂謂之裾。衿謂之衿。佩衿謂之褱。執衽謂之袂；扱衽謂之褱。衣蔽前謂之襜。婦人之褱謂之縹。縹、緩也。裳削幅謂之縹。

此節釋衣裳之制。釋名「上曰衣、衣、依也；下曰裳、裳、障也。」

梳、本作流、見釋文。玉藻云：「齊如流、」鄭注「衣之齊、如水之流。」

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褕然也。」裳亦有之、深衣云：「續衽鉤邊、」即裳衽。謂之袂者、郝以爲取搖曳之意。

襮者、持揚之冰云：「素衣朱襮。」黼領、郝云：「繡刺黼文以覆領。」

純者、曲禮「父母在、冠衣不純素、」言加文采以爲緣也。

褻者、郭云：「衣開孔也；」廣韻同。說文「褻、鬼衣也。」

襟、郭云：「交領；」此用孫炎注。襟、通作衿、漢石經作衿、說文云：

「衿、交衽也、」說最明。以其爲衽與領之交、故曰交衽、亦曰交領。釋名云：

「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是也。是以方言即直云「衿謂之交

矣。郝謂：「此當云：『衣皆謂之領、』」非也、皆、洪頤煊疑爲前字之譌

、甚通。

裾者、統上文袂與襟而言之、即衣前襟也。說文「裾、衣袂也、」袂、即

抱、懷抱也；方言云：「禪衣有袂者、趙魏之間、謂之袂衣、無袂者、謂之袿

衣。」袿、戴震云：「袿、衿、古通用；」深衣注「衿、交領也、」故袿謂之

裾。

衿者、郭云：「衣小帶。」衿爲衿之借用字、說文「衿、衣系也；」漢書

應注「衿、帶也。」

襍、郭云：「佩玉之帶上屬；」玉篇「襍、佩衿也。」佩、釋名「倍也。」

楛者、詩豳傳「執衽也。」楛者、李巡云：「披衣上衽於帶。」

襜者、說文「衣蔽前。」段云：「非蔽袂；」郝以爲蔽袂、非也。

褱者、說文「蔽也；」詩陳風傳「縹、婦人之褱也、」釋名「婦人蔽膝、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是縹即褱也。詩疏引孫炎云：「褱、幌巾也、」然則結縹、即結巾也。

縹者、古制布幅廣二尺二寸、帛二尺四寸。製裳者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正裁；無辟積、則有殺、故殺幅者爲縹也。說本鄉黨圖考。

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箒。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環謂之捐。鑣謂之鑣。載轡謂之轡；轡首謂之革。

輿者、釋名云：「舉也。」鞞者、詩豳傳正義引李巡云：「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鞞。」箒者、蔽也、詩疏引李巡云：「車後戶名也。」

竹者、篋也。禦蔽皆編竹以飾車。禦、亦蔽也。

環者、詩小雅「游環魯驅、」傳「游環、鞞環；游在背上、所以禦出。」

鑷者、釋名「鑷、苞也、在菊苞斂其口也。」鑷、乃說文鑷之或體、王引之云：「說文『鑷、馬銜也、』許所見本、作鑷謂之銜、郭殆誤本。」

轡者、釋名云：「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說文「車衡載轡者、」衡、馬頭上橫木、衡上有環、以載轡、名曰轡。革者、轡首所用革、亦用銅。

餒謂之餒、會餒謂之餒。搏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糲。肉謂之敗；魚謂之餒。

餒者、說文云：「餒、會臭也；餒、飯傷溼也。」

糲者、釋文引李巡云：「糲、飯淖糜相箸也；米飯半腥半熟名糲。」邵云：「皆失低也。」論語集解孔云：「失低、失生熟之節也。」

敗者、郭云：「臭壞。」餒者、公羊傳九年何注云：「魚爛從內發。」

肉曰脫之；魚曰斲之。冰、脂也。肉謂之羹。魚謂之鮓；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羹。

脫者、內則疏引李巡云：「肉去其骨曰脫。」斲者、郭云：「謂削鱗也。」

冰、釋文云：「孫本作凝、」凝者俗體、冰者正字、見說文。冰脂分言、如莊子「肌膚若冰雪；」疊言之、如詩頌人「膚如凝脂、」是也。肉謂之羹、猶云肉羹也、郝云：「左氏隱元年傳「食舍肉、」下云：「未嘗君之羹、」然則羹即肉也。」

鮪、說文「魚脂臠也。」醢者、詩行葦疏引李巡云：「以肉作醬曰醢。」醢者、說文「有骨曰醢；」周禮醢人「朝事之豆、有虞醢。」

康謂之蠱。澱謂之塗。

蠱者、左傳云：「穀之飛爲蠱、」經義不明。說文「糴、穰也、」郝云：

「糴、古外切、與康雙聲、若依此爲訓、當言康謂之糴、便易曉。」

澱者、郭云：「滓澱也。」說文「塗、澱也、」故曰：「澱謂之塗。」

鼎絕大謂之鼐。鬲上謂之彝。附耳外謂之鉞。款足者謂之鬲。

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絲衣傳「大鼎謂之鼐。」

彝者、詩傳云：「小鼎謂之彝。」邵云：「上掩則口小、宜於食鼎。」

鈇者、郝引史記楚世家「六翼、」以翼爲鈇之聲借；六翼即六耳。

鬲者、說文「鼎屬、」史記封禪書「其空足曰鬲、」言其足中空也。

臚謂之鬻。鬻、鈇也。

滄風云：「漑之釜鬻、」傳「鬻、釜屬。」鬻亦稱鬻、稱鈇、故說文云：「臚

、鬻屬；鈇、一曰鬻鼎。」也。郭注謂「涼州呼鈇、」說本孫炎。

璫、瑞也。玉十謂之區。

瑞者、說文「以玉爲信也。」詩大東箋「佩瑞者、以瑞玉爲佩、」璫瑞聲

近、故相訓。莊十年左傳「皆賜玉五穀、」區者、五穀玉也。

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繹。

翮者、說文「羽莖也。」縛者、地官羽人注「羽、數束名也。」繹者、釋

文引埤蒼云：「大束也。」

木謂之虞。旄謂之雍。

虞者、考工記梓人注「樂器所懸、橫曰筓；直曰虞。」鐘鼓所用。

龍者、集韻「龍、班糜切、笱與飾、」並引爾雅鑿謂之龍。王引之云：「旒所以飾輿、周頌有鑿、樹羽、傳曰：『樹羽、置羽也、』正義曰：『置之於栒虞之上角、』引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旒牛尾、』是也。」邵郝均誤。

菜謂之藪。

詩韓奕「其藪維何、維笱及蒲、」傳「藪、菜殺也。」說文「鑿、鼎實惟葦及蒲、陳畱謂饑爲鑿、或从倉、束聲、作餼。」故郝云：「藪者、餼之假音、餼兼菜米。」

白蓋謂之苫。

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被苫蓋、」正義引李巡云：「編菅茅以覆屋曰苫。」襄十四年正義引孫炎云：「白蓋、茅苫也；」皆與雅義合。

黃金謂之鑿、其美者謂之鑿。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錢。鉶金謂之鉶。錫謂之鉶。

說文玉部云：「璽、金之美者、與玉同色。」金部云：「鏐、黃金之美者。」與爾雅少異。世界礦產物類、以白金爲最貴。璽與玉同色、則其色白；韋昭以鏐爲「紫磨金、」（見禹貢釋文）則其色赤；是璽美于鏐、明矣。金爲自然產居多、色質亦美秀、所以發見最早、吾國當夏之初葉、蓋已有鏐。書稱梁州貢璆、璆即鏐也。

銀鑄者、禹貢梁州貢銀。詩瞻彼洛矣傳「大夫鑄瑒。」
鉞者、秋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鄭引爾雅釋之。鉞金、說文云：「鉞、鍊鉞黃金；」郝謂「鉞金、蓋鍊冶而成。」

錫者、禹貢揚州貢錫。說文「鉶、錫也。」

象謂之鵠；爾雅謂之鵠；犀謂之劓；木謂之剡；玉謂之雕。

此與下節皆述治器之名。鵠、廣雅作鵠、云「治象牙也。」鑿者、玉篇作鑿、說文云：「鑿、治角也。」劓、據考工記注、爲割割之名。剡者、說文云：「剡也。」雕者、說文「瑯、治玉也、」郝謂「雕、瑯之段俗。」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鏤者、禹貢「梁州貢鏤」、說文「鏤、剛鐵可以刻鏤。」切者、玉篇云：「治骨也。」磋、論衡引作磋、郝云：「治之令其鮮白如玉、」琢、亦瑠也。

璆、琳、玉也。

璆者、說文球之或體。溥、灑、論衡、統引、鄭注云：「天球、色如天者。」琳、禹貢「雍州貢璆琳」、邵稱胡渭云：「琳、乃玉之青碧色者。」

簡謂之畢。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

簡者、說文「牒也。」畢、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案釋文「畢、李本作筆、」沙徵答問云：「說文『筆、藩落也、』比竹爲藩爲筆。比竹爲簡亦爲筆、」此簡所以稱筆也。

筆者、晉語「秉筆事君、」釋名「筆、述也。」不律者、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爲之筆、」郝謂「不律、蓋筆之合聲、」說本鄭樵。王引之云：「不者發聲、猶釋正滑謂之『不滑』也。」

點者、郝云：「當屬假借、說文『剗、缺也、』減除其字、故爲玷缺。」
絕澤謂之銑。

郭云：「銑、即美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珣之以金銑』者、謂此。』郝謂：「句上當脫金字；」晉案此非脫字、蓋錯簡也。

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

邵云：「鏃、射物之矢也；志、禮射之矢也。」孫炎云：「金鏃斷羽、使前重也；」凡爲矢、前重後輕、骨鏃去羽者、其輕重適均。司弓矢云：「恆矢用諸散射、」恆矢者、即志也。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唇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儻二十三年左傳疏引孫炎云：「緣、謂繳束而漆之；無緣、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珪者、止也。

珧、珧、珪、皆用以飾弭。珧者、郭云：「小蚌。」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璋大八寸謂之楸。璧大六寸謂之宜。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

白虎通文質篇、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珪者、說文「圭、瑞玉也、古文作珪。」考工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即玠珪也。

璋者、說文「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玉人「牙璋七寸；圭璋八寸。」

璧者、白虎通「珪以爲信。璋以發兵。璧以聘問。璧、方中圓外。」

肉好者、詩泂水正義引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荀子大略篇云：「問士以璧；召人以瑗；反絕以環。」

纒、綬也。

鄭注玉藻云：「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說文「纒、綬維也。」

郝云：「後漢輿服志『纒綬之間、』即本爾雅爲說。」

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纈；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斧謂之緇。

三染、爲染絳之法。縑者、郭云：「今之紅也。」纈者、郭云：「淺赤；

「言如魚尾之赤也。繹者、馮煊正義引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
說文「絳、大赤也、」是也。但說文又以繹爲淺絳、故郝以爲誤。禮說略云：
「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

蔥者、玉篇「青白色。」說文「繹、帛青色。」郝以蔥爲段僭。

黝、玉藻正義引孫炎云：「青黑。」古黝幽通僭。

黼者、郭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說文云：「白黑相次。」二說少異。

邸謂之柢。

郭云：「根柢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語也。」其說是也。邸爲邸舍字、經典僭爲底、故邸柢相訓。周禮典瑞「四圭有邸、」正僭邸爲底也。

雕謂之琢。

郭云：「治玉名也、」其義俱見上；說文琠、琢、竝訓治玉。

摹謂之茲。筭謂之箴。簣謂之箒。

法博文七年「秣馬摩食；」荀子正論篇「龍茲；」皆爲席薦。

竿、說文「竹挺也；」內則「夫之樞橈、」鄭注「竿謂之橈。」

第者、郭云：「牀版；」說文訓牀棧、郝云：「竹席爲簣。」蓋一物也。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鞞。

上云：「辨首謂之革。」辨、說文作辦、云「判也。」鞞者、廣韻「車上所

用皮。」邵云：「辨首之革、中分之謂之辨、又中分之謂之鞞也。」

鏤、鏤也。

郭云：「刻鏤物爲鏤、」此節應在上文「金謂之鏤」一節下。

卣、中尊也。

見上文「器也」節。

爾雅學

釋樂第七

說文云：「樂、五聲八音總名、」風俗通稱：「黃帝使伶倫取竹于嶰谷、斷兩節而吹之、」樂之作也遠矣。樂經久佚、鼗應之器、經迭之音、後世得而曉其故者、未嘗不賴釋樂篇之存。但如白虎通所引樂記云：「壘、坎音也、管、艮音也、」風俗通所謂「禮樂記」之樂器、今已不見此篇、其缺佚者蓋不少矣。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桷。

釋文云：「敏者、疾也、成也。經、常也。」鄭注禮云：「桷、眾也。」白虎通云：「角者、躍也。徵者、止也。商者、張也。羽者、舒也。宮者、容也。」此言其大略也。徐景安樂書引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爲四時之綱、其聲重厚。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

經貫清濁。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備成。」劉說五音爲詳備。

大瑟謂之灑。

郭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釋名「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案禮疏引世本云：「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此較郭二十七絃說足信。灑者、爾雅釋文引孫炎云：「音多變布出如灑也。」

大琴謂之離。

說文「琴、神農所作、」此本之世本。初學記引樂錄云：「大琴二十絃、宋書樂記同。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說文「琴五絃、周時加二絃；」此常琴之制。白虎通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離者、郝云：「離猶羅也、眾音分散羅羅然也。」

大鼓謂之鼗、小者爲之應。

說文「鼓、郭也、」又云：「鼗、八尺而兩面；鞀、鼗或从革、賁聲。」凡賁聲字、多有大義。

應者、釋文引孫炎云「和應大鼓也。」

大磬謂之磬。

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者、釋文引孫炎云：「磬、喬也；喬、高也、謂其聲高也。」郝云：「古者母句氏作磬。」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說文「古者隨作笙。」風俗通「長四尺、十二簧。」巢和者、釋文引孫炎云：「巢、高也、言其聲高；和、應和於笙。」

大簾謂之沂。

郭云：「簾、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橫吹之；小者尺二寸。」諸家有六孔八孔九孔、說彼此各異。釋名「簾、噓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噓聲也。」沂、李巡云：「悲也。」

大塤謂之𦉳。

郭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鷄子，銳上、平底、六孔。小者如鷄子。」

稱塤者，釋名「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𦉳、與喧義同。古塤簋相應。

大鐘謂之鍾；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世本云：「垂作鐘。」釋名「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鏞、

李巡云：「大也。」剽、棧者，李云：「剽、小也；棧、淺也。」晉書郭璞傳

「元帝太興初，會稽剽縣人于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

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徽命。」璞曰：「棧鐘，告成於會稽。」此謂祇

四字可識也。

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

郭云：「大簫、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釋名

「簫、肅也，其聲肅肅然清也。」稱言筊者，郝云：「言、訓應；筊、訓交

。

大簫謂之簫；其中謂之簞；小者謂之箛。

管者、澠文「如篪」；風俗通引禮樂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簫之言喬也、李巡云：「簫、高也。」鐘者、舍人云：「鐘、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

大簫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簫用於舞、並可吹；亦名籟。釋名「簫、躍也、氣躍出也。」郝云：「吹簫短於笛而三孔；舞簫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

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嘒。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蹇。

徒鼓瑟者、郭云：「獨作之、」謂非八音齊奏也。郝云：「步、猶行也、文選樂府詩注引歌錄有齊瑟行；行、即步之意也。」

吹者、釋名「竹曰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

歌者、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謠者、孫炎云：「聲

消搖也。」魏風邶有桃云：「我歌且謔。」

𦉳者、郭引詩沔云：「我歌或𦉳；」疏引孫云：「聲驚𦉳也。」

脩者、郝云：「長也、大也、樂記云：『鍾聲鏗、』鏗者、聲宏大而遠聞。」

。

蹇者、郝云：「蹇或體、蹇正字、湯『往蹇來連、』馮注『連、亦難也、』

是蹇連義同。」

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𦉳謂之𦉳。

郭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濼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搗之、令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𦉳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錡；刻以木、長尺、櫟之

。𦉳者、其名。」郭說極詳。案邵云：「三禮圖引唐禮、用竹二尺四寸、破爲

十莖、於𦉳背橫櫟之；」是唐時所用𦉳、以竹爲之。晉昔在江都孔子廟所見、

亦係竹𦉳。或古用木、唐以後用竹與。白虎通「祝、始也；𦉳、終也；」釋名

「祝以作樂、𦉳以止樂。」

大箏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箏者、周禮小師注云：「箏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笏耳還自擊。」此漢注；與古制小殊。麻料者、郭云：「麻者、音槩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和樂謂之節。

節者、即虞書之「搏拊」、樂記之「相」。書疏引鄭注云：「搏拊、以韋爲之、形加小鼓、所以節樂。」和者、調也。

爾雅學科樂篇

爾雅學

釋天第八

第一章 四時

穹蒼、蒼天也。

疏引爾雅李注云：「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李
巡以穹蒼爲讀、以蒼天也爲句。穹蒼、蒼天者、以蒼天釋穹蒼也。大雅云：「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傳云：「穹蒼、蒼天也、」詩及毛傳均不以蒼蒼爲讀
。

天、說文云：「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是天者、高大之義。湯曰：「
聖人以神道設教、」逸周書曰：「道天莫如無極、」故古造天字、有至高無
上之義。穹、釋詁云：「大也、」蒼、說文云：「草色、」段謂「引伸爲凡青
黑之稱、」是穹蒼爲天者、以天之空曠而青蒼、故以爲稱。

天空青蒼之色、實由於空氣返光之作用。日光射入空氣時、其一部分爲空氣所阻、而生迴光、日色有七、藍色之迴光、常多於紅色者、因藍光受阻、較甚於紅光、所以日色常紅、而天色常青。空氣之所以阻藍光而生藍色之迴光者、大半由於水氣、雨後新晴、天際更呈青藍之色、即以此也。至日出入之時、與日中時天色不同者、蓋日之方中、其光直射於地面、其經過之空氣較薄、藍光之入人目者多、而紅色遂減；朝暮之時、日光斜射、其所經過之空氣厚、藍光被阻較甚、故紅光之入人目者爲多也。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春、說文作菁、云「推也、从日艸屯、屯亦聲。」段云：「會意兼形聲；曰艸屯者、得時艸生也、屯字象艸木之初生。」釋名云：「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說文云：「中國之人、其引伸義爲大、詩溱風「夏屋渠渠、」楚辭云：「冬有突夏、」可證。昊、亦大也、小雅疏引李巡云：「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者、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

秋爲昊天者、郭注云：「昊猶愍也、愍萬物彫落。」冬、說文云：「四時盡也。」冬爲上天者、小雅疏引李巡云：「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天之稱謂、以四時而分、考之詩言、如黍離之「悠悠蒼天」、雨無正之「浩浩昊天」、節南山之「不弔昊天」、小旻之「旻天疾威」、小明之「明明上天」、實不盡同、是不可隨時以強分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二句、他書多作「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殆所見爾雅不同。

第二章 祥

本章與下章祥災對用、以祥爲吉、以災爲凶也。說文云：「祥、福也、」段謂「統言則災亦謂之祥、析言則善者謂之祥、」釋詁訓祥爲善、與許義同。災、說文作咎、云「害也、从一隹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段云：「玉篇云：『天反時爲咎、』今凡作災、災、蓄、皆段借字、災行而咎廢矣。」爾雅以氣候調變爲祥、以歲之不登爲災、可以見聖人重視民事之意。

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此言四時之別號、及太平氣象之稱謂也。春氣清而溫陽、夏氣赤而光明、秋氣白而收藏、冬氣黑而青英、四時之氣不同、故各有其別號。若四氣和則名玉燭、玉燭者、羣經平議云：「燭、光也、玉燭、猶言玉光、古人之詞、凡甚美者、以玉言之、尙書之玉食、儀禮之玉錦、是也。」

春爲發生、夏爲長歲、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

尸子有此文、上加其風二字、是發生、長歲、收成、安寧者、乃四時祥風之名。羸與盈通、史記天官書云：「歲星羸縮、」即以盈爲羸也、故釋文云「羸、本或作羸。」四時和、錢坫謂羸文類聚引作「四氣和。」景風、尸子作永風、錢云：「古景永字通。」

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甘雨、邢疏謂「即時雨、」是也、雨以時降、物被其澤、此即醴泉之謂。故論衡是應篇云：「爾雅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

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未可然也、其說甚明；
鄭注謂「所以出醴泉」、「大謬」。

第三章 災

穀不孰爲饑。疏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仍饑爲菴。

穀者、說文云：「續也、百穀之總名。」穀不孰爲饑、墨子及詩傳說文皆同。惟穀梁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墨子亦云：「一穀不收謂之饑、」是饑饉之稱、有時亦可通用也。

疏不孰爲饉、詩傳說文釋饉字、皆用其義。段氏云：「疏之言疋也、凡草菜可食者、皆有根足而生也。」魯語云：「能殖百穀百疏、」周禮太宰注引爾雅亦作疏。

果、說文云：「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荒、說文作菴、云「虛無食也、」段謂「荒年字當作菴、」今經典皆用荒。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鄭云：「樹果麻曰圃、」管子富國篇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盈

鼓、是果麻之豐歉、亦關國計、周禮疏引爾雅此句、作「疏穀皆不孰、則曰大荒。」

仍、漢書匈奴傳師古注云：「類也。」荐、薦、古通用、故釋文云：「荐、季本作薦字。」大雅雲漢云：「饑饉薦臻、」博云：「薦、重也；」左氏僖十三年傳云：「晉薦饑、」是再饑爲荐也。

第四章 歲陽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此章歲陽及下章歲陰、所以分別太歲在干在支之名也。春官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云：「歲、太歲、」此歲之見於周禮者。孫星衍云：「爾雅所紀、皆周官之事。釋天則賤屨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辨其吉凶。其旌旗、則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事掌公車之政、辨其旗物而等敘之也。」

甲者、說文「東方之孟、易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闕逢者、深經音義引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闕逢、」淮南天文訓云：「寅在甲曰闕逢、」高誘注與李同。

乙者、說文「象春艸木冤曲而出、含氣尙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旃蒙者、淮南云：「卯在乙曰旃蒙、」高注云：「萬物透蒙而出。」案旃蒙者、表著於外也、說文「旃旗曲柄、所以旃表土眾、」引伸之、得作表著之義。此與旌旗之旌、引伸爲表異之稱、（本段）同例。然則旃蒙者、謂萌芽之表著也。

丙者、說文「位南方、萬物成炳然。」柔兆者、深經音義引孫炎曰：「萬物柔婉有條兆也。」

丁者、說文「夏時萬物皆丁實。」強圉者、天文訓高注云：「萬物剛盛；」案益法「盛德剛武曰圉、」是圉亦強也。

戊者、說文「中宮也。」鄭注月令云：「戊之言茂也。」著雍者、天文訓

高注云：「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案著讀爲土著之著、雍讀曰擁。後漢李忠傳云：「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揚雄甘泉賦「雍神休、」師古注云：「雍、聚也；」此著雍者、著於地而叢聚之謂也。故高氏以物繁釋之。

己者、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引伸爲人己之己。屠維者、淮南云：「屠、別、維、離也；萬物各成其性。」

庚者、說文「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上章者、淮南高注云：「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辛者、說文「秋時萬物成而覲、金剛味辛。」辛亦有新意。律書云：「辛者、言萬物之新生、」釋名亦云：「辛、新也。」重光者、淮南高注云：「萬物就成熟、其炁煌煌。」

壬者、說文「位北方也、會極易生、」段注云：「許君以亥壬合德、亥壬包孕陽氣、至子則滋生矣、」許蓋以妊訓壬、故釋名云：「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義與許同。玄賦者、章云：「賦、蓋早色本字、」

此言歲終之時、萬物幽藏、不可得見也。

癸者、說文「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昭陽者、淮南高注云：「陽氣始萌、萬物含生。」

第五章 歲名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湄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寅者、段玉裁云：「律歷志曰：『引達於寅、』釋名曰：『寅、演也、』廣雅曰：『寅、演也、』按演、皆演之誤、水部曰：『澶、水蠡行地中澶澶也、』以演釋演者、正月陽氣欲上出、如水泉欲上行也。」攝提格、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又引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攝也。」是攝提格、乃引而上行之意、與演行義正相貫。

甲者、說文「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單闕者、占經引孫炎單作殫、

是也。淮南子作「單遏」，高注云：「單、盡、遏、止、陰氣盡止。」高訓單爲盡、正用殫字義。

辰者、說文「震也、三月易氣動、露電振、民農時也。」釋名云：「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執徐者、執當作蟄、釋文引李巡云：「執、蟄也、徐、舒也、蟄物皆敷舒而出。」

巳者、說文「巳也、四月易氣巳出、陰氣巳臧。」大荒落、或亦省作大荒、荒、亦大也。李巡云：「言萬物皆熾茂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落。」

高注淮南亦同。

午者、說文「𠄎也、五月會氣𠄎芽、易冒地而出也。」敦牂者、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

未、說文「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協洽者、李巡云：「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孫炎曰：「物生和洽、含英秀也。」

申、說文「七月會氣成、體自中束。」漘灘者、孫炎云：「漘、萬物吐

秀傾垂之貌。」說文涓篆下云：「食已而復吐之。」引爾雅曰：「太歲在申曰涓灘。」浙方言云：「浙江謂傾水曰涓水。」今案涓、古通汧、說文汧篆云：「一曰小水入大水。」是涓有傾吐之義明甚。涓灘二字、雙聲而兼疊韻、疑古之方言、必有以涓灘字作傾吐之用者、物之傾吐爲涓灘；因之、歲之名稱、亦爲涓灘歟。

酉、說文「就也；」釋名「酉、秀也；」皆謂物成就之時。作噩、歷書作「作鄂、」李巡云：「在酉、言萬物墜落、故曰作鄂、作、索也、鄂、落也、」（從郝說）淮南注云：「作鄂、零落也。」

戌、說文「威也；」律書云：「戌者、萬物盡滅。」闢茂者、李巡云：「萬物皆蔽冒、故曰闢茂、闢、蔽也；茂、冒也。」

亥、說文「亥也、十月微易起、接盛會、」段云：「亥、根也、陽氣根於下也。」大淵獻者、淮南高注云：「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子、說文「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困敦、亦作困頓。孫炎云：「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周以子月爲天統、故建子。

丑、說文「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案漢初承秦之制、以夏之十月爲歲首、建亥；武帝時改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許書所述、皆夏時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者、後漢書云：「十二月陽氣上通、雄雞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此萬物動作之義。赤奮若者、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迅也；若、順也。」

歲陽歲陰格之名、多不可解、緒言曾略及之。晉城郭允叔謂：「此必爲古代方語、」以方語名詞、每與其字之本義無關故也。或云：「闕逢、困頓諸名、爲古代西方之薩馬利亞語、」果如所言、或繫當日音譯之辭、則尤不可以強解矣。

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載爲歲者、小學答問云：「說文唐虞謂季曰載、」字當爲茲。載自才得

聲、與茲同在之部、籛或作鐵、其例也。潛寐傳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季濟有亂。」孟子曰：「今茲未能、以待來季。」呂覽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皆訓季。說文「茲、草木多益也。」記歲以季以稔者、謂禾一孰、記歲以茲者、謂草木一榮實也。」

歲、說文「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夏小正云：「初歲祭耒、」是夏稱歲之證。

祀、說文云：「祭無已也、」商曰祀者、書正義引孫炎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此商之稱祀也。

周曰年者、孫炎云：「取年穀一熟。」又見前所引小學答問。歷代年歲之名、雖有區別、但通用者亦多、郝氏已詳言之。

第六章 月陽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禡。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

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史記歷書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舉。」素隱云：「聚、音陬、」此月名畢陬之證。爾雅遞推之序、蓋以正月在甲子、則曰畢陬。二月在乙丑、則曰橘如。三月在丙寅、則曰修寤。四月在丁卯、則曰圜余。五月在戊辰、則曰厲舉。六月在己巳、則曰則且。七月在庚午、則曰室相。八月在辛未、則曰蹇壯。九月在壬申、則曰終玄。十月在癸酉、則曰極陽。十一月在甲戌、則曰畢舉。十二月在乙亥、則曰橘涂。由此相推、周而復始。爾雅用周正、故其歷次如此也。月陽月陰、亦稱月雄月雌。畢橘諸義未詳。

第七章 月名

月名即月陰；故前歲陰之名、即歲名、不別立一章。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寤。四月爲余。五月爲舉。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正月爲陬者、爾雅云：「攝提貞於孟陬兮、」是正月爲陬也、漢書劉向傳

「孟陬無紀」，集解亦云：「正月爲孟陬。」晋案廣韻云：「陬、聚居也。」正月爲陬者、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冬時氣寒、人民聚處、書堯典云：「厥民隤」，即其時矣、故曰正月爲陬、冬盡春至、氣溫暖、民復散居、此書所謂「厥民析」也。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直假聚爲陬、此尤可爲陬訓聚之證。如竊義未詳；郝氏云：「廣韻引爾雅作三月爲窳、云本亦作窳；是窳窳同。」四月爲余者、詩小雅正義引李巡云：「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李詒是矣；但當就周之四月言。俞樾云：「四月爲余、乃舒之假字、釋文云：『孫作舒、』是也。」泉、且、相、壯、釋文云：「泉、或作高、同。且、子余反。相、息亮反。」義均未詳。九月爲玄者、鄭注引國語「『至于玄月、』是也。」十月爲陽者、詩秋杜云：「歲亦陽止、」鄭箋以爲十月；小雅爲周詩、鄭既謂爲十月、是周之十月也。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者、俞樾云：「辜之言故、涂之言除、一歲至此、將除去故舊而更新矣、是以十一月謂之故、十二月謂之除也。辜、故、涂、除、並聲近而義通、周官瘞族氏注曰

：「月謂從娥至荼、」荼、亦除之假字耳。」詩小明云：「日月方除、」傳謂「除陳生新、」郝氏謂「指十二月爲除言之、」小明爲周詩、是亦指周之十二月也。

月名卽月陰之名。邵氏云：「不言月在寅爲陬、而云正月爲陬者、後漢書棟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三正皆以正月爲陬。」翟灝爾雅補注云：「月陽在甲曰畢、月名、正月爲陬、若以夏正言之、畢陬月當爲甲寅、而史云畢陬、却屬冬之月。蓋爾雅周代之書、所用乃是周正、周之正月、于夏爲十一月、畢陬乃甲子月也。邢疏失考、但云：『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不明夏正周正之別。今世紀月者、遂率以夏正正月爲陬。」是翟氏以爾雅之正月爲周正也。九月爲玄旬、郭引爾雅「至于玄月、」釋之、考爾雅「玄月、」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此語足爲翟說之證。

吾國以日月並稱、或稱太陽太陰、自力所可至之目光視之、其大小相差無

多。其實日爲太陽系中心最大之星、地球爲近日之第三行星、太陰乃地球之衛星耳。太陽系之行星、其運行有自轉公轉之別。自繞其軸而行爲自轉、繞太陽而行爲公轉。地球自轉其本軸一周經過二十四小時、是之謂一日。地球繞太陽一周、經過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八秒、是之謂一歲。地球因受太陽之吸力、繞日而行、太陰即受地之吸力、繞地球而行、太陰繞地球一周、經過二十七日七小時有奇、是之謂一月。故地球繞日一周、即月繞地球十二次又一次之三分之一、此日月歲之所由稱也。日之直徑、約八十六萬六千英里、月之直徑、約二千一百六十餘英里。故月之大、約當日六千一百七十四分之一而已。以月與地球接近、故視之如與太陽同大也。

第八章 風雨霧霰虹霓蜺雷霆日珥

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

四風俱見詩。凱、和樂也。谷風泰風者、孫炎云：「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生長之風。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森。風與火爲庀，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騰。

焚、釋文云：「字本作焚；」俞樾謂「焚輪與紛綸同，訓亂貌。」積者，詩「維風及積」李巡云：「下也。」扶搖、淮南子高注云：「如羊角曲縈而上。」森、說文作𣎵，月令注「回風爲森」孫炎云：「迴風從下上曰森。」迴風者、說文迴作回；李巡云：「迴風、旋風也。」郝氏云：「迴風是大名，縈森是其異號。」此焚輪爲積、扶搖爲森、回風爲飄之舊說也。庀、釋文謂「本或作炆。」郭云：「炆、火盛熾之貌。」暴者、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說文則云：「疾有所趣、」似較日出而風之義爲長。者、釋名云：「晦也。」障者、釋名云：「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

風之起、由空氣之運行所致。如兩處之空氣濃淡不均、而欲均之、勢必因而運行；其運行也、即所謂風也。空氣之所以不均者、由於溫度之不均。蓋地球之受熱光、各處不同、故空氣之溫度、自不能均。受熱多者、空氣必膨脹而

上騰、其下即必有稀薄之處；于是冷處之重空氣、入而補其罅隙、是即空氣之運動也。旋風者、乃螺旋狀之風、如一地方之中心、氣壓驟低、他處空氣、不以直線入中心、而由周圍流入、成爲旋渦、是爲旋風。風旣起、落葉塵埃、回旋而轉、是之謂小旋風、尋常庭院中、每能見之。廣瀨「颯、小旋風、咸陽有之；」實不以咸陽爲限也。其大者禾木爲之偃；然中心往往無風。赤道之下常有暴戾之旋風、蓋赤道溫度高、恆於一處驟生低氣壓故也。

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以此二語、較對羣書、多不可通、郝氏云：「當以說文爲正。」今依據諸家之說、及段本說文考之、此處當作「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謂之晦；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者、霧之本字、霧爲或字、霧則霧之籀文也。淵沉沾經引禰萌曰：「在天爲濛、在人爲霧、日月不見爲濛、前後人不見爲霧。」

段玉裁云：「霧與霏之別、以禰所言爲確。許以霏系天氣、霏系地氣、亦分別井然、大氏霏下霧上、霏濕霏乾、霏之或體爲霧、霧之或體爲霏、不可亂也

成霧之理與雲同。空中之水蒸氣、遇冷而凝結爲細水點；或水之成分、浮游空際、高者成雲、低者成霧。溫空氣與冷空氣相遇、亦成雲霧。而霧以逼近地面故、於地理上尤有關係、如在寒暖二海相連之地、常有大霧、是其故也。日本之北海道、素稱多霧之地、即以寒暖二流、最相接近故也。竺可楨所譯氣象學云：「當溫暖之空氣、吹渡寒冷之海洋而過之時、則空氣溫度低降、其中一部分之冰氣、即凝結爲霧；故霧者實地面之雲也。山谷中因晚間發生熱量、溫度下降、至翌晨、亦能生霧或露、與上同一理由。至冬際、則水氣凝結之時、空氣溫度在冰點以下、故不降雨而降雪或霰、不成露而成霜。若空中有濃霧著於樹上、即成冰、是爲霧凇。」故雪霧之成、皆由溫度低減、空氣中不能復含原有之水氣故也。

蠅蝶謂之霧。蠅蝶、虹也。蜨爲掣貳。

虹者、正虹也。虹之爲物、乃日光映於雨點、而反對於空中之色彩也。雨

後新晴、空氣中尙含有水點、故每於雨止日出時見之。雨點中所受之光、係日光、日光有七色、故虹之光彩、紫在內而紅在外、與日光之排序毫無參差。虹之光雖受之日光、因光線反射屈折以成、故虹之方向、恆與日東西相對。有虹之時、以日在地平線、故虹成半環形；如日距地平愈高、則虹之弧線即較小、亦較低。虹之多少、及其顏色之濃淡不定、視雨點之大小以差別。月與霧亦發生虹光、但光色甚微耳。此虹之所由成也。蜺者、副虹也。正虹之外緣、生第二虹、其色微淡、其排列之序、與正虹相反。蓋由光線在水點中、屈折兩度而後反射故耳。此蜺之所由成也。螭、詩作螭、郝氏以爲假借字。虹从虫者、說文云：「虹狀似虫、从虫、工聲。」是其義。蜺、一作霓、又稱絜貳者、說文云：「貳、副益也、掣、縣持也。」副虹懸著於正虹而附益之、故稱貳也。諸家多未得解。

余曰爲蔽雲。

郭注云：「即暈氣五彩覆日也。」說文：「雲覆日、即蔽雲。此皆言

日珥也。春官鼈氏：「掌十輝之法。」鄭司農云：「輝，謂日光氣。」淮南覽冥
訓：「昔譎見於天。」高注云：「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內
向爲珥，在上外出爲冠。」吾國所言日珥，止此矣。

胡明復博士所譯談天云：「吾人知太陽上，有鎳鐵銅鋅諸原質，均爲氣
體。不特此也，凡地球上所有原質，太陽上均有之。太陽外，包圍熾熱光亮之
氣層，天文家謂之光輪。光輪之外，又有一層包圍之，謂之煙輪。煙輪之外，
又有一層，謂之色輪。其最高之部，有氫氣與鈣質氣之紅火，向上伸引，其力
至猛，高數千里；日食時所見之赤珥，蓋即此也。昔教授楊氏有記載一千八百
七十一年九月七日之日珥一則，云：「此珥自前一日之中午起，迄無變更，低
長鎮靜，不見光亮。正午後，則見珥焰分裂，大氣中乃滿貯飛質；其甚者高十
萬英里；十分鐘內增高一倍。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羅馬教授塔奇尼氏見一日珥
，碩大無倫，以八大行星一一疊起，猶不敵其高。」天文學之富於趣味，人所
夙知。惟西人之潛心研究，不遺餘力，其所發見者，乃日新而月異，此則大可

欽敬者也。

疾雷謂之靈。

湯云：「鼓之以雷霆，」說文靈篆云：「从雨，晶象回轉形，」震篆云：「劈歷，」是古雷作靈，靈即震，亦名劈歷，爲疾雷。

雷霆者。因電震盪空氣而爆發之聲浪也。地中恆含陰電、空氣中含陽電、天空之雲含陽電或陰電、雲欲入地、與地中之陰電相接合、或兩處有雲、此處之雲欲入彼處之雲、與其陰電相接合、其時陰陽二電之引力、大而且速、能生劇烈之光熱、此光之現象、即吾人所見閃爍之電光也。電光有時屈曲如長蛇如樹枝者、乃電之流行爲空氣所阻、電氣於是委曲取徑以行、此爲一大原因。凡有光之處、皆空氣受酷熱及雲點被熱蒸發之部分也。電氣既發之時、沿途之空氣受酷熱而膨脹、忽而收縮、空氣之稀密不均、地面之氣因空氣之破裂上行而補其隙、於是空氣鼓盪而成浪、此即吾人所共聞之雷霆也。

雨寬爲霄雪。

霽、說文作霽、訓穆霽、霽乃或體、今所謂雪珠也。霽、說文云：「雨霽爲霽、」此霽字本義。當溫度達於冰點時、空氣中之水蒸氣凝結爲結晶體、下降爲雪；雪色之白、由於結晶面反射光線而成也。若溫度近於冰點之時、雪與水蒸氣融合而成者、爲霰；霰體之圓、由於空中過風、故團結而爲圓體也。暴雨謂之漈；小雨謂之灑霖；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

暴雨、說文作濛、云「疾雨也。」漈、新方言云：「今陝西四川皆謂夏月暴雨爲偏涼雨、廣東謂之白撞雨。」灑霖者、郝氏云：「灑霖、字之雙聲轉爲灑濛、說文以灑濛爲微雨、以溟溟爲小雨、皆以雙聲爲義。」久雨爲淫爲霖、俱見左氏傳。霽、說文云：「雨止也。」濟者、釋詁云：「止也、」淮南覽冥篇云：「風濟而波罷、」此皆以濟爲止、故云濟謂之霽。

第九章 星名

淮南天文訓云：「二十八宿、中央、其星角、亢、氐；東方、其星房、心、尾；東北、其星箕、斗、牽牛；北方、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其星

東壁、奎、婁；西方、其星胃、昴、畢；西南方、其星觜、嶷、參、東井；南方、其星與鬼、柳、七星；東南方、其星張、翼、軫。」漢書歷志星名、與淮南同。後世言天文者多主之。周官云：「馮相氏掌二十有八宿之位、」是二十八宿之名、其來已久、爾雅所載、祇有十七星、說者謂爾雅爲釋六藝之文、可不備載。

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云：「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星土、星所主土。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擇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蠓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一名啓明、歲星、辰星、熒惑、填星。本篇祇言其一。星之十二次、祇言其九。

壽星、嶷、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

大辰。

此言東方觜、亢、氐、房、心、尾六宿、及壽星、大火二次也。

觜、亢、氐三宿、皆屬壽星、而氐又稱天根。次稱壽星者、郭注云：「數起觜亢、列宿之長、故曰壽。」觜、謂有芒觜。亢、謂見於外。氐稱天根者、郭云：「觜、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是氐謂根柢；稱氐、與稱天根義同。

大辰爲房、心、尾之總名、辰者、時也、房、心、尾皆以候時、故曰大辰。稱天駟者、郭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稱天駟。」以其爲萬物之門戶、故稱房。尾九星如鈎首上歧、故名尾。大火謂之大辰者、大火爲大辰之次名、大火即心星、心在三星之中、爲最明、舉頭即見、故亦獨稱大辰、其稱心者、即謂其位次當中心也、左傳「辰爲商星、」即其次。

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

此言析木次、天河、及東方箕宿、北方斗宿之名也。

津、天漢也。箕斗屬析木之次。名箕斗者、郝氏云：「箕四星、狀如簸箕；斗六星、狀如北斗也。」津名析木者、劉炫云：「天漢即天河、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是也。天河、古亦曰銀河、今之天文家、謂天河星數最密。

星紀、斗牽牛也。亥枵、虛也、顛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嫫毘之口、營室東壁也。

此言北方星紀、亥枵、嫫毘三次、斗牛虛室壁五宿之名也。

星紀、爲斗牛之次。郭注云：「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郝氏云：「牽牛即河鼓、非牛星也、舊說多誤。星紀者、月令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逸淵書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歷十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逸書與爾雅、皆據周而言、牽牛爲十二次紀首、故曰星紀。」

亥枵、亦名顛頊、古有四陸之稱；北陸者、四陸之一。郭謂「虛星凡四、

郝氏云：「郭連虛爲數，其實虛星有三名。」蓋須女也、虛也、危也、皆北方三宿。虛居中，爾雅單舉虛，不及女危。玄枵、次名，亦稱顛頊之次。曰玄枵者，玄、黑色、枵、虛耗也。曰顛頊者，顛頊、帝高陽氏之號，顛頊水德，位在北方。

嫫髻、北方營室東壁之次名。營室名定者，詩「定之方中」，「定、正也，當小雪時、定星昏中而正，其時可以營造宮室，故稱定、稱營室。東壁者，郝氏云：「據昏中視之，壁在營室東也。」嫫髻之口，阮元云：「夔三十年作嫫髻之口，與二十八宿之髻不同；」郝氏云：「嫫髻、當作陬髻，月令注作諛髻，爾雅作嫫髻，皆假借也。」邵氏云：「諛髻、歎息也，十月之時，萬物失養育之氣，故哀愁歎息。」此次名嫫髻之義也。

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

此言西方奎、婁、昴、畢、四宿、降婁、大梁二次之名也。

降婁、奎婁之次名。一切經音義引李巡云：「降婁、白虎宿。」降婁、皆

訓下、郝氏云：「奎者、十六星旁殺而下垂、象兩髀、說文『奎、兩髀之間、』是也。」

胃鼎畢、西方之三宿；鼎居中、爾雅但舉中星也。說文「鼎、白虎宿星、」詩小星傳云：「鼎、匪也、」郝氏云：「鼎者、七星攢聚、大小相繫、」是星名鼎者、爲其星體之聚匪也。大梁、三宿之次名。謂之梁者、天官書案隱引孫炎云：「鼎畢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

畢、說文云：「田岡也、」詩「畢之羅之、」此即許所謂田綱之畢。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鄭注云：「畢狀如叉、爲其似畢星、取名焉、」此祭器之畢也。孫炎以掩兔之畢名星、邵氏已辨其非。義疏云：「畢者、八星彙貫、兩叉出；田綱祭器、皆象畢星。」案郝說是也。畢又名濁者、律書云：「濁者、闕也、言萬物皆闕死；」郝謂「亦象星形；」蓋畢星既有兩叉歧出、自有闕物之象、其名濁者、以此也。郝釋星名、每依星狀以釋之、實視眾說爲長、故本章多取其義。

味謂之桺、桺、鶉火也。

此言南方桺宿及鶉火次之名也

南方七宿、鶉首、鶉火、鶉尾、凡三次、爾雅但舉桺宿及鶉火一次。桺者、津書索隱云：「桺、八星垂似桺。」味者、說文云：「鳥口；」寧注謂「味、朱鳥之口、」其義本于孫炎。故天官書索隱引爾雅、即作「鳥味謂之桺、」疑爾雅原本、即作鳥味。稱鳥味者、猶云鳥首之所向而已；左傳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味爲鳥陽、」即其義。是桺星稱桺者、就其下垂之形名之；稱味者、就朱鳥所向之地言之也。鶉火者、邢疏云：「鶉即朱鳥、火屬南方行、因名其次爲鶉火也。」

北極謂之北辰。

論語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史記云：「中宮天極星；」均指此。稱辰者、邢疏云：「辰、時也、以正四時。」據今人所考、即近北極之明星。

何鼓謂之牽牛。

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郝氏云：「此申釋牽牛之名、明星紀之牽牛卽何鼓、天官書誤以牛星爲牽牛、故以何鼓牽牛爲二星矣。」此說本牟廷相。南方農夫呼此爲扁擔星、蓋因牽牛本三星、中星高而首尾低、故有此名。

明星謂之肩明。

郭云：「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肩明、昏見西方爲太白。」邵氏云：「長庚卽太白。」案啓明、卽五星中之金星、灑灑於五星、但舉此。

金星卽八大行星之一、爲近日之第二星。此星離地最近、有強灼之光、故稱明星。從前天文家測驗、金星上當有海洋、有大陸、有空氣包圍、空氣中且有水蒸氣。但胡明復所譯談天則云：「金星、驟視之、宜有生物；其大小與地球等、亦有大氣。然天文家亦得有完美之徵證、可斷其一向向日者。是金星難有生物、雖有空氣、亦無用也。」

舊稱五星中之熒惑星、即火星、爲八大行星中近日之第四星。西人於一千九百九年曾作有黑影及軸頂圖、一千九百十四年陸慧爾發見田疇縱線、並繪有運河圖、勞哥靈于球之兩極、測有白色之頂蓋、並謂兩極白蓋、入春似漸融化、此皆由實地考察而得者也。其後雖有天文家「火星之大氣稀少、距日又遠、恐溫度太低」之說、然亦未敢遽下斷語。是以談天云：「火星上不有生物則已、有則當遠早於地球、其生物何若、不得而知、惟可信其進化之必趨智慧。生物有適應環境之特別能力。今日地球兩冰極、動植物固甚多、火星雖冷、有高等生物、非不可能。今日尙乏交通能力、後去或有消息轉來、以助吾解決此疑問。」觀上所述、西人之研究火星、方興未艾、將來或竟別有天地、爲地球之比鄰歟、未可限量也。此世人所以謂火星金星、皆能有生物之希望、而火星之希望、視金星爲尤大耳。

彗星爲檣槍。彗星爲鈞約。

彗星、郭云：「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帚。」說文云：「彗、掃竹也

。〔史記漢書俱以彗星、天棧、天槍、爲各一星、與爾雅異。奔星、郭以流星訓之、占經七十一引爾雅舊注云：「流星大而疾曰奔；」漢書天文志「彗孛飛流、」張晏注云：「謂飛星流星；」此分緩急言。衍約、言疾流之狀。

談天云：「星夜天空有光橫飛、爲外來一種鐵石之質、因與空氣摩擦生熱而然燒也。其飛行速度、每秒鐘二三十英里不等、在離地七八十英里許始發光。蓋其處空氣漸濃厚、多阻力、能使之熾熱發光也。至距地二十英里許、則全消滅爲氣體矣。約計流星撞入空氣被焚化之數、每日總在千萬與萬萬間、大多數僅重一二兩、不得見、大者重至一噸。」流星之多如此、亦可異矣。據天文家言、平日目所能見者、以八月十一號、十一月九號至十四號爲最多。因斯時之地球、適行至流星密集之地位故也。

彗星與流星、其質本同。談天又云：「空曠中之流星質、有單獨者、即上述之流星、有成羣結隊者、即成彗星之本體。彗星頭上最亮之部曰核、爲鐵石等質集合而成；有時廣袤數千里。其體受太陽之攝引力、環繞太陽、冉冉而來

；此時尙不得稱之彗星、以猶無尾故也。既近、速度加增、即放出輕微之氣、受強烈日光逼迫、乃外曳成尾。故無論彗星在何位置、其尾必向後伸、與太陽相背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之大彗星、尾長二萬英里；惟其質極稀薄。十九世紀中、地球兩次爲其尾掃過、絕無影響。無論如何、彗星行繞太陽甚疾、每秒鐘達三四百英里、然後徐徐離太陽系而去。長者千年、短者五十年、必回來疾繞太陽朝賀一次。」

第十章 祭名

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此四時分饗宗廟之祭名、次宗伯所舉、與此同、乃周禮也。孫炎云：「祠之言食；禘、新菜可汙；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王制「春曰禘、夏曰禘、」秋冬同、鄭注謂爲「夏殷之祭名。」釋詁有「祠烝嘗禘、」彼係泛用之祭名、與本章專屬四時者不同。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糞。

燔柴、說文作焚崇、段謂「崇與柴同。」大宗伯鄭注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以玉幣、燔燎而升煙、」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是燔柴者、置特牲於柴上、燔燎而使上升之謂也。瘞葬者、孫炎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司巫云：「凡祭祀、守瘞、」鄭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是瘞埋者、幽蘊牲玉於地中之謂也。唯燔瘞究在何時、尙有異說。郭謂燔柴爲「既祭、積薪燒之、」瘞葬爲「既祭、埋藏之；」而賈疏則謂燔瘞在歆神之始；邵氏正義用陳襄說、又謂前後皆有燔瘞。吾師黃元同山長所著禮說略云：「祭天燔柴祭地瘞、皆既祭而燔之而瘞之。不在祭初、亦不在降神後歆神初。覲禮鄭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此祭終燔瘞之箸於經注者也。自賀循等誤會司巫「守瘞」注、有「祭祀未畢」之語、（凡瘞皆預陳其禮、故山海經有「肆瘞」之文、鄭注肆、陳也、先事而陳、故須守。）遂謂燔瘞在祭初、皇侃能安生增成其義、而議禮家遂增一大蔽。」據此則孫炎郭璞之說、實本于康成；而康成之說、則本于儀禮、其爲既祭而燔瘞、無

疑義矣。

祭山曰展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

展縣者、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廢置几上、遂而聒之若縣。故曰展縣。」觀禮云：「祭山工陵升、」升、即展縣也。唯大宗伯又云：「以經沈祭山林川澤、」郝氏據鄭志、以爲爾雅與周禮不同。浮沈者、郭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觀禮所云「祭川沈、」即爾雅之浮沈；賈疏云：「不言浮、亦文略也。」大宗伯云：「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金鶚求古錄據此以爲「沈用牲、不用玉。」祭星曰布者、郭云：「布散祭于地；」祭法有「幽宗、」鄭注謂「宗宮爲祭、」此即祭星。祭風曰磔者、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躡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

是禴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

是禴是禱、大雅皇矣文。詩序謂美文王之禱。謂爲師祭者、郭云：「師出征伐、類于上帝、禱于所征之地、」郭義本王制。唯書云：「肆類于上帝、」

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是類者非專屬一神一事。郭舉詩言、以見出征之有類祭而已。潤禮「肆師、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表貉之祝號、」鄭注謂「貉、師祭；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是貉即禱、乃兵祭也。

既伯既禱、小雅吉日文、詩序謂美宣詩。郭注云：「伯、祭馬祖、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此用傳義。傳又云：「禱、獲也、」謂求多獲禽、郝氏云：「禱、說文作禱、甸祝云：『禱牲禱馬、』伯即禱馬、禱即禱牲。爾雅解詩、當云伯、馬祭也、禱、禽祭也、直云馬祭者、以馬爲重。」

禘、大祭也。

禘祭之名不一、有祭于園丘者、曰郊禘、有祭于宗廟者、曰廟禘、廟禘有五年之禘、有夏時之禘、即郊禘亦有冬至啓蟄二禘之分。釋天之神、即郊禘、乃祀天之祭、故曰大祭。禮惟天子得郊天、國語曰：「天子禘郊之祀、必自射其牲、」其尊大可見矣。禮說略云：「禘、从示从帝、帝、天也、故在釋天中

。禘爲大祭之名、祖廟五年之禘、對四時常祀爲大也；冬至啓蟄二郊之禘、對祖宗爲大也。祭法又分郊禘爲二者、冬至之禘、對啓蟄郊爲更大也。」先生辨別禘祀大小之義、尤爲諸家所不及。

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

祭之明日復祭、謂之繹。必繹者、何休公羊傳云：「不忍輒忘、敬慎之至、」是也、禮數簡不灌地降神。繹亦名禘、禮器云：「爲禘乎外、」鄭注謂即繹祭。周曰繹者、絲衣言繹、見于周頌、春秋書壬午猶繹、皆周禮也。彤者、彤彤不絕也。昨、祭肉、釋文云：「昨本作昨。」

第十一條 講武

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

獵者、捷也、說文云：「獵、收獵、逐禽也。」左傳云：「皆於農隙以講事、」白虎通云：「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此古人所以有田獵也。蒐、國語作捷、祭義作殺、郝氏謂「當作捷、殺即捷之假借。」春爲

蒐者、言搜取不孕之獸也。苗爲田苗、夏爲苗者、郭注云：「爲苗稼除害。」獮者、釋詁云：「殺也、」說文示部云：「禰、秋畋、」郝以爲獮當作禰。秋獮者、郭云：「順殺氣。」狩者、取圍守之義、冬狩者、獲則守取、無所擇也。四時之名、經典不盡同、惟周官大司馬、左氏隱五年傳、與爾雅同。然亦用爲四時之通稱。

宵田爲獮、火田爲狩。

獮者、伐檀正義引郭注云：「獮、猶燎也、」是夜獵而然火燎爲獮。火田者、郭謂「放火燒草。」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殆冬獵之一種、故仍名狩。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乃立八字、大雅緜篇文、詩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是緜爲周人美文王之詩。冢土即社。冢、戎、釋詁皆訓大；醜、眾也。詩傳云：「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續漢志云：「古者師行載社主、」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故動大眾而祭社。

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振旅闐闐、小雅采芣文、詩序謂周宣王時詩。闐、說文云：「盛兒。」反尊卑者、師出時壯盛在前、以昭威武；歸時則尊老在前、反乎前時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是爲二時習戰之名。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爲三年習戰之名。其義與爾雅稍殊。

第十一章 旌旗

前章列講武者、邵氏云：「講武必順四時、故附見釋天；」旌旗不屬天事、則云「因上文講武而連累及之也、」似附會。今本爾雅旌旗二字作旌旂、釋文云：「旂、本又作旗。」案鄉射禮鄭注云：「旌、總名也；」周禮云：「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又云：「凡祭祀各建其旗。」是旌也旗也、乃古總稱、陸氏所見爾雅作旗、是也、故用旌旗字。

素錦綢杠、纁帛縵、素陞龍于縵、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有鈴、曰旂。

此釋龍旂之制也。素錦綢杠者、以白地錦施於旂竿也。纒者、絳色、帛繆者、說文云：「帛、繪也。」凡旂皆有旒、繆所以繫旒、纒帛繆者、以絳色繪爲繆也。同常「交龍爲旂、」鄭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是旂有二龍、一升一降、升者上向、降者下向、此但云陞龍者、舉上以概下、素陞龍於繆者、乃畫白龍于繆、一升一降也。練旒、說文云：「練、澌繪；」長發鄭箋云：「旒者、旂之垂者也；」曰九者、灋人云：「龍旂九旒。」是練旒九者、以澌繪爲下垂之九流也。組縷、說文云：「組、綬屬；縷、線也、」飾以組維以縷者、以組著於旒、爲旒之飾、以縷繫旒於旂、而維持之也。鈴者、令也、說文云：「旗有衆鈴以令衆；」李巡云：「以鈴繫旒端、」是也。以素錦鞞杠、以絳帛爲繆、畫交龍、綴九旒、組以爲文、縷以爲繫、鈴以爲號令、數者具矣、是龍旂之制也。

案同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是旂常判然二物矣。灋人云：「龍旂九旒、」爾雅之文、一則曰陞龍、再則曰練旒九、是

所謂旂者、明乎爲諸侯之旂也。周官爲周制；爾雅龍旂、亦爲周制。

本節二十五字、祇是一句。旂、主詞也；上二十四字、說明詞也。晉徧考各本爾雅「有鈴曰旂」四字、皆列于「注旂首曰旌」之後、自「素錦」至「維以縷」二十一字、獨立爲一節、是有說明詞而無主詞、實不成句。句之組織法、自有不用主詞之例、唯此二十一字、非其比也。即以本章各節語句例之、僅有此二十一字、亦無單獨成句成節之理。以此知有鈴曰旂四字、必係錯簡；故移併一處、以復其舊。

續廣充幅、長尋、曰旂。繼旂、曰旆。

此釋旂旆之制也。司常云：「龜蛇爲旐；」又云：「縣鄙建旂。」稱旂者、說文云：「旂、攸攸而長也。」（從段）繼者、孫炎云：「黑繪、」段玉裁云：「九旗之帛皆用絳、惟旂用緇。」廣充幅長尋者、邵氏云：「坊信、周官之法、度長爲尋、幅廣爲充、言黑繪之廣充竟幅、而長及尋者、謂之旂也。」郝氏云：「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旂、說文云：「繼旂之旗」

沛然而垂、釋名云：「雜帛爲旒、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也、」孫炎云：「帛續旒末、亦長尋。」旒、在傳作莖。

注旒首、曰旒。

此釋旒之制也。旒、謂旒牛尾、注旒首者、載旒牛尾於杠首也。旒亦有繆旒、曲禮「德車結旒、」孔疏謂「德美在內、不尙赫奕、故結繆其旒著于竿、」是旒有繆旒之證。旒上有羽、周官司常云：「析羽爲旒、」孫炎亦云：「析五采羽注旒上、其下亦有旒繆、」此周之旒有羽也。夏采序官鄭注云：「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如鄭所考、則有虞氏之綏、已有羽矣。

錯革鳥、曰旒。

此釋旒之制也。稱旒者、段注說文云：「旒、與與、葦廡貌、」旒、从與、會意。司常云：「鳥隼爲旒、」六月云：「織文鳥章、」爾雅之革鳥、即周禮之鳥隼、詩之鳥章。鳥隼而稱革鳥者、孫炎云：「革、急也、」

隼即鷂鳥、故小雅箋訓隼爲急疾之鳥、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
鑄、孫訓置、王念孫謂爲「畫文之名」、「見述聞」。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爾雅曰：「熊虎爲旗、」今爾雅無之。俞樾以爲此句當在鑄革鳥曰旗之後。案司常云：「熊虎爲旗、」是旗本在九旗之內、薛注所引必不誤、今本爾雅、蓋脫去熊虎曰旗四字耳。故依俞說附見於此。
因章、曰旃。

此釋旃之制也。釋文引世本云：「黃帝作旃、」是旃之作遠矣。司常云：「通帛爲旃、」旃爲旃之或體、注云：「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是因章者、即因絲帛之色以爲章、不復加飾也。

爾雅學

釋地第九

釋名云：「地者、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

第一章 九州

王制注云：「州、猶聚也。」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孫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亦異、故疑爲殷制。』案禹貢九州曰冀、雍、梁、豫、兗、青、揚、荆、徐。」

兩河閒曰冀州。

邵云：「禹貢首冀州者、尊帝都也、殷邦畿在冀州城內、故亦首冀州。」錢坫云：「河至滎關以下、始折而東、過孟津、又東北入海。州以東西兩河爲界、故曰兩河閒。」

河南曰豫州。

郭云：「自南河至漢。」郝云：「下文『漢南曰荊州』，荊在漢南，豫在漢北矣。」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河西曰離州。

郭云：「自西河至黑水。」郝云：「涇、灃及爾雅，皆無梁州，則雍州兼有梁州之地也；禹貢雍、梁，皆西界黑水，故郭據以爲言。至漢改雍梁爲益州，今其地則四川也。」釋名「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
漢南曰荊州。

郭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說文云：「荆、楚木也；」荊州義取此。故荆楚每並舉。

江南曰揚州。

郭云：「自江南至海。」禹貢「淮海惟揚州」，揚者，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屢正含文明、故取名焉。」

濟河謂曰兗州。

禹貢「濟河惟兗州」，郝云：「東南據濟、西北據河、是在濟河間。」李

巡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

濟東曰徐州。

郭云：「自濟東至海。」稱徐者、大康地記以爲取徐工爲名。

燕曰幽州。

邵云：「禹貢以幽州之地、合於冀州、職方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爾雅無并州、幽州兼有并州之地。」案廖氏汪制圖考據禹貢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謂「甸侯綏三服、九州；要荒、十二州、」而幽并即爲十二州中之名。幽州與崇山三危羽山同稱四裔、爲舜流凶族之地、以此考之、廖說爲可信也。

齊曰營州。

禹貢「海岱惟青州」、職方云：「正東曰青州、」營州、即夏周之青州也

。禹貢正義引「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以爲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稱齊者、釋文引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上、齊有營上、」皆用上名以稱州也。唯燕齊二句、均非爾雅原文。

第二章 十藪

周禮澤虞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風俗通曰：「藪、厚也、有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也、」是藪澤各異。藪之數、澤虞注謂「爾雅有八藪；」呂覽淮南則爲九藪。說文用職方九藪之數、其名與爾雅迥異；故郝疑十藪爲殷制。孫星衍以十藪爲傳。

魯有大野。

禹貢「大野既豬；」職方兗州云：「其澤藪曰大野、」竝與爾雅同。冰經注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是鉅野、即大野、鉅野縣以此得名。邵云：「今爲曹州府鉅野縣、縣西有鉅野故城。」據晉書地理志、鉅野縣、即孔子獲麟處。

晉有大陸。

左氏定元年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疑大陸即吳澤、高注淮南墜形訓已有此說。郝云：「其地在河內脩武、今獲嘉縣西北。」

案獲嘉、今屬河南、春秋時爲晉地。

秦有楊陜

楊陜、古無定說。呂氏春秋「秦之陽驪、」高注「或曰、在華陰西；」邵云：「陽楊同音、驪陜古音之轉、灃灃屬于秦、則楊陜當在冀雍之間、作在華陰者爲近之。」案華陰、今屬陝西省。

宋有孟諸。

錢坫云：「在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禹貢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澤周迴五十里；元時河水衝決、遂廢。」案今在河南、春秋時宋都。

楚有雲夢。

禹貢「雲夢土作乂、」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有七澤、一曰雲夢、方九

百里。」今在湖北安陸縣南。

吳樾之閒有具區。

職方云：「揚州、其澤數曰具區、浸曰五湖。」具區一名震澤、五湖即太湖、然則具區非太湖也。郝云：「烏程有震澤上下二鄉、自上林輒村、至南澤鎮、皆是、地濱五湖；」故具區爲吳藪、因跨越吳境、故曰吳越之閒、非太湖也。

齊有海隅。

齊地在渤海之南；藪澤濱海、故名海隅。史記齊世家集解引左思齊都賦注云：「申池、在海隅、齊藪也；」襄十八年左傳「焚申池之竹木、」即指此。

燕有昭余祁。

郝云：「此釋幽州之藪。殷之幽州、兼周之并州、故職方「并州、其澤數曰昭余祁、」鄭注「昭余祁在鄭；」漢志「太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爲昭余祁、并州藪、」地在今山西祁縣東七里。

鄭有圃田。

職方豫州云：「其澤藪曰圃田。」即此藪。邵云：「西周時，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小雅車攻云：『東有甫草。』東遷後，屬於鄭，故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鄭之有原圃。』是圃田屬鄭，乃春秋時事，此語亦爾雅原文矣。地在今河南中牟縣。

周有焦穫。

小雅六月云：「整居焦穫。」即焦穫藪。據水經注，則藪通鄭渠，即瓠口也。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第三章 八陵

東陵阬、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隄雁門，是也。

阬、息慎、朱滕、久不可考。

威夷者，錢坫云：「漢之右扶風郁夷縣也。」史記「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西陵之女。」今軒轅邱，在秦州清水縣東，郁夷則在鳳翔府隴州之西，薛君

章句曰：「郁夷、險也。」

西隄雁門者、史記趙世家有「先俞、」徐廣云：「爾雅西隄雁門是也；」正義云：「西隄山在代州雁門縣、趙地也。」郭注北山經云：「雁門山、即北隄西隄雁門之所出、因以名云；」然則南隄、即今山西代縣東北之雁門山。隄莫大於加隄、梁莫大於淇梁、墳莫大於河墳。

加隄者、風俗通云：「國語、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隄、」並引爾雅文釋之。邵云：「加隄即柯隄、春秋成十七年云：『同盟於柯隄、』杜注『鄭西地。』」

淇者、水經濟水注云：「淇水出原城西北原山、東注于河、」錢坫云：「今懷慶府濟原縣是其地。」是淇爲水名、梁者其隄也。

河墳者、錢云：「今蒲州府榮河縣、是其地。水經注曰：『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高十丈。』」然則河墳者、即大河隄。稱墳者、以是爲大耳。

第四章 九府

深經音義引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玞琪焉。

職方幽州云：「其山鎮曰醫無閭，今在遼東省北鎮縣西十里。即楚辭注所謂「東方之玉山」也。珣玞琪者，秦刻石稱「吉玉宣璧。」邵云：「今大遼河有錦川石、美者盤潤如玉、大者可作几，其美可知矣。」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職方揚州云：「其山鎮曰會稽；夏紀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之所，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竹箭，即禹貢之「篠簜」，竹譜謂「高不過一丈」，然極堅實。」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職方荊州云：「其山鎮曰衡山，鄭注「衡山在湘南」，是衡山即梁山。邵云：「淮南注術訓高注「橋、桔槔上衡也」，衡謂之橋，橋亦謂之梁，是衡

與梁義相通。衡與橫通。『強梁』語轉作『強橫』。是衡與梁聲相近。其說是也。犀小於象、犛生鼻端、其用頗廣、不惟皮可製甲。定四年左傳：『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是楚有象、有明證也。

西南之美者、有崑崙之金石焉。

職方豫州云：『其山鎮曰崑崙』。錢坫云：『同州府鞏陰縣南。今屬陝西。金石者、淮南高注云：『金、美金；石、含玉之石也。』』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職方冀州云：『其山鎮曰霍山』。山在今山西霍縣東三十里。多珠玉、淮南形篇無多字。高注云：『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

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瑱琳、珉焉。

淮南椒真篇有『鍾山之玉』。高注『鍾山、崑崙也。』今考新疆西藏之交界處、爲崑崙山正脈、自此東行、而入西藏及青海南北境者、復歧分三支、所謂崑崙虛者、未知爲何種。郭注云：『瑒琳、美玉；珉、狀似珠也。』』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筋焉。

高注墜形篇云：「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筋、可以爲弓弩。」

東北之美者、有嶺山之文皮焉。

嶺山瀕海、在今山東榮城縣南。文皮者、墜形篇高注云：「虎豹之皮。」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

岱岳、即泰山。郭注云：「言泰山有魚鹽之饒。」

第四章 五方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

海澠書云：「東海致比目之魚。」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鱣、比目魚也、丹陽吳會有之。」今考比目魚屬鰻鱕類、比目魚科、種類甚多。體扁平而寬、故南越志謂之「版魚」頭小、齒銳、鱗圓而細。兩側不同色、一面褐色或黑色、一面白色、常棲臥於海底泥沙中、而褐黑色之一面、常上向、爲防敵也。

蓋魚之幼時、目如常魚、因偃臥之下面、無所用其明；而上向之一面、一目之用、有所不足、視力發達、故久之、遂成兩目矣。一面之兩目相連、故名比目。凡比目魚科之魚、其目皆在左側；其在右側者、爲近似種類、亦屬比目魚科。東海朝鮮、有桂皮鱗、長一尺五六寸、眼在左側。又有「鞋底魚」者、亦名牛舌魚、箸鱈魚、兩目亦在左側、常與鱧同。棲沙泥地、然踽踽獨行、不比也。

鱧者、形似比目魚、而彩色及兩目皆在右側、與鱧及鞋底魚適相反。其類亦夥。

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鷟。

郭云：「似鸞、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舊說如此。《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名曰蠻蠻、」郭注謂爲「比翼鳥、」與爾雅略同。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岬虛比、爲邛邛岬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岬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騭。

郭云：「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鼯、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鼯會之。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鼯鼠。音厥。」
邛、說文作𪔐。李孫亦以邛邛、岠虛爲一獸、或以爲二獸。

北方有比肩民焉、迭會而迭望。

郭云：「此卽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警急。」韓詩外傳云：「北方有獸、名曰婁、更會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此與灑雅謂之民者相異。案西醫學家所謂畸形人體、肢體並可駢聯、不僅比肩、唯不能生長耳。

中有枳首蛇焉。

郭云：「岐頭蛇也。」劉恂嶺表錄異云：「嶺外極多、人不以爲異。」

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第五章 野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坵。

詩經正義云：「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每十里而異其名也、」此謂百里之國之制。說文「距國百里爲郊」

邵云：「據天子邦畿千里而言。畿內千里、以百里爲遠郊、以五十里爲近郊。」

其說是也。

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隰者、詩車鄰疏引李云：「下濕、謂土地溼下、常沮洳、名爲隰也。」

平者、說文平作坪、云「地平也。」廣平者、舍人云：「謂土廣而平。」

陸、阜、陵、阿、皆土高之地、陸者、釋名「高平曰陸」陸、澁也、水流澁而去也。」阜者、說文「大陸、山無石者。」陵者、釋名「隆也、體高隆也。」

「阿者、大雅云：『我陵我阿、』是。

可會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

可會者、左氏襄二十五年正義引孫云：「可會、謂有井田也。」陂者、釋

名「山旁曰陂；」詩正月箋云：「阪田、崎嶇墾塲之處。」

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田者、說文云：「樹穀曰田。」蓄、詩采芣疏云：「蓄者、災也；」引孫云：「蓄、始災殺其草木也。」畬、說文「二歲治田也。」

第六章 四極

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而於祝栗、謂之四極。

大戴禮千乘篇「東辟之民、至于大遠、有不火會者矣、」大遠、非地名、

邠謂「秦遠、東極地名、」未知然否、邠、說文引作汭、云「西極之水。」濮

鉛者、邵引左傳文十六年「百濮離居」釋之。祝栗者、邵以爲即黃帝本紀之、

涿鹿。但上述三地、亦非中國極遠之境。

甌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甌竹者、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令支、即河北省遷安縣。北戶、史記舜紀「南撫交趾、北發、」索隱云：「北發、當云北戶；」據漢志、即屬交州。西王母、乃西方國名、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日下、鄭樵以爲「即今日本國也。」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詩蒙蕭箋與此同、餘多異。海者、晦也、舍人所云：「晦冥無識」也。

甌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

郭云：「甌、去也。齊、中也。戴、值也。」丹穴者、御覽引舍人云：「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空桐、淮南記論作空同、高注謂「戴斗極下之地。」

太平、郝以爲即大荒東經之「大言山。」太蒙、郭注「即蒙汜；」淮南高

注云：「蒙汜、日所入之地。」

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

郭云：「地氣使之然也。」

關 聯 學 理 概 論

一 八

爾雅學

釋正第十

說文云：「土、土之高也。」湯坎云：「地險、山川五陵也。」古既以五陵爲設險之用、五土之外、大土必夥、觀此篇所載、蓋歷歷可稽矣。

第一章 土

土、一成爲敦土；再成爲陶土；再成鏡上爲融土；三成爲崑崙土。

敦土、漢志稱「頓土、屬東郡」；今爲河北省清豐縣。郭注云：「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至今猶有此稱。

陶土、錢坫云：「今曹州府定陶縣、是其地。堯居之、故曰陶唐氏、繆子以爲釜土也。」郝云：「陶、从甸、甸是瓦器、故孫炎云：「形如累兩孟。」融者、釋名「明也。」崑崙、非崑崙山、釋名「三成曰崑崙土、」正如崑崙之高而積重也。」

如蔡者、蔡土。如隋者、隋土。

蔡土者、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於蔡土」、杜謂「魯地」、漢志「屬泰山郡」；錢云：「今曹州府。」稱蔡者、鄒注云：「形似車、蔡也。」

如隋之隋、說文作渚、蓋古字通。郭注云：「水中小洲爲隋。」

水潦所止、泥土。

邵云：「泥當作坭、說文「坭、反頂受水土也。」史記世家謂之圩頂、索隱云：「圩頂、言頂上窾也。」正義引輿地志云：「尼土山、在兗州鄒地闕里。」郝云：「然則夫子之字曰仲尼、蓋本此。」今在山東曲阜縣。

方土、胡土。

郝云：「漢志「山陽郡有瑕土」、表記鄭注「瑕之言胡也」、是瑕土即胡土。」

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土。

說文「京、人所爲絕高土也；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此分言之、用

濼訓也。然經傳京上二字亦通用。

水濼所還、埒上。

郭云：「謂上邊有界埒、水繞環之；」此濼環繞之上也。

上正、章上。

郭云：「頂平。」邵云：「隋書地理志『齊郡有章上縣。』元和郡縣志『章

上縣、本漢陽上、隋改爲章上、取縣南章上山爲名也。』

澤中有上、都上。

錢氏疑「義與階上同、」是也。晋案古者數澤渾稱；而水中小洲爲階；此

或有大小之別歟。釋名云：「澤中有上曰都上、言蟲鳥往所都聚也；」韓詩外

傳云：「禽獸厭滾山而下於都澤；」皆可爲數澤之證。

當途、梧上。

錢云：「說苑『齊景公田于梧上、』在今青州府益都縣。』

途出其右而還之、晝上；途出其前、戴上；途出其後、昌上。

書正者、錢云：「在臨淄城東十八里、孟子去齊所宿之地。」

戴正、當丘也。錢云：「故戴國、今歸德府考城縣是。」

昌、亦當也。邵云：「昌梁雙聲字、左傳莊二年：『遇於梁正、』杜注『

梁正、在昌邑南、』蓋邑因正以爲名矣。」晉案梁正、在今山東城武縣。齊又有梁正據、蓋因地爲姓者。

水出其前、滑正；水出其後、沮正；水出其右、正正；水出其左、營正。

阻正、錢云：「今爲曹州府濮州地；」引京相璠云：「濮陽縣西南、有阻

正城。」

營正、詩疏以爲水所營繞；故曰營正。錢云：「今青州府臨淄縣、是其地

；齊太公受封於此。」水經注引爾雅作水出其前左曰營正。

如覆敦者、敦正

郭云：「敦、孟也。」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鄭注「黍稷器。」

漚迪、沙正。

錢云：「在今順德府鉅鹿縣東北、紂所作沙丘臺、在此。」

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

咸丘、春秋桓七年「焚咸丘」、注「魯地」；錢云：「在今鉅野縣西。」

臨丘者、錢云：「晉邑有臨、見春秋傳。」

旄丘者、衛風「旄丘之葛兮」；陵丘、錢引史記「魯哀公遊于陵阪。」

阿丘、錢云：「春秋之阿澤、即詩所謂阿丘也。在今泰安府東阿縣。」

宛中、宛丘

陳風宛丘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錢云：「今陳州府、是其地。」郝

引韓詩外傳云：「陳之富人、饒於鹽丘之上、當即此丘也。」

丘皆有丘、爲負丘。

錢云：「國策有負親之丘。」凡錢注釋地諸篇、多以爲實有其地。

左澤、定丘；右陵、泰丘。

定丘、郝云：「漢志『齊郡有鉅定。』又爲澤名、蓋本古縣、依澤以爲名

。其地在今青州府樂安縣。『秦土者、郭云：『宋有太土社、亾。』
如畝、畝土；如陵、陵土。

『詩、港伯有畝土；釋名：『土體滿一畝之地。』陵、大阜；與前陵土異義。
土上有土、爲宛土。

『陳有宛土。』晉有潛土。『淮南有州黎土。』

『潛土、元和郡縣志：『在太原縣南三里。』州黎土者、劉台拱云：『鹽鐵論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土。』哀二年、蔡遷于州來、四年、孔子適蔡、
所謂黎土、即州黎之土。』錢云：『鳳陽府壽州古州來國；黎、讀曰來、古聲
也。』

天下有名土五、其二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郭云：『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爲河南；潛、敦爲河北者。』翟灝云：『
西域有崑崙軒轅二土、海外西北有平土、東南有騷土、東有青土、以山海經所
言、此五土最魁梧築大、而名稱于上古。』軒轅、平土在河以北、騷、青在河以

南；河出崑崙西北，則崑崙亦屬河南。」兩說未知是否。

第二章 厓岸

望厓洒而高、岸。

洒者、鄉風傳云：「高峻也。」王念孫云：「洒者峭也、峻亦峭也。」

夷上洒下、不澹。

郭云：「不、發聲。」魏風傳「澹、厓也。」疏引李云：「洒下、峭下。」

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鞠。

說文「隩、隈厓也；淮南高注「隈曲濼處、魚所聚；故隩爲隈。」

隩鞠者、詩公劉疏引李巡云：「厓內近水爲隩、其外曰鞠。」

畢、堂牆。

李巡云：「崖似堂牆曰畢。」錢云：「今西安府咸陽縣有畢陌、古稱邑也。」

王引之云：「堂讀爲陜唐之唐、唐、隄也；今案逸周書作維篇云：「隄

唐山齋、」此可爲王說之證。

重厓、岸。岸上、澚。

郝云：「重厓者言其高、非必累兩厓也。」澚者、釋水云：「水厓。」
澚、大防。

錢云：「墳、當有坊。齊長城名防門、今泰安府平陰縣、是其地。」
澚、爲厓；窮澚、汜；谷者、澚。

窮澚、郭云：「水無所通者。」谷者、云「通於谷、」水經注引作通谷。
秦王念孫云：「此言水厓謂之澚、其窮澚之厓則謂之汜、通谷者之厓則謂之澚。
故廣雅曰：『澚汜、厓也、』澚與澚同。」此義勝他說。

爾雅學

釋山第十一

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

郝云：「此釋五山之名，但舉山名，不加嶽號，蓋表五山以爲鎮，非奠五嶽而稱尊也。河南華者、豫州鎮也。河西嶽者、雍州鎮也。河東岱者、兗州鎮也。江南衡者、荊州鎮也。荆州鎮包揚州、故不數會稽也。其四以河爲界、其一以江爲界。至『泰山爲東嶽』以下、方標五嶽。」

華者、假借字、灑文作華。

嶽者、錢云：「今在鳳翔府隴州。」禹實名沂山、職方注謂爲吳嶽。

岱者、錢云：「今在泰山府北。」

恆者、錢云：「今在定州曲陽縣。」

衡者、錢云：「今在衡州府衡陽縣北。」郝云：「舜典正義引李巡曰：『攀、西嶽攀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恆、北嶽恆山也、衡、南嶽衡山也。』蓋此四山、即四嶽、故李云爾。吳嶽不在此列、故李亦不數之。」

山三襲、陟；再成、奕；一成、坏。

襲者、重也。陟者、升也、三重之山、其形高、故名陟。再成者、郭云：「兩山相重。」坏依錢注改正。錢云：「大坏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

山大而高、崧。

郭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郝云：「詩崧高傳、以崧爲高貌、不以爲中嶽之名。」

山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眾、巋。

岑者、孟子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本雅義也。

嶠者、釋名「山銳而高曰嶠、形似橋也。」錢以爲黃帝所葬之橋山。

扈、玉篇作𡵓、云「山廣貌。」錢云：「今西安府鄠縣有扈谷、夏同姓侯

國。

巖者、字林云：「小山而巖也。」錢以爲山海經之歸山。

小山岌大山、峘。

汪篇「岌、山高貌。」爾雅釋文引埤蒼云：「峘、大山；岌、高也。」故

郭注云：「岌謂高過。」錢云：「峘、即恆山。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

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在今保定府廣昌縣北。」

屬者、嶧；獨者、蜀。

嶧、錢云：「秦刻石作繹；在今兗州府嶧縣。」劉昭續漢志注引郭璞云：

「繹山、純石積構連屬、」是嶧當作繹矣。

蜀者、邵云：「後世有屬山、又首山亦名獨山、皆依爾雅以爲名。」

上正、章。宛中、隆。

釋文篇「章上、宛上、」乃釋上名；此篇釋山名也。漢地志江夏郡竟陵縣

有「章山。」成二年左傳「齊侯圍龍、」晉世家作「取隆、」索隱云：「隆、

即龍也，「蓋龍爲隆之音假。隆者，郝云：「謂中央下而四邊高。」

山脊、岡。未及上、翠微。

釋名「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言也。」未及上者，郭云：「近上旁
陂，」是也，故錢云：「翠讀如崔、微讀如魏，亦言其高，」蓋言翠微、特未
及岡之高耳。

山頂、冢。翠者、厓巖。

冢者，小雅十月傳「山頂曰冢。」錢云：「蟠冢山，以此名之。」

翠者句、十月箋「翠者、崔嵬，」漸漸之石箋又云：「翠者、崔嵬，謂山
顛之末也，」鄭所見爾雅本、與今本異。說文「厓巖、山顛也。」

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

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密者，後漢書鍾皓傳「歸隱密山；」
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密縣，故密國，」郝云：「今密縣三面皆山，唯東面缺，
形似堂室；」如上所述，是密國得名於密山，而密山又取義於堂室之狀也。

盛者、漢書郊祀志有盛山、史記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盛、成、古通。殘云：「在今登州府文登縣南、斗入海、故曰如防。」

樹山、墮。

郭云：「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

重廡、隤。

郭云：「謂山形如累兩廡、廡、甑也、山形狀似之、因以名云。」晉案秦湫僖十八年云：「宋師及齊師戰于廡、」廡、齊地、或因山以名地歟。

左右有岸、廡。

郭云「夾山有岸。」孫星衍云：「廡當作廡、」說文「廡、石地也。」

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

宮爲動詞、郭云：「宮謂圍繞之。」霍者、郭注中山經云：「今平陽永安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

鮮者、亦別也。詩皇矣疏引孫云：「別、不相連也、」金鶚云：「鮮、斯、

聲近而通、鮮其斯字之俗、釋言「斯、離也、」別與離義同。「皇矣有鮮原、」
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此皆可證爾雅鮮字之不誤。

山絕、陘。

陘、趙世家集解云：「山絕之名。」錢云：「漢書井陘山、今真定府井陘
縣、是其地。」古稱太行山南北有八陘、是凡山絕者、皆曰陘也。

多小石、礧、多大石、礧。

礧、說文作礧、今人皆用礧。釋名「礧、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
見也；礧、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也。」錢云：「春秋傳、晉師在敖郟之間。

多草木、帖、無草木、駭。

釋文引字林云：「駭、猶帖字；」魏風陟帖作陟吧。

山上有水、埒。

埒、釋文注謂「界埒、」有界埒、故停水泉。

夏有水、冬無水、祭。

沅湘郡縣志「泗水縣漏澤、漏穴有五、其澤、每夏積水、秋冬漏竭。」

山嶺無所通、谿。

郭云：「所謂窮嶺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

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砮。

詩卷耳傳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砮；」釋名同。馬瑞

辰謂「爾雅誤。」

山夾水、澗；陵夾水、虞。

郭云：「別山陵間有水者之名。」虞、依釋文改、從舊本。

山有穴、爲岫。

說文「岫、山穴也。」即山巖。

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

李巡云：「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錢云

：「詩『度其夕陽、于彼朝陽；』皆山名也。」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

白虎通云：「東方爲岱、南方爲霍、西嶽爲華、北方爲恆、中央爲嵩、」

與爾雅同。郝云：「風俗通『泰山、一曰岱宗、衡山、一名霍山、』應以衡霍

泰岱、皆一山而二名、是也。至五嶽所在、泰山、今在泰安府泰安縣北；華山

、在同州府華陰縣南；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恆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

嵩高、在河南府登封縣西；此五嶽之名、蓋周所定。」郝說本洪氏、考據極細

。梁山、晉望也。

春秋成五年「梁山崩。」邵云「今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

爾雅學

釋水第十二

第一章 水泉

泉、一見一否、爲澾。

郭云：「澾、纔有貌、」故引伸爲纖小之義。泉者、澾文「水原也。」

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灋沟。

郭云：「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冰經滙水注

又云：「灋水導源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此則似潮汐之水矣。

釋名「灋、竭也；沟、有水聲沟沟也。」

溢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沕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正出者、郭云：「公羊傳曰：直出、直、猶正也。」涌者、澾文「涌、滕

也；濇、水超涌也。直出之水、必泛濫而行、故稱濫泉。澗、柔濫作檻。

沃泉、即漕風之下泉、錢以為水經注之中陵水、說文「沃、漑灌也。」

仄、古通側、故李巡云：「沕、側出。」說文穴作次、云「次、水从孔穴

疾出也。」又云：「濇、側出泉也。」是沃泉亦名濇泉矣。

溪關、流川。過辨、回川。

川者、說文「貫穿通流水也。」溪關、說文作溪辟、云「流水處也。」

過、釋文「本或作瀾。」說文「澗、回泉也；」澗、澗、即澗水也。錢

云：「辨、讀如別、」是也。水經有「澗過水、出沾縣北山、」錢謂即過辨

。

澗、反入。

郭云：「即河水決出又還入者。」邵以左傳定四年「雍滋、」即此。

澗、沙出。

郭云：「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澗。」晉案沙疑作少、因注中沙字而譌寫。

少出者、謂沙潭之水多入而少出也。澗反入；潭少出；二句相偶成文。汧、出不流。

郭云：「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汚池。」錢云：「今鳳翔府汧水。」歸異、出同流、肥。

鄠風泉冰「我思肥泉、」傳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漢、大出。尾、下。

漢者、郭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澗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漢。」邵云：「今爲蒲州府榮河縣。」此言漢水澗涌、其勢大也。

尾下者、王引之云：「歸於他水者水之尾、尾者、下游也。邵十二年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冰經灤冰注引諺曰：『清泉無下尾。』下游曰尾、後世方俗語猶然。」是灤雅以下字釋尾之名也。水醮曰屨。

玉篇「屨、水盡也、側出曰沕泉、」與灤雅同。說文蓋誤。

水自河出爲澗。濟爲澁。汝爲澗。洛爲波。漢爲潛。淮爲滸。江爲沱。澗爲洵。潁爲沙。汝爲濱。

此節釋大水枝派之名。

澗者、澗汶云：「澗、河澗水也、在宋、」春秋晉楚之戰、晉人爭濟、舟中之指可掬、即此處。上文「澗反入、」與此爲一水。

澁、錢云：「應爲滌。」禹貢「滌播、」鄭注云：「沅水溢出所爲澤也、」沅水所溢、即濟水之流爲滌也。

澗者、錢云：「字當爲澗、出泰山萊蕪縣之汶水。」呂忱作沅水。波者、錢云：「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之洛水。」鄭注以門水爲波。

漢爲潛者、禹貢疏引郭晉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太平寰宇記引梁州記云：「蔥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龍、號爲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龍門山潛水、自此入穴。」此即郭氏所謂潛水、在禹貢梁州境內

游者、錢云：「游水也。淮水于淮浦縣枝分、北爲游水、東北入海。今海州及贛榆縣是其地。」

沱者、書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疏引郭晉儀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嶺山、與江別而更流、」此梁州境水、後人所謂郫江也。

灑者、說文「洵、過水出也；灑、灑水受淮陽扶溝浪湯渠、東入淮。」案灑水在今安徽懷遠縣境內。

潁爲沙者、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潁水所出。」水經注「臨潁縣、潁水自縣西流注、小灑水出焉；」小灑水、即沙水、今稱小澗水。

汝爲瀆者、水經注「汝水東南逕奇頰城西北、瀆水出焉、世謂之大灑水」是瀆出於汝水也。

水洩之澤、爲汧；洩復入、爲汜。

上文云：「汧、出不流、」然洩而流者亦名汧。水經注「渭水東逕郁夷縣

故城南、沂水入焉、即洩之行而沂也。水之洩而復入者爲汜、召南江有汜、是也。

「河水清且瀾瀾、」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孫星衍謂此十八字當是傳、晉疑「河水清且瀾瀾」六字、其始是傳、後世混經傳爲一、遂移置於節首矣。瀾之或體作漣。

江有沱、河有澗、海有濱。

郭以此節爲「重見、」是也、不宜曲爲之解。

澗、水厓。

釋江云：「岸上、澗、」此云：「澗、水厓、」乃反覆釋之。

水艸交爲澗。

詩巧言「居河之麋、」左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澗、麋、古通。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絲紉以下爲揭、絲紉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

孫星衍以爲此三十九字、亦是傳。首三句、詩匏有苦葉文。濟者、濟渡處。揭衣者、郭云：「褰裳也。」涉者、徒步不用車舟也。繇類以下爲揭六字、王引之謂「非爾雅原文。」由帶以上、即以衣涉水、與揭衣相反。

潛行爲泳。

列子黃帝篇張湛注：「水底潛行曰泳。」又見釋言。

汎汎揚舟、紉綱維之。」紉、繫也、縊、綏也。

首二句、小雅采芣文。紉綱、詩作縊綱。毛用爾雅釋詩。詩疏引李云：「繫、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云：「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爲大索。」

詩釋文引韓詩云：「縊、箝也、」釋名「引舟者曰箝。」是紉綱者、行舟繫舟俱用之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

造舟者、詩大明正義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爾雅釋文引郭

圖云：「天子竝七船、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此舟數也。

維者、公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

方者、說文「併船也。」金鶚云：「併船、是方本義、通而言之、凡相併

皆曰方。」

特舟者、公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舟。」

洧者、李云：「併木以渡。」郝云：「論語乘桴、桴、亦洧也。」汎汎楊

舟以下三十三字、孫謂是傳、晉以爲水注川以下二十一字、亦是後人所增。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

郭云：「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邢疏云：「水注川曰谿、是澗

谿之水注入川也。注谿曰谷者、謂山谷中水注入澗谿也。」餘仿此。

逆流而上曰泝河、順流而下曰泝游。

此謂渡水有順逆也。泝者向也。

正絕流曰亂。

邢疏云：「正、直也、謂橫絕其流而直渡、禹貢「亂于河、」是也。」

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發源注海、其詳具見馮貢。四瀆者以下九字、孫謂是傳。

第二章 水中

水中可居者曰州。小州曰階、小階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瀾。

州者、澠汶「水中可居者曰州、人匍繞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尻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州之本義也。方言「三輔謂之淤。」階、澠汶作渚、廣雅「渚、處也、」是渚者、亦可居之地也。沚者、釋名「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坻者、釋名「遲也、能遏水使流遲也。」

瀾者、釋文引郭圖云：「人亦於水中作洲、而小不可止住者、名瀾。」

第三章 河曲

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前稱新疆西藏分界處、爲崑崙正脈。正脈復分爲三支、東貫青海中部之一支、爲巴顏喀喇山脈、巴顏喀喇山之北、有噶達蘇齊老峯、黃河發源于其下。

是處亦稱阿兒坦河、所謂河出崑崙虛而色白者、其謂此歟。

渠者、說文云：「水所居。」川者、釋文引李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所受納之渠、爲千七百、約舉其數耳。黃河自青海東流、三百里至鄂敦達刺、百泉並涌、古所謂星宿澤也。又東潏爲札陵、鄂陵二湖。東北入蒙古者、水草豐美、是爲河套、黃河水利、惟此而已。河水支流之最大者、爲甘肅之大通河洮水、陝西之渭水、山西之汾水。故自青海發源、道經甘肅蒙古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七省區、他水匯流、十有八九、皆黃河所受之渠也。既經行沙漠黃土之地、水性重濁、其色必黃。古所以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黃河自青海發跡、至山東、循泰山之麓、東入渤海、長約八千八百餘里。其自札陵湖、經過積石山間、其勢已曲、即禹貢所謂「導河積石」之地也。至河套之流、實爲洪濤山所阻、不得徑行、乃折向西南、成一大曲、古稱河套爲河曲者以此。及由河套南入長城、是爲陝秦管分界處；經龍門、達瀆關、又爲

北嶺所扼、乃折而東流、入河南境；既至河南之汜水、乃皆爲平地、與上流異勢矣。然自河南以下、雖爲平原、常潰決橫溢爲民大患者、皆由屈折不得其道所致也。

第四章 九河

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禹貢稱「九河既道」，地在兖州，而其名不詳。鄭注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中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郝亦云：「今驗青滄、景德之閒、古堤沙阜，舊迹宛然。」

徒駭者、郭云：「今在城平縣。」錢引漢地志云：「勃海成平有庫池河、民曰徒駭河。」郝云：「庫池、即徒駭、疑語倒、訛聲之轉。」

太史者、錢引禹貢指南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

馬頰者、郭云：「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錢云：「今濟南府平原縣

北、有篤馬河、即馬賴河；明史地理志曰：俗名土河。」

覆鬴者、錢云：「今濟南府德州有覆鬴河、東北至武定府海豐縣入海。」

通典謂「在平原郡界。」

胡蘇者、錢云：「河間府東光縣、胡蘇亭在焉。太平寰宇記謂之赤河。」

簡者、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錢云：「今天津府南皮縣城

、簡、絜二河在焉、相去最近。」

絜者、金史地理志云：「南皮縣有絜河。」

匏盤者、漢地志平原郡有般縣、後漢書袁紹傳「還屯槃河」、章懷注「槃

、即爾雅九河鈞槃之河。」錢云：「今武定府樂陵縣東南、有鈞槃河、至海豐

縣入海。」

鬲津者、漢地志平原郡有鬲縣、元和郡縣志「德州安德縣鬲津枯河、在縣

南七十里」、郝云：「鬲縣故城、在德州北。」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郝云：「此總題。」本節爲「九河」題詞之後一節、蓋爾雅「冰涼」
「九河」諸字、皆在後、今既移置於前、故遂與「徒駭」節貫也。

爾雅學 釋水篇

爾雅學

釋艸第十三

說文云：「艸、百卉也、从二艸。」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三曰虞衡。」地官「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八曰斂材。」此嚴其職掌而已。爾雅釋艸釋木二篇、實爲吾國研究植物之權輿。其後詩人因之而成比興、李氏宗之而著綱目、皆以爾雅爲不祧之祖。篇中於顯花植物、隱花植物、皆有所具列、苟一物而有類似之性質者、亦必及之、可謂備矣。惟第及其形態、如解剖生理、則未有言者、此則時代爲之耳。茲篇根據歷代舊說、並採用植物形態、解剖生理、自然分類、及實用植物諸學說、揭其要領、以補實義之未備焉。

藿、山韭。菘、山蔥。薺、山薺。蒿、山蒜。

韭、蔥、薺、蒜、乃單子葉植物、屬百合科。其味美、爲葉菜類、莖菜類

之食用植物。其山生者、與種植者無大殊異。

非者、說文非部云：「韭、韭菜也、一種而久生者也、故謂之韭。」韭、久聲韻、韭爲多年期之根、故許以久釋韭。幽風「獻羔祭韭」、曲禮「韭豐本」、此古之苳時食者、取韭以充豆實也。菹、爲山韭者、說文艸部云：「菹、艸也、詩曰：食鬱及菹；」又非部云：「籤、山韭也、」段疑許所據爾雅、或作「籤、山韭。」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是亦山韭；郝云：「山中者亦象家韭、而葉差狹、根宿地自生。」

菹者、說文云：「菹、艸也、」繫傳以爲即管子所云：「齊伐山戎、出其山蔥。」眾經音義八引爾雅舊注云：「菹、一名山蔥、并州以北、多饒菹蔥、」北山經云：「邊春山其艸多蔥韭、」郭云：「山蔥、名菹、大葉、」是菹爲山蔥也。菹一名沙蔥、生沙地；又名水蔥、生水中。有白花、味甘而不辛。亦百合科。字亦作格。

蕒、玉篇作苳、廣韻引爾雅作「苳、山筴。」蘇頌本艸注云：「山蕒與家

薤相似而葉差大。今人謂「山薤花梗比薤短、葉比薤更細、薤葉五稜、山薤有三稜。」

山蒜、見本艸拾遺。本艸獨本注圖經云：「小蒜、野生、小者一名蒿、是蒿爲蒜之小者也。字林云：「蒜、水中蒜也、」李時珍云：「山蒜、澤蒜、石蒜、同一物也、但分生於山澤石間爲不同耳。」山蒜、爲百合科、多年生艸本。地下有鱗莖、色白、大如棗。葉有平行脈、夏日莖頂生花、雄蕊六枚、有長花梗排列如繖形。供食用。

薤、山薤。

說文艸部云：「薤、艸也、」廣雅云：「山薤、當歸。」釋文云：「薤、古芹字、」李時珍云「當歸本非芹類、特以花葉似芹、故得芹名。」下文云：「薤、白薤、」陶宏景云：「歷陽所出、色白、」故注本艸者、謂「當歸」苗有二種也。蓋當歸爲繖形科、當歸屬、乃多年生之艸本。生于山野、莖高二三尺、葉爲大羽狀複葉、其質厚、深綠有光澤、邊緣有尖鋸齒、夏秋開小白花

、有藥香、其根乾時、可爲藥、所謂白蘄是也。山蘄祇莖稍高、葉微薄、但短而闊、所謂山蘄是也。白蘄葉較小、古稱蠶頭當歸、山蘄葉闊、故古稱馬尾當歸。

檄、木槿、檄、木槿。

郭注云：「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
說文艸部云：「蘄、木蘄、詩曰：顏如薜荔、」此鄭風有女同車文、月令云：「木蘄榮、」皆爾雅所謂木槿。故鄭風疏引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檄、一名檄、齊魯之間謂之王蒸。」木槿隸錦葵科、爲落葉灌木、非艸本。莖高至七八尺、葉互生、卵形、往往爲三裂片、有齒牙、夏月開花、爲紫紅白等色、花頗大、生短柄、有單瓣複瓣。實爲蒴果、有毛、種子亦有毛。栽植庭落間、供觀賞、花白者堪食、亦供藥用。或植於宅之周圍、爲藩籬、故昔亦稱藩籬艸。

尤、山薊、楊、枹薊。

朮者、郭引本艸云：「朮、一名山薊、」枹薊者、下文「赤枹、薊、」注云：「即上枹薊、」說文朮、作「朮、」徐鍇謂「枹薊、爲今之赤薊、」是本艸祇有朮與山薊之名、至爾雅時代乃別爲赤薊也。陶宏景亦以赤白分類、但羣芳譜云：「蒼朮、山薊也、」是後世又以蒼朮爲大名矣。蓋朮者、菊科蒼朮屬、生於山野中、爲多年生之艸本。春月生幼芽、有軟毛、色白、至秋時、莖高二尺三、葉爲單葉、橢圓形、亦有三裂頗深者、或爲複葉、互生、自三枚或五枚之小葉而成、花白色、或淡紅色、爲筒狀花冠、秋日開、根爲多鬚根、體肥大、郭注所以謂「今呼之爲馬薊、」形盤曲如薑、其一名「天薑」者、以此也。稱白朮者、其葉狹長、花乃紫色、陶謂白朮葉大、注本艸者以枹薊爲白朮、皆未考。根之功用、驅蟲殺菌、或謂可供食用。今謂出芽山者良。

朮、王薺。

說文作「薺、王薺、」徐鍇云：「藜之類。」玉瀾云：「王薺、王帚、」

本艸云：「地膚。」故王薺爲藜科、地膚。此一年生之艸本、郭以爲樹、非也

。莖高四五尺、分枝繁密、故堪作帚。葉互生、披針、或線形。夏月生花、無瓣、雄蕊五枚、生葉腋間。結細實、花實皆可食。有落藜、落帚、地葵、地麥、地隋、涎衣等名。

葦、王芻。

說文艸部云：「葦、王芻、詩曰：葦竹猗猗、」又云：「藎、艸也。」葦、毛詩作綠、是葦綠同。吳普本艸云：「藎艸、一名黃艸、以其可染黃綠也、」是藎即王芻也。藎爲禾本科、越年生、艸本。莖細、布於地上、莖未直立歧出、高一二尺、葉披針形、或長卵形、有尖端、故昔人云：「似竹、」郝謂「即淡竹葉」也。秋季自枝稍生花、褐紫色。有葦竹、葦葶、葦艸、鴨腳沙等名。

拜、藟藟。

：此與下文「葦、葦艸、」爲一物、皆藟藟也。說文艸部「藟、一曰拜、藟藟、」是藟藟、亦單名藟矣。說文又云：「藟、葦艸也；葦、葦艸也；」廣雅

云：「薑、薑也。」是薑與茺、皆薑艸也。故爾雅下文釋文引本艸云：「蒴藋、一名薑艸、一名茺。」名醫別錄同、是蒴、茺、薑艸、與蒴藋異名而同物也。蒴藋者、忍冬科、接骨木屬。多年生之艸本。莖高六七尺。葉爲羽狀複葉、有鋸齒。花色白、雄蕊五枚、雌蕊一枚。本有毒、莖及花可供藥用、嫩葉則可供食用。

藥、蒴藋。蒴、藋、茺、牡藋。

此釋白蒿、青蒿、牡蒿之異名也。三者皆菊科、艾屬。

藥者、注云：「白蒿、說文作蘇。左氏隱三年疏引陸璣疏云：「凡艾、白色爲蒴藋、今白蒿也、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那疏引本艸注云：「此蒿葉蠹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蒼蒿、所在有之。」或以薑蒿爲白蒿、誤。

藋者、說文云：「藋、香蒿也；藋、或作藋。」詩鹿鳴「食野之蒿」、疏引陸璣疏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藋也。」郝云：「黃蒿不

堪食、氣臭、青蒿香美中啖。香蒿多生河海堤岸、形似胡蘿蔔、莖高三四尺、莖末生細裂如絲之葉、葉腋生枝、枝末開花、狀如穗、色綠微黃。

蔚者、小雅 蓼莪 賦「匪莪伊蔚」、疏引舍人云：「蔚、一名牡蒿。」陸機 疏云：「三月始生、七月華、一名馬新蒿、」或謂馬新即茵陳、與牡蒿別。稱牡蒿、謂無子也；然李時珍云：「結實大如車前實、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為無子也。」牡蒿莖高二三尺、楔形葉互生、上部有缺刻、枝末生小花、形似艾、惟較小、球形而有光澤。

蓄、彫蓬。蒿、黍蓬。

菰爲禾木科、菰屬；蓬即菰也。通志 艸木略云：「菰曰蓬、今人謂之菱。爾雅彫蓬、米菱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故曰蓄、黍蓬、野菱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蒿。」菰生淺水中、多年生之艸本。莖高五六尺、春月發筍狀新芽、葉細長、有平行脈、夏秋之交生花、花單性、雌雄花生于一序中、種子及新芽供食用、秋後葉老可作席。有雕菰、雕胡米、菰菜、菱米諸名。

葦、鼠莖。

郭注「纖細似龍須、蜀中出好者。」小雅「下莞上簟、」說文云：「莞、艸也、可以作席、」皆指此。莎艸科、莞屬。生水地、多年生之艸本。春時莖自宿根叢生、高五六尺。葉小如鱗狀。莖頂歧出花軸、穗狀花序。有莞蒲、小蒲、蔥蒲、苻離等名。

勤、鼠尾。

郭注「可以染皂。」本艸蜀本注云：「葉如蒿、穗若車前。」即鼠尾艸、唇形科、多年生艸本。莖高二三尺。葉爲羽狀複葉。穗狀花序、唇形花冠、淡紫色。

菘蕒、大薺。

菘蕒者、一名薺菜。本艸蜀本注云：「似薺、而葉細、俗呼爲老薺、」邵云：「菘蕒、特薺之細者、非謂其大於常食之薺。」或謂莖有毛者爲菘蕒、味不美。薺爲十字科薺屬。一年生或越年生之艸本。莖高者一尺五寸、低者四五

寸、葉上下部不同、上部羽狀分裂、下部有鋸齒。夏秋生花、色白、雌蕊六枚、雌蕊一枚、總狀花序。

藜、虎杖。

郭注「可以染赤。」陶注本艸云：「狀如大馬藜、莖斑而葉圓、」邵云：「今虎杖、似紅蓼。」此蓼科。多年生之艸本。莖葉類煙葉、紫色、莖高自一尺至五尺。花白色；花實色紅者、日本稱明月珠。

孟、狼尾。

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埤涇則生藏蓂蕭葭、」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葭、萋尾艸、」郭注子虛賦云：「藏葭艸中牛馬芻、」此即狼尾也。郝云：「今狼尾、似茅而高、人以苫屋、俗名蘆稈莖。」蓋禾本科、白茅屬。多年生艸本。

瓠、樓、瓣。

瓣者、說文云：「瓜中實。」瓠者、說文瓠部云：「瓠、匏也。」郝云：

「瓠曰瓠蘆、或作壺蘆、亦作瓠蘆、有甘苦二種。」瓠樓、衛風頌人作瓠犀、亦假借字。瓠者瓠蘆科。一年生之蔓艸。果實爲瓠果、亦液果之一種、成細長之橢圓形、約一尺餘、大者至二三尺。供食用。此瓣字、即植物學之種子、蓋自胚珠受孕後變成者、高等結子類之植物始有之。種子表面、有外種皮內種表、內種皮薄而軟、外種皮厚而堅、以構成種殼、瓠樓、乃外種皮之堅厚者也。茹蘆、茅茹。

說文艸部云：「菹、茅菹、茹蘆、可以染絳；茜、茅菹也。」茜即菹、故陸璣云：「茹蘆、茅菹、菹艸也。」小雅澹彼洛矣箋云：「茅菹、菹艸聲也、」郝云：「菹爲茅菹之合聲、茅菹聲轉即菹艸、古讀菹、从鬼得聲、」故茅菹又作菹艸。此多年生之蔓艸；爲茜艸科。葉長卵形、或心臟形。花冠五裂、筒甚短。根爲染料、故亦名茜根。

果蠹之實、栝樓。

幽風東山「果蠹之實、亦施於宇、」疏引李巡云：「栝樓、子名也、」沐

艸云：「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栝樓者、稱其子也。說文云：「蓐囊、果蘆也、在木曰果、在艸曰蘆、」是本字當爲果蘆蓐囊。栝樓蔓生而附木、始名果蘆、故郝云：「兼二名。」此係葫蘆科、王瓜屬。形狀略似王瓜而大、淮南高注以爲即王瓜、非也。葉面光澤、缺刻略深。熟時呈黃色。詩疏引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故其根潔白、稱天花粉。有天瓜、地樓、澤姑、澤巨、瓜囊等名。

茶、苦菜。

說文艸部云：「茶、苦菜也。」鄉風「荼苦、」傳云：「茶、苦菜、」唐風「采苦、」傳亦云：「苦、苦菜、」既曰菜、則必皆可食。茶爲菊科、苦菜屬。生于秋末、明年春季、生莖、高三四尺、中空。莖葉內之白汁味苦、故名苦菜。花有冠毛、種子成熟、則乘其冠毛、隨風飛蕩、其嫩苗可充蔬菜、有游冬、老鸛菜諸名。

藿、藿。

詩冲浴有蕪釋文引韓詩云：「蕪、菴蔚也。」爾雅釋文引本艸云：「菴蔚也、一名益母；」是蕪者益母也。崔、郝本段說、以爲宜作佳。益母於夏秋之交、自葉腋間放花、故爲唇形科、菴蔚屬、郭所以云「菴生節間」也。花淡紅色、陶謂「白菴、」非也。莖高四五尺、二年生之艸本。供藥用。有益明、大札、貞蔚諸名。

蕪、綬。

釋文云：「蕪、又作鶻；」陳風防有鶻渠傳云「蕪、綬艸也、」即指此。綬爲蘭科、綬草屬。夏初開花、穗狀花序、顏色淡紅、繚繞而上、美如綬狀、故曰綬艸。陸璣疏謂「五色作綬文」者、言其大略耳。

梁、稷。

稷之名見於經典、然人多不辨爲何物。九穀考云：「稷、梁、二穀判然兩事。梁者、粟之米也；粟者、禾之實也。梁、今人謂之小米；稷、今人謂之高梁。韋昭國語注云：「稷、梁也、」與經相戾矣。高粱實最蟲大、故謂之疏、

疏猶蟲也。論語云：「疏食菜羹；」玉藻云：「稷食菜羹；」則疏、稷、一物。或即謂之蟲、左傳云：「梁則無矣、蟲則有之、」蟲對梁言之、正謂稷也。「案訓稷者、謂稷爲稷之不黏者也。說文禾部云：「稷、倉也；倉、稷也；」二字互訓。黍、古作齋、盍、皆同字。故玉篇云：「黍稷在器曰齋、」左傳禮記皆作「黍盛」也。稷亦稱蜀黍、故爲禾本科蜀黍屬；或以爲稷屬者、非也。稷稱蜀黍者、九穀考謂「蜀有獨義、有大義、」引釋山「獨者蜀、」及釋獸「雞大者蜀」爲證、是蜀黍、大黍也。高粱高踰十尺、米粒亦大、故稱獨黍也。粟、秬。

秬者、說文禾部云：「秬、稷之黏者。朮、秬或省禾。」是秬亦禾本科、蜀黍屬之植物也。九穀考云：「稷、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其黏者黃白二種、所謂秬也。秬爲黏稷、而不黏者亦通謂爲秬秬、而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爲秬。」崔豹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爲秬、」此即借秬稷之稱以爲稱也。戎叔謂之荏菽。

說文云：「菽、豆也。」經典通作菽。大雅生民「藪之荏菽」、「溥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疏引孫炎與鄭同。此豆科、黃大豆屬、一年生期。莖高三四尺、葉圓有尖端、秋季放花、結莢長一二寸。有黃白黑三種、皆中食用。

卉、艸。

說文云：「卉、艸之總名也。」小雅四月「百卉具腓」、馮煥疏引舍人云「凡百艸、一名卉。」

菴、雀弁。

與菴爲一物、見下「菴蓄」節。

藨、雀麥。

說文云：「藨、爵麥也。」雀、爵、古通。郭注謂「即燕麥」、「非也。雀麥、禾本科、雀麥屬、一年生期。小穗狀花序、往往自二三花而成、各花皆柔芒。燕麥莖枝之歧出、短而勁、花多直立；雀麥莖枝之歧出、長而弱、花多下垂。

；故雀麥非燕麥也。邵引七發注、以稽麥可肥馬、此誠有用之牧艸也。

藟、烏菴。

與澤一物，見下「澤、烏菴」節。

藟、菹葵。

說文云：「藟、白藟也、或作藟、」藟、通借字。葡萄科、蔓性艸本、故唐風葛生云：「藟蔓於野。」果實成熟時色白、故名曰藟。葉爲掌狀複葉、小葉有深裂、夏日開黃綠色花。白藟用爲斂創藥。

藟、菹葵。

與顯凍爲一物、見下「顯凍」節。

黃、菹瓜。

郭注「菹瓜、似土瓜、」疏云：「黃苗及實似土瓜、土瓜者、即王瓜也。」然則菹瓜蓋葫蘆科、王瓜屬。王瓜屬之特徵、其花冠之裂片、有細裂之緣邊、果皮不堅硬。

蒴藋、豕首。

此本艸天名精、菊科、天名精屬。叢生山間平原、葉狀似煙葉而小、有鋸齒。圖經云：「香氣似蘭、故名蟾蜍蘭、」實不然、其臭氣頗甚。夏日生莖、高二尺餘、故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豨首生而麥無葉、」以其時麥已成熟也。花黃綠色、生於葉腋。地官稱「豕首爲染草、」似無此效用。

莽、馬帚。

夏小正云：「七月莽秀、莽也者、馬帚也。」此鳶尾科、鳶尾屬。葉爲線狀、無劍脊。春日放白花、有淡紅色之線條。結實長二寸許。李時珍謂「可爲馬刷、故名馬帚；」不知馬者大也、其根可制刷、不必爲馬刷。有屈馬第、鐵掃帚之名。

癩、懷羊。

邵郝均無確解。俞樾云：「廣雅釋艸『襄、續斷也、』名醫別錄云：『續斷、一名槐、』槐與癩通、襄與懷通、然則爾雅之癩、當謂艸續斷矣。」是懷

羊爲菊科、苦菜屬。其形狀、則植物名實圖考云：「似芥菜、多刺、花白、宛如蔥花、莖勁、經冬不折。」蓋其莖高三四尺、春夏之交、開花、根入藥、即其物也。

菱、牛蘄。

本艸蜀本引孫炎云：「似芹、而葉細銳、可食菜也。」唐本注云：「馬蘄生水澤旁、苗嫩時可食、花青白色、子黃黑色、似防風子。」當即澤芹、繖形科。略如水芹、有小葉、花亦細、色白。

突、蘆薈。

郭注云：「薈、宜爲蘆、」王引之謂「蘆薈、聲轉不誤。」說文云：「蘆、蘆蘆、」此即萊蘆、十字花科、萊薈屬。稱突者、濟民要術引廣志作菴突、廣雅作菴蘆、郝謂「蘆突與拉蘆、俱一聲之轉。」一年生或越年生艸本、種類有大小赤白之分。莖高自尺許至四尺。圓柱形、白色、肥大多肉、形圓者皮色紅。花淡紫色、或白色、總狀花序。根莖可食、子供樂用。

渣灌、茵芝。

釋文云：「聲類云：『渣灌、茵芝也。』芝、瑞艸也。」孫星衍以神農本草之「藿菌、」即此「灌菌、」郝據類聚九十八引爾雅作「茵芝、」謂「爾雅古本正作茵芝、」其說皆是也。莊子逍遙游篇釋文以菌爲芝、是菌、蕈科植物也。生於含有機物之土壤或枯樹上。種類有被實菌、裸實菌、松菌、香菌之別。香菌味美；生僻處者有毒。

筍、竹萌。

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筍、竹胎也。」竹爲多年生常綠植物。高者達數十丈、中空、有節、質堅韌。葉狀如矢鏃、有竝行脈。筍者、初生之竹芽、有籜包圍於外、亦稱箨、長大則籜解脫、生枝成竹。筍堪食、生江南者最美。籜可爲笠。陸機云：「筍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始出地。」

蕩、竹。

說文云：「蕩、大竹也、禹貢疏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丈、曰蕩。」邵

云：「今雲南籌甸山有巨竹、數尺二節、俗曰蕩。」爲山白竹科。

莪、蘿。

小雅菁菁者莪傳云：「莪、蘿蒿也、」詩既云：「在彼中沚、」「在彼中陵、」則澤沚山陵、皆莪蒿生長地。此菊科艾屬之青蒿也。青蒿最初時、就地而生、故李時珍謂「莪抱地叢生、俗謂之抱壤蒿。」青蒿即香蒿、故陸璣謂「可食。」莖高三四尺、梢上生葉、細裂如絲。亦名廩蒿。

菝、菝萑。

郭注「菁萑。」以根似桔梗、亦名甜桔梗；此桔梗科、菁萑屬。莖高三四尺。葉長卵形、緣邊有粗鋸齒。葉互生而有長柄。夏秋之交生花、恆下垂、淡青紫色。供觀賞、根充藥用。

經、癭。

未詳。

苔、接余。其葉荷。

說文云：「荇、菱餘也、荇或作苳；」詩關雎作苳、顏氏家訓引爾雅作「苳菱余、」爲龍膽科、荇菜屬。多年生、生于池沼中。葉爲圓心臟形、上緣下紫、覆於水面、隨水浮沉、其名曰苳。江南呼豬蓴、謂爲蓴、不知荇之近葉柄處有缺刻；蓴則無之。花冠有五裂、色淡黃、緣邊毛狀突起。供賞玩；江東采食之。

白華、野菅。

說文茅菅互訓、失之；段注以茅菅爲二物。小雅白華「白華菅兮、」溥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是野菅者未漚之稱。白華、禾本科菅屬、多年生之艸本。其莖高二三尺。葉細長多毛、陸璣謂「滑澤無毛」者、非也。秋季白葉腋發花、爲褐色、排列爲圓錐花序。物性柔韌、可漚爲索。

薜、白薜。

上文云：「薜、山薜、」山薜、即當歸、白薜、白當歸也。

菲、芬。

說文菲、芴、互訓、廣雅云：「土瓜、芴也。」顏師古急就篇注、謂「土瓜一名菲、一名芴、」是非、芴、皆爲土瓜明矣。本艸云：「王瓜、一名土瓜、」則菲即葫蘆科、王瓜屬。此瓜牛原野、爲多年生之蔓艸。葉互生、心臟形、掌狀淺裂、自三出至五出、有毛茸。花單性、花冠白色。果實橢圓形、大如鵝卵、紅色。陰乾後用以洗皮膚。根可取澱粉。

蒿、蒿。

說文艸部蒿蒿二篆、互相訓。濟民要術十引陸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蒿、幽突謂之燕蒿、一名薺芥、一名薺根、」是上文「薺薺芥、」下文「蒿薺茅、」與本節「蒿、蒿、」均爲一物。晉按蒿者、旋花也、本艸云：「旋花、一名旋蒿、」此即爾雅之蒿也。乃旋花科、旋花屬。產生山野、爲多年生之蔓艸。莖細而長。葉互生、爲戟狀、或矢狀。夏月放花、花有梗、生葉腋間、合瓣花冠、淡紅色、與牽牛花相似。其地下部供食用。鄉風「采薺采菲、」箋云：「薺菲二菜、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此古說之可信者也。郝詒晉謂「蒿之花

色淺紅、即鼓子花、其說是也、鼓子花、旋花也。齋弁者、鶯之異名、故補
郭引江冠禮注「齋弁、色赤。」

葵、萎葵。

葵萎、即本艸之蕤蕤、一名玉竹、大似黃精。百合科、黃精屬。黃精莖爲
圓柱狀、此則方柱狀也。生山野中、多年生之艸本。莖高一二尺。葉長卵形、
有平行脈。花下垂如小鈴、色白微綠。根莖多肉、冬月可採製澱粉、又供藥用。
饑年可代穀。有烏葵、女葵諸名。阮氏謂「萎葵一字、今從陸本及校勘記
改委爲葵。」

菡、芋葵。

翟灝補郭云：「邢氏云：『萇、亭歷、』疏引本艸『一名丁歷、』芋與丁
、字小變也。菡、集韻類篇又皆作萇、苦之義也。此爲苦亭歷。」如翟說、則
芋葵爲十字花科、亭歷屬。邵疑爲中山經之亭薺。

竹、菡蓄。

澍淇輿傳云：「竹、蕭竹也。」是蕭蓄一名蕭竹。據韓澍說文、則竹之正字爲薄。郝云：「此艸、登萊尤多。」蕭竹、蓼科、蓼屬。一年生艸本、原野路旁多有之。春際生苗、僅高數寸、陸璣謂「高數尺」者、非也。葉淺綠色、橢圓狀、夏日自葉腋開莖花、紅白色。供藥用、方書謂殺虻蟲。
蕺、寒漿。

郭注「今酸漿艸、江東呼曰苦蕺。」玉篇云：「蕺、藥蕪、」陸德明亦作蕺。本艸陶注云：「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此茄科、酸漿屬。多年生艸本。苗高二三尺。夏月開白花、微綠。果實爲漿果、色赤、包皮於萼內、此萼微呈赤色、生花後、如囊狀、故供玩賞。救荒本艸稱姑孃菜、葉可食。有皮弁艸、紅姑娘等名。

蕺、英光。

郭注「英、明也、」此謂英光即英明也。釋文云：「英、本亦作決。」李時珍云：「決明有二種、一種馬躡決明；一種茈苳決明；」爾雅決明、即馬躡

決明。爲豆科、決明屬。艸本、產生山野。莖高二三尺。葉羽狀複葉、小葉作倒卵形、李謂「本小末參、」是也。夏日葉腋間生花、花瓣五片、色深黃、此與艸決明尙有別。

菘蕒、菘蕒。

郭注「一名白蕒。」此蕒科。有紅白二種、蔬菜植物也。一年生艸本、莖高二三尺。葉卵圓狀、互生。春夏間、嫩莖葉可食。

麩麩、其紹麩。

瓜爲蔓生植物、屬葫蘆科。釋文云：「麩、泔淋作麩。」澠文云：「麩、小瓜也、麩、麩也、」然則麩麩者、渾言小瓜之名。紹、釋詁云：「繼也、」其紹麩者、謂瓜根繼生之瓜、皆爲小瓜、此析言之也。

苟、麩蕒。

郭注「生下田、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此即蕒蕒、屬莎艸科。多年生之艸本。地上莖高三四尺、形圓似蔥。地下生球莖、似慈姑

而黑、味甘美。日本稱烏慈姑、非烏芋。

藟、藟藟。

〔說文〕云：「藟、鼎藟也、」〔繫傳〕云：「今人以織屨；」〔廣雅〕云：「藟、茅
藪也；」然則鼎藟者、蒯艸也。〔陳藏器〕云：「蒯艸苗似茅、可織席爲索、」是
也。莎艸科、荆三稜屬。莖高至四尺、水邊叢生之艸本。葉長大、闊三分許、
長一丈餘。秋時莖梢葉腋間生小穗。

藟矣。

〔說文〕艸部云：「藟、藟矣也、莢、藟矣也、」是許以二字爲艸名。〔爾雅〕一
書、有舉其名而無解詁者、當與〔說文〕同。稗爲禾本科、稷屬、高自一尺至四尺
、葉有平行脈、有米可食、微苦耳。藟者、〔孟子〕云：「不如藟稗、」〔莊子〕知北
遊云：「道在藟稗、」是亦稗之一種、宜與稗同科。〔莊子〕秋水云：「似稗米之
在太倉、」是藟亦有米。〔郝云〕：「稗即稗子、是人所種、〔爾雅〕藟矣是野生者、
似稗而小。」

鉤、芙。

郭注：「太如搗指、初生可食。」說文云：「芙、艸也。」藥傳云：「今苦
芙也。」爲菊科、苦芙屬。生于山野、宿根艸。莖高二三尺。葉橢圓狀、緣邊
有鋸齒、淡綠色。

蘼、鴻蒼。

蘼者、薤之本字。鴻蒼、或作虹潰。爲百合科、蔥屬。俗稱小蒜、多年生
之艸本。葉細長、自地下之鱗莖叢生。花莖高尺餘、繖形花序。鱗莖如指頭大
、夏月採供食用。

蘇、桂荏。

此云「蘇桂荏。」說文因之、故艸部云：「蘇、桂荏也；荏、桂荏、蘇也
；」方言亦云：「蘇、荏也；」其義本甚明。蘇者、一名桂荏、有葉色綠者、
則名白蘇、舊說謂「葉白爲白蘇。」要皆一物耳。爲唇形科。紫蘇屬、一年生
之艸本。莖高二尺餘。葉卵形、有鋸齒、常呈紅紫色、亦有綠色者。夏月生花

、唇形花冠、雄蕊四枚、雌蕊一枚。葉與果實供藥用。

蓄、虞蓼。

郭注「虞蓼、澤蓼。」釋文云：「說文作蓄、云『虞蓼也、』音色、」是陸所見說文、亦以「虞蓼」連讀、與郭讀同。今本說文有誤字。蓼爲原野植物、生水澤中者爲澤蓼水蓼。說文云：「蓼、辛菜、」故亦名辣蓼、內則用其莖葉、調和食物、取其辛也。爲蓼科、蓼屬。皆艸本。大者稱馬蓼、葉中有墨點；然本大者少。可食、又供染料。

蓀、蒨。

蒨卽酸模、係蓼科酸模屬。多年生之艸本、生山野中。高二尺餘、莖葉常帶赤色、有酸味。葉長卵形。花單性淡綠色、微赤。莖葉嫩者可食。與羊躑躅、陸璣以爲一種。

藟、赤苗；芑、白苗。

郭注「今之赤梁粟、白梁粟、皆好穀。」粟者、北人名小米、禾本科、粟

屬、一年生之草本、莖高四五尺。花小、圓錐花序。果實爲穎果、小粒、帶黃色。粟與玉蜀黍相類、粟葉稍狹耳。詩生民云：「誕降嘉穀、維糜維芑、」穀、今山西稱穀子、即粟也。郭言粱者、三蒼云：「粱、好粟也、」即粟之米。秬、黑黍。秠、一稔二米。

說文黍部云：「黍、禾屬而黏者也、自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糜、稌也。稌者、黍之不黏者也。齊民要術云：「夏種黍稌、」九穀考云：「一穀自兼二名、今太原以東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武邑人呼黍之米曰黃米、糜之米曰稌米、」是黍對稌言、其性特黏耳。黍爲禾本科、有赤白黃黑數種。糜有平行脈、生粗毛。花爲小穗狀花序。詩生民云：「維秬維秠、」秬即黍之黑者也。

秠、即皮、稔、亦秠也。此句承上黑黍、是言黑黍之秠。黑黍一米者多、亦有二三米者也。

稌、稻。

臧方云：「荆揚二州宜稻。」涸頌云：「豐年多黍多稌。」擲注潛夫以稌爲六穀之一、古皆以稌、稻爲大名、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糯、黏稻也、統、不黏者。」稊與粳、皆統之俗字、深經音義引聲類云：「江南呼統爲糲、」此則後起之稱。稻類本不一、詳細辨別、自不可少。此爲禾本科、稻屬、一年生之艸本。莖高三四尺、圓柱狀、中空而有節。葉互生、有平行脈。花自莖末而生、有內外二穀。各種無差異、惟糯稻黏力、較統稻爲富、且成熟少晚而已。

藿、藿麥。

說文艸部云：「藿、芣茅、藿也、一名舜。」舜部云：「舜、舜艸也、楚謂之藿、秦謂之藿、蔓地生而連華。」是藿、藿、藿茅、舜皆同物也。晉按此牽牛花、與上籥「藿、」同爲旋花科、而別爲牽牛屬者。葉亦互生、與「藿」同、而當有三裂。花亦在葉腋間、熱色不一、朝開、見日則閉。果實球形、含

毒質、小雅「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溥云：「葍、惡菜、」以毒質爲惡也。故葍茅與葍、同物而異類、陸郭分爲二種、是也、其所以分別者、非也。

臺、夫須。

小雅溱人土箋云：「以臺皮爲笠、」故日本稱臺爲「笠菅。」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艸也、」郝謂「須莎聲相轉、」是莎艸即須艸也。此莎艸科、臺屬、多年生之艸木。莖高三四尺、葉扁平細長、葉綠甚銳、觸之傷指。秋月生單性花。

蓼、藟。

釋文「本亦作藟藟、」玉篇類篇、均云「艸名、」未知爲何科。

茵、貝母。

鄙風載馳云：「言采其茵、」茵者、茵之假借。疏引陸璣云：「其葉如梧樓而細小。」此百合科、貝母屬。莖高尺餘。葉狹長、顛頂三葉、末端拳曲。春際葉腋生花梗、花下垂。地下有鱗莖。供觀玩、亦充藥用。有貝父、苦菜等

名。

蒺、蟋蟀。

陳風東門之枌傳云：「蒺、苳菜也。」爾雅翼云：「一名錦葵。」此錦葵科、越年生、或多年生之艸本。莖高二三尺。葉互生、掌狀淺裂或五或七。夏季葉腋生花、直徑寸許、大而美麗、心瓣似心臟狀而倒垂、有紫綠色縷文。供觀賞、亦可食。

艾、冰臺。

詩采芣傳云：「艾、所以療疾。」艾稱冰臺者、郝云：「冰、古凝字、艾、从乂聲、臺、古讀如題、是冰臺、即艾之合音。」此菊科、艾屬、多年生之艸本。生山野之地、葉羽狀分裂、下面生毛、灰白色。

葦、亭歷。

翟灝云：「亭歷有二種、郭云：『實葉似芥、一名狗薺、』乃甜亭歷也。

此亦十字花科、亭歷屬、艸本。莖葉皆有細毛、葉長卵形互生。春時開黃花

、總狀花序。實橢圓形、能利分泌。
荷、鬼目。

本艸「白英、一名穀菜、」注云：「蔓生、熟紫黑、」據此察之、則鬼目
爲茄科、茄屬、有毒艸本也。生溪山中、莖蔓性、莖葉皆平滑。花色紫、花後
結紅色之果。此外又有鬼目樹。

薜、庚艸、

翟灝云：「此與後『薜、牡蠣、』皆薜荔屬、所以別爲兩釋、一有實、一
無實也。離騷『貫薜荔之落蕊、』蕊、謂其實也。漢韻以薜藋字駢連爲名。」
然則薜庚者、桑科、無花果屬也。

藪、菱縷。

郭注「今藪縷也。」爲石竹科、藪縷屬、一年生、或越年生之艸本。產山
野中、蔓生地上。莖高五六寸至二尺許。葉廣卵形。早春至夏間開花、冠白色
、有五花瓣。葉莖可飼雜鳥。李時珍云：「即鵝腸、非雞腸。」

離南、活莖。

冲山經云：「其艸多寇脫」，即活莖也。陳藏器謂爲通脫本，是也，但非古所謂通艸。活莖爲五加科。產生煖地、木本，故爾雅注謂「生江南」。莖質弱，含有白色髓，切作薄片，可代紙用，或作裝飾品。葉掌狀分裂。花類土當歸。

龍、天齋。

下文云：「紅龍古」，與此一物，龍即龍也。此爲藜科、藜屬，一年生之艸本。莖高五六尺，故郝云：「此艸高大，故名天齋。」莖與葉密生毛茸，葉卵形而尖，甚大，莖頭與枝末生花，色紅。供觀賞。一名葑艸。

須、葑葑。

說文艸部云：「葑、須從也。」與爾雅異者，段云：「皆不誤，葑須爲雙聲、葑從爲疊韻、單評之爲葑、參評之爲葑從、單評之爲須、參評之爲須從、語言不同也。」詩谷風疏引艸沐疏曰：「燕菁也。」故葑爲十字花科、靈臺屬

根爲扁平之橢圓形、多肉。葉大略如匙狀、緣遍微有缺刻。春日生黃花。果實爲長角。根與嫩葉俱供食用。一曰蔓菁。葑菘聲近、人或稱菘。

菘、隱菘。

陶注沐艸云：「桔梗、葉名隱忍、可煑食之、」是隱忍爲桔梗科、桔梗屬、多年生之艸本。生山野閒、莖高二三尺。葉多互生、有鋸齒。秋時開花、花生於莖及枝之顛頂、甚大、青紫色、或白色、萼有裂片五。有地下莖、供藥用、莖葉可食。

菘、蔓子、

菘爲馬鞭艸科、段菊屬、亦作頽桐屬。生山野中、非生水地。有臭氣、故左傳云：「一薰一菘、十年尙猶有臭。」莖方形、高三四尺。葉卵形、有鋸齒。秋時生花、花歧出、唇形花冠。陳藏器謂「即馬唐、」馬唐、木本科植物、與菘異。

菘。

說文云：「藟、艸也、可以束。苴、屨中艸。」藟苴、即藟藟。舊說以爲蒯之類、則亦莎艸科植物、故其用與上文「藟藟」相同。

柱夫、搖車。

詩稱藟、陸疏稱苴藟、本艸拾遺稱藟搖、此方音有輕重、皆搖車也。郝云：「今野豌豆。」爲豆科、紫雲英屬、即紫雲英。葉爲羽狀複葉。花軸甚長、花冠紅紫色。果實爲莢、色黑。供食用。

出隧、藟藟。

藟藟、即禾本科之藟、與上文之「藟、雕蓬、」爲一物。藟、古作苴、說文「苴、雕胡、蔣苴也、」蓋蔣之米爲藟也。天官「九穀、」後鄭以苴爲九穀之一。邵謂宋玉賦所謂「雕胡之飯、」枚乘七發所謂「安胡之飯」者、皆是。藟藟、藟藟。

釋文引本草云：「藟藟、一名江藟、」說文云：「藟、藟也、楚謂之藟、晉謂之藟、齊謂之藟。」爲江藟科、暗紅之海藻也、長二尺餘、多細枝、故亦

名頭髮菜、李時珍謂爲「海中苔髮。」

茨、蒺藜。

釋文引本艸云：「蒺藜、子及葉有刺、狀如雞菱、」故日本名「濱菱。」

易困云：「據於蒺藜、」鄒風云：「牆有茨、」皆一物、茨或作薺、作藿。爲蒺藜科、植於海濱之雙子葉植物。艸本或木本、莖布地而生、葉爲長橢圓狀、花黃色、果實三四分許、表面有突起、如針狀。

蕭華、竊衣。

產生原野之艸本植物、葉似野胡蘿蔔、故入繖形科、野胡蘿蔔屬。夏日放花、色白。果實橢圓狀、有刺、熟則附著他物、播布各處。

髦、顛棘。

抱朴子云：「天門冬、一名顛棘、」故顛棘爲百合科、天門冬屬。多年生之蔓艸、產海瀕、或植於園地。葉小、如鱗片狀、恆自葉腋中生枝、一枚或三枚、色綠、若曲針、或葉狀、人稱此枝爲葉、不知其爲枝也。地下莖爲根莖、

係塊根、供藥用。漬以蜜、味美。

藟、芘蘭。

此類似夾竹桃科之蘿藦科、蔓生植物、即蘿藦也。說文藟作莞、衛風「芘蘭之支、」即指此。切斷莖葉、有白汁。花生夏際、外灰白色、內紫色、有白毛。嫩葉供食用、果實內生長毛種子、毛可作印肉。

薺、莖薺。

釋文云：「本艸謂之知母、」故爲百合科、知母屬。植園圃地、乃叢生宿根草。花梗長二尺許、爲穗狀花序。亦名提母、連母。

薺、薺。

郭注云：「今澤薺、」爲澤瀉科。生水澤之地、宿根、艸本。葉似車前而較大、色白。閩人採食嫩苗、稱如意菜。地下球莖、供藥用。

藟、薺。其實、薺。

鹿藿果實爲筴、含扁圓之種子二枚、色黑、故爲豆科、鹿藿屬。古亦稱鹿

豆。李時珍以爲鹿食之艸。生山野、多年生之蔓艸。葉有三小葉、夏月生花、淡紫色。

菹、侯莎。其實、媵。

夏小正云：「正月緹縞、」縞、即菹、緹、即媵。急就篇注：「莎、今青莎艸、」故爲莎艸科。上文云：「臺、夫須、」與此一物。此艸本、生原野、海濱尤多。地上莖春日生長、花赤褐色。地下莖甚繁殖、即香附子。供藥用。

莞、苻離。其上蕭。

苻離、說文作夫離。蕭即莖之可爲席者。莞爲莎艸科、莞屬。生池澤中、多年生之艸本。莖圓長形、高五六尺。葉如鱗狀、褐色、花生自莖頂、黃褐色、穗狀花序。一名莞蒲。

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蕾、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此別荷之異名也。荷爲睡蓮科多年生之艸本。

茄者、邵云：「澆汶『茄、夫渠莖、』」是茄爲荷莖之名。莖者、鑿傳云：「藕節上、初生莖時萌芽殼也。」護者、邵云：「言其大也。」

菡萏者、澆汶「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荷花自水上抽梗、梗端放花、甚美麗、萼片無花瓣、區別不顯、花瓣淡紅色、或白色、有單瓣複瓣之分。雄蕊甚多。供賞玩。

蓮實橢圓形。詩疏引李巡云：「的、蓮實也、」是的即蓮、謂其的然白也。李又云：「蕙、中心苦者也。」蓮可食。

藕爲地下莖、肥白而長、有節、節間有縱行之管狀孔隙、供食用。紅、龍古。其大者藟。

上文「龍、天薺、」即此、邵云：「後世所謂水薺、」大者名藟。藟、薺實。

上文「薪藁、」即薺、最小者名莎薺、其實皆名藟。藟、藟實。藟、麻。

說文云：「苧、麻也。」正用爾雅。爲桑科、廢、釋文云：「本或作黃。」

「天官以麻爲九穀之一、月令「食麻與犬、」皆言黃也。麻、莖高三四尺、葉卵形、有鋸齒、花單性、雄花與雌花同株。種類多、可作布、江西產者最良、西人稱麻爲支那艸。」

須、蔞燕。

陶注本艸羊躑云：「一種極似羊躑、而味酢、呼爲酸模、」郝云：「今酸醋流、酸模、酸模、一聲之轉。」此蓼科之酸模、即上「蔞燕。」

菲、蕙菜。

此上文「菲芴」之菲、葫蘆科植物。陸璣云：「菲、莖粗葉厚、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蕙菜。」郝疑與上菲異。

蕙、赤莧。

上文「葢莧、蕙蕘、」是白莧、此是赤莧。亦屬莧科、乃一物。

蔞蕘、蕙冬。

聲假作門冬。郭注「門冬、一名滿冬：本艸云。」爲百合科、麥門冬屬、與上「頭棘」同科異屬。常綠艸本、生林地。葉長一二尺、闊三四分。牛穗狀花、紫紅色。實如豆粒、色黑。鬚根如連珠狀、入藥。蕭荷、止瀉、貫眾。

邵云：「別三名也。」釋文引本艸、「貫眾、一名伯藥」；郝云：「伯止形譌、止瀉、即伯藥。」郭讀止爲句、誤矣。本艸注云：「其根形色毛莖全似老鴛頭、故名艸鴛頭。」爲水龍骨科、貫眾屬。生小林間、葉常自根莖叢生、長一尺至二尺許。亦名貫渠。薺、牛薺。

藻、同藻。此隱花植物。當爲菌藻植物紅藻類之牛毛藻也。陸疏云：「藻、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莖太如鯨股、葉如蓬、謂之聚藻」；郝謂「言葉如蓬、即此所謂牛藻、其葉細如毛也。」凡紅藻植物、除葉綠素外、又含有紅色素、故微見黃色。

蕤蕤、馬尾。

蕤、說文作蕤。廣雅云：「馬尾、藟陸、」此爲商陸科，高四五尺，多年生之艸本。葉卵形，如煙葉，而無毛；互生，故郭注謂「江東呼爲當陸、」說文云：「枝枝相值，葉葉相當也。」花白色，亦有紫色者。果實與地下部，皆有毒。

苹、萍。其大者蘋。

說文云：「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蘋爲蘋科，乃水生羊齒類之植物也。生淺水中，多年生艸本。葉自葉柄之顛端，生小葉四片，浮於水面，凡蘋屬植物，皆以莖蟠曲於泥壤，上面生葉，下面生根，其葉有變形之根狀體。又如槐葉蘋，上有浮水葉，下有沈水葉，縷縷如根，不具綠色，是名根狀葉，可代根之作用，然知其爲葉，非根也。

蕤、蕤葵。

蕤葵爲毛茛科，蕤葵屬。生山間或樹蔭下，多年生之艸本。莖高三寸至五

寸、紫黑色。三四月間生花、五瓣、白色。

芹、楚葵。

芹、說文作薺。濟頌「薄采其芹、」箋云：「芹、水菜。」呂覽本味篇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是楚芹味美可知矣。此繖形科、水芹屬。莖高一二尺、葉自許多小葉而成。花色白、繖形花序。冬春之際、采食嫩葉、氣味特美。

藟、牛藟。

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炎云：「車前、一名牛藟、」是牛藟爲車前科。此多年生之艸木、生山野中。花莖高七八寸、夏日開紫色花、與郭注略同。本艸云：「車前一名牛遺。」

藟、牛唇。

魏風汾沮洳傳云：「藟、水鳥也；」本艸謂「澤瀉、一名水瀉、」是與上「藟、藟、」同爲澤瀉科。郭注云：「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郝謂

馬鬣生水中、俗名馬耳、郭似指此。
葶、蕪蕭。

〔小雅〕云：「食野之葶、」〔鄒〕以爾雅釋之、疏引陸疏云：「蕪、蕭、青白色、莖似箸、」〔說文〕云：「蕭、艾蒿、」許所云艾蒿、即陸所云青白色者也。與前潘蒿一類、爲蕪科支屬。

連、異翹。

本艸稱連翹、爲木犀科、連翹屬。落葉灌木、莖枝上部、略如蔓狀。花先葉而發、色黃、果實裂開。供賞玩、及藥用。

澤、烏瘡。

上文「烏瘡、」與此爲一物。〔溲〕疏以爲生水澤者。

傳、橫目。

一名結縷。漢書注師古曰：「結縷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線相結、俗呼鼓箏艸、」故植於堤防、以鞏固土砂。本爲山野多年生艸本、西人喜種植庭

圖。葉銳長；花小、穗狀花序。禾本科、結縷艸屬。

釐、蔓華。

釐、亦作萊、作藜、小雅「北山有萊」、玉篇云：「萊、藜也。」爲藜科。莖高五六尺、堪爲杖。嫩苗葉可食、莊子「藜藿不糝」、即此。

漚、蕨攔。

漚文云：「漚、芰也；」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即此。蕨攔者、郝云：「芰、蕨攔之合音、」是也。爲芰科。根蟠土中；上生水中莖。水上小葉爲根狀葉、大者有鋸齒、爲三角形。夏月放花、色白、雄蕊四枚。實爲堅閉果、有兩角、或三角、四角。仁色白、肥美堪食。

大菊、薏麥。

薏麥、繫傳云：「今謂之瞿麥；」爲石竹科、瞿麥屬。莖高二三尺。夏秋時自枝頂生花軸、每兩花合生、花萼筒狀、下有鱗狀之苞、花冠五瓣、淡紅或白色。實常自裂、與麥相似。

薜、牡薺。

上文「薜、庚艸、」與此一物。翟云：「此薜荔之無實者、故以牡名。生山中、故楚辭歌山鬼云：『被薜荔兮帶女蘿。』」按本艸「菊之無子者謂之牡菊、」翟說是也。

薺、山薺。

郭注云：「今之木薺也、可食。」木薺、陳藏器謂「爲懸鉤子、」故爲薺薇科、懸鉤子屬。此灌木、生山野之地。莖高四五尺、莖葉均有荊刺。花色白、實爲肉果。色紅、供食用。

薺、苦薺。

說文云「薺、艸也、根如薺、葉如桺、食之甘。」牟應震謂爲「野菜。」苦薺爲毛茛科、毛茛屬。博物學家謂有毒。莖高二三尺、夏秋皆開花、色黃、雌蕊甚多。實爲乾果。

薺、石衣。

說文云：「落、水衣、」落、藻、皆即苔；水衣、即石衣也。此薛苔門薛類植物、產地沼內、叢生、色淡綠。其莖葉之構造異於他物。

鞠、治牆。

注云：「今之秋華菊、」愈樞用其說。然則治牆者、即今日之菊、爲菊科、菊屬。月令「鞠有黃花、」鞠即鞠之省、可爲爾雅之證。多年生艸本。葉互生、卵形、有缺刻、有鋸齒。秋季開花、故夏小正稱九月「榮鞠；」花在周圍者爲舌狀花冠、中部筒狀；花色黃、他皆變種、由人工爲之。供賞玩、並可食。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注云：「別四名。」瀟風桑中「爰采唐矣、」傳云：「唐、蒙菜名；」小雅蒹葭「蔦與女蘿、施於松柏、」女蘿、菟絲、松蘿也；此皆本爾雅以立義、菟絲爲旋花科、菟絲子屬。蔓艸、寄生於他植物。無葉綠體、以吸盤吸取宿主之養分、藉以生活。莖長而細、色黃。葉小、如鱗狀。花亦小、紅白色。嫩莖

食、子供藥用。

茜、蓆。

此羊躑艸、與上「蓀、蓆、」之蓀同科。生山野、多年生之雜艸。莖高三四尺。葉大、長尺餘、爲橢圓形。花淡綠色、叢生於長軸之上。羊蹄無酸性、地下部液汁、治蟲。

葦、蘇盞。

與上「蒨、山葦、」同科、同屬。郝謂「爾雅三葦、此爲最勝。」子似覆盆、故亦名覆盆。四五月花實、故有大麥葦、插田蘆之名。

芨、堇艸。

鐵、百足。

即上文「拜、藟藟、」之藟。郭云：「烏頭、」非也。

說文云：「鐵、山韭也、」字宜從此作；但與上文「藟山韭、」異物。翟云：「今俗呼地蜈蚣艸也、葉密而對、有如蜈蚣足形。」此高山常綠小灌木、

似艸本、石南科、岩鬚屬。莖匍生地面、生鱗狀小葉、葉端微曲。八月生花、花萼綠色、花冠淡紅色。

葇、戎葵。

注云：「今蜀葵；」郝云：「戎、蜀、皆大之名；或名吳葵、胡葵、亦謂大也。」蜀葵爲錦葵科、蜀葵屬。宿根艸本。莖高五六尺、或謂高者至丈許。

葉似心臟形、互生。花有紅紫白諸色、或爲單瓣、或爲雙瓣。極美麗。
藥、狗毒。

說文繫傳以爲「即狼毒；」本艸陶注云：「與防葵同根類、但置水中、沈者便是狼毒、浮者則是防葵、」是狗毒爲繖形科、防葵屬。防葵生海邊向陽之地、莖高二尺餘、狼毒當同。

垂、比葉。

爾雅補郭云：「謂萎蕤也。說文曰：『蕤、艸木花垂貌、』此艸根多長鬚、因有垂之稱；本艸言『萎蕤葉、俱兩相並、』因又謂之比葉。」如翟言、是

與上文「榮、萎萎」乃一物、是百合科植物。

獲、盜庚。

注云：「旋覆似菊。」爲菊科、旋覆花屬。多年生艸本。莖高二三尺、葉無柄、互生。莖上生花、色黃、外圍舌狀花冠、中部筒狀。供賞玩、亦入藥。

一名金盞。

芋、麻母。

芋、說文作芋。邵云：「即麻之芋甲、所以盛麻實者也。」

鮑、九葉。

釋文云：「樊本鮑字作馱、釋云：馱也。」補瀆云：「圖經本草關中呼淫

羊藿爲三枝九葉艸、疑即此。」是九葉者、多年生、生山野之艸本植物、乃小

藨科、淫羊藿屬。莖高二三尺。葉爲一回掌狀複葉、自九小葉而成。花紫色或

白色。供觀賞。

藐、苾艸。

注云：「可以染紫、一名此蕨。」郝云：「上云：『葇、王芻、』即綠蕨；此云：『藐、蒞艸、』即紫葇也。」吳普本艸稱紫艸。爲紫艸科。多年生艸本。莖高二尺許。根之皮部淡紫色、取供染料、野生者良。

倚商、活脫。

注云：「即離南也、」見上文。釋文云：「脫、字又作莖。」

藟、黃蔴。

釋文云：「藟、字又作職。」郝云：「即上文『藟寒漿、』莖小而白、中心甚黃、故名黃蔴、根味絕苦、故名苦菜。」是亦茄科植物也。

藟車、芫輿。

注「藟車、香艸。」離騷注林賦作藟車。太平御覽引廣志云：「藟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莖。」齊民要術云：「凡樹木蟲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即辟也。」按瑞香科之白端香、高三四尺、氣味辛香、花白色、又爲有毒植物、疑即此。

權、黃傘。

通志以爲野決明；郝云：「是也、今驗野決明、葉似首蓿而莖黃、人多種之。」爲豆科野決明屬。多年生艸本。莖高二三尺。葉爲掌狀複葉、由二三葉而成。花色淡黃。果爲扁莢。

蒴、春艸。

本艸別錄云：「莽艸、一名蒴；」中山經有「莛艸可以毒魚；」郝謂「莛、莽、蒴、俱一聲之轉。」此常綠灌木、木蘭科、莽艸屬。莖高十數尺、葉橢圓形、花黃白色。葉可製香料、根及種子均有毒。

終葵、繁露。

本艸「落葵、一名繁露、」此落葵科。爲一年生之艸本。莖葉皆柔。葉互生、卵形、花初白、漸紅。果淡紫色。

蒴、莖蒴。

注云：「五味也。」本艸陶注云：「今第一出高麗、多肉而酸。次出青

州冀州、味過酸。」爲木蘭科、五味子屬。產山野中、蔓生植物。夏月生花、種子供藥用。有南北之別。南產者色紅、北產者色黑。

菘、萎葉。

釋文云：「茶、本作菘、」是陸氏本作茶。周頌良耜以藜茶蓼、孔穎達云：「茶、亦穢艸、非苦菜也、」晉按穢艸、蓋菅茅之類、恐其亂苗、故與藜同藪。繩官「掌茶、」注云：「茶、茅秀也；」漢書禮樂志應劭注云：「茶、野菅、白茅也；」皆可證。是名萎葉之茶、乃禾本科、白茅屬。

皇、守田。

注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邵云：「此稗艸之類、」是也。爲禾本科、雀麥屬。陳藏器謂「菴米生水田中、四月熟、」即此。

鈎、藤姑。

廣雅云：「藤姑、瓠瓢、王瓜也。」爲葫蘆科、王瓜屬。本艸陶注云：「生籬院間、亦有子、熟時赤如彈丸。」郝云：「王瓜、五月開黃花、結子似小

瓜、今京師名赤雹子。」

望、堯車。

此與上文「孟狼尾」、「下文「蔞杜榮」、「爲一物。說文艸部云：「藪、群藪、可以作縻綆」、「縻傳云：「蔞之屬」、「此即爾雅之望也。郝云：「蔞與望、古同聲、今黃縣人謂麥區爲望、文登人謂望爲蔞」、「按今江南讀望、亦如蔞音。

困板絳。

釋文云：「絳、本今作絳、」是陸時字作絳矣。匡名引吳郡賦注云：「絳、絳艸也、」翟氏云：「必是紅藍、」爲菊科、紅花屬、是困爲淡紅色之染料植物。

櫻、烏階。

疏云：「俗謂之狼把、」案陳藏器本草云：「狼把艸染皂。」是烏階爲菊科、鬼針艸屬。生溼地、一年生之艸本。莖高二三尺、葉有粗鋸齒、花黃色。

此物能令毛髮生黑、並已病。

杜、土鹵。

說文云：「若、杜若、香艸。」故為鴨跖艸科、杜若屬。沐艸「杜若一名杜衡」稱土鹵者、郝云：「杜、土、古字通、衡、古文作與、與鹵字形近、因誤為土鹵耳。」沐艸云：「杜衡香人衣體。」乃宿根艸本。莖高二三尺。夏日開花、萼色綠、花瓣白色。果實色黑。

𧈧、虺牀。

此即本艸之蛇牀、越年生艸本。初生時臥地、稍末漸漸直立、故名蛇牀。花為複繖花序、故為繖形科、蛇牀屬。高不過尺餘、葉互生、夏秋之交開小白花。淮南云：「蛇牀似蘼蕪而不能芳、」即此。

蘇、菽。

釋文云：「樊本作蘇菽麥。」閻若璩云：「即上文菽蓂縷。」

赤袍、薊。

郝云：「即赤菴、今之所謂蒼朮。」與上文「楊梅薊」爲一物。
菴、顯凍。

本艸云：「款冬、一名顯凍；董仲舒云：「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謂此也。產山野或植於園圃、多年生之艸本。爲菊科、款冬屬。莖高二尺餘、葉圓大、基部缺刻甚深、花莖別有小葉。莖頂開花、色白、芳香；以其臨冬而開、故有款冬之名。

中馱、菌；小者菌。

郝俞二氏、均謂上菌字當作地蕈、其說是也。郭注云：「地蕈、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馱厨、」郭說本於孫炎、是地蕈一稱馱、自古已然。郝云：「菌有土木二種、莊子『朝菌不知晦朔；』本艸別錄陶注云：「今鬼織；」並指土菌而言。」

蕈菌、渾言則無別。昔人以爲樹上之蕈皆小、實不然。如松蕈、大者、筥徑達五寸矣、凡菌蕈科植物、無葉綠素。菌絲體上、生筥與柄、供食用、味極

佳美。生於乾燥地者、色白或褐、有香氣、斷而曝之空氣中、斷面不變色者無毒、可食。生濕地、色鮮美、斷面曝於空氣、有青綠褐等色、臭味頗烈、味苦鹹辛澀者、有毒、不可食。

菼、小葉。

說文云：「菼、麻蒸也、」此謂皮已析出之麻莖、故蒸篆又云：「蒸、析麻中 幹也。」邵引管子地員篇「謂麻之細者如蒸、」案何師注云：「大曰薪、小曰蒸、」是菼、蒸、皆有小義。爲蓴麻科。

苔、陵苕。黃蘗薰；白蘗茂。

本艸「紫葳一名陵苕；」亦稱凌霄、爲紫葳科紫葳屬。郝云：「凌霄引蔓於樹、必造其顛；葉銳而多歧；莖似牽牛而大、赭黃色、未見有白蘗者。」凌霄有氣根、故能攀援；莖黃赤色。植庭園中、供賞玩。詩「苕之華、」即指此。

蘼、從水生。

釋文「蘼艸生江水中、」未知何艸；郝謂「非艸名。」案此當本作蒹、艸

書菴與菴相似、故始誤蕨爲麋、後人更加艸爲麋耳。

薇、垂水。

〔注云：「生於水邊；」御覽引廣志云：「薇葉似萍、可蒸食；」據此當爲羊齒類、水蕨科植物。薇科之薇、其綠葉似蕨；李時珍又謂「水蕨似薇；」故古稱水蕨爲薇。蕨、山艸也；水蕨生水中、或溼地、春夏間可煮食。一名薺。

薺、山麻。

〔注云：「似人家麻、生山中、」此李時珍所謂「山苧。」爲蕁麻科。

莽、數節。桃枝、四寸有節。粼、堅中。簡、筴中。仲、無筴。筴、箭萌。篠、箭。

竹者、多年生植物、皆禾本科、山白竹屬。戴氏竹譜、其種類凡七十有餘；李氏繼之、於竹品譜、記載益詳、足爲博物之助也。

竹節之促數者名莽；邵云：「俗呼馬鞭竹。」濟民要術引異物志云：「有竹曰筴；」初學記引竹譜云：「筴竹堅而促節；」皆莽類。

節之相距四寸者、名桃枝。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鄭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蜀都賦云：「靈壽桃枝；」皆此竹也。

鄰、釋文云：「又作籜。」齊民要術引字林云：「籜竹、實中。」廣韻云：「籜、竹名、實中、」亦鄰類也。

籜者、說文云：「籜、竹膚也、」繫傳云：「籜、竹青也、」籜與篔、音近而義同。祭者、說文云：「析竹篔也；」祭中者、祭爲動詞、謂使內層白體與青膚相析、今人作器、取其青者、必祭之而後可得也。

仲者、釋樂云：「大籜謂之產、其中者謂之仲、」是仲者、中也。筦、說文云：「竹列也、」無筦者、有筦也；段氏云：「無者、發聲也。」

箛、說文云：「竹萌也、」箭萌者、謂箛爲小竹之筍也。

篠、古作筱、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是箭爲小竹也。

柸、霍首。

翟頤云：「霍、藿省、類篇引爾雅作藿。」沙雅「中原有菽、」傳云：「菽、藿也、」此是大豆；其品居聚豆上、故曰霍首。」晉案說文云：「藿、未之少也、」藿即菽、未即菽。

素傘、軌讓。

廣韻云：「軌讓、一名素傘、」翟謂爲紓麻。

芰、夫王。

釋文云：「今南人以此艸作席；」陳藏器本艸云：「芰芰、一名江離子、似芰、生海邊、可爲席；」二說正同、是芰即芰芰也。爲莎艸科、莎艸屬、多年生艸木。莖高三四尺、三稜狀、故日本名三角藷。有地下莖。

藜、月爾。

注云：「即紫藜也、似蕨、可食；」郝云：「紫藜、即紫蕨、蕨之名爲藜、猶厥之訓爲其也。」紫藜者、薇也、爲羊齒門、薇科、薇屬。高二三尺、無地上莖、葉自地下莖叢生而出。葉有二種、一綠色、一褐色。

蕤、馬藍。

詩雅採藍云：「終朝采藍，」蒲子云：「青出於藍，」此爲爵牀科、紫雲菜屬。自一莖叢生、莖高二三尺。葉橢圓形、而兩端銳、濃綠色、有光澤。花紫色。採用時可採數次。馬藍、大藍也、葉甚大。

姚莖、涂齊。

義未詳。鄭樵謂即薺、是十字花科薺屬植物也。

芥、地黃。

本艸「地黃、一名地髓、」別錄「一名芥。」爲玄參科、地黃屬、莖高六七寸、葉互生、花黃白色微紫。採根供藥用。

蒙、王女。

即上文「唐、蒙」之蒙。養新錄云：「女蘿大者名王女、」

拔、龍葛。

注「似葛、蔓生、」邵引本艸唐本艸作「烏菀莓。」爲葡萄科、烏菀莓屬

。葉由五小葉而成、故古名五葉莓。花小、黃綠色。供藥用。
蘧、杜茅。

注云：「白茅屬；」本艸陶注謂「即今白茅菅；」此即白茅、爲禾本科。

莖高二尺、有匍匐地上者。葉細長而尖。果色白、能止血。

卷耳、苓耳。

周南云：「采采卷耳、」說文「苓、卷耳也、」廣雅「彘耳也。」爲菊科、彘耳屬。莖高四五尺；葉卵形而尖、有鋸齒；花綠色、單性、實多刺。莖液供藥用。或謂即蒼耳、嫩苗可食。

蕨、鼈。

蕨爲羊齒科、蕨屬。莖臥生地上、甚長。隨處生葉、長三四尺。嫩者供食用。齊民要術引陸疏云：「蕨、山菜、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廣雅所云「紫蕨、」當爲蕨之紫者、即上「菘月爾。」

薺、叩鉅。

〔木〕艸「大戟、一名叩鉅；」陶注云：「近道處處皆有。」爲大戟科。多年生之艸本、有毒。莖高三尺、斷莖葉則流白汁、故陶云：「名澤漆。」
〔蔡、由胡〕

〔蔓〕小正「蔡、由胡、由胡者、蔡母也。」即上文「蔡、皤蒿。」
〔蒨、杜榮〕

與上文「孟、狼尾；」「望、蔡車、」爲一物。

稂、童梁。

〔說〕文「蔞、禾粟之稂、生而不成者謂之蔞蔞。蔞、或作稂。」澠疏云：「或謂之守田、」是與上「皇、守田、」一物。

蔞、蔞。

〔注〕云：「蔞、即莓也、今江東呼爲蔞莓。」此與上文「蔞、山莓、」「莖、缺盆、」同爲莓類也。李時珍云：「此類凡五種。一種蔓小於蔞、葉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四月實熟、紅如櫻桃；俗名蔞田蔞、即爾雅所謂蔞者也。」

「蘼莓爲蔓狀匍匐植物、生原野間。莖長四五尺。葉背微白、爲羽狀複葉、小葉二片或五片、故日本稱「三葉莓」。花小、五瓣、淡紫色。液甘酸、甚美的、藪。

釋文「藪、又作敷。」郝云：「藪、即藪也、蓮實熟時堅藪。」
購、藪藪。

注云：「藪藪、藪蒿也。」爲菊科、艾屬。莖高四五尺、少枝。葉互生、羽狀深裂、其裂片大於尋常艾葉、背面生灰白色之毛。秋日開筒狀花、褐色。郭云：「初出可啖；」郝云：「葉不中食。」蘇詩「藪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即指此。

蒴、勃蒴。

注「一名石芸、」本艸別錄云：「石芸味甘、無毒。」未知屬何科。
夔繞、棘菟。

注云：「今遠志也、似麻黃、」郝云：「俗呼綫兒艸。」此山野常綠艸本

植物、爲遠志科。莖微弱、高七八寸、常倒垂於地上。葉卵形、或長橢圓形。花紫色。地下部入藥。

萊、刺。

說文萊刺互訓。方言云：「凡艸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萊、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刺者、爲植物表皮細胞所成；加以表皮以內之組織、乃發爲大突起。有時刺之中心、有維管束、其顛端分泌甘液、能捕小蟲。植物之毛茸、其毛端尖銳者名刺毛、能分泌毛中毒液、注入動物之皮膚；此等毛刺、所以防動物之侵害也。

蕭、萩。

天官甸師云：「祭祀供蕭茅。」杜子春以爲「蕭、香蒿也」；灋注郊特牲云：「蕭、薺蒿也；」大雅注民疏云：「宗朝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是蕭爲香蒿、一名萩、故又名萩蒿、生民疏引陸璣云：「今人所謂萩蒿、」是也。蕭爲萩、與上文「蒿、藪」之蒿、爲一物、又皆青

蒿也。

薄、海藻。

郝云：「薄、薄、同、竝是水苔。」廣雅云：「海蘿、海藻也。」海藻者、紅藻類、隱皮藻族之植物、爲海蘿屬。被覆岩石、長五六分至二寸許、體爲管狀、其色赤褐而有光澤、表面黏滑、本艸陶注謂黑色者誤也。陳藏器云：「大葉藻。生淺海中；」大葉藻、實生淺海、爲眼子菜科。葉闊五分、長自一尺達三尺、花小、葉之基部味甘、海邊兒童往往取食。故大葉藻爲顯花植物、根莖上著生綠藻、與海藻大異。

長楚、鈔苳。

說文艸部云：「蔓楚、鈔苳、一曰羊桃。」此羊桃、乃酢漿菜科、五斂子也。檜風「隰有蔓楚、猗儺其枝、」又云：「猗儺其實、」是蔓楚、有實之物也。五斂子高十尺餘、葉互生、乃集小葉而成。花爲完全花。實爲漿果、長橢圓形、大如雞卵。可食。

藟、大苦。

鄒風云：「藟有苓、」唐風云：「采苓采苓、」苓、即藟也。詩疏引孫炎云：「本艸云：藟、今甘艸。」爲豆科、甘艸屬。莖高二三尺。葉集十餘片小葉以成。夏秋開葉腋生花、蝶形花冠、淡綠色。地下莖及根、色黃、味極甘、入藥、或作食品。甘艸名大苦者、苦、通芎、大苦、即大芎、猶云大地黃也。

茅苜、馬寫、馬寫、車前。

周南云：「采采茅苜、」即此。此車前科、車前屬。葉廣卵形。花軸自葉叢中央抽生、花淡紫色、穗狀花序。子繁、入藥。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帛、似帛；布、似布；縈山有之。

說文云：「綸、青絲綬也。組、綬屬。」御覽引吳普本艸云：「綸布、一名昆布、」昆布、爲褐藻類、昆布科之水生植物、陶注謂「似組。」晉按海蘿當生殖期時、有黃褐色斑紋、井井有條、亦組形也。

《西山經》：「小華之山，其艸有葦荔。」畢沅據《說文》：「葦，似鳥韭。」以爲葦似帛、布似布，即此艸。晉接列子：「火流之布、布則火色、垢則布色。」《滌物異名疏》引《元史》：「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亦此類也。

茺、東蠶。

與上文「莽、馬帚」爲一物、本艸作「蠶實」、「別錄云：「一名荔實、」

《月令》：「仲冬荔挺出、」《管子地員篇》：「大荔細荔、」皆指此。

繇馬、羊齒。

注云：「艸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爲雁齒。」此山野多年生之隱花植物、爲羊齒科。葉有毛、如鱗狀、長達三四尺。供觀賞、竝入藥。羊齒植物、生育頗早、當古昔泥盆世紀、已成今日喬木之狀態、今之石炭、大半爲此類植物、埋沒於地下而成也。

藟、麋舌。

釋文曰：「麋、本或作藟、」宋本作藟、今從之。郭注云：「今麋舌艸、」

春生葉、有似於舌、本艸別錄「齶舌生水中、五月採、」齶、即麋也。今考澤瀉科長葉澤瀉、生水田內、夏日放花；惟葉爲箭形、未知是否。

牽、拒胸。
未詳何艸。

藜之醜、秋爲蒿。

注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

芙、薊、其實苓。

注云：「芙與薊、莖頭皆有蒼臺名苓、苓即其實。」

藁、苓、茶。森、蘆、芳。

茶者、秀也、地官澤茶既夕禮注皆以茶爲茅秀、夏小正云：「茶、蘆葦之秀；」是艸類之秀、皆稱茶。藁亦秀也、苓亦秀也、故曰：「藁、苓、茶。」說文云：「藁、一日末也、」艸之類秀爲末；苓與藁、本皆訓葦、故皆爲茶。芳、亦秀也、釋文云：「芳、字或作苻、」幽風傳云、「茶、蘆葦也、」

藿苕、即藿芳之聲借、故芳與茶皆秀也。焱亦秀也、蘆亦秀也、故云：「焱、藿、芳、」廣韻云：「藿、藿葦秀；」郝云：「焱藿猶言蘆蕙、皆以聲爲義；」故焱皆訓芳。

葦醜、芳。葭、葦。

葦醜爲芳者、注云：「其類皆有芳秀。」葭、葦者、郝云：「葦亦芳；葭亦葦也。」晉按說文云：「蒨、芳也；芳、葦華也；」葦華即葦秀、許義正本之。爾雅、故郝謂「葦亦芳」耳。

蒹、蘆。葭、蘆。藟、藟。其萌、蘊瀹。

此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別爲二種、曰藿、曰葦。藿短小、葦長大。藿厚而孔狹、葦薄而孔寬。蒹蘆、藟藟、皆藿也、上文葦、本節葭蘆、皆葦也、均爲禾本科、蘆屬。莖高自五六尺達丈許、有光澤。葉長、尖端似區。花後結實、藉白毛以助散布。嫩芽堪食；根入藥；莖老者可作器物。

蘆者、說文云：「蘆、蒹也；蒹、藿之未秀者、」陸疏云：「蘆、堅實、

牛食之令牛肥。」又名荻、亦作藹、廣雅云：「藹、藿也。」是也。

蘆者、淮南修務篇注云：「未秀曰蘆、已秀曰葦。」葦者、說文云：「葦之未秀者。」然則葦與蘆、皆葦未成熟之稱、故曰葦蘆。

蒺藿、是申釋上文蒺藿一句。說文云：「蒺、藿之初生、一曰藪、一曰藪；藪、藪也；」陸機云：「藪、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藪；」是蒺藿亦藪也。

萌者、兼藿、葦而言。說文云：「夢、灌淪、讀若萌、」此即用爾雅「其萌藿藿」義也。釋詁「權輿、始也、」與說文灌淪、同爲假借。

莽、藿、葦、榮。

莽者、注云：「今俗呼艸木華初生者爲莽；」說文云：「莽、艸之藿榮也。」藿者、說文釋詁云：「藿、藿榮也、讀若皇、爾雅曰：藿、藿也、藿、藿或从艸皇、」是藿爲藿之義；今釋言作「皇、藿也。」

卷施艸、拔心不斂。

類聚八十一引南越志云：「寧鄉縣艸多卷施、拔心不斂、江淮間謂之宿莽。」
秦離騷云：「夕攬中洲之宿莽。」汪注：「艸冬生不斂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與前說合。卷施、玉篇作卷施；增韻「施、豆屬；」則爲豆科矣。

蒟、菱、葵、根。

郝云：「別四名也。」蒟者、澁文云：「蒟、菱也；葵根也；菱、艸根也。」
菱、亦作蔽、廣雅云：「杜、蔽、菱、葵、株、根也。」葵、方言澁文
並云：「根也。」葵、通作核、又通箕。根之生存期、有一年多年之分；其變
態、有塊根氣根之別；要其效用、在吸收養分、支柱莖枝而已。

櫻、橐舍。

邵云：「鄭注掌染艸、有橐盧、疑鄭所見本作橐盧、即鳥階也。」是即上
文「櫻、鳥階」之櫻。

華、葍也。華、葍、榮也。

方言云：「齊楚之間或謂之華、或謂之葍，」郝云：「華、葍、古音同、

「故相訓。說文云：「萼、榮也、」故華、萼、榮、榮、義皆通。

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月令、「桃始華、」夏小正「榮鞠、」所謂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也。然經典通用者亦多。秀英二字、散用之亦無辨別。不榮不字、或謂行文、非也。不榮而實者、即隱花植物、以其別有生殖法、以繁衍其種族、非如顯花之灼然易見故也。唯隱花植物、亦有明明有花者、故近世學子、以爲將來植物界、必更有完善之分類法出也。

爾雅學

釋木第十四

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从艸、下象其根。」木冒、疊韻、故以冒訓木。草木之質、剛柔不同、凡具喬木莖、灌木莖、其質堅強者、皆木也。

楸、山楸。

釋文云：「楸、舍人本又作檟、」故左傳言檟者即楸也。學記「夏楚二物」、鄭注云：「夏、楸也、」是楸與夏檟相通。陸璣云：「楸、今山楸、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此大戟科、楸屬植物。

樛、山樛。

說文云：「樛、山樛也、（從段）讀若糗。」釋文引廣志云：「樛、樛、樛、漆、相似如一。」李時珍云：「樛、樛、樛、乃一木三種、樛木皮粗、肌

虛而白、其葉臭惡、栲木即樛之生山中者、古人以爲不材之木。唯栲木、乃苦木科、與槩漆皆不同科。

柏、榭。

說文榭作榭。雜記云：「鬯曰以榭、杵以梧、」謂用柏爲擣鬱之臼也。此松杉科之常綠灌木、所在有之。葉小、無面背、常峙立。有側柏、花柏、羅漢柏之別。皆有木質球果。

髡、榭。

說文「榭、椀木未析也；椀、榭木薪也；」邵謂「榭當作榭。」齊民要術有髡榭法。

楸、榭。

此錦葵科落葉灌木。即木薑、群芳譜「木槿木如李、微白、葉繁密如桑葉；花朝開暮落。」郝云：「楸皮白者爲白楸、赤者爲赤楸。」

梅、榭。

說文、梅、楫、互訓、此樟科常綠喬木。生南方、蜀黔諸山最夥。莖高十餘丈；葉爲長橢圓狀、花淡綠色。其木臭味芳香、糜理密緻、供棟梁及器具之用。李時珍云：「其枝葉森秀不相礙、若相避然、故又名交讓木。」
被、黏。

黏、各本作粘、今本郝說及段本說文改正。黏、徐鍇云：「今俗作杉、」此松杉科常綠喬木。生山野、莖高數丈；葉小如針狀；花單性；果爲毬果。木理通直、供建築及器具之用。

櫨、椴。

此芸香科之柚、常綠喬木也。李時珍云：「其大者謂之香欒。」莖高丈許。葉長卵形。花瓣五片。果爲漿果、扁圓形。供觀賞。

桤、櫨。

小雅云：「北山有桤、」此殼斗科之常綠喬木。陸璣云：「桤、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爾雅

郭注云：「材中車輞。」說文云：「檣、梓屬。」不指此。

楸、木瓜。

衛風云：「投我以木瓜。」此薔薇科常綠灌木。莖高六七尺；春月先葉發花、色或黃或白、美麗可觀；實橢圓形。此物供觀賞、實可食、亦供藥用、木可爲杖。

棕、即來。

玉篇云：「棕、材中車輞。」釋文引字林、來、作棟。陳藏器云：「即松楊、爲紫艸科之落葉喬木。莖高三丈；葉互生；花色白；果色黑。」

栲、栲。

大雅皇矣云：「其灌其栲。」傳用爾雅。詩疏引舍人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栲栗、廣韻云：「楚呼茅栗、本當作茅栗、都以爲傳寫之訛。」栗爲殼斗科之落葉喬木、各國植之。栲、小栗也。」

櫟、落。

亦雅大棟云：「無浸樓薪。」陸贄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櫛，其皮可爲纆索。」此棕櫚科之椰子，熱帶地常綠喬木也。高五丈或十尺。葉大，叢生。

果實長八九寸、徑四五寸、內圍一層、可代玻璃杯。

柚、條。

與上文「欖、椴、」爲一物。禹貢「橘柚、」爲揚州貢品。柚亦作欖。

時英、梅。

郭注云：「雀梅。」雀梅、即郁李、乃薔薇科之落葉灌木。莖高四五尺；葉有鋸齒；春月先葉開花、淡紅色；果爲核果、味甘酸、微苦。供觀賞。郁李材可爲器具、故南都賦曰：「映黏欒檀、」映即英、與柘檀同列、郭似不誤。

榎、柎柳。

郭注云：「或曰：柳、當爲柎。」按廣韻云：「柳、柎、柳；」即爾雅之榎。孟子趙注云：「柎柳、柎柳也。」柎柳爲楊柳科。生水濱、以枝條被伐復

生、致成叢生灌木狀。條長六七尺、供編物用。
栩、杼。

注云：「今柞樹。」唐風摛羽「集於苞栩、」陸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柞爲穀斗科之落葉喬木。木爲表理、作器具不甚適宜。樹皮嫩葉及穀斗、可爲染料、葉並可飼蠶、或謂其實名櫟。

蔕、莖著。

釋艸「蔕、莖著、」彼爲五味艸、此蔕則五味木也。補郭引孟子疏云：

孔子冢樹有五味、以爲「此所釋當屬此木。」

藎、莖。

注云：「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即此木。詩疏引陸璣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即榆科、樺屬。

杜、甘棠。

注云：「今之杜梨。」召南「蔽芾甘棠、」傳用爾雅、此即薔薇科之棠梨

也。李時珍謂爲「野梨」，其樹似梨而小，故日本稱小梨。

狄、臧棒。貢棊。

釋文云：「棒、檠本作楷；」說文云：「楷、楷木也、讀若皓；」古皋、

咎、字通、故楷爲亦作棒。玉篇云：「楸、臧棒也、一是爾雅此三字、不誤。

補郭引集韻云：「楷、柏也；」今考假注說文引六書、亦以柏爲楷；是臧棒者、乃大戟科之烏柏也。高二丈許、秋季結實。供觀賞。果之皮部饒脂肪、供石鹼及蠟燭之用；仁可榨油。貢棊未詳。

枕、藥梅。

注云：「枕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可食。」此薔薇科之山楂子。植庭園中、莖高五六尺、有針狀之枝。果形圓而少扁、赤色、或黃色、味甘、微酸。李時珍謂「有二種、皆生山中、小者名棠枕子。」

料者、聊。

補郭引註疏考證云：「此或應連上節。言枕、藥梅、其料者、又名聊也；」

翟用此義、是也。本交云：「下句曰枹。」此枹、檉高者也。

注云：「魄、大木、細葉似檉、今江東多有之；」蘇恭本草注以為「莢迷

子。」是忍冬科、落葉灌木也。生山野、莖高二三丈；葉對生、果為漿果、色赤。此物供觀賞、實可食、亦充材用。

檉、本桂。

說文云：「桂、江南木、百藥之長；棖、桂也；」是棖即桂。此樟科、常

綠喬木。氣芳香、高至五丈。許供藥用。本草綱目分為二種、云「桂、一名棖、一名牡桂；菌桂、一名小桂；」牡、本、音近、牡桂、即木桂。

榆、無疵。

注云：「榆、榿屬、似豫樟；」說文云：「榆、母棟也。」是榆屬樟科、本

名母棟。爾雅作疵、他書作杻、皆誤。

据、積。

注云：「臚節可爲杖。」大雅皇矣云：「其櫪其楛，」疏引陸璣云：「似扶老，即今靈壽。」漢書亂光傳注云：「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種、河柳。旄、澤柳。楊、蒲柳。

經典楊柳有單言者、有合言者、今南方亦多稱楊柳樹。植物學有楊柳羣、爲雙子葉植物之一羣、其種甚夥。

大雅皇矣「其櫪其楛，」陸璣云：「生河旁、皮正赤如絳；」故爾雅注云：「今河旁亦葦小楊。」今按櫪爲檉柳科。莖高不過丈許、枝細長、葉如鱗狀、亦小。花瓣五、紫紅色；至秋復開、此其特性。

旄者、今之垂柳。郭云：「生澤中，」故名澤柳。屬楊柳科。高至三四尺。群芳譜云：「柳、易生之木、娉娉下垂者名垂柳。」

楊者、說文云：「楊、蒲柳也；（從段）柳、少楊也。」左傳「董澤之蒲」、即此蒲柳、故申爲矢。古今注云：「蒲楊、水楊也，」水楊雖爲喬木性、

然常爲灌木狀。葉長橢圓形，與柳之披針形異；葉裏面灰白色。亦爲楊柳科

權、黃英。

即說文之「權、黃華木；」玉篇之「黃英木；」惟形狀未詳。

輔、小木。

錢大昭云：「詩『山有扶蘇、』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小木、即木之名。」近人謂「扶、當爲發語詞、如扶桑、扶竹之類、」然則扶蘇者、即蘇也；木艸云：「蘇、合香、出中臺川谷、」其謂此歟。蘇合香、乃金縷梅科之落葉喬木、與風同屬、又皆爲香木、皆生山野、詩言「山有扶蘇、」其生長地亦符也。

杜、赤棠；白者棠。

六書啟引舍人云：「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然則赤白以子色而分也。白棠、亦爲

薔薇科、棠梨屬。(亦稱梨屬)李時珍云：「棠梨、二月開花、」此鄭樵所以謂「甘棠花爲海棠花」也。

諸慮、山梟。

周南穆木「葛藥轟之、」梟似葛、即山梟。說文梟、作藥、繫傳云：「本艸謂嬰與爲干歲藥、即今人言萬歲藤、在艸木之閒。」嬰與、爲葡萄科。蔓艸、如灌木狀。實爲漿果、球形。供食用、或釀酒。

楨、虎梟。

注云：「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此豆科、黎豆屬之黎豆也。葉如豇豆、但葉脈偏裂。莢長三四寸、大如拇指。種子似鼠矢、故雲南呼鼠豆。李時珍謂「種子有點、如虎狸之斑、故有狸豆、虎豆諸名。」

杞、枸橼。

左氏昭十二年傳云：「我有圃、生之杞乎、」杜注「世所謂枸杞、」此茄科、落葉灌木也。莖纖弱、成蔓狀；長大者高達十尺上。實爲漿果、卵形、色

赤、陸機云：「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杭、魚毒。

〔說文〕艸部云：「芫、魚毒；」木艸作「芫華；」別錄云：「一名毒魚、皆杭也。此瑞香料之落葉灌木。莖高三四尺、先葉開花、花紫色。供觀賞。」

檄、大椒。

椒、〔說文〕作荼。唐風「椒聊之實、」九歌「奠桂兮椒漿、」皆芸香科落葉灌木也。有蜀秦種之別、郝謂「彌離之檄、即秦椒。」有香氣、莖高達十尺。葉互生、葉柄有刺。實爲乾果、能自破裂。供藥用、亦作食品。日本名山

椒。

楸、鼠梓。

注云：「楸屬；」小雅「北山有楸、」即此。晉按通志云：「鼠李、曰牛李、曰鼠梓、曰楸。」然則鼠梓者、乃鼠李科之鼠李。莖高一丈餘；枝梢有針；葉互生、有鋸齒；花叢生葉腋；實如小豆。供觀賞及藥用。」

楓、槲櫟。

注云：「今之楓香、是。」此金縷梅科、長葉喬木。莖高二三丈；葉掌狀三裂、秋季色紅、甚麗。稱槲櫟者、說文云：「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槲櫟；」凡木葉搖爲槲、楓善搖、故名槲櫟也。

寓木、宛童。

注云：「寄生樹、一名蓐；」說文蓐之或體、作槁、廣雅云：「宛童、寄生槁也；」是寓木者、即虎耳艸科、落葉小灌木之蓐也。莖帶有蔓性、攀緣他木之上。小雅「蓐與女蘿、施於松柏、」是蓐不祇在桑上、本艸所云「桑上寄生、」似不過蓐之一種而已。凡寄生艸木、皆吸取所寄之物之養料；故未有一夕能離其居停主人也。

無姑、其實夷。

易頤云：「枯楊生蓐、」鄭注云：「枯、謂無姑、山榆；」廣雅云：「山榆、無估也、」估即姑；然則無姑者、蕁麻科、榆屬之山榆也。莖高丈餘、葉

邊緣有鋸齒、常有三尖。花後、結扁平之小果、其莖皮柔韌。夷、一作蕪夷。

說文梗字下、混山榆與刺榆爲一、似誤。

櫟、其實楝。

與上「栩、杼、」爲一木。秦風「山有苞櫟、」疏引陸云：「其子房生爲

楝。」邵云：「楝、與萊通、所謂聚生成房也。以楝爲名、誤矣。」

榘、羅。

秦風「隰有樹榘、」即此。此黎之原種、爲薔薇科、黎屬。莖高二三丈；

實呈球狀、味惡。用爲接黎之砧木、最佳。郝謂「濟南謂之黎果。」

楔、荆桃。

月令「羞以含桃、」即荆桃；薔薇科、櫻桃屬之櫻桃也。櫻花綺麗、多變

種、此櫻變種之一。莖高二三丈、花葉同時綻發。實成熟時色赤、味甘、供食

用。

旌、冬桃。楸桃、山桃。

旄、說文旄之假借。李時珍云：「桃品甚多、花有紅、紫、白、千葉、二色之殊；其實有紅桃、白桃、胭脂桃、皆以色名者。」冬桃、十月桃也。

榘與杔、音同、夏小正云：「正月、梅杏杔桃則華。」李時珍云：「小而多毛、核黏、味惡；入藥用。」桃類、皆薔薇科、櫻桃屬。

休、無實李。榘、接慮李。駁、赤李。

休、釋文云：「本作林。」注云：「今趙李；」本艸別錄「徐李、生太山、樹小、其實無核；」當是一類。李者、爲薔薇科、櫻桃屬。花白色；實爲核果、球形、色赤而光潤、味酸甘。然則赤李、爲李之常色。無核者、殆變種。接慮李、麥李也。

棗、壺棗。邁、要棗。楛、白棗。楸、酸棗。楊徹、齊棗。遼、羊棗。洗、大棗。糞、填棗。蹶泄、苦棗。皙、無實棗。還味、檢棗。

幽風云：「八月剝棗；」古用於女贄。遯實。爲鼠李科。

棗、橢圓、或長橢圓形。其大而銳上者似瓠、故稱壺；瓠壺通。

要棗者、注云：「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即齊民要術細腰棗。

白棗者、初學記引廣志云：「大白棗名曰蹙咨、小核、多肌；」郝云：「蹙咨之合聲爲櫛。」

楓棗、見孟子、趙注云：「小棗；」今郭注謂「樹小、實酢、」則棗之酸而小者矣。古有酸棗縣。

齊棗者、補郭云：「齊地所產之棗、盧照鄰詩：『齊棗夜含霜。』」羅願云：「世稱膠棗、東海棗、穀城紫棗、並屬齊地。」

羊棗者、郝云：「小而圓、其味善、故曰羊、羊、善也。今人家亦種之、爲其早熟、味尤甜美。此即曾皙所嗜者也。」郭所謂羊矢棗者、非也。

大棗者、注云：「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此史記所謂「安邑千樹棗」者。本艸稱良棗；別錄名美棗；必上品也。

糞、填棗者、補郭引史記蘇秦傳曰：「大土之地、東有淮穎糞棗、」功臣表有「糞棗族、」是糞爲棗名、乃又以之名邑也。填與烝、音近、李時珍引廣志

、有烝棗、疑即填棗也。

蹶洩者、郢云：「今登萊人謂物之短尾者爲蹶洩、音若厥雪、棗形肥短、故以爲名。」

棗實爲核果、自應有核。無實棗者、郝云：「晏子春秋所謂東海蓂而不實者、」此蓋棗之變種。

還味者、注云：「還味、短味。」說文還、作櫛。

櫛、梧。

注云：「今梧桐皮青者。」（三字依古本增入）此梧桐科、梧桐屬、落葉喬木；與桐異物。莖青綠色。葉大、分裂爲掌狀、裏面有毛茸。葉柄長而互生。夏日發花、花小、色黃、雌雄同株。實爲膏莢、成熟則破裂。此物供觀賞、作器用、子可食、皮可製繩索、含黏液。

樸枹者、棗。

郭本棗作謂、釋文云：「謂、當從舍人本作棗、謂樸之枹者名棗也。」大

澼「芄、芄域櫟、」溥云：「櫟、枹木也。」彙者、寧之假借字、說文云：「寧、艸木寧孛之兒。」是故王引之曰：「彙與枹、皆叢生之名、故曰櫟枹者彙。」

櫟、采薪；采薪、即薪。

此節句讀、各家異說；義亦懸殊。案爾雅櫟、凡三見。此節之櫟、與上節「櫟、其實櫟、」爲一物。櫟从親聲、親采雙聲、故櫟亦名采。始皇紀「堯舜采椽不剖、」注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采即采薪也。稱采薪者、親薪聲韻；且櫟雖爲穿母、古清穿不分、故又稱采薪也。稱即薪者、即爲精母、然與清同爲齒頭音、與稱采薪例同。王氏謂「采薪、即薪、仍是木名、非謂樵薪」者、是也。采薪、爲穀斗科。

棧、榷其。

說文同、惟榷作邀。齊民要術引異物志云：「梓棧材貞勁、堪作船、其實類棘。」

劉、劉杙。

注云：「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醜，核堅，出交趾。」考南方草木狀云：「劉樹，子大如李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吳郡賦注作櫛子。

櫛、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轟宵炕。

槐爲落葉喬木、高達三丈。葉小、互生。初夏放花、黃白色。實爲長莢、如珠相貫。材堅密、供器用。爲豆科槐屬。櫛、葉大於槐、莢亦相殊。槐莢圓筒形、櫛槐扁平形；故與槐同科而異屬。

守宮槐、幹弱、花紫、見群芳譜。釋文「轟、合也。炕、顧云：張也。」
楸、小葉曰楸。大而皺、楸；小而皺、榧。

首楸字、本作槐；義不可通、今依郭邵說改正。楸者、大戟科、楸屬、落葉喬木也。莖高三丈有餘。葉大、圓形、或廣卵形。夏日枝梢發花、黃綠色、穗狀花序、雌雄異株。實外多輻刺、熟則分裂。材堪製器。樊光云：「皮老而產櫛爲楸、少而轟櫛者爲榧。」榧即櫛字、是楸櫛仍同物、故說文云：「櫛、

楸也。」

椅、梓。

二字有脫誤；注云：「即楸，」說文亦云：「椅、梓也，」此仍爾雅之誤、皆非也。鄒風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是椅、梓、爲二木。通志引雜五行書云：「舍西種楸、梓、各五根，」是楸、梓、爲二木，故郭亦誤也。椅者、爲椅科椅屬。莖高二丈許；葉心臟形、邊緣有鋸齒、葉背微呈白色；花色黃；實爲漿果、球形、色赤、略似南天竹之實、甚豔麗。木材中細工器物之用。梓者、爲紫葳科、梓屬。高與椅等、葉略如卵狀、類桐葉而小；花淡黃色；實細長、似豇豆莢。材供建築及器物之用。然則二物迥然不同、故詩毛傳及鄭樵、皆不以爲一物也。

楸、赤棟。白者棟。

注云：「赤棟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棟葉圓而歧、爲大木。」小雅「隰有杞棗，」疏引陸疏云：「其木理赤者爲赤棟。」

、白者爲椽。」案此似爲五加科之五加、爲落葉灌木。五加高至六七尺、葉自五小葉而成。大五加葉大、枝間之刺、大而強勁；花淡黃色。此五加有大小之分也。圖經本艸云：「五加、赤莖、有黑刺、」此殆所謂赤椽也。本艸綱目云：「一名白刺、」此所謂白椽也。匡名謂「此與牛棘連文、定屬一類。」

終、牛棘。

郝云：「棘、即小棗叢生者；大棘名終：」是也。鼠李科之酸棗、爲落葉喬木、有針刺。幼時呼棘；不逢斲伐、長大成幹、人呼酸棗；然即牛棘也。

灌木、叢木。

周南「集于灌木、」夏小正「灌、聚也；」說文「叢、聚也；」故灌叢同義。生物學家灌木與喬木對稱、本此。

瘠木、苻婁。

瘠、說文訓病；樊引詩云：「譬彼瘠木、疾用無枝、」是謂病木。苻婁、說文作苻婁、苻訓僂病、瘠訓頸腫。釋文引李云：「苻婁、一名瘠木、無枝木

、是即謂拳曲擁腫之木也。
蕢、藹。

詩桃夭傳「蕢、實貌。」言果實繁衍也。藹者、郭注「菴藹」、郝謂「本離騷藹藹」；王逸《離騷注云：「猶蒼鬱、蔭貌也。」

枹、適木。

錢大昕云：「枹、一名道木；道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瘡、瘡、魁瘡。

錢大昕云：「魁瘡別為一句：即瘡木；魁其別名耳。」此與郭異讀。邵亦云：「此中釋上文瘡木之義。」

械、白椶。

注云：「椶、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瑣、可食。」通志引陸疏云：「三倉說、械、即杵也；或曰白栝。」郝疑械杵為二物。今考之、械者、當為穀斗科之小榭樹。李時珍云：「榭、一種叢生小者、名枹、實味惡、荒歲食之、

所謂樺櫟之材者即此。」

梨、山檣。

玉篇云：「檣、山梨也；」他書多同。梨者、薔薇科梨屬。種類甚多。果之大小不一、供食用。

桑、辦有葚、梔。女桑、槁桑。

說文刀部云：「辦、判也；」故訓半。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一半無葚、名梔也。」王楨農書云：「荆桑多葚、魯桑少葚。」今以浙省所產爲最良、稱湖桑。莖低、葉肥大。此桑科。桑葉爲卵形。雌雄花皆爲穗狀、淡黃綠色。葚略如棗形、熟則紫黑色、味甘可食。其材可製器用；皮可製紙。

女桑者、溷風「猗彼女桑、」溥「萸桑也。」或謂槁當作夷、乃萸夷之桑。故女桑、亦小桑之名、與女蘿之稱同。

榆白、枋。

陳風「東門之枋、」溥云：「白榆也。詩疏引孫炎、亦云：「榆白者名枋

。榆爲榆科榆屬。高者達十丈許、皮深褐色、故昔有赤榆之名。未葉而先花、實形扁平。薔薇科有白地榆、殆即此也。

唐棣、移。

召南「唐棣之華、」傳云：「唐棣、移也；」疏引舍人與毛同。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作棠棣；說文亦云：「移、棠棣也；」蓋唐棠古通用。陸機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大如李子。故此即薔薇科櫻桃屬之郁李。葉爲箭鏃形、有鋸齒。花五瓣、色白；似梅。（陸謂花或白、或赤。）夏月結實、爲核果；色紫赤、味酸。其材可供什物之用；仁入藥。」

常棣、棣。

小雅「常棣之華、」傳云：「常棣、棣也、」與釋木同。晨風「白有苞棣、」此單言棣、當即常棣；而傳以唐棣釋之、本艸綱目亦以常棣與唐棣爲一物、疑皆誤。說文「棣、白棣也；」陸疏「常棣、白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如郁李而小。」文選閒居賦注云：「棣、山

櫻桃。是非郁李矣。常棣葉狹長、實似櫻桃而有微毛、極酸、初夏熟、見物名實圖考。俱亦與唐棣同科。

檉、苦茶。

苦茶、即今之茶。晏子春秋已有「茗菜」之文；吳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密賜茶券以當酒」是茶之爲物、春秋有之矣。郝云：「諸書說茶字、字仍作茶；辛陸羽著茶經、始減一畫作茶。」唯漢書年表師古注云：「茶、音塗；」而其注地理志、則云：「又音丈加反、一則漢時已有茶字之音矣。茶爲常綠灌木、高五六尺、秋日開白花、實三角形。產於江淮以南各省、種類不一。郭注云：「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亦名苻。」今則多在穀雨以前采之、故稱雨前茶。輸出外國、歲有一百六十萬擔；俄國銷用尤多。本爲吾國特產、今則日本印度皆有植茶之地。茶爲山茶科。

檉、心。

召南「林有檉、」傳云：「檉、小木也。」疏引爾雅亦作「檉、心

、作檄、誤、今改正。檄、說文擊傳云：「今小檄樹、」是屬穀斗科。檄高者達三丈許。王引之引漢書息夫躬傳云：「僕遼不足數、」注「僕遼、凡短之貌也、」義與此同。釋名「心、織也、」故用以小檄。

榮、桐木。

桐爲玄參科落葉喬木。花冠呈紫色或白色、爲唇狀。實爲兩房之蒴果。材供琴瑟及箱箏之用、不生蟲。概稱白桐；細分之、有白桐紫桐等之別。桐與梧桐異科、但經典多混稱。

棧木、干木。

注云：「僵木也；江東呼木賸。」僵者、僵也。干通杆、玉篇「杆、殭木也。」

縻桑、山桑。

大雅「其縻其柘；」禹貢「厥篚縻絲、」司馬貞云：「縻絲、是蠶食縻之絲、」是桑屬。李時珍謂「山桑、葉尖而長。」郭注「材中作弓及車轅。」

木自斃、种。立夙、楹。蔽者、翳。

說文「斃、頓仆也。楹、仆木也。」种、楹音義近、故借种爲楹。

楹、翳者、大雅皇矣云：「其蕃其翳。」傳：「木立死曰蕃。」蕃、楹同。爾

雅疏云：「枝葉蔽蔭覆地者名翳。」

木相磨、櫛；楹、斃；梢、梢擢。

疏云：「木兩枝相切磨者名櫛。」

楹斃者、疏云：「木皮中蟲銹者名楹、亦名斃。」

擢从手。說文云：「擢、引也；」小爾雅曰：「拔根曰擢。」梢者、方言

云：「尾也。」梢擢、阮元云：「謂木杪引而愈長、愈長則愈細、因此目之曰

梢也。」

縱、松葉、柏身。

說文縱、篆說解與此同。此松杉科、樅屬、常綠喬木也。高數丈、幼時皮平

滑、色灰白、老則裂開爲黑褐色、所謂柏身也。葉互生、爲線形、尖端分裂、

銳利而刺人、故謂爲松葉。夏月發花、雌雄同株。實爲大毬果、長卵形、直立、約三四寸。供建築及器具之用。

檜、柏葉、松身。

說文：「檜、風毛傳、皆用此文釋檜字。李時珍云：「今人名圓柏、以別側柏。」

爲松杉科、檜屬。高丈餘。葉雖似柏、然分二種、一爲針狀、一爲鱗狀、形小。實爲毬果、肉質。供建築器具之用。

句如羽、喬。下句曰枹、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如槐曰茂。

疏云：「此別木之曲直叢生茂盛之異名也。」

喬者、說文云：「高而曲也、」喬字兼此二義。枹與樛同、澗南「南有樛木、」傳云：「下曲曰樛。」

如木楸、當作木如楸、非由誤書、治獮豸者倒置之耳。如楸曰喬者、注云：「楸樹性上竦、」如禹貢「厥木惟喬、」澗南「南有喬木、」皆指此。竹箭、

注云：「籐竹性叢生。」

祝、州木。

釋文「祝、章六反、本今作祝。」作祝者後人所改。玉篇「柎、木名。」

邵引齊民要術引南方記云：「州樹野生、三月花；已乃連作實、五月熟、剝核滋味恬。出武平。」此即州木。祝州古晉通、故州木亦名祝。

髦、柔英。

邵云：「髦、一名柔英。」郝云：「釋艸有『髦顛棘』、廣雅謂之女木、

與此柔英疑同類。」果爾、則亦百合科、天門冬屬植物也。

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椒櫞醜、棗。桃李醜、核。

疏云：「此辨木之枝條子實形狀之異。」

棘、疑當作棗、槐棗皆喬木也。喬者、注云：「枝皆翹竦。」

條者、疏云：「桑柳之類、皆阿那垂條。」

櫞者、注云：「似茱萸而小、赤色。」棗、與「其實棗」同字。注云：「蔓

子聚生成房貌。椒櫞之實皆聚生，故云「椒櫞醜棗」。

核者，曲禮云：「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漿果之中有核果，爲單子房所成。果皮分三層，內果皮成核，故曰核果；如桃李梅杏之類皆是，故曰桃李醜核。

瓜曰率之。桃曰臈之。棗李曰窳之。櫛梨曰鑽之。

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絜之，巾以綌。」鄭注：「絜、中裂之、不四析也。」

桃曰臈之、內則同。疏云：「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滑滑如臈也。」案之言臈也、謂去毛而臈（視裸）其皮。今人有所拭除、猶稱臈。

窳者、初學記引孫炎云：「去其柢也。」

櫛、說文「似梨而酢」、王禎農書云：「櫛似小梨、」是梨屬。鑽者、滾入也；櫛梨之核、不似桃核之堅、可滾入、故曰鑽之。

小枝上繚、爲喬。無枝、爲檝。木族生、爲灌。

繚者、說文云：「纏也；」即上文「上句曰喬」也。

檄、釋文「音亦。」注「檄擢直上；」疏「此即上文梢擢也。」

族者、說文「矢鋒也、束之族族也；」引伸爲叢族義。疏云：「木叢生者爲灌、即上灌木叢木也。」

爾雅學釋末篇

爾雅學

釋蟲第十五

動物之有解釋、始於爾雅。蟲魚鳥獸、區爲數篇、在昔日可以資多識矣。然物之品類極繁、據今世所知、殆三十萬種。欲辨別同異、不徒察其形態、並當審其內部構造若何、乃可判定。蟲之古義、鱗、毛、羽、介、皆謂之蟲；本篇則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此不對文言之；若散言、則無足者亦曰蟲也。動物學家分動物爲類、一曰脊推動物、二曰節足動物、三曰軟體動物、四曰蠕形動物、五曰棘皮動物、六曰腔腸動物、七曰海綿動物、八曰原生動物、每類之中、又復別其種屬、綱舉目張、可謂詳盡矣。今於釋蟲以下五篇、古說新義、在求其是、庶覽者可以舉其物而明其族類也。

螿、天螿。

夏小正云：「螿則鳴；」說文云：「螿、螿蛄也。」螿蛄、屬直翅類。螿

蟀科。有六足、前足能穴地而居、善長鳴、喜就燈光。俗呼土狗、即方言「南楚謂之杜狗」之舊稱。

蜚、虛蜚。

注云：「蜚、即負盤、臭蟲；」說文「蠹、臭蟲；」本艸經有「蜚蠊、」

注云：「一名虛蜚、一名負盤；」是說文之蠹、本艸之蜚蠊、即爾雅之蜚也。

蜚蠊、屬直翅類、恆產於庖廚。或云：「俗名樟蠊；」南人稱爲竈蠊者、卽此歟。

蟻銜、入耳。

注云：「蚰蜒、」梓人釋文云：「此蟲能兩頭行。」淮南泰族篇云：「昌

羊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蚰窮也；」陳藏器本艸「好脂油香；能入耳及諸

竅中、以鹽乳灌之、化爲水；」郝云：「所食脂油、人食之、死；」是舊說謂

蚰蜒喜近昌蒲、吮脂油、入人耳也。蚰蜒屬節足動物之多足類。能駛行、足細

長而易脫、背負甲八片；頭有複眼一對、好棲息濕地、呼吸空氣。

蝟、蝟蝟、蝟蝟。蝟、蝟蝟。蝟、茅蝟。蝟、馬蝟。蝟、寒蝟。蝟、蝟蝟。蝟、蝟蝟。

詩蕩正義引舍人云：「皆蟬也；方語不同。」蟬之口部、延長而成管狀、能觸植物之莖而吮其汁液、屬有吻類蟬科。蟬胸腹之間、有發聲器兩枚、爲鱗板狀。鳴聲甚高。雌蟬產卵樹上、墜入土內、經二三載、乃成幼蟲。

蝟者、說文云：「蝟、蟬也、此蟬之總稱。蝟蝟者、夏小正云：「良蝟者五采具。」蝟蝟者、方言：「蟬、宋衛之間謂之蝟蝟、」郭注：「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蝟蝟。」郝云：「蝟蝟、頭有花冠；喜鳴、其聲清圓、若言鳥友、」今按南方蟬之小者、其體長、其聲若云「止儀、」故土人以止儀稱之、然則郭說是也。

蝟、夏小正作札、蝟蝟者、詩碩人傳「蝟首、頰廣而方；」遠云：「蝟謂蝟蝟也；」蝟、蝟、乃聲之轉。郝云：「今驗此蟬、順天呼蝟蝟、鳴聲若蝟蝟然；與蝟蝟之聲相轉。」是蝟蝟呼聲悠揚、而不轉換、與蝟蝟相反。

蝟者、郭云：「江東呼爲茅蝟、似蟬而小、青色。」

蝮馬蝮者、郭云：「蝮中最大者爲馬蝮、」此孫奮說也。

蝮寒蝮者、夏小正云：「寒蟬鳴、」即蝮也、晚秋始鳴。

蝮蝮蝮者、說文「蝮蝮鹿、」方言「自關而東謂之蝮蝮、或謂之蝮蝮。」

陶注本艸云：「七月八月鳴者名蝮蝮、色青、」是亦蟬類也。

蝮蝮、蝮蝮。

注云：「黑甲蟲、噉糞土。」戴侗云：「黑甲、甲下有翅、好轉牛矢爲丸、俗亦謂之矢丸。」蝮蝮、屬鞘翅類、金龜子科。

蝮、蝮。

與下文「蝮蝮、蝮；」「蝮、桑蠶；」爲一物、詳「蝮蝮」節。

蝮、蝮。

注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習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蝮髮」今考蝮髮、屬鞘翅類、天牛科。體長寸許、黑而光澤、觸角長於其體、體下及足部短毛；翅鞘基部有大點、呈大小白紋十五六枚、幼蟲爲桑柳等

諸慮、奚相。

釋文「慮、本或作蟻；相、舍人本作桑；」邵云：「奚桑、次於蓄桑、蓋以類相從者矣。」然則奚相即奚桑、亦翰翅類動物也。

蜉蝣、渠略。

夏小正云：「蜉蝣者、渠略也。」蟲名蜉蝣、蓋取泳游之義；从虫者、俗作耳。其蟲爲節肢動物蜉蝣科。體長不過六分、纖弱無力、色綠褐、前翅大、爲三角形、後翅小；曹風所謂「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者、謂此歟。五月間羣栖湖水之上；交尾產卵即死、爲期不過數小時、動物之欲長其子孫、洵天性也。其幼蟲聚集水灘、掠小蟲以自養、必逾三年、然後成蜉蝣；則其幼年期之晦朔、固莫得而奪矣。舊說惟淮南高注近之、餘皆誤。

蛟、黃蚘。

注云：「甲蟲也、今江東呼黃濟。」此即金龜子鞘翅類、金龜子科。體長六分、黑綠色、有金光、故俗稱金蟲。觸鬚及兩鬚、黃褐色。食植物之果實及

葉。

蠶、輿父、守瓜。

玉篇「蠶、食瓜蟲；」郝云：「一名輿父、一名守瓜。」考守瓜、亦名瓜蠶。屬鞘翅類、金花蟲科。休長不滿三分、黃褐色。食瓜葉。其幼蟲食根。

蝻、蠨螋。

蠨螋、郭云：「螋蝻類；」是直翅類動物也。

不蠲、王蚊。

翟氏云：「不、通丕；丕、大也；王蚊亦大之稱；此必蠲中之大者。」晉按釋江云：「不滑、滑也；則不蠲者、非大蠲也、不字、是發聲詞。考蟬之大者、體長三寸有餘；又有一種蟬、經十七年而後羽化者；始謂此也。」

姑蠶、蝻蟬。

注云：「今米穀中蠶、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蟬子。」姑蠶、亦作姑蠶、紹興呼米象。屬鞘翅類、象蟲科。體長一分有餘。

不過、蠶蠟。其子、蟬蛸。

〔月令〕「小暑至、螳蜋生，」〔鄒注〕「螳蜋母也。」不過、即螳蜋、屬直翅類

、螳蜋科。體細長、色綠；前肢爲鎌狀、善攫物；秋時變爲枯艸色。在艸樹莖枝間、產生卵塊、稱蠶蛸、生桑樹者曰桑蠶蛸；大如拇指、即蟬蛸也。

蒺藜、螻蛄。

〔玉篇〕云：「蜈蚣、螻蛄、能食蛇、亦名蜈蚣。」〔廣雅〕亦云：「螻蛄、蜈蚣也。」蜈蚣爲節肢動物、屬蜈蚣科。體長三四寸、有二十環節、第一對足爲鉤狀；有毒腺口。

蝮、蝮蠅。

〔說文〕云：「蝮、復陶也；董仲舒說、蝗子也。」蝗屬直翅類、飛蝗科。蝮由卵孵化後、閱四五旬乃生翅。有翅者一日能飛十五里、乘風則可行一百四十里。驅蝗法、或發礮聲；或以石油浸布片、懸日間、蝗自去。

蟋蟀、養。

李巡云：「蠶、一名蟋蟀；」郝云：「今順天人謂之趨趨。」蟋蟀屬直翅類、蟋蟀科。體長、觸鬚長於其體。雄蟲兩翼摩擦能成聲、善鬥。

螿、螿。

說文、「螿、蝦蟆也。」郝云：「蝦蟆居陸；蛙居水。」蝦蟆爲兩棲類、無尾類蛙科。小於蛙、善躍、背面灰黑色；形體惡陋、在土面易於避敵。

蝦、馬蟻。

注云：「俗呼馬蟻。」馬蟻、本艸作「馬陸」、陶注「此蟲足甚多。」考馬陸、屬多足類馬足科。體圓長一寸；約具三十枚同形之環節。食艸根及腐敗植物、晝伏夜出、有時於花下見之；有臭氣。

蝗、蝗、負蝗、蜚蝗、蠋蟥、螿蟥、土螿、蟻谿。

春秋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

蝗、召南作阜。疏引李巡云：「蝗、蝗子也。」是亦屬飛蝗科矣。

艸螿者、召南云：「嘒嘒艸蟲、」正義引陸疏云：「奇音青色；」是艸螿

、即艸蟲能鳴者也。今考蝗類，實有鳴蝗，其音如齒之相切，並喜居艸際，體長一寸許，此所謂艸蠹也。

蠶蠹者，爾雅「五月斯蠶動股」，傳「斯蠶，蠶蟻也」，是蠶蠹即詩之斯蠶。詩疏引舍人云：「今所謂春黍也。」

蠶蠹蟻蟻者，郭云：「今俗呼似蠶蟻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蠶蟻。」

土蠶蟻蟻者，郭云：「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蝶」，釋文云：「蝶，字又作

蚘，誥幼云：蚘，蚘蟻也；」是郭所謂土蝶，即土蚘蟻也。亦即以土蠶爲土蚘蟻也。今人以蠶蠹爲春米郎，春米當即春黍之名；此已混蠶蠹斯蠶爲一物矣。

又於梭蝗之下，謂俗名灰蚘蟻；而於土蝶之下，反無此稱，是則明分土蝶與蚘蟻爲二物矣。疑所依據者有誤耳。蓋俗所稱灰蚘蟻，即方言「蟻蟻」之音轉；

是蚘蟻、蟻蟻、蚘蟻，皆得於郭注土蝶之名以爲名，故於土蝶一蟲，必當被以蚘蟻之名也。郝謂土蠶、登萊人呼如禱詐，揚州人呼抹扎，班黑者爲土抹扎、

今晉人亦呼禱詐，江北則呼叫抹扎。

蠶蚘、蟹蠃。

說文蚘、爲蟻之或體。蚘蚘、屬貪毛類。蚘蚘科。體圓長、合多數之環節而成。行動時以硬毛代足；每發聲器。達爾文稱其輸出之土、大有沃田之功。

江南人呼寒蟪、

莫辨、螳螂、蟬。

注云：「蟬、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辨、釋文云：「本又作貉。」

蟬者、方言「螳螂謂之髦」；郝謂「蟬與髦字異音同、莫貉合聲亦爲髦、」是也。

蚘、負勞。

注云：「即蟬蛤也。」蟬蛤屬脈翅類、蟬蛤科。胸背兩部、皆有膜質、翼

一對、腹面有足三對；腹部分數節。雨後羣飛、性極活潑；靜息之時、亦平展其翼。幼蟲名水蠶、見爾雅翼。將產卵則浮游水上、所謂「點水蜻蜓款款飛」者、同科之物也。

蛤、毛蠶。

注云：「即載；」釋文「今俗呼毛載、有毒螫人、」楚辭九思篇云：「載緣兮我裳；」戴侗云：「此乃食脯鱸者。」如諸說、是蝮者、乃有毒毛蟲、蝕魚肉、或入人衣者。屬鞘翅類、養蠶科。

蠨、帖蟻。

注云：「載屬；」失之。說文云：「帖斯、墨也。」本艸有「雀囊、」陶注以爲耗蟲、陳藏器云：「耗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此說是也。此蟲屬鱗翅類、蠶蛾科。如梅帖斯、竹帖斯；皆棲止竹木、造繭作蛹、爲害植物之毛蟲也。

蟠、鼠負。

說文「蟠、鼠婦也、」鼠婦古通也。陸疏「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鼠婦者、屬等脚類、海蛆科。其體以七環節集成、爲橢圓形、微扁、灰赤色、長三分餘。頭部有足一對、胸部每節有足一對。好棲止陰溼壁隅及塵芥之地。

、亦偶登於几案。

蟬、白魚。

本艸稱衣魚、廣雅稱蝻魚、秋官剪氏注所謂蠹魚也。屬彈尾類、衣魚科。體長而扁、被白色鱗片、性畏日光、喜咀書卷衣服。

蛾、羅。

注云：「蠶蛾。」郝云：「類聚引廣志云：『凡艸木蟲、以蠶化為蛾甚眾、』然則蛾羅通名。古人多取聲近爲名、蛾羅、疊韻也。」郝說極是。蛾爲鱗翅類、其科亦夥、學者將各科併入夜蛾科矣。

翰、天雞。

注云：「一名莎雞。」陸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飛蝗科動物也。

傳、負版。

玉篇「蠖、蟪蟪、」蠖即版。柳氏則以蟪蠖相連、爲負重之蟲。

強、蛭。

注篇「強、米中蠶小蟲、」與上「姑蠶、」後「醜捋、」為一物。蛭、螭何。

集韻引爾雅作螭、郝取之。玉篇「蛭、螭蚘也；」蛭者螭易也。螭、蛹。

說文「蛹、繭蟲也；」玉篇「蛹、老蠶也。」
蜺、緜女。

注云：「小黑蟲赤頭。」疏引說文云：「蜺為蝶也、」蓋即蜺也。屬鱗翅類、小灰蝶科。此蝶非一種、非一色、其出現于夏秋間、亦非一時。為幼蝶時、每以絲繫於他物、而倒懸其體、亦有以尾端著於他物而倒懸者、此緜女之稱所由加也。

蚺、大蠶、小者蠶。蠶、打蠶、蟹、飛蠶。其子、蚺。

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也者、蠶也。」蠶之宣達胸臆、端資兩角。雖

爲蟲類，而有組織。雌雄蠃之任，在繁育其子孫；經營運輸則職蠃；殺敵致果，則有兵蠃；各司其事，而不相紊，人類或不逮也。蠃屬蠃翅類、蠃科。蠃體常雖大於雄；職蠃又大於眾蠃。蠃長約三分半，常爲松林之害。小蠃以家蠃爲多，職蠃之小者，其跋涉仍不遺餘力也。

朽蠃者、郭云：「赤駁蚍蜉也。」凡職蠃體皆赤褐色；雌蠃則尾部赤褐。又有一種農蠃，具播種刈穫之能，其體爲赤色。

飛蠃者、郭云：「有翅；」唯雌雄蠃有翅，職蠃則無。

蝼者、學記「蛾子時術之、」蛾子即蝼也。蠃卵乳白色、透明；孵化之幼蟲、初爲蛆狀、至長成期、造作白繭、化爲蛹、蛹復化爲蠃。

次蠃、蠃蠃；蠃蠃、蠃蠃、土蠃蠃。艸蠃蠃。

蠃蠃、說文或體作蜘蛛。蜘蛛屬真蜘蛛類、種類甚多。其肛門旁有疣狀物、稱紡績突起、能分泌粘液；空氣觸之、即團結爲絲。

土蜘蛛、即地蜘蛛、常營巢於牆根及壁上屋簷等處。

艸蜘蛛、如一種鳥糞蜘蛛、形似鳥糞、路旁艸木間常見之。
土蠶。木蠶。

蠶、廣韻作蜂。蜂屬膜翅類、蜜蜂科。有后蜂工蜂雄蜂之別。后蜂爲雌蜂、專營生殖、養尊處優、體最肥。雄蜂較少、不事事。工蜂至夥、皆雌蜂、共任一切職務。

土蜂、舊稱體最大；今考隧蜂、常穴土而蓄蜜、體實微小。

木蜂、舊稱體小；今考竹蜂頗肥大；若鏤蜂之栖於薔薇科果樹間者、爲較小耳、其巢於屋椽壁垣者、稱椽蜂、亦大蜂也。

蟻、蟻。

注云：「在糞土中、」是亦蟻類也。即棲息獸糞中者。

蟻、蟻。

此與上文「蝸蝓蠅」、下文「蠅桑蠶」、爲一物、屬鞘翅類、天牛科。陳藏器云：「蟻、白色、身長足短、至春羽化爲天牛；」是陳以蟻爲天牛之

幼蟲、其說是也。天牛體色暗綠、長一寸三分、唯蛹色白、衛風頌人云：「領如蠶、」即謂此也。天牛於七八月間、每穴居于桑格無花果等樹、故爾雅以爲桑蠶。然則天牛、結蠟、與蝸、皆成蟲之名；蠶、乃幼蟲名也。

伊威、委黍。

說文「伊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是伊威、即上文「蟪鼠」。

蠨蛸、長踦。

注云：「小籠籠、長腳者、俗呼爲喜子。」晉案幽風云：「蠨蛸在戶、」

是蠨蛸乃牆壁之蜘蛛無疑。動物學謂「有壁蝸、體扁、足長、其卵囊白色、圓平著壁、常守護之、」此即蠨蛸矣。至以棲止艸木間者當之、乃誤也。

蛭、至掌。

本艸云：「水蛭一名至掌；」論衡云：「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是水陸皆有蛭、所以見於本篇及釋魚也。

國貉、蟲蠶。

〔說文〕蠶、知聲蟲也。〔蟲蠶、疑當作蠶蟲。廣雅云：「土蠶、蠶蟲也；」
郝云：「今謂之地蠶，如蠶而大，出土中。』案鱗翅類、地蠶蛾科、有地蠶蛾
、發生於五月、六月入土、造繭化蛹；至九月化蛾、害植物、十月、又入土化
蛹；此即蠶蟲歟。此蟲常夜登于枝葉、若有物觸動幼蟲、則拳曲爲環、墜地詐
死、此知聲之說所由來也。

蠶、尺蠖。

〔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蠖、屬鱗翅類、尺蠖蛾科。體圓長、色灰
褐微綠、如桑皮。行動時如尺之量物、故名。有時支尾樹間、人見之若枯枝、
不知其爲蠶也。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

蒲盧者、郭云：「即細腰蠶也、俗呼爲蠨蛸。』〔釋文〕「今俗呼細腰小蜂爲
蠨蛸、在物中作房、用土爲隔、非土蜂也。』蠨蛸、屬膜翅類、細腰蜂科。凡
細腰蜂、營巢於艸稈樹枝間、當產卵時、皆能捕毛蟲入巢、爲幼蟲食物。以所

捕者多爲害蟲、故世以薄廬居益蟲之列。沙濞「螟蛉有子、蝶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陶氏已斥其說之爲謬矣。

螟蛉者、屬鱗翅類、螟蛉科、體長約五分、淡綠色。七月間出現、食植物。八月間化蛹、越十餘日化蟻產卵、至九月後蟬化。

蝸、桑蠶。

燐火、即炤。

本艸「燐火、一名夜光；」類聚引吳普本艸「一名夜照。」燐同燐、炤同照。燐火屬鞘翅類、螢科。螢尾端具發光器、故夜飛放光。產卵多附于水邊艸根、卵色黃、已微具燐光；一月後化爲蛆、常棲水瀕、而月令遂以爲「腐艸爲螢」矣。種類甚多、產墨西哥者、有二種發光器、婦人或以爲首飾。近人謂「螢之發光機關、爲無數之細胞合成；細胞上纏有氣管支、細胞內有一種可燃物、故養氣輸入氣管支、則養化而發光」云。

密肌、繼英。

郝云：「或說此蟲，即肌求也。」說文：「蛛、多足蟲也；」廣雅云：「蛛、螻蛄也；」螻蛄又轉爲蠹蟻，本艸拾遺云：「蠹蟻狀如小蜈蚣。」今揚州人呼蓑衣蟲、順天人呼錢龍。」如郝說則繼英乃蜘蛛、屬蜈蚣類、蜘蛛科。

蠹、烏蠹

注云：「似蠹、」釋文：「蠹、音蜀、說文、桑中蟲也；」疑此爲野蠹。野蠹食桑葉；初黑色、長成者帶褐色、所以云烏蠹。

蠹、蟻蠹。

注云：「小蟲、似蚋、喜亂飛；」孫炎云：「蟻蠹蟲小於蚊；」甘泉賦云：「浮蟻蠹而撇天；」據諸說考之、此蟲即蚊類蚋科之蚋。蚊體長二分許；而蚋長一釐、羣飛時似霧、其幼蟲喜集于水、此即蟻蠹也。

王、蚋蟻。

注云：「即螻蛄、今河北人呼蚋蟻；」郝云：「蚋蟻、又爲螻蛄、又爲顛當、俱雙聲字。」酒蕩雜俎云：「齋前雨後多顛當。窠滾如蚓穴、網絲其中、

士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螻過、輒翻蓋捕之；纒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蜂復食之。」案顯當、屬蜘蛛類、其狀實如上所述。蟲體長五分；胸部有陷構、尾部有紡績、突起、故江南小兒刺穴以探之、謂之釣駱駝。

蠓、桑蘭。雌由、樛蘭、棘蘭、樂蘭。虻、蕭蘭。

蠓者、注云「即今蠶。」屬鱗翅類、蠶蛾科。

雌由者、蠶蛾科。有樛姑斯、體長三寸、五月閒食樛棒等樹葉、即此蠶也。八月閒乃近地造繭；六月十月內化蛾生卵者。

虻者、玉篇云：「蠶類、食蒿葉；」蒿、即蕭也。

蠶醜。蠶醜奮。蠶醜持。蠶醜螫。蠶醜扇。

蠶者、注云：「剖母背而生、」郭疏以爲蟬屬是。

奮者、注云：「好奮迅作聲、」如詩「莎雞振羽、」是也。

強、即上強蚱。持者、郭云：「以腳自摩持。」

蝻者、注云：「垂其腴；」腴謂腹下肥也。

扇者、注云：「好搖翅；」與說文「蠋搖翼也、」義同。

食苗心、螟；食葉、蠶；食節、賊；食根、蝨。

螟者、舍人云：「言冥冥然難知也。」如蟋蟀叩頭蟲、即食幼艸者。

蠶、說文作蠶、李巡云：「言其假貸無厭。」粉蝶、爲好食菜葉者。

賊者、李巡云：「言食狠。」介殼蟲食桑幹、即食節類蟲也。

蝨、猶賊也。螻蛄、好食農作物之幼根、竄穿掘吠畝。

有足者謂之蟲；無足者謂之豸。

邢疏云：「敝文、則無足亦曰蟲。」

爾雅學

釋魚第十六

鯉。

鯉、屬喉鱸類、鯉科。體扁；鱗大、沿側線之鱗凡三十六、脊鱗長。喜羣集于水之下層。體長者三尺許、易成長、蓄一年者達一尺。味最美、相傳以黃河產者爲最、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可以見也。三百年前、自中央亞細亞移種於歐洲、而鯉名徧天下矣。

鱸。

鱸、屬硬鱗類、鱸魚科。體長、爲長紡錘狀；口小、在頭之下面；肉色黃。體長者達二丈。棲息近海、三四月間、結伴溯流而上；五月至七月爲產卵期、產畢仍歸海。

鱣。

郭云：「今偃額白魚。」邵云：「今白魚、生江湖中、色白、頭昂、大者長六七尺。」

鮎。

注云：「列名鯪、江東通呼鮎爲鯪。」今考鮎、屬喉鱶類、鮎科。體長一尺至二三尺；背部蒼黑、腹部白色；頭扁平、尾側扁；皮無鱗、多黏質、江南呼黏魚。

鱧。

注云：「鯛也、」爾雅翼云：「鱧魚圓長、有斑點七枝、作北斗之象。」鱧屬喉鱶。類色黑、故一名烏鱧。鱗細、體長約二尺；性強壯、雖失水、不即死。

鮠。

注云：「今鱣魚；」李時珍云：「有青鮠、白鮠、白者味勝。」邵云：鮠魚、形長、身圓、肉厚、俗謂之艸魚。今考鱣、鱧魚、屬鱣鱧類、鱣科。

即鮭魚也。其形狹長、約長一尺；背面青黑、腹面淡黃；尾爲扇狀。
鯊、鮭。

注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爾雅翼云：「今人呼爲重唇、唇厚特甚。」郝云：「巨口細鱗、黃白雜文。」鯊屬硬齒類、蝦虎科。
鮠、黑鱈。

注云：「即白鱈魚、江東呼爲鮠。」淵頌潛箋「鱈、白鱈也、」孫星衍謂「鱈字變爲鱈、因音變爲條矣；」是鱈之本字、仍應爲鱈也。鱈魚屬喉鱈類。體形狹長而扁、長數寸至尺餘；背部淡黑微黃、腹部黃白色。
鱈、鱈。

注云：「今泥鱈。」今屬喉鱈類、泥鰍科。形圓長、至尾則側扁；體面黏滑、無鱗；背部蒼黑、有小斑點。肉富於蛋白質脂肪。
鱈、大鱈；小者、鮠。

此申釋大小鱈之異名。郭云：「今青州呼小鱈爲鮠、」爾雅鱈作鱈。

鮓、大鰓；小者、鮓。

注云：「鰓似鮓而大、白色。」舊說略同；郝以此爲申釋鮓之異名。

鯧、大鰓。

注云：「鰓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鯧即鰓。其體分頭胸及

腹二部；多足；善游泳跳躍。肉味美。乃節肢動物、長尾類。

鯧、魚子。

魯語韋注云：「鯧、魚子也。」鯧與詩微笱之鰓、古相通。魚卵也。

鯧、是鯧。

注云：「鯧、鰓屬也、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鼻在額中、胎生。

陳藏器李時珍竝以爲江豚。此今所謂海豚、屬游水類、海牛科。

鯧、小魚。

鯧、郭音繩、願音孕。家語「魚之大者名鯧、其小者名鯧。」

鯧、叔鮓。

注云：「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陸疏云：「鮪魚形似鮪而青黑、肉色白、味不如鱣。」案郭注山海經云：「鮪即鱣也、」鱣、音尋、今鱣魚、屬鱣魚科。形延長如鱣、但背部無硬鱗；口亦在頭下；體長一二丈。遼海黃河江淮開夏歷二月即有之。

鮪、當魴。

注云：「似鱣而大、鱗肥美、今江東呼其最大者長三尺爲當魴；」邵云：「如邵氏所說形狀、即後世所謂鱣魚也。」鱣魚屬喉鱣類、鱣科。體微側扁、長二尺許。背部蒼色、腹部銀白色。產於太平洋南部江河中、四月間出現。肉嫩美；皮下富於脂肪、蒸食不去鱗；自古以爲珍品。

鱣、鱣刀。

注云：「今之鯊魚；」說文「鯊、刀魚也、九江有之。」刀魚、當屬鱣類、楊枝魚科。體甚狹長而側扁、首尾均長。

鱣、鱣歸。

注云：「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鱖魚、屬硬鰭類鮡科。體八寸、小者四寸；淡黃兼褐色；巨口；細鱗；腹闊；無歧骨。味美。魚有力者、徽。

此言魚之有力者、統稱爲徽也。

魴、鰕。

釋文引郭云：「魴、小鰕別名。」晉按陸所引、宜爲此節濞注、此節魴鰕二字、本在上文「鯪大鰕」之後、簡編錯出、故注語亦脫矣。

魴、鱣。

注云：「似鰕于赤眼；」詩九罭傳云：「大魚也。」今考鱣魚、屬喉鱈類、陸科。體爲紡錘狀；長二尺至三尺。產卵期、背旁淡紅色、無赤眼說。

魴、魷。

魴魚、屬硬鰭類、魴科。體側扁而闊、長四五寸。體色蒼白；周南云：「魴魚積尾」者、傳云：「魚勞則尾赤」也。陸疏謂「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

鰲、鯀。

全祖望云：「即鱗魚也，粵諺曰：『三鰲不止銅鼓灘，』謂鱗魚不過潯州也。」邵云：「鰲與鱗，古音相同；鱗音近鰲。」鱗魚詳「當魴節。」

蝸、螺。

注云：「井中小蝸蠖，」廣雅云：「子子，蝸也；」淮南說林篇「子子爲蠶，」高注「子子，結蟄，水上倒跂蟲。」是蝸者，一名子子，蚊之幼蟲也。

子子以夏月孵化水中；長二分許；體色灰白。游泳時搖曳其體，休止則頭倒著於水面，而以尾端之附屬物，呼吸空氣。其爲瘡疾之媒介物者，則平行于水面，又一種也。

蛭、蟻。

廣韻「蛭、水蛭；」本草「水蛭，一名蛟；」唐注「一名馬蟻；」按今蘇人尙稱馬蟻也。此爲環節動物，屬顎蛭類，水蛭科。體長微扁；色黑而綠；頭部及背面左右，有眼五對；兩口開于腹面之兩旁，其體由三環節集合而成，大

者長二寸八分。其口善螫人、然人不覺痛。好吸脊椎動物之血、飽則膨脹。醫生每利用之、使排除惡血、故又稱醫用蛭。體大五寸者、反不能吸血、故人尤防小蛭也。

科斗、活東。

郝云：「蝦蟆子。」蝦蟆屬無尾類、蛙科。凡無尾類、皆繁殖於暮春、卵產水中。科斗木有尾、年漸長大、尾則稍失、而生肺及四肢、故能行走陸地。

魁、陸。

沐漳「海蛤、一名魁蛤；」別錄「魁蛤、一名魁陸、」是魁陸爲軟體動物、同柱類魁蛤科。殼體略如心臟形、殼外淡褐色、內白色；長五分至二寸。肉味腴美。魁蛤可用人工種植。

網、蛭。

注云：「未詳。」按網蛭字、當本作陶脆、陶脆者、乃網杙之異文、獸名

也。荀子榮辱篇「陶誕突盜」，湯注云：「陶當爲陶，陶之頑嚚之貌；」又疆、疆篇云：「陶誕比周以爭與；」是陶構古通用。阮元云：「陶、通作杙、」易困釋文「杙、本或作杙、」是杙古通用。古本爾雅作陶；後人不知爲杙、杙之通用字、因其隸於釋魚、與蛭、蟻、蟾、蠃字同列、遂加蟲旁耳。本篇釋魚、而有獸名者、與守宮同、注家於守宮節、曲爲之說、其實皆錯簡也。[文十八年左傳]服注云：「構、狀似虎、毫長二尺、尾長丈八尺。」

鼈、蟾、蟾、蟾。在水者、鼈。

蟾諸者、注云：「似蝦蟇、居陸地、」蟾諸、本作詹諸、俗作蟾。郝云：「詹諸、非蝦蟇也、蝦蟇小、詹諸大、其行遲緩、」說是也。蟾、蟾、屬無尾類、蟾、蟾科。其形醜陋、皮面多疣狀突起、故俗名癩、蝦蟇。不善躍、耐飢渴。鼈者、說文云：「鼈、鼈也。」屬脊椎動物、無尾類。凡蛙科動物、後肢長、適於跳躍、趾間有蹼、亦善游泳。蛙體長約三寸、色綠、有淡灰色斑紋、產卵時鳴聲誼誼。常水居食植物；陸棲則食動物、能除田畝之害蟲。案說文又云

：「鼃、蝦蟆屬、（從段本）从聵、圭聲。」周禮蠃紙「掌去鼃聵。」鄭司農云：「蠃、蝦蟆也、鼃聵、蝦蟆屬。」是許鄭皆以鼃聵爲一物也。

蛙、麤。

注云：「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麤。」稱蛙者、郝謂：「蛙麤、雙聲。」

蚌、含漿。

禹貢有「蠃珠」、孔疏云：「蠃蚌之別名。」今考蚌者、乃輟體動物、屬同柱類。殼爲橢圓形而薄、長尺許；殼端肥大；前後有耳；殼外表皮色黑、微綠、有紋。殼內真珠、微露紅色。肉黃白、肉柱有二枚。然則蚌形皆長；其圓者乃近似之種也。河蚌、長不過三寸、多埋伏河湖泥濘之處。

鼃三足、能。龜三足、賁。

注云：「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鼃；大苦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鼃；又有六眼龜。」鼃屬爬蟲類、龜鼈類。體扁圓、大者長一尺；腹背被甲；背部橄欖色。雄體背之後端兩肢間、有尾狀突起、

生殖孔爲馬蹄形；雖無突起、生殖孔爲十字形、但至成長時期、始可辨別耳。肉味美、多滋養料。龜與鼈同類、而各爲一科。龜體長約七八寸、其甲由鱗片集合而成。背部隆起、雌者尤高、雄次之。其子卵生。能耐饑寒、壽算最高。蝸、蟻、蟻、蟻。

注云：「即蝸牛也。」說文「蝸、蝸蟻也、蟻、蟻蟻也、」是蟻本作蝸。蝸牛爲軟體動物、屬有肺類。殼質脆弱、故青海邊人呼爲薄贏。有觸角；有足；食草木莖葉、足之所到、必被蝕而留黏液之痕跡。歐洲有羅馬蝸牛、堪供食用。

贏、小者蝸。

贏字同螺。郝云：「此贏謂水贏、」是也。一名蜷、一名河貝子。螺屬前鰓類。殼似筍、長約一寸半、殼有黑色表皮；常產於河湖池沼之地。螺肉可食、與上蚶螺不同。

蜷、小者、螺。

注云：「螺屬；」類聚引南州異物志云：「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木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此寄居蟲也。屬胸甲類、寄居蟲科。大者體長約四寸、色赤或蒼黑；腹部柔軟無肢、寄處空螺殼中、若不得適體之螺殼、則襲食螺肉而居之。肉可炒食。值潮退時、恆存石隙中。蟹、小者珧。

注云：「珧、玉珧、即小蚌。」釋文引字書云：「玉珧、肉不可食、唯柱可食。」柱者、今所謂江瑤柱也。屬軟體動物、異柱類。殼薄而大、質透明；長四寸、大者達尺餘、高尺許；殼表面蒼黑色、有鱗片紋。肉柱在後方者粗大、在前方者小；味甚美。產生東南沿海各地。

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兪諸、果；後兪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春官「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故古分別之也。

靈者、昭二十四年左傳「竊其寶龜僕旬、」即俯首龜也。

諸、與者同。前弁者、謂前甲長；後弁者、後甲長也。果、裏也；獵、接也。

倪、同睨。左倪右倪、謂頭左右顧視也。

貝、居陸、賧；在水者蝸。大者鮪、小者鱗。玄貝、貽貝。餘貽、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蚶、博而頰；蝸、大而險；鱗、小而櫛。

此釋貝之大小形狀、及顏色也。今之貝類、爲腹足類、瓣鰓類之總稱。其種類最夥、本有兩棲類之動物、其介殼亦多有文彩。

賧、說文作焮、云「居陸名焮。」蝸、即上文「羸小者蝸」之蝸。

鮪、亦作蚶。鱗者、小貝名、古人多以之飾物服。

貽、或作給。詩「成是貝錦、」箋云：「文如餘泉餘貽之貝文也。」

蚶蝸鱗者、郝云：「雲南人呼貝爲海肥、肥貝、聲轉；蝸者、鮪之別名；鱗、即鱗也。」郭注云：「頰者、中央廣、兩頭銳；險者、謂污薄；櫛、謂狹而長。」

蝮蠃、蜥蜴、蝮蜴、蝮蜴、守宮也。

舊注家李巡孫炎、均以爲一物四名。案說文云、「易、蜥易；蝮蜴、守宮也、在壁曰蝮蜴、在草曰蜥易。」許義甚明、當從之。蜥易者、屬爬蟲類、蝮易類、(亦稱石龍類)石龍子科。體長如蛇、長四五寸、灰青色、有褐斑。具四肢；有細鱗；凡三眼、中眼稱顛頂眼；尾脆弱易折；棲止山野叢草之地。一名石龍子。方言云：「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郝云音析)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蠃、」是其物。澤中、當云草中。

守宮者、屬爬蟲類、守宮科。似蜥易而較扁、長三四寸。脊部黑灰色、有粟狀突起、腹部黃白。頭大足短。晝夜游行垣壁承塵玻璃之上、而不墮者、以趾間有橫皺裂故也。方言云：「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深經音義去：「守宮、江南名蝮蜴、陝西名壁宮；」是其物。今稱壁虎。

蝮、蝮。騰蛇。蟒、壬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蛇屬爬蟲類、蛇類。體圓長、脊椎骨達四百餘；行時、以腹鱗抵物前進。

蠃者、郭云：「蠃屬火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蠃子。」今南方有五步蛇、或名辟花蛇、相傳被咬後、越五步、或百步、即斃、殆謂蠃也。

騰者、釋文云：「騰、字又作騰、同。」字林云：「神蛇屬。」龍者、人以爲古無其物、殊武斷。近人紀湖北宜昌石洞中化石云：「體長約六七十呎、頭大而扁。其體之一部、厚逾二呎。脊梁線隆起。腮部明顯、外被鱗紋。鱗似古所畫之龍。或謂此屬王鱗龍類。」以此化石證之、是古有龍無疑。生物變遷靡常、不得以今所未見、而謂古無其物也。郭謂騰爲龍屬者、以此也。

蟒者、屬鬪口類、蜥蛇科。體特大、長二丈半；無毒牙、性甚靜。棲息水旁森林中、捕食鳥獸。肉可食、皮可製物、有南蛇之名。

蝮虺者、郭云：「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拳指。」今考蝮蛇、屬蛇類管牙類鱗科。體長三尺有餘、頭部爲三角形；上顎、有毒牙一對。頭端黑紺色、後方有長齒紋一縷；背部灰黑；腹部灰色、多黑斑。有劇毒。

疏、大者謂之鰐。

郭云：「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水經伊水注、御覽引異物志、與郭說略同。案鯢屬兩棲類有尾類。體長約四尺；頭部扁圓；體幹微圓長；四肢短、前肢四趾、後肢五趾。喜食蛙魚、又能登樹、食三椒皮。當十八世紀前、德國曾發見古蠃化石、瑞士人指爲諾亞洪水時代潮人之骨；至顧衛始考定爲鯢魚也。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枕者、郭云：「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乙、丙、郭謂：「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郝云：「魚尾岐與燕尾同、狀如篆書丙字。」

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盤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靈龜者、注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璫瑯。」考龜之中有齧龜、鱗片確似玳瑁、獨有齒。

攝龜者、郭云：「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

山龜、澤龜、皆小、而腹甲大。火龜者、郭云：「猶火鼠耳。」山經注又云：「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

水龜、據動物學說、體長七八寸、背甲分十三枚、腹甲十二枚。古卜用之龜、法人德日進氏疑爲陸地產物。據董作賓所考、仍爲尋常水龜；聞有用一尺二寸之大龜者、什之一二而已。

精雅錄 卷之三

十一

爾雅學

釋鳥第十七

說文云：「鳥、長尾禽總名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此析言之耳。若渾言之則不分、夏小正云：「凡有翼者爲鳥、」是也。鳥爲脊椎動物之一、其體多爲紡錘狀、所以適于飛翥之用。骨空無髓、羽軸亦空、故體輕。神經系中、視覺極銳、能及遠。可別爲八類：曰猛禽類、曰攀禽類、曰燕雀類、曰鳩類、曰雞類、曰涉禽類、曰游禽類、曰走禽類。

佳其、夫不。

說文云：「雛、祝鳩也、」左傳昭十七年云：「祝鳩氏、司徒也；」此皆謂佳其也。詩四牡傳「雛、夫不也、」箋「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此皆用雅訓釋詩。陸璣疏云：「雛、今小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郝謂「今之鳩鳩；」故爲鳩類。

鷓鴣、鶉鴒。

注云：「似山鴿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

斑鳩也、」以項有繡文斑斑然、故曰斑鳩。亦鳩類。

鴈、鶉鴒。

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本草拾遺云：「亦名郭公、」今

案陳以郭公爲布穀、恐不然。召南「維鷓有巢、維鳩居之、」傳云：「鳩、鴈

鳩、結鞠也、」箋云：「鴈鳩因鷓成巢而居有之、」此所謂鴈鳩也、亦所謂布

穀也。其聲則六書故云：「其聲若曰布穀、故謂之布穀、又謂勃姑、又謂步姑

、」郝云「今揚州人謂之卜姑、東齊及德滄之間謂之保姑、」此皆因聲所得之

名也。案爭巢之事、乃人所常見之鴈鳩。而步姑保姑之音、乃味爽或雨霽時、

人所常聞之鳩聲、其爲時特久。若郭公、則必於麥熟時三旬之內、始得聞之、

其聲與步姑亦不類、疑其非一鳥也。鴈鳩爲鳩類。

鷓鴣、鶉鴒。

注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鳥鳴；」廣雅稱此爲雛札。荆楚歲時記云：「春分有鳥如鳥、先雞而鳴、聲如加格加格、民俟此鳥鳴則入田。」爾雅云：「今鳥鳴小於鳥、而能逐鳥、」此鳩類鳥也。

鴟鳩、王鴟。

注云：「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陸疏云：「鴟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鴟。」是王鴟爲猛禽、非鳩類。

鴟、鴟鷂。

注云：「今江東呼鴟鷂爲鴟鷂。鴟、音格。」此即下節「怪鷂」、說文稱忌欺。猛禽類。莊子秋水篇云：「鴟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正山。」此言忌欺之夜能見物也。

鷂、鷂軌。

注云：「未詳。」釋文「鷂、本亦作兔。」邵云：「此與東方之雉、同名而殊類、」是爲雞類。

鳩、天狗。

注云：「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本草拾遺云：「穴土爲窠、取其尾爲飾；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魚。」爾雅翼云：「今謂之翠碧鳥。」然則此爲游禽類。

鷓、天鷓。

注云：「色似鷓、好高飛作聲。」邵云：「此鳥直刺上飛、而鳴聲相屬、後人謂即告天鳥。」郝云：「俗謂之天雀。」是鳴禽類；與下文雞異物。

鷓、鷓。

玉篇「鷓鷓、野鷓也；」陶注本草云：「野鷓大如鷹。」此游禽類。

鷓、麋鷓。

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云：「鷓似雁而黑、亦呼爲鷓括。」顏師古漢書注云：「今關西呼爲鷓鹿、鄙俗名爲鷓落、又謂鷓拊。」案鷓鷓、錯落、鷓拊、殆皆屬鳴聲。邵引通卦驗云：「雨水鷓鷓鳴、」是鷓爲候鳥、似燕雁、爲鳴禽類。

唯雞正字通、則鷓即俗所稱灰鷓、似爲涉禽。
鷓、鳥鷓。

注云：「水鳥也。似鷓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爲鳥鷓。鷓、音駮。」釋文「鷓、五結反、水鳥也。」此涉禽類。

舒鴈、鵝。舒鷺、鷺。

鴈與鷺、均屬游禽類。鴈之變種爲鵝、鷺之變種爲鷺、畜以爲家禽。既爲家禽、自當有別、不得混稱、內測及曲禮疏引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鷺、野鷺名、鷺、家鷺名；」其說當矣。鴈當秋時來吾國、而春則往西伯里亞、繁殖於北方、秋後、有宰鴈供食者、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烹之、」邵謂「即家語之鵝、」何以知然其乎、舒者、舒翼而飛；鷺者、鷺鷺然無他心也。鵝、鷺鷺。

注云：「似鷺、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郭云「此鳥文彩爛然、」鄭注職方、與孔雀鷺鳥並列；是雞類也。

與、鷓鴣。

注云：「未詳。」玉篇云：「鷓、鷓鴣；」又云：「鷓、鷓鴣也。」未審何鳥。古義云：「詩弁彼鷓斯毛傳」鷓、卑居，」說文「雅、楚鳥也、一名鷓、一名卑居。」孔穎達以爲毛傳即爾雅文。」是與即鷓、仍腹下色白而小於鳥之鳥、屬鳴禽類。

鷓、鷓澤。

注云：「今之鷓鴣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璣云：「鷓、水鳥、形如鴉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頷下胡大如數斗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此游禽類。

鷓、天雞。

注云：「鷓雞赤羽。」釋文「鷓、本又作翰；」說文作翰；此與釋蟲「翰、夫雞、」不同。逸周書王會篇稱「文翰若鷓雉、」是雞類也。

鷓、山鷓。

注云：「似鷓而有文彩、長鬚尾、腳赤。」曰、似鷓、則非鷓矣；此鳴禽類也。淮南汜論訓云：「乾鷓知來而不知往。」高注「乾鷓、鷓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知歲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撲其卵。」邵云：「乾鷓大如雅而長尾、銳喙、白腹、山鷓則似鷓而有文彩、山中人諺云：『朝鷓叫晴、暮鷓叫雨、』故說文以爲知來事鳥。」

鷓、負雀。

注云：「鷓、鷓也；」善捉雀、因名云。」案說文稱鷓爲鷓鳥、是猛禽也。

鷓、齒艾。

注云：「未詳。」此鳴禽、見後「桃蟲」節。

鷓、鷓老。

注云：「鷓鷓也、俗呼爲鷓鳥。」案釋文引字林云：「句喙鳥、」是鷓禽

類也。樊光以老字下屬。

老屬、鷦。

注云：「今鷦雀。」晉語漳注云：「鷦屬、小鳥也。」老字、依邵說增出

；老屬爲九屬之一。案鷦、亦作鷦、同。說文說九屬云：「老屬、鷦鷦。」此

燕亦稱燕燕之例；左傳疏引服注謂「鷦鷦以聲音爲名、」是也。屬鳴禽類。

柔鳥、竊脂。

注云：「俗謂之青雀。」小雅小宛疏引陸疏云：「好竊人脯肉及篋中膏、

故以名竊脂也。」此鳥爲九屬之一、大如鸚鵡、色青翠、或畜而飼之、善鳴。

屬鳴禽類。

刀鷦、剖葦。

注云：「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鷦鷦、似雀、青斑長尾。

蓋鷦禽也。

鷦鷦、鷦。其雌、鷦。

詩小雅薄「桃蟲、鷓也；」疏引陸疏云：「今鷓鴣是也、微小於黃雀。」其營巢密緻、故爾雅郭注云：「俗呼爲巧婦。」此鷓鴣類。鷓者、與上文「鷓、齒艾、」爲一物、故鄭樵云：「艾即鷓也。」鷓、鳳。其雛、皇。

注云：「瑞應鳥、五彩色、其高六尺許。」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有五鳳皇見于潁川之郟縣。」此屬雞類。

鷓鴣、鷓渠。

注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詩常棣疏引陸璣云：「長腳、長尾、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案脊令爲鳴禽；郝謂「巢于沙上、」是其灰色羽毛、蓋爲避敵計也。

鷓、鷓鴣。

鷓、本有斯字、今據釋文澗文刪。郭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此

鳥屬鳴禽類、其聲雅雅、故稱雅鳥。

燕、白脰鳥。

此亦鳴禽、南中稱白頸雅、小於鳥而大於雅鳥。小爾雅云：「白頸而羣飛者、謂之燕鳥；」即謂此。禽經云：「白脰不祥、」今俗猶如此云。

鸚、鵲母。

注云：「鵲也；」邵云：「鵲爲鸚之屬、而非鸚也。」古用鸚鵡爲羞膳、見內則及夏官鄭注。是鸚屬雞類。

密肌、繫英。

注謂「釋蟲已有此名、疑誤重。」然玉篇鸚下云：「鸚肌、鸚鵡、」此謂蟲也。又繫下云：「鳥名、」鵲下云：「同上、鳥如鸚、」是鸚同鸚、鸚皆爲爾雅此篇密肌之密；此謂鳥也。且其鸚字下亦云「鳥名、」又即此篇繫英之英、可以証其爲鳥名、是非誤重也。既云似鸚、當屬鳴禽類。

灑、周。

注云：「子鸛鳥、出蜀中。」郝云：「子鸛、即子規；聲轉爲杜鵑、御覽引臨海異物志『春三月鳴、晝夜不止。』」子規屬鸛禽類。周下無燕字。

燕、鶯、鷓鴣。

注云：「詩云：『燕燕于飛、』齊人呼鷓鴣。」燕性愛溫暖、春北秋南、爲候鳥。體小而翼長大、善飛翔、雄者善鳴、爲鳴禽類。

鷓鴣、鷓鴣。

郝云：「文選注引韓詩所說、即是鷓鴣；故詩疏引陸璣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郭定爲鷓鴣類、蓋失之矣。」

狂、茅鷓。怪鷓。鼻鷓。

狂茅鷓者、郭云：「今鷓鴣也、似鷹而白；」邵謂「即下文所謂雒老鷓。」案衆經音義引舍人云：「狂、一名茅鷓、喜食鼠、大目也。」是茅鷓爲猛禽。

怪鷓者、說文雒部云：「舊、鷓鴣、舊留也；舊或从鳥、鴣聲。又鹵部云

：「鷓、鷓鴣頭上鷓鴣。」繫傳以爲此即怪鷓。廣雅云：「肥鷓、鷓鴣、怪鷓也。」舍人云：「晝伏夜行、鳴爲怪也。」是怪鷓一名鷓鴣、所謂頭如貓、目大而圓、有毛鬚者即此。夜飛入人家無聲、亦即上文之忌欺。

梟鷓者、郭云：「土梟；」羅願云：「穴土以居、故曰土梟。」說文「梟、不孝鳥也、」詩澹邱「爲梟爲鷓、」箋云：「梟鷓、惡聲之鳥。」然則三鷓皆猛禽類。怪鷓最大；陸疏謂「鷓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當即指梟鷓、是梟鷓較小也。」

鷓、劉疾。

釋文「劉、字或作畱、音畱。」玉篇云：「鷓、鷓鴣也；」下文「鷓鴣、其雄鷓、」郭云：「鷓、鷓屬；」是劉疾即鷓鴣也。

生哺、鷓；牛鷓、雛。

釋文「哺、鳥子須哺而食者、燕雀之屬也。雛、字淋云：「雞子也、」鳥子生而能自啄者。」鷓爲啄之假儉。

爰居、雜縣。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亦見左傳；此以爰居爲海鳥也。
又樊云：「似鳳皇；」莊子注樂瀾同馮注又云：「爰居舉頭高八尺。」案駝鳥體高六尺，其翼及尾之大羽，爲貴重之裝飾品，與爰居形狀相似；今姑以爰居列走禽類。

春屬、鴻鵠、夏屬、竊玄、秋屬、竊藍、冬屬、竊黃。桑屬、竊脂、棘屬、竊丹。行屬、嗜嗜、宵屬、噴噴。

注云：「諸屬，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爲名。」桑屬竊黃四字，與上文重。諸屬應皆屬鳴禽類。

左氏昭十七年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疏引賈逵云：「春扈分循、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者也。行扈嗜嗜、晝爲民驥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爲農驅獸者也。」此言以鳥名官之義也。

鷓鴣、戴負。

注云：「今亦呼爲戴勝。」月令「戴勝降於桑。」鄭注云：「織紵之鳥，是時恆在桑。」郝云：「似山鷓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飾。」郝謂：「常以三月中鳴、鳴自評也。」以三月正當養蠶之時、是鳴禽也。

鷺、澤虞。

注云：「今猶澤鳥、似水鷺、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爲護田鳥。」屬游禽類。

鷦、鷦。

郭云：「即鷽鷽也。」盧鷽、羽色黑、口長而尖、頰下有喉囊、漁人畜之以捕魚。卵生；游禽類。

鷽、鷽。其雄、鷽；牝、庫、

注云：「鷽、鷽屬。」詩伐檀釋文引李巡云：「別雌雄異方之言、鷽亦名鷽。」然則鷽爲鷽之別名也。鷽爲雞類、體大於雀、尾短、善躍；背部茶褐色

、腹部有灰白斑點。人多馴養之使相鬥、混稱鷓鴣。

鷓、沈鷓。

注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鷓爲涉禽、即鷓也。體形如舟、戴毛冠；足趾間有蹼、適於水中生活、性喜寒、春時北去、秋季南來。臆肉味美、毛可製褥。

鷓頭、鷓。

注云：「似鷓、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鷓。音鶩箭。」西山經以鷓爲鳥名、而張揖子虛賦注、則以鷓頭爲鷓之別名；當從之。沐艸拾遺「鷓鷓」、一種頭細、身長、頸上白者、名魚鷓。」李時珍云：「似鷓鷓而蛇頭、長項；冬月羽毛落盡、棲息溪岸、見人不能行、即沒入水。」二說較詳。爲游禽。鷓鷓、寇雉。

注云：「鷓大如鷓、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爲鳥愁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眾經音義引爾雅舊說云：「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萊之間。」

「蓋鳩類也。」

雀、老鷓。

注云：「木兔也，似鷓鴣而小，兔頭、有肉、毛腳、夜飛、好食雞。」說

文云：「雀、鷓屬、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此即上文「狂、茅鷓。」俗亦呼貓兒頭。

鷓、胡鷓。

郭云：「似雉、青身、白頭。」孫炎云：「水鳥。」此即白頭翁、游禽類

狂、癡鳥。

郭云：「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載大荒西經。蓋雞類。

皇、黃鳥。

詩葛覃疏引舍人云：「皇名黃鳥。」郝云：「此即今之黃雀。其形如雀而黃、故名黃鳥、又名搏黍。詩凡言倉庚、必在春時、其言黃鳥、即不拘時候。」

鳥屬云：「黃白曰皇。」此鳥名皇，知非鴛黃之鳥矣。蓋鳴禽類。

翠、鷦。

說文：「翠，青羽雀也，出鬱林。」李巡曰：「鷦，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翠大于雀，蓋鷦類，今江南亦有此鳥。

鶻、山鳥。

注云：「似鳥而小，赤鬣。」水經灤水注云：「火山出鷦鳥，純黑而姣好，性馴良。」徐松云：「巴里坤有此鳥，其足色如珊瑚，冬日穴處山谷間，彼人謂之紅鬣鷦。」郝云：「今薊州亦有之，州人名賜喜兒。」蓋鳴禽類。

蝙蝠、服翼。

方言：「蝙蝠，或謂之飛鼠，或謂之仙鼠。」服，沐草作伏。邵引通卦驗云：「雨水蝙蝠出，古者以紀時候焉。」案蝙蝠，屬哺乳動物翼手類。體有細毛，外形似鼠，其飛翔直與鳥同。前肢之五指甚長，指間有薄膜，直聯貫于後，肢及尾際，平時摺疊如蓋，飛則舒展如翼。胸骨隆起，齒極銳利。栖息森林或

屋之隙地、晝伏宵出、捕蟲爲食。日本琉球島、產大蝙蝠、食果物以自活。然則水經注所稱「交州丹水亭下、有蝙蝠如鳥、」蓋不誣也。

晨風、鷗。

注云：「鷗屬。」詩晨風箋引舍人云：「鷗、鷗鳥也。」陸疏云：「鷗、鷗鳥也。」

青黃巴、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此猛禽類。

鷗、白鷗。

古今注云：「白鷗似鷗、尾上白、亦謂之印尾鷗。」即白鷗子、猛禽。

寇雉、泆泆。

即上文鷗鳩。

鷗、鷗母。

注云：「黃白雜文、鳴如鷗聲、俗說此鳥吐蚊、因以名云。」本草拾遺云：

「大如雞。」爾雅釋鳥云：「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案蚊母鳥、好夜飛捕

食蟲類、羽毛實似鷗、屬鷗禽類。

屬、須臾。

注云：「鷗、鷺鷥、似鳧而小；膏中鑿刀。」陳藏器云：「其腳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蓋游禽類。

鼯鼠、夷由。

注云：「似蝙蝠、飛且乳，亦謂之飛生。」案張揖云：「飛蝠、飛鼠也，其狀如兔。」說是。鼯鼠體長七八寸，耳小尾大，前後兩肢間之皮膚，延長爲膜，成翼狀，故能翱翔樹間、齧齒類。

倉庚、商庚。

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詩疏引陸疏云：「黃鳥或謂之黃栗鴉，幽州人謂之黃鶯。」案江南亦稱黃鶯。體小、色黃、其聲婉轉清越。屬鳴禽類。近日科倫比亞大學柏特生博士云：「黃鶯發音極繁富，有七箇母音，十七箇子音，故至少能有三百箇不同之字音。以各音整齊聯綴，與人類語言文字，如出一綴。且每日味爽，必發一次相同之語言，經十四秒鐘而止。」柏氏於動

物言語之研究、可謂濶矣。

鳩、鋪紋。

鋪、說文作鋪。郝謂：「以鳥聲爲名。」鄭樵謂即鷓鳩、是夫不也。屬鳩

類。

鷹、鷓鳩。

注云：「鷓爲鷓、字之誤耳、左傳作鷓鳩、是也。」鷹嘴禽、爪大、喙

詩「艸枯鷹眼疾、」謂其視力銳也。爲人馴養、使助田獵、猛禽。

鷓鷃、比翼。

鷓或作兼、已見釋地。或謂似鷓、青色、殆游禽也。

鷓黃、楚雀。

注云：「即倉庚。」

鷓、斲木。

今稱啄木鳥。嘴銳而長、舌端有逆絢、用以取木中之害蟲、足有四趾、善

攀援；尾之羽軸堅直，尾端如錐穎，能助足以枝柱其體。種類不一，爲攀禽。
鷲、鷲鷲。

注云：「似鳥，蒼白色。」鷲鷲，玉篇作唐屠。酉陽雜俎云：「鷲色黃、一變爲青鵝、帶灰色；又曰白唐、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爲白鵝。」此鷹屬、屬猛禽類。

鷲、諸雉。

注云：「未詳；或云：即今雉。」說文盧爲十四種雉之一；屬雞類。

鷲、春鉏。

注云：「白鷲也。」鷲體白，嘴與足色黑，足甚高，胸部白毛，可取爲裝飾品，好幽息水瀕，是人或畜於家中。屬涉禽類。

鷲雉、鷲雉、鷲雉、鷲雉。秩秩、海雉。鷲、山雉。翰雉、鶉雉。雉絕有力、奮。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羣。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鷲。南方曰鷲、東方曰鷲、北方曰鷲、西方曰鷲。

鳧鼠、同穴、其雉爲餘、其鼠爲蹶。

注云：「蹶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據郝引甘肅志、其鳥似雀、他書亦多作雀鼠同穴；是蹶爲鳴禽類。

鵠鶉、福柔。如鵠、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注云：「一名鵠翠。」鵠、釋文引字書云：「古以爲解情字。」蓋猛禽。

鵠鶉醜、其飛也穠。鸛鳥醜、其飛也翔。鸞隼醜、其飛也翬。鳧鷹醜、其足蹶、其踵企、鳥鵠醜、其蹙縮。

鵠者、尾長、背肩及胸部色白；性惡水溼；善營巢。鶉即伯勞、善學羣鳥鳴；性猛、喜食蛙類。鵠鶉、皆鳴禽類。此謂其祇能竦翅而上下也。

鸞者、色黃禱而微紫、飛翔好作圓形、喜動物屍體；屬猛禽類。鳥體大、羽毛黑也；羣棲林中、好掘食田家播種之穀；爲鳴禽。今稱「其飛也翔、其說

文「翔、回飛也；」鸞顯有之、鳥則不爾。

隼者、說文云「鷩鳥」；陸疏云：「鶴屬。」亦猛禽類。翬、舍人以爲「疾羽聲」是也。

鳧爲涉禽、鴈爲游禽、故有蹠。企者、漢書顏注「謂舉足而竦身。」

縮者、郭云：「飛縮腳腹下。」

亢、身雖、其糲、唳。

注云：「亢、即咽。唳者、受食之處別名唳；今江東呼糲。糲者、釋言云：「糲也。」唳應本作素、郝云：「唳之言猶素也。素、空也。」

鷩子鷩；鷩子鷩；雉之暮子爲鷩。

此則鷩鷩、雉晚生雛之名也。注云：「今呼少雞爲鷩。」雉雞同類、故爲通稱。郝云：「登萊人呼晚雞爲秋雞、」

鷩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周禮庖人疏引爾雅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但經典亦通稱。

鷩少美長醜、爲鷩鷩。

注云：「鷓鴣，猶鷓鴣，詩所謂鷓鴣之子。」此引疏文。陸疏云：「流離、梟也，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鷓鴣、猛禽類。字各異者、聲相借也。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此析言之。說文以禽爲走獸總名、即渾言也。

鷓、伯勞也。

說已見上文。伯勞、說文同；左傳作伯趙；夏小正作百鷓；又或作博勞；皆通俗字。夏小正「五月鷓則鳴；」爾雅翼引通卦驗云：「伯勞其鳴啞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是候鳥也。

倉庚、鷺黃也。

新
雅
學
釋
義
篇

二
十
六

爾雅學

釋獸第十八

脊椎動物之中、哺乳一門、除人類外、獸類爲多、哺乳門復分十一類、一猴類、二食肉類、三有蹄類、四齧齒類、五長鼻類、六鯨類、七食蟲類、八翼手類、九貧齒類、十有袋類、十一單孔類。

第一章 寓屬

麋、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跡、躔。絕有力、狄。

麋體甚大、高七尺、暗赤褐色。眼小、耳闊、角之大者重至七百兩。體高不能俯地、以叢林中樹木枝葉芽蘗爲食。性怯弱、喜孤立。躔者、說文云：「踐也；」方言云：「循也。」爲有蹄類。

鹿、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跡、速、絕有力、麋。

鹿體瘦、長四尺餘。四肢長、眼耳皆大。牡者有角一對、角由真皮發達而生、始爲瘤狀、紫褐色、有細毛蔽之、甚溫、即鹿茸也；其後毛皮脫去、乃爲

獮者，釋文云：「謂獮豬。」豬屬有蹄類。

奏者，釋文云：「今獮豬、短頭。皮理糜盛。」獮與豬以異種。

所寢檜者，邵引禮運「夏則居檜巢」，鄭注「夏則聚薪柴居其上」，是取

薪草以居冢也。

獮者，郭云：「即冢高五尺者。」

虎竊毛，謂之獮貓。

虎木似貓，故稱獮貓。竊者，淺也。虎體長，長五六尺。尾長二三尺。牝

者稍小、毛色紅褐、有黑色柳條橫紋、腹部眼緣皆白色。鳴聲宏大。屬食肉類

。貓科。山貓體有暗色虎斑。亞洲產、即獮貓歟。

獮、白豹。

注云：「似熊、小頭、庫腳、黑白駁、骨節強直、皮辟溼。或曰、豹白色

者別名獮。」今案豹與虎同屬有蹄類貓科；而獮則爲有蹄類獮科。豹形似虎、

獮似豚、兩不相涉。郭謂似熊、庫腳、皮辟溼、（貓皮厚如犀）則爲獮形。豹雖

有斑點、而亦有稱雪豹者、但名為縹矣、則不得為白豹也。

麋、白虎、麀、黑虎。

注云：「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也。』」

羆、無前足。

注云：「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鬣、兩腳、即

此種類。或說、羆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郝云：「臨海志及衍義所說、即今海狗、青黑而四足。」案廣韻羆、作豹、如郝說則海狗也、海狗一名膾膾獸、屬鱗腳類。

鼯、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

注云：「鼯、似鼠而馬蹄。」廣韻引爾雅、無而賊二字。郝引陶注本草

云：「諸山林中有獸、大如水牛、形似豬、灰赤色、下腳似象、胸前尾上皆白；」又引初學記所引郭氏洞林云：「宣城郡有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腳如驢蹄。」案此吾國一種奇異之獸、本係鹿頭。上所稱似鼠者、皆當云似鹿、乃觀

察者之誤也。體大如牛、毛色淡褐、背部濃。幼獸毛色濃黃、有白色大斑。五月間產子、妊期爲八個月、以植物爲食。頭似鹿、腳似牛、尾似驢、背似駱駝。故稱四不像。南中於人之性情乖張者、輒目之曰四不像、蓋古之遺言也。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羸。

熊體肥偉、高五尺許。毛色光潤、頭額寬闊、上唇中央分裂。居深山窟穴中、能升木食果實芋諸諸物、亦可雜食、屬食肉類。

狸子、獾。

說文「狸、伏獸。」狸體長、大如貓、或逾之、能登木。屬食肉類。

獬子、貍。

注云：「其雌者名獬、今江東呼貉爲狹狹。」說文云：「獬似狐、善睡。」

案說文引論語「狐貉」作獬、是獬即貉矣。釋文「獬、乎各反、」即貉字之音也。

獬子、獾。

注云：「一名獾，」釋文「字林云：『獾獸，似豕而肥。』」案獾屬食肉類、鼬鼠科。形略似豬，黑褐色，耳目竝小，四足短，緩緩行，有時與狐同穴。獾、白狐、其子穀。

獾或作狍。案此云白狐，當爲白色狐；郝引或云：「登州人謂狐爲獾子，

爾雅『獾白狐，』即狐耳，」此說是也。狐屬食肉類犬科。舊說多云虎豹屬、

竝誤。王引之謂「牧誓『如貔、』曲禮『貔貅、』皆非爾雅之獾也。」

麋父、麋足。

即麋也。形似鹿無角而小，毛褐灰或黃色，高約尺有五寸。雄者生殖器旁

有香腺、分泌香氣、供藥品及香料之用。居山林間、性怯、晝伏夜出。有蹄類

麋科。麋爲麋屬。

豺、狗足。

豺屬食肉類、犬科。與犬同爲裂腳。體長四尺許、微似狼而瘦、毛茶褐色

微紅、或黃灰而淡黑色。居山林地、然能游泳；喜夜出、每結伴而食牛羊。

獾、似狸。

本節注云：「今山民呼獾虎之大者爲獾猊；音岸。」廣韻云：「猊，延長八尺。」澤文引字林云：「獾似狸而大；猊，狼屬，一曰獾也。」如諸家說，是獾猊者，獾之大者也。下云：「獾似狸，」與本節不相重，故郝謂「大者名獾猊，小者名獾。」既似狸，可屬食肉類。

熊如熊、黃白文。

熊屬食肉類熊科。體甚巨、長約六七尺、肩部高三尺有餘。毛褐色，亦有黑色者、喉下有月形斑點。

鹿、大羊。

鹿、或作羚、靈；本草作羚。羚羊似鹿、體長四尺、毛灰黑、背部灰褐色。頭似三角形。牝牡並有角、善走。性溫順、似有深慮者。角中藥用。

麋、大鹿、牛尾、一角。

麋、大與馬等、性強悍、屬鹿科。鹿、即麋、屬麋科、無角、蓋誤；說文

作大鹿、較勝。麀毛煤灰色、犄有三叉、屈曲前出、過于頭頂、尖端又復叉分。
。喜栖泥濘地、夜出求食。

麀、大麀。旄毛、狗足。

說文麀、或作麀。形略似麀、與麀同爲麀屬、牡體有犄。毛黃黑色、皮極

細鞣。

麀、如小熊、竊毛而黃。

麀屬食肉類熊科。體長六七尺、肩高三尺。毛色茶褐而黃、有光澤。力大、能攫食牛。善攀援、復能行水。聽覺嗅覺俱敏銳。

狨、類羆、虎爪、食人、迅走。

狨、亦作猓、作獐；獐、亦作羆；見釋文。

猓、似羆貓、食虎豹。

注云：「即師子也。」獅形微似貓、屬食肉類、貓科。體長約四尺、至大者自鼻端至尾梢、長九尺許。毛淡黃微褐色。肩部最肥大、四足強悍、牝者尤

甚。吼聲宏大、性貪殘、食動物。

驢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驢、本亦作騏。郭云：「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今深山中人或見之、亦有無角者。」玉篇云：「驢、騏驢也。」然則騏殆馬類。

羴、如羊。

羴、說文作羴、但云「細羴、」則非。顏注急就篇云：「西方有野羊、大羴、牡者曰羴；牝者曰羴；」是也。羴屬有蹄類、羊科。大如驢。牡羴盤曲、計其全長、蓋四尺許；產蒙藏地。

麀、麀身、牛尾、一角。

麀、經典作麟。說文「麟、麒麟、仁獸也；麀身、牛尾、一角。麀、牝麒麟也。」段注以爲此文恐非古本；麒麟古亦單稱麟、未嘗牝牡分稱也。今爾雅有「麀身、而不別言麟。詩云：『麟之為靈、』」麒麟當不論牝牡、皆有一角。近年

水殷虛獲一獸頭、刻麒麟於其上、董作賓云：「觀其牙、知爲牛類、古代亞西利亞的立苗、巴比倫的神牛、皆白色一犄；知中國之麟、實一犄之牛。」爾雅云：「麇身、」麇、即麇也。無麇犄、公羊傳云：「有麇而犄、」古人分別亦明、必不屬麇科。殷時所刻、旣爲牛牙、而爾雅又云：「牛尾；」則爲牛類無疑。陸疏云：「馬足、」恐非。此乃偶蹄類牛科動物也。

猶、如鹿、善登木。

說文云：「猶、獾屬；」獾者、母猴、史記索隱引崔浩說、亦謂「猶、猿屬、長尾、」是猶屬長尾猿類也。

狶、脩豪。

說文狶、作彘、云「脩豪獸；」長楊賦云：「拖豪豬、」顏注「豪豬、一名彘；」是狶屬齧齒類、豪豬科。體長二三尺、食樹皮根果實。肉可食、毛河

爲筆類。

羆、似狸。

此言獼也。其體小於獼。郝說。

兕、似牛。犀、似豕。

犀爲有蹄類。奇蹄獸。兕卽牝犀。犀體大次于象、形似牛、色淡紫而微黑、幾無毛、而有皺裂、堅韌甚厚。鼻上生一筯、非洲有二筯者、說文謂犀有二筯。郭至謂有三筯、不可信。食灌木木葉；好水浴。筯入樂、革供工業用。

彙、毛刺。

彙亦作獮作蝟。蝟形微如鼠、體長八寸四分、唯南方所見有甚長者。灰褐色；短足、銳爪；背部有棘毛、遇敵則皮下筋肉收縮、成球狀、不見頭足。食昆蟲、雉、兔等。

獼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據郭注、古稱羴羊、或曰山都。日人飯島魁云：「猿類概爲樹上生活、狒狒獨棲於巖地。」狒、說文作𤝵；王會篇作費。狒狒體長三尺有餘；毛甚粗、鼠褐色；四足甚長。狹鼻、口吻突出似犬、故一名犬頭猿。屬猿類。

狸狐貓豸醜、其足躡、其跡夙。

夙、說文亦作蹂、獸足踐地也。狐似犬而矮小、體細長、長四五尺；黃赤色、胸腹部白。四肢細、尾長半體、肛門側有臭腺、遇敵則射出以自衛。性狡、營室穴必有三四所。毛可爲美裘。

蒙頰、猱狀。

注云：「即蒙貴也。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是猿類。

猱、蝮；善援。獼父、善顧。

陸機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說文云：「猱、母猴、似人、」母沐獼、俱聲之轉。獼猴背部毛色黑灰或黃、頭部稍圓、門牙如人類、四肢皆如人手、尾短。又分長短二種。長者善攀援、性活潑、記憶力富、可教之習技能、又富于同情、能和羣。

說文「蝮善援。」釋文謂「長臂者爲猿、」是猿蓋長臂猿也。猿體細長；四肢長、能直行、直立時、前肢可達地、故其前肢尤長耳。然亦善攀登；攀登

時、如人之弄鞦韆也。

獲者、注云：「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陸疏云：「沐猴老者為獲。」

威夷、長脊而泥。

說文「委靡、虎之有窟者也、」邵云：「委威聲近、」是以委靡為威夷也。

廣韻云：「麀、似虎、有窟、好行水中。」泥者、郭謂「少才力。」

麀、麀、短脰。

邵云：「麀之牡者為麀、鹿之牡者為麀、皆短脰也、」脰者、項也。

麀、有力。

注云：「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廣韻「麀、獸名、似犬、」是犬屬。蓋獵犬也。

麀、迅頭。

注云：「今建平山中有麀、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

頭、能舉石擲人、獾類也。」邵謂：「高誘淮南注、以羖羊似獾、即康也。」然則康亦屬猿類、長尾猴中之髭猴、白鬚猴、狀極類此。

雌、印鼻而長尾。

注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爲物捷健。」此當爲長尾猴。長尾猴四肢面部全黑、尾黃；哺猴幼時、躍躍如常。

時善築鎮。

爾雅攷證云：「當連上讀、非別有獸名時也、」說甚通。

猩、小而好嘍。

猩、亦作狴。禮記「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謂此也。猩猩屬猿類、人猿科。體肥大、長四尺餘、張臂廣約七尺、垂臂可及踝骨。毛色赤褐而長；面部裸露、其色酷似非洲人種。無尾、無臀疣、足趾長、但行走拙滯、後肢履地不平、常藉前肢拄路而行。性柔順、食果實木芽鳥卵諸物；馴養之、則嗜酒漿、牛乳、咖啡、不遜人類也。

鼯鼠者、小鼠也。身首長一寸八分、尾長亦如之、褐色。家中時見此鼠。

鼯鼠、高注淮南時則篇謂爲田鼠；郝以爲田鼠之大者。

鼯鼠非鼠、乃食肉類；喜食鳥鼠而吮其血。體長、短足；性多疑、能放射

臭氣。其毛可爲筆。

鼯鼠者、注云：「小鼯鼯也；」說文稱精鼯。

鼯鼠、鼯鼠、郭俱云「未詳。」玉篇「鼯、斑尾鼠。」

鼯鼠者、釋文引舍人云：「其鳴如犬也。」

鼯鼠者、郝云：「鼯與碩、古字通、」是鼯鼠即詩碩鼠、亦田鼠也。

鼯鼠豹文者、說文云：「鼯、豹文鼠也。」許以豹文上屬、今從之。

鼯鼠、郭注以豹文下屬、竝引漢終軍識此鼠事。或以爲後漢竇攸事。

鼯鼠、郭云：「今江東山中有鼯鼠、蒼色、在樹木上。」郭云：「此松鼠

也。」

第三章 鼯屬

齷者、潰齷云：「吞齷而反出齷之也。」郝云：「齷之言噬也、噬、即嚼也。」此即動物學所謂反芻類也。

牛曰齷。羊曰齷。麋鹿曰齷。曷曰嚙。寓鼠曰嚙。

牛之胃、其構造分四部、其食物必經過第二次重入胃、然後入腸。其始殆由反芻類動物怯弱、唯恐敵之奪其食、久之乃成習性。凡反芻類如牛、山羊、絨羊、鹿、駱駝等皆然。

嚙者空也。鳩類飼雛、即以嚙糞分泌之乳狀液體飼之。

嚙者、郝云：「含也、」又云：「嚙與嚙同、嚙鼠類中藏食。」

第四章 須屬

此渾言動物氣體所不可缺少者、故曰須。

獸曰鬻。人曰擣。魚曰須。鳥曰昊。

鬻者、郝云：「隙也、獸臥、引氣鼓息。腹脅間如有空隙、故謂之鬻。」
擣者、注云：「頻伸天擣。」史記扁鵲傳「擣引、」言屈身引體也。

須者、注云：「鼓顯須息。」

臭者、論語「三嗅而作」、邵云：「嗅與臭通、皇侃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儻、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虞說與爾雅合也。」

爾雅學

釋畜第十九

說文「騶、牲也。」騶、古畜字。此篇釋六畜、即家畜也。

第一章 馬屬

騶駼馬。

郭云：「色青。」說文「騶、騶駼、北野之良馬也。」疑馬上脫良字。馬長頸、有鬣、尾毛叢生而長；屬奇蹄有蹄類。

野馬。

郭云：「如馬而小、出塞外。」子虛賦以野馬騶駼並列、是一物。

駃、如馬、偃牙、食虎豹。

郭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駃、如白馬、黑尾；」汪會篇有「茲白、」其狀若白馬、鋸牙；此皆駃馬也。

騶躡躑、善陸麗。

釋文引舍人云：「躡、平也，謂躡平正。」是騏驎者、騏馬之躡。騏驎良、因以爲良馬名、百官公卿表應注云：「昆驎、好馬名。」是也。騏者、驎之假字。

騏驎枝躡躡、善陸驪。

釋文引孫云：「騏驎之馬、枝躡如牛而下平。」案此句似爲上節芻注、若祇有平躡何足爲良、必馬而牛躡、然後爲異、然後利於登躡。是上節騏驎者、即枝躡之騏驎、簡稱騏驎、秦設騏驎苑、漢設騏驎令、皆以其躡之有異耳。小領、盜驎。

郭云：「盜驎、千里馬。」史記秦紀劉氏音義云：「盜、竊也。驎、淺青色。」絕有力、戎。

郭云：「即馬高八尺。」郝云：「釋詁『戎、大也。』作戎是；騏、俗字。」

郝上皆白、惟驎；四駭皆白、驎。四躡皆白、首。前足皆白、驎；後足皆白、狗

。前右足、白啟；左白、蹄。後右足白、驥；左白、鼻。

惟、郝云：「語詞。」啟者、脛也、是郝以下。

首、即玉篇廣韻「駟、四蹄白」之駟。作首者、郝以爲「形近而誤。」

啟者、開也；左昭二十九年傳杜注「啟服、馬名。」蹄者、郝云：「隻也

駟馬白、駟腹。駟馬白跨、駟。白州、驕。尾本白、驥。尾白、駟。的頰白、頰

。白達、素縣。面頰皆白、惟駟。

駟者、說文云：「赤馬黑鬣尾也。」

驥者、深黑色馬。白跨、兩股開白。

州者、郭云：「竅。」郝引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或作川。

的或作駒、非。說文的篆引易曰：「爲的頰、」是也。郭注「戴星馬也。」

白達者、邵云「馬之鼻莖白者名曰達。」素者、郭云：「鼻莖。」

駟者、秋官鄭眾注：「謂不純色也。」徐松云：「白顛、俗謂玉頂、馬之

貴者；面頰皆白。俗謂線臉、馬之賤者。」

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滅陽；在榦、蒺方；在背、闕廣。

郭云：「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榦、魯也。滅陽、蒺方、闕廣、義均未詳。邵謂「今人相馬者、多取驗於旋毛。」

逆毛、居馱。

邵云：「今馬領上有逆如刺者、人以爲不祥。羸亦然。」

駮牝、驅牝。玄駒、囊駮。

郭云：「詩云：『駮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駮、見淵禮。玄駒、小馬、別名囊駮耳。或曰：此即驅囊、古之良馬名。

牡曰騊；牝曰駮。

駮、郭云：「草馬名；」今呼牝動物曰草。

駮白、駮；黃白、驪。駮馬黃脊、驪；馬驪黃脊、駮。青驪、駮；青驪駮、駮；青驪駮、柔。驪白雜毛、馱；黃白雜毛、駮；陰白雜毛、駮；蒼白雜毛、駮；

形白雜毛、駮。白馬黑鬣、駮；白馬黑脣、駮；黑喙、駮。一目白、駮；二目白、魚。

驪、詩作皇、云「皇駮其馬」、傳「黃白曰皇。」舍人本爾雅亦作皇。

驪、他本作驪；說文亦作驪；據段所考、擬爲一字。

驪者、詩駮傳引孫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是孫本殆作驪。

驪白者、黑白也。陰者、淺黑色。

驪、說文作驪。魚者、郝引漢書西域傳贊、以魚目爲駿馬名。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既差我馬、詩清日篇文。齊豪、謂尙純。

第二章 牛屬

摩牛、爆牛、擺牛、魏牛、鬣牛、犢牛、犝牛。

摩牛、郭云：「出巴中、重千斤、」郝云：「摩之言莽也、莽者大也。」

爆牛、郭云：「即犛牛也、狀如囊駝。」按印度牛、肩上常有瘤狀突起、

稱滷牛、毛呈乳白色；然則吾國蓋夙有之矣。

羴牛、郭云：「羴牛庫小、今犛之牛也。」

魏牛、郭云：「即羴牛也。」釋文引字林云：「黑色而大。」

蠶牛、郭云：「旄牛也、腓膝尾皆有長毛。」春官旄人鄭注云：「旄、旄

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按二說均是、其長毛皆黑色、尾毛尤長。

犛牛、郭云：「今無犛牛。」按阿爾泰山有無犛牛、自頸至脊有長蠶、尾

狀如馬尾、毛甚長、故郝據後漢書西南夷傳、以爲即旄牛、實非也。此牛隆肩

、犛曲而長；家養者或無犛、毛色光潤、多黑白相間。

犛牛、未詳。凡牛皆屬偶蹄類牛科。

犛一俯一仰、犛。背踊、犛。

黑唇、犛；黑背、犛；黑耳、犛；黑腹、犛；黑腳、犛。

郭云：「皆別牛黑所在之名。」據說文犛；篆解、皆黃牛。

其子、犛。體長、犛。絕有力、欣犛。

邵引汪瀛廣韻所釋、但有撮、謂「欣字擬衍文。」

第三章 羊屬

羊、牡羴；牝羴。

羊牡羴者、郭云：「謂吳羊白羴、」爾雅不言吳羊者、羊色恆白、故不明言。羴同墳、高大也。

夏羊、牡羴；牝羴。

夏羊、黑色羊也。本作牡羴牝羴、今據郝疏及說文段注改正。

羴不齊、羴；脣三羴、羴。

說文「羴、曲羴也、」繁傳引爾雅舊注云：「羴、卷也。」

羴羊黃腹。未成羊、羴。絕有大力、奮。

羴羊者、李時珍云：「即黃羊也。」羴者、說文云：「羴、五月生羔也；」羔爲小羊之通稱。有力名奮、雉雞皆同。

第四章 狗屬

犬生三、獫；二、師；一、獯。未成豪、狗。

說文「犬、狗之有懸蹠者也。」豪、長毛也。但經傳多通稱。

長喙、獫；短喙、獯。絕有力、狯。

秦風駟鐵云：「載獫歇驕、」傳「獫歇驕、田犬也。」

彪、狗也。

說文「彪、犬之多毛者；」蓋彪者彪茸多毛也。

第五章 雞屬

雞大者、蜀。蜀子、雞。

雞之大者名蜀。莊子庚桑楚篇向注云：「魯雞、大雞。今蜀雞也、」是蜀

雞亦名魯雞。

未成雞、健。絕有力、奮。

方言云：「凡人鬣乳而雙產、秦晉之間謂之健子。」是健者古有二義矣。

健亦作連、秦策「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是也。

第六章 六畜

馬、八尺爲戎。

此即上文云「馬之絕有力」也。徐松云：「八尺、言長、相馬者以長爲貴。」

牛、七尺爲犗。

即牛屬之「黑唇犗」也。

羊六尺爲羝。

釋文「羝、本亦作羸」、「說文」羸、山羊而大者、細角。」「邵云：「今黃」

羊有極高大者。」

羴五尺爲羴。

即釋獸篇豕之絕有力者。

狗四尺爲獒。

郭引公羊傳云：「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

「犬性本愛戀主人、而疏同類。生物學家言歐洲石器時代、犬類已與人慣處。雖三尺爲鶻。」

釋文「鶻字或作鶻、同。」

山西大學教育學院叢書

爾雅學

(全二冊)

每部定價銀圓二元五角

著作人 泰興陳 晉夕康

校勘人 陽城路佐舫輔之

發行處 山西大學教育學院

印刷處 太原范華印刷廠

出版年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